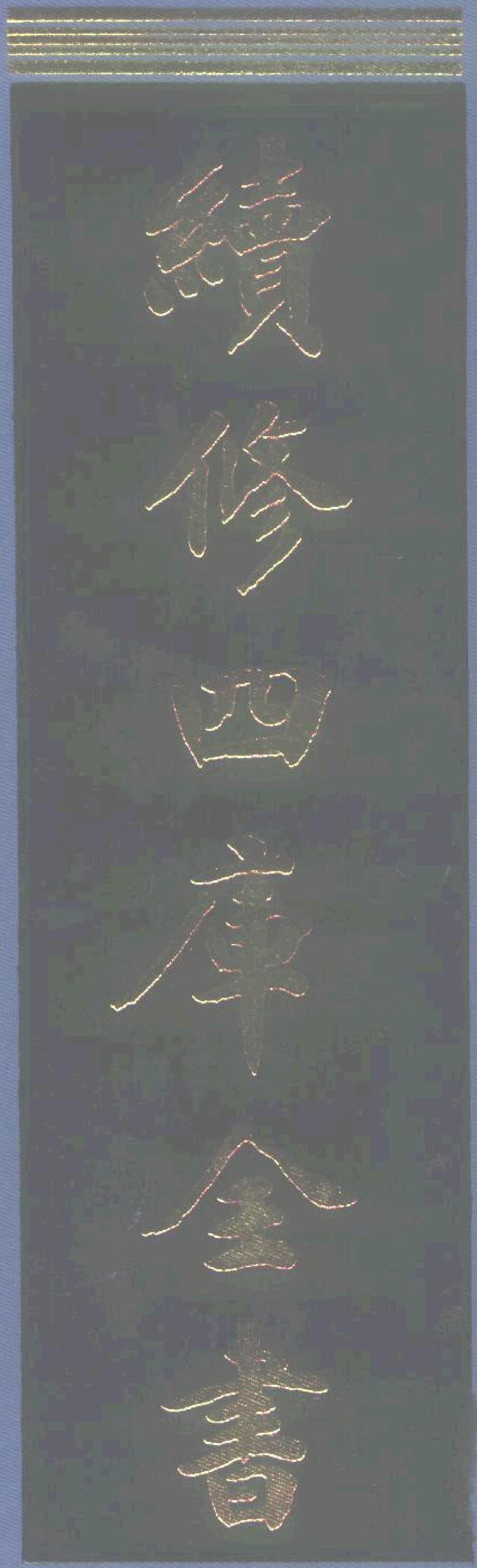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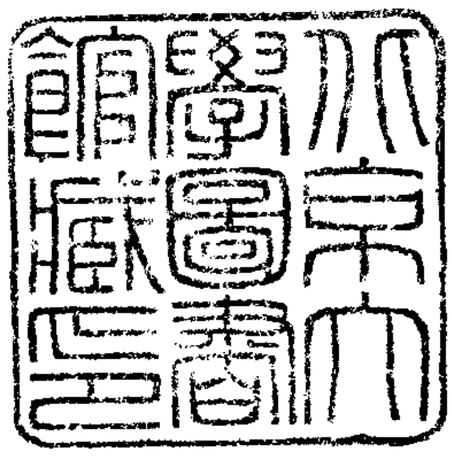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一九五・子部・宗教類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五十三卷續編五卷後集六卷（卷四七至後集卷六）　〔元〕趙道一撰……一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奥集成九卷　□涵蟾子輯……一八五
長春道教源流八卷　〔清〕陳銘珪撰……三二五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後編一卷　〔清〕劉　智撰……四八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陳摶

先生姓陳名摶字圖南號夷搖子亳州真源人也與老子同鄉里（一云州崇德人恐是後來隱居之所）生而不能言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姐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一云自東晉不爲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錨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爭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紀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久膺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薄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退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爲顋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平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遁去因賦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問見金人持劒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一作）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荊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不爲害唐開元中李奇者隱於華陽頗有童色斯須行數百里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卧累月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不起同世宗顧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閉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燕於山麓者見有遺骸塵壁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扪其心猶暖良久氣還而起曰瞌酣冥爲擾我州將羅彥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山人夢頍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捲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雲先生遁遯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先生此爲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夫何留意於小道邪（資治通鑑云陛下爲天子以治天下爲務安用

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十餘載度其年壹百餘歲語論甚高因建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通今古深究治亂有真有通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摶晦迹於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野嘗應辟板之詔終逐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還高迹來儀帝庭不有嘉名曷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上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

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因出諸子使視之先生容陳天命實在章聖上亦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山進詩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撓姓陳三峯十載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襄陽

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行仍賜魚鍋鞍馬東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頴梁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

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禮遣之安車輭輪之異數迎先生先生生乃爲表謝上曰丁寧温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恭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頴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嘶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詠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超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煙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順愚衷謹此以聞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

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三天子氣種放初從先生先生曰若當達明主名動天庭名者古今之黄黑造物者所忌子名將有物敗之卒如其言忠定張公詠爲布衣時先生一見而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贈詩云征吾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東南佳麗地亦應多謝鬢邊蒼後果登第以名動天下將赴劒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

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劒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有詩云人生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來遭迎應笑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患定脫年疽發於首乃出守昇州所贈詩無有不驗者陳康肅公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髽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庵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康肅公曰南庵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康肅公

○

轉漕閩中巡行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庵趣汝父歸康肅公大驚問南庵所在視之則廣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庵主入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時也清源王世則與韓兒素趙諫議同詣先生世則

○

來命滁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岩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索筆為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

○

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焉睦居守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人性又明敏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可以禦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生如廁久而不回遂不見睦替回都下忽馬

驚墮汴水善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時
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人見者今西華有先
生宮觀存焉昔先生多與山下崔古往還有
一見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方睡俟其
覺方可見礪曰何時也古云或半歲或三四
月近亦不暇月餘子有所之且去他日復來
礪乃去後歲餘再遊華山見古適舍先生纔
至礪伏謁甚恭乃請於先生曰礪向遊華山
欲見先生會先生睡未覺睡亦有道乎願先
生誨之開其所未悟先生啞然有聲聳肩收
足舉面頹然曰不意子舜瑣若是也於起居
寢處尚不能識欲脫離生死躍出輪迴難矣
今飽食逸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豐飢而食
倦而卧鼾聲聞於四遠一夕驟數覺若名利
聲色汩其神識酒醴膏粱昏其心志此世俗
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飲納玉液金
門牢而不可開土戶閉而不可啓蓂龍守乎
青宮素虎伏於西室真氣運轉於丹池神水
循環乎五內呼甲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
其室然後吾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履虛如
履實昇上若就下冉冉與祥風遨遊飄飄共
閑雲出沒坐至崑崙紫府徧履福地洞天咀
日月之精華翫煙霞之絶景訪真人論方外
之理期仙子爲異域之遊看滄海以成塵指
陰陽而舒噓興欲返則足躋清風身浮落景
故其睡也不知歲月之遷移安愁陵谷之改
變因子請問爲子成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
乃爲重棄世以爲息魂離形不動覺來無所
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又
詩云至人本無夢其夢乃遊仙真人亦無睡
睡則浮雲煙瘴氣長存藥壺中別有天欲知
睡夢裏人間第一玄夫大夢大覺也小夢小
覺也吾睡真睡也吾夢真夢也非世夢也先
生曰吾非久復睡子無所往他日訪吾令子
見真睡先生乃去礪塊然如醉者之醒不知
出門遂歸其家他日再訪先生先生論攝生
秘訣數演至妙之門發明太玄之奥曰吾其
日睡子可來礪如期而往至則先生已睡矣
見先生仰卧出入無息面色紅瑩礪拜禮於

床下而去又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諦聽其息聲則以墨筆烏塗於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仙人曰彼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先生暇日閒喜遊遊得興吟詠過景成句嘗題西峯詩云爲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凝新月半川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鄉又餘聯半夜天香入岩谷西風吹落崩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增嘆巨靈神先生時遇毛女因贈之詩云藥苗不滿筒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又詩云魯析松枝爲寶擷又編槲葉作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說仙花望太虛闕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如交友先生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閑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而至四仙言語未久有地神獻一菓盤酒一器四仙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晚群花半開逍遥石上徘徊先生曰鏡石太華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棲霞四季群花競開閒時即飲瓊液醉後或卧青苔逍遥非關名利落魄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群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閒便著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閒遊八十一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須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貫未及報其人倏爾而去先生遽令出追之一里餘復過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者尚未遠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悟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名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戟峒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鏡石太華

斯谷猶為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其
畧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
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又草
奏疏人莫見其言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
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并
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
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
然燈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遷
七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温有五色雲蔽其
公吊口彌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使得昇
○繼其觀事先生明易以數字授彭伯長穆授○
范授种放种放授廬江許堅許堅授後有中使至嵩
嵋山有客入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專相然
多語華山事數日方悟曰此華山陳先生遠
令召之已不知其所往矣祥符中真宗祀汾
陰殿上曰師踰八十容貌甚少是能養生宜
以術教朕澄隱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
而已帝王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
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未年皆得此道上嘉之
寵賜殊厚出皇朝通鑑

臣道一曰陳摶粹於道德以睡蔽世樵者
捫心則曰睡酣奚為擾我宋太后召至閤
則扃戶熟寐月餘希夷之號雅稱其旨然
託迹於睡其意必有在也道德經曰衆人
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豈非
○陳摶睡之義乎

蘇澄隱

鎮陽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者通老莊又善攝
養宋開寶二年閏五月太祖駐鎮陽召之披
陞殿上曰師踰八十容貌甚少是能養生宜

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詔功德使與
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
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
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
四人舉之衆但面韻而足不動居常入崔家
酒肆貰飲無量一日力欲償酒直崔氏之酒
保白其主曰尊師每來即酒客倍如常日而
所獲之息不少崔氏聞之即不敢笄分文忽
一日於酒肆中題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
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數斗醉卧白雲
深洞口自是沽者猶倍南嶽道士唐允昇魏
○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慕其人常與之遊白○
天才敏瞻思如湧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
三百篇皆以武陵春色裹爲首句一篇云武
陵春色裹十二酒家樓大醉方回首達人懶
點頭是非都不管名利頓然休戴箇星冠子
浮沈逐世流白出語成章率皆平易有道理
故不類尋常狂醉人言也後一旦稱疾亟語
主觀者曰我必不起慎勿焚我恐里中親識
來尋但依俗禮葬於西門外言訖神遊經數
夕肢體如生異香滿室傾城士庶觀視累日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也沈靜博
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
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爲遂辟穀不
食以養氣全神爲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覃宋
太祖同寶中南游荆渚時鄉人薛可玭爲通
守延納甚懽會朝廷弔伐江吳軍國多事因
循郡守劉侍

崔氏為買棺監兵張延福出已俸如其言瘞
之僅月餘墳所有一穴未幾延福復奉柩江
淮有老僕夫於維揚開明橋上遇白問方鑑
在否又云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延福疑
曰渠死久矣汝何見耶尋索鑑熟視應手而
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
遇白攜大葫蘆貨藥召安飲于酒肆話武
陵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為我附書謝崔氏
余歸飲書崔覽之大驚遽發棺視之已空矣
白註昇玄消災護命經夾者頌其首篇云太
上本來真虛無中有神若能心解悟頭上更
無人未篇云心疑隨萬境隨境認心緣道非
有為有方名雖種遷又著指玄篇暨七言歌
詩名為丹臺集並傳於世

混沌道士

宋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無定姓
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太祖御極不復見
上已祓禊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
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還得
幾多對曰但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卷四七

紀不爾當速措置上留之後苑或見宿於木
鳥窠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
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
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雷電驟降移杖下閣急
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則太宗也延入大
寢酌酒對飲參屏宮官遙見燭影下大宗時
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雪已
數寸帝引柱斧擊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
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鼓寂無所聞帝已
崩矣太宗受遺詔即位

丁少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乙卯召華山道
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
摶齊名然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放曠雖居
室容適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
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出宋朝通鑑

陳花子

陳花子在青城山得道常剪紙花子於市中
賣之只貿酒與陳摶為友往來青城山人常
見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張契真

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也幼孤逆依上清宮胡法師浮游江浙上會稽探禹穴歷縉雲遊赤城以訪仙道契真皆負篋從之時宋天師居天台目而器之以其有清骨方瞳因度為道士久之還錢塘居吳山真聖宮周世宗顯德五年受正一盟威靈寶法籙於大元樊先生由是紫篆玉笈之書無不歷覽而名振江浙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籙齋俾總其事王公貴人亦從而欽尚宋太平興國甲太宗命有司即國之東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臘之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未幾禁中清醮因召見數對稱旨賜紫衣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道錄選優學者刊正而契真復與焉既畢賜元靜大師之號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一日夜就寢琴瑟鼓吹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淨掃往彼職事遲晚召門人徐思簡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越二十五日

沐浴訖泊然返真享年七十一翼日遷神于城之東肢體柔輭而汗霧霂于面及火化得青黑色珠可升餘丞相錢惟演謂其徒曰此浮屠氏所謂舍利在仙經則曰精氣凝結而成步虛經云舍利耀金姿龍馱欻來迎是也

師為性沈默聲利不容於心惟嗜好文老而不倦手抄經史子集凡五百餘卷善草隸爽棋而隱晦自抑嘗獨坐軒砌鳥集于懷其忘機感物如此

張元化

○道士張元化者不知何許人稱華蓋先生弟游汝墳沒人因請主北極觀焚修外以慈愛及物而汝人無不悅之獨不知其容修何道但混俗和光未始自異於人有施油燈於北極殿者元化以大盆貯水泛八燈而自戚星斗之列杓建所指隨曉昏而轉郡人有請齋者老少無異志而預議之然未之請而師黎明必至其間有意欲請而夫妻忽反目者有男女不承順顏色者雖來請而逆知其意拒而不往但勤諭而使之去觀之側有菓園蔬

○待即再相見因取劒而誘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脊薄如五七歲小兒攜其首以視人曰此鬼輒敗吾故戮之以去民害遂積薪於通衢焚之而腥氣累日不散一夕郡人皆夢元化見別云暫遠遊希喜愛是夕寢中忽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宋太宗太平興國初進士安鴻漸寓郡中恃才傲物自謂無人可意見元化則擊跽服從而就弟子列既葬及舉櫬甚重甚有錢石物圓轉於其中鴻漸遂命酒致禱則漸覺

輕臨壙發視之則項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曰此蟬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榴于汝墳途中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真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容曰向所見者與此像畧無異至今汝人圖像而事之嘗撰還丹訣并小詞二闋叙修行事傳於世

張齊物

李臻燕人也性温約未嘗失於人遊荆湘間○

宋太宗淳化中至江陵偶疾作僑居公安門外雖貧窶未嘗絶客忽有道士訪門自稱姓張名齊物隴西人謁臻以求寓泊臻諾之但愧貧乏無所待齊物曰貧道不食可日得酒數升為厚賜爾臻諾之齊物曰飲於市雖屠沽輩亦不問至夜後方歸忽醉罵臻臻畧不介意待之益厚又一日大醉歸抵臻寢所至晚方醒嘔吐狼藉卧具皆汙童僕輩怒欲扶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責齊物遲明告行謂臻曰感君之顧厚矣今則復能相送數里乎

臻遂與之偕行可十里間齊物曰某非酒酒者薄有所負馬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願有小術為獻臻問何術曰黄白術也臻曰賦命淺薄不敢當願先生察之齊物詰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為劒執之曰請自此别乃劃地隨手而裂投身入於地地亦隨合臻嘆異之由是遂晦迹不復見

張無夢

張無夢字靈隱號鴻濛子鳳翔岐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老易父為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即其長也篤孝聞於鄉里及冤以貲産委其弟遂入華山與种放劉海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遊天台登赤城廬於瓊臺觀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之法僅十餘載問煉内事形于歌詠累成百首題曰還元篇夏英公倅台州入山見之得此篇歸輦下時王冀公執政訪隱逸人英公以還元篇獻之未幾以聞于上宋真宗特召對問以長久之策

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上令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喜其說除著作左郎無夢固辭曰陛下德如堯舜山林中豈不容一巢父許由邪因舍建隆之朝聖院復召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畧說十數篇而退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上以歌一闋賜行其辭曰混元爲教含醇精視之不見聽無聲惟有達人臻此理逍遙物外自沈冥浮雲舒卷絕常勢流水方圓靡定形乘興偶然辭澗谷談真俄爾謁王庭順風已得閒宗旨枕石還期適性情玉帛碁罍非所重長歌聊復寵歸程冀公邀入私第意欲歎延無夢曰萬乘見且辭矣相公人臣徒煩見留明日遂行有旨令台州給著作郎俸以養老至山亦不請其始卒守節如此有黃白術祕而不言居瓊臺又十餘年復隱於終南鶴池久之遊嵩山泛湘漢抵金陵保寧壽寧佛舍社門不出士人或有見而請問者則對之以聲而後人事幾廢然博通古今百家之學至于圖經小史記之歷歷無遺有二總生侍几案經三日頂中有白氣勃勃然出高三尺餘移時方散乃就棺肢體柔輭指甲不青心胷尚暖史君玉琪遣吏藏于悟空禪師塔前有瓊臺詩集行於世碧虛子陳景元嘗與弟子列得老莊之深旨

○

程仙翁

程仙翁不知何許人在梓州白日昇天那奇爲州主具奏真宗真宗令子孫見存焉

○

塗定辭

塗定辭者蓬之良山龍謀里人也塗氏之先自孟知祥據蜀時已數世居此躬耕植產家累百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辭錄役于郡因輦帛入闕遇夜舍華陰客邸偶有書生自稱東專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懽遂留飲決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摶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邀

近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當精神不以好惡內傷則善矣於是神出藥一刀圭曰君但餌此當壽百年翌日再訪之則不復見既而西歸落魄不事生產遂鑿所居之南山爲石室險絶數十仞觀者毛髮皆聳定辭掃木登陟如履平地初石室乾燥每患乏水輒呪之甘泉應期而出居常好飼群鳥或臨風一呼則千數翔集馴狎左右每暑則挾纊自曝石上謂之迎涼或寒涇則衣單繒而已嘗遊成都謁僧希白○因命饌食鹽一器僅數斤坐客皆驚異術士王鶴與之欵飲定辭獨飲數斗不亂又屑薑葱數升雜茹之凡賓客之來忽言好飲食何物者則必與之取足同食客雖衆饗而不肯止嘗以田產爲人訟移鞫于岩渠幾一歲獄中未始具粮而訟不敢敵與獄之官亦以拒抗不得情因散禁定辭定辭遠徃城北羅漢院之江上絶崖之巔有古木輒登其上不肯下凡七日人呼之則曰我不下爾輩但以箭射老夫不能殪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鞫所而赦書至久之請爲道士每到仲春人服疏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體露從水自七竅中入謂之洞腸嘗有二小商於脫白溪一人中暑毒暴死定辭持鍼針於顙上以一椎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爲報則不受嘗貯五十萬錢高鎬甚固飲家人無妄取用然子孫亦莫知其意去世之前月自室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凡直百錢者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儻其間有以多爲辭者以是錢賞其廉○然終吾之身卒無一人嘆世俗之貪冒如此○一日呼家人於前曰我九十三歲不死何待索巴豆食之於是哭二百粒不動移刻更哭百粒微微溏泄乃平坐而化人環而哭之却復活乃曰坐去恐汝輩難作葬具言訖則卧化也經數夕童顏儼然如生及就壙而棺甚輕識者以爲尸解所居之石室時聞簫鼓之聲其子爲左侍禁孫數人舉進士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宋真宗天禧中普以

僩雇淪湯滌器于汴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瓌偉神采凜然屢目於郭郭亦疑其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劒郭思念曰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廝呂不顧而去郭乃尾後至一閭處呂回顧曰若真欲事我邪可受吾一劒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劒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郭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檻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稟外幽僻之處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呂○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仁宗天聖末有趙長官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編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遂問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知見今爲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爲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爲汝買棺郭又曰并乞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插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水浣身卧槐下逐絕趙大異之爲造棺河朔乏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插棺首瘞之于河岸仍恐爲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馬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爲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無尸

趙抱一

先生名抱一鳳州兩當人也父徙居絳泉蒲池世以農桑爲業先生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不應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柱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得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久之信步至京城之西把樓院之三門下有一僧曰子無乃要出家邪曰然僧曰子去見參頭託渠引援於是至院之後門草亭子上悅然睡數日復有一僧至見之問其所從來乃引入自涅槃堂過聞有呻吟聲先生曰何人若此僧曰數日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臥中傾豌豆藥令以新汲水嚥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而愈僧衆異之傳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

市而鄙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餽之物皆不受悉與主僧巡警官按察雖知非幻惑人然見人來日多不可禁止於是具以申朝廷時宋真宗車駕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驗其實飛奏詣行在以聞尋有旨今辟簡寂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之宮齋館先生既就止有司嚴其扃鐍擊柝以固護復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飲食伺候日夕所食者但棗栗三兩枚而已凡月餘車駕方還召見真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即披度爲道士賜名抱一未幾求歸上賜金鍍銀龍頭拄杖銅朱記鸚鵡杯香藥等仍差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大易送至石門山特與建真寂觀以爲登真之所每年賜披度及紫衣仁宗慶曆中忽行寢罷至宣和年間先生復來京師寓太乙宮之舊隱具章以聞乞復先帝所賜恩澤仁宗素知先生名覽章悉許仍舊召見而臺諫力止之先生兩到京凡盡日飲酒不醉止食少許藥果而已嘉祐年間汲汲求歸但言恐有水阻既歸至中秋果有大水忽一日遣門人告惟甫入郡中市藥過期未還先生集門弟子謂曰我欲入秦庭謁張尚書扑而惟甫未還忽聞疫鬼言訖就寢而化享年七十八歲百日肢體尚暖久之精舍黃瘦如此三年門人乃葬之始遇之拄杖即真宗以龍頭者易之其餘所賜物並存識者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于郡之西世傳張果隱於此

武抱一

武抱一建康人也始從茅　道士爲僮精舍有鍾鼎衆道士命僮以時整撞宋太祖建隆中忽遇至人乃得道去來不可測人因謂之仙童華陽道士朱自英通丹經真宗詔封觀妙先生厚禮聘之仙童聞自英將行貽書曰抱一啓切以笑傲昇平輕欺富貴扶踈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形神別隱於三山名姓已彰於四海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美矣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在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

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貧藥而利名何
有和光而道俗寧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
是過遇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難言
行者自見聊書懇悃以代笑談一日二秋咫
尺萬里陽氣如烟荒郊似水更保沖和別休
請問今因魚鴈聊附寸心書到山前以申鶴
望謹啓又為詩曰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
閥見靈真惟子不頒彰名姓緑水青山道可
親自英讀未竟已失持書者心因異之

朱自英

先生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八九歲牧牛郭千村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晨觀道士朱文吉十一歲屢為道士與張綠師紹英居積金峯却穀常餐滿戶外先生曰北其絶迹而踊我衆不太多事乎於是旦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遂一更命先生閉目曰謹執手裾惟覺林梢拂足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逐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劒法爭曰世號陳鐵脚即我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思三茅道藏

閱偶乃載游瀨鄉校雠太清古本歲餘有道人武姓相訊問先生曰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閃然忽睹閬閬頓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欣然曰信士可教吾水星童子也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雖幽屏不厭深渺殊時從會遠背而去先生還故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濟人不倦未幾玉清昭應宮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詔先生袁辭時主尚未建儲遣中使任文慶齎香設醮命先生奏章求嗣章聖明肅皇后乃夢羽衣數十從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親聖政錄仙有碑）及仁宗嗣服使兩至州縣敦迫不得已遂受命館昭應宮待遇甚渥昭應宮使王欽若喜先生暫朝玉闕有詩酬倡及累表獲辭節度太尉知昇州丁謂亦賦詩送歸山自是隱居稱疾不起明肅太后時遣使降香設醮為保聖躬及親札賜金注椀一副云是主上小時用底為道者置莊一所寶墨猶存及受上清經法還尊先生為度師

賜號觀妙武仙童復寄書并詩一首勉更韜晦今章壇丹竈賜鐘猶存茅山方隅洞側乾元觀舊隱也有幽光顯揚碑備詳仙蹟

李仙人

樂史仕宋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天帝召俄見宮闕壯麗帝曰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頻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雅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嶽赤腳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又會聖宮在洛陽之東祖宗神御在焉仁宗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人見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一人衣褚袍張黃蓋乘馬至宮前不見明日宮門大啟諸殿門鎖不鑰自啓俄頃仁宗上仙

劉從善

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衣二年六月承旨充景靈宮住持三年八月上與太后欲授法籙詔三茅大洞法師觀妙先生朱自英於玉清昭應宮金籙壇又降旨選明經教勤謹焚修之士五十餘人同壇傳授從善首與焉復宣賜正一法服冠履劒佩等而後上嚴于孝享以時追慕特遣使諭以先帝忌辰令於神御前呪食持課乃編集三洞經倘須以薦仙駕尋進呪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文頒諸宮觀呪食之科自從善始時延寧宮幾章獻章惠靈駕出都充法師洽路講贊至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大漸瞑目已數刻中外驚讋而從善遲久方起曰章已達太上有勑令聖駕回矣俄而帝甦即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曰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夢至天

劉從善字順天蠶浩然子西洛人也家世不仕厥考因籍於汴之祥符從善幼而明敏雅好道學宋真宗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子建隆觀五年試業爲道士以貧窶惟求化給其親雖都寒暑熱未嘗有怠人皆稱其孝仁宗

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送回
遂寤久之有旨令內侍麥承信建葛將軍視
於郊壇之西南賜金雀飾仍賜從善御服衽
席金帛等欲賜先生號固辭嘉祐初左右街
道錄薦為道官上可其奏授右街守闕監議
辭不獲乃承命五年夏民苦大水復拜章于
福寧殿而免昏墊從善自守闕監議累遷右
街副錄居常誦玉清本際西昇黃庭等經至
若服氣煉形亦勤而行之英宗臨御丞相韓
魏公復乞賜先生號又辭之神宗熙寧三年
○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訖集弟子于前曰吾俟
大風來即當去須臾果如所說而化降年八
十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如蜀託云見吾徒
弟煩為言之由是知其尸解嘗撰集齋科及
拜章式行于世

藍方

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
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
可愛肌若截膏眉目踈遠唇若積朱齒如排
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歡心或
進士時游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及
笞持釘鉸具者謂曰子往南嶽為我問養素
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覲至南嶽以語先
生先生大驚曰其人眉間有白痣乎曰然先
生嘆曰是海蟾子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以

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牖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話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令人時復見之一云玉谿叟李觀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謂觀曰子非李觀往衡山見藍養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煩公有白痣予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既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惟有白痣予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惟開頂霄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沖霄而藍已逝矣觀焚香歎息而退今嶽山長嘯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潛真

侯先生

侯先生莫知何處人也宋仁宗慶曆年間貨藥於京師先生年四十餘無鬚眉若患風疾者身有瘤贅隱起徧於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藥亦少人買多見半醉夜即與乞者同處有馬元者好修養切疑之一日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閶闔門至池上以數金與門吏而入元遠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水出沒頗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目○元於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戀帝鄉美酒光如火元遽引退不久先生出著衣而去元乃揖之先生笑曰適子見吾乎元曰然乃召久未能去乃跋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貨藥於市

張九哥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也宋仁宗慶曆中間在京師晝則閑行於市或問人化錢有餘則復

與人夜多宿空閑室宇或糞壤中雖盛冬單
布裘汪流覆面人亦多言其有道若燕王一
日登樓看見小兒輩隨九哥行於道王命召
之曰汝有道乎曰不也王曰有何伎藝曰惟
學得快活術王笑與之巵酒他日又見復與
之酒一壺歲餘九哥詣宮門謂門吏曰但道
張九哥來別大王門吏不爲通九哥趨入王
聞諠譁召門吏吏以九哥對王遽呼九哥九
哥曰嘗蒙賜酒將遠遊故來別也王命左右
酌酒飲之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
王曰何伎也九哥曰借帛一匹金剪一柄王
命取黃羅一匹及剪刀九哥取羅重疊而剪
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少頃羅無了遺蜂蝶
莫知其數或習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釵鬢他
皆散飛庭中王驚顧大喜少選九哥曰恐失
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羅中
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爲宮人所捕也
王曰此蝶可歸乎九哥曰不可也若隨呼而
來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爲記異也王曰吾壽
幾何九哥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又飲

酒乃去後浮圖災王亦薨其先見之驗如此
自此湖湘有人見之豐神如舊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宋仁宗皇祐
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會試禮
部者皆特試于庭昌期因是得官爲橫州永
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一童遊廣東
放浪山水間同年有胡濬者曲江人嘉祐中
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
多爲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因結紙數紐覆而
咒之良久嗶遂動徐徐啓之皆爲鼠矣咀嚼
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採山藥
嚼而吐之以示人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嘗
指其童謂人曰勿輕此童他日與吾偕隱英
宗治平二年復攜童遊廣州清源縣峽山寺
謂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
俱往數日不返僧疑其爲虎所噬率僧僕數
輩偏求之了無所見洞前見有詩石壁上曰
蕙帳相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
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子暫

隱人莫擬衷齋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安
昌期筆

陳景元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
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鄰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
師游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秘術自幼
年初遊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宋神宗聞
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積日窮
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誤青詞以進旣
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今師名又改
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已卯乞歸廬山棲親
詔賜白金助之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
所居從道儒賢書各爲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
者果從其遊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讎於是人
得盡其學所役二奴曰黃精枸杞馴而不
狡真有道之役也大臣王安石王珪喜與之
遊初歸廬山與安石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
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爲官身有吏責觸事遇
嫌猜不若歸廬山爲佳安石韻其語書几間
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
山歸去來復書其後云真靖自言如此景元
喜作正書祖述義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
陽詢化度寺碑耳年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
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
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世乃悟其尸解有注
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注莊子十卷
高士傳百卷文集二十卷大洞經音義纂注
靈寶度人經傳于世

劉玄英

劉玄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
得道改稱馬燕地廣陵人也一云遼人大以明經
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說欽
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
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
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靜
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探雞卵十
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
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
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
者復以盡其錢擘破爲二擲之遂辭而去海

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翌早辭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大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遠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泰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韜光隱晦人莫測其所以然一云爲燕丞相一旦遽悟棄官學道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來終南泰華間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則有還金篇行於世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一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瓢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諳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箇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酹祂是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閒過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標書鶴齋壽四字題云廣陵閭民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尚存其所寫真幅巾黃衣右有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旋處補之氣韻言談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容於成都府青羊宮遽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甚遠寧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沖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

張用成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玅玅訪問徧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陸龍圖公詵鎮益都乃依以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爲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

是聽僧曰願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淨室相對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纔至其地僧已先至逸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爲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

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覩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爲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衆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弟子曰雅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畧言性釋家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畧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法故號曰金仙傳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爲何因只爲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爲一息方知大道是

全身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起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遣從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與胎安能成佛是即

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衆得得滅度無有餘衆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衆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傍門法也鍾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衆得

滅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龍圖陸公帥桂林取紫陽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紫陽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紫陽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嶺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後處厚出為廣南漕紫陽復從之遊於元豐五年三月十五日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有尸解頌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

實烏色皆紺碧群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耶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章而去徽宗政和中紫陽一日通名姓謁黃公晃仲尚書於延平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煙火年加耄矣語不契而去繼後寓書於黃敘述甚異其孫銓見其書秘不盡言其中大略紫陽自謂昔與黃

紫陽真人晃仲曰紫元于公曰紫華一時被謫官吏皆已復于清都矣今用成又證仙品獨晃仲沈淪於宦海凡當為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紫陽故叙仙契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契以歿惟目號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載于天宮即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白龍洞劉道人名奉真白日飛昇即建康府劉斗子也

馬自然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少習修真煉氣之方○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壚見四道人衣百結而儀觀甚偉有童在傍自然問其氏名荅曰鍾離先生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也自然大驚僕僕往拜之鍾離真人曰汝骨氣奚凡曹吾數十年求可教者莫爾及也俄與呂陳二公偕去曰爾有師矣獨海蟾留乃為自然演金丹之祕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

是開次離之戶使龍虎交媾入戊己之變化此上天之靈寶妙中之妙者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沈湎愛欲或知之而未達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則燕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煎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如是中不煉而神不存矣自壯而趨老自老而趨死如六龍扶隙亦可哀哉用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後遊廬山酣寢石上踰六旬羣者過始驚寤之俄去入閩皐山登紫房訪清虛時復往來市道上著蓑裳冠箬笠持大鐵杓化錢市酒醉則徜徉山澤間其後不知所終

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鞿解鎖者當以此道投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輒傳矣中罹鳳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黜寬經由邠境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肆中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笑顧為此衆客方懽彼客未成飲盍來相就於是會飲酒酣問其故具以告杏林念之曰邠守故人也樂善忘勢不遠千里能迂玉趾有因緣可免此行紫陽懇請護送者許之諾相與於邠杏林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德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子平生學道無所得聞今將丹法用傳於子杏林拜謝仰受付囑○苦志修煉遵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頌云雷破泥丸穴真身駕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薛道光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雞足山人也一云閬州人字太原嘗為僧法號紫賢一號此陵禪師雲遊長安留開福寺參長老修嚴叢與道眼因緣金雞未鳴時如何沒這音響

又參僧如璨得如何是超佛祖之談糊餅圓陀陀地因桔槔頌有省悟有頌曰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桔槔說盡無生曲井汞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頓悟無上圓明真實法要機鋒迅捷宗說兼通且復雅意金丹導養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寓郿縣之青鎮聽講佛寺適遇鳳翔府扶風縣杏林驛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髮綠朱顏神宇非凡夜事縫紉紫賢心因異之偶舉張平叔詩曲石矍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備○言紫陽傳道之由紫賢乃稽首皈依請因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圖之紫賢遂來京師棄僧迦黎幅巾縫掖和光混俗顛了此事乃註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賢道成壽一十四歲於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紫賢於霍童山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龍箍桶爲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龍箍桶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裏全無斧鑿痕箍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能圓容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根器槩可想見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各多瘳愈故人呼之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翠虛用雷符熏狐魅殺之時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鵝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犬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揜者嘗之蒼梧過郡禱旱人憂暍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爲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登而濟行欽管道士過群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衡帥節執拘

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舍水
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翠虛
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湖廣
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
文理第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
全集行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
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
嘉定六年一云四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
罷說與會主云我當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
爲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題之曰頂上靈辭辭
○虛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箇無角
火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與一
箍桶老子倚角入水而逝其箍桶老子先有
一斧在地乖尋其斧亦不見玉蟾嘆曰此
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漳州寧鄉縣見之
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
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
九日諸山擊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
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傳洽儒
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
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
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
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警動聾俗姓名
達於九重養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
甫一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
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
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蟾庵或號武夷散人或
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
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
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蔬腸絶粒凡九年而四
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
立言之畧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
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
方外必與先生俱遂翠虛解化于臨漳先生
○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
九日諸山擊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
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傳洽儒
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
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
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
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
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
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警動聾俗姓名
達於九重養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

先生姓白毋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閔衆

若莫得也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甚驚遑湖而尋不見達旦則先生在水上猶酣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閒來勿篤遽以刃還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詩序工隱六卷九書云鄱尤大死非也或云尸解於海雲縣

彭耜

彭耜字季益世爲三山人夾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瀆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雷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蠅阿休休我無曳尾乞憐態草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兆甘爲閒令候青牛刀圭底事憑誰會明月清風爲點頭其所居立鶴林堵曰以孔老娛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得之一時寫書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學問博洽趣尚清遠須古之孝廉不是過也嘗路欲以隱逸薦之于朝君聞而遜謝之終日杜門與世絶交遊凡生産家人之事豈不經意甚驚遑湖而尋不見達旦則先生在水上猶酣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閒來勿篤遽以刃還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詩序工隱六卷九書云鄱尤大死非也或云尸解於海雲縣

朱橘

朱橘號翠陽世居淮西安慶之望江其先世皆無聞於時橘之生也母嚴氏夢吞一星光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過道人於門首手持一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氏道人乃出神中一扇示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訖遂失其所移時而橘誕時壬戌仲冬二十有六日也父異之因命名橘子及六歲而怙恃俱失橘生而聰慧有志儒業尤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嘗兩領鄉薦未遂科第之志喜閱道釋之書後因臨池顧影倏然驚悟乃厭薄名利欽慕修煉所至名山勝地必遂登覽意在得師以證入道歲在戊

子因往惠之博羅一日歷中遇一道人手握一橘狀若風狂且行歌笑而吟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衆皆駭之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隨至郊外無人之境乃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之時事道人曰子自謂平日所欲者何或富或貴惟汝擇之吾從所請橘笑而答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浮空中雲聚散何有定據惟聞神仙有長生不死之旨換骨回陽之妙可得聞乎道人默然弗答橘乃涕泣而復請曰宿生慶幸獲遇仙君不揣愚蒙願垂點化道人因為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輪迴六道流浪四生者為不能了此心爾故古仙上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覺無上至真之妙道也橘一聽斯語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大石約以明日早至吾當度汝橘一再往道人已先坐于石上曰子來何遲橘乃愧謝而退及夜半而往馬道人曰子之來今其時矣遂與之盟天誓地即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玉霄金書玉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心傳口訣悉以付之且誡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後當有一小兒至宜以道法傳之繼汝後也餘皆勿許功成之日吾當保舉汝登雲天矣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將冉而去道人者即橘母所遇之鞠君子號九霞九霞之師則翠虛陳泥丸也橘敬遵其教入皖公山築室修煉後有登山者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庵前皖水之上其行如流星之速及隨其所之入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橘儼然端坐人皆謂橘娶兒之顯相也橘後為冤所撓入閩至惠之博羅有鄉人陳六者在彼因為少留與之終日醉酒為樂茹葷食肉無所忌擇或討而問曰先生平日嘗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橘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子不聞魚之與虎乎魚若異群棄水躍岸則死虎若異群棄山入市則擒吾但心與道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

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橘留惠三載一日天氣嚴寒忽謂鄉人陳六曰吾將去矣汝盍為我圖之陳莫能測翌日橘乃坐化於旅館中陳乃與其館主謀之扛撞橘於門首緣化得錢十餘貫為殯埋之奉及次日橘乃復甦越數日入城中又謂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化後用泥塑之敷而聚觀者千餘人忽博雞狼吏醉呼而前曰汝前日假為坐化今復假為立化遂執袂鞭之惟見堆泥墮地而已衆人方知橘示神變而○尸解云時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橘有弟子姓鄭名孺子號翠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楊泉

楊泉榮德人也隱居不仕人謂之隱君父漢瓊周世宗顯德中守合陽罷歸疽發于膂隱君自吮疽歲餘漢瓊良愈由是以孝聞隱君深重有奇志能殖其財至鉅萬謂其子見素曰三分吾產一以奉老佛一以賑窮乏一以貽吾宗汝任吾事吾將有所適於是徑去謁希夷先生於華山先生授以道要臨別餌以丹大如芥子遂返其里中因不復食一日取棗中金百斤投之江曰財不足貪也願生賢孽子孫其後益沈黙每天大雨仰盛屋溜以灌其首雨止乃已冬寒浹汲水冰浴氣上如蒸年八十八而化踰五十年忽來見從子籍云冥命將終已而果然

李鑒夫

李鑒夫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初來遊蓬池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問窺先生劒出眉間燦燦如電先生彈其鋏

且歌且舞已復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之俄醉踣於路以卒官為憊之未幾或見於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發其瘞夫其所在

趙靈運

趙靈運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雍熙中為莫州莫縣令歲大旱祈禱不應慨然嘆曰吾為令而旱如是如將不得粒食吾何以生為耶積薪于庭着道士服執簡焚香請于上帝曰三日不雨以此自焚居三日天晴無纖雲乃趨薪所方舉火而雲起雷電大雨火即滅有五色雲覆新上俄與所侍邑小吏乘雲而去後人即其地築趙仙壇焉

屈突無為

屈突無為字無不為世不知其里諜但云五代時得道教書號神和子言保護鉛精可以成變化者也張忠定公少游東都與神和子同逆旅初不知也神和子意喜忠定公曰會飲酒家將別去復崇飲且醉忠定公曰與子神和子不可得後嘗觀棄望仙閣間飄游焉燕坐終日莫有所遇終不克也過交符復一往將意絕於此矣薄暮步出東廡得微徑而入稍採捃精舍周四壁皆畫古人像而埃塵黤黕掃攘視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似逆旅中所覩也題曰神和子忠定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後亦莫有見者

得名增壁效別有洞高不可上云五代時屈真人上昇所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逃衆謂之率牛後入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他道士惡荒寂莫肯居先生獨樂居之人莫見其所為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大風雨至不知也虎狼過前亦莫之害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檮南嶽訪魏夫人壇先生方醉不能起直視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戴而與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但送

遜山曰尊師翁光內晦所不測也今當以詩奉贈旣而忘慮晝寢夢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閒不可無人當速追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耶狼狽棺之則已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者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沙門守澄自東都還見先生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曰閑遊兩因寄一書致謝衡嶽李尊師歸日見先生時也遂發其冢觀之杖屨而已

劉希嶽

劉希嶽字秀峯漳州人也少業儒三以進士舉於鄉宋太宗端拱中乃去爲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六十四歲始遇異人得道因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逾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亦有詩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遥路此爲根一日辭去其衆曰汝老矣尚何之耶丞笑不答沐浴更衣室中陳席而卧斯須其卧內有聲飛出一金蟬遂失奉贈旣而忘慮晝寢夢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閒不可無人當速追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耶狼狽棺之則已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者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沙門守澄自東都還見先生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曰閑遊兩因寄一書致謝衡嶽李尊師歸日見先生時也遂發其冢觀之杖屨而已

穆若拙

穆若拙莫詳其里諜與所以登仕版者宋太宗端拱中爲洺州肥縣令八月旣望宴客縣庭旣罷獨處便坐忽管絃之音出雲霄間少頃有童子持玉函乘雲而至曰上帝有詔穆若拙有陰德無缺行召昇南宮列仙若拙乃焚香下拜登受與童子同昇天而去其吏奔告其家至已無及矣但聞天香馥郁空中樂音尚嘈嘈也邑人圖像其容奉祠甚謹

呂大郎

呂大郎大名成安人也家始饒財大郎旣壯落魄盡費貲然無毫髮恨意宋真宗景德中忽發狂同章市遇餅餌輒奪食見黎校棄道上亦取啗之後有道人接入山大郎口許諾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去將葫蘆十數衣冠寘諸揚夜以劒斷葫蘆已則挂劒扉上亟去無旋顧大郎旣還如道人所誡斷葫蘆矣已試旋顧則見家人皆繞首泣哀而

去及旦家人復見大郎投瑿雇上死矣遂瘞之居數月鄉人自安陽以大郎書來家人大駭往啓其瘞則前所挂劒焉

王鼎

王鼎襄陽人也其初蓋寄迹醫卜中以養妻子嘗有詩云也有山妻也有兒也為卜筮也為醫後遇鍾離先生得道作詩云假裏淘真十八年今朝始遇漢朝賢遂自號王同子人不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或見二影在水中怪而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斯須十餘○久乃沒宋真宗祥符中召至禁中賜衣藥遣長揖而已後去不知所之著修真書行於世

劉昉

劉昉字中明敭秦人也初為丞相府辛吏積勞出為左殿直已而歎曰為吏徒勞固吾將清吾中扃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並游乃屏居東都委棄中惟務衣食其凍餒而榮石其疾苦然未嘗出也達官要人稍稍聞其名願見中明不可得多就見之中明久頗不樂繼而阿保死中明遂飄然有遠引意曰吾無累矣即南游衡山訪養素先生藍元通經又往郴州時從弟質為青州從事舍中明於家中明曰吾惡簿書敝扑而逃之豈能復從爾居乎乃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子以身為槃戒行為膏油以心為然炤照一切無明古有然燈佛是也道覺大歎異之居百餘日別質而去曰吾方放志宇內以好山為所棲白雲為故鄉恨子不得俱爾後於南康伽藍尸解其○徒定于伽藍傍有邑令拜其室室中呼曰上暴殄斷無明勿冒賄勿枉刑令愕然而去侯用賢至閬州見中明葛衣賣藥於市簡有從亦嘗見於東都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閈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為朽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枝傾漏苴第可延歲月況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子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徑去有從追之中

明曰子歸可矣吾孤雲野鶴子焉能及我哉
遂去不知所之

羅道成

宋仁宗慶曆年間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
及甫餞坐視其剝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柳
人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至
泰山已歷徧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紙筆爲詩
曰因思靈秀偶東遊碧玉寒堆可疊秋直上
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
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
○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去及甫遣人送
之至郤又爲詩付吏曰驛代步若奔雲閉
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
山下石後詢郴人曰地有羅真君觀因得道
跨白騾行石壁上其騾迹至今存焉

曾志靜

曾志靜廬陵人也少不飲酒食肉端教寡言
既勝冠去爲道士益玄默不與世接忽有異
人過之授以道自是杜門辟穀者逮五六年
異人來視之曰未也與之語而去踰數年復
至曰可矣志靜遂徹關隅人窺之神觀玉
立矣宋仁宗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
月爲衡山之遊世外之期不可失也至期正
坐而化既葬方首冬傍有桃灼然放華俄有
白衡山持志靜書來勉其徒學道云

歸真子

唐子正桂州人宋英宗治平中赴京調舉至
全州途中雇一夫挈重檐動若健羽雖鞭馬
疾追常先百步外恐其逸去遂遣之其僕即
日自全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留書寄
○
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
方抵唐驛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
子謹封及開緘惟一詩曰衣州相見又之全
不遇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
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竈裏朱砂莫妄
傳待得角龍爲宴會好來黃壁卧林泉唐詰
其狀貌乃所雇僕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
之日後仲邕州神宗熙寧三年丙辰交賊寇
邕唐盡室遇害所謂角龍也

孫希齡

孫希齡不知其里居亦莫詳何代人也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陳允監衢州酒務時已七十餘髮禿齒脫孫往候之衣服繿縷允意少之孫俄出一刀圭令允拭齒允未之信他日取以漱上齒家人見而笑曰何用黑鬚鄙允驚取鑑照之鬚果黝如也去巾視童首則髮已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孫則不復知其所之矣

周貫

周貫自言滕東人年八十歲常稱本膈子善○

蜀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食人或賙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常畜一瓢置酒其中喜作詩一日止奉○

新龍泉觀道士合門鼓琴貫以蒂自覆忽叩扉大呼道士驚問笑曰偶得佳句告子爾道士殊不意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損髭鬚又至袁州見帝人李生爲其遠韻欲與俱飲李生有難色貫指袁參苓錯歌以識之云頑鈍天教合作三腳不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宋神宗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過故人張生爲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聞戶外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吳杲即往扶之貫身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汩汩有聲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理之張生還家其弟出迎門曰同鈞陵晨見過云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也貫所著華陽集三篇坐卧不離傔柚○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啟而有之純臣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去太極光陰不記年後又有人見之於東都貫今持書約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期果造李生家時李生以事出貫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脚鐺彈指空剔剔李生後竟墮馬折一足也

劉元真

劉元真字子直葉原人也世爲農去八與客奕棋子直方毀亂卧杏下忽寤驚告其父曰適夢道師謂兒爽且以杏啗兒自是不復食既長棄家徜徉於南山水間俄於莎嶺谷得淳屠廢祠居之盛冬而裸惟以木葉蔽後前時有笙簫鍾磬之音群仙下其室嘗與人同行道中見有騎而過者子直語之曰幸以吾民爲念騎者去同行者問其故子直曰華山神也上帝以麥有秋民不之愛使收什二吾爲○民請焉旦曰宜速行前得道傍舍方休而天暴雨大雷以風麥敗什二人稍稍異之相率立麥廬子直因爲燥丹嶺上踰九年戒其傍居人曰吾丹將成爾爲吾伐鉦鼓助之傍居人爭持鉦鼓往果有異獸駭而去子直取丹沈於泉居一年出之以施傍居人餌之者皆壽百餘歲宋神宗元豐中子直辭其鄰曰上帝召我當與爾別於是晝有雲彩如虹垂庵庵前子直乘之而去有劉益者師子直得守一存三之道○

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與蘇東坡同學八歲師道士張易簡易簡耦之東坡擢第進士而太初爲郡小吏其後東坡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乃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求水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蓋與市人貧者返坐於戰鬥下遂化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舁乃步自戕○

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一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然一陳道人沖虛而去

馬宣德

馬宣德不知何許人也嘗仕至宣德郎宋神宗熙寧中宋若谷過判岢嵐軍一日宴坐宣德遣蒼頭奴持謁入宣德繼至冠三山幘披紫鶴氅坐定言曰吾謝事久矣聞君世慕道所以來吾居抱犢山君後一月當往彼幸訪我若谷莫之測姑無然應曰諾既去如其期若谷果彼命扶牧馬地至抱犢山尚不省宣

德與有約也吏曰蹊隧險遠不可往若谷曰
上命也可辭乎屯馭驟之抵其峯絕見一童
子道周致宣德意召若谷若谷始大驚披蓁
葬從之道上皆虎狼交迹其深有茅廬一區
宣德肅於門延入具盤飧穀多菜苗也室
有鐘尤景赫然指示若谷曰吾煉大丹已有
成者子過此殆有緣乎取二丸遺若谷餌之
若谷俄趨出回顧蒼崖喬木煙雲翁鬱而已
若谷時已六十二鬚髮蒼白歸所舍攬鏡視
之則返黑矣尋去岢嵐來東都遊湘國伽藍
○稠衆中有道人呼曰君腹有大丹孱護持言
已不見若谷家饒財多蓄侍女不能如道人
戒至八十餘歲口吻忽吐赤光而卒

胡用琮

道士胡用琮號沖真子幼脫俗緣留心修煉
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宋神宗熙寧中有
道人破衫弊屨自稱姓名突入庫堂傍若無
人道士見者不顧而去獨胡揖坐小床從容
款話驚其仙風不凡待遇加禮既而索酒再
飲復與胡出飲于邸胡辭以日暮回撥鬚一
笑而別翌早胡入城謁郡侯抵閽未啓綸道
人又自城而出笑以相顧閽吏去未三鼓時
有回道人在此候門開不知何人也胡心因
異之後數年革帶麻鞋挑二壺號太宋客訪
胡于道院談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
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
答不願但得長生之術足矣就取碎銀釅酒
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劍土澀酒漱
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
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來
○但聞異香滿室劍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
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蘇年逾七旬貌
若處子酒量如初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
毀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揭飲味甘冬夏不
竭王左丞寀宋侍郎伯友及諸名公皆有酬
倡留題並載本宮名賢詩集并有胡公遇仙傳載舊記
碑刻

黃知微

黃知微字明道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也棄
性沖淡賦形豐偉宋神宗元豐間充知殿奉

香火一日潛山體道先生崔君來訪因語泥
丸萬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谷神之道
金液淪景之旨從此若佯若蹶散誕靡常時
人呼爲黃風子遂自賦黃顚歌戲傳本性嗜酒
每醉則浩歌歌罷顚狂常在宮前朝真橋上
疾聲大呼若有所呵一衲百結裸露不顧隆
冬盛夏恬無寒暑士夫間有施惠者隨手散
去或居山間或遊城市常挈兩布囊每遇餅
餌藥物之屬雜貯囊中了無穢氣號曰歸香
囊指謂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不可不
時有大雪林壑變白獨先生所居之屋無雪
常指室傍壁罅示人曰此吾遊蜀之路也初
不知書所談多史傳素不能文而所出皆高
妙之句猴溪蔡子高司馬知白崔風子高赤
脚皆與交游徽宗崇寧末年逾九十貌若處
子肌膚如玉狂態如初酒量不減宣和末詔
徵不起有司强之至九江曰今二天子矣我
往何爲繼而淵聖登極敕至本宮未回祿日
先生於採訪殿揭榜殖嵩曰明年了來次年
韓世清賊馬果焚宮庭乃殖嵩之日也談人
禍福歷歷皆驗先生羽化瘞于宮側後數年
有自蜀中回者曰黃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
相會寄家書在此衆疑之開槭乃是喪亂後
所存道士姓名於是發棺視之惟衣履在

畢道寧

盧山太平興國宮道士畢道寧字康叔句穎
悟貌清奇經書一見成誦宋哲宗紹聖問遊
江浙一日到潛山遇方士默會其意乃曰學
道貴爭錄神毓氣丹書乃是入道梯媒公若
屏絕俗紛精煉神氣自然通真達靈矣因臨
水指謂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不可不
○
鐵逢以丹授之曰異日與子再會於聖治峯
下一揖而去恍無所睹畢即日還山適過宮
副盧廓州命帖充未幾丐閑築道院于宮之
右鑿池蓄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門存神調度
人經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
白山人來訪話舊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
如黍米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東龍西虎結
疑金水澤地深戴九載無虧三田功滿卦氣
周圓爐鼎開倫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
真才休戀塵埃況頴悟明堂嬰未孩幸淮濱

相過靈丹付了觀智玄旨期進仙階此去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霞岐路哉人間世住王侯貴顯同委高來畢得此詞趣四日整襟危坐而逝今宮之養素堂右軒扁曰清新有沼存焉

田瑞彦

田瑞彦者宮閒人也少登進士第宋徽宗崇寧中簽書荆南節度府亡何獄有死囚與太守呂嘉問議不合即掛冠而歸府門去入遠安山止於清溪捐舍準常旦入溪谷抵夕乃歸○居百數十日忽不歸清溪沙門道人求之見其寢石上二虎守其傍不敢近也自是不知所之後數年狎楊踊僑負錫謁妻兄邢恕和叔於洛時蓋已八十餘而面有少色鬚髮都然洛之士大夫皆從之游先生與人談笑傾盖或問所以得道者則不對也政和末有遇於襄鄧之郊其形容不衰

劉跛子

劉跛子青州人也拄一枴每一歲必一至洛中着花張丞相召自京潮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遠客湖湘召赴京輪蹄相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世住王塵中素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橋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遇衆興閑看洛陽花開道鞋紅最好春歸後歡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飡用卧觀處為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求裏葛都不會赤水黄芽誰知我春風一枴談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興國寺人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大郎○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郎中人無識之者

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業儒已而遇至人乃棄家放蕩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宗徽宗宣和中居東都所役兵忽為車轢髀遇道者以藥付之即能行髀兵求道者謝之自是陽狂日啗漉紙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漉紙難消或問其道曰清靜是也簡易為上苟丈

中由是畧聞其說而心好之未幾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湊泊爲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礙爾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脾數五爲土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精神意所以合而爲一乎水丘子後登天慶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後不知所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潛八

張虛白

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也隸道士籍於太一宮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過異人得妙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及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生好酒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辭卧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宋徽宗知其道行過人每召見必飲數觥酣醉益恭上愛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宮宮中增飾四堂曰洪道真學會寶隱真又劍諸壁如超然致道運機與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棲牌綃面緣以古錦幽窗華牖甲於諸宮雖被眷甚久未嘗少自矜耀凡恩賚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昇三朱函以賜啓封皆熨金拜受之際無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龍騰躍而去上驚召虛白問曰得非怪

耶虛白曰願陛下修德以禳之虛白少學醫病者求治多立愈上既內禪敏宗召見待遇尤厚凡御前所印經典及三事所積符藥盡賜之牛車載數日不絕金人犯闕聞其名投訪甚急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門諸酋爭肩輿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既陷虜四年金人再至睢揚遊騎入城天慶觀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因問道衆識張虛白先生否昨至吾境忽一日徧謂諸酋領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汝俗行釋氏茶毗法

○道家忌之幸得棺柩瘞深土中至期果化虛白自遺邁官至太虛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出入禁中以玉牌爲號侍宸之名九人林靈素王允誠徐知常董南運李得柔王沖道　若愚王文卿金門羽客惟林靈素王允誠虛白三人而已居龍德太一宮凡十年非宣召不出有就見者必閤衆賓禮見於堂上未嘗到權貴人門下侍上前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或問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臣等所知也

○

劉卞功

先生劉卞功濱州人也自少好道家居有老父過其門曰善補鐵先生曰我鄙賤能補否老父曰人破尚能補況鼎乎先生知其非常人遽再拜老父因以丹餌之自是盡棄世事穿窟室以居人欲見者由實中入然未有真契者也宋徽宗三遣使召之堅卧不應詔徽宗益欽重之賜號高尚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初未嘗苦學也與人談必中膚要道大槩云清靜無爲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蜂蠆不能毒寒暑不能侵世之人若之何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致忘其壽命之宗終不覺悟曷若吾上下與天地同流獨不快於心哉欽宗靖康初先生始去其鄉游巴蜀浮江浙窺衡湘蓋有意於接物矣在蜀得二十三日（補入）郡曰柴自是常從之先生至吳又得桐廬季季次仲授以方書次仲行之甚篤道亦成先生嘗以告鍾離先生求援度次仲云鼻通三刻腦煉九丹次仲妻故盲先生過次仲唾手

拭之乃復明嘗與次仲約明年春赴茅山鶴會次仲如期往有鶴數百飛集山上而物色先生不見獨郗柴二士在焉從而問之則望衆中一人神宇軒舉者曰先生也次仲曰何與昔異乎方士曰先生已換骨矣出一脛骨示次仲次仲至今藏之山有華陽洞石若屏者曲折數重其下陂池不測先生因與入曰吾自此從黃真人游羅浮矣遂不出或云今在蜀之青城山人不得而見之也

劉元道

○劉元道字景初開封府人世武弁獨元道慕莊老幼投道士李居演出家服黃冠性簡淳靜厚犯而不較喜讀書道藏之外九經子史歷歷成誦每接賓友似不能言者以事扣之其應如響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校選自是稍遷簽書道錄院事以至左右街道錄無不偏歷官至太虛大夫崇珠殿校籍繩技之外未嘗更華一事以動人士大夫多以此喜之凡赴內道場或宣至便殿論道賜予甚厚獨元道所得隨即散之一日林靈素以不喜釋氏金人犯順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宜承襲既今乃爾何也元道答曰梁武捨身爲僧奴鑄兵器爲道具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或者唯唯而退元道後隱去民間時有見之者

○

董南運

道錄董南運字宣明道行高潔其徒素所推伏金人犯闕前一年忽云吾夢仙童齎黃書召我爲炎峯主者翌日無疾羽化壽七十餘顏貌如四五十歲人

王秉文

道士王秉文字彥衡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成道後遊京師時朝廷方建神霄萬壽宮賜紫衣命充典客忽有方士來訪見几間有周易就布筭數云此地當有兵厄子非數中

人宜避之因授以存三守一之要黃帝和扁之訣遂辭職還山宋高宗建炎四年本宮殿于賊兵次年冤退慕有任其責者王乃領副職於灰燼之餘經營數載金碧像煥然一新遂謝宮事杜門燕居三十餘年即其居曰三一堂因號三一先生日閱道藏究竟祕訣留心醫藥此外無他嗜好至孝宗乾道二年上元夜夢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主葦大滌洞賜汝返魂丹一粒復汝精神還汝元氣當以神光白馬諸司官吏迎送入洞言訖覺悟翌旦語諸徒曰塵世不足住吾將往矣因取所著聖治類驗集十四卷西山真君籤解一部十全脉訣一部朝斗紫庭祕訣一卷授與徒孫泰致祥等至二月朔旦沐浴更衣凝然而逝本州太守康敷文以文祭之見太平興國宮事實

劉烈

道士劉烈號虛谷子初生時母感異夢長而有超卓之才肆業於廬山太平興國宮交遊不雜王公大人嘆其貌有太古淳風必異日之遺器也宋高宗紹興六年嘗草庵扁曰真一每日端然檢閱道藏經史一覽隨記士大夫願納交焉如晦庵朱文公與談易論還丹之旨留詩云細讀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言元機謾向經書覓至理端於目睫存二馬果能爲我馭五芽應自長家園明朝駕鶴登山去此話更從誰與論張于湖孝祥一見贈詩云福地中藏小洞天洞天幽處煉神仙箇中得趣惟虛谷大候參同妙自然羅樞容點王衆政交曹兩府勛風風溪順嶽吏部甫諸名公皆往來談易酬倡吟詠至孝宗隆興元年註解周易正經及六壬揔括機要一部詣京投進蒙宣見問道賜宴後居山十載至乾道九年六月不食四十餘日惟飲冷水至七月十四日將親書發真隱訣二十五卷并上經九卷送入本宮藏史次日中元節親筆留詩頌有云虛谷子玆欲遺形棄世掃迹人間超煙霞廣莫之鄉與道冥一馬十六夜步月登廬山青牛洞絕頂端坐而化有還丹百篇雜著詩文周易解義及歷代君臣括要圖

盂行于世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為詩章有相者謂陳曰兩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為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為乃所願則輕裘爾白是求道實讀之患獨學無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歙中出丹一粒餌馬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真氣噓冶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過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汚吾瓜當於水中嗽爾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亂迹儻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倏倏躡而上昇仙鶴成群自南來起望之隱然歷歷閒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毋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去云

英州人鄭摠作傳

沈東老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入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宋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寔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屠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俗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公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為壽如何道人曰飲器中惟鐘鼎為大屈巵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連斟當為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

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酒至前即盡飲更相酬勸道人因命東老鼓琴乃浩歌而和之又嘗圍棊以相娛止爽數子輒拂去笑曰秖恐棊終爛斧柯道人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今名回仙橋）道人先度乘風而去莫之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夕東老微恙乃囑其族人而告之曰回道人曩年間此月十九日嘗誦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意在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俟（一）適在京師干為道人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二）捐館凡道人所言皆驗（今湖州有回仙觀仙迹存焉）

車四

蔡元長初登第為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新村道人復至飲酒數盡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於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甚疑

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故匿之不便也然
無可奈何奈何輾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
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
巨耐欲就牀擒之或云恐并損床外人帝必
怒恐獲罪祭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遁
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弄了
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
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乎從者始應問所
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起謝曰某乃車四也頻
公脫此大尼又可活一甲子已度第三次矣
○自此無所患公當貴極人爵吾是以得免如C
甚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報吾有藥能化
金銀公欲之否蔡拒不受強與乾汞
一訣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
復見蔡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寓廣西
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亦知其
詳

章詧

章詧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群天才卓異修
舉業之暇精妙於易註太玄經至九卷忽晝
寢夢見楊子雲曰太玄猶如一浮圖有十三
卷汝註至九天機豈容易泄耶詧覺甚疑異
之後略註至十卷進上宋神宗喜賜爵不受
封爲沖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因遊廣
漢金鴈橋見一童年十二誦詩詧喜之拉同
歸更名經童詧嘗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
之一日有青衣童持書至詧按書已失青童
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沖退
處士處及開但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聞
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殖南國
○芝點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瑤琳詧
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詧遽
云足濯西溪流水去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
來詩詧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辭
云吾先往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復見經
童一日告去詧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
候先生詧曰汝何以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
逾月詧別相知而尸解詧嘗煉丹後服丹化
如蟬蛻也今人時見之於南嶽段顧言吊之
詩略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西州大隱

没北極少微沈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蛻棄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沈處士星金鼎煉成真汞藥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邢仙翁

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歲有武人李　官衙州捕盜深入九疑山路不可上捨轡民舍望前嶺青煙貫空凝然指問村人人曰見之不知爲何所李識其處告舉子李彦高彦高因場屋久好奇去學黄老不死術聞之心悦裹粮偕李同行攀緣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數間入見老人燕坐驚曰子何能至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來耳老人笑揖之坐問姓字曰吾唐末人避世來此姓邢氏名不欲聞世間彦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聞今國爲宋不知天子姓氏彦高以熙寧天子傳序年月對老人頷之彦高詰其地皆不答歸益糧復至老人笑勞之留五日惟授以吐納煉氣術語倦援琴作操堂上驚雷怒濤餘韻不絶自此纔往老人延如故人無問矣遂參問内事曰此事祕密未易言也因曰吾校天上書自有程限子妨吾事勿更來吾亦不久徙去彦高顧書曰仙矣猶用此耶曰豈有不知書神仙此皆着自瓊房繫玉籤者分雖已則歸之再給也徘徊竟別去出十二詩贈彦高今記其二云無言隱几閉松扃萬古樵懷獨自寧（其八）笑契時鋪三卷笈庚寅冠常動一簪屋書童去斷南山木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嶽目青青事業功名不足論好乘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生蝶況是千年杜（十二）

○史孫須向黄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案皆古文彦高莫識後不復再往討尋其字十八年始究彦高願得道令往來湘衡人無知者王性之爲作邢仙翁記

賈善翔

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善談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默究修煉蘇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似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善

翔答曰老道士逺沒許多般數善翔於宋
哲宗朝作猶龍記讐高道傳行於世一日在
亳州太清宮衆請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
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一媼年七
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自明後
（補八）
啓牖之夕夢衆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
（十三）
善翔爲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返真張商英
作真遊記編載其事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宋哲宗元祐初如京師
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與弟子入由果○
山錄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
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
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搧之
少頃足疾火熱炎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
故過小巷問左右云此竹枡巷也誼乃憶勾
劉大頭家誼許之到京已忘前語一日詣親
謝既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荷官人仁
惠濟此餘生官人他日到京城願訪竹枡巷
之探篋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界之勾者初不○
（補八）
（十四）
者之言扣門呼劉大頭者三大頭出迎曰宮
人信士乃肯訪此賤老揖坐小軒中呼其妻
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過官人且爲餓殍垂命
具酒盤中惟貯大桃數枚酒三行誼辭退勾
者曰貧賤無以爲意願獻此桃而已誼袖之

以歸及至所居覺漸重不能勝取視皆具全
也復往則其室虛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脫落世故日閱道書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觀妙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悔於前人矣又顧混原額問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瘢滅混康由是勤行利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爲元符觀徽宗即位召赴闕皇朝通鑑紀事云混康有節行顧爲神宗所敬重上禮信之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觀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即文琢

○

玉賜之仍賜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
號葆真觀妙先生五年七月加
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一時復會上清
儲祥宮各賜道院以居未幾羽解五月特賜
太中大夫始末優異備載豐碑

王筌

王筌字子真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
爲進士筌獨閉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
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
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置諸橐以遺之婦就
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
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
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海蟾曰汝以夙
契得過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
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
臣薦其賢賜封沖虛處士宋哲宗元符三年
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真誥所謂華
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降
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人既而筌乃來受上
清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卷五二

二天人與黃衣使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
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
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堂兩青衣童子入通見
羽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白帝已勑汝華陽
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勑以還及寤別混康
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
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
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時徽宗建中靖國
歲春秋六十一

徐守信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爲天慶觀傭役服弊
衣曳繩屨或時跣足而行終日無爲惟執箒
洒掃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
方來病癩甚惡衆厭惡之斥居觀後茅廬中
神翁獨旦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斥羽錢爲斂
瘞既已歸茅廬哭三日出而徉狂稍稍有異
事人神之因稱爲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
也觀中或絕食神翁曰吾當爲汝求之即入
殿上臥久而出語衆道士曰至矣頃之負米
而至者肩相摩也有以白金爲奉神翁置之

床盆闕其亡方發關而入則見神翁正色坐床上盛懼而走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異呂惠卿吉甫除畏赴闕枉道過神翁神翁警奔吉甫前追之神翁顧謂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既還朝俄以事黜知單州蔣之奇穎叔主發運江淮議鑿漕渠而憂有石不可跡導疑未決以訪神翁翁望其來遥諭之曰開即開何許人也穎叔嘆服曰異人也漕渠遂果開

宋哲宗不豫遣哲甫降香至神翁書符吉甫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往強○

○與至東都復不可留乃檀歸之即海陵為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末尸解去

張潤子

張潤子未知何許人也往來嵩高山中常為役於諸道士精舍而不肯受其一錢嘗羸而衣楮寒暑不易也每語人曰人身要滋潤人不領其旨但呼為潤子或叩其言則復誤亂其辭不可詰世傳其詩曰溟涬深藏大道根槁形存志默然昏靡兩洒崑崙路浩浩風雲翰瀚門日月奠交金鼎暖乾坤又動玉爐温須將此理生前煉莫學凡夫死後論久之去偏於鄭州之新鄭李氏宋徽宗崇寧三年辭李氏留頌曰學勤于初成之有餘一身常潤百海不枯道隱元冥穀食鵬居精成功畢復我清都是日語其徒曰玉皇有詔吾昇天矣頃之舍東南巨槐上有五色雲天樂之音潤子乘雲而去

王吉

王吉單州老兵也盛夏常坐卧烈日中隆冬沒溪水惟見其首邦人多稱其有道宋徽宗崇寧初萬侯虛從其父為單州太守吉時過○虛虛延之書館飲以酒酒竟吉輒取案上筆書精方用藥纔一二以治奇疾無不愈者虛方少年未之重率隨手棄之一日吉來語虛曰貴人頻以酒食害脾胃遂致恙吾以按摩法授君然慎無漏吾言已而忽告虛曰吾將去矣翌日而化或為塵之居數月有見於傍郡者歸發瘞惟所躡屩存焉虛自是年垂七十頰如桃花益能加餐每剋飲至夜分而用其所授之法有驗虛始悔恨少時不能知其

異人求學其所以長生久視者盧所受雖其兄亦不得傳兄參知政事也

祝大伯

祝大伯不知何許人也嘗爲傭於信州貴溪桂安時家大伯外若椎頓者而服役唯謹一日忽自外來舉止異常且曰適有道人以藥遺我令能不食矣安時驗之果然自是盛夏暴烈日中冬偃冰上然爲傭如故桂氏稍重之欲以爲客大伯辭曰吾嘗爲人傭歲滿乃去爾久之嘗宋徽宗大觀三年忽告安時曰去此十餘里白花岩有人召我主翁能俱往乎安時即從之未至已聞管絃之音彤雲郁然覆山安時方愕眙而大伯辭去言未卒已不見

劉益

劉益京兆藍田人也隱居子直庵廬六十年若履夷途宋宣和初京兆以聞徽宗遣使召之方秋劇雨泥淖沒踝益徒步而使者騎不能及既至東都徽宗禮之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常止於華嚴川浮屠精舍宣和末告其徒曰山川草木何腥膻之甚耶吾惡之遂尸解去將葬體如蛻焉已而戎難作其徒始異其言

魏二翁

魏二翁濮州雷澤世農也鄉父老自幼見之狀貌常如七十餘身一布裘手持蒲箑曳杖而行素不知書瞳子若眊然而能蠅頭細書時時語人禍福里閈稍重之方嚴冬或製纊奉二翁竊盜問知之夕至所止廬傍二翁逆呼其名曰爾需我續乎遂投與之盜驚謝再拜而去先是鄄城有王老志者徽宗嘗夢見之即日召至東都少焉復聞二翁名遣使即所在起之使者訪得其廬但聞二翁鼻息鼾鼾如雷而不見其形影使者懼無以復命請甚至二翁只在其廬也迫之行則又不知所在竟不能致惟得頌一章以歸其辭曰我今入山避此囂煩衛以卒史聘以達官豈易我樂物外清閑養眞存氣七返九還金丹既就遂陟仙壇蓬萊絳闕五戶金關有能學我雲

路非難宣和初忽尸解去鄉人爲斂葬之舉
棺若空遂啓視之惟有藏頭詩云火田心主
須防慎行方成後世傳守坎離爲要妙趙名
利作憂煎程若識丹霞法路應歸紫府仙

王老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臨泉人也嘗遇鍾
離真人授内丹要訣以遁術知名沂州有公
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曰
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柔麻數百根盡是筆
頭捜燃得一枝枝上有寃魂竟拒不見濮有
士人饒口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
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
辭如雲忽見地有旋渦處俄已盈數尺中有
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士人曰子亟歸稍緩必
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
馬蹉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望生生庵廬百
拜乞命僅得免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
縣敦遣至京師賜號洞微先生四年正月加
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先生雖掉頭祿養然
時出危言諷天子一日徽宗召之入禁禁顯
肅皇后在坐先生卒然出幅紙曰陛下他日
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
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
如臣法鑄乾坤鑑各以五色流蘇垂寢於寢
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做一日
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詔庀
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皇朝通鑑綱目紀事云宣和四年十月辛未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宣和錄云先生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靖康陟方之禍二宮每實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於正道也）

李思廣

李思廣字景淵廬陵之吉水人也幼歲肄業開明觀後菜經受冠褐志操特異舁放意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逾七十容貌不衰少與人言不知其何修證也宋徽宗政和四年浮游螺川常駐于習溪橋酒家一老嫗頗以爲異常以倩酒飲之不問酒直有無歲久不替一日忽謂嫗曰我將有所往謝爾厚顧別得奉書爲報又留飲至醉宿于肆中次晨起視則已化去形體溫然若生香滿

一室復聞于外遂報所親殮葬後園月餘有
客自衡嶽來者云途中邂逅景淵樵亦熟識
見衣冠如故寄書謝酒甕及親族後聚衆發
冢開棺不見其尸唯存條繫竹杖而已

榮陽

榮陽東平人也常鬻墨於市人稱之爲二郎
其後遊蜀至尤縣與郡從事登越王樓夜有
屋瓦墮二郎曰一敗鬼爲之爾從事以問守
辛云日者緣修樓時有梓人墮敗而死從事
大驚二郎俄謂太守趙某曰宜亟去不然禍

將及明年南蠻毀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
宋徽宗宣和初詔求異人部刺史以名聞詔
乘傳至東都二郎曰時方如是我尚何爲哉
部使者強之不得已遂就道既至徽宗訪以
所學不對因賜錢十萬遣歸二郎復還蜀乎

居不食惟時飲酒與成都諸生馬倩飲閬中
飲已二郎舉袂若有所招者頃之錢出於袂
盈凡上而去會其數則與酒直相當也見病
者則取木枝尺許噓之置病處尋取擲于地
踐之或又棄之病者輒愈或苦目眊二郎曰
吾分汝以目光即張目令眊者視之二郎目
光注射殆不能視其眊亦滅一日携鄰子成
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
矣長源云見二郎四十年有壯色未嘗衰多
言隋唐五代事或曰二郎蓋善移精變氣之
術高宗紹興中榮疑以提舉茶馬入蜀云二
郎其曾大父行也蓋其先五世曰諱者轉漕
盆都二郎從之當時殆百數十歲居青城山
小麻溪於紹興間化去

雍廣莫

汪叔詹字致道徽州歙人宋高宗紹興十八
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
師中宴集適最後至漕使鄂守已先在與田
奕棋一道人曰本先生者亦坐於傍見汪揖
曰久別健否汪愕然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
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矣獨不記宣州
道店說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
謂諸客曰徽宗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
授以冬月單騎之官投宿小村邸惟有一室
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不可前不得已推

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其室可乎秀才方踞犬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愠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記牛僧儒傳否某以其言無序怒不答秀才曰吾言非他公乃僧儒後身前生為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亦異之疑為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叩其術不肯言終夕相對論大道而已至曉別去不復再見○蜀人皆言其已死適睹道人之貌蓋雍君也○

莫不驚嘆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為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未生名廣莫往來河汎間見人惟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為異人者

沈濬字道源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為姓

皇甫渙

皇甫渙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開淡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尤妙於三玄知命不負學

作黃冠在京東太乙宮受業畢止狀義而不明宋徽宗政和初朝廷興道學先生向化次年　試辟雍作魁聖覽程文賜金壇即不就乞換自在公憑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過至人馮野人得其道要復遊南嶽棲凌虛臺會真觀思真未幾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寥復乞還山居汝水而坐亡

茴香道人

宋徽宗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擊踵致敬獨一道人瞋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敢爾○答曰無所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復答曰君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徽宗時在幕中聽竊異之宣問實有何能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掬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艮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茴香蔚然成叢

鄒葆光

鄒葆光少隸羅浮山沖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聞九重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

七道士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對曰臣居山習劒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

龔元正

龔元正字端本武陵人家貧好學帶經而鋤後去爲道士天性淳慤向道精專刱建新宮大殿巍巍傑閣廣廈重廊金碧輝映手植松杉數十萬株宮成賜額萬壽賜號沖逸大師住持四十年未嘗背衆一食一日召其徒曰不出五日吾逝矣四日端坐誦老子道德經遲明儼然而化時宋徽宗宣和年

沈若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宋徽宗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爲言不聽高宗紹興十五年解化其徒奉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劒于此觀者異焉

張淡

徽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翛然惟着青布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揲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日當語子明日授以軋柝等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坐因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而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黠艮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垂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攘禮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請之不肯行因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秘藏紙畫中一頭每與客戲則曰圖掛壁劄生草其傍良久草或食盡或綺乱過半遺糞土地可掃也後

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殮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塔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既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索在并敗履一雙尸不見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火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子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跡甚偉又以匹絹書煉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

張拱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竇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沐洗頮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傲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相拒之甚邪拱悟取冠巾而出與之語及仙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餬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俗上願也俄而鬻蒸藥者來道士取先所擲視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不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遷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嘘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之○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婚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門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遥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語汝也言竟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

飲食輒嘔逐不食踰二年冀漪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郛可匝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少差毋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謾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遍而覘之食食逆而吐前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扃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于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無所嚥喜飲○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歿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李笈

濟南李笈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逑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斲筍笈揖之道人曰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笈惶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洎行自語人莫之測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豐姿今其容貌鬚髮

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伺傍不叱遣之達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遺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林靈譜

先生姓林本名靈譜字通叟温州永嘉人也家業寒微其母夜歸覺紅雲覆身因而有孕懷胎二十四月一夕夢日光入室有神人衣緑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翌日陰雲四合霹靂三聲先生即降誕金光滿室相貌殊倫長五歲不語時五月五日風雨大作有道士頂青玉冠衣霞衣不告而入見先生喜曰久不相覩特來上謁相顧撫掌大笑出門追之不及自此能言出語有據不雜兒戲七歲讀書粗能作詩日記萬字蘇東坡軾來見以曆日與讀一覽了無遺誤東坡驚異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先生笑而答曰我之志則異於先生矣東坡云子當如何先生曰生封侯死立廟未為貴也封侯虚名廟食不離下鬼願作神仙予之志也先生年將三十博通儒道經典志慕清虚語論孤高迥脱塵俗初先生遊西洛遇一道人姓

趙交游數載忽一日道人云我大數將至與子暫別後事望子主之七日果死乃在客舍先生竟為沐浴安葬遺下青錢二十五貫盡其數用不餘及遺衣囊中有書三冊細字如珠間有天篆人莫能識分為十九篇盛以絳紗題云付與林某冊上題曰神霄天壇玉書皆有神仙變化法言與雲致雨符咒驅遣下鬼役使萬靈冊尾有支使二十五員錢數逐項皆合先生自受其玉書諮然神悟察見鬼神誦呪書符策役雷電追攝邪魔與人禁治疾苦立見功驗驅瘟伐廟無施不靈先生次年至岳陽酒肆復見趙道人云予乃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者所授五雷玉書謹而行之不可輕泄即日為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東華帝君有難力當救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皇帝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乘車輦侍衛森列騰空而上遥望金闕門仙官玉童金甲力士備守之次見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前引帝入闕門上有朱牌金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向西有一門殿上牌曰碧霞之殿殿上金光如日不能仰視次過一小院金釘朱戶曰玉樞院分司列局官吏嚴肅有一朱衣吏迎引而入揖云此帝君舊居請坐東位少待須臾有一玉童引帝朝見玉皇帝稽首再拜惟見金光中傳旨下云修國事去蚊臣任忠賢守宗社帝即再拜出見朱衣吏送出金闕門復以七寶華車及侍衛官吏送帝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青牛而上從者皆鬼面岩錢二鬼面四目執旛而前仗劒持戈導從甚盛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急駐車按問道人奏曰今日伏覩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自天門而上帝夢覺錄記之大觀二年四月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劉混康奏曰臣以愚蒙無可副聖意有在世神仙林靈蘧生居永嘉何下詔之晚也帝即遣使求之不起至政和六年十月駕幸於太乙東宮敕委道錄徐知常奏言狍所有温州道士林靈蘧在道院安下言貌異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曉嘗作神霄謎題于壁今錄奏呈帝覽讀其文皆神仙妙語喜甚

乃令徐知常引林靈素入見帝曰卿有何法術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等事帝視先生風貌如舊日識之帝曰卿昔仕予舊日面朕乎先生奏對臣往年中秋上朝玉帝賜見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牛何在先生奏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非時宣召入內刪定道史經籙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通真宮為居興寶籙宮建仁濟亭散施符○

藥次開神霄籙壇神霄宮成帝領群臣祭京等慶宮早齋罷帝引百官遊行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京沈思無以答帝顧林曰師能對否先生應聲曰神霄一府總諸天帝大喜先生被旨修正一黃籙青醮科儀編排三界聖位校正丹經子書每月初七日陞座泊親王內貴文武百官皆集聽講三洞道經或御駕親臨亦于座下自此東京人方知奉道也

皇朝通鑑云政和七年兩浙道士林靈素至京師二月御上清寶籙宮令通真先生八八靈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記有翔鵠教千飛鳴久之先生集九天祕書龍章鳳篆九等雷法集成五篇進上昔漢書面朕乎先生奏對臣往年中秋并晉太康印文圖初張守真遇玉帝君傳賜五卷帝欲得雷書全經全足收入道藏求訪不得先生靜夜飛神從玉華天尊奏告上帝乞賜觀看雷文并靈司等印帝遣六丁玉女以印授之一天壇玉印一神霄嗣教宗師印一都管雷公印一天部靈司印皆堅如鐵石非金非玉及以雷書五卷賜靈素看先生○

拜謝像印而還省錄雷書進奏遂得全集政和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到京帝不勝欣喜百官拜賀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先生遂作青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風秋天子賜以騎青牛成篇進奏帝大悅八月先生復撰明黙網紀錄進帝賜錢梓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巨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乃金地簡紙進至御前與先生上年所進雷書不差一字帝喜曰何靈素神聖應明記之知此帝又於禁中自書青詞實封投

奏翌日宣先生問曰卿嘗言能知天上事朕
昨夜奏青詞達否對曰青詞不達緣誤寫一
字爲靈官所收歷歷讀奏帝撫先生背曰真
人聰明神仙也奉勑賜玉真教主神霄宮林
公伴饋帝嘆曰每思皇后英魂何歸朕嘗聞
唐明皇令葉先生追楊太真相見師能致否
先生應云謹領聖諭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
云皇后見在玉華宮與西王毋宴集聞宣召
須臾鴈青鸞而至移時聞異香襲人天花亂
墜仙樂滿空皇后即至矣帝熟視與存日無
異但仙服圭履與人間不同后見帝曰臣妾
昔爲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得罪謫下
人間今業緣已滿還遷舊職荷帝寵召聞命
即臨願陛下知丙午之亂奉大道去華飾任
忠良滅姦黨修德行誅童蔡此禍可免他時
玉府再會天顏不然則大禍將臨因循沈墜
切爲陛下憂之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
曰臣妾即紫虛元君陰神也陛下即東華帝
君也帝曰禁中諸人并臣僚等無惜一言曰
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

侍策出奉聖旨皇太子不得再與神霄醮會上謂先生曰太子元是龜山尊者亦曰聖賢何如此不通正欲先生對曰羅漢生前持齋執戒忍辱修行既墮凡間合爲貴人但有孝慈不通玄旨願陛下勿責太子也十一月賜沖和殿侍宸十二月奉修佑聖殿帝曰頗見真武聖像先生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奏請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漸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蒼龜巨蛇蜷坐于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頗見真君幸垂降監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蹇于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詩示太師蔡京京皇恐無地乞出不允先生有一室兩面牕下見碑題曰元枯姦黨之碑先生與虛靜看之各俛首致敬因請紙筆題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反爲杜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詩示太師蔡京京皇恐無地乞出不允先生有一室兩面牕前門後壁乃入靖之處中有二椅外常封鎖○不許一切人入雖駕到亦不引入其室蔡京疑遣八廂密探之有黃羅帳上銷金龍床及朱紅椅卓奏上林公有僭意願陛下親往臣當從駕指示敢有不實臣當萬死帝即幸通真宮先生迎駕起居帝與京徑入其室啓封關鎖但見粉壁明窓椅卓二隻他無一物蔡京驚惶戰懼叩頭請罪先生請問其因帝曰蔡京可誅先生奏乞赦之乃指室中壁上請帝近觀帝子細看之有一小符乃金樓玉殿來現本一同更無差殊帝愈悅又請北斗七真二使者乘金橋而降此不盡錄帝瞻拜七真聞斗中降語云幸速避地勿尚奢華當出聖斷毋聽姦邪所敗言訖迴遷昇空此夜帝喜邀虛靜與先生同宴罷同遊禁中一閣

符也下書黃羅帳如錢大上有細字書云天尊御座先生曰臣每請玉華天尊下降坐此臣焉敢僭帝笑曰卿游戲得好帝曰朕聞漢武帝嘗請西王母降見問道朕欲見西王母卿能致否先生云謹領聖諭乃於香爐上燒一小符少頃見王母領諸玉女乘雲而降一如常人與帝對坐顧先生曰今日何緣特蒙相召先生曰今天子慕道願見元君帝即起拈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免拜帝曰今覩仙顏萬劫千生實爲榮幸若有指教敢望聖○慈王母曰凡事可請問侍宸林先生張虛靜天師可脫大難帝曰元君既降得無垂訓王母遂授帝神丹補益之術曰察姦臣邊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雖見小災不爲大禍不然後悔無及矣言訖而去一日皇太子上殿奏曰林靈素妖術願陛下誅之臣每日念他自知法廣大不可思議如陛下不信乞宣法師等皆見在京可與林靈素鬬法別其邪正時有十四人會於凝神殿帝宣太子諸王暨群臣觀看先生冀水一口化成五色雲中有仙鶴百數飛繞殿前又有金龍獅子雜於雲間某等奏曰此非也乃紙龍鶴耳容臣等諷大神呪即令龍鶴墜地化爲紙也太子聞之喜曰若果然則林靈素法偽當斬正誦呪間十四人中止有兩人能諷餘者皆不能語言面若死灰皇太子叱先生曰諸人若死教甭還命念呪訖仙鶴龍加百數救曰遮雲帝曰此件無效別有何術十二人皆伏地戰懼其二人奏云臣能呪水百沸宣水令呪果然太子擎水盂向帝前呼先生看先生取氣一口○吹水中水即清涼且結成冰帝責云本朝待汝等甚厚敢來妄言先生奏云乞燒本炭一千斤爲火洞表裏通紅臣乞與二人同入試驗良久火洞已成先生云臣乞先入洞乞令二人隨入先生入火洞火不著衣諸人伏地哀鳴告太子曰乞救臣等性命情願戴冠執笏贖罪奉聖旨免罪惟遣墜二人係中國人不應同上送閩封府剝面次配於前令衆宣簡驗役施行皇太子下殿拜告乞納皇太子和元年正月八日上詔天下僧徒並改稱德

士先生上表云臣本山林之士誤蒙聖恩若更改僧徒必招衆怨乞依舊布衣還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五月大水犯都城帝命先生治之先生奏曰此水難治乃天意以戒陛下兼比水自太子而得臣不敢渴泄天機但試令太子拜之可信也即令太子上城降御香四拜水退一丈至夜水退盡京城人皆言太子德也先生上奏云臣初奉天命而來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興神霄建寶籙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星所臨陛下不能積行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都以避之人心則天之舍皇天雖高人心易感也故修人事可應天心若言大數不可逃豈知有過期之詹臣今擬暫別龍顏無復再瞻天表切忌丙午丁未甲兵長驅血腥萬里天眷兩宮不能保守陛下豈不見衆天網推背圖詩云兩朝天子笑欣欣引領群臣渡孟津拱手自然難進退欲去不去愁殺人臣靈素疾苦在身乞骸骨歸鄉又降詔不允冬全臺上言林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先生聞之大笑呼諸弟子并監宮官吏曰前後宣賜之物約三百櫜自去年用千字文字號封鎖籍書分明一無所用可迴納宮中只喚一童子攜衣被行出國門宣喚不迴帝賜宮温州（東都事略云冬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澄大赦天下）先生領在京時蝗害稼親王不與交談亦不接見宮客惟虛靜天師至即開門對話終日終宵此外則東西皇城使張如晦者舊在通真宮出則同行坐則同席宗師法教獨張一人得其妙也○既還鄉則同居永嘉宣和元年八月忽（十）謂表見太守乞爲進及別州官親族隣里曰塵世不可久戀況大禍將及即當辭去至十五日既望命如晦曰吾法門以付惟汝尚有六印九符并六丁妙用神機盡付與汝世代只傳一人無致輕泄并七寶素珠一串（十一）如主上來取即使分付汝將來當爲朝廷全節大忠今則別去他時神霄再會言訖索紙筆書頌云四十五歲勞生浮名滿世崢嶸只記神

霄舊路中秋月上三更書訖上香一炷時正三更月朗風清忽有霹靂一聲先生坐化而去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囑張公與諸弟子曰可於正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遂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候蓋土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果見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之驚嘆嗚嗟御製祭文勅嗚呼生者假有死者返真志道者為洞達之士哀死者非悟解之倫倏開而來祠然而去去住不以形骸為已累存亡不以顯榮為足珍乃超生死之道達幻化之理惟仙卿之能乎嗚呼仙卿之生非生也天將假手佐天行化助國濟民仙卿之死非死也復歸乎天大道咸行群迷已覺故神凝粹乎天真尸解託乎世數乘雲氣騎日月遊蓬瀛之巔乎步紫虛之玉墀乎不可得而測之○

雨雷電火光霹靂震地人面不能相覩異獸巨蛇交出護衛乃實録其事具奏淵聖聞之大驚再遣使賜御香至温州委守臣修設大醮奉安謝罪勅封通真達靈真人仍下詔令繪畫真容立祠于天慶觀治今存焉○本傳以下林始翁

者也今仰守臣執人間之世禮致祭柳前若精爽不昧歆此寵嘉尚饗勅侍宸林公羽化仰守臣閭丘弓如法致祭仰侍從官吏卜地安瘞將囊中金器出賣作黃籙大醮一月日欠錢將省庫錢支用録奏呈不得觀望減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卷五三

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不諒乎烟知先生是真神仙也於是重編本傳以示後人前尚書左僕射趙鼎記

王文卿

先生姓王名文卿字述道世本江右建昌南豐人也先生生於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十七日亥時生而神異長而聰敏嘗爲詩有紅塵富貴無心戀紫府眞仙有志攀之句一日忽告父曰夜夢至一所樓觀森秀有一巨蛇蟠于地某試躡其首蛇奮起幾登霄漢父曰子當繼吾仙宗也先生繼而性慕清虛志惟養素不貪名利遂於塵勞每樂逸遊靈境勝地迫邇幅巾笻杖騁遊寰宇徽宗宣和初將渡楊子江遇一異人授以飛章謁帝之法及隅令風雷之書每克辰飛章默朝上帝召書祈雨叱詫風雲久雨祈晴則天即朗霽深冬祈雪則六花飄空或人家妖祟爲害即遣神將驅治俱獲安迹常隱聲不聚詩酒落魄俗流不得而曉焉先是侍寢林靈素奏徽宗皇帝云先生乃三天都史掌文吏下生人世以贊清靜之化凡十八紹天下搜求不知所在皇

叔廉訪使巡歷至高鄲軍得病醫不效遍先生求符水得愈初隱姓名至懇方知王文卿也迴朝首奏仙異之端宣和四年七月奉皇帝覩濮寀翰頃赴寓地裒揚道德崇奬無爲遣侍寀董仲允充採訪使同本路監司守臣具禮延聘候送赴闕先生既至奏對玄化無爲大道龍顏大喜賜館于九陽總真宮奉使絡繹繁至頒賜金鞍御馬龍茶玉醞珍玩奇巢金錢幣帛並皆表遷不受先生奉命主八清宮勅水洒掃奉賜劒盂引入內洒淨宮八掛上有祟問曰何以去之先生曰臣茅符符畢使人速持去後窜門揚於波心聽其影響上依奏行後人迴奏符入水中如人執去先生也又問宮中有祟否先生奏曰宮內東南角

金錢不計其數出宮門並撒于地上曰真人

又奏曰良久雷霆陛下勿驚果然雷雹開宮中東南角上大槍樹死大蚺一條長數丈作兩截上不勝其喜初京口有狐王廟乃石祖皇帝置立奉祀年深一日廟中出火焚盡悉爲草場執政張天覺行德政毀去狐王廟一

千餘所天覺旣罷狐鬼乃結成群入內盜竊器皿珍玩迷惑宮人或登山嶽或遊殿閣種種作怪殘卒寵女不少故先生到闕日上首諭之先生奏云願陛下淵默容臣驅治乞於京之東北門內築壇三層內安鐵甕至夜月明仗劒登壇飛符叱咤風雷大作天地晦冥中夜道官皆見將吏驅縛數鬼緋衣並入壇心先生以符紙蓋甕口作法埋之地皆震動凌晨入奏已禁狐怪此去無害但瑤池中梁朝有一黑魚在池成怪狐鬼乘此魚如龍形出入禁中驚害宮嬪今誅死已訖乞差中官併取往鬼門殛之永得斷絶上親幸瑤池果有死魚長一丈餘嘆服久之即於禁狐壇所造殿堂道院圍繞其壇賜額司命府勑先生往來提舉五日一次降香壇中建醮先生又進符一十二道用銅鐵石三物刋其符藏于大內十二方位驅斬花石草木之妖其後揚州久旱主上宣祈永雨澤先生奏乞劒水盂奉勑賜水盂并劒先生噀水一口祝云大宋皇帝命臣祈雨雨要霑霑風要接樹揚州

千里之內並要霑足借黃河三尺急急如律令過數日揚州守臣具奏皆已得雨雨皆黃濁先生曰江濁上問先生所降甘雨何爲黃濁先生曰江河淮濟上帝皆禁之惟黃河水不禁故爾上大喜曰神哉宣和七年七月下詰文勑汴虛妙道先生王文卿可特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視朝請大夫右文修撰參聽從素大幾又勑凝神殿侍宸後加同管轄九陽總真宮提舉司命府事父肇始贈承事郎母江氏贈太宜人先生上表乞還山林徘徊靖室混合帝一之道諷誦大洞真經祝延睿算上不允又勑先生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內諸宮閤呪水滌穢除邪治病講明道德復遣中使黃瑤命先生就廣德宮行持南昌受煉司大法板度亡堤是夜先生飛符追被狐鬼所害宮人一一現形又發生天實錄遣超度生上甚神之十一月有事于明堂又淫雨上召先生曰每遇明堂即雨雪凝凍傷損禁衛法物今次明堂專委仙卿就九陽總真宮祈晴先生許之自習儀日至明堂事畢果然大晴次

日上坐青華殿召先生入見上對宰臣曰今次明堂大晴實王文卿之力即命賜詰依前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再除兩府侍宸沖虛通妙先生視太中大夫特進徽猷閣待制主管教門公事父再贈承議郎母太令人妻平氏宜人叔王深賜承信郎第次卿迪功郎依幹當南郊出身先生又上表曰乞求仁智之帥預防西北妖氣仍乞還山養老御批玉府仙卿豈宜言歸所奏不允金賊猖獗王師敗績累合卿言爲朕齋香二十合往中外降之保安宗社先生受香歸宮來上遣中使黃瑤齎御香札全封朱章一函詣九陽總真宮五皇殿焚之次特宣命先生審奏纔及一時中使疊至宣先生入內上宣問所上朱章報應如何先生洒淚奏曰陛下奏章中願出有道之君臨涖天下殺臣一身以謝奏聞報應泰旨云革則無悔上又問先生其理如何先生容奏上深然之十二月二十三日禪位東宮先生入賀又數日遂降香出京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四月先生復趨朝乞還鄉侍母親詞旨懇切上聽其奏紹興十三年高宗皇帝詔書來召先生不赴一日御武太守徐德脩過邑訪先生先生曰卽武須大旱因默朝帝所見所謂惠應神叩玉陛爲民計甚力帝諭以數當然惠應興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辭甚切至卒得請而歲有秋徐守迺府述其事與士民翕然鼎新增廣廟堂深加奉祀惠應錄中盡言其詳紹興二十二年先生一日與弟子朱智卿言曰吾將隱去乃自持法書印篆入軍峯石洞閒藏之仍勅令地神守護聽候有道行者遇之二十三年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先生辭縣宰別交游於二十三日早起作頌題棺木云我身是假松板非真牢籠俗眼跳出紅塵頌畢隱化於縣之清都觀許旌陽煉丹之堂其時雷震一聲師逐化去弟子熊山人平敬宗衰庭植等奉葬于烏龜岡次年三月龍虎山郭道士至邑云上元之夕奏籙道場侍宸在宮住三日方去後有客自成都府歸中途遇先生入蜀亦問有遇先生傳道法者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羽一

王嘉語

師名嘉語字知名隴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終南之劉蔣村毋感異夢而娠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師自幼不群及長體貌雄偉而美鬚髯倜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始名中孚字允卿後入道改稱焉齋改元阜昌初（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爲王國號齊是南宋建炎四年）○撫治河外不及於秦歲屢饑人至相食時咸亦因而侵之家財爲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獲將寘之法師曰鄉人饑荒拾路所得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遂釋不問人服其德

二

金海陵煬王正隆四年師忽自嘆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後性少檢束觀戚惡之曰害風來師受而不辭關中謂狂者爲害風因以

自呼是年六月師醉於甘河鎮會二人被髮披氈其狀貌同一師訝之從而懇請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其修真口訣時年四十有八故遇師詩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蓋唐純陽子呂仙翁之化身也五年中秋再遇於醴泉師趨拜之衆笑曰言是害風安得識真仙耶其人邀師飲師問其鄉閭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祕語五篇令師讀畢焚之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棄妻孥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匄於鄜社終南閒舉止亦若狂者人莫測也後別搆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擴深丈餘以活死人目之又號曰行蔵以方牌掛其上書云王害風靈位又於庵四隅各殖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問之師曰吾欲使他日四方教風為一亦如此殖三年遷居劉蔣北之水中央肆口詆皆塵外語鄉人素待以害風故莫審其意時復自挈壺瓢以遊行歌且飲有不揆者恒隨招飲師忻然不拒又嘗從甘河攜壺酒歸一人呼曰害風肯與我否師即予之一吸而盡今師取甘河水飲之蓋仙酎也問師云披氈其狀貌同一師訝之從而懇請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其修真口訣時年四十有子識劉海蟾否師云是何能識得但嘗見之書原耳乃笑而去師自此不復飲酒人或招之惟飲水而已人醉師亦醉焉俄一夕自焚其庵村里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曰數載殷勤設居劉蔣庵中日日塵勞長豁然真火瞥然開便教燒了歸無上奉勸諸公莫生悒快我咱別有深深況惟留友盡不重遊逢來路上知來往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便有人來修此遂東行師嘗留題甘河云閒來矯首滄溟上釣出鯨鯢未是雄又題終南山資聖宮殿壁云終南山重陽子違地肺別京兆指藍田經華嶽入南京遊海島得知友赴蓬瀛共禮本師之約嘗自寫真題其上曰來自何方去由何路一脚不移迴頭即悟又自畫雲松鶴為一圖留醴泉弟子史公容收之及行辭諸道友皆與之歌詩所以寓其微意而人不悟也攜鐵鏟乞食而行曰我於東方有緣耳迤邐出關抵登州夜歸觀中書陝西所作

詩於壁云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
孫三千里路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明旦
拂衣東邁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寧海徑詣
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適與郡人馬宜甫邀館
於私第既久重而遇之初宜甫夢其南園一
鶴從地湧出師至同師擇地立庵師指鶴起
之處命名全真之名始於此矣師欲挽
西遊宜甫家貲鉅萬久而未決其室孫氏尤
難之冬十月師乃入環堵約宜甫日饋一食
鎖庵百日至於分梨與芋栗令宜甫夫婦食
之各有其數每分送則必以詩詞或為歌頌
宜甫亦皆酬和又示神異罪福之報以警之
既啓戶宜甫乃始屏去塵累改衣寇而執弟
子之禮師名之曰鉞字玄寶號丹陽子棄師
在宜甫宅會譚玉者以宿疾來見師始拒之
玉固請為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頓愈玉遂默
其妻而從之師名以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
繼有王公者居牛仙山聞師至來謁問答有
請師至則立金蓮堂金蓮會其井水舊鹹味
黎遂師禮之後住鐵查山雲光洞師飛蓋致
其名號名處一號傘陽子日者郝昇深於易
之見師行而光明隨之師嘗訓焉鉞之妻孫
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又以天堂畫相示之
貴下於市師入其肆背而坐焉昇曰請公迴
頭師應聲曰君何為不迴頭耶昇悚然異之
師出從至朝元觀師授之二詞以發其南園一
大感悟乃執弟子禮後至煙霞洞賜名曰璘
號恬然子且以無被衣昇之未幾師領馬鉞
等住崐崙山始至指而言曰是中有煙霞洞
我先世修道之所也命鑿之其器具之朽者
與玉池井尚在又因取石於嶺有巨塊將墜
適當其庵師厲聲叱之砉然而止山間樵蘇
見者駭之時栖霞丘公年十九雖已入道未
知所從而盤桓崐崙聞師在全真庵因投謁
於齋次師知其為遠器贈之以詩賜名處機
字通密號長春子自此門人頗集師以罵詈
箝捶磨煉之稍稍散去篤志不變者惟馬譚
丘而已八年八月師自煙霞遷文登姜實庵
九月居縣北蘇翁庵九年四月寧海周伯通
請師至則立金蓮堂金蓮會其井水舊鹹味
之而甘美俄夜有光如晝人以為火函往視
之見師行而光明隨之師嘗訓焉鉞之妻孫
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又以天堂畫相示之

五月五日令不二燒誓狀仍贈以詩又於文
登立七寶會福川立三光會至登州立玉華
會間遊逢萊閱觀海大風忽起人見師隨風
入海中有頃復躍出惟堅失誓寃尋於波面
泛泛而至有介公者素好善事而請出家志
甚懇切師竟不許介去師謂人曰令二人於
此欲建大殿宇一則基址既立材木既堂未
求匹者而匹者自至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
也一則指其立基之所窪坎未平一工未集
匹者望之而去矣師在煙霞時張德昭有子
聰明甫十六歲送之入山就學以其宿有深
契前後所贈歌詩并書二事理反復曉告者
非一後出山省親而不復至師與德昭書又
付以真實語其子內心領之雅之夙有仙分
而不能自奮於塵凡師之度人也必審其才
分淺深故於德昭之子呼小張哥而未嘗以
名百方鐫誨而不能致介公孜孜切切而自
請出家而卒不納其所處例如此在萊州立
平等會自是遠近風動與會者千餘人其五
會之牓署云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爲
玉華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
群生倫拔黎庶人人願吐於黃芽簡簡不遊
於黑路玉華者乃氣之宗金蓮者乃神之
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爲神
仙然則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
神固氣真功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先人後
己與物無私真行也又有金蓮定分疏開明
疏三光疏玉華疏平等會規矩及諸詩篇文
多不載師後往返於登萊宣海之間及行皆
留詩爲別九月翌高讓立三人西邁過登州
太守紇石烈名遜者待以師禮及辭曰再會。
何時師曰南京後師羽化而遜遘除南京副
留守又指望仙門外畫橋語郡人曰他年後
橋必壞復一紀太守何邦彥以橋勢雄峭不
利車馬遂命改之其逆知類如此達披城又
得劉公者始隨其母來謁師一見輒契諭以
出家母欣諾之名以處玄號長生子遂行至
是所謂馬謹劉立聚集席下矣故竹杖歌云
海上尋尋知友來无雄堪可教依託昨宵夢
裏見諸虬內有四虬能跳躍蓋預指而言之

也所謂詩詞與其事迹始末各載於本傳師至南京甜憩於王氏旅邸時孟宗獻友之以同知單州丁母憂歸有神風先生杜哥者嘗預言友之四魁事凡所發莫不應友之以仙待之一日忽告友之曰元帥來我當參謁友之令童僕黙隨其後杜徑入王氏邸中一睒睗見師方卧而閱書殊不少顧友之雅重杜及聞大驚杜再往始為一盼三往笑而視之杜乃雀躍而去友之因之就謁師閱書而不為禮問讀何書亦不答就視樂章集也問全乎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觀也即為送至師自到京日使馬鈺等四人乞錢於市市及斤之鯉煮食之秤不及則不食友之頗惑默念道人看樂章集已非所宜又食魚必其斤重果何為哉他日問樂章集徹乎師不言但付其舊本友之檢閱其空行間逐篇和訖不覺嘆曰神仙語也即還沐浴更衣焚香請教日益加敬師自是不復食魚蓋以友之為大鯉故示意爾師命馬鈺召匹者造獨坐風車工畢師云近日火脀我眼不能見使燃燈徧照之鈺即頓悟又師自市四鯉穿而拖之入於邸中以羊肉二斤併煮之熟藏之月餘其魚肉皆臭敗令門人弟子食之師叱曰汝自不食羊之時各戒邊蓂莫有敢食者師徧問皆曰不敢馬鈺獨稽首曰師令食弟子食之師叱曰汝自不斷得欲託我耶遂與滿鉢師復曰到闔西無此物與汝食之凡數朝先令鈺早食羊魚又令沽酒市天蒸羹蜜彈子師自食之詢鈺曰會得否鈺未悟即愈加痛教狂罵捶楚不分晝夜且曰汝一日自當悟矣鈺拜謝曰蒙師慈誨無所可報師曰惟修行則可報後入閩始悟京中之事皆玄妙之教也臘月中時於鈺葦極煅煉之功踰往者百千錯行倒施一言一動悉受呵責以鈺等所乞錢物多市薪炭大煞於所寢之室其室褊小令馬鈺譚處端入於內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外內則不任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堪而遁去師將設三子立於床下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嘗領之又顧處機曰此子與日地位非

常必大開教門者也甫正月師與衆別曰今可赴師真之期矣馬鉦等乞遺言師曰吾昔已書京兆灤村呂道人庵之壁口占頌曰地肺重陽子呼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心同且戒勿哭言訖而蛻衆皆號慟師忽開目曰何至於此囑馬鉦以後事若達師化我鄉人仍付之密語勿輕傳之鉦一拜閉西拜而受又謂譚處端等曰汝輩前程皆在馬公手逆書物外親眷詩云一弟一姪兩箇兒和子五逸做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塵中假合屍周迊種成清靜景遞相傳授紫靈芝山頭並赴金華會我赴蓬萊先禮師書畢奄然而逝享年五十八時大定十年正月四日也友之謂衆曰我既爲弟子當主喪事日祭謹甚至靈柩西遷不少懈焉告其子曰五人受重陽王公默化我其一也馬鉦等至京兆灤李靈陽於終南師在南京以詩寄二公有首先一去三人同之句見醴泉史公密乃出舊圖而皆應合相與葺師之故庵師素不爲鄉里信重及馬鉦至秦人方始追悔後鉦輩復往南京取其靈柩歸葬於劉蔣結廬三年然後各從所志馬鉦嗣其教與譚劉丘者繼爲宗盟而全真學者稱鍾呂劉爲三祖又以師爲祖師大元至元六年已巳正月國朝褒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其遺文全真前後語元集行于世云

臣道一曰皇不足則帝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傑生中土轉澆漓以宗太樸化禎獷以慕無爲一師倡之七真和之猗歟盛哉時當今之有國也力不侔於五胡德弗建於拓拔綿綿之運信固有矣然天啓玄元之教俾福被於群生斯道無喪以至今日全真之功也道德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非全真之謂乎

師初名從義字宜甫一名鈺字玄寶更之也號丹陽子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本扶風人五代兵亂遷寧海世業儒祖覺字羊叟至孝通五經父師楊字希賢儀觀秀偉沉靜有度量以孝義稱幼時客有驚走擲油褶於家者視之兼金也具白其父令藏之以待旬日客方至即付之客謝曰吾爲呂仙住幽谷村世以陶採爲業得金兩鎰將鬻於市適監稅者逼逐賴公獲免請中分以報希賢却而不受呂○曰君有黃向風誼後當有高士出其家他日訪幽谷人無呂姓者始知其異有子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名之時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母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元年五月二十日也師在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爲儒而不樂進取父愛其才俾掌庫物好賙濟而無私心由是得輕財好施名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頴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因贊之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冥甫受記同步蓮莊居無幾丹成忠顯孫君以女妻師生三子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偶夜夢二人衣皆褐色其一素補其兩肩泣告師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猪圈中壁上有字是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後世軸頭當厮抹既覺聞屠猪聲起視之則清之小子阿兒縛二猪其一肩白已殺之矣方悟已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師疑其夢不祥使衔者孫子元占之因以稽其壽子元曰公壽不過四十九師○乃大感悟曰生死果不由人耶予欲親有道之士學長生久視又師與客奕棋常自誦云此一著不錯當不死矣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同遼陽高巨才鄉人戰師飲於范明叔怡老亭酒酣師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嘶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皆不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徑入怡老亭戰師問布袍竹笠冒暑東來何勤如馬曰宿緣仙契有知已之尋既食

仄即從帝而食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問從何方來曰路遠千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言子從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知因問何名為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明叔曰此十字耳曲盡妙意非神仙能出此語手坐閒談論尤與師合師邀歸私第而師事之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立庵於南園祖師指鶴起之地名之曰全真祖師必欲挽師西遊師以家事所繫未易猛棄祖師乃盛陳遠離鄉之高不離鄉之累與之開釋○師由是與祖師契義日深是歲十月初祖師命師鎖其庵日饋一食時隆冬在候風雪四入而庵之所有惟筆硯枕席布衾草屨而已然形神沖暢如在春風和氣中識者謂至人有寒谷迴春之妙鎖庵之一日賜師栗一枚令啖之每六日賜芋栗各六至是月十一日分栗為二令夫婦共食後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栗為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賜栗則每旬例增其一至於九旬而積數為五十有五每分送則必以詩詞寓其微意師亦隨韻酬答○祖師居峴嶠之煙霞洞忽患頭痛殆不可忍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語門人曰馬公破道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飲酒使人往詢之藥用酒引不覺過多由是疾益甚人迴報云馬公將死矣祖師鼓掌曰吾三千里外尋此知交寧復至於此極乎為其信之不篤故感此疾與法水即可愈矣乃寄真言云凡人學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自今後更無言可說如不依此便做靈丹性命亦不能了八月祖師在丈登萋實

庵預戒門人曰馬公來勿納九月朔師果至
祖師傳語曰如今相見已後不相見要已後
相見今不相見師乞已後相見遂居縣北蘇
氏庵至十月初令師燒誓狀贈詩云擲下金
鈎恰一年方吞香餌任綸牽玉京山上為鵬
(一)十三
化隨我扶搖入洞天五月五日祖師在金蓮
堂令孫氏燒誓狀別庵居之十一日召師至
范明叔宅以詞贈之亦不收領或容暫見又
復逐出後至南京始得共處矣祖師欲令化
錢於寧海師以有不還鄉之願辭之祖師怒
○
自夜撻之至旦從西行抵汴梁寓於王氏旅
舍者久之祖師於師等尤加煆煉責罵楚楚
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恣示仙機是歲將終祖
師辭衆云今可赴師真之期矣師乞頃曰我
已書之關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囑以後事
而逝師於是同衆化錢負仙骨往京兆葬之
劉蔣遺命也仍即祖師舊庵為環頭分三瞽
居喪者三年夫三瞽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
師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瞽山洞嘗與丘劉
譚三人在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
(二)
子禮賜號曰靈陽子師環居華陽亭墻外有
來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四日師從環汲水
以沃之俄有門人姚鉉禍純陽真人家譜告
(三)十四
點其句讀始知純陽四月十四日生於此樹
之下師曰子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此樹生

葉矣大乘私謂人曰夏至不遠豈能復榮乎
師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
寶瓶七十二候足李請釋其旨師曰此隱語
豈易知之其應有日矣至其日綠葉蔫然始
知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日相去三十六
日天地相合爲七十二候大乘因作異木記
芝陽道友崔公閱其文疑其過情遂於四月
移竹兩叢松一株於全真庵以移殖不時枝
葉皆黃萎崔啓師曰此松竹可活否師答詩
云牕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大夫青之句
○遂令門人于知一去其黃葉以潘面水澆之
不旬日榮茂如初師率其徒欲西遊崆峒取
道亭川官僚士庶請教者肩摩踵接惟恐其
後師感其誠委曲開諭疊疊忘倦雖平日陸
梁狂恣之徒率皆改心易慮以作非爲恥二
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師往長安祈雨有詩云
一犁霑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明日雨
足二十一年師在京兆謂門人來靈玉曰閘
中謂衣裳舊重修潔者何名靈玉曰名拆洗
師曰東方教門牢深弊壞吾當拆洗之未踰
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衆不勝震慄惟長
春謂大乘曰吾道東矣予雖在牒數不可出
閘若出閘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
垂髫戴白迎送不絕至濟南有韓陶清甫者
慕邵堯夫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
乞師一語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以忘言爲
用柔弱爲本清靜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
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
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誠情於虛事神
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
○濛無所叩詰今聞至論得其門而入矣二十
二年十二月師行化於文登漁者譚氏之塔
于公葦焚網於瑯琊因召風迴雪霽海市忽
見之應士大夫有借蘇東坡海市詩韻以贊
之者師亦繼作焉金蓮堂水素鹹苦師臨井
呪之其甘如醴郡人號曰靈液構亭立碑以
記其異師在文登七寶庵門人鑿井九尺而
大石障之師乃示洞中仙詞云穿鑿須加二
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鑿之一尺八寸泉自
湧出師一日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

乃歌舞自娛俄有報云壬寅十二月晦日孫仙姑化于河南府嘗爲門人說內天地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膈之上爲天人膈之下爲地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沖下和氣自圓矣又說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卧則抱腹內之珠又聯句云水中鹼迸三丹結火裏人情石女吹簫鸞鳳舞泥牛入海虎龍和玲瓏玉蛇敲龍角惺灑金童跨虎腰此類甚多○蓋道人身中事也師還海上初祖師嘗立五會師至則重闡焉至寧海一日爲向屠者劉清舉及在家夢中事云計汝二十餘年所殺定數亦已足矣若不改業必入無間獄清悉焚屠猪之具於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師欲往芝陽高莊半途迂者百餘人或曰海市從旦至午見而未滅曩者雖間有之非清旦不可得而見也今師之來有此非常里之漁者鞠試郭孛樂周輩不待勸誘聚網焚於桑島過午復有龍車鶴駕旌幢羽蓋之應洪儒鉅筆

成海市感應集下元日文山九幽醮師夜聞空中報云重陽真人至明日晡時祖師青巾白袍坐白龜於碧蓮葉上龜搖其尾衆會歡呼拜於泥中祖師迴身側卧東南而去九月晦日與僧燭律師士人沈壽卿於城北三教堂焚香宴坐鄜州王道師抱琴來鼓之日昃鄉人雲集師作歸山操云能無爲兮無不爲兮無不爲能無知兮無不知知此道兮誰不爲爲此道兮誰復知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嗷兮鴈南飛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傷人○世兮魂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難可了兮人不知無乎知兮無乎爲此心滅兮那復爲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青山夜兮明月輝青山曉兮明月歸饑餐霞飧兮渴飲溪與世隔兮天庭復有雙華飛登三宮兮遊紫微未幾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辭隨絳節鳳輦朱軒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詰上登玉晨蓋寓其歸真之意十二月祖師降辰醮于兖陽遊仙觀師屢瞻於雲表門人曹璜問其故曰祖師并和公師叔至當赴

蓬瀛子知一曰緣事浩大乞暫留於世師云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人呼劉真一嘆曰汝等望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惰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足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談話夜將二鼓風雨大雷震一聲師東首枕肱而逝是月二十有二日也是夜師叩酒監郭緩門郭素不相信出而邀之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書畢告別堅留之即趨而去○又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少須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皆師之陽神也經七日神質不變遂葬于遊仙初師在峴愉紫金山東華庵傍有太松數十枝葉變白半載不青師嘆曰松之白殆為我乎二十四年正月長生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徐紹祖等見空中卿雲鸞鶴變態飛舞不可名狀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遂碑記之二十五年己巳人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萊陽宰劉公啓棺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而復葬之師之歌頌有漸悟金玉摘微三寶行化圓成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譚處端

師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偶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傷又所居遺火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爲異既入學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醞藉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躡尤工諸草隸因醉卧雪中即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急夢天帝橫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坐其上師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俓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而不任其寒祖師晨足令抱之少須汗出如

喻之煙霞九年從至黃縣盧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迹師於玉皇殿西壁題詩有杳杳飈輪去不迴鸞驂鶴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于終南之劉蔣村○治畧三年十四年復關東至洛陽朝元宮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宮寔朗然子詧真之所故邁邏至懷之修武有張八哥者如狂如癡識者以爲有道一日唱言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也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覆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温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温拜於前師微笞不言而出温待久不至迹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衙

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
衆乃知其陽神也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
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
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
歸于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于官師但云謝
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閘中聞而贊之曰一
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
至洺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
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
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
物酬師不領而去嘗與潞州王四郎者同合
寸金九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十
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
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十七年過高唐縣以
茶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甚勤乃遺龜蛇
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為譚師真也一日鄰
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同
純陽真人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悔興縣
之酒館縣被火其館不災辟火符時人謂之
耳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實諸水聚
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
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半焉東遊飛陽武
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西轉道衆
觀之其星尚如雞卵動搖未定久之復故自
後師念聖號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
持念之故師云衆亦宜念今歲當有大水之
災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埽二十年復西
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
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
多以二字與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
巳四月一日仙蛻始應焉二十一年師在華
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
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遽生於足則死矣因示
衆云六年煉蓋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港
滔虛堂無罣碍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
年來學得凝騰騰元任東西欲詢風子修
行事垢面擊頭火滅時復至洛陽朝元宮之
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歲重
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即令門人預營葬事
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

靈光萬道輝龍遏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願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演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矣大元至元六年巳巳正月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有水雲前後集行于世

劉處玄

師名處玄字通妙長生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東萊之武臣莊其先九世孝友相繼宋太宗太平興國間朝廷旌其門閭特免本郡諸役其存恤舊賑贍貧之祖父皆有先世之風母王氏夜夢白衣翁呼出西南指之有玉樹而四枝枝各有一金葉令取其一曰他日必生異人意將取之其葉自墜於手視之則金蟬飛起而復投於口中翁失所在十有三月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太基山橫貫其家師自幼而孤事母以孝聞母亦有栖隱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許山之陽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鄭道昭成道之所師嘗盤桓其間弱冠母欲議娶師以素有學道之志竟弗許金世宗大定九年春於鄉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畢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歲九月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真日東而來師與母俱往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師不言四人相視而笑正所謂目擊道存之妙也祖師遺之詩云鈞罷歸來又見驚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子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乃投以名號未幾從祖師遊梁與馬譚丘三子俱一日祖師以詩示四子有我赴蓬萊先禮師之句又云我之辭世之語師留長安灤村呂道人家十年祖師羽化師與三人同負柩歸葬終南廬於墓側三年各聽所之因與長真東入洛陽長真居朝元師居市中土地廟不語者三年俄遷城東北雲溪洞徒衆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井三鑿之二丈餘得知下貫泉源人問何以知之曰曩世所居也二十年師指庵右馮氏園曰此我身後之緣四十年園之松栢死瀍水西流其地當不售而得乃磨一碑埋於中云此緣興而碑立明年東之萊迫長春真人西遊道出雲

溪門人陳其遺言其後東海郡侯大安二年運粟有司得長生觀額至宣宗興定三年四十年矣馮氏嘗其園圃蔡清臣以白金百兩得之請師之門人于雒峯住持官伐松栢爲樓擯之用又架雲橋取澤水經觀西流以護城師之言於斯皆驗師既至萊築庵居之二十二年復居武官於是玄風大振四方受教者日益衆師逆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是冬丹陽自閩中來師盛服見之丹陽貴其修師辯之曰子聞修行之人日消萬兩黃金丹陽曰日消萬兩黃金正好捐衣淡飯終薦證明萊州醮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羽化明年正月委守靜請師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胡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盤繞空際祖師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現於彩雲之上四月十五日登州醮海市見於竹島明日丹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足二十九年師嗣長真主教重宗明昌二年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於人疑之命尉司樂武節追捕下獄俄頃市人見師於城南與道友接談如平日鄭押獄王受事亦見之意師逃出從視獄中師方熟睡二人驚駭具所見以白亟令出之又濰州温迪罕明威來見留之三日告之曰汝可速歸汝庵欲壞矣既歸其庵無故人以爲卒○承安二年冬召赴闕勑寓天長觀問以玄旨所對皆合上意臣庶見者無不敬焉就禮部給觀額五曰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真明年三月得旨還山大興宮虛白胡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盤繞吳六先高明遠者憚師嚴厲密謀他日師令郤命清諭之曰我不了道而且性急請別尋師友二人相視而語曰我輩在心之事師能知之遂謝罪赤脚劉先生得疾一月不愈來乞早逝師振杖言曰汝向時有一年背道之悠世則以功準過陰理則功過各受其報前得朝元後寄書中有歸逝之語兼委掌教事

日之從一年可準今既相遇一月亦可也劉因自誓而疾頓愈泰和二年主濱州醴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壕水復冰上現瓊葩玉樹不啻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又杏花約及二千其小枝橫臥者殆不可勝計觀之者皆曰常人至誠尚可動天地感鬼神況有道之士乎有此感應也宜矣同知東京留守事劉昭毅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致政之後與師往來甚相得三年正月二公請講師弟禮師謝曰公等皆當代名臣深荷顧遇吾將逝矣○不足爲公等友輒示頌云正到崢嶸處何如拂袖歸我今須繼踵迴首反希夷二公覽之愴然是月二十八日大師淄王請主醮禀師所赴之期師云越八日二月六日師羽化乃八日也師曾哭之以詩云與君晚歲得相親相對忘形畧主賓日望師來虛正寢忽驚仙去泣同人聞溪聲憶廣長舌見山色思清靜身從此誰爲林下客靈虛寂寞鎖深春時春秋五十有六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有太虛安閑仙集般陽

大成大同神光至真語録等集行于世

丘處機

師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栖霞人世爲顯姓金熙宗大定六年師甫十九遽居峴崳山七年聞重陽祖師於寧海全真庵即往師焉重陽以詩贈之云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鈎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器重可見八年春從祖師住煙霞秋冬居文登九年與丹陽長真長生從祖師遊翠祖師日夕訓誘比之餘人尤加切至未幾祖師羽化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各任所適師居磻溪者六年龍門七年養真所受之於師者或時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籍甚因京兆統軍夾谷公禮請遂復終南載揚祖教二十八年世宗召入見問以至道師首陳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又曰富貴驕淫人情所常蔽兢業以自防爾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譎詭幻怪非所聞也上嘉納之館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五月召見於長松島七月復召見師

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又應制五明日賜上林栗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一啖之因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賜錢十萬辭不受二十九年世宗崩道逢哀詔挽之以詩章宗明昌元年東歸栖霞大建琳宮勑賜其額曰太虛三年十月芝陽醮忽塵中數騎西來衆驚馬以為驛傳俄頃塵數騎無音迹三夜聖前之杯酒酹者十餘始悟塵中之騎神人也五年九月主醮於福山方請聖聞天關震響北辰下紅霄燭地可辯纖悉泰和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栖霞東海郡侯大安改元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齎詔召師歸京師同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則無敢違也歲在己卯時金宣宗興定三年南宋嘉定十二年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於宋秋八月宋遣使召師命大師彭義斌差宮衛行不起州牧以為異師曰吾之出處非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是年五月元太祖聖武皇帝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請師其制畧曰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是以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戎悉稱臣佐任大守重權有閑政且夫剳舟刻楫將以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伏聞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沖德著有古君子之遺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臣備輕素車不遠數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遠行為念或憂民當世之務或恤朕保身之術今朕得親仙座惟先生將咳欬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八月仲祿抵燕聞師在萊州又得益都安撫司吳燕蔣元等願以二十騎從行至益都其師張林助以駙騎次維州得清河尹公十二月送至東萊傳所以宣召之旨師慨然許行庚辰正月間弟子選可以從行者得一十八人二月入燕行省石抹公館於玉虛觀仲祿先遣人馳奏師亦奉表以聞四月作醮於太極宮師登寶玄堂傳戒有鶴自西北來焚簡

之際一簡飛空五鶴翔舞其上明日師北行道出居庸過群盜皆稽顙以退且曰毋驚師父五月至德興寓龍陽觀中元日酺午後傳戒衆露坐暑甚須臾雲覆其上狀若圖蓋移時方散觀中井水僅給百衆至是汲之不竭八月太傅移剌公請居宣德之朝元觀公構聖殿及祖堂欲畫其壁時當十月畫史以寒辭師不許曰鄒律尚能回春況聖賢有所扶持耶畢工衆無沍寒之阻是月進表者暴剌迴有詔曰勑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

惟師道邁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漠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顧川途之難閣瞻几杖之非遠(初二)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又勑仲祿無使真人飢旦勞可扶持緩來其禮敬如此辛巳二月道支錢行於西郊至有擁馬首而泣者曰師去萬里外何時(十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續編卷二

復舊瞻禮師曰三載歸矣五月朔抵陸局河日食之既七月至阿不罕山鎮海來謁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不可以車留門弟子宋道安九人立栖霞觀率趙虛靜輩輕騎以行中秋日抵金山白骨甸皆云此地天氣陰黯魑魅魍魎爲祟過者必以血塗馬首厭之師笑曰道人家何憂此過之卒無所見抵陰山王官士庶道釋數百來見師因問其故俗乃曰景龍三年楊何爲大都護有德政惠及後人於今賴之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之○

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師等載酒以迎大設幃幄因駐車焉太師以回紇歎食復多盜賊恐變生不測師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足畏況盜賊未至而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衆遂安冬居等端氏之新宮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宣諭仲祿鎮海曰惟汝二人護從真人來仍勑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之過鐵門達于行在舍館定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逾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

詔而起者天也咨訪爲上重其誠實設二帳於御臣之東以居之約四月十四日及期有山賊之報上欲親往改卜十月望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越三日命宣差楊阿狗督回紀酋長一千餘騎從行由他路迴五月達邪迷思千諸官迎師入館時重五日也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流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溪中師之在絶域也自適如此

○其館中賓客甚少每以經書遊戲有詩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食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嚴且看書七月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宫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宫上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耶師曰入見是望既見賜漣酪竟乃辭上曰師每日來就食可平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愛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等九月旗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上召大師阿海其月既望是夕上設庭燎虚前席以延之大師阿海阿里鮮入侍上問以至道師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輕清者爲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爲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煉之術去眷屬欲固精守神惟凍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爲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情逐慾耗精損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而爲鬼如水之流下也修真○者如轉石上山愈高而進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爲舉世莫之爲也道人修真煉心一物不思如太虚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煥然若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鑑萬物乎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悦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來而聖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爲道人一身爾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

覽萬機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欲減思慮亦
獲天祐況復能全戒者乎古之人以立嗣而
娶嗣立而戒欲則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
十不動心蓋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陸下
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諭以服藥
獨卧之理藥爲草葙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
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鐵
爾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飲食居處珍
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稍過四海之外所有
國土誠衆奇珍異寶其產雖多然不如中原
○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爲之大備憂有異
人成道昇天者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
香美蔬魚鹽絲枲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
爲大所以歷代有國者惟重此地爾今盡爲
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選清
幹官爲之規畫量免稅賦使軍國足布帛之
用黔黎復蘇息之期一舉兩得茲亦祈福之
一端爾苟授非其才不徒無益反爲害也初
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
詣悉封劉豫於東平使經營八年然後取之
亦開創之良策也山野微陳梗槩其用之捨
之惟在宸衷之斷而已上悅令左右書之於
策此其大略也其詳見慶會錄翌日上問以
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俗夏不浴於河不浣
衣不造壇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然非
奉天之至道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今
聞國俗於父母未知孝道帝宜教戒之上集
太子諸王大臣諭以師前後之語且云天俾
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於心神仙之名始
於此矣（西遊記云十月朔癸未二日奏告乞還舊居）○
入見而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前日道語有所
未解者朕悟即行上獵果山射一大豕焉馬踣
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師聞
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
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
深省以騎射少所習雖未能遽已神仙之言
在我衷焉自是乃簡出三月七日又入辭制
可而所賜備極豐腆皆辭之授尊重安慰之
旨以寵其歸因命阿里鮮護師東行送者皆
泣別至阿不罕山過栖霞觀至五月中師不

食但飲湯而已衆諮之曰師冀疾師曰予疾非爾輩所可測聖賢琢磨故爾是夕尹清和夢人謂之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六月晦抵豐州宣差俞公請止其家奉以湯藥辭飽食是後如故衆相謂曰清和之夢驗矣至雲中阿里鮮欲招諭山東請與清和行師曰天意未詳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師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也從其請八月至宣德居州之朝元觀河朔州府王官將帥以書疏來請者若輻輳然師答云王室未寧道門光○宣撫王楫以樊炯犯尾宿主燕境災炎○禳之問所費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閒物給之但令衆官齋戒以俟行禮醮竟之夕境平比年民苦徭役公私交困我當以常住宣撫喜而賀曰炯已退敷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何其速哉師曰予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其不誠爾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行省請師主醮雨乃足僉曰神仙雨也名公碩儒皆以詩賀丁亥五月復旱在京奉道會衆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仍云一初師之出武川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至是如其言是月曷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其欲居者居之衆皆咸曰師許太極矣請無他議是後道俗集云云

日爲祈雨醮二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
石醮家瑞應雨過三日非醮家雨也或曰天
意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
衆口之訾也師曰非爾所知也後皆如師言
是月門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奉旨改太極宮
爲長春瓊華島爲萬安宮仍賜以虎符凡遁
家事一委神仙處置六月師不出明日雷雨
大作人報云太液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
聞數十里龜鼈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
亦摧師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
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
記於予云吾殁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
爲道鄉道院皆勑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
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教門事此乃功成名
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
遺恨矣九日登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
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兎玄
量閑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
似機關往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
書畢而逝春秋八十便宜劉仲祿揮涕而嘆

曰真人入覲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
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化速當聞奏自是
四方赴喪者哀慟如設其親戊子三月親祠
和建議爲師搆堂於白雲觀期以七月九日
大葬六月霖雨皆慮有妨七月初廓然晴霽
及啓棺容色如生觀者如堵三日藏仙蛻於○
堂異香芬馥者移時既寧神大雨宣撫王揖
會葬自爲主盟親勝其堂曰處順至元六年
己巳正月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師之歌
文有磵溪鳴道集行于世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　羽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處一

師名處一寧海東牟人玉陽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夢紅霞繞身驚寤是日乃生甫七歲膂氣絶仆地移時方蘇母驚問曰汝何爲而若是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師因悟生死之理一日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閽爲道教宗主遂摩頂令去又嘗聞空中人問云汝識我否對曰未識也曰我玄庭宮主也是後狂歌謾舞冬寒跣足單衣顏色不變忽作頌自歌云爭甚名競甚利不如閒早修心地自家修證自前程自家不作爲群類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應世宗大定八年師在文登牛仙山庵居人告以祖師至即詣全真庵請爲門弟子祖師知其爲玄門大器遂從其請二月晦從祖師至峴嶮煙霞洞乃授以正法及今名其母拜祖師亦願學道師知其貞潔以德清名之號玄靖散人九年四月師在鐵查山祖師與丹陽輩數人自文登將歸寧海取道龍泉時日方熾祖師執傘而行丹陽輩從之其傘忽騰空而去自辰及晡墮於師庵之前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柄內得令號又曰傘陽子此字祖師撰之也暨有七人之名師在馬譚劉丘之次故祖師有云傘竹通爲七箇人以應金蓮之七數也又云結竹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九月祖師西邁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師九年熾煉心地開明是後數往來於齊魯間二十二年秋居寧海丹陽真人來自關中同宿於金蓮堂從容謂師曰重陽祖師不遠數千里提挈吾儕吾儕殊無以報不愧於心歟且得道之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濟之旨誠欲光昭先師之德莫若彰玄應而福生靈公今抱道藏器而獨善其身無乃不可乎師曰且道無同異緣有行否先生道備一身德光四海使天下之人望風而敬服者無他是道興而緣行也今負子緣之未行姑猖狂以混

世耳丹陽然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
應對大副宸衷館於天長觀者久之上聞有
以鴆酒害師者遣使詢其酒之所自來雖至
再三終不之告但託疾而已上聞益深嘉歎
乞還山侍親從之二十八年二月復詔至闕
建修真觀賜金書篆額俾居焉二月主萬春
節醮事八月得旨歸仍賜金帛鉅萬辭不受
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召師師謂使者曰何來
之晚恐不及重覩聖顏矣明年春達哀詔於
泳郡固辭東還章宗承安二年七月徵見於○
便殿問以養生之道師以無爲清靜少私寡
慾爲對又問性命之理師言內丹之說以心
運氣是皆無爲自然斡旋造化玄元至道不
爲而成者也上曰非朕所得而議乃問以治
國及邊境事所對莫不允合上心又謂曰先
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師曰偶然爾上
觀之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
懼慴一日集衆謂之曰大石今宜去之鎚鑿
具舉攻之數日師問云幾何對曰百分之一
爾師笑曰汝等安能去此遂躬詣其傍運鎚
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岳谷其石乃墮見者莫
也明年春奏母氏壽垂九袠乞還侍養上賜
觀額及體玄大師號物禮甚厚三年癸亥上
命亳州太清宮兩主晉天醮事具戒度爲道
士者千餘人得遇師之降日門人畢集師之
母曰我今年耄如何得歸師言壽期或在今
秋之七月也母因有不貪生不懼死之語及
期得疾師乃速營葬事凡二十有五日而逝
逝之日人皆聞異香馥郁管絃清雅移時方
止北京按察使前參政宇术魯公久佩師旨
訓名尊道凡與師遇或預言雨降之期或告
以後會之處歷歷皆應一日詣聖水致懇而○
言曰尊道於神仙但聞其名自遇師之後凡
伸祈禱必垂嘉應行止會遇示以預知深愧
歷凡不能從雲水之游事與願違徒增悵然
也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

不悚然貞祐四年文登令溫迪罕龜壽迎師歸縣之天寶觀明年四月二十三日師語門人曰群仙已約我矣言訖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乃辭世師之歌詩有雲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已巳正月褒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先是明昌改元重五日萊陽縣劉植以無嗣告師曰公富而好禮未應絕也然吾稟之上蒼六月望日詣其居而植爲置具師曰特來送嗣豈可以常酒相待耶庫之西北所封者妙醞也植往索之得羔酒一器師曰不惟此酒嗣亦如之索紙書一頌後批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而生子乞名師曰已與之矣植良久曰四四則人所共知應真二字是其名否師曰是日純陽降世非應真乎遂名之至於叱遲金俞歷年之疾爲

郝大通

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官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祕義由是洞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隱德於卜筮中世宗大定七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

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崐嵛煙霞洞諸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道號恬然子仍以弊衲去其袖畀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今之名號自言遊鳳翔路中偶得之師在文登常攜瓦罐乞食經半載誤觸之碎祖師別賜之題頌於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却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九年秋馬譚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香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

潛信起從徒之死臥凍雪於趙實之門復鳴雞於羌俊之架冬單衣而爽棋瓶無底而貯酒傳道則有山鳴谷吼之應書符則有鬼怪潛出之靈此類甚多是皆師應世之迹具載別記玆不備錄焉

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終師欲與
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腳跟轉之語明日
遂行至岐山過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十五
年坐於沃州橋下而不語常為小兒輩戲累
磚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
溢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
如此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
贈甚厚覲師一顧終不能得嗟異而去二十
二年居真定無陞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
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
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後至咸平與高士王繪
賢佐遊賢佐相從亦常十數人占筮之應十
得八九師則無不應者由是賢佐輩皆神之
請當師席而受其秘義賢佐因之名動闕庭
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
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
三十圖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
入王鎮國之夢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
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
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擊動人之耳目其從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續編卷三

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
十二月三十日仙蛻於寧海先天觀春秋七
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果然大
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廣寧通玄太古
真人云

和德瑾

玉蟾子姓和名德瑾秦州甘泉人嘗為州吏
未嘗取非義財日與一道者談玄笑飲後道
者臂杲而來曰此禽怪哉眼大而不識人玉
蟾子不悟其旨忽道者以惡疾而殂玉蟾子
備禮葬之不數旬有老嫗踵門而謁曰昔亡
道者吾子也奈老無依何玉蟾子贈之金帛
嫗曰但得發壙一視吾子誠無憾矣王蟾子
率隣里與嫗發壙開棺失屍所在惟存贈嫗
金帛迴視嫗亦失焉由是感悟棄家入山後
遇至人得九還金液之妙游終南山行其所
傳日益精進以至沖和周密妙用通神遠重
陽王君遇真遂結為仙林之友莫知所終

李靈陽

靈陽子姓李名字俱不聞京兆人也為人沈

默寓慈學問該博而樂仙道遇道者授神仙抱一符火大丹之訣頻拋塵俗朝修暮煉積之歲年至爭大妙與玉蟾重陽二子爲終南林泉之友嘗謂重陽子曰子他日道化九圖教行四海非吾輩之可及金世宗太定已丑重陽攜四真人入汴有詩寄云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遠重陽聲真丹陽挈丘劉譚三子來謁一日二君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待之四師至食人道姓以遊之丹陽笑曰公何知予等姓氏曰和李二仙君預有付囑故知之時二君泊太平宮四子食畢就宮參謁自此真門之下咸以師叔稱之

皇甫坦

先生諱坦字履道皇甫其氏也其世代地里莫詳或云嘗居臨淄及瑕丘得三避五假之術後遯迹於蜀之峨嵋一夕行風雲中忽聞人呼曰子有道氣吾當度子先生一顧見一道人卧茅簷下令先生與之抵足而瞑覺骸氣自足而達決身徹頂如在春風和氣中比曉其人振衣拂袖而去先生詢其姓字但云他日來靈泉相尋先生後往靈泉觀求之見唐隱士朱桃椎書袁弘人稱妙通真人方知所遇乃朱真人也先生一日與一道人偕行復過妙通於途授以冬瓜一截葱數莖曰前去伺我城中酒肆如其言而往抵暮及關視瓜歟爲人首而葱則髮也水所需衣皆血痕閧更執之併録其同行者先生獨以身任咎初不辯所從來遲明將以解府瓜葱如故衣血亦亡官吏驚異慰諭而遣之出則妙通已何於戸外笑曰子真可教也乃烹瓜對酌遂授以虚炁實離之旨復引泛舟舉杖擊水以示波平復擊如是數次顧曰會磨先生唯唯而已遂傳内外二丹之訣自是隨在修持寒暑詎寂不問平居多宴坐而不寐兩足外踝皆平偃一日見頂門有珠光燄因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絶斷有誰聽識者以爲丹成之驗方周遊海内救人利物以積功行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顯仁皇太后得目疾國醫不能療忽夢黄衣

道人長鬚廣耳太后問能醫眼否曰能太后曰若醫得我眼明即是我師父也覺而異之以語高宗皇帝有詔物色之時先生南遊自稱眼醫臨安守張俛見書冀以先生惟肖遣人求得於建康遂以名聞召對便殿問何以治身先生對曰臣之治身猶陛下之治天下也心無為則身安帝王無為則天下治上善其言即白太后明日宣入與俱至慈寧殿先生敬為皇太后嘘呵布氣良久翳開目明認見先生喜曰真昨夢中所見師父也由是官中皆呼先生為師父仙韶位有甄娘娘病聾。累年踊而後能步太后命先生亦為布氣即釋踊而行及將還山留一扇於禁中曰有發寒熱者以此扇之當差未幾宮中多患瘧用之皆驗陛辭之日兩宮賜賚甚厚先生止受香茶衣服而已上亦高之因其行命齋御香致禱于青城山丈人觀訖事還詣安靜觀焚香即妙通之舊隱也遂奏請重新觀宇且贊其像曰靈泉真人兩蜀鍾秀馬溪道成茅茨賦就歷世救物示迹不有惟我知師再拜稽首明年迴至忠州仙都觀乎都山巔有巨栢霤震枯死二十年矣先生呵氣祝之不逾月枝葉再榮王從道記其事刊于石繼而上道使賜手詔慰勞且召之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粗糠塵俗嘯詠煙霞信可樂也去秋為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馳神緬邈計青城會友於元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則騎氣御風冷然無難行且湘雲橫素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為問幾暑。

在序益保清虛先生得詔即行比至賜紫衫。皂衫絲履令閤門引見從容問長生久視之道先生對以清虛寡慾為先損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嘉嘆久之曰真人也由是傳聞中外競以真人稱之他日又問先生對曰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累氣以成真深契聖意嘉嘆再三曰此其所以為真人也因書其語于扇以賜仍寫道德黃庭陰符經賜焉時姑蘇敦道僧亦聞道之士召至先生已在座初不相識道僧入長揖萬乘而

見先生即拜賜坐辭問其故曰仙階有高下真人在上我不敢坐强之乃坐于地後先生乞還山上留過郊祀時久雨上以爲慮問於先生以必晴對及將宿青城復遣問焉先生進詩曰夜靜天中星歷歷曉來壇上月娟娟皇圖肇固中興業帝祚遐昌億萬年至夜果晴上命爲先生設幕次嘉會門賜香燭飲食以御前金器排辦焉迴先生起居太上式車而微笑即日宣押賜宴先生因賦每蒙天一笑遂與物爲春之詩上大喜尋復乞還山上固留不可乃命築庵虛靖以便於宣召又繪先生像御題其上爲皇前真人像而贊之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興世孰計其年閑雲在空孤鶴行天掀髯一笑同乎自然封以錦囊命內侍省都知張某去爲持示先生復攜入留禁中後移置於德壽宮道院太后賜金爲建庵費先生提所著道祇辭曰只此便是臣庵無所事金卒不受太后乃命幹辦御藥院董仲永袖金潛置於先生卧榻而去啓行見之即封付臨安府繳納比至廬山太后復遣幕士仰立齎金就賜先生降付江州令守南錢以給先生不得已而乃用太后旨意建普天大醮二壇祈福皇帝仍普及生靈復以餘錢繳納太后不許即命兩府曹勛白雲處士廊守寧以其錢仍益金爲先生置兩莊于山之南北北曰銅盤南曰丹桂收歲入以接待雲水之士先生於始遂築庵于蓮華洞撥雲游之士而居焉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太上皇御札詔先生曰自退處別官日以頤神養志爲事思見風采欵親道話幸早○命駕少同悶適尊信奉迓用伸至懷既至宣○見於康壽殿乃命館于西湖顯應觀西齋堂以兩府曹勛館伴宣對錫宴至數次後先生遊天台康壽殿產靈芝復遣兩府侍宣撫問賜沈香二百兩併以畫芝草扇親書御贊于上賜之乾道改元初方遊武當上皇遣德壽宮使臣陳球宣召追及於襄陽繼命兩府曹勛迎勞於道乾道二年二月至行在所復命館伴於顯應觀明日即宣入賜宴又明日幸其館命登御舟泛湖游園後屢侍燕閒談修

真之旨遂賜御書靈寶度人經壽聖皇后書清靜妙經孝宗初登位嘗傳旨宣問先生迴奏凡百言大略請審刑德剖嗇慈推衛生之理以為治至是引對內殿賜曲燕宣勸至數十爵仍賜內府香茶乾道三年上皇元命之

歲欲致禱于濶山及廬阜青城謂先生精誠足以感格即命捧兩官御香以御舟津送至九江遠至青城焚香始祝黃龍為見初欽宗靖康之難兩府嘗勉自燕京持檄廟御札迴至黃河無舟夜遇先生於河濱束蒭筏與俱渡至岸僧且死先生然葦以燎之良久乃蘇○問姓名不告曰朱真人以公為安社稷計故令我來渡公後三十年當見公於錢塘言訖而別及先生應召與之相會語及舊約兩府追記風貌感泣下拜待以師禮其贈先生詞有云自嘆孤身早歲黃河渡口蒙情蓋序前事也上皇知之故每有宣問迎勞館伴必屬之先生建閣寶藏所賜御書上皇賜名紹興煥文之閣亦命兩府書牓先是廬阜庵成道流衆食日衆而汲水於澗以為苦先生一旦荷鍤引人斬庵側之地不一二尺有泉湧出石隙間清洌而甘九旱不涸及赴召上皇偶詢山居之事因以奏聞壽聖皇后在坐曰先生在處必有神物護持也上皇即命為神泉御書二字以賜乾道九年復賜御書清虛之庵四字為門額仍歲賜勅牒度道士以奉香火先生前後四赴召命自上皇逮居德壽恩眷益加每至宴勞外賜上尊珍膳無虛日先生再還自青城揮迹朝市惟德壽宮歲時遣問不絕屢道中使至山宣喚皆力辭不赴淳○熙五年秋忽言我將遠適不可不辭太上皇治裝欲如行在所中輟不行九月二十三日逐口授詞旨令門人作遺奏以進凡士夫道釋與厚善者亦具辭書明日晨興沐浴更新衣至日中陞堂集衆焚香取御書并宣賜衣物付弟子輩曰我將遊乎無何有之鄉此太上皇所賜當留以鎮名山汝等向後接續住持代相傳授實而藏之毋違吾訓又回顧亦命兩府書牓先是廬阜庵成道員人大衆勞力珍重珍重語已拱手垂足坐于繩床而化三日不散不倚容色紅瑩髭髮

如漆人龕身猶柔暖於是弟子曹弼深謝守瀕等與其徒二十有四人以十二月壬辰奉遺蛻藏于庵側之左隴從遺訓也初治壙得白艡於數仞之下五色土中又得古斷碑有冷翠凌舟四字將空之夕天墜下燭比曉方沒會葬者二千餘人及發紼有仙鶴隨之盤旋其上空已乃去

羅晏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宋徽宗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擾風閙精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斧鉞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去公始敬異之連奏號太和

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高宗紹興六年丙辰歲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簋唤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文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俟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與僧而取其值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之哭廣都龍華寺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勿起曰房今有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州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墻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温江求迎於李支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行戒其僕曰自此而左惟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他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薩守堅

薩真人名守堅南華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稱汾陽薩客少有濟人利物之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學法出蜀至陜行囊已盡方坐石悶忽見三道人來薩問此去信州遂近道人問所欲薩云欲訪虛靜天師參學道法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奇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棄之術曰呪一棄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棄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救窮一柄曰有病者則摘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薩拜而受之為日用餘驗一日凡呪百餘棄止取七十文為日用之皆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慟哭乃三十代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林侍

塗以西幸無誤僕諾退而揣其言乃抵吉城鎮及溫江而卒蜀人以為年一百七八十歲

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寓某處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數日當此令我起處不安亟為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逐薩使去薩行數十里遇人舁豕往廟酬願薩以少香附之曰去酬願畢為置爐焚之其人如誠迅雷一聲火焚其廟更不延燒民居越三年薩至某渡無操舟者舉篙自渡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渡金因掬水浣手見一人於水中薩訶之曰汝鐵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訶之曰汝乃何人速見形其人立於側曰我王善即某州城隍也昨真官焚我廟我家三百餘口無依我實無罪訴于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過真官有犯天律令得便宜施行後奏我隨真官三年並無犯律者今日渡舟真官乃置錢舟中則真官無可報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相從三年亦只如是薩遂奏玉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嘗有詩云遁法於身不等閑尋思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鄭都出世難又詩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不顧天條法謾行但依本分安神氣何慮仙都不掛名真人得道後遊閩中一日端坐而化

趙麻衣

趙麻衣不知何許人也唐僖宗時黃巢盜起麻衣避於終南山見道人數十居山間麻衣無所得食願為傭役由是有所遇而得道宋高宗建炎初始來遊青城山久之乃入成都玉局化以蓮除為屋而居常服麻縷百結之衣人因號為麻衣形臞如槁木而骨不露神采湛然晝出見凡草木之立者行投之暮歸則擬橫於道人莫究其意亦不見其有所飲食也人有具酒茗邀之或不顧或為留以飲餘者授人人飲之覺芬洌異常麻衣時時言及五代及本朝事靈壹有條理或窮詰之則於庋上取圓覺經示之曰盡在是矣達官貴人招之未嘗往也或云五代嘗為兵已而免去帖尚存平生黧黑一旦趺坐而化尺宅肢體潔白如玉然

劉居中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糗下山覓粮登陟極艱苦往往蹲攀葛蔓窮日力而至兩人不堪其苦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宋高宗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後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為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為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蛇鰍鰼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撫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千○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蛇鰼鰼所為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聲逼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之

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

劉生於神宗元豐七年甲子百餘歲矣不知所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續編卷四

譙定

譙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樂温縣玉溪人深於易學隱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巢居險絶人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

姚平仲

隱青城大面山姚平仲字希晏宋欽宗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驟○逸去高宗建炎初所在揭牓以觀察使召之竟不出孝宗淳熙甲午乙未間乃有人見之於青城山丈人觀道院年近九十髭鬚長委地喜作草書蓋已得成仙云

崔羽

先生姓崔名羽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樂道自號紫霞宋高宗紹興間遊羅浮已老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顏方瞳舉心林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然歌中所言体咎皆驗後居東莞數年一夕命道流設醮

于上清觀禮畢命酌西室酬酢笑語若對客
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徹跡
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于紫霞亭焚之
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
有識之者於揚花渡見其東歸蓋歸羅浮也

劉浩然

宋高宗紹興中虞允文侍其父潼漕川父病
允文齋戒泱日命道人劉浩然奏章請命劉
亦素以精慤著名自子夜登壇遲明方興言
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
之年增父之算帝指示曰虞允文至孝可與
執政已而其父竟卒後有十八年允文果然
參大政以符其言

段璟

段璟字德璟泉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
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宋高宗
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為所
剽璟挺身持金帛往贖賊嘆其重義皆付之
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斗米過千錢
璟盡發宿藏止取常值又為粥以食饑者賴
活者不可勝計後忽厲人事結庵於殷田之
山中壁間多書逭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
叙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為然經數日
陞樓鳴鐘欻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
弊衣覆存衆欲以其事上於朝而邑官不樂
者止之遂已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秦後有
氣節宋高宗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
自是不過妻孥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
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
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
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辭曰黃鶴樓前秋
月寒樓前江閣煙漫漫夜深雲散萬籟息獨
對清影凭闌干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飛霞
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
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迴看往
事一破顏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
冕知是廬教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
蓬萊水清淺後二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江南

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死之後載
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人以
爲尸解仙去云

蘇庠

丹陽蘇養直名庠居後湖暮年徙潤州太湖
馬迹山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
病酒困卧所使村童徐行者持謁扣床曰有
客稱江宣賢欲求見視其謁云惠州羅浮山
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兩畔各寫詩一句
曰丹可見否客喜便於腰間篋中取授蘇連
云且延一紀藥僅如豆大黃紫色亦不作丸
劑客曰困篤則服之方可見効凡身有疾但
敬想丹力所行至即愈餌此者當飛昇度世
若情欲未畢故自延一紀壽終亦爲仙官
矣酒數行過既僕牽驢過前客曰此驢昔嘗
爲人叱令笑驢即笑又求青茗笠中鹽以飼
之祝曰復爲人去再叱令笑又笑坐皆驚異
○

又諭蘇畫其人像蘇曰其狀何如曰一神仙
中人服黃道衣繫皂絛著琴鞋持水晶數珠
掛玉鼈於右帶嘗有過之於羅浮鐵橋懸崖
雲霧間服佩正如此遂別去約五年復來來
時君異於今日矣蘇以丹幷刺字置筒中歲
未盡五日忽大病至除夕乞乳絕家人以項暖
不忍發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筒視之藥故在
取投口中即能起洒然若無疾飲啗自如再
今拾刺字幷丹貼欲燒末飲之不復見復數
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黃像像成儼然

江君也始悟江即黃君云蘇難髮如霜自是其半再黑初高宗建炎中喪右目瞳子至此瞭然吳與陶安世閉其名往訪之得其所遷本末如此後二十年作書與鄉林向伯共云吾可中閒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見應盡便盡餘不復(明白)較十二月往茅山(八)別諸道友元日聚族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曰黃真人至矣其行如馳坤僕驚奔僮能挽衣襟已立化未卒之前洪慶善嘗以書求其近詩答云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誠外絕上有一醉道人熟睡喚之不應遂通報宅堂宣卿尋令扶起請入書院少歇令左右(九)也有瑞州上高縣麻塘李宣卿者一夕約束門僕黃卷曰明日要玉更早起看門外有何動靜來報僕唯諾而去次早凌晨開門見門外果有一醉道人熟睡喚之不應遂通報宅堂宣卿尋令扶起請入書院少歇令左右供給盥漱畢即請相見問其姓名來自何方並不答但再索酒急進巨觥不計其數又告辭作庵已就而未有住庵者因領道人看庵饑覓飯食食訖不言飽時宣卿故妻啓氏新道人即欣然肯住遂給米炭等送之入庵越三日往視則所給米炭略不曾動元送火種數塊亦如故問何故曰前日突已飽矣但夜寒覓紙衾復與之又一日入庵則見所與紙衾已裂為四以青弼縛於床四脚又問何故答曰寒從下上後因酒間忽作詩曰南北東

詩結字無復餘習慶善敘其詩文實載此語。

陶安世作記甚備焉

馮觀國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即棄鄉里遊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內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乃晦名氏自錄無叮哇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謫其醉飲狂悛者觀國不與較以詩謝云踏徧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頭

西總是宅家自知身命屬煙霞只因貪戀一盃
酒誤却碧桃千樹花人雖見其詩不凡然時
弄小術如今之撮藥者又常喜顧酒未免以
等閑待之久之但聞姓馮故衆呼之曰馮顛
道宣卿諸子一日入庵拜掃竟不見道人何
在但見墳塋中霞光徧地舉頭望之只見道
人坐于樹杪仰面向天吐氣而下尋即光燦
或謂其能吸太陽精也住庵凡十八年多與
宣卿諸子歡笑戲狎或出言無狀或就席顛
倒矢溺不禁似此可厭者諸子頗惡之一夕
○有倡女佐樽諸子飲方樂道人突入席間少
醉所為及亂席散諸子戲舉倡女所攜之婢
配之鎖二人置樓上翼早啓視則無道人矣
惟婢云鈴門之後滿樓之熱如火不容近其
身夜半稍涼聞虛空樂作近五更棟間簌簌
有聲言訖諸子就怪所為舉目視梁間則有
字題其棟云水非溝壑龍方卧木是梧桐鳳
始栖莫道男兒無去路碧霄雲外有仙梯翌
早元僕黃卷在衣州遇道人于市云夜來衆
官人取笑太惡五更我已過此就寄聲云後
會要相見可來宜春臺下相探是日午時滿
城閧傳臺下有道人坐化黃卷往視之即馮
顛道也遂歸報其主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三月十四日也先是道人遍往辭知舊且寄
詩言別至日端坐作頌而逝頌云平生無町
畦任真但落魄爛醉是生涯天地為棺槨其
時儀真李觀民為袁州太守乃其舅氏方認
得是其甥本姓馮名觀國年十八領薦往赴
省後竟不歸於此方見遂命塑其身於城東
之治平宮宣卿有子名德謙者往視之撫其
七道人往來詩詞甚多○
背云道人何不分曉一別而去忽迴頭相顧
至今塑像猶左顧也其師王家道人其侶方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晉州士人也少年時
父母與錢令買書于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
遇遂棄家出遊至宋高宗紹興末蓋百餘歲
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胷前以是得
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酒自一杯至
百杯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

於醉中言文潞公入蜀中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仲秉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脅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觜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白雲堆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一場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

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過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云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小週迴四壁海遶蘭萬象森羅爲斗拱瓦蓋青天無瀾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神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莫遣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時要知險要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飲數杯無言而去仲秉正與侶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正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化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鉤聯如鎖子云

寇子隆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途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雞筍而出施擔牽裳就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不在山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無用去遂取雞筍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子隆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邪忽爲如悟迴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宋孝宗隆興中羽化矣

師諱得一字寧道又字齋賢清江新淦人也姓傅氏師之父某尤篤志道術偕師之母盧氏俱有隱操初聞邑之陽有護國劉仙師壇觀多靈異間有仙隱於其山中心竊慕之遂卜居於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十三]哉生魄忽紅光遶舍鄰里驚而異之翌日而師降誕未及月而舉動岐嶷有若髫齔年十一失怙恃里人有嚴縣丞矜其少孤收育於家是年師以生朝往拜劉仙師迴至半山見○茂林脩竹中有六道人圍棋飲於磐石之上師欲就觀徘徊不得其徑而入忽一老者顧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頃之老人贈以一橘子屬聲謂曰酒不得飲師唯唯執橘子嚼之味苦澀不可食遂懷以歸行一里許乃擲于道傍其家以師久不迴遣人尋索經宿乃得之詢其所由師具以告其家與鄰里之好事者異之競隨師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見荊榛荒翳無復向時之境迴至所棄橘子之地則既夕矣紅光燦然人謂寶藏發見爭前取之光亦尋滅猶聞異香芬馥師曰早間道人與我橘子尚在此復取而食味益苦還擲之而去自覺神氣清爽行步如飛遂能預知休咎所居去邑十里師嘗一日十往返語言狂怪歌笑自若或滿頭戴花或醉卧橋路人莫能測市人有惡之者以毒酒椎而溺諸縣橋之下師隨流出沒二里許登岸復入市笑謂溺之者曰何相戲之酷耶人始訝其異後屢試之復然衆乃驚服稱爲傳仙時師年十八忽起江湖之興被簑笠荷瓢囊徧走湖廣淮浙○間名山福地靡不游歷或孤栖巖谷或露宿叢祠所至放誕不自檢束如在新淦時人皆謂之狂生然言人之災福輒應士大夫益多奇之張魏公浚留守建康召師與語即衆殊遇丞相史公浩嘗有詩贈師云試問此行何所止烏有鄉中無住里醉時不覺醒時癡世人誰識顛道士異時又贈之詩曰相識三十年身顛心不顛有人遥會得即是地行仙後所贈益多初史越王未當國時與同省諸公宴集師偶遇之衆中遽呼公曰傅道人獨許

你某年月日作相公他日幸無相忘後果如期拜相師一日造府門即延之上座酌以酒自是往來無間忽一日大醉跣而入府遶以泥足穿丞相履圭作執板狀四顧懽呼公問其所欲師云要鶴堂著公識其意諾之會楊和正適來謁公遜薦之和正是夕夢一異人來見翌日王招之見其儀狀儼如夢中王與語大喜即贈以敕牒衣號副焉遂禮嘗藉祖慶章爲師隸湖州武康縣常清觀觀王所建也忽一日持其度牒詣和正曰野鶴孤雲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

性復作不能坐受束縛請從此辭和正大笑○

乃貽書觀中以師散人當處之以規矩之外遺贐之物追路與之師一無所受遂徑還清復月遺以醇酒居無何拂袖而去王遣籃輿江時郡守嚴陵吳公聞師名久一見大悅舉家待以師禮師不肯留乃强延以玉笥山承天宮貳職非其好也未幾復請嘗藉閤皂山崇真宮會不暮月大師朱公以玉隆萬壽宮管轄招之已而顒謨沈公鎮豫章與漕使少卿睿公實文任公移管轄鐵柱延真宮考宗

乾道九年癸巳晦庵朱文公爲扁雲庵二大字及贈一絶句云到處逢人說傅顒相看知是幾生前直檮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仙其後范石湖大參張公樞使諸賢題贈不可勝紀淳熙元年甲午史越王帥閩一日師遽呼徒弟葉永壽曰我欲福州見丞相次早遂行於時繪像求贊王在前師傍立竟諾所請書于三山郡齋留之數月因奏薦于德壽殿是年四月奉聖旨宣召師每自洪都至行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

躬詣內殿賜齋并銀綵物及御書寶扇一握。靈寶大師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師上謝表師雖有此奇遇而略不動心未幾辭歸住延真凡二十載其臧否人物言必有中如龍圖韓公總江夏之師侍郎李公將江西之漕皆先期以告其預知多此類有自錢塘附師書至清江者亦三日而達師或一日應數家之供同時俱至人謂師得費長房縮地術劉子訓分形之術未知其果然否耶師性曠達不親世務雖屢典殊庭充位而已夜多不寐亦有時

默坐不出盡月雖猖狂妄行而志尚清潔出入公卿之門每以爲善自愛勸誘其人人亦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呼其門人囑以後事命筆題頌曰平生膽氣清高抱道長樂逍遙天地陰陽反覆雲收霧捲丹霄頌竟擲筆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度弟子門人以明年正月壬寅瘞劒于府東門之外朱砂岡會葬者千餘人謝觀復跋云初師之生人謂不孕而育其母亦自以爲然嘗考之仙傳雖至人降世託跡同凡亦必假○陰陽之氣三元育養以成茲有質之軀是故混元未誕先降日精於玄妙瞿曇將生必夢白象於莫耶固未聞不妊而字者如其異人託化於世毋不自覺容或有之所以老子八十一年元君不覺其久莊公寤生姜氏疑非己產故師之處身應物皆非學門師承所得諒由是也嘗聞許碏有詩云閬苑花前是醉鄉滔滔醪阿母九霞觴群仙指點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師殆其庶幾乎不然老仙何以切戒其飲正慮其狂態復作耳謝守灝昔與之游甚密謹略摭其大槩後之君子欲考其詳則有史越王之墓誌在云

張宗元

張宗元河北霸州人也入青城大面山中峯紫柏嶺結茅耿介有守居山五十年傍無給侍常與虎豹蛇虺雜居恬不爲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羽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張道清

真君姓張氏諱道清字得一蒲騷里中人母王氏感異夢而孕宋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真君於青牛山舍時紫氣騰空遠近咸以爲異焉幼侍翁媼從居郢之京山自爲兒時氣宇澄清不茹葷體達性命禍福或數日不食或一日入山半旬不反往覘之則見卧於蚓中有兩虎踞于側里人驚而神之○又一日寢覺告母曰適往復州里女兄吳家方歸大一姐約以絲履果實來獻翌日果然由是父母亦信其神異二十七年上元日真君默坐前山見五雲繚繞間有萬神森衛中有帝君坐龍輿召真君授以秘訣靈文真君得之道望始顯後於其地建祠以記受道之所名曰帝授已而鄉里旱潦祈禱輒應人有疾病符水立愈由是京漢緇素着衆孝宗乾道元年捨所居爲祠立玉帝睟容崇奉焉（卽光廟御書長寧萬壽觀是也）二年真君幅巾藜杖徧覽襄漢名山至洪山謁主寺僧木閘老因與之講究玄寂之道喜木閘有慧性定力釐所得鄉里酬施金帛回施之八年隨州旱禱雨弗應木閘以真君靈異聞于郡郡委佐官躬往長森禮請真君至郡惟書天授神章一紙焚之甘雨隨降官民感忭願留香火祠奉真君不諾重過洪山木閘告於真君曰道本乎一教分則三願勿棄此山主張佛法真君曰一來一去各有定緣予昨受玉帝旨謂興建香火之地分應斗牛界連廬霍逢九當興天命不可違○也乃辭別木閘迴住長森淳熙元年七月真君至龍虎山瞻禮天師受上清大洞籙以歸四年有僧祖超自天台國清寺來請師即往彼說過去事僧衆神之真君歸郢而蒲騷里人益景慕其靈異士民捐舍於青牛山毓靈之地立祠宇一所以奉香火（今崇寧萬壽觀是也）十年真君有中都之遊時光宗在儲適齊安郡主病亟慈懿皇后念曰若得張先生來此病可療且地遠卒難至而李府御帶隨以真君見留府第聞于東宮有命召見真君呪棗水以

進郡主飲之遂甦光宗曰真哉神哉寵賜甚厚真君不受乃親灑真妙二字及鍍之牙牌以賜自此時一召見禮貌有加真君淡泊無爲非問不答一日召次問起居之地對曰郢州長森灣光宗又親灑長森灣以賜十一年真君離京城迴舊隱活民命者衆真君視長森祠宇尚隘弗稱儲君寶畫之光命其徒楊宗華等營而新之既成白于衆曰昔奉玉帝命建立道場別有其地山川之靈俟命已久將有行焉乃自郢入蜀歷參井泛湖湘過○

洞庭而下盆浦十四年春過康廬有仙翁揖于途曰拙者遁跡九宮遠來參迓願早訪彼山庶我輩有所倚藉真君唯之遂由富川上至通羊宿杉坑梵刹是夕山之阿有鄉耆張鎮者夜夢神人黃袍白馬直入其舍翌午真君至鎮異之傾意相嚮真君告之曰九宮靈壇湮廢已久吾將闢其基以爲國家祈禱之地遂捫蘿登山數十里得其地於山之巔廣數十畝即圖誌載之曰平壹臺是也日暮就宿山中趺坐松下夜半山靈誼聲從者駭然○

敕修內司鋟梓改觀爲宮賜資駢渥六月上復加封太平護國真牧真人開禧二年敕江西轉運司撥賜閑田又慈明皇后賜錢置莊供贍羽衆累降特旨免役蠲租等是年虜寇京西長森實據其要虜既入境羽衆奔逃真

君端坐堂上虜莫能犯及舉火焚祠煙焰自熄乃驚嘆曰此南朝得道仙子也三年夏初真君復還長森而九宮諸徒亦至省侍咸願請真君回九宮真君曰吾之行止非汝等所知吾創九宮道場乃奉天命爲保國寧家安集道衆而設汝等當以進道爲心勿以吾不歸爲慮至七月五日真君鳴鼓陞坐諭衆曰死生一晝夜也出入一乾坤也子自歷劫以來應時出世隨念度人身在塵凡名書仙譜今將歸矣洞然八荒了無罣碍汝等各守戒行循規蹈矩以扶教法以報君親及索紙書頌曰幻質塵芳方度六紀憫一切情如渴赴水踏破鐵鞋尋跟索底一剎那間衆流截止仰沐寂恩可謂終始今日逃形湛然脫屣咦分明記得來時路兼彼白雲歸帝鄉頌畢珍重端坐而蛻遺表奏上蒙寧皇御批太平護國真牧真人張道清志識清虛道行高絜先朝眷遇極爲優厚況祈禱雨暘禀獲感應今已羽化朕甚憫之可於內帑降賜錢令徒弟往長森灣迎歸九宮崇奉仰九宮主者就禁地內卜吉所安塵不得滅裂仍不許所在遮阻付欽天瑞慶宮准此續降聖旨劄下江西轉運司委都運趙龍國督促其徒疾速迎回嚴奉徒衆承旨前往長森灣接奉龍迎歸消吉入塔忽真君親附童子謂吾今神歸天府遺形何以葬爲惜諸方善信遠來無以瞻敬於是立堂崇奉真相猶存嘉定三年續奉寧皇御書真牧堂三字錄牌以賜理宗御極眷遇有加紹定四年加封真牧普應真人

見豫章詳載九宮山真君全傳

○

謝守瀕

先生姓謝名守瀕字懷英永嘉人也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午時先生少聰慧明敏年弱冠刻志於學一日有雲水道流訪其書齋道流曰貧道結緣先生與之楫舵坐復起入內命茶道流乘間曰欽哉古學問神仙也道流坐先生默然似有覺悟自是諸經子史一覽無遺勵精儒業天才該贍少年補中上庠後館于曹忠靖公府時清虛皇甫真人道隆主上每延問道德曹公感

真人渡黃河之恩時延于家先生仰慕真人道德遂脫儒冠參禮真人隸籍羽褐真人之道旨付曹弼深次於先生先生為入室弟子焉先生博學强記議論宏偉每優遊岁釋間有寤其分別輕重先生每言儒家有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吾於道家亦云一日有士人聰明記問志尚釋教問先生曰三教熟優耶先生曰天下無二道萬殊同一初至理昭然何疑之有先生究竟經史出言有據懸河之辯莫能屈之一日復有難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先生曰如是則校之經史尚不可信足下之言尚可信乎其人無答歎服而去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宮先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先生惟是究覽三教諸子百家之書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寶録一部七卷奏聞主上盛行於時學問淵源聲動朝野紹熙四年再任王隆萬壽宮住持寧宗嘉泰元年復任焚修管轄宮事一陞經座撥妙指玄勾引三教高人問話應答如響問亦於寺院借座說法禪林尊宿亦多嘆服先生早遊江海多歷名山嘗遇至人授以莊陽石函記一部金丹之理愈造妙門內焉養真外焉混俗人莫知之也光寧兩朝眷遇優渥平生交友當代大賢超群拔俗人莫能及逮至晚年相貌清古鬚髮皓白人咸謂活老君出世閑中靜坐焚香誦書因觀自著混元實録撫几長吟曰知我者其惟是書乎罪我者其惟是書乎門人請益先生曰吾志在修文輔教明辯正邪立見已定一言不易後世毀○譽任之也老耄之年顏容悅澤耳目聰明清夜對燈解書蠅頭細字嘗以所隱石函記一篇（此一篇名金丹法象論後有人作書字如粟刻于銀葉之上藏於岩穴以俟骨相合仙之士焉晚年復辭往永嘉郡瑞安縣紫華峰創宮請額于朝為九星宮茲蓋先生湯沐之邑也住世引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十九夜忽夢天人下降謂先生曰太上有命趣召修真仙史記翌日午時具香湯沐浴辭別道衆書頌云造物遊旅主天地

一遽廬還汝已生有遇我未生無頌畢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後門人私諡修文輔教觀復先生

祖元君

元君姓祖諱舒又名遂道字昉仲唐廣西零陵永州祈陽縣人月孛化身九月九日生面黎黑色大圓眼露齒頭髮拳鬆神竹節斂手足黑而有毫身長七尺壽一百三十二歲幼存節操生而神靈屬志修真父母莫能禁之遂徧遊名山師事許真君鄭真人靈光聖母○一日於西京清虛洞神化溪遇太玄夫人降于溪濱又從而師之蒙與俱至洞中凡數日變現男女歷試諸難終無怠志乃授以元始大道俾乘枯木順流隨止少焉太至故處失夫人所在矣由是會四派而一之職位清微元上侍宸復化身為清微察令昭化元君又號通化一輝元君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紅巾搭膊跣足露腿威勢可畏或按劒坐石嘯命風霆或乘龍仗劒策役萬雲或金冠素服尊臨洞府性烈令嚴雖雷神亦加嚴勵功成沖舉居金闕昭凝宮主清微洞照府又曰金闕中靈凝照府主持教法惠濟生靈嗣其道者脉脉相承瓊室洞清郭元君福和耀真傳元君龍光道明姚元君紫英玉惠高元君元勲皇靈清虛華真人青城山通慧朱真人雲山保一李真人至眉山混隱南真人而清微道法尤闡焉

火師汪真君

真君姓汪名子華字時美唐玄宗二年甲寅生于蔡州汝陽縣年四十而三舉不第嘆曰年逾不惑不登仕版何面目見朋友乎吾將學黃老之學而臣於帝鄉矣遂與顏真卿同師白雲先生張約再師赤城先生司馬承禎遇祿山之亂棄家雲遊經南嶽祝融峯下修道九年不下山真卿為盧杞所陷使淮西為李希烈縊死師再遇紫虛元君親幸南嶽授以至道再修二十八年丹成道備貞元五年庚午正月七日奉詔白日昇天

黃雷淵

真人姓黃名舜申福建建寧人幼而聰慧過

人三教九流無所不通仕廣西時憲使南公見而奇之悉以神書授焉真人鈎玄探賾集成大全登閭之士如雲後承詔命入覲纔而得旨還山隱于紫霞滄洲之上制投丹山雷淵廣福普化真人其所度弟子皆立石題名立石之前者三十人立石之後者五人而已前者各得一法後者盡得其傳如武當洞淵張真人化行四海獨露孤峯其道則多行于北西山真息熊真人獨在諸立石題名之後道闡四方則尤多行乎南土傳之安城彭汝勵汝勵傳之安福曾塵外塵外傳之浚儀趙元陽如上授受者皆為一代宗匠道德沖融內外光霽焉

雷默庵

真人姓雷諱時中字可權號默庵其先本豫章人後家于湖廣之武昌金牛鎮所居溪水迴環東西二橋故又號雙橋老人生於宋嘉定辛巳年十一月初五日辰時幼習詞賦後通詩經三領鄉薦精心道學專務性理與九江吉甫親因已未庚申之難揭家依居吉甫甲子歲殿帥往太平宮酬醮師從其行夜宿太平宮之聽雨軒恍惚間見上帝親謂語曰卿陽祿無分陰官有緣不須留意功名是夕本宮知宮亦夢秩訪真君告曰來日午刻可精嚴祀事五百靈官中有一靈官親降于壇炷香次日午朝殿帥謂師曰我因甚師可代燒香及至壇中知宮大駭方知師五百靈官中人也後知宮白于師師愈留心道法絕念功名復回居金牛鎮置壇祀事庚午三月三日玄武誕辰師具表賀焚香朗誦度人經忽有一道人標格異常自外至謂曰貧道有一○此文於壇中齋戒七日後方可開看師受之置于香案回首道人已出不知所在方悟其為異人也入壇拜謝持誠齋戒七日焚香拜禮開看其文乃混元六天如意道法看畢壇中白晝如夜須臾雷火布滿雷霆辛天君立于案上曰吾奉昊天敕命付卿開闡雷霆之教普濟衆生吾教上帝為主以吾佐之以卿行之前日投卿之文者乃祖師路真君也卿

名在仙籍七世爲儒三世行法並無纖過當大興吾教路祖師當晉時親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專以度人經爲主師每化導世人及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誦經各獲果報且嘗論度人經旨以開後學其要在十迴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鍊自已以究返還之妙切須先度祖宗終得道倫飛昇上清經旨之明莫越是矣及儒釋二家博采旁求貫徹混融歸于一致四方聞其道行卓異及其門者日衆弟子數千人分東南西蜀二派首度盧李二宗師及南康查泰○宇由是盧李之道行于西蜀泰宇之道行乎東南混元之教大行于世所著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發揚混元道化之妙以至元乙未四月初五日沐浴更衣端坐臨午命

盧李二師率諸門人諷度人經一卷畢即索筆紙書頌曰一輪明月照清宵萬里無雲光霽中自在逍遙無一事圓融常與太虛同頌畢凝然而逝是年冬弟子奉葬于郡之顏山後雷霆累降筆云上帝已陞真人爲玄都上相混元妙道普濟真君雷聲演教天尊

莫月鼎

月鼎真人姓莫氏諱洞一字起矣浙西雪川人莫合之裔也生而聰慧英敏過人酷慕道法神仙家之說乃與同郡西埜沈震雷真人同師事鐵壁鄒真人得侍宸王真君九天雷晶隱書由是名著當時至若會稽混融韓公錢塘揚和玉蟾川諸公望重當代爲道法所宗皆炷香座下由是道法愈重真人落脗無家隨所寓而止焉求其道者甚衆往往遺世○絕俗離倫飲酒輒醉自樂天真其接門人多致叱咤試其誠怠之心而進止之有不堪者中道而廢至元丁亥被召赴闕下符法闡揚雷雨在指顧之間一時名動京師奔走後先者如雲如堵有不遠數千里及門而求道者有奉東脩五十緡師受之一日柚之而去遇酒肆陋者乃入見貧寒者濟之有老病孤弱者必以物與之及睹而還緡皆罄矣門人中有道材法器者輒循循以進之其於雷霆之異發揚底蘊開示來學者多矣使者一符形

每授門人各有不同是乃真人自立法以證
派源考其玄徵同歸一致自侍宸王真君演
道以來惟真人與西埜沈真人二派支流衍
迤盛于西江昌于東吳扶教澤民莫有甚焉
以延祐庚寅秋日方正午趺坐問弟子曰是 朝王 十二
何時也弟子曰日卓午矣遂索紙筆作偈曰
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圓缺今日大地光
明三界虛空透徹書畢端坐而逝顏面如丹

金蓬頭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埜庵素蓬頭一
髻世因以爲號生而不群自幼果敢大志不
羈甫長慕道棄世慮若焚溺遂師全真道士
李月溪月溪乃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又長
春丘真人之高弟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
楚求正乎先德焉得參事真常李真人南至
衡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
世接夜宿神祠師知其異乃師事之亦有所
得歷遊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
傳師正館師于蓬萊庵庵據徽君聖井藐姑
諸峯之會師攀陟崖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目錄　羽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卷之一

無上元君　太一元君

金母元君

卷之二

九天玄女　黃

雲華夫人　夏

織女

女偶

○

嬴女　秦

太陰女　周

梅姑　周

孫氏　秦

張文光　漢

張芝　漢　羽六

張玉蘭　晉

諶姆　晉

盱母　晉

薛練師　唐

巂女　秦

姮娥　夏

昌容　商

李真多　周

○

太陽女　秦

毛女　秦

女几　漢

張文姬　漢

張賢　漢

盧氏　漢

屈女　吳

劉仙姑　晉

許氏　晉

卷之三

上元夫人　黃

右英王夫人　黃

太真王夫人

中候王夫人　周

麻姑　漢

郭勻藥　漢

王魯連　魏

九華安妃　晉

韓西華

○

王妙想

王氏　晉

卷之四

紫素元君　漢

黃景華　漢　羽六

張桃枝　漢

張微子　漢

韓太華　漢

郭叔香　魏

王進賢　晉

南極王夫人　黃

紫微王夫人　黃

靈照李夫人　商

鉤翼趙夫人　漢

南陽公主　漢

趙愛兒

南嶽魏夫人　晉

河北王母　晉

王抱臺

王奉仙

○

趙素臺　漢

周爰支　漢

傅禮和　漢

實增英　漢

劉春龍　漢

孫寒華　吳

李奚子　晉

樊夫人　晉
雲英　晉
丁淑英　晉
廣陵茶姥　晉
梁母　宋
花姑　唐
王法進　唐
綠仙姑　唐
卷之五　唐
明星玉女　唐
○
太玄女　漢
園客妻　漢
張姜子　魏
施淑女　蜀
文女真　吳
戚逍遥　晉
謝自然　唐
蔡尋真　唐
盧眉娘　唐
杜蘭香　唐
東陵聖母　晉
鮑姑　晉
黃仙姑　晉
羅女　晉
徐仙姑　隋
焦静真　唐
費妙行　唐
王女　唐
○
西河少女　漢
程偉妻　漢
李惠姑　魏
鄭天生　蜀
裴元静　晉
何仙姑　唐
王氏　唐
麻媪　唐
吳綵鸞　唐
諸葛氏　唐
江妃　漢
○
韋女　五代
無名氏　五代
卷之六　五代
錢女真　宋
趙仙姑　宋
劉妍　宋
莫州女　宋
張仙姬　宋
陳瓊玉　宋
武元照　宋
○
王保宗　南唐
曹文姬　宋
鄭仙姑　宋
虞真人　宋
于仙姑　宋
徐道生　宋
吳氏　宋
孫仙姑　宋
○

是書甫成或者曰此不編年類傳何名通鑑愚曰通鑑者是通天下之人可得而照鑑也何必局於編年乎且神仙傳記每有不記年代者不可編年一也應世見身歷千百載倏前倏後難究始終不可編年一也茫茫四海目力難周安能盡搜傳記考校異同而使一傳一事無遺落者不可編年一也況一編年只可提其大要其事迹不載年代者難以鋪張若是削除毋乃太略如是刪略事迹學者何以進絕深思熟慮不可編年紀事是故質諸淺見究觀諸家神仙傳記歷代史傳參考成書他日得暇又當效儒家資治通鑑體搜諸仙傳年代可考者編年紀事作歷世真仙傳道通鑑然其書但能提綱次序不能詳述事迹矣後有博學高人別立高見修撰是書者亦各從其志也趙道一再拜焚香謹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無上元君

老君雖歷代應現而未有誕生之迹將欲和光同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爲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玄妙玉女即無上元君也靈飛本皐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歲餘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昇天之事精修大道亦百有餘日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庚申之歲老君自大清境分神化氣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降時尹氏書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爲五色珠大如彈丸因捧而吞之覺而有娠（今亳州天靜宮有流星壇即其處）

由是容顏益少神氣安閑所居之室六氣和平冬無凝寒夏無祥暑祥光照室衆惡不侵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商二十一王武丁之九年庚辰歲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聖母因

攀李枝忽從左腋降生（仙傳所載皆云在胎八十一年唯內傳云上帝之師元君感日精入口因娠經七十二年剖左腋而生二說雖或不同然亦有由虞宣出蓂記云老子復命肥中七十二年乘震九年則亦八十一年也）是時陽景漢伏流水皆相通故眷汲一井九井皆動降生之初即行九步步生蓮華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及幽牢地獄應度未度咸悉度之隨願人間為國師範位（北征記云老君腦中有九井通故眷汲一井九井皆動）○登太極無上神仙號曰聃或作儋者儋字通用也名耳字伯陽或曰伯陽父者尊老之稱也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宇伯始一名顯宇元生一名德宇伯文老君降上九日身有九變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如天面光象日伏最起玉枕穹隆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如北斗其色翠綠虎鼻龍髯纂結如絲耳有垂珠中有三門高平於頂厚而且堅河目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準骨隆隆口方如海啓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若蘭齒如編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紋其音如玉其響如金觀高而起顧方而澤上下三停體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趨此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雲足履蓮花項負雙景五明耀日身有圓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詣之好也寄胎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生而皓首故號老子居於陳國苦縣瀕鄉曲仁里涸水之陰（即今亳州真源縣也）聖母既誕育適身將返天閑復

元君之位欲示世人以師資傳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於天地中有清有濁氣之清者清明慈仁氣之濁者愚癡凶虐明者因修以成性昧者恣欲以傷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生之根也是故修學之人煉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煉十變百節開明胞結斷滅乃知本真而成上仙也若不修學則邪魔入身百病競生死不盡命痛乎難言夫仙由心學心誠則仙成道貴向求內密則道來能致靜以合真積虛以通神則取仙日近矣苟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喪精耳目廣明徒積稔索道道愈遠也寄寓天地間少許時爾若能攝氣營神幸苦注真久將得道則與天地共寄寓太無中也能洞虛體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與道合真矣老子曰今混迹塵寰欲常存不死隨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秘寶非聖不傳有能修之可以長存老子曰願聞其致元君曰至道淵奧深不可識匪有匪無匪聲匪色視之不見搏之不得囊括天地至大無極近在諸身莫之能測能知其則是謂玄德老子曰其道亦有術以致之乎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術者變化之玄枝道因術以濟人人因修而會道則變化無窮矣夫道之要者無為而自然術之祕者符與氣槩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性也槩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人雖得一事未畢要資符槩道乃訖此吾之祕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氣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聞乎元君曰人稟骨肉之資猶陶家坯也縱坯未治則敗速身未煉則命促理固然也使德冠群有神蹤太玄而身猶未免乎老死夫何故哉由化致然不得不然也惟槩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性逸形堅則氣固而命全然後化氣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存得道之人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所以貴乎符槩者由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長生者神靈佑之乎

將藥之力耶元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不履罪過神明祐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無窮已天地可以長生不在偏作也神丹之道皆三化五轉至九而止得服之者與吾等矣神仙之道不在祭祀禱鬼神不在導引與屈伸不在呪願多語言不在精思自苦勤長生之要在神丹知之甚易爲寔難子能行之可長存此之道存立得仙吾亦學得非自然老子再叩頭稽首曰九丹之道既奉慈訓矣竊聞求仙不得金液虛自苦辛願示其要元君曰大哉子之問也九丹金液同爲昇天之道然九丹中金液爲上所以爾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百日六十日三十日三日乃有仙官雲龍來迎惟服金液者入口則身色紫金立生羽翼昇天爲仙官矣凡欲服之須先長齋斷穀一年乃得服之自非有玄中之籙及不死之名者終不得聞金液之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其道畢矣此吾之秘寶也凡有千二百訣吾於往劫塵沙天地之先受之於元始天尊奉而行之得

事天豈能強生乎恣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則神丹之道成不惟長生而亦可作世寶也知此道者亦安用天下爲人有以國易吾方而非其人不傳也老子稽首曰願聞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嘯倏忽有紫雲○如蓋自天奄至中有五色氳光明八達仙人○消子侍之元君披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還丹伏火水汞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君其文曰一爲玄白生金公太陽流珠入華池斤內五兩文菱雞赤鹽白雪成雄雌五符九丹得之飛真道在此人不知五符者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青龍精九丹者一曰白雪九轉還丹二曰雄雄九轉還丹三曰黃華九轉還丹四曰白華九轉還丹五曰丹華九轉還丹六曰五色

居無上元君之位吾昔已傳至真大聖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爾爾其勉之老君受訖復請曰萬兆芸芸動之死地今以此廣濟如何元君曰悠悠之徒貪榮嗜欲死者若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傷然道不虛行必授其人此道高妙秘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行貽諸玄籙玉名耳自非宿命骨分及丹苦之人不得聞也愚人多過方向驅除烏得遭天科而妄宣乎吾道盡此將去矣當遣太一元君語汝言訖即有千乘萬騎五帝○

上真擁八景玉輿迎之昇天（今太清神丹經其法乃出於无上元君其神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遣策五星斟酌寒暑駕馭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莫不由此猶言服丹所致也）

太一元君

老君乃遠遊山澤求煉神丹行經勞山景遇太一元君乘五色斑麟侍官數十人老君從之問道元君曰道之要在乎還丹金液耳遂具授秘訣他年之歷山復會太一元君因謝神丹之方元君曰吾是群仙之尊萬道之主玄靈秘術本玄分也○矣辱謝焉老君曰凡民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神藥今皆得長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重必授大賢及孝順篤實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除不足給藥今皆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老君以神仙之道必假修煉欲垂法以勸來世故存真抱一煉丹服氣然後乘空淩虛出有入無隨意所適人莫能測一日乘白鹿復履庭檐而昇天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无毓神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

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毋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閬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颷車羽輪不可到也（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所謂玉闕堅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字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昏映羽旆○蔭庭軒砌之下殖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瑳榦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曰下是矣又云王母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初六元始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毋皆臨映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與也昔黃帝討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夢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上二）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官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晚生復授帝以清靜無爲正真之道其辭曰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禮斗苦己勞形貴在澹然方寸（初六大）無所營營神仙之道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毋遣使授舜白玉琯又授益地圖逐廣（十三）皇琯吹之以和八風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喜遊觀八紘之外西遊

龜臺爲西王母說常清淨經故太極左官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閨帝君金閨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遠至穆王命偏八駿之乘右服騏駬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隅主車則造父爲御周商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挂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膻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遺宿于崑崙之河赤水之陽別日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遍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予一人不盈於德後世其追數吾過乎又云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歌白雲之謠刻石紀迹于弇山之上而還（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見西王母賓于昭宮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雲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雲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覲奉元始天尊耳故濮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武帝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墳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閑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吾來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後白雲起于西南鬱鬱而至俄趨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旛蓋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虯之衛科車天馬霓旃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餘既至從官所在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

佩金剛靈寶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爽爽腰分景色之劒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晨縵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奇秀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二女扶侍登牀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温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厨芳華百菓紫芝蓁藥紛若琪精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鴈鴨精係與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爲帝曰欲種之爾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土地薄種之不生於是命王子登彈八珍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廷之王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清朗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鄙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修者裂身之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修者裂身之具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欲則神殞聚穢則命斷以子最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而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蠕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也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蓬宮而不開靜奢侈以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慧務施煉氣惜精倘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邪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而帝跪受王母之誡曰徹不才沈淪流俗承禪先業遂躡世累刑政乖繆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宵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沈珍既長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閑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已無流源徹通五藏十二輪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此所謂呼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爲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

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也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達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粮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雪童飛千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柏之青山姜沈精菊華澤瀉狗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顏役使群鬼得為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

第六階漸以入乎妙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

第七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為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難復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辭也即勑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曰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宵開雲錦之囊取一册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尊地卑五嶽真形元真激氣大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田茲通靈泄隆滅府實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友董仲君李少君可校之兩況為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授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

簡真靈以安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
言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東方朔此
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昔爲
太上仙官因沈湎于玉酒失部御之和謫佐
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
之戒爲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
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夫
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
之書置于柏梁臺上爲天火所焚李少君解
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
○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于茂陵其後茂
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一旦出抱犢山中又
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
箱杖出於人間俓不知其果何爲邪茅君盈
字叔申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
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
年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
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摶桑帝君
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經練之道上行太極
下造十方旣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

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勑西城王君一
解釋以授之并授寶書四童散方後茅君
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已酉南嶽
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君並從王母
降于茅君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
泠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
宮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
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
符流金之鈴金鬧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
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
○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佩璽服衣正冠帶
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
位爲真卿食金鬧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
金英者位爲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爲真伯
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
之矣壽齊天地位爲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
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
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
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
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

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訖王母昇天而去至王衷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其後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王母於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雲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曲王母爲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擁朱兵逍遥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宜南嶽挺真幹玉映輝嶺精在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希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上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上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乃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訖王母昇天而去至王衷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其後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王母於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雲輿同詣清虛上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璇龜臺矣王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崇高總録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以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迹蓋多未能備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在昔爲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族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恭已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

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敢砂吞石不殖五穀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鑄兵於葛盧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爲已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始獲寶鼎不覺而熟迎日推策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行蒼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爲羽翼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

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于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百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黄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玄女之所授符望介圖局以佐成功業

蠶女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絶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脱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母復憶念也今家在漢州什邡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同禮夏官馬質掌質馬云若有馬則聽之柴原蠶者鄭玄註云原再也蠶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大火弄蠶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不能而大柴弄爲陽馬與據此之論蠶馬氣類世必有深究其理者道一特書之以俟）

雲華夫人

夏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往陰相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即勑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翁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決塞導阨禹嘗謁雲華於崇嶽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游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雲華夫人者金母之女也（鴻仙名瑤奇記姐受書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

在玉映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禀化之形乃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能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爲人在物爲物豈止爲雲雨龍鶴飛鳴騰鳳哉禹然之復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瓊闕森然靈官侍衛不可名識師子抱關天馬啓途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於瓊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坐而謂曰夫聖匠肇興訓大混之一樸判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爲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定歲紀坎離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陰陽城郭以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形之物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電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類氣浮乎上而衆精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於天

而聖人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則非常也有言物不可存也非修則道不可致也太上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我矣善格夫天矣而○未聞至道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之太微則雲輪上往神虎抱關振衣瑤房遨宴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游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千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飇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阪塗而無所驂涉泥波而無所乘百陸則困於遠絶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真

谷而瀉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將授汝以靈寶眞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萬邪檢取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幽冥收策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地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仍命狂章巨靈等神助禹誅為民害人力所不能制者戮防風氏於會稽鎖淮渦之神無支祇於龜山皆其力也禹後入陽明洞天為紫庭眞人○

姮娥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妻姮娥竊而服之奔月宮

織女

織女上應天宿牽牛則河鼓是也舊說天河與海通漢時有人居海上者年年八月見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者立飛閣其上多齎粮乘槎而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室中有織婦人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與說來意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東方朔神異記云郭翰嘗遇織女降其室氷玄霄之衣霜羅之帔戴翹鳳金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霜霧丹穀之幬施九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翌日丹鉛書青緣一幅以寄翰漢書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管農作父死後自主人貸錢一萬自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見一婦人姿容端正求為永妻永乃與俱詣主人主人令永妻織絹六百匹放汝夫妻乃當機織一月畢主人深怪其速疾遂放之相隨至舊相見之處而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今泰州有漢董永所居天女縑絲井存焉（又有織女嫁牽牛事見前卷武丁傳）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下食遂棄根

往來上下人見之二百餘年顏色常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於染工得錢即施於貧病者歷年如是奉祠者甚衆人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形影或云昌容能煉形者也未幾忽沖天而去仙傳列

女偊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乎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吾聞之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莊子

李真多

李真多仙人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居綿竹中老君與玄古三師降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今有真多古迹猶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即古浮山治也一去八百嘗與妹真多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商寨今瑞州治是也）復煉丹於華林山石室（今隆興府奉新縣是也）八百兄妹俱蜀人也雖卜居筠陽間往來蜀中一日真多自蜀至八百候之（今瑞州望仙門是也）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劒揮之真多覺之倏爾凌空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時人塑真多之像將奉祠焉像成而翌日舉像甚輕乃祠于彼至唐玄宗天寶十年天師孫智涼始奏改元陽觀以顯聖迹憲宗元和七年

高安縣令謁貢以縣治觀基兩易今瑞州城西二里逍遥山妙真宫是也其産經之地今額儀天觀觀中女真世傳其經郡人每備香信詣觀看經以保産難焉真多令號明香元君

嬴女　第七

秦繆公女嬴氏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欲求得吹笙者以配有蕭史者善吹簫能感鳳彩雲鳳凰嬴女願嫁之嬴女吹笙亦如中人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約而成婚宫於○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笙簫間奏○遂致鳳凰來儀二人乘之而去秦人因作鳳女祠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爲微妙行用其道其驗甚速年二五八十歲色如桃華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目如畫有如十七八歲者奉事絕洞子丹成亦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爲人聰達智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會太陽子噲然嘆曰彼行白虎螣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主數爲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道人也我始問一已至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嘉珍而享之以自陳託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冕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教補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毛女

毛女自玉姜一云玉美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秦亡入山避難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岩中有鼓琴聲云出列仙傳抱樸子云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服身皆黑毛跳坑越澗如飛乃密伺

其所在合圍取得乃是一婦人問之言我是秦之宮人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飢無所食洎欲飢死有一老公教食松柏葉實初時苦澀後稍便熟遂不復飢冬不寒夏不熱此女是秦人至成帝時三百餘歲也一云有魚道起魚道遠者皆秦時之女真入武夷山隱焉後人常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爲毛女

梅姑

梅姑秦時丹陽縣人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縣有梅姑廟尚存

女几

女几者陳氏酒家婦也有仙人過其家以素書五卷寶酒几開視之乃仙方也私寫要訣依而修之數歲仙人復來笑曰竊學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人去今所居女几山是也

孫氏

孫氏一云漢天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道章帝元和二年俱到蜀居陽平化天師學道行滿功成至桓帝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詔使至孫氏同天師於雲臺拳白日飛昇三祠珠囊云天師昇天後一年夫人復昇天

張文姬

張文姬天師張道陵之長女也適陳郡袁公子家豪好道久之白日抱五兒昇天

張文光

張文光天師張道陵之次女也一云第四女爲陵王妃以得封犯父諱不食數月白日昇天一云入門三日於殿上白日昇天

張賢

張賢一云名賢姬天師張道陵之第三女也。一云第五女爲燕王妃好道集真人之法久之白日昇天

張芝

張芝一云名芳芝天師張道陵之第四女也一云第六女適魏公第二子夫故犯父諱遂鬱鬱不樂於家白日飛昇

盧氏

盧氏嗣漢第二代天師張衡之妻也乘衡得道盧氏同於陽平山白日飛昇

張玉蘭

張玉蘭張衙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責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兩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際經也十餘日間有大風雨晦冥遂失其經成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父疑之欲殺高旣産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際經也父以爲神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過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謂其可爲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見孩尺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工乃傳寫其經而葬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失經及玉蘭墳壙自開空棺而已

屈女

東吳葛仙公玄嘗在荆門單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旣足衣衫藍縷時有屈家二女窺見憐其忍冷夤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温二女撥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謂得仙矣

諶姆

諶姆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常居金陵丹陽郡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諶姆呼之謂其可爲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過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諶姆告曰汝旣成長須侍養所生何得背其已親而事吾爲母旣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月復過市中忽見孩兒年可三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諶姆執衣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諶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成大供侍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博通經史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微索奧年將弱冠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久矣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旣無天將何以爲姓氏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爲

孝悌明王請以此爲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有違復議求婚兒娩姆前說贅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母爲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身真凡自殊趣何爲議婚姻盍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吾教三清樓我神諶姆聞讚驚畏異常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嚴奉香火大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壇踈絕異黨僻閑丘阜餌服陽和○委鑒太虛靜夷玄圖若非無英寶帙黃老玉書大洞真經窮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不可偃息於流霞之車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道者九鳳齊鳴萬萬萃止竦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翔八方矣每宜寶之於是盡得妙訣兼授靈章已而辭母飛騰太空諶姆受訖竇而秘之積數十年而人無知者至西晉之末許真君遊吳真君猛聞姆有道遠詣丹陽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圖籍應爲神仙於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及

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仍以蘭公所授孝悌明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一遵元戒傳付許君仍語二君玉皇玄譜仙籍品秩乃令許君以道授吳君二君禮謝將辭歸許君欲每歲來禮謁姆姆止之曰子勿爾來吾即還帝鄉矣乃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茅隨風飛去因謂曰子歸於所居之南數十里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駕來迎凌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有黃堂觀乃真君訪丹陽黃堂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謁諶母之所也

劉仙姑

劉仙姑名懿靖安縣人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諶姆嘗稱之真君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今號掾霞觀

盱母

盱母者真君許遜之姊真君盱烈之母許遜以其孀居乃築室於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許遜隱西山修煉日夕講究真詮盱母與子

烈日得參其妙焉許遜每出則好母代掌其
家事仙實隱客咸獲見之許遜飛昇之日盱
母暨烈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

許氏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
得真君道妙日究神仙之學任青州從事單
騎之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家僮報許氏院
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
吾子從事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
仙道能須臾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
○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
以故比明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
從宦逾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
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乘之而
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
十二口白日飛昇仙仗既行許氏叙偈墜落
今有許氏墜叙洲

薛練師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
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
嶽尋真臺外不同塵內修至道常騎白豹遊
着閣峯黃鳥白猿不離左右後於雲龍峯尸
解出仙傳拾遺湘中記云晉女真薛練師沖舉之
處翠武帝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
周惠幷着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茹葷長思
獨處慕魏夫人縱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
靈聖母降傳經籙修三素之道淳衡之境士
女景慕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
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玄宗開
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接
踵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慶久焉○
氏復興宋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續焚
修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太古以來得道仙籍亞於龜臺金母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之經丹景道精經隱仙八術經太極錄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勑特地李方明出丹瓊玄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授二君各受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虛矣

南極王夫人

南極王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一云第三女名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為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于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王君太上寶文等經三十卷夫人著錦帔青羽裾左佩虎書右帶揮靈可年十六七形貌真正天姿奄霧乘羽寶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渤陽舟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為真人者

右英王夫人

右英王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娟蘭字申林總仙寺紀云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為雲林夫人晉

哀帝興寧三年七月降句曲山真誥云滄浪
雪林右英夫人

紫微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音鎮誥云王母第
二十女也昔降授實神經與清靈裴真人行
之得道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
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於
真人楊羲也夫人鎮羽野玄龍主教嘗成真
人者也夫人作服术序在上清經

太真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姿容
絶世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爲三天太上府都
官司直被降主東嶽夫人暫來往於岱宗山
石室高崖重巖深隱人迹所不能到去地千
餘丈中有玉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絃之
琴即百禽飛集鼓舞聽之時乘一白龍周旋
四海仙人馬明生嘗爲縣吏爲賊所傷瘡甚
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後夫人令明生師安
期生受金液還丹修煉昇天

靈照李夫人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孝盛
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
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
流金鈴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
三四許

中候王夫人

文仙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
姬所生於子喬爲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
之道得去入緱外書作氏山中後俱與子喬
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成白日沖天真誥云
○受書爲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
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二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
同生兄亦得道

鉤翼趙夫人

鉤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靜帝病臥六年
右手捲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
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
手而得玉鉤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
之殞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
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

爲弋

麻姑

麻姑乃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光彩耀日世所無有也按道書云老君歷觀無極世界三災九厄十芒八難示以讓除之法中有遺比方黑騎天官紀之高真乘運五億萬騎等語則知麻姑浩劫有自來矣昔方平降蔡經家遣使邀麻姑同宴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饌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內外擘麟脯如行柏炙進天酒如飲瓊漿麻姑曰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日會將滅半也將復揚塵也麻姑手爪頗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爪以杷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神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可萌妄想哉宣州有麻姑仙壇建昌軍有麻姑山靈迹非止一處宋徽宗政和間寵褒麻姑爲真寂沖應元君寧宗嘉泰間改封庶寂沖應真人

南陽公主

漢時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後集卷三

風慕清虛崇尚至道每追慕文景之爲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塵境必可延年若碌碌隨時與世進退恐不見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僊俛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丹道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絶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涕泗瞻望漠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爲石矣因謂之公主峯潘安仁爲記行於世○

郭勻藥

郭勻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憲女也少好道篤誠真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今或進玄洲或處東華方諸臺也

趙愛兒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談姊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王魯連

女仙王魯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

也（真誥云王伯綱妻崔毘是）剛得道於元洲臺連見父沖天逐勤志修道入陸沈山遇太一真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南嶽魏夫人

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任成人即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天才卓異性樂神仙年二十四父母强逼以事南陽劉文諱彦紉爲修武令夫人隨之遂因請閑齋于別室謹修道法入室百日所期仙靈精思希感季冬夜半感四真人降于靖室而授道要後衆真再降○令夫人託疾尸解颺輪命訪王屋清虛洞天奉天帝君命傳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主諸學道生死圖籍攝御三官關較罪考又加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治大霍山洞臺後成帝咸和四年颺輪下迎昇天杜甫望嶽詩云南嶽配朱雀秩禮自百王欻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豈馨香廼將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五陰世網行遘越瀟湘渭日絶壁出滄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來翔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辜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莊壁忍衰谷神其思降祥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以能轉動人多則屹然而定相傳以爲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息其上奇雰靈氣彌覆其頂丹臺録云魏夫人爲紫虛元君治南嶽真詰云上真司命南嶽真人

○

九華安妃

九華安妃古之得道女仙也晉哀帝興寧三年六月十五夜紫微王夫人降授真人楊羲道要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褊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一侍女手中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以盛書有十餘卷以白玉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捧一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一侍女年可十七八皆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

瑩潔鮮徹如玉香氣馥郁如燒香嬰也嬰出
瞰紫徹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
夫人之少女也昔嘗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
受太上書命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
是賜姓為安名欒媚字靈簫真妃至良久手
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
其味甘美異常棗真妃以一枚與楊羲食之
畢真妃作文相贈又紫微王夫人亦作文相
曉諸真人皆受書畢各去獨真妃少留命侍
女發檢囊中出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上
○清課晨歸童日暉中元共二卷皆三元八會
之書也付楊羲令寫之又云君若不耐風火
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翫解之道
作告終之術也楊羲後果翫解隱化後遂飛
昇

河北王母

女仙河北王母蓋有道者莫知其年紀惟見
重白和一人和字仲理魏朝仙人也和每拜
王母常坐而止之語諸人言阿和是吾鄰家
兒吾少所長者晉武之末和別去云被崑爺
召遂去不知所之惠帝元康二年相識人見
和在華陰山中乘龍從王母四五人顏色更
少寄謝其親甚分明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
功至於蜎飛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
在嵩山洞天之中

王抱臺

女仙王抱臺不知何所人得道為主仙道君
之侍女居元洲之宮洲之四面元濤汾天非
○人跡所到昔清虛王真人隨西城王君登此
洲上詣仙都闕下朝謁主仙道君君命抱臺
披綠韞瓊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以授清
虛真人

王妙想

女真王妙想幼年入道居蒼梧山黃庭觀辟
穀服氣結宇臨選水之傍五十餘年貌如十
八九歲入每持念黃庭精誠感通一日忽有
雲蓋郁烈祥雲滿庭天樂震空光燭壇殿千
乘萬騎浮空而下旌幢鶴蓋導九龍之輦下

降壇前見一仙官羽衣寶冠紈佩曳履陛殿而坐身有五色光妙想即往瞻謁仙官謂妙想曰吾乃往昔有虞氏之君帝舜也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人使之知道而世無可教授者夫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也項者地司奏汝居山三十餘載初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精誠導稟科戒若無所成誑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世人福果單微道氣膚淺不能精專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急是人自棄道非道棄人也汝精誠一志期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證不急不退深可愍也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可以通天地貫萬物爲行化之要修政之本非言可諭但世俗浮詐喧謙光爲懦怯輕退身爲迂劣笑絕聖棄智爲荒唐鄙絕仁棄義爲逕庭蓋末世之迷妄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既立澆競自馳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惠無所用譏誚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吾以曆數既昭灼之聖無所用譏誚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吾以曆數既往歸理茲山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蓋上聖古尚真愍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又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尤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此山九峯皆有宮室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屋巖谷皆有靈司主掌無毒蟄蠢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游覽四表俯聆岑嶺固不得而知也勉而修之是行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宸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文授之而去自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後數年妙想向日昇天所居觀改爲誉道觀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老君嘗以道德經授舜於

此可驗故河上公云吾著此書已一千七百歲也

王奉仙

女仙王奉仙宣州人也家貧父母耕織爲業奉仙年十四於田中忽見青衣童少女十許人與之嬉戲良久散去他日往田所見之如舊月餘諸女夜集其家終夕言笑達旦方去或攜珍果殽饌而來非世所有其房甚狹來衆雖多不覺其隘父母疑而伺之終無所見又疑妖物所惑詰責甚切每託他辭以對自是諸女書日往來與之遠遊無所不届及暮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遊天上自此竹竿上昇往來諸女又剪奉仙之髮前齊眉目後垂到肩積年不復長而肌膚豐潔若氷玉明眸異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辯明悟人所不及言論之理契合要妙嘗與高達之人言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所見之女皆女仙也每到天宮見上仙所居仙人多被服文繡芝田瑤宮瓊闕話長生度世之事行於星漢之上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初到天上曰大有宮天尊處廣殿之中萬真侍衛天人無數也奉仙謁見天尊命左右以玉漿一杯賜之謂奉仙曰汝有仙骨法當上仙由世運未滿五十年方復還此百穀之實食之傷人真氣草木之果食之損人年壽汝宜辟穀養真自此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化於天上主宰萬物若世人之父也世尊化於世上勸人以善若世人之母也儒典行於世間若世人之兄長也○乃返奉仙自此不飲不食漸覺其異一日近○父母見在庭竹之杪墜身投地因問其故方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遊天上自此竹竿上昇往來諸女又剪奉仙之髮前齊眉目後垂到肩積年不復長而肌膚豐潔若氷玉明眸異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辯明悟人所不及言論之理契合要妙嘗與高達之人言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所見之女皆女仙也每到天宮見上仙所居仙人多被服文繡朝服之儀題云朝天圖遊於淮浙間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奉仙唯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以教於士女故遠近欽仰金玉寶貨填委其前所施萬計皆委而不受奉仙與二女弟居洞庭山後居錢塘傾山二女弟子奉香火建殿宇華盛力未嘗

○也舉世人如嬰兒焉但識其母不知其父兄○之尊故知道者少重儒者寡不足怪也奉仙所見天上事與今道無異了無菩薩佛僧之像也奉仙所圖畫功德多作天人帝王道君朝服之儀題云朝天圖遊於淮浙間所至之

閱一旦而終年十八果符五十年之說也其
平日宴坐居室則觀千里之事凝思遊神則
朝九天之上將終雲鶴屢降異香盈室化後
尸形柔澤肌膚如生識者以爲尸解

王氏　十八　十三

女仙王氏王丞相王徽之姪女也時值翰林
王氏之父隨計入關王氏與所生劉及其母
裴氏寓居義興山桂岩之下與洞靈觀爲鄰
王氏幼年慕道不飲酒不茹葷立志端莊常
樂在幽靜或撫琴怡悅或詞翰自娛持大洞
○真經及度人道德章句居室之間時有異香
氣與衆香氣不同父母欽而異之嘗密謂母
曰洞宮有召命當補仙官辭不獲免恐遂行
耳母未解其意忽一旦微疾裴與劉皆所鍾
愛爲於洞靈觀禱祈是日稍愈亦同詣觀中
偏謁真像處庭焚香若有所祝及晚歸所居
其門右有巨石乃於石上題詩曰翫水登山
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塵業
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舁雙
鶴棲於庭木音樂盈空異香滿野遠近驚異

○

○

○

舁共觀之舉形就本室衣而已自
志香火及長幼皆修道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三　十三　一五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紫素元君

有仕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居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勘神仙學生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爲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素明月海上春綵幷郤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爲○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令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送回生乃活三年卒此乃真仙下試於人也仙不生能不失正是以延壽三羽九

載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遁形遊洞天素臺

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眇山澤以自服易遷夫人者乃其品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終授其峨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真誥註云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時爲尚書令沒活千餘人瓊子曉司徒太尉爲李擢所殺夫人亦不知出適未也○

周爰支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嘗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羽九

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爰支亦少好遁服依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暢即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篤帝時爲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特無應曰收葬萬餘人應時大雨至九祿熟出真誥

張桃枝

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明晨侍郎耳出真誥注云朱寓沛人之列至尚社容俱下仙去善爲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飛○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久處易遷宮後主掌含真臺洞天

傅禮和

傅禮和者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之女也北地人舉家奉佛禮和常日日灑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今亦在南宮受化

劉春龍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仙之女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道化煉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寶瓊英韓太華李寀子郭叔香並天姿巖麗儀冠敷衆才識偉鑠皆得爲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郭叔香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真誥注云王修字叔治北海人爲魏武郎中令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不知郭誰女也

孫寒華

精思於寂靜誠心感靈故文期降之

寶瓊英

寶瓊英者寶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當以葬枯骨爲事以活死爲心故祚及瓊英今得女仙在易遷宮

韓太華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二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宮受化

孫寒華者吳人孫奭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顏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一云即吳大帝孫女也於茅山修道遁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爲華姥山山在茅山崇禧觀前是也

王進賢

王進賢者晉武帝尚書令王衍女爲慈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掠晉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即投河○

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葬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還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二三歲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 晉書載小異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貞節立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爲事奚子每尊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無積稻布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中

斐夫人

斐夫人者晉天師劉綱之妻也嘗與夫較術俱坐堂上綱作火燒雉屋從東起夫人禁之火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鬬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網禁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喊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係于牀脚下夫妻將昇天綱仕上虞令縣廳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舟舟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媼者嘗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吾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一巨舟君山所載百餘人居島上有一白黿遊沙上殺食之明日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脅來人爲簇其中不廣數丈岳陽人亦遙望雪城莫

能燒也媼至岸飛劒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後有道士議湘媼是劉綱之妻樊夫人也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行中部事道成能坐在立亡杜公不信道常恚聖母聖母盛行治病救人或有所詣杜怒之愈甚誣言聖母奸妖害官使收聖母付獄項之即從牕中飛去衆人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常著履一緉在牕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

橋媼襟帶間解藥搗航即搗之媼夜收藥納室航窺之有玉兎持杵雪光耀室百日足媼吞藥曰吾入洞爲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諸親多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記鄧渚同舟抵襄漢爭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爲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峯洞中餅絳雪瓊英之丹超爲上仙

鮑姑

鮑姑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婢晨煙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裴航亦偶舟於襄漢同舟婪夫人國色也航賂

雲英

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寤鑒洞於幽無沈心冥思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遷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使鬼神

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靚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爲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爲煉丹砂求爲句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謂爲尸解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有刀匂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危難上感皇人授以黃庭秘要之訣而昇仙今爲朱陵仙嬪數遊三清司命亦令德政也

黃仙姑

黃仙姑者東晉神仙黃仁覽之妹也前是神仙吳猛葬母於臨江軍之新淦縣石壁峭立有仙墓仙井仙壇在焉壇墓至今無恙地因名大墓嶺一名吳嶺時仁覽兄妹皆在會葬仙姑雅愛其地山水依吳母墓修行煉丹後

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兼贅瘤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爲君謝若遇贅瘤即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後遇一僧人贅垂於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衆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靚之女葛洪真人之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危難上感皇人授以黃庭秘要之訣而昇仙今爲朱陵仙嬪數遊三清司命亦令德政也

黃仙姑

黃仙姑者東晉神仙黃仁覽之妹也前是神仙吳猛葬母於臨江軍之新淦縣石壁峭立有仙墓仙井仙壇在焉壇墓至今無恙地因名大墓嶺一名吳嶺時仁覽兄妹皆在會葬仙姑雅愛其地山水依吳母墓修行煉丹後

白日飛昇留下煉丹石一片石受丹火歲久不冷每提鋤水其上不火自湯名爲沸石宋哲宗旌異賜建仙姑觀復改爲黃仙靈應觀有沸石泉井至今存焉四方水旱疾疫祈禱輒應之

廣陵茶姥　九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在鄉里問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俱黑晉元帝南渡之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再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矣

羅女

愕綠華仙自云南山人是一女子年可二十著青衣晉穆帝昇平三年降羊權家一月中輒六過來贈權詩一篇末句云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云君愼勿輕泄言訪問此人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羅郁也與權尸解藥今在湖東山

此女已九百歲矣

梁母

梁母肝胎人也嫡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捐衣賸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一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蒼梧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墾至蒙陰於鮮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喚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車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毋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逢棊琴子喬經泰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鸞飄飄玄綱峻嶼津驛有限日程三千待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送玄都國汝爲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盛還逆旅訪之

正是與母度世日相見也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境多所覽翫多宿巖麓林窟之中間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强數輩巧言挑侮姑輒叱之輩憤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敎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輩喜以爲得志明日姑理策出山諸一夕皆殭○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莫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焉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唐懿宗咸通初因謂贍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爾以此詳之即實之才之女也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爲花姑蹀履徐行奔馬莫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衞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淩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脩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唐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守拔俗能通神○明即爲指南郛六里許有烏龍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鉎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墜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旛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玄宗酺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

蛇虎驚乳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翬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肹響靈通寖有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嘉兆躬身葺構行宿洞口聞聲磬之音雖荒梗多時若有人接道宇寓宿林莽怡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音環壇數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鶩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爲除之其後每齋前啣遺藕以獻姑玄宗開元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温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忽聞雷震聲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惟有衣履覆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莫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日即風雲繁勅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齎龍書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冢間而滅即花姑葬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娥集于壇上刺史張景佚以爲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爲撫州刺史見舊迹荒廢闢人住持召仙靈觀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迹焉

焦靜真

○唐女真焦靜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司馬承禎也歸而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

王法進

王法進劒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其尊像見必斂手致敬高至十餘歲有女

冠自劒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受正一延生籙因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若柏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饉解斗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飢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天帝之所帝命以玉杯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人而人不體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拾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之內春秋再為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司嶽瀆各有奏言人厭賤五穀不貴衣食之本已勑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勑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因起無識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爾汝當為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軸出靈寶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於清靜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再為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致豐稔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都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效苟或凡器物小有輕慢濁汙者營奉之人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增筵迅霆疾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戒肅恭擎跽知奉

其法焉又嘗皇旱潦害稼傷衆之處有率衆誠勉於修奉灶香告天旦夕響應必臻其佑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較其徵驗矣里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也法進以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涼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

遂立天師像并妙行並祠于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縴仙姑

縴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南嶽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子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爾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縴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爾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驗又曰河南縴山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當有暴客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餘人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群人持火杖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不見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

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分散九為虎所噬殺一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兇為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如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遷居因從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唐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在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嶷矣一日遂去

王女

王保義爲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黃庭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仙數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過歲餘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化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有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達背見玉女柯前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緑澄徹雨不加溢旱不減耗柯內有玉石馬一疋馬

江妃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語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筒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逝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筒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而茹之遂手解珮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珮空懷無有顧二女忽不見詩

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仙出列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玉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温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門戸櫝櫃有關鎖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推指木木折更指之即復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戸入其中屋宇牀几幃帳廚廩供給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漲天一噓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化車馬乘騎出入三十六術甚著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髮如鴉後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餌時還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容貌益少入人家舍知其家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笞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勞民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懲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容○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憙之故與杖爾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百一十歲兒年七十爾此女尋入華山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縣人也美姿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妻常採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蕃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一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助客養蠶亦以

香草飼之客與俱收蠶得一百二十頭爾皆如覺大繰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神通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未備甚以為憂妻白止闕衣耳何愁之甚邪即為致兩匹縑忽然而至偉好黃白術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偉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通不得已妻遂蹶然而化尸解而去

張姜子

張姜子西川人張濟妹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廟中出真誥注云玄婦未人與李豐俱為李豐乃是馮翊人非姜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亦不知出適未

李惠姑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廟中出真誥注云玄魏未人與李豐俱為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玄之前後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

施淑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得道在易遷館廟中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為騎都尉則爾乘陵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郡不

鄭天生

鄭天生鄧芝母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廟中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劉禪車騎將軍後行見蜾蠃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

文女真

廬山青霞觀後有石名黃龍云文女真跨黃龍昇天因得名焉又有文女真昇仙臺其世代名字事迹並不詳或云名惠通晉人

裴元靜

裴氏道名元靜縣氏縣令裴昇之女鄴縣尉李言之妻也幼而聰惠母以詩書示之覽誦不忘及笄不以華艷自飾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水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弗納也其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者父母窺之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閑澹雖骨肉常拘之以禮會

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
爲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
曰女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
倘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嘗
從夫後爲上仙遂逼之以事李言及奉箕箒
婦禮琴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曰某素修道
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俗李言早慕道聞妻
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
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
室芬郁異香有二女子可十七八鳳髻霓裳
○
悤態究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綵服綽約在側
元靜與二女言笑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
元靜曰有之此崑崙仙女相省更來慎勿窺
也恐君爲靈官所責且元靜與君宿緣薄暫
會人間爾仙人亦念君未有從俟真仙再降
當爲祈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宅經年
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元靜即
當去矣後三日有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
元靜沖天向西北而去

戚道遥

戚氏道名逍遥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
以自資而逍遥十餘歲情頗靜澹不爲兒戲
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
以女誠授於逍遥逍遥覽之曰此常人之事
謝遂叙老子山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
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
蔚溥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晨怠
情而逍遥養蠶以裔潔爲事殊不以家產經
意蔚溥亦屢責之逍遥白舅姑請退返父母
亦過回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
○
修道以資舅姑蔚溥與父母俱有他疑及乃棄
之於一室而逍遥但以香水爲資絶食靜想
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間室內有人言語
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
聲及曉見其獨坐亦不驚之又三日晨起舉
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蔚溥一
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復在室內仰視
半天有雲霞煙霧煥赫繽紛鶴飛鳴復有仙樂
香輧綵仗羅列逍遥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
聞分別言語蔚溥馳報逍遥父母既至猶見

之也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嘆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玄宗天寶九載都虛觀會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為何仙姑也代宗大曆中又現身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暈具上其事於朝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賦性頴異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氣清爽言談迥高好琴書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為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城眉三十六靖廬

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迹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於高遜詣焉師事承禎正三年別居山野終日採撫焉為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菓尊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子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爾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錄毋乃命邪以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蓬萊釐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投于海泛之於波上適新羅船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舄風驅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珠又一色水如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木香霧是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遠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

每遇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師惶戚舟人恐懼遥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風雨此魚腦中噓吸氣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乎海師言船中人可登山歌泊以俟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木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除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見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法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及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可以回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陛壇以度於是爲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於果州南充縣金泉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老君命召之白日飛昇節度使韋皐聞于朝一云自然臨昇天時書于堂之東壁云寄語諸眷屬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源之鄉即得相見其書迹存焉上昇後三日再自天降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白玉爲壁上皆金題神仙之名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凡神仙謁見老君皆四拜○馬予恐世人不信有神仙之事故暫來語君語訖遂即昇天堅以表聞有詔褒美白紫清云謝自然今爲東極眞人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爲浙東從事而婚焉歲餘良弼應詔入長安歷尚書郎中書舍人王氏幼而好道常誦黃庭經時方卧疾竟不果行疾且彌甚時天師吳

筠遊四明天台蘭亭禹穴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詣入洞求教治遂得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昇飛因絕粒嚥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髣髴真降密接靈仙而人不知也一日忽謂其侍女曰吾昔之所疾將近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往過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忌今猶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煉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蛻爾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栢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如其言殯之凡事儉約置之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年有盜發殯棄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震之聲舉家驚異馳行看之及舉其尸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脊有坼痕長尺餘即再收瘞焉

馬南嶽夫人嘗言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亦形骨騰舉內貿登天皆爲仙人而居靈山矣良弼亦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

蔡尋真

蔡尋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異越生長富貴無嗜好每欲出家學道父毋不能奪其志唐德宗貞元中相友入廬山尋真居詠真洞天屏風疊北淩雲峯下大南五老峯東騰空居屏風疊北淩雲峯下大溪噴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咸有道德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遠近賴之每於三元八○節會于詠真洞以相師資講道爲事九江守許渾嘗聞於朝德宗加敬焉及其蛻解門人收簪簡瘞于舊居鄉俗歲月祀之後渾入朝會昭德皇后崩因言二女真其故居可賜名以伸追奉乃詔以詠真洞爲尋真觀騰空所居爲昭德觀李白詩送李云羨君相門女愛道愛神仙素手掬秋露羅衣曳紫煙一往昇風疊乘鸞著玉鞭

麻媪

盧杞少時與麻媪者啓宅賃居一日見有全

猶車子在麻媪門外杞窺之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潛訪之麻媪曰莫欲一見不杞然之麻媪曰諾後三日見樓臺華麗輜軿降空乃前文子也謂杞曰更七日奉見呼麻媪付藥二丸劖地種之須臾生二葫蘆漸大如甕麻媪以刃剖其中與杞各處其一風雲忽起騰上碧霄杞謂麻媪曰此去洛陽多少路答曰八萬里良久葫蘆上見樓閣以水晶爲墻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媪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長者留此宮壽與天齊次爲地仙時得至此下爲人間宰相杞曰處此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處此便是白日飛昇乃爲簽奏上帝少須朱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爲地仙否欲爲人間宰相否杞曰人問宰相朱衣趣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媪速

盧眉娘

唐順宗朝南海貢盧眉娘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綃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憲宗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瓜瑣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爲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遥大師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覺棄棺輕即徹其蓋惟存鳥履焉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遥傳

吳綵鸞

唐文宗太和末有書生文蕭海內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蕭性柔而洽道貌清而出塵與紫極宮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宮三四年矣鍾陵西山有游帷觀即許真君遜上昇之第也每歲至中秋上昇日吳蜀楚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多攜挈名香珍果繒繡金錢設齋熙以祈福時鍾陵人萬數車馬諠闐士女梯比連臂踏歌蕭因往觀之觀一姝歌唱稍異

墮落

此乃女仙麻媪以神變開化於人而盧杞貪鄙不悟遂致

因聽其詞理脫塵出俗意諧物外復歌詞有文蕭綵鸞以私欲而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神仙之儔侶也竟植足而不能去蕭詰左右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其居洪崖壇側亦不得其實蕭伺之歌罷已四更矣姝與三四輩告別獨裹燭穿大松徑將陟山脚石冒險而昇烏蕭亦潛繼其蹤燭將盡有仙童數十輩持松炬出迎之蕭失聲姝乃覺回首而詰曰非文蕭邪蕭曰然姝曰吾與子數未合何遽至此因相引至絕頂侍衛甚嚴有几案幃幄○金爐國香與蕭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而前其間多指射江湖覆溺之事適至一婦女名而有誤殺孩稚者姝怒曰豈容易而誤邪執簿書曰但嬰孩氣弱未足自不禁也非不救奠奈之何蕭聞之因詰其事姝竟不對蕭又請益堅姝答曰此陰機不合泄於子吾當與子受禍爾仙娥執書既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擺裂幃帳傾覆案几蕭恐悸不敢傍視姝倉惶著衣東簡叩齒肅恭伏地待罪俄而風雲貼息星宿陳布而仙童自天而降持天書宣曰吳綵鸞以私欲而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遂流涕與蕭相同下山竟許成婚而歸鍾陵遂止蕭所居之室蕭方知姝姓名因詰姝先世之譜系姝曰我父吳仙君諱猛豫章人也晉書有傳濟人利物立正去邪今爲仙官名標洞府吾昨爲仙主陰籍六百年矣但無何得罪於帝俄遭謫也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蕭處清貧不能自給姝寫孫愐唐韻曰一部運筆如飛每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此僅十載至唐武宗會昌二年稍爲人知遂與蕭潛往新吳縣越王山側百姓鄒舉村中夫婦共訓童子數十人忽一夜聞二虎咆哮於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淩晨有負薪者自越王山下見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風陟峯巒而去

杜蘭香

湘江漁父於洞庭之岸得三歲女子憐之養十餘歲天姿奇偉非常忽有青童自空而降攜女昇天女謂其父曰我女仙杜蘭香也是

時不還家其後於洞庭忽出降張碩家碩乃修道之士蘭香初降時授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巾以為登真之信又一夕命侍女齎黃麟羽帔之服以授于碩曰此上仙之服也

諸葛氏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咸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惟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空而去又數日復降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琢咸臨戶悉以珠玉綴蛟絲帳幔五色相照仙女行明中然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為從婦亦不之○丹冊而去

韋女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醴泉韋生同宿洞庭湖畔韋氏女水牕中垂釣德璘以紅綃題詩曰纖手垂鉤對水牕紅渠秋色艷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以紅綃惹鮫女收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暮漁人曰賈客巨舟沒於洞庭德璘悲悵為予江妹詩曰洞庭風軟菱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軟輕鷗酧而投之水神持詣水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邑明宰召主者送韋女事鄭生女視府君一老人也德璘夜半覺有物觸舟拯之乃韋女遂納為室後數年果為巴陵令至洞庭有老叟曰昔日水府佔爾性命韋女拜謝曰父母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叟舟沒然無所苦父母居止與常人無異向所溺之物皆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俞俄船出湖畔。

楊保宗

○女冠楊保宗不知何許人也自幼爽秀及笄許娉矣忽有感悟遂乞為道士父母從之乃入廬山棲於上霄峯崇善觀頗忘塵念達清靜之源却粒煉形而勤行播于遠邇玄風大振南唐元宗聞之特詔赴閥延入禁中俾妃嬪之樂道者與之相見問其所欲保宗因言舊宇湫弊不能容衆元宗乃命賜以金錢而六宮競施服翫珍珠綵編計逾千萬令新其宇仍勑尚書郎韓熙載撰記賜觀額以真風賜保宗以紫衣又詔臣下作詩頌以送之皆

所以旌道也保宗素慕蔡尋真李騰空之爲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暇日或至屏風疊之南北瞻禮二祠焉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人以爲尸解先是崇善觀始於梁武帝大同初其後歷四百年而名人高士寂無所聞暨保宗風聲遠著學者大集而道門稱盛

無名氏

李定記宋徽宗宣和中太學士人會飲于仕氏酒肆忽有一婦人妝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執拍板乃鐵馬之唱詞云○闌干曲紅飄繡簾旌花嫩不堪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冒恨慶山青敲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諸公怪其詞異即問之曰此何詞也答曰此是上清蔡夫人法駕道引也要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遊人間諸公飲酒願求一杯爾遂與之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按實治通鑑攷陽翟令王凝者家有善吉之問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淑家素貧一子尚幼卒氏攜其子貢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人不納李氏顧天以慕不肯去主人毒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爲之潔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尊李氏而笞其主人也道一嘗閱道書見至忠至孝至貞至烈蛻形出世俱爲神傳所載婦人隱其名氏豈非五代之李氏仙自恤兒宇其舍主翁節者其古前乎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羽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錢女真

女真錢氏二姊妹依陶居誦黃庭經即茅山
燕洞也至今有碧桃紫葛蒲焉其姊尋披白
練衣得道入洞及妹至洞已蓋矣宋太宗淳
化五年巡撿夏侯嘉貞與建隆道士五人往
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莫測淺深一廳
吏深入遇道士與林擒一枚食之遂絶粒田
霖有詩扳在焉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
有遺靈仙鄉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扃
雲片尚如飛白練泉聲猶似誦黃庭碧桃花
發葛浦紫留與人間作話評

曹文姬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妙文字戲
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宿習也及笄姿
貌絶倫尤工翰墨自箋疏外至於羅綺牕戶
可書處必書之日數萬字人號爲書仙筆力
爲閨中第一當時工書周郎中越馬監察端
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宮商則曰此
賤事吾豈樂爲之哉惟墨池筆冢使吾老於
其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傑之士願輸金
委玉求與之爲偶者不可勝計女曰皆非吾
偶也欲偶吾者可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
篇短句絶辭麗語白馳數百女悉無意有峴
山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
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各有
所歸爾遂以詩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
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熏骨膩霞衣曾
惹御爐煙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
以知吾行事邪吾願事之幸勿他顧家不能
抑遂以爲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同微吟
小酌以敍一時之景如是五歲因三月晦日
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
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
雲虬吟畢嘆曰吾本天上司書仙人(二)以情愛
謫居塵寰二紀又謂任曰子亦先世得道仙
人謫於人世吾於子有宿緣故吾得託於子
今日當偕行矣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
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篆文降

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毋緩家人曰長吉唐之才人迄今三百年矣焉有此說必妖也女笑曰非爾所知人命舉步騰空但見雲霞燦爛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許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宋仁宗慶曆四年甲申作記

趙仙姑

趙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家居墟下年十二因隨衆摘茶行未數里仙姑失伴又行里○餘視衆峯巖岩谷尤美泉石清漱花木相倚岩鳥好音煙霞去來有一人行於其中殊遇也目星弁鉢衣視仙姑而笑仙姑意其可居此因再拜求度願侍巾几髯仙曰汝未可居此遠來必餓也因袖間出一桃令姑食之復曰汝若能食盡他日必當飛昇不然且居地中也仙姑唉之但能食其半因懷其半欲以爲親髯仙曰汝可疾歸毋久留此仙姑因還毋兄曰汝去何久也詢之則逾月矣仙姑自茲不食但果食蜜水而已往往不喜與俗人語話終日促膝靜坐默默不言毋兄知其異乃建竹閣以居之仙姑惟兄嫂同居其所居閣至夜往往有人語話聲其兄一日登閣窺聽則見仙姑與一長髯秀目星弁鉢衣相對而語仙姑呼長髯爲仙翁因曰前日約下顧何事爽期仙翁曰適會符下當行雨彭蠡澤一千三百里雨三尺一夕要足以大暑一龍恐不足乃召弟子輩六人分道而去呼雲召龍驅雷走電故其事乃集是以爽前夕之約語方已復曰汝兄毋竊聽玄言恐泄天機吾今○去矣惟見白光透牖而去蓋明仙姑謂兄曰幸毋再來聽伺恐於兄爲不利耳兄曰當不復聽但願聞夜來之事既爲仙又須行雨乎仙姑曰今之得仙未能居於天上者亦有數千百人皆在十洲三島名山洞府中積功累行方可昇舉或治江湖或主陰府或掌山嶽興萬世之利去天下之害救病除患振難扶傾拯濟柔弱陰功密施德行潛修非可以一端舉但神仙不自矜伐惟恐人知故世人莫得與聞兄曰如此則神仙功行何以計之仙

姑曰神仙功行亦有仙官主之故每歲籍其事進於帝所然後第其高下進補仙階矣道州知州周廉夫替回閑下道由零陵及見仙姑坐中有客風骨甚異顧望尤踞不揖廉夫亦頗信無復害仙姑意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謝仙火其閒而去月餘復還開閤則仙姑貌如故公簡傲若此仙姑曰此乃呂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見矣仙姑曰仙翁意欲往何所即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已千里廉夫因問仙姑曰仙翁今往何處仙姑四望曰仙翁已在荆南府矣又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仙姑曰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至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潭州李正臣多爲遊商往來江湖間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塊時轉動於腹中即痛不可忍首尋術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見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常殺有孕婢今腹中乃其寃也正臣求術救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寃對不可救也其腹塊後突大或極痛楚復坼而死正臣視妻腹中乃有一女子身體間尚有鞭撻痕焉馬好事者時時往問　過皆有驗湘東士人翁然稱神會楊公作憲按行近郡至永聞之甚愠公剛正者也乃鎖扃封號其閒而去月餘復還開閤則仙姑貌如故公亦頗信無復害仙姑意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謝仙火三字存焉字體怪異公命模字於廳壁使人往問仙姑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鉄筆書字其身各長三尺丁晉公之南遷道出永往見仙姑曰能復迴乎仙姑曰復迴再見聖人乎仙姑即不答後果如仙姑言狄右相之南征過永見仙姑曰奉詔討賊願知勝負今破賊乎仙姑曰賊必破曰能獲其兇首乎仙姑即不答後悉如仙姑言凡有事過永者無不見仙姑問休咎一日仙姑謂其兄嫂曰天地不先以禍示人慮泄機也今賓客盈門問事既不可拒即將告之是泄天地之隱祕也寧免獲譴於上吾將有所往矣乃沐浴冠服端坐而化今其真身猶存閤

鄭仙姑

鄭仙姑徽州人也父八郎學道仙姑自幼惟與父居一閣上客至父見之閒下姑捧茶與湯而下率以爲常人未嘗見其閣上有炊火父死殮檢中不葬曰吾父非死也仙姑初不出郭門而或有見於百里外者所居屋歲久朽敗秋大風雨一夕屋仆傍側大驚人疑其壓死矣且往視之有一木椅搰上得不壓而仙姑尚未寤也蘇轍子由爲績溪令見之云年已八十尚處子由曰室家人理之常姑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詰其故曰此○經元始所說元始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子由曰安有人能出天地上乎曰追乃爾子由曰道何與乃事曰我身何者非道子由心異之翌日設饌禮致仙姑既至畧能飲酒食葷子由徐問以養生之事曰君器敗矣難以成道子由因就質道引諸方皆曰非是但當養成嬰兒爾子由曰嘗有見姑於百里外者豈非嬰兒往邪姑笑而不答其後不知所終

劉妍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後集卷六

仙姑劉妍代州妓女也宋哲宗紹聖中有老姥至其門句餞其家延之爲設食食已姥謂曰汝甘心在是乎曷不從我去我將誨汝道仙姑許之告其毋曰大人豪中裝直萬金又有他女可奉養乞我去學道毋不從即斷髮披布衣徑入太行山居庵廬日出乞食如是數年一日忽驟常所往乞食者曰久涸若等翌日吾行矣人如期往而視之見火發其庵廬仙姑趺坐火中而化世以爲火解云

虞真人

○虞真人本女流逈異人不食隱終南山士大夫多敬之宋徽宗崇寧初首於茅山詔劉混康海陵詔徐神翁終南詔虞真人弋陽詔張虛靜曰集秘殿講究道妙

莫州女

莫州任丘縣境有溏濼市積魚如阜宋徽宗大觀中有貧女不知所從來常居叢祠中晨入市鬻魚跳而燒白之他不見有所食也或予之衣則以刀裂壞人近之輒詬罵甚者以刀刺傷以故莫敢近者其姿娟好膚理凝脂

州兵始萌意犯之忽見其座有大蟒懼而却走回視則座爲寶蓮華貧女曰吾不可居此矣俄不知所在

于仙姑

于仙姑風翔人也始其家業淪茶居閒閒落之仙姑雖小家女少獨喜潔清不肉食日誦老子書父母予之錢輒儲之以市棄笑敗牘紐爲衣施匄者無幾何於篋牘中得道家噓呵吸吹嘻之說行之久乃辟穀年十四不肯嫁傍近女子好神仙者爭來謁仙姑一日相○與媒田華山有石室其深有玉函中貯丹方往聞人數求之手拊玉函而不能啓殆上清實童非有道者不可往吾觀于氏女學道不嫁已能辟穀意者可以啓玉函焉遂往請仙姑仙姑許諾諾女子共俟其傍仙姑既入果見玉函發之而得大洞經懼爲衆所奪出告其衆曰識有之吾不能啓也恨恨云仙姑遽家讀其經夙夜如其方遂得度世煉形之法能行於黨籠上或時卧牖中累月其徒開視之皆凝塵也仙姑徐振衣而起宋徽宗聞之召至東都錫真人號且賜詩曰身是三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欽宗靖康初語其徒曰吾將逝矣後六十年當還已而遂化其徒遵其言爲大棺兩傍通達置終南山谷人知之觀者狎至閱數月仙姑忽起語其徒曰吾戒汝毋使衆觀之今云何如是汝坐穿壙深二十尺置吾棺其徒既穿已仙姑即卧棺中命其徒瘞之曰衆復能撓我乎世俾有向湍者得其道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也莫詳其所以得道者人有疾仙姑輒對坐瞑目潛爲布氣攻之疢者俄覺其臆温温然發緼火色已而鳴聲如雷雖沈痼者無不愈一時貴人多敬慕之宋徽宗嘗召至東都其後不知所之

徐道生

徐道生山陽軍婦也後入神光觀爲道士開徐神翁在海陵即往事之從容問神翁曰人之軀污穢集成爾而古有白日昇天有審能如是邪神翁曰吾聞大行山有換骨岩將輕

舉者先往換骨然後乃得登上清列仙籍也
道生既得神翁語後即求換骨岩而觀焉至
則峯頂崇烟殆不可陟道生志堅決雖委命
不憚乃援葛蠡蹈不測徑抵其危巔果有大
屋渠渠四周有仙人鎖子骨千餘趺坐廡下
（缺十二）道生以熏陸香各納之喙中而歸自是去不
知所之

陳瓊玉

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縣人年十七一日邀
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瓊玉行水上越數
○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婆古星○
君相道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送省
悟從此絕粒更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
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騭王汝明等問于
朝召至京師賜號妙靜錄師對訖即乞還山
復賜肩輿郭崇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統仙
姑壇獨處一室政和中邑宰何庭堅贈詩曰
絕粒棲神是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峯默
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婺女傳功行素超三界
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
金華第幾仙人贈詩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
前後不下數千首多預言人休咎其弟恕嘗
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
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
恐泄天機故託風花雪月為詠而吉凶寓其
中耳非特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尉管人
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逋官錢
五逆不孝奸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
天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
○籍凡事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
臺仙大抵勉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
不衰後不知其所終

吳氏

妙明真人吳氏句容縣士人女也幼遇異人
得訣修煉不食雖水亦不飲宋徽宗宣和間
（缺十一）召赴闕館之蔡京第京贈之詩有姑射神仙
猶飲露蓬臺王母未忘桃之句既而得請復
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或問之曰城中皆黑
氣可速避去纔經旬浹即有金人之禍真人

肌膚明秀語論歷歷可聽未嘗觀書質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惠州羅浮

武元照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異之疑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乃怏怏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乃笞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陞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謫塵世三紀復來汝歸休粮棄俗修道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强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縫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真人印俾治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絶姻事俾遂乃志自是獨居靜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湊求符或遨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粮至中途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傍別圃建層樓圃人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春搞劒宿於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勿女繫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舍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巾家人亦恐致書招元照元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元照揣之宿樓上越三晝夜咸無所賭女亦泰然韓子虞太尉公肅官輦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述遭遇太上與運事人無知者邀元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靜無覬幸批答云謹守千二日辦曹賞厥功後皆應如元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伸元照爲按摩覺腰間如火熱又摩其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出登時屨玳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吁呼而出值元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元照及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擊盲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

真官符超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揖留元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良久元照往諸婢雜立元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宿生為樵夫掌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中食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餘欲歸止之不可嘆息而別曰予不再至矣衆疑其○

將羽化旦日拿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元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元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人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也

孫仙姑

仙姑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豪族孫忠翊之幼女也金太祖天輔二年戊戌春母夢七鶴造懇舞于家庭一鶴漸入于懷覺而

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己丑夏四月郡
人周伯通捨宅爲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
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絶萬緣詣堂以
期開度是旦祖師逐丹陽出堂姑至令燒誓
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仍贈以詩
云分黎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甚
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
街乞化令別作庵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
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汴梁
翌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樞於
○終南劉蒋乃祖師結庵之地裹事既終丹陽
持服守墳尸居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
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
沙以寄姑姑致禮遥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
隶遷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按進士
王守作姑銘序云風仙姑始自皇統關西來
寓東周不顯姓氏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語音
較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鞲頭以穢污
身而遂世魔書則徉狂於廛市夜則棲泊於
荒祠不起愛憎不言非是無爲淡泊任性自
然蓋内修仙道外隱仙踪而能信口放言以
暢玄旨有云緑葉漫天長黄花滿地開千里
覓不得萬里捉將來又曰油盡盞乾燈自滅
隨風却見剔燈人若此語言不可殫録仙姑
至洛陽依而居焉風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
姑居下洞己居上洞常積磚石於前凡男子
過下洞者必以磚石擊之而外魔不能作障
加之訓奬則六年道成行化度人而歸向者
甚衆嘗作卜筭子示衆云握固披衣候水火
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
○頻頻奏自飲醍醐酒妙藥都無項刻間九轉
丹砂就二十二年壬寅季冬晦日忽謂門弟
子曰師真有命當赴瑶池期即至矣遂沐浴
更衣問曰左右以天道時刻對曰午刻矣命
具紙筆寫頌以遺世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
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横得自由醉魂不復
歸寧海書畢跏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風散漫
瑞氣氤氲竟日不散時丹陽居寧海環堵中
聞仙樂駢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
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丹陽

曰吾先歸蓬島矣逮大元辛丑春京兆總管
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蛻清和宗師偕祖庭
諸師洎總管僚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視慶
真觀首發仙姑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
爲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朝命改觀
爲宮至元巳巳正月褒贈清靜淵貞順德真
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金丹正理大全

眞玄奥集成諸

□涵蟾子 輯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金陵閻氏刻道書全集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五毫米寬二九四毫米

金丹正理大全諸眞玄奧集成卷一

金丹四百字序

陰符三百字或者病其簡道德五千言或者病其繁聖人著書爲可輕議簡者非簡也芥子納須彌繁者非繁也大海容百川自黃老之心學不傳箕箒數千年間有伯陽以導其流有鍾呂以揚其波惟我

國朝張紫陽眞人金丹四百字包含造化之根基貫穿陰陽之骨髓乃入道之階梯是修眞之徑路也言雖不多意已獨至三復再思自爲詮解人或難之曰何以謂之金丹余答曰丹者人人本具箇箇圓成若能以七返之火煉九還之金則丹之道成矣先達者得兎忘蹄後學者盡此添足明眼人難瞞岸谷默化云。

淳祐戊戌歲次辛丑純陽月純陽月旦圩江城西蘊空居士書序之

紫陽眞人金丹四百字序

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火煉金返本還元謂之金丹也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判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是爲指策五行以合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繩舌氣是爲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辭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故名曰五氣朝元以精化爲虎故名曰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以神化爲龍故名曰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故曰無漏精神魂魄意相與混融化爲一氣不可見聞亦無名狀故曰虛無煉精者煉元氣非口鼻呼吸之氣煉神者煉元神非心意念慮之神故此神氣精者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體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陽火煉之則化成陽氣以陰符養之則化成陰精故曰見之不可用之不可見身者心之宅心者身之主心之猖狂如龍身之猿惡如虎身中有一點眞陽之氣心中有一點眞陰之精故曰二物心屬乾身屬坤故曰乾坤鼎器陽氣屬離陰精屬坎故曰烏兎藥物抱一守中煉元養素採先天混元之氣朝屯暮蒙晝午夜子故曰行周天之火候水液旺在邪金精旺在酉故當沐浴震男飲酒沉女採藥北花巽風吹起六陽坤土藏蓄之數故當抽添夫採藥之初也動乾坤之宮離坎之刀圭初時如雲滿千山次則如月涵萬水自然如龜蛇之交合馬牛之步驟殊不知龍爭魂虎爭魄烏戰精兎戰神忧惚之中見眞鉛杳冥之內有眞汞以黃婆媒合守在中宮鉛見火則飛汞見火則走遂以無爲油和之後以無名樸鎮之鉛歸坤宮汞歸乾位眞火濫火之燥水之濕合合合光點點火數盛則燥水缺多則濕此泥丸風生絳宮月

月明丹田火猛谷海波澄寒脊如車輪四肢如山石毛竅如浴之方起骨脉如睡之正酣精神如夫婦之歡合魂魄如子母之留戀此乃真境界也非譬喻也以法度煉之則聚而不散以斤兩煉之則結而愈堅魂藏魄滅精結神凝一意冲和肌膚爽透隨日隨時漸凝漸聚無質生質結成聖胎夫一年十有二月也一月三十日也一日百刻也一月總計三千刻十月總計三萬刻行住坐臥綿綿若存胎氣皎凝嬰兒顯相玄珠成象太乙含真故此三萬刻之中可以奪天上三萬之數何也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所以三萬刻可以奪三萬年之數也故一年十二月總有三萬六千之數雖愚昧小人行之立躋聖地柰何百姓

日用而不知也元氣竭也元神離也是以三萬刻刻刻要調和如有一刻差違則藥材消耗火候虧缺故曰毫髮差殊不作丹也是宜刻刻用事用之不勞真氣凝結元神廣大內則一年煉三萬刻之丹外則一身奪三萬年之數大則一日結一萬三千五百息之胎小則十二時行八萬四千里之氣故曰奪天地一點之陽採日月二輪之氣行真水於鉛爐運真火於汞鼎以鉛見汞名曰華池以汞入鉛名曰神水不可執於無為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着於持守不可枯坐灰心不可盲修瞎煉惟恐不識藥材出處又恐不知火候法度要須知夫身中一竅名曰玄牝此竅者非心非腎非口非鼻也非

谷道也非膀胱也非丹田也非泥丸也能知此之一竅則冬至在此矣藥物在此矣火候亦在此矣沐浴亦在此矣結胎亦在此矣脫體亦在此矣夫此一竅亦無邊傍更無內外乃神氣之根虛無之谷則在身中求之不可求於他也此之一竅不可以私意揣度是必心傳口授旬或不耳。皆妄為矣今作此金丹四百字包含造化之根基貫穿陰陽之骨髓使煉丹之士尋流而知源舍妄以從真不至于忘本逐末也夫金丹於無中生有產嬰兒豈可泥象執文而瀹於傍蹊曲徑然金丹之生於無也又不可為頑空當知此空乃是真空無中不無乃真虛無今因馬自然去講此數語汝其味之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奥集成卷一目錄
黃自如金丹四百字序
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字序
卷一
金丹四百字解　律詩五首
卷二
還源序　還源篇
五言絕句八十一首　後序
卷三
還丹復命篇序　五言律詩十六首
七言絕句三十首　又詩一首
卷四
翠虛篇序　紫庭經
丹基歸一論　水調歌頭贈九霞子
鵲橋仙贈蟄虛子　真珠簏贈海南子
卷五
金丹詩訣一百首　丹髓歌三十四首
金液還丹印證圖序　印證圖發微
警悟法象　警悟詩
原本法象　原本詩
乾坤法象　乾坤詩
鼎器法象　鼎器詩
鉛汞法象　鉛汞詩
和合法象　和合詩
真土法象　真土詩
採取法象　採取詩
制度法象　制度詩
輔佐法象　輔佐詩
服丹法象　服丹詩
九鼎法象　九鼎詩
進火法象　進火詩
退符法象　退符詩
抽添法象　抽添詩
沐浴法象　沐浴詩
金液法象　金液詩
抱元法象　抱元詩
朝元法象　朝元詩
還元法象　還元詩
煉丹行　指迷箴
後識　後序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奥集成　五目錄終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奧集成卷一

天台紫陽真人張平叔譔

盱江蘊空居士黃自如註

紫霞山人涵蟾子　編輯

金丹四百字解

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真土身心寂不動。

真土者身中之土也。鉛汞者身中之水火也。以土尅水則鉛可擒矣。以水尅火則汞可制矣。鉛水汞火皆爲真土之擒制者何哉。蓋緣身心俱合寂然不動而後火水土三者可以混融爲一。此乃是採藥物歸爐鼎之內也。

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玉爐火溫溫。鼎上飛紫霞。

白雪須要空虛而生。以其無中生有。黃芽須待火養而生。以其火能生土。正如天地之間當子丑之月陽氣未萌是物泯於無也。則白雪自天而下。及寅卯之月陽氣漸盛是靜中有動也。則黃芽自地而出矣。白雪黃芽既見發生。則玉爐之火但要溫養。自然鼎上紫霞騰空而飛。若火大武則衝散矣。

藥池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輪鏡。

藥者花也。花者猶火也。神者心也。心屬火也。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藥池即是水火。既濟之理。水中有波瀅然潔淨。則火裏生蓮自然開花矣。若到夜半子時一陽初萌其月正明。透體金光照見天地之間如一輪之明鏡也。

朱砂煉陽氣。水銀煉金精。金精與陽氣。朱砂而水銀。

陽氣者身中一點真陽之氣。金精者身中一點真陰之精。以陽火煉之。則如朱砂以陰符養之。則如水銀朱砂水銀乃外物也。以外物而比內丹。神仙不得已而語矣。

日魂玉兎脂。月魄金烏髓。擬來歸鼎中。化作一泓水。

魂主木。木能生火。故神者魂藏之。魄主金。金能生水。故精者魄藏之。苟能吸風而養神。吸氣以養精。精神混合調和於鼎內。則化爲一泓水矣。

藥物生玄竅。火候發陽爐。龍虎交會時。寶鼎產玄珠。

藥物者烏肝兎髓紅鉛黑汞也。皆生於玄竅之中。若能奪三昧之火。發陽爐之內。則龍虎交會。煉金木生黃芽。而後產一粒之玄珠。

此竅非凡物。乾坤共合成。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

玄牝之竅非凡間物。未有此身。先有此竅。不在上不在下。不在中間。所謂先天一竅是也。方其生身之物乾父之精坤母之血相共合成。乃神氣之穴而藏水火之精。

木汞一點紅。金鉛三斤黑。鉛汞結丹砂。玅玅紫金色。

紅者汞也。色紅爲一點。黑者鉛也。色黑重三斤。金中

之鉛木中之汞兩者交結便成丹頭更加九轉火候則其色如紫金

家園景物麗風雨正春時犁鋤不廢力大地皆黃金

家園者身中之真土也景物者身中之藥物也治夫一陽來復之後有風以吹之有雨以潤之及至三陽交泰之時雖犁鋤不廢其力而大地皆黃芽自土中而迸出也以黃金言之取其黃芽之色如金也

真鉛生於坎其用在離宮以黑而變紅一點雲氣濛濛真汞產於離其用却在坎姹女過南園手持玉榔槌

真鉛者北精之水而上升於離宮真汞者南神之火而下降於坎戶鉛之樂汞合而為一近觀則有紅黑

色遠看則如玉榔槌姹女過南園而乘龍嬰兒往北地而騎虎龍蟠金鼎虎繞丹田雲從龍風從虎其一門之內靄然雲氣之重蒸矣

震兌非東西坎離不南北斗柄運周天要人合攢簇

震兌坎離非凡間之東西南北乃周天之卦氣也正如斗柄之指月建一周天身中之起火符頃刻一日一周天身中之起火符須臾

一周天若不能攢簇五行則何以同柄之運轉

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時虛比

大凡火候非子時冬至午時夏至也及其沐浴非卯時春分酉時秋分也人之一身繞起火周天自有抽添沐浴非可拘泥於四時也

烏肝與兎髓擒來歸一處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

烏肝者日魂也兎髓者月魄也擒制為一處而以火煉之日生一粒如黍米大自微至著積銖而成兩三十日重三十八銖四絲三百八十四銖方圓一寸而重一斤矣

混沌包虛空虛空括三界及尋其根源一粒如黍大

夫混沌者陰陽交姤也乃是攢簇五行合和四象則量同虛空而虛空可包矣神遊三界而三界可括矣推究其根元之所在則起於玄牝之門大如一粒之黍

天地交真液日月合真精會得坎離基三界歸一身

心液下降腎液上升則天地交真液也魂是烏之精魄是兎之髓則日月合真精矣若人曉得坎離交姤之基則天門開地戶開日照崑崙月生滄海而三界在吾一身矣

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地髓

震為青龍來從東海兌為白虎起向西山若使龍吟雲起而下降虎嘯風生而上升二獸相逢交戰於黃屋之前則風雲慶會自然混合為一堆髓矣

金花開永葉王帝長鉛枝坎離不曾閑乾坤今幾時

金花者金精也上有金花能開永葉王帝者王液也下有玉蒂能長鉛枝人能使坎離之運用不至閑散

刋一刻之工夫可奪天地一年之數能要幾多時候
沐浴防危險抽添自謹持都來三萬刻差失恐毫釐
沐浴乃超脫之法七層寶塔三級紅樓自下而升要
防危險抽添乃朝元之法陽起子初陰生午後若不
謹持終須失矣一日百刻也一月三千刻刻用事
用之不勞則十月三萬刻可奪三萬年之數若毫髮
差殊不作丹矣

夫婦交會時洞房雲雨作一載生箇兒箇箇會騎鶴。

坎宮娶兒離宮姹女若得黃婆媒合而結為夫婦洞
房交接雲散雨收便成聖胎及至一載生兒便跨鶴
自泥丸宮出矣夫十箇月懷胎兩箇月沐浴共成一

載矣

予註金丹四百字後口占律詩五首按金木水火
土四首言命基末首言性基性是命之體命是性
之用蓋取其四象五行全藉土也所謂鼎器藥物
符火法度抽添沐浴結胎脫體皆在其中矣用陳
瑴類句尚賴琢磨工是予有望於先達者也

一

人身何物是金丹恍惚真陽向內觀天上風吹清浪沸地
中雷起紫雲蒸玉爐夜夜烹龍伏金鼎時時制汞乾息火
不差七百二泥丸霹靂覺生寒

二

鵲橋有露透玄關立鼎安爐自不難四象合和憑精土三
花聚會返還山子初運入崑谷去午後周流滄海間更待
玉壺點化後頂門迸出換仙顏

三

要識五行顛倒顛龍居山下虎居田巽宮吹起乾天火離
位開通坤地泉復姤抽添宜謹慎家屯沐浴要孜專若能
識得生身處十月胎完出世仙

四

得道來來未有年玄關上面打鞦韆金烏兎常居海底
漏泄天機事切恐迷人妄亂言

曹溪教外別流傳悟者何拘後與先性地混融成一片心
珠圓現照三田釋迦寂滅非真死達磨西歸亦是仙但願
世人明此理同超彼岸不須船

還源篇序

泰素慕真宗。遍遊勝境。參傳正法。願以濟世爲心。專一存三。尤以養生爲重。蓋謂學仙甚易。而人自難脫塵不難。而人未易深。可哀哉。古云。迷雲鎖慧月。業風吹定海。昔年於驛中遇先師紫陽張真人。以簡易之語。不過半句。其證驗之効。只在片時。知仙之可學。私自生歡喜。及其金液交結。聖胎圓成。泰故作還源篇八十一章五言四句。以授晚學。早悟真詮。莫待老來。鉛虛汞少。急須猛省。尋師訪友。修煉金丹。同證仙階。變化飛昇。實所願望焉。杏林石泰得之序。

還源篇

五言絕句

翠玄真人石得之述

紫霞山人洞蟾子輯

鉛汞成真體。陰陽結太元。但知行二八。便可煉金丹。

又

汞是青龍髓。鉛爲白虎脂。擬來歸鼎內。採取要知時。

又

姹女騎鉛虎。金翁跨汞龍。甲庚明正令。煉取一爐紅。

又

蛇吸擒龍髓。龜魂制虎精。華池神水內。一朵玉脂生。

又

白雪飛瓊苑。黃芽發玉園。但能知偃月。何處煉紅鉛。

又

藥材開混沌。火候煉鴻濛。十月胎仙化。方知九轉功。

又

龍正戲珠處。鸞方抱卵時。誰知鉛汞合。正可飲刀圭。

又

沐浴乾坤水。吹噓類巽風。嬰兒無一事。獨處太微宮。

又

紫府尋離女。朱陵配坎男。若媒合處。太極自函三。

又
乾馬馳金戶坤牛入木宮阿誰將姹女嫁去與金翁
又
姹女方二八金翁正九三洞房生瑞氣歡合產初男
又
昨夜西川峭蟾光照碧濤採來歸玉室鼎內自煎熬
又
離坎非交媾乾坤自化生人能明此理一點落黃庭
又
丹谷生神水黃庭有太倉更無儀渴想一直入仙鄉
又
意馬歸神室心猿守洞房精神魂魄意化作紫金霜
又
一孔三關竅三關要路頭忽然輕運動神水自然流
又
制魄非心制拘魂豈意拘惟留神與氣片餉結玄珠
又
口訣無多子修丹在片時溫溫行火候十月產嬰兒
又
夫婦初歡合年深意轉濃洞房交會處無日不春風
又
驟雨昏湖蝶金爐玉壯丹三更紅日赫六月素霜寒

又
海底飛金火山巔運土泉片時交媾就玉鼎起青煙
又
鑿破元玄竅衝開混沌關但知烹水火一任虎龍蟠
又
婆竭水中火崑崙山上波誰能知運用大意要黃婆
又
藥取先天氣火尋太易精能知藥取火定裏見丹成
又
元氣如何服真精不用移百精與元氣此是大丹基
又

偏家明性理釋氏打頑空不識神仙術金丹頃刻功
又
偃月爐中汞朱砂鼎裏鉛龜蛇真一氣所產在先天
又
朔望尋弦晦加添象缺圓不知真造化何物是真鉛
又
氣是形中命心爲性內神能知神氣穴郎是得仙人
又
玉鼎烹鉛液金爐養汞精九還爲九轉溫養象周星

玉液滋神室。金胎結氣樞。只尋身內藥。不用檢丹書。

又

火棗元無核。交梨豈有查。終朝行火候。神水灌金花。

又

煉氣徒施力。存神枉用工。豈知丹訣妙。鎮日翫真空。

又

欲煉先天氣。先乾活水銀。聖胎如結見。破頂見雷鳴。

又

氣產非干腎。神居不在心。元神難捉摸。化作一團金。

又

一竅名玄牝。中藏氣與神。有誰知此竅。更莫外尋真。

又

脚胃非神室。膀胱迺腎餘。勸君休執泥。此不是丹樞。

又

內景詩千首。中黃酒一尊。道逢無物累。身外有乾坤。

又

烏兎相煎煮。龜蛇自繞纏。化成丹一粒。溫養作胎仙。

又

離坎真龍虎。乾坤正馬牛。人人皆具足。因甚不知修。

又

魂魄爲心主。精神以意包。如如行火候。默默運初爻。

又

心下腎上處。肝西肺左中。非腸非胃腑。一氣自流通。

又

妙用非開意。真機不用時。誰能知此竅。且莫任無爲。

又

有物非無物。無爲合有爲。化權歸手內。烏兎結金胎。

又

虎嘯西山上。龍吟北海東。捉來須野戰。寄在艮坤宮。

又

復姤同明晦。屯蒙直曉昏。丹爐凝白雪。無處覓猿心。

又

黑汞生黃芽。紅鉛綠紫花。更須行火候。鬥裏結丹砂。

又

木液須防鬼。金精更忌鴉。抽添須沐浴。正是月圓時。

又

禹鎖風初起。千山月午圓。急須行正令。便可運周天。

又
藥材分老嫩火候用抽添一粒丹光起寒蟾射玉詹
又
蚌胎珠曾剖鵝巢卵易尋無中生有物神氣自相侵
又
神氣非子母身心豈夫婦但要合天機誰識結丹處
又
丹頭初結處藥物已凝時龍虎交相戰東君總不知
又
勞門幷小法異術及開言金液還丹訣渾無第二門
又

貴賤幷高下夫妻與弟兄修仙如有分皆可看丹經
又
屋破修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復決金實積如山
又
魂魄成三性精神會五行就中分四象攢簇結胎精
又
定志求鉛汞灰心覓土金方知真一竅誰測此幽深
又
造化無根蒂陰陽有本源這些真妙處父子不相傳
又
留永晉金門將鉛入玉池玉液無左右只要訣娶兒
又
黃婆娶乳美丁老片心慈溫養無他術無中養就兒
又
絳闕翔青鳳丹田養玉蟾靈中天不夜白雪落纖纖
又
琴瑟和諧後箕裘了當時不須行火候又恐損嬰兒
又
長男纔入兌少女便歸乾鼎呂幷土位關鎖自周天
又
弦後弦前處月圓月缺時抽添象刑德沐浴按盈虛
又

老汞三斤白真鉛一點紅奪他天地髓交姤片時中
又
火候通玄處古今誰肯傳未曾知採藥且莫問周天
又
雲散海棠月春深楊柳風阿誰知此意舉目問虛空
又
八間無物累天上有仙階已解乘雲了相將白鶴來
又
心田無草穢性地絕塵飛夜靜月明處一聲春鳥啼
又
白金壹兩六卦黑鉛過三關半夜三更裏金烏入廣寒

又
丹熟無龍虎火終休汞鉛脫胎已神化更作玉清仙。
又
斷塞黃泉路衝開紫府門如何海蟾子化鶴出泥丸。
又
江海歸何處山岩鎖甚人金丹成熟後總是屋中环。
又
呂承鍾口訣萬授鄭心傳總沒閑言語都來只汞鉛
又
汞鉛歸一鼎日月要同爐進火須防忌教君結玉酥。
又

採藥再交結進火與沐浴及至脫胎時九九陽數足。

後序

夫煉金丹之士須知冬至不在子時沐浴亦非卯酉汞鉛二物皆非唾涕精津氣血液也七返者返本九還者還源龍虎馬牛總皆無相先師悟真篇所謂金精木液還土則交龍虎馬牛總皆無相先師悟真篇所謂金丹之要在於神水華池者即鉛汞也人能知鉛之出處則知汞之所產既知鉛與汞則知神水華池既知神水華池則可以煉金丹之功成於片時不可執九載三年之日程不可泥斗月時向運周鍾離所謂四大一身皆屬陰也如是則不可就身中而求特可尋身中一點陽精可也然此陽精在乎一竅常人不可得而猜度也只此一竅則是玄牝之門正所謂神水華池也知此則可以採取然後交結其次烹煉全於沐浴以及分胎更須溫養丹成可不辯川源知斤兩識時日者耶蓋自從得師訣以來知此身才可死知此丹必可成今既大事入手以此詔諸未來學仙者云

還丹復命篇序

嗟夫人之有身其咻也久矣以名利盜其心以是非賊其志日漸一日寢成鄙吝不知好道而自與遠然至道不遠常在目前故仙經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雖有道者欲與之開發孰爲之信僕陋以狂言不足以取信於人以金鼎還返之道陳於世者尤非所宜在有道者當自知之初年學道所親無非理性之士若禪宗之上乘一悟則直超佛地如其習漏未盡則尚循於生死至於坐脫立亡投胎奪舍未見一朝而長往常思仲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釋氏不生不滅老氏昇騰飛舉皆是聖人之意不可一途而取

之宣和庚子歲得至人口訣曰天道之祖不出一氣而成變化喻之爲日月名之爲龍虎因之爲陰陽托之爲天地一清一濁金木間隔於戊己之門一性一情陰陽會聚於生殺之戶採二儀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媾之精入於黃房產成至寶別有法象樞機運返妙用長生秘訣畢於此矣由是方知大道不繁須逢至人授之口訣始能造於真際耳數十年來所窮者皆聖人之緒餘也始明物有不遷之理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龍虎之機金木之理此之真訣僕聞不疑依法行之果躋聖域嘗聞與旨混於六經書史之間故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豈不顯其道機詳其書史以仁義禮樂有爲而推之故於無爲之道而相返也昔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近世不復有矣依師口訣輒成五言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一斤之數七言絕句三十首以應三十日之大功續添西江月九首以應九轉之法明辨藥物採取五行相殺主客先後刑德圓缺抽添運用火候斤兩無不備悉好道之士熟究斯文或以宿緣契合自然遭遇文雖鄙陋一一皆言其實矣靖康丙午秋辭道光序

還丹復命篇　紫賢真人薛道光撰

五言律詩十六首　紫霞山人涵蟾子輯

有物含靈體無名本自然赤龍藏宇宙白虎隱丹田北斗
南辰下眉毛眼睫邊灰心行水火定息覓真鉛

二

精氣元無本神靈共一家但能擒五賊自可結三花甲乙
無令失庚辛不要差一陽歸正令七反轉河車

三

此事誠難測賢愚總不分雀應非鳳類馬不入羊羣孰
都三百乾坤共一斤迷行十二路赤脚猛將軍

四

一二三四五南辰北辰虎龍含碧玉金木孕珠珍雲散
家家月花開處處春幾多雲外客盡是世間人

五

受得真仙訣陰中煉至陽地雷潛動處星斗共商量八卦
看成毋三才始見昌不愁生死繫但覺地天長

六

同一術妙絶太幽深用意尋庚甲專心事丙壬擒歸
烏與兔捉取水和金辯得東西物修成不二心

七

窈窕并姿態嬌羞弄軟柔無情弦裏取魂魄土中收笄冠
聯鉛汞靈光射斗牛少陽陰與類無使老春秋

八

散誕無拘繫翛然道轉高妙中藏黑白閒裏惡塵勞坐卧
三茅穩丹田二氣牢定知逃世網名字列仙曹

九

採取須教密誠心辨醜妍事難尋意脇容易失寒泉師指
青龍永配歸白虎鉛雨般多會合水火煉經年

十

守一　中要機藏十二時數中無走失火候莫教遲達士
方為侶真仙正合宜幾年雲水上懷抱有誰知

十一

人有最靈物依稀在北辰不知將謂氣識後自然真心淨
如水雪身輕似碧雲若無千萬歲作甚世間人

十二

塵市通人處明；與往還悟來惟一物昧處隔千山神水
丹田下華池水火間一元能造化反老作童顏

十三

巧拙仍藏伏神精用意包坎離互用金水喜相交白雪
能同鼎黃芽共一苞乾坤推九六復始運初爻

十四

一物分為二能知二者名鴈爐藏日月滿滿巳三更夫婦
同交媾嬰兒始結成胚胎乔沈澤携登鎮長生

十五

飲丁靈丹藥純陽自在人洞明常寂照蓬島鎮長春去就
渾無繫縱橫已絶塵但知周甲子不在守庚辛

十六

訪道復尋真優游四海濱外多合忽原内省任運地為厭
人間事忻逢紫府賓一言親點化玉洞碧桃春

七言絶句

萬物皆從一氣生天清地濁稟生成真龍真虎纔交媾一
鼎紅鉛煉甲庚

二

陰陽配合法君臣動靜相資氣血精王癸位中男擊浪内
丁巖畔女嵯岈

三

龍虎一交相眷戀坎離纔媾便成胎浴溶一掬乾坤髓著
意求他吸取來

四

方以類聚物群分鴈畔同秤共一斤戊巳宮中藏水火少
心調理武和文

五

離宮有象藏真水坎户無形隱赤龍時節止時須急採莫

教牙藥臨黃宮

六

三十輻兮同一轂金木纔逢二氣交六十卦分朝暮一
陽萌動發初爻

七

陰裏十三言有象陽中六七竟無蹤抽添運用須防謹認
取根源祖與宗

八

恍惚之中夢有物杳冥之内見真精真指便是長生藥須
假黃婆養育成

九

六百餘中仔細推消減飛躍探幽微親踈回互相語悉盡
取七星南斗機

十

陰陽爐至道根五行和合土爲真時人若要長生藥抵向
華池覓魄魂

十一

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莫將大道爲兒戲須
共神仙仔細推

十二

火候抽添思絶塵爻有過一爻生除文陽武依加減二
顆還丹火裏成

咽津納氣固形全須指乾坤真來鉛全道不繫人自時五
金八石是虛傳

十四

二氣本因兒產母修來鼎內及其時夫歡婦合黃金一
藏胎生一箇兒

十五

識得陰陽要妙因煉成金液離凡塵河潒不是尋常事姹
女嬰兒兩要真

十六

驅回北斗轉天罡手握陰辰入洞房否泰反中天地合兎
雞沐浴要潛藏

十七

水晶宮裏翠娥嬌一段風光破寂寥奪得兎烏精與髓急
須收拾鼎中燒

十八

屏除人我守丹房轉覺光陰氣味長榮辱不隨塵外客但
於金鼎煉鉛霜

十九

凡龍龍精來象全依法修來火候前宜待陰消成至寶便
知平地隱神仙

二十

此小天候論氣精品公會道別無真神仙不肯分明說
與分明笑殺人

二十一

九還七返定三才開關抽添訣秘諱四象包含歸戊己精
動十月產嬰兒

二十二

遐來活計不勝清一畝沙田手自耕晴雨正資春氣力不
愁苗稼不滋生

二十三

歸根復命復元真氣入四肢精養神神氣若還俱不散混
同塵世一閒人

二十四

一物浮沉渾有無堪迎秋露洞真珠窮花柳陌頭頭是穢
濁塵中任所拘

二十五

我今收得長生法年年海上覓知音不知誰是知音者試
泥狂言着意尋

二十六

幾年勤苦覓仙傳不做神仙未肯休緣合自然成大道豈
教凡事見纏由

二十七

父母生來真一氣無形無影杳難尋爻卦黑白通玄妙魂

晚相投産紫金。

二十八

上善之基妙最深華池神水定浮沉神功運火抽添緊煉
已持心真放心。

二十九

東西南北要精通文感陰陽雌與雄火候五須牢穩審吹
噓全藉巽宮風。

三十

天地相交由否泰也家氣候互相通一夫一婦資天地三
女三男合始終。

又詩一首

佛掠廓中碍眼明休將大道付人情堪憐自古神仙輩特
故如思不作聲。

西江月

一見金丹總數河圖象出真機誰知同家盡玄微大道
茲孕起　斗柄旋琁正位陰中却抱陽辯崑崙子毋看紙
衣吳此乾坤真理。

觀月詩中金朔三六日兩惟形神等里簡易采中真擅固休
推心腎　白虎長行坎戶青龍却與南離陰現陽晦似慈
歷大道不離玄牝。

三

天上三清孔竅三皇五帝規模習聚五氏仲尼徒經史遊
藏妙素　問有真人出世來明亦子玄珠聊光終日精辱
衛滿目黃芽顯露。

四

內有五行相制包含一粒紅鉛相生相殺自天然此藥殊
無貴賤。貪向我家園裏栽培一畝天田中男小女共相
連種得黃芽滿院。

五

鑿破玄元三五機開造化主璋希夷妙旨在中央觀尺無
名圖象　片刻工夫便得教君地久天長蓬萊仙島是吾
鄉愈不留心信問。

六

竹破須還竹補人衰須假鉛全思量只是恨晴前自是時
人不見。日月相交離坎龍蛇產在先天長生妙藥在家
園一餉工夫便現。

七

此道至靈至聖無令泄漏輕為全憑得行兩相宜言語須
防辨智　要精五行生旺須明陽盛陰衰三人同志謹防
危進火工夫仔細。

八

煉就光明瑩玉迴來却入黃泉昇騰須假至三年塵慮
勘春戀。九九綫終變化神功豈假言宣分明頃刻做神

仙水駕雲車風輦
九
一爻初回過朔門中神水溫溫剛柔相會氣均均妙在無過渾沌　八卦循廻旋繞推排九竅追奔東西沉淨合朝昏莫與常人議論

詩一首

一月一還為一轉一年九轉九還同唯憑二卦推刑德五六回歸戊巳中

丹簡謂

煉丹不用等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龍飛赤水波濤湧虎嘯丹山風露清

二
初時有如雲出洞次則有如月在潭又似金蚕如玉笋好將火候煉二三

三
嬌如西子離金閣美似楊妃下玉樓日日與君花下醉更無何處不風流

四
井底泥蛇舞柘枝忽聞明月照梅梨夜來混沌撫落地萬象森羅總不知

五
昔日道師親口訣只要凝神氣穴以精化氣氣化神煉

作書芽幷白雪
六
一年沐浴更防危十月調和須謹節服了丹砂朝玉帝乘雲跨鶴登天闕

七
烏無形兎無影烏兎只是日月精烏兎交時天地永

八
牛無角馬無蹄馬牛只是乾坤體乾坤運用坎和離

九
龜無象蛇無迹龜蛇只是陰陽形二氣交會混為一

十

龍無翼虎無牙龍虎本來同一體東鄰西舍便是西家

十一
鉛非汞汞非鉛鉛汞本在身中求要使身以寂不動

十二
無口雪無苗芽白雪乃是神室水若要便是氣樞花

十三
夫真夫婦真婦以男離女皮感時虛空無塵天地露

十四
真交梨真火棗交梨吹後四肢發火棗吞時萬劫飽

十五
夏至後冬至前陰陽不在此中取自有神氣分兩弦

十六
水真水火真火依前應候運周大調和煉出長生胎
十七
日之魂月之魄身中自有真乾坤煆煉丹田通透赤
十八
天之尊地之卑便把天魂擒六賊又將地魄制三尸
十九
藥非物火非候分明只是一點陽煉作嬰孩無窮壽
二十
金非金木非震從來真土應五行金木自然解交併
二十一
黑中黑白中白但能守黑黑白自現黑白本來無二色
二十二
金真金銀真銀金銀煉作紫金丹自然無一分縈累
二十三
偃月爐朱砂鼎須知抱一守中和不必透關投玉井
二十四
中央釜守一壚金鼎常令湯用煆玉爐不要火教寒
二十五
玄真玄牝真牝玄牝都來其一竅不在鼻口并心腎
二十六
真陰水在離泥元氣恢恢本無象

二十七
煉朱砂煉水銀真候朱砂配水銀水銀煉作明窓塵
二十八
真黃蘗真紫粉分明內鼎內爐中變化无石成九轉
二十九
真關鎖真河車鐵鎖金關牢固守河車運動結丹砂
三十
真金精真玉液滿鼎氣歸根玉液盈壺神入室
三十一
真金翁真姹女金翁姹女結姻親洞房深處真空雨
三十二
真丁公真黃婆丁公運火煉金花黃婆施巧養金鵝
三十三
真嬰兒真赤子九轉煉成十月胎純陽無陰去命不死
三十四
真陰陽真陰陽陰陽都只兩箇字聖人留下幾萬言

翠虛篇序

嘗觀張紫陽贈白龍洞主之詩有曰聞君知藥已多年何不修心煉汞鉛莫教燈滅被風吹滅六道輪迴難怨天余讀至此掩卷拊膺喟然歎曰紫陽之語是為已知藥者發也況憤然乎故於暮三朝以風燈為警由是讀金圈栗棘之書者十年習金鉛不汞之事者又十年始如嚼蠟雖欲尋出生死一路若蠅鑽窓然不覺忽及出矣及敬賢翠虛之篇復聆方外高士之至論始知採時喚為藥也煉時喚為火也結時謂之丹卷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鑪鼎爐所稟之性故有汞鉛

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故有丹砂玄珠之號以今觀之惟一物也良由古人別有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煆煉沐浴之說如易卦象無出乎乾周天星禽無出乎斗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但觀天之月暈黑白察地之潮候消長則可默會日中取時之意於毫髮之際無差殊何患乎金鼎不騎龍駝女不御虎也結丹頭於片餉之間產嬰兒於十月之內神凝氣聚身外有身此誠學仙之捷逕度世之妙道其精微簡要之語盡在乎翠虛一篇真息子王思誠謹焚香稽首再拜序

翠虛篇

泥丸真人陳楠撰

紫霞山人涇蟾子編輯

紫庭經

絳宮天子統乾乾龍飛上九華天天中妙有無極宮宮中萬卷指玄篇篇篇皆露金丹音千句萬句會一言教人只在尋汞鉛二物採入鼎中煎夜來火發昆崙山山頭火冷月光寒曲江之上金烏飛嫦娥已與斗牛歡採之煉之未片餉一氣滃滃通三關三關來往氣無窮一道白脉朝泥丸泥丸之上紫金闕闕中一塊紫金團化為玉漿流入

口香甜清爽遍舌端吞之服之入五內臟腑暢甚身康安可謂鉛汞精化作精髓盈關源但去身中尋周天前弦之後後弦前藥物平平氣象足天地日月交會間虛空自然百雜碎嚼破泥沌輭如綿蒼來復去成一錢遍体玉潤而金堅赤白換去白血流金光滿室森森然一池秋水浸明月一朵金花如紅蓮此時身中神氣全不須求道復參禪我今知君如此賢知君有分為神仙分明指示無多語默默運用面拙添年中取月不用年月中取日月徒然日中取時易日時中有刻而玄玄之又玄不可言元來朔

望明晦弦金翁姹女奪造化神鬼哭泣驚相喧雲收雨散萬籟靜一粒玄珠種玉田十月火候聖胎圓九還七返相廻旋初時夾脊關脈開其次膀胱如火然內中兩腎如湯煎時乎挑動衝心源心腎水火自交感金木間關誰使然黃庭一炁居中宮宰制萬象心掌權水源清清如玉鏡兢使河車如行船一爨火煙飛燒天烏魂兎魄成微塵如斯默默資真詮一路逕直入靈真分明精裡以氣存漸漸氣積以生神此神乃是天地精純陽不死為真人若知此宜修仙修仙惟有金丹門金丹亦無第二訣身中一物為家園壁漸津氣血液七件內物何取焉坎中非腎適靈根潭底日紅北馬奔七返九還在片餉一切萬物皆生成

惟此乾坤真運用不必元元徒無言無心無念神已安得凝聚成胎仙胎仙只是交結成交結惟在頃刻間君還知有太陽回正在冬至幾日前又言金精既降時復以何物復金精金精只在坤宮在西南為川源籠步終日照西川只此便是藥之根以時易日刻易時一滴甘露名靈泉吞入心中衝肺腧落在膀胱而成丹丹頭不在膀胱結元在膀胱却在肝肝為木液過金精遂土交結成大還莫言此時有為功又恐斯須為着相言始於着相至無相煉精化氣氣歸祖氣之根本發成神方曰無為而通寂感如夫婦交媾時一點精血結成嬰彼之以情而感情尚且嬰兒十月成何況宇宙在乎手身中虎嘯龍吟聲雖然不見

龍之吟波浪高湧千萬尋雖然不見虎之嘯夜深風古颯萬林自乎丹道凝結後以至火候烹煉深及於十月霜飛時神魂奔走安敢爭一年都計十二月卯酉沐浴誰敢行所以十月入神室金鼎滿滿龍精為縛雲捉月之機關得訣修煉夫何難果然縛得住狂山又解捉住月之魂黜頭此語知古人何慮不把身飛昇身之緊劣心之肉心中自有無價珠可以生我復死我既缺飢人亦飽人尋其蹇路取其原道遙快樂無饑寒似此景象與證驗總在一日工夫間工大如此譬似開樂不遑寧採不難誰知火焰萬丈紅虎殺三尸玉爐寒丹田亦缺生紫芝黃庭又以生紅赭紅赭一餐永不飢紫芝一服常童顏滿身渾似白乳花

金筋玉骨老不衰功成行滿鶴來至一舉便要登雲端

丹基歸一論

占人有言得其一萬事畢意誠哉是言也此吾所以刻丹經之繁無標紫書之煩數善為是也一也者為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原千變萬化之祖也以要言之天癸地乳即日精月華也紅鉛黑汞即金精木液也烏兎即龍虎也朱砂水銀雄雌牙白雪之骨也丹砂赤石乃白金黑鉛之由也別之為男女夫婦體之為金木水火類之為青龍徐陽象之為乾坤坎離或曰河車者或云黃婆者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砂玉液者又如丁翁兒十月成何況宇宙在乎手身中虎嘯龍吟聲雖然不見黃婆之名嬰兒姹女之號折為黑白分為青黃有如許之

紛紛其寶陰陽二字是皆一物也謂如守一壇戊巳戶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汞砂鼎爐月爐甲黃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根凝結之所此又皆一處也從如冬至二至春秋兩分卯酉庚弦望晦朔子午巳亥寅子坤申二十四炁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週週離坎之精兎雞之月乾巽之穴二八之門朝屯暮蒙晝垢夜復人不知以爲果須依時按節推氣測候分拆數法准則銖爻故曰視土圭夜驗刻漏謬之甚矣又豈知周年造化週周身之精氣日夜時刻週精氣之變態也其中有莖有旺有升有降有浮有沉有清有濁是以聖人以外象證之殊不知天地氣教在乎一時之工夫也所以中

間有陰陽寒暑之證有生殺盈虛之狀小則晝百刻大則如一年只在一時而然也然一時即一處也一處即一物也人知此之所以爲一則採取有法運用有度斤兩有則水火有等與夫抽添進退之妙沐浴交結之奧無不防危慮險也若毫釐之失則日月失道金汞異爐非知造化之深者莫克知陰陽之義如是其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金丹也金丹即道也古仙上靈詔人煉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故週入道之捷徑耳故有先鉛工夫自然交媾週風混合百日工靈之語行之九月謂之九轉煉之一年謂之聖胎此其所以隱而不露者以上天祕惜不欲輕泄此道耳豈得無禍福於傳授賢否之間乎既以噩涕精津氣

血液爲陰物也又以泥九丹田心腎肺尾間夾脊口鼻非真一處也何從而知金木之所以間隔水火之所以既濟未濟者哉能以一之一字計諸群經參詳往哲勿以神氣爲自然歸復勿以禪定爲自然交合若能如是或恐暗合孫吳而終非促百脉以歸源窮九關而徹底三火所聚八水同歸者也至於神入氣爲胎火煉藥成丹豈容易明有曰神衛氣者有曰神凝則氣聚者有曰神氣自然歸復者皓首茫然反起虛無之歎夫豈知丹基之真一爲妙哉若將遊浮靈揖華佺於空蒙宵露之上者得一可以畢萬故作丹基歸一論以付學者白玉蟾頴川陳泥丸太乙刀圭之說傳諸後古云。

水調歌頭贈九霞子鞠九思

奪取天機妙夜半看辰杓一些珠露阿誰運倒稻花頭便向此時採取完如碧蓮含蕊滴破玉池秋萬籟風初起明月一沙鷗紫河車乘赤鳳入瓊樓認相投五氣三花聚頂吹着自然真火煉得似紅榴十月胎仙出雷電送金虬

鵲橋仙贈虛子沙道昭

紅蓮含蕊露珠凝碧飛落華池滴滴運歸金鼎嘆丁公煉得似一枚朱橘三花噴火五實擁几上有金胎神室洞房雲雨正春風十箇月胎仙了毕

真珠簾贈海南子白玉蟾

金丹大藥人人有，要須是心傳口授，一片白龍肝，一盞醍醐酒，只爲離無尋坎有，移郎南宸，測北斗，好笑見金翁姹女兩箇厮鬪，娶兒鉛來調勾，觀漢月海潮抽添火候，一箇知否，那兩箇鍾日，是吾師友。

金丹詩訣

半斤真汞半斤鉛，惡在靈源太極先，須趁子時當採取，煉成金液入丹田。

二

神符白雪結玄珠，此是金丹第一爐，十二時辰須認子，莫教金鼎汞花枯。

三

水火相交虎遇龍，金翁姹女兩爭雄，青去白來然後黑，到紅方且入黃宮。

四

玉爐三轉見黃芽，火裡栽蓮辦紫花，人在峰宮貪夜月，一杯美酒飼丹砂。

五

四斡紅爐轉四神，添符進火養胎精，龍虎繞爐爭造化，風吹起水中螢。

六

五轉功成白雪芽，却教六賊運河車，五行俱備雷聲震，好登樓看汞花。

七

煉成金液玉神丹，捐制龜蛇坎位間，七返靈砂陰氣消，爐養火莫教衰。

八

天上七星地七寶，人有七竅稚歸腦，七返靈砂陰氣消，爐只使溫溫火。

九

八轉神錦玉清砂，卯酉抽添火不差，渴飲華池饑嚥氣，婆終日看金花。

十

九轉紫金成至寶，天門地戶自關鎖，三百八十有四銖，散爲三百六千顆。

十一

青龍把鏡照泥丸，五臟祥光徹上鬟，子午寅申和巳亥，胎圓數足出兒顏。

十二

移將北斗向南辰，年過黃旋入紫旋，攢造一年真造化，太陽正照月三更。

十三

上應星辰下應龜，太陽三十六文纏，不因法象無由採，誰悟生於天地先。

十四

黃芽明粉密陀僧造化能若不見陽真一法世
間還有幾人曾。

十五

紅鉛之髓谷真汞黑汞之精是正鉛莫向腎中求造化却
須心裏覓先天

十六

靈汞是非是水銀丹砂不赤大迷人此般真物誰能識
者騐鸞脫世塵

十七

三種真形一種稀結成靈異少人知莫言龍虎同源出便
是神仙立兆基

十八

鎮星合得配中央住水能交色變黃不比凡金銀與鐵成
時全是賴陰陽

十九

莫近丘墳穢污田亦嫌戰地產人眠鍾來靈氣方為福便
是求仙小洞天

二十

山林靜處最宜長或在城中或在鄉土得厚時丹待厚安
為立見有迹灰。

二十一

寶宜向木對朝陽名有明窓對夕光照顧有名人莫曉旋
陰不得閉金墻。

二十二

八門運化應時開進退隨金定往來。莫息明爐并北戶。安
然二品位三台。

二十三

六百篇中起伏明三元須順日虛盈推移八卦明斤兩刻
漏狀分寧住程

二十四

陰火息時陽火消理分卧立順羲爻。更隨黑白天邊月。六
候方經脚前交

二十五

四時推運逐星杓晝夜停分百刻昭鄉重元君重定式細
詳時候已明標

二十六

天上分明十二辰。人間分作煉丹程。若言刻漏無憑信。不
會玄機藥未成。

二十七

心地虛閑絕萬緣且宜清靜返身觀要知鐵眷梁之漢何
慮修丹下手難

二十八

言者不知知不言。高談闊論萬千般。雖然眼下無人辨恐

汝縱身被自瞞
二十九
人如得道自嬰兒不辯閑言是與非君若不能心眼具他
時追悔問他誰
三十
執着之人得不真朝行暮輟又非誠誠心修煉見功驗方
是人中識得人
三十一
父精母血結胎成尚自他形似我形身內認吾真父母方
綰捉得五行精
三十二

子時氣對尾閭關夾脊河車透頂門一顆水晶入爐內赤
龍含汞上泥丸
三十三
氣入丹田養白鴉斯時方曰結黃芽華池神水含明月取
得刀圭火似麻
三十四
須知藥得火成丹又要丹逢火則仙片餉工夫修便現老
成須是過三年
三十五
大道分明在眼前時人不會悟歸泉黃芽本是乾坤氣神
水根基與汞連
三十六
認得根源不用忙三三合九有純陽參通變化神光現從
此朝天近玉皇
三十七
合其天地合其元子母相逢不敢言先汞後鉛爲大道莫
教失伴鶴歸天
三十八
此寶從來二八傳吉年吉月入爐安干朝火候知時節必
定芽成汞自完
三十九
志默忘言理最端更無一物可相關閉聆讀着此兒力一

得分明萬事閒
四十
紅鉛黑汞大丹基紅黑相投世罕知兩物若還成戊己仙
家故曰一刀圭
四十一
日烏月兎兩輪圓根在先天核取難月夜望中能採取天
魂地魄結靈丹
四十二
莫謂金丹事等閑切須勤苦力鉛砂悠悠好問師資學不
在他邊在目前
四十三

未炁還丹先養鉛龜蛇一氣產先天虛心實腹方和合結就靈砂一粒圓

四十四

同行同坐又同眠終日相隨在目前認得這些須急採見之便是水鄉鉛

四十五

不是燈光日月星藥靈自有鼎常明玉簫又視光明處一顆堂堂現本真

四十六

終日如愚豈有無謾將閒裏着工夫初時玉液飛空雪漸見流金滿故廬

四十七

靈汞通真變化多只宜存守不宜過神符默運三關徹鉛趁黃河入大羅

四十八

甲龍庚虎鎮相隨鉛汞同爐始可爲曾取地天交泰事自然交媾坎和離

四十九

周天火候至幽微運動抽添認有時氣候何須分八節只防片餉失毫釐

五十

五行四象坎并離訣說與伊只有工夫下手處幾人曾得幾人知

五十一

若未逢師且看詩詩中藏訣好修持雖然不到蓬萊路也得人間死較遲

五十二

晝運靈旗夜火芝抽添運用且防危若無同志相規覺時恐爐中火候非

五十三

震卦行歸西兌鄉三陽姹女弄明璫當巽風吹動珊瑚樹入艮歸坤又一場

五十四

握拳開日守流珠這箇原來是入途不見悟真篇內說真金起屋幾時枯

五十五

誰知前後長機十二時中只一時晦朔弦明進退煉成九轉結嬰兒

五十六

龍虎會合土火星飛金木相逢坎電時藥到月圓須滿稱急炁暗運

五十七

心神氣精採來一處結交成丹頭只是先天氣煉玉英

五十八

分明只在片言間老去殊途有易誰先自刀圭言下悟瀛洲九轉大還丹

五十九

兩處擒來共一爐一泓真水結真酥刀圭滋味吞歸腹滅盡灌黃芽產玉符

六十

捉將百脈倒歸源自會大然永見鉛大地山河皆至寶誰知身裏覓先天

六十一

宮中眼底火星飛雷電掀騰白雪垂身裏漏聲聞滴滴三尸精血可充飢

六十二

五行四象外遐尋只在當人一寸心運用陰陽成妙道直教龍虎鍊盡成金

六十三

偃月爐中煆坎離片時自有一刀圭寄言師祖張平叔萬聖千賢總在西

六十四

醉倒酣眠夢熟時滿船載寶過前溪一經識破丹基處沒去收來絕有伊

六十五

西南路二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記得古人詩一句曲江之上鵲橋橫

六十六

一月三何一日同修丹法象奪天功交加二八爲丹母望遠徒勞覓虎龍

六十七

尾閭自然置丹田一顆真珠換似綿滿地冷光生玉筍兩池秋水漾紅蓮

六十八

鼎爐火候容推排煉得純陽氣上來地戸閉時骨體實天門積漸自然開

六十九

水爲靈府沖和液火是丹樞混沌精會在宮中凝結處自然結藥復生英

七十

男兒慷慨是胎仙只爲駑羌夜夜圓參得天機真造化身中自有玉清天

七十一

鼎中朱橋再次紅此是時時養火功元悉歸爐神不散春山春水自春風

七十二

金鼎先乾活水銀水銀乾了大丹成分明有箇長生藥點

鐵成金不悟人。

七十三

溺唾精津氣血液。真僞混淆須辯惑。從無生有是藥材。不可滯他虛幻物。

七十四

經云變化在須臾。迷者何求日月躔。但守火爻三百刻。產成一顆夜明珠。

七十五

天源一派接崑崙。最隱無過九曲灣。百萬王龍斯未斷。江春月趁漁船。

七十六

精神寂合然歸時。骨肉融和都不知。關節自開通暢也。形容光澤似嬰兒。

七十七

分南須當應南弦。此般法象今天淵。廻頭問取黃婆看。何必區區待口傳。

七十八

鉛汞之宗龍虎根。玄牝之戶戊己門。只向玉壺春色裡。摘花去問教軒轅。

七十九

近則三朝遠九旬。須知變化有時辰。不知造化長生藥。點永成金也勤人。

八十

閉關元無藥裏尋。來出去一般金。鑄成大小多隨意。是水虛妙理深。

八十一

入鼎須憑重一斤。秤來却是十六星。一星水裏真金妙。合作流珠二八停。

八十二

坎府切搪石腳泉。斗星相對射高天。溟涬陽脉通青白。沐浴須教金體堅。

八十三

盡道真人總默然。如何也不示言詮。若非騎傲事無語。只是曾中欠汞鉛。

八十四

天地初分日月高。狀如雞子夜如桃。陰陽真氣知時節。直待三年脫戰袍。

八十五

龍虎丹砂最幽。五神金內汞鉛流。千朝變紫飛雲去。直至大羅天上頭。

八十六

用鉛須得汞相合。二物爲親女唱歌。煉此紫河車地動。白雲相伴鶴來過。

八十七

紅黑扣將婦嫁夫一年一度入丹摳洞房深處真雲雨箇嬰兒一似渠

八十八

坎男離女仕乾天買藥燒丹不用錢偃月爐中烹造化些妙藥要真鉛

八十九

怪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交結身裏夫妻是妙哉

九十

三姓包含二物交赤龍飛上碧雲霄夜来井露空中過片月横空對鵲橋

九十一

復垢修持水火宗鬼雞沐浴內丹紅周天六六寒爐後月胎圓顯聖功

九十二

水火同精間木金火木知他甚處尋脫黃着紫因何事只為河車数轉深

九十三

玉符金液煉天仙月照崑崙一沼連試指比方玄武事龜蛇因此而相纏

九十四

雨洗新篁雙鳳飛玉芝花下一靈龜抱琴彈盡無生曲却訪姚寀小池

九十五

透體金光骨髓香金筋玉骨盡純陽煉教赤血流爲白氣消磨身自康

九十六

一旦工夫盡志誠凝神聚氣固真精顏容如玉無餘瀉方顯金丹先鋼成

九十七

翠娥獨立水晶宮體態嬌嬈有意濃半夜黃婆來叩戶作妹嫁去與金翁

九十八

太乙玄珠金液丹還元返本駐童顏要須親聽明師語方可教君見一班

九十九

夜來一朵碧芙蕖內有紅丸滴滴珠滴下華池是神水丹田結聚作丹胎

一百

離坎名爲水火精本是乾坤二封成但取坎精點離穴純乾便可擺飛瓊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奧集成卷五序

金液還丹印證圖序

竊以削死注生名至簡於玉劄尋師訪道心方契於丹書。善惡在人升沉由己伏覩總仙之傳。如知自古以來沖舉者十萬餘人。投宅者八千餘處。豈皆稟受之異。蓋因力學而然。若軒轅生而神靈。固由天授。如旌陽修而道備。豈非人爲。須待惡業消而後善緣就。或因守關而過。或歎渡海而逢。或經魔而心愈堅。或歷試而志不退。得既難苦。修必精專。採煉於洪都。會府之中。棲遁於大華嵩山之下。或紅塵閉散。壽若李脫之八百。安期之三千。或白日飛騰。奇若子晉之緱氏。或厭世而尸解。或住世而流形。或師徒之皆升。或祖孫之咸遂。或得之難而成之易。或得之易而成之難。方冊具傳。厚誣不可。余自童稚篤志清虛門戶。遍求是非莫辨。堪心三紀。倒指百師。所學皆非。過而方悟。是知難逢之事。豈可輕易而成。歎爲跨鶴之遊。必假腰錢之助。下士聞而大笑。上聖所以不言。謬以毫釐失之千里。若天機之輕泄。祖則罪延。而至道之不傳。已則譴大將言後輟。歎罷不能。謂其隱祕於玄微。孰若鋪陳其梗槩。因述師指。繪作圖章。著外法象九章。所以盡造丹之精微。著內法象九章。所以條養丹之詳細。夫煉金丹者。必有所自。故有原本焉。有本然後生於故有乾坤焉。乾坤在烹煉故有器器焉。器器有藥物。故有鉛汞焉。鉛汞明分而故有和合焉。和合成黃芽。故有真土焉。丹成貴能取故有採取焉。作用有規模。故有制度焉。制度有同志。故有輔佐焉。此在外法象造丹之九章也。採得然後服。故有服丹焉。服畢務温養。故有九轉焉。九轉養全精火。故有進火焉。火候有進退。故有退火焉。進退有爻象。故有抽添焉。抽添有休息。故有沐浴焉。沐浴罷。丹成。故有金液焉。丹雖已成。慮性未明。故有抱元焉。守一抱元。命固性徹。形飛天闕。位證真人。故有朝元焉。此在內法象養丹之九章也。服丹綿歲。養火一年。採造陰陽。縮飲節候。奪二千七十三萬六千之正炁。歸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寶身。訣則無餘。教盡有壞。莫若均齊物我。混一色空。悟無上之一提。圓真源之正覺。動爲遊戲。靜入涅槃。造無拘礙之象。求返元來之本。通前警悟。及後還元。共二十章。長四五倍。外有煉丹行。所以貫串首尾。錯綜篇章。指迷徹。所以明辯正邪。分別真僞。列之於後。覽者詳焉。非敢爲達者之規模。姑留與後學之印證爾。時宋嘉定戊寅仲冬元日龍眉子序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奧集成卷五

金液還丹思金圖歌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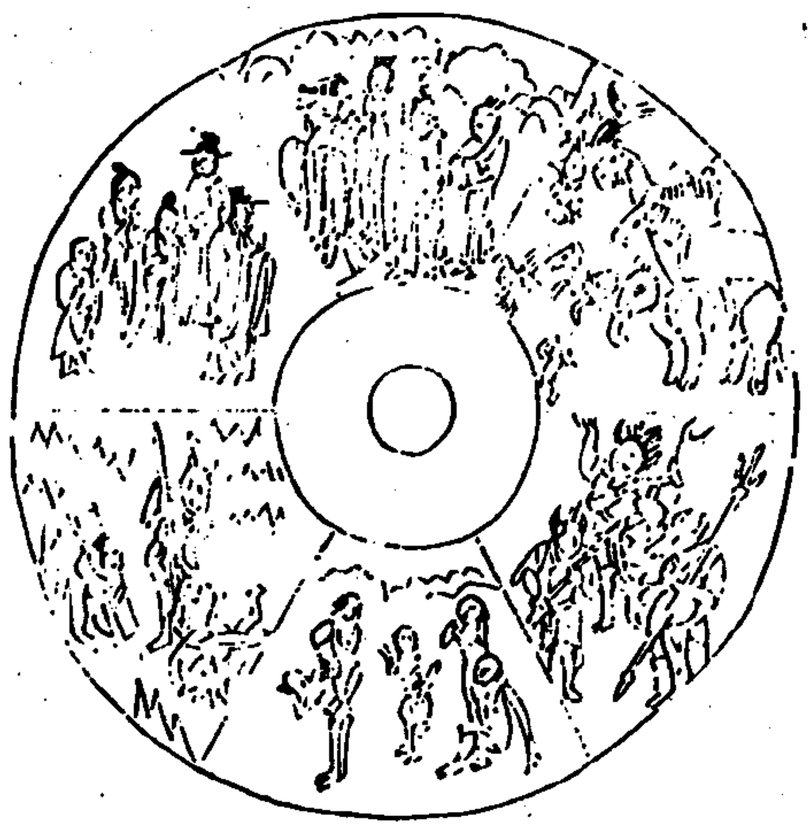
此係圖　龍眉子圖述

先師王虛親授　涵虛子發微

祖師龍眉子製筆圖述非人勿示寶而敬之　端平甲午

武寧王景玄啓道書

警悟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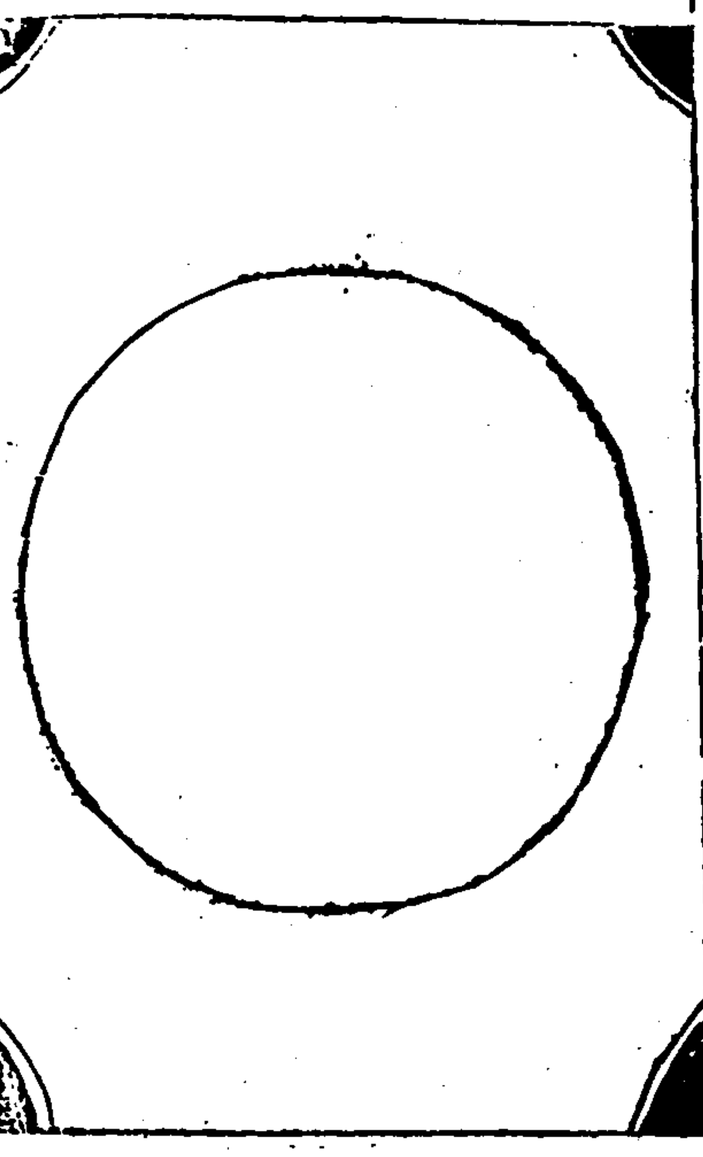
警悟詩曰

委骸回視積如山別淚翻爲四海瀾世界到頭猶會壞人生撚指有何歡成男作女應千變戴角披毛歷萬端不向此生生爽悟此生盡處作麼看

警悟者警覺世人使知金丹之道可以超九入聖可以啓死回生可以返老還嬰可以捉挈天地陶鑄陰陽者也人之有此身乃天地間萬物中之一物耳故人爲萬物之靈得配天地而爲三才不能如天地之長且久者以其有身則有患名利役其心酒色迷其性思愛牽纏情慾縈絆魂戀於榮華富貴之域迷蒙於醉生夢死之場元精袞矣元氣竭矣至死而不悟之仁人愍世人不信長生之道可學而致可修而成人人有分箇箇圓成至簡至易一得永得自然升輕雖愚昧小人得訣修之立躋聖地却乃執着不思就前省悟甘分沉淪故作是詩列於卷首以提省世盲於火坑之中使其回視古今英雄豪傑之流文人才子之擅縱得官高極品祿享萬鍾金玉齊堂妻妾滿堂一旦無常同歸腐朽錢財竟賸妻子難留屍骸棄積荒丘恩愛頓成淚海天地劫遷到來猶有塊日人生圖聚歡樂能有幾何況復愁哀樂之不齊壽夭窮通之不一流光迅速如撚指凝塵疾驟若馳車而又生而長女生老病死千端萬變遍遍無窮或墮六道

輪廻三途惡趣。救脫異類。披毛戴角。可不悲哉。急宜回思。此身之難得。此道之可修。此生之可度。堅志苦心。尋師訪道。結真友。採丹材。烹日月之英華。煉乾坤之精髓。點化凡軀。以成仙體。逈此。有生而度不在他生後世也。

原本法象



原本詩曰

溟涬無光太極先。風輪激動產真鉛。都因靜極還生動。便自無涯作有邊。一氣本從虛裏兆。兩儀須信定中旋。生生化化無窮盡。幼作壺中一洞天。

原本者。原我之本。返我之元也。即父母未生以前。一點元陽真氣是也。人之始有其身。皆因陰陽精氣之施化。父母情性之感合。故男精先至。女血後行。血包于精。則成女。女血先至。男精後施。精包于血。則成男。兒在母胞中。隨母呼吸。及期生下。剪去臍帶。一點元陽精氣。聚于其間。亦如天地未分。鴻濛未判之時也。混混沌沌。囫囫圇圇。全無漏泄。豈非渾渾無光太極乎。陰陽動靜循環無端。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必無久靜久動之理。全無漏泄之時。此其靜也。應時發現之候。此其動也。因動而採先天真鉛以為丹基。有氣而無質者也。程子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也。又云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其斯之謂也。此氣從自虛無中來。乃太

極初分先天太乙之精真一之炁也非人可見可聞後天之精血也真一之氣乃鉛之名也鉛者金也生坎水之中故曰真鉛也太乙之精乃砂之號也砂者汞也汞生離火之內故曰真汞也龜蛇會聚於鵲橋虛裏兆也口口相傳者此也採此先天太極初分之炁龍虎初弦始姤之精吞歸金胎神室之中溫之養之調之伏之生生化化變現無窮自然幻出一壺天也

乾坤法象



乾坤詩曰

混元未判是先天清濁分來二象全坤女乾男偏一氣水龍金虎間千年。都將孤寡為修道可信劉梁可遊玄日用不明顛倒理若能達此是真仙

聖人修煉金丹無非法象天地闔闢之機取則陰陽升降之理天地未判混混沌沌形如雞子天地既分乾坤真位兩儀立然清濁分然當其未分之前合為一太極也及其既分之後各具一太極初分是曰先天聖人能辨此太極初分之際二象清濁之源採此混元未判先天之氣以為丹母也故乾者天也陽也剛也父也清也水夫也震男也龍也火

也離女也外陽而內陰汞是也坤者地也陰也柔也母也濁也金妻也兌女也虎也水也坎男也外陰而內陽鉛是也其形各體其氣各居陰陽抗衡不相涉入覿面不相親龍虎隔山海以此其氣陰不產寡陽不生故曰坤女乾男偏一氣水龍金虎間千年也既以乾坤偏氣龍虎間隔如之何得其一處會合以辨此大事哉噫惟有黃婆能打合牽龍執虎作夫妻是也黃婆者真土也龍虎者真一之氣太乙之精也世人不知此二物自先天虛中來肯猜瞎想迷迷相引以為御女房中接氣之術三峯採戰九淺一深之法或採閨丹之石腦子或採女經為紅先子或令男女交

合而採其滋精或伺候精行而運氣補腦或吞精服
穢或納清吐濁妄想心腎爲水火或以口鼻爲玄牝
以至八段錦六字氣淨守中黃默朝上帝嚥津納唾
搖筋擺骨服氣吞霞瞻星禮斗採日月之精芒吸晨
昏之清氣熊伸鳥引龜息鶴胎守視頂門運氣歸臍
或參禪學默提公案或持不語枯坐無爲或祭賽搖
祠或佩授六甲非歸邪僻之中則入獨修之內皆非
正道總是傍門以此孤陰寡陽邪僻僞行爲道豈知
金丹有剖柔配合玄中之玄妙中之妙可以造道玄
微找鍾離老仙云涕唾津精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
啼指出顛倒之理在乎日用常行之間爲其至近匪
遙至易匪難世人日用而不知以其大近故輕棄之
俄吐納經千載怎得金烏搦兎歸是此意也仙翁叮
耳要明顛倒之機則當效法天地旋轉乾坤交合日
月降伏龍虎聽測潮候消息盈虛採取汞鉛審察老
嫩顛倒坎離交垢水火循環刻漏進退節符抽添不
用警戒抽添不可頃刻參差纖毫怠忽若能謹此真
機是即神仙指日可待

鼎器法象



曰神室。曰陽鼎曰陰爐曰上下釜曰上下弦曰玄關
一竅曰玄牝之門曰中黃宮曰泥丸宮曰華池路曰生殺舍曰
衆妙門曰丹元府曰交感宮曰神烝穴曰
混元金鼎曰造化泉窟曰曲江曰華嶽曰戊己門曰
甲乙戶曰崑崙曰氣海曰神廬曰母舍曰汞鼎曰鉛
爐曰乾宮曰坤室曰靈戶曰丹房曰大淵曰規中曰
關元曰丹田曰絳宮曰黃庭曰歸根竅曰復命關無
非譬喻鼎器神室體用耳雖然種種異名之不同一
言以蔽之曰乾坤鼎器而已乾鼎者即上釜也其形
象天坤器者即下釜也其形象地兩釜相合。餌丹歸
于中宮。象天地人三才也鼎器模範要令合格周匝

不大不小不短不長不闊不狹皆要相當方為美器
不然有偏陋之患賊害丹体其身長一尺二寸。以周
歲律周圍一尺五寸。中虛五寸。分三層上中下等以
應三才。豈非圓繞五三圖徑一乎爐面周折三尺二
寸。明心横有一尺六立唇環匝二寸唇厚二寸。豈非唇
周四八擬勝數乎四八乃三尺二也模範既正鉛汞
居中。優游防閑審查老嫩中須定見使無過不及皆
合於中則太極真火在下鋪舒太陰真水在上喻受
匪過聖師逐節指示世人焉得自知愚何決破玄樞
以養聖胎也哉

鉛汞法象



鉛汞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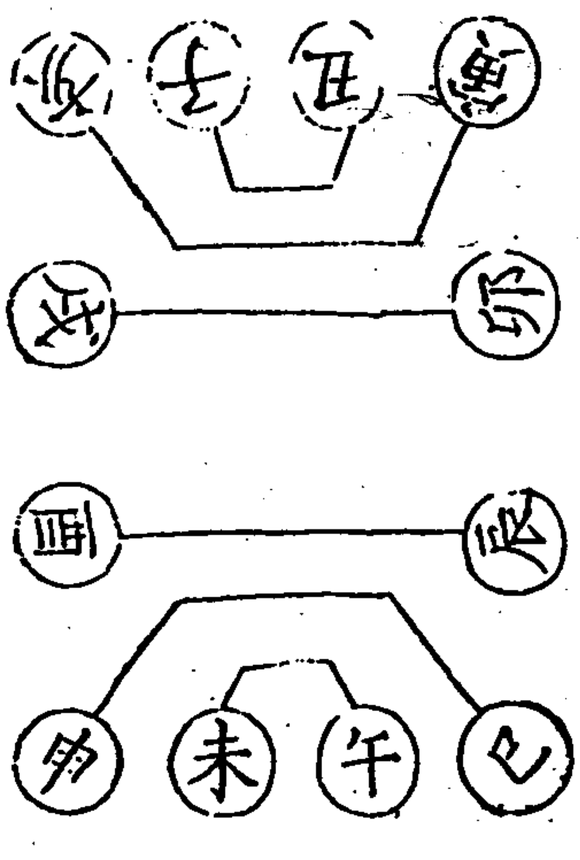
鉛出白金汞產砂丹家便把此來誇若將金石為真藥猶
播禾麥望長麻坎內黃男名汞祖離宮玄女是鉛家分明
辨取真和偽產出真鉛似馬牙

世上狂妄邪師因見丹經紫書以真鉛真汞為大丹
藥遂倩為土石中出鉛擴中所提白銀為真鉛朱砂
中所抽水銀為真汞便將此訣寶秘以為大丹之基
誇獎誘惑盲瞽世人自高自是以非賢金信賢愚不
輕傳世之愚夫見其高談闊論覩覩世利將謂點銅
乾汞以濟身家殊不知鉛銀砂汞金石草木乃後天
地生查滓有形之物氣類不同焉能成丹經云若

上可濟貧救困助道之資而已豈肯合我之體而居以點化凡軀而陷換骨而形神俱妙者哉若將金石砂汞爲真鉛真汞者猶種木麥而望長麻不亦愚乎豈知真鉛產在坎宮真汞生居离位坎乃北方正氣屬水水爲金子水返產金母隱子胎故虎向水中生也虎合在酉曰兌兌金生水水中產金是爲真鉛陰中之陽外雌而內雄中合戊土故曰黃男雖然鉛是兌宮金水所產而坎中陽爻原屬於乾乾坤運木交之先乾因煎逋駕馳騁於坤乾之中爻損而成離離本汞居故曰坎內黃男名汞祖也離乃南方正氣屬火火爲木子火還孕木胎故能從火裡出也

龍家在東曰震震木生火火中產砂是爲真汞陽中之陰內雌而外雄中合己土故曰玄女雖然汞是震宮木火所生而离中陰爻原屬於坤混沌撫落之後坤因合受孕育得配於乾坤之中爻實而爲坎坎木鉛合故曰离中玄女是鉛家也若能識真辨僞知得真鉛真汞根源出處採而餌歸黃金室內調水運火行一時得藥之功煉十月胞胎之事工夫自到真丹自結生成一味白馬牙也此乃金丹之真景象非譬喻也昧之者雲沈異路知之者針芥相投希微玄鉛永產出之真馬牙也此乃金丹之真景象非譬喻也昧之者雲沈異路知之者針芥相投希微玄鉛

和合法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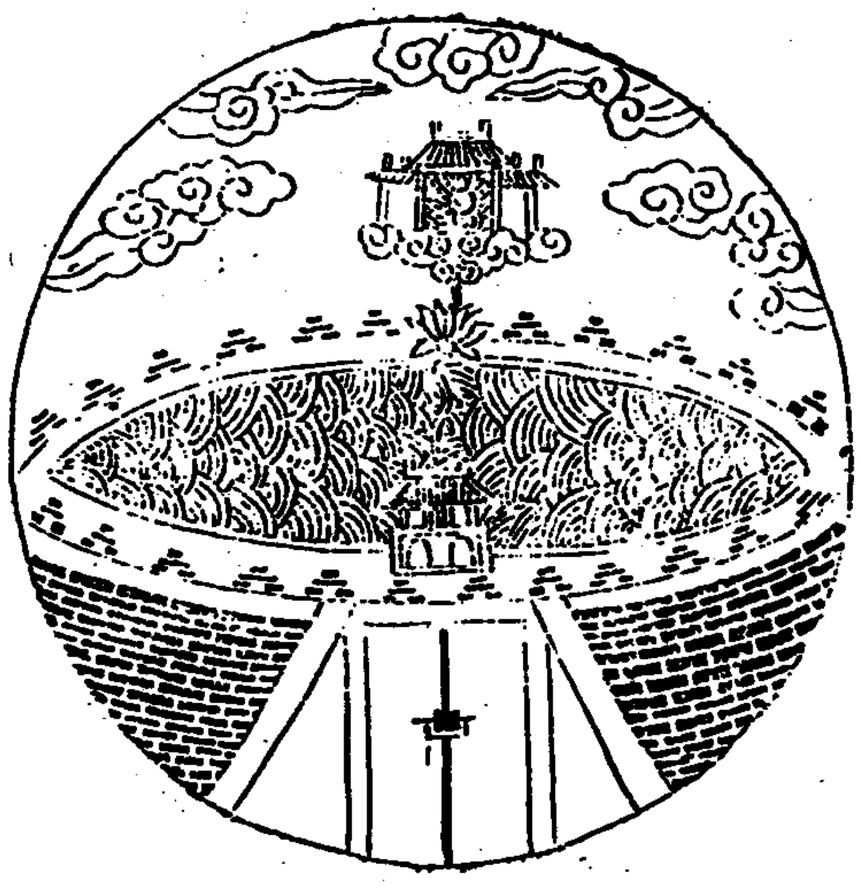
和合詩十二八清源正一斤休言等分是均平不知和合陰陽處更娶參詳子午辰甲上見元當用巳亥支出處必尋寅巡相合處戊三五和作中黃產至真

修煉金液還丹之道不知鉛汞和合亦不成丹二八乃龍虎所產藥物之數清源乃八月十五氣魄渾全是金精壯盛時三日暮震月現庚方是也至人知時採取候其經罷符至水源至清之際採此太極初分之炁龍虎始姤之精以爲大丹之基即烏肝八兩兎髓半斤之謂也何必言其等分以此兩物均平不多不少而已世間之學道者如麟角見

龍不識龍遂虎不識虎當面蹉過多以女子首經論時相交採取混妖之炁以爲道猶如接竹黍丹。不亦遠乎彼豈知採取要識清源和合要知時節方可成丹。仙翁令其參詳子午辰者。子午爲天地之中。陰陽之首。要人仔細參究以配合陰陽也。中上建元當用巳。亥支出處必尋寅者且如鉛屬金也。金生在巳。巳金生水。水生在申。故金與水同宗。則申與巳相合也。汞屬木也。木生在亥。亥水生火。火生在寅。故木與火共祖。則寅與亥相合也。其他自然而然。觸類而長之可也。遇相合處成三五。和作中黃。產至真。若煉丹之士。既得師旨。發大勇猛心。行大堅確志。一念感通上

天垂佑。遇因緣則降龍伏虎。遇時節則採汞取鉛。遇和合則窮究陰陽。遇制伏則調諧三五。即悟真篇所謂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焉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炁。十月胎圓入聖基。是也。三五一會而產至真黃芽於中黃元海矣。

真土法象



真土詩曰

先天一炁號真鉛。莫信迷徒妄指傳。當化滋張緣朕兆。一靈飛走賴拘鈐。有形生質皆非正。無質生形始是玄。寄語道流勤學取。用鉛莫錯用凡鉛。

真土者。真鉛真汞也。鉛汞者。太極初分。先天之炁也。先天炁者。龍虎初弦之炁也。此炁生於天地之先。產於虛無之內。非可見可聞。後天地生。涕唾精津氣血液及凡砂凡汞。鉛銀礬硫。雌雄礵礜五金八石。有中生有。查滓之物也。邪師僞徒。往往指傳。以是爲道。費耗資財。終無有成者。良可笑也。殊不知金丹之道。亦猶萬物。皆因朕兆。既萌之後。以生以長。儻以真鉛真

汞配若金鳥之出窟固拘鈐不能飛走無質生質結成黃芽始是玄妙豈可謗彼有形有質之物而為真鉛真汞耶仙翁令人辯此真主乃是同類有情之物龍虎二八初弦之炁方可結胎方能孕育以凡鉛真汞也仙翁言之盡而明之至矣世人可不諦思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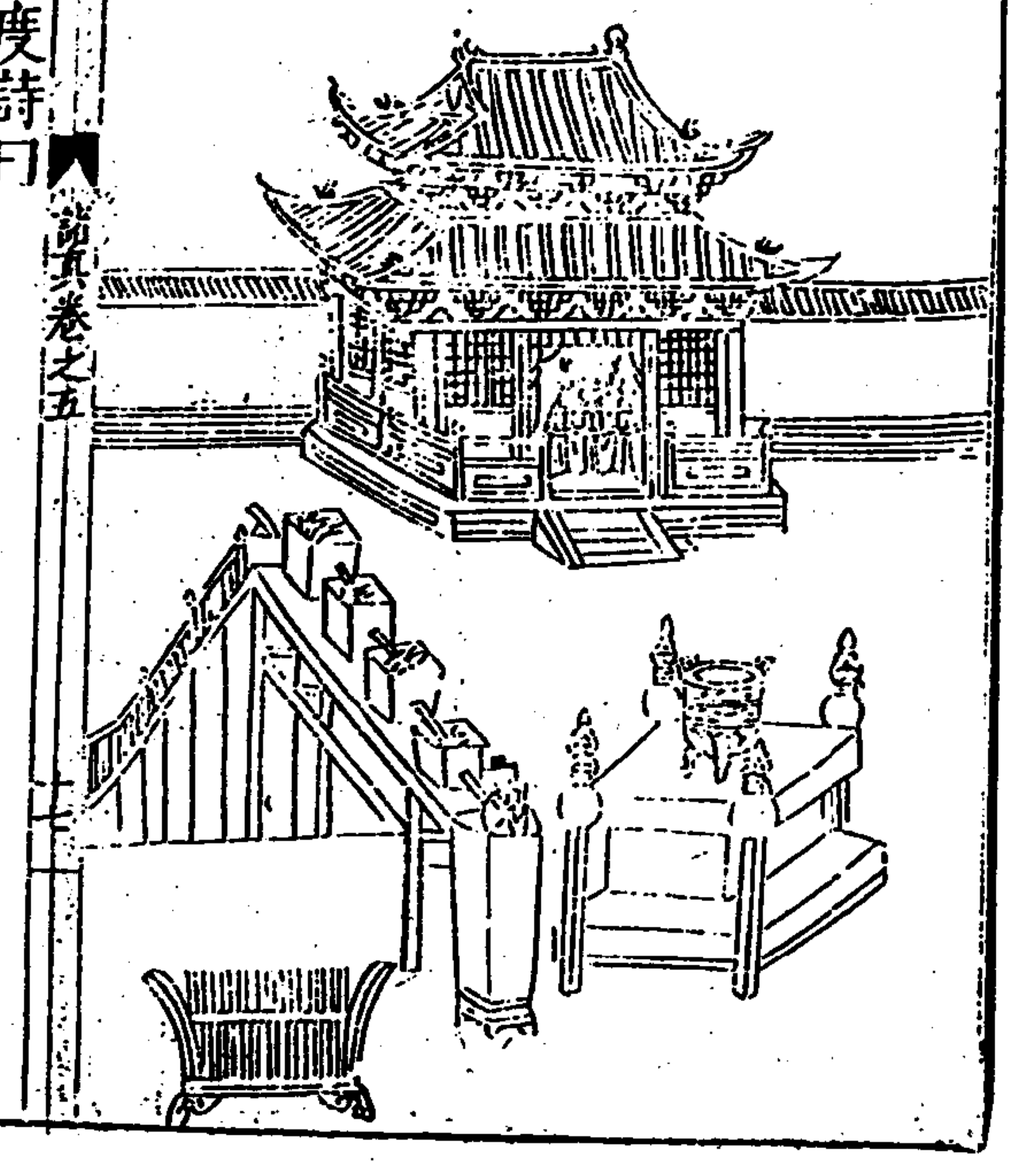
採取法象

採取詩曰

夜半霞光北海明金丹一粒慶圓成不因採取知玄妙枉使飛騰入太清鶴翅翩翩隨霜色勃鼈酥多逐月華生潮仙氣類潛通感運劍追來掌上擎

煉丹之士既得真師指授鼎器之的藥物之真火候之妙方可下手採取以煉還丹大採取之妙待彼一陽初動之時鼓動乾坤之橐籥揚開离坎之樞機運真水於天河焚真火於髓海循刻漏而森羅萬象駕河車而直透三關泥丸風生絳宮月白旋採而旋收漸凝而漸結崑崙頂上黍米珠懸大淵泓中黃金芽長河光閃爍以透北海金丹一粒已慶圓成也不因真師入破採取之的焉能使之飛騰而入太清者哉飛騰之妙此鶴翅之翩翩隨霜色而勁如鱉酥之流潤逐月華而生藥物既已同類氣候豈不相通然同類又云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云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在身坎在於心宮陰陽配日月水火為劾徵又云磁石吸鐵隔得潛通即仙翁謂他氣類潛通感運劍追來掌上擎之謂也

制度法象



制度詩曰

澄築三層天地人九宮八卦布令勻鏡懸上下祛精怪劍列方隅鎮鬼神禹步登壇罡星指處百魔窟叮嚀刻漏無差失片餉工夫萬劫春

至人修煉金液大還丹先須投名山擇福地築廻水遶向陽背陰不近伏屍丘塚戰陣沙場離塵脫俗高抗清爽去處起蓋丹室救椽室內築壇三層以象三才壇上有竈竈上有爐爐中有鼎鼎中有神室外列九宮八卦天干地支四方卓劍懸以寶鏡鎮歷鬼神主者禹步登壇捧丹入室步履祝罡驅妖剪怪邪魔自然窺伏不敢賊害丹爐也循環周星刻漏以定晨

輔佐法象



皆運用陽火陰符以明進退纖毫不得差誤片餉之間結成一粒大如黍米餌之煉之十月胎圓自然神妙點化凡軀以成純陽之仙則萬劫長春而不老矣

輔佐詩曰

輔弼同聲不可無三人一志互相扶罡星坐鎮當先主黨鋪模責次徒審定鬥弦龍虎躍精調火候武文俱中間首尾須明取全伏籌徒仔細呼

世人見紫陽悟真篇有休妻謾遣陰陽隔之句則猜爲房中採陰之術見仙翁前詩有壇爐鬥竈之語則猜爲金石爐火之事以盲指盲到老無成誠可歎哉

仙翁作此印證圖可謂淵盡修煉金丹之骨髓矣首列警悟以曉世盲使知金丹之道可修而成既已省悟則金丹必有所自故有原本以明根源既明根源則有乾坤以分清濁既知清濁則有器以象金胎神室既設議神室則有鉛汞以辨藥物真僞既知藥物則有和合時節以顯斤兩父錄既知和合匹配則知金丹非真土則不能成育聖胎特指先天一炁爲真土之的以爲丹本真土既真到有採取老嫩既知採取則有丹室壇爐劍鋏刻漏之類以定制度制度既完則有三人同心之友入室了事此乃在外法象一一次第可謂詳而且切矣後學仙子當知修煉金丹結胎於一時二候之速溫養有九轉十月之功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晝夜一百刻十月總記三千六百時晝夜三萬刻時時行道刻刻用功豈不勞而且繁哉必須三人一志同心同意之良友互相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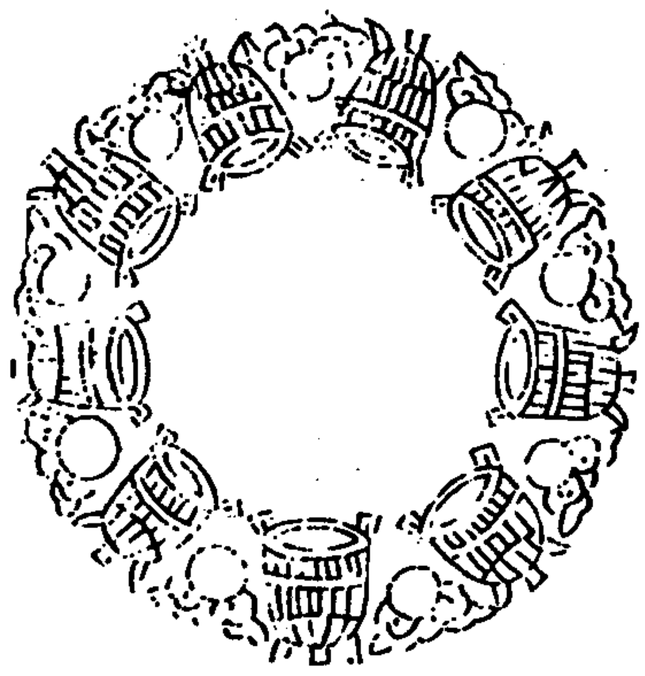
覺以匡不逮當先主者掌握樞機驅分造化同志之友輪流更直以相警省俾無纖毫怠時晷淵以定周星進退符火以明消息文烹武煉須循朝屯暮蒙首尾中間要識晝垢夜復無名子所謂天關在手地軸由心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撗歸鼎內奪三千六百之正炁幅輳胎中警戒抽添情專運用慮其危防其陰不使頃刻參差纖毫差忒者豈非三人同志而修更換而直者乎古仙云刻刻用事用之不勞者其斯之謂歟

服丹法象



服丹詩曰
奪得黃芽在掌中急吞切莫嚥忽忽滿身陰汞烟飛漢一
得陽鉛會入籠眷戀豈殊兒見母和諧無異牝逢雄精勤
火候無令失十月胎完壽不窮
胎完刀圭入口則立躋聖位天地不能拘陰陽不能
管縱橫自在隱顯莫測壽命無窮與天地同老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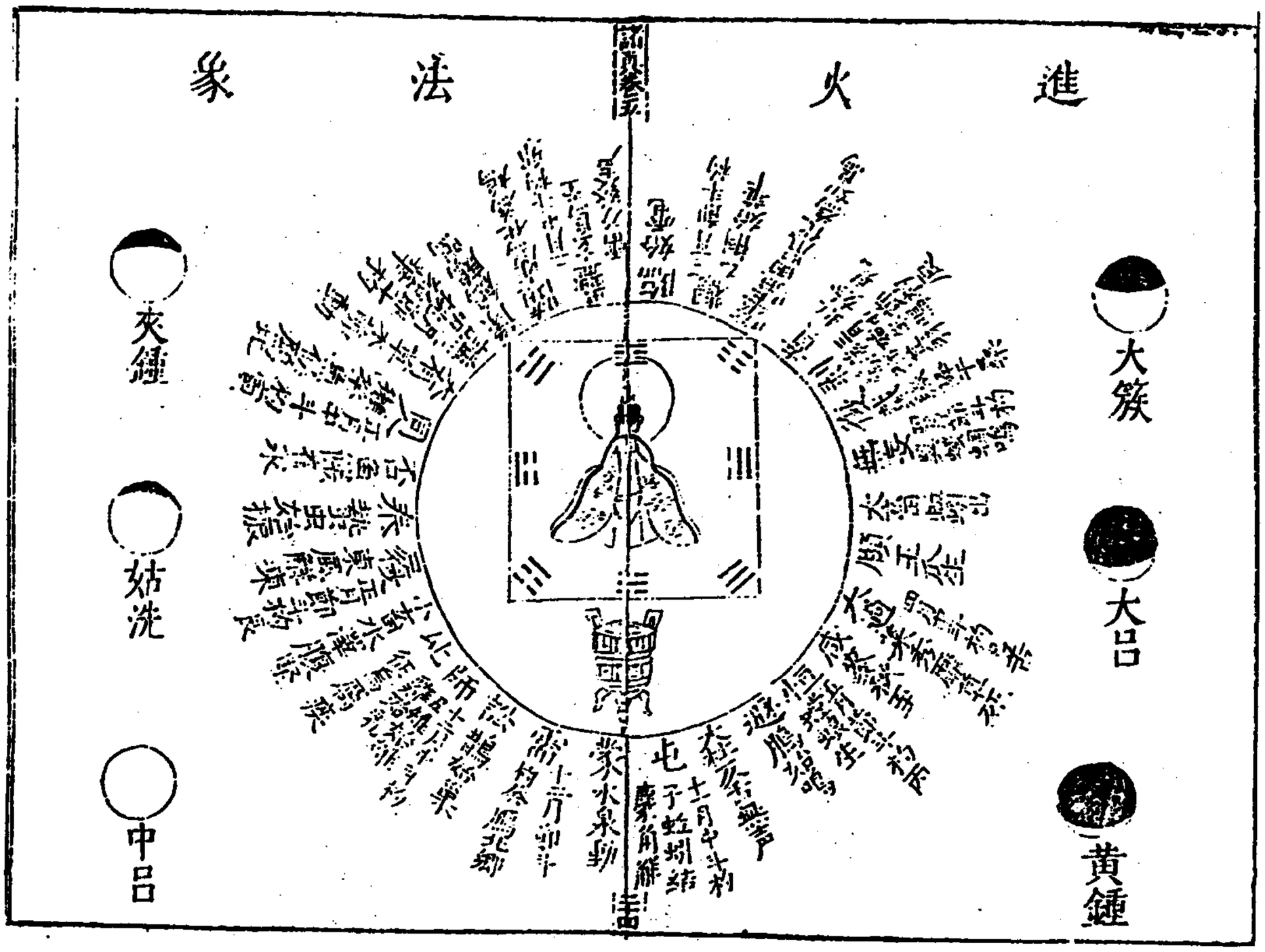
九鼎法象



九鼎詩曰
金丹秘術絶凡人六百篇將九道名帝禹範來奸始怖軒
皇鑄就道名成選時須合丹家法用後無令厭物腥節候
換時周復始煉成龍虎自來迎
金丹之術百數妙在神水華池凡夫豈能識哉故曰
金丹秘術絶凡人也火記三百篇篇篇相似出入貫
串易有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四卦爲鼎器藥物餘
六十卦以行周天火候修煉金丹亦有三百日功每日
用二卦直符即朝屯暮蒙朝需暮訟以至既濟未濟
周而復始三百日計六百卦也九道名即九鼎也夏
禹範成而奸始怖軒轅鑄就而道方成昔黃帝採首

山之金鑄鼎於洞庭湖之君山丹成而白日駕火龍
升天者此也九鼎乃九轉之義陽數極於九而言非
真要煉九鼎而後可以成仙也選造金鼎之時要合
丹家法度鼎器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
長尺二厚薄勻腹腴三坐垂温是爲古仙有云金鼎
實難造者良有以也故豈可妄以已見而有損益
於其間哉又豈令厭穢物以迫鼎爐而觸犯丹藥
者乎節候換時周復始煉成龍虎自來迎者天上太
陰行度日夜行十三度有奇一月一周天太陽行度
日夜行一度一年一周天丹法攢年簇月攢月簇日
攢日簇時攢時簇刻所謂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

節候參同契不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
謹慎審察調寒温周旋十二節節訖更須親是也周
而復始循環運用晝夜不息默運人符龍虎兩相逢
迎漸採漸煉旋凝旋結自然而然結成一粒紫霞赫
赤之還丹矣



進火詩曰
子時起火癸時潛此是晨朝進火篇呼應陰陽宜默默息
調出入務綿綿陽爻二百一十六卦合復臨泰夫乾刻漏
不差時節應炎炎火裡長紅蓮。

仙翁此詩備露火候起伏之秘大爲詳切自是愚人
不知耳子時起火癸時潛此是晨朝進火篇呼應陰
陽自默默息調出入務綿綿者子爲一晝之首火候
起緒之時也自子至巳運行陽火之候爲朝爲早屯
卦直符也夫運火者精調氣候幹運天罡順陰陽四
時代謝之機明天地五行生尅之理呼宜默默息用
綿綿莊子云衆人之息以喉眞人之息以踵是也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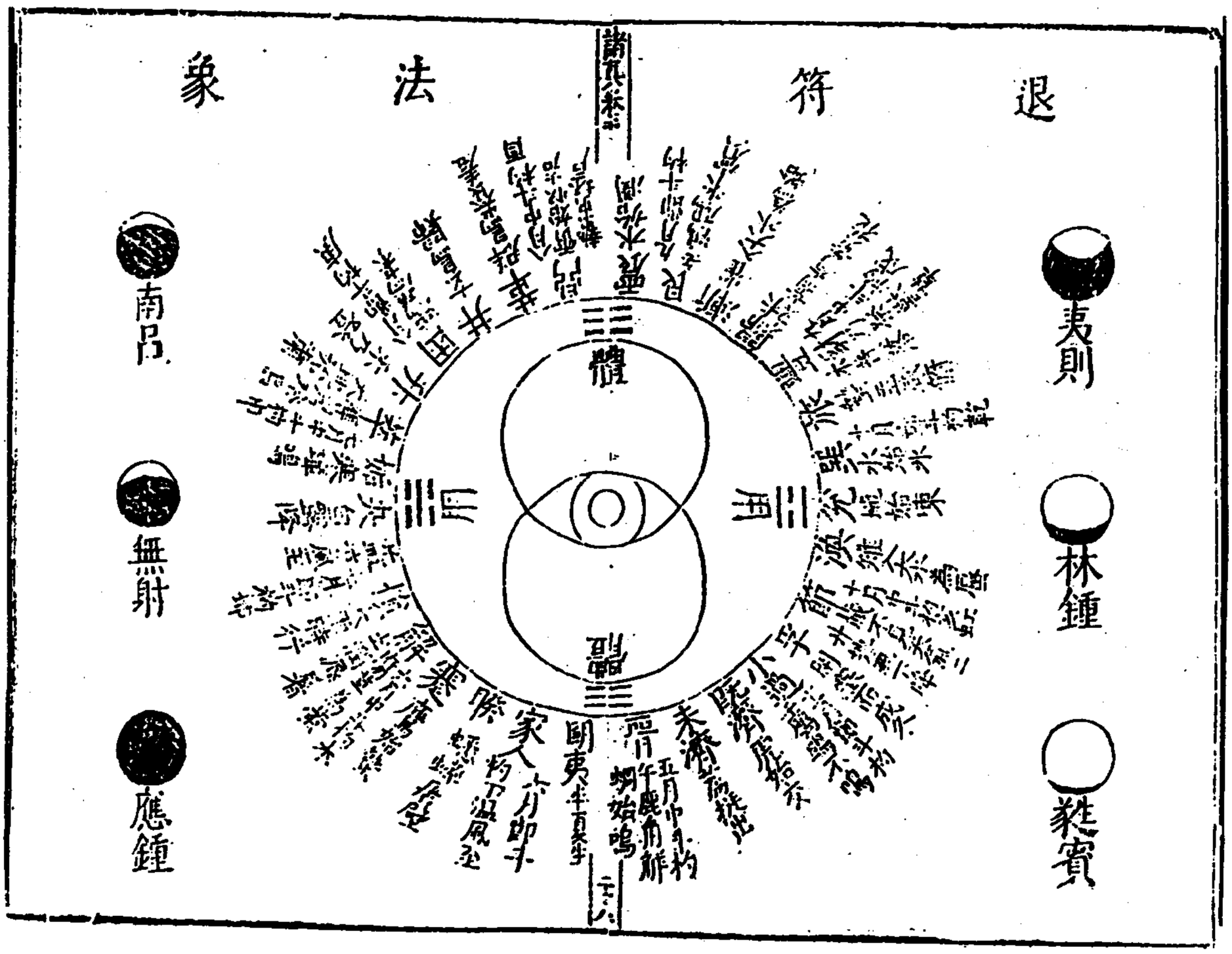
蟾老仙云閉極則失於急縱放則失於蕩眞一子所
謂定刻漏分晷時簇陰陽走神兎蹇三千六百之正
氣叩七十二候之要津運六十四卦之陰符鼓二十
四氣之陽火天關在手地軸出心天地不能藏亭毒之本致使神變無方化生純
粹者也無名子曰金官既砂汞之不萌一鼎乃蟲頭
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木龍飛騰小則雨驟
風漂坎男共離女奔逸此皆叩喻修丹之士煉已純
熟勿使火候差失也可不愼乎夫復璽者一陽之卦
也以年喻之則斗柄指子十一月也以律言之則冬至小寒也以候應之則鴈鵠

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出又五日蚯蚓結
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也以時明之則夜半
子也以月體之則初一初二初三半也以卦象之則
屯蒙需訟師也以火用之則進一陽候也臨䷒者二
陽之卦也以年喻之體斗柄指丑十二月也以律言
之則大呂是也以節比之則大寒立春也以候應之
則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雊又五日雞乳
又五日征鳥厲疾又五日水澤堅也以時明之則鷄
鳴丑也以月體之則初三半初四初五也以卦象之
則比小畜履泰否也以火用之則進二陽候也泰䷊
者三陽之卦也以年喻之則斗柄指寅正月也以律

言之則大簇是也以節比之則雨水驚蟄也以候應
之則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虫始振又五日魚陟負氷
又五日獺祭魚又五日候鴈北又五日草木萌動也
以時明之則平旦寅也以月體之則初六初七初八
半也以卦象之則同人大有謙豫隨也以火用之則
進三陽候也大壯䷡者四陽之卦也以年喻之則斗
柄指卯二月也以律言之則夾鍾是也以節比之則
春分清明也以候應之則桃始華後五日鴽鴈鳴又
五日鷹化爲鳩又五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
五日始電也以時明之則日出卯也以月體之則初
八半初九初十也以卦象之則鼎蠱臨觀噬嗑賁也以

火用之則四陽沐浴候也夫三者五陽之卦也以年喻之則斗柄指巳三月也以律言之則姑洗是也以節比之則穀雨立夏也以候應之則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現又五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也以時明之則食時辰也以月體之則十一十二十三半也以卦象之則剥復無妄大畜順也以火用之則進五陽候也乾三者六陽純乾之卦也以年喻之則斗柄指巳四月也以律言之則中呂是也以節比之則小滿芒種也以候應之則螳螂鳴後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又五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麥秋至也以

時明之則禺中巳也以月体之則十三半十四十五也以卦象之則大過恒遯大壯也以火用之則進六陽候也此乃晨朝進火之節陽爻二百一十六也刻漏不差時節有准則爻爻火裡黃芽瓶秀長出金蓮也



退火詩曰
午時十八八箇星此是陰符退火程剛至坎來從姤始欲
藏品物至坤盈一般作用惟增減二氣分張見弃榮滅火
息符天地靜屯蒙二卦稟生成
陽火俯露於前陰符復泄於此愚之用心於此者但
願人人有分箇箇圓成作佛成仙以超生死是以不
憚天譴冒禁而言也午時十八八箇星者陰符退火
程剛至坤盈堅冰也泰同契云姤始紀
叙候雹最先井底寒泉午爲雞賓賓伏於陰陰爲主
人是也一陰始萌終至極陰則萬彙斂藏歸根復命
之時也陽火陰符作用須則一般惟有陰陽進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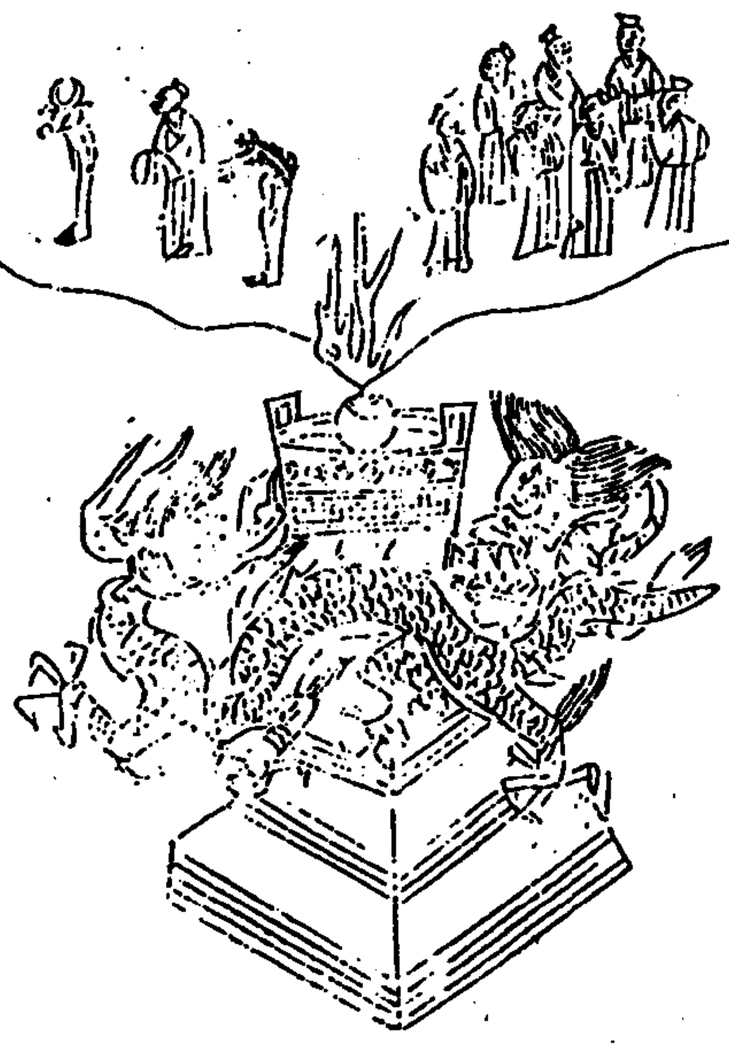
不同榮枯動靜之不一以應天地之升降日月之循
環耳自午至亥運行陰符之候爲暮爲晚蒙卦首事
也夫陰符起垢䷖者一陰之卦也以年喻之則斗柄
指午五月也以律言之則蕤賓是也以節比之則秋分
至小暑也以候應之則日入酉也以時明之則日次
日及古無幷又五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
半夏生也以時明之則日中午也以月體之則十六
十七十八半也以卦象之則晉明夷家人睽蹇也以
符用之則退一陰候也遯䷠者二陰之卦也以年喻
之則斗柄指未六月也以律言之則林鍾是也以節
比之則大暑立秋也以候應之則溫風至後五日

腐草爲螢又五日反舌無聲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始摯又五日
涸泽暑又五日大雨旹行也以時明之則日次午也
以月體之則十八半十九二十也以卦象之則解損
益夬姤也以符用之則退二陰候也否䷋者三陰之
卦也以年喻之則斗柄指申七月也以律言之則夷
則是也以節比之則處暑白露也以候應之則涼風
至後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又五日鷹乃祭鳥
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也以時明之則晡
時申也以月體之則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半也以符用之則退三陰候也
卦象之則萃升困井革也以律言之則二十一二十二半也以
觀䷓者四陰之卦也以年喻之則斗柄指酉八月也

以律言之則南呂是也以節比之則秋分寒露也以
候應之則鴻鴈來後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群鳥養羞
又五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坏戶又五日水始涸
也以時明之則日入酉也以月體之則二十三半二
十四二十五也以卦象之則屯震艮漸歸妹也以符
用之則四陰沐浴候也剝䷖者五陰之卦也以年喻
之則斗柄指戌九月也以律言之則無射是也以節
比之則霜降立冬也以候應之則鴻鴈來賓後五日
雀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花又五日豺乃祭獸
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也以時明之則
黃昏戌也以月體之則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半也

以卦象之則豐旅巽兌渙也以符用之則遯五陰候也坤☷者六陰純坤之卦也以年論之則斗柄指亥十月也以律言之則應鍾是也以節比之則小雪大雪也以候應之則水始氷後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又五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也以時明之則人定亥也以月体之則二十八半二十九三十日也以卦象之則節乎小過既濟未濟也以符用之則遯六陰道窮則返歸乎坤元歸根復命之候也此乃陰符退火之程陰爻一百四十四也陰符陽火不爽毫髮朝屯暮蒙循環運用則聖胎自然稟受生成矣

抽添法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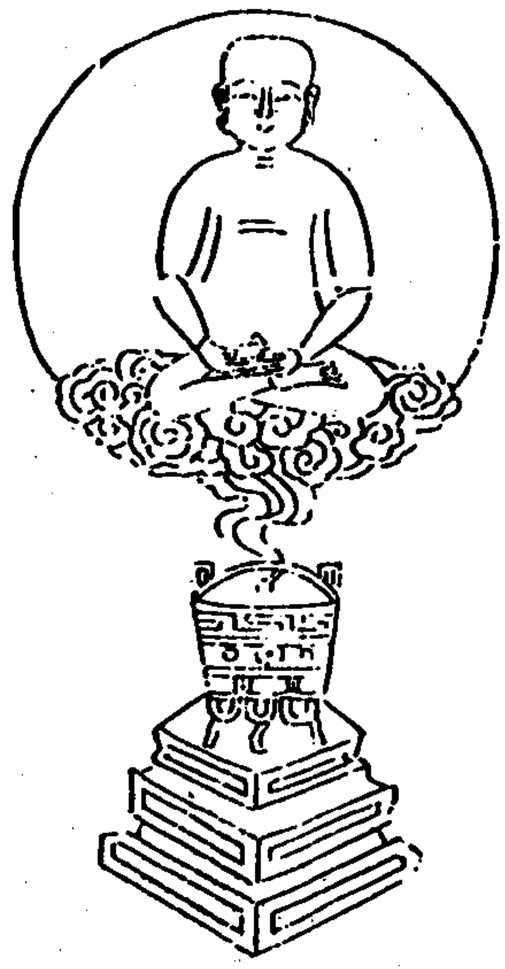


抽添詩曰

一回進火一回陽龍虎盤旋射絳房陰候和鉛隨日減陽魂與汞逐時昌灰心運用常令謹煩惱傾危免致殃添汞抽鉛全藉火除于此外別無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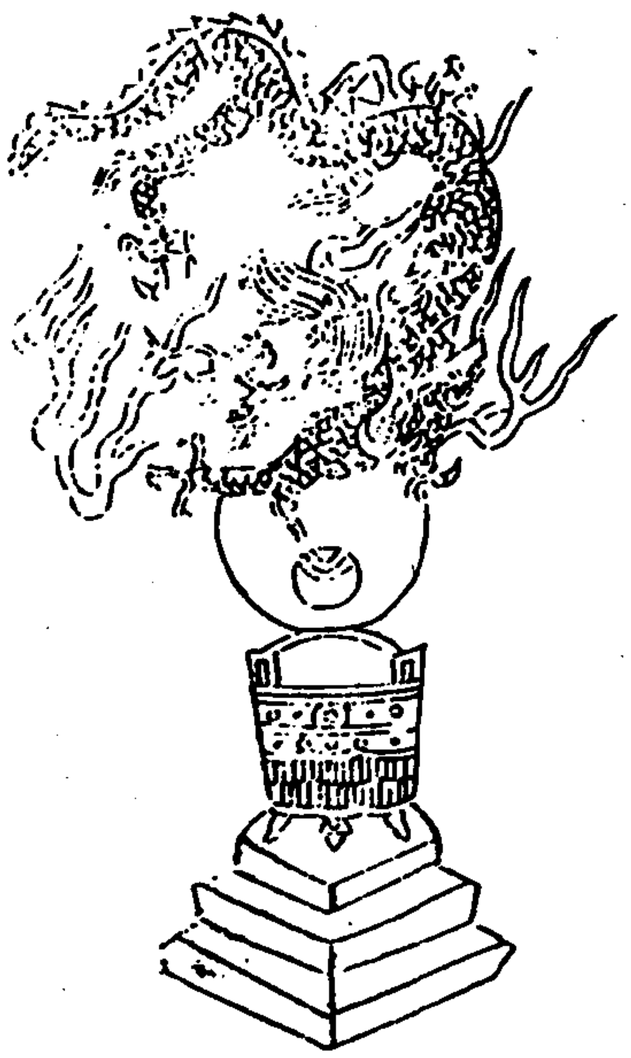
一回進火一回陽者謹垢夜復之抽添坎水離火之運用也龍虎盤旋射絳房者龍精虎髓交通于黃道金鉛水汞會聚于絳房王液瓊漿凝結于泥丸白雪黃芽瓶秀于元海也陰候和鉛隨日減陽魂與汞逐時昌者修煉金丹爐氣不可間斷如雞抱子如龍養珠朝採暮收時烹刻煉汞漸添鉛漸減陰候消盡陽魂始堅十月胎圓則成一粒至陽之丹也灰心運用常令謹煩惱傾危免致殃者修煉之士心歇灰而志歇奮境歇忘而功歇勤精專運用警戒抽添勿使纖毫違謬免致傾危殃咎也添汞抽鉛全藉火除于此外別無方者抽鉛添汞之方無過以水火爲之而非世間凡水凡火也乃藉太陰真水太陽真火元始祖氣蒸蒸之耳除此日月兩儀之氣晝夜循環周而復始養育聖胎之外再無別項方法可以成丹也須藉日月之氣而又非朝採日精夜採月華也世有以採陰接氣之術爲大道者邪師僞學也以金石草木爲藥物者狂徒妄人也以朝添八兩暮換半斤爲火候者盲人艱瞎馬無途可適也不可自衒聰明廣記經

沐浴法象



書貧談口辯以誘惑世人可也

金液法象



也以其陽中有陰至是而倫落者德中有刑故也八月斗建在酉二陽四陰觀卦也萬物至秋而肅殺故爲刑也以其陰中有陽至是而蘧麥生者刑中有德故也聖人煉丹自冬至一陽來復起火運符而遇二月八月陰陽分位之時沐浴心慮罹功守城以防危殆不至於終窮也

煉丹本是一年功兩月都緣要住工兎遇上元時便止雞逢七月半爲終畢蝗水澇因差過雨順風調爲適中刑德既加宜沐浴傾危豈不到臨窮

修煉金液還丹本有一年之功郎遇兎雞兩月便要住工者兎屬卯本是二月節氣郎於正月上元便當知止防危慮險也雞屬酉本是八月節氣郎於七月中元要識持盈洗心滌慮也度人經謂璇璣玉衡一時停輪者此也畢蝗水澇皆因運用之失宜雨順風調可謂抽添之合度刑德既加宜沐浴若二月斗建在卯四陽二陰大壯卦也萬物至春而發生故爲德

金液詩曰

朝朝金鳥起飛烟氣足河車運上天井露遍空滋萬彙泉一派汎長川猶如雀卵團團大間似驪珠顆顆圓龍子脫胎吞入口此身已證陸行仙。

朝朝金鳥起飛煙氣足河車運上天者修煉之士採藥物于不動之中行火候于自然之內朝朝不間刻刻用功夸天地陰陽生成之造化法河車流通運轉之樞機顛倒坎離則飛煙起於金鳥循環烏兎則金液掀上崑崙矣井露遍空滋萬彙靈泉一派汎長川者天雨井露則為瑞世之徵丹生井露乃結靈胎之兆丹本氣凝氣因水化庶水川源即是靈泉妙窮也猶如一派長川滔靈液不捨晝夜流潤丹田運上泥丸凝結聖胎百日之後形象已具猶如雀卵團團大間似驪珠顆顆圓也輝煌閃爍光耀昆侖此乃真履實詣之景象知之者現在目睫昧之者猶隔天淵龍子脫胎吞入口此身已證陸行仙者十月胎圓霹靂一聲頂門迸裂兒出現即龍子脫胎時也刀圭入口立躋聖位恁時自知我命堅難壞已證陸地神仙矣。

抱元法象



抱元詩曰

功足丹成子脫胎且逃換面遂輪廻色身雖已堅難壞慧照當從定裏開念念覺圓無一物頭頭顯露絕纖埃九年面壁成何事隻履根蘆在去來

十月溫養功成之後金丹成就吞入已腹默化九軀以成真人也即紫陽翁云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也刀圭朝入口暮可生羽翼已知此身之堅固難壞逃出輪廻生死之外提挈天地掌握陰陽而不為陰陽陶鑄也又須抱元九載以空其心心出掃盡無留纖翳性海澄清莫容一物常教朗月輝明每向定中慧照如達磨長蘆入室後向少林冷坐真

性圓融去來無礙既已入寂而又折幕渡江隻履西歸者是也。

朝元法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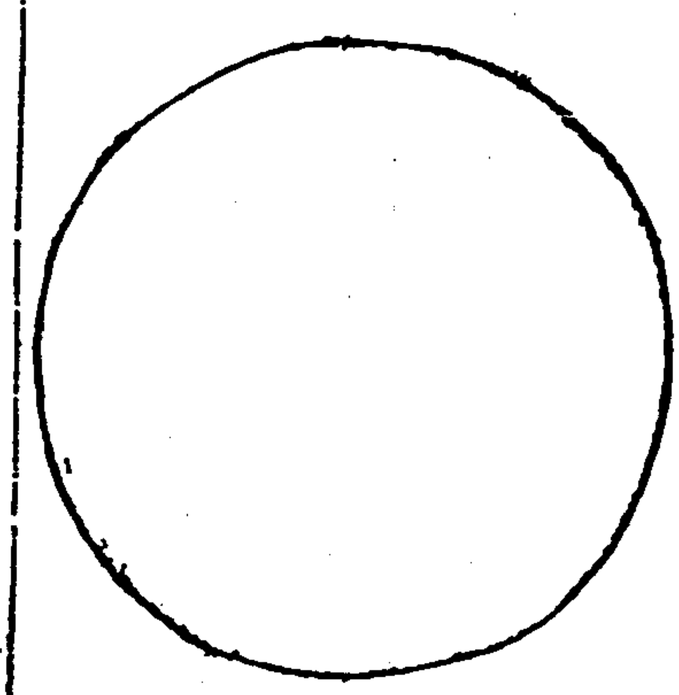


朝元詩曰

形神俱妙道爲徒性命雙圓合太虛實詔降時騰鶴馭王書拜後駕龍車仙官烜赫誰論貴濁世敖煎且兎居積得勤求終有遇問君何事獨躊躇

九年面壁之後靈光徹覺海圓明形神俱妙與道合眞彼時性命混融與大虛同體耳功積三千行累八百遊戲人間潛伏俟時天書詔拜龍車鳳輦駕入雲端陞爲天官世間誰能及此之貴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人生在世譬如夢幻泡影混混濁世不受煎熬飛身金闕返佩帝鄉必須積德積功勤苦求師指授大道以逃生死人能誠心感格豈無所遇

還元法象



還元詩曰

南非南兮東非東一靈妙有本圓通賢愚本是無分別凡聖何曾有異同認赤作朱成性習呼娘爲母自機鋒有爲一切皆非實悟取真源空不空

還元之道非東非西非南非北非上非下非有想頑空有作有爲皆非也本自一竅真性素蘊圓通爭保侭赤源源周陀陀活潑潑上而神州赤縣下而窟鄉瘂巳賢智之流愚魯之輩人人具足箇箇圓成初無分別何有異同年催日逼性習於愛慾奔色之鄉日就月將流浪於塵鋒巧辨之域認未作赤呼娘爲母皆非實相頓能識悟真空不空之妙實出父母未生

已前木來面目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入金石無礙刀兵不能害虎兕不能傷陰陽不相拘生死不相干打破虛空方為了當此也方為還元也乃是佛祖最上一乘之妙也

煉丹行

坎刃與離女此是黃芽主天地之根苗五行之祖宗乾坤剖判六子兆生乾一索坤而得長男曰震再索而得中女曰離三索而得少男曰艮坤一索乾而得長女曰巽再索而得中男曰坎三索而得少女曰兌乾生三男坤生三女更為父母互作夫妻而八八六十四卦次第生矣聖人修煉金丹以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餘六十卦以行火候也夫坎者水也水中產金金即鉛也離者火也火中孕砂砂即汞也鉛汞一合凝結靈胎以長黃芽也故以坎男離女為黃芽之主宰天地之根苗五行之宗祖也

等分共一斤八月從頭數數至月圓朝一陽當夜半太極氣細細誘之憑聖母

等分共一斤即烏肚八兩兎體半斤也天上太陰以八月十五夜子時水清金旺月甚圓明人間少陰亦如天上太陰行度自初一至十五乃月圓之時也遇其太極初分之候一陽總動之時金水初生經歷符至誘其氣以為丹基不憑聖母以相媒合使為夫妻也聖母即黃婆黃婆即戊土即真土即真鉛真汞也鉛真汞即坎刃离女之精氣人也五行之根苗宗祖也

坐鎮魁罡雄壇登三級上騰倒虎并龍法象河天數

情先主者坐鎮魁罡禹步登壇捧丹入室三級臺前龍蟠金鼎虎繞丹田女媧爐鼎顛倒坎离天地交合龍虎戰鬬周密衛護冬至一陽來復之候起武火煅動乾坤之象爻辭旋日月之樞機卦循復垢滿應周星以行採取温養之功也

丹砂忽融光玄珠懸一黍急急採將來半黍不用叫靈丹纔入腹霧散若風雨四海波浪騰乾坤精魄住

冬至子時陽氣始通之候運劍追取金丹煅成一粒大如黍米忽然丹砂融光玄珠已兆急須採取不用咀嚼俄延也採取之要在乎一時二候之頃以結成丹上陽老仙曰一時有六候此之求丹止用二候之速尚餘四候別有妙用是也靈丹入腹點已陰求如霧露之散如風雨之疾如波浪滔滔之湧乾坤之精魄自然凝聚而住於谷宮也

陽火與陰符郭流無差誤沐浴謹防危抽添宜將護

冬至至一陽火候也爻至于大雪陰符候也循十二卦之推遷歷魁罡之斡運來温有序進退合程過刑德則沐浴防危過復后則抽添謹慎自無差誤危殆

也。

九品煉將周，河車無碍，四金液降瓊漿，嬰兒脫胎去，十月足辛勤，形神生超昇。道人不是求，惟向傍門取，傍門法誤伊。要當詳審取，詳取破迷歌與予之言語。

九品乃九轉數足，河車流轉不竭，水火升降無窮，金液降瓊漿，百日自然脫去其胞，現出金液還丹一粒，吞入已腹，點化凡軀，以成真人仙子也。修煉之士，雖要十月入室之功，頗是辛勤，然而功成藥熟，服之一忝，形神自然生明，眞純陽云。辛勤二三年，快樂百千劫，是也。世上道人，我其冠而方其袍，自足自滿，不肯低情下意，求師指授大道，惟只以有形有象，趨

入傍門採戰機，行之術，豈知道法三千六百，大丹二十四品，皆是傍門，惟有金丹之道，一途之外，再無別徑，以成仙作佛也，是以傍門誤人，古今皆是，要當詳審歷代祖師破迷時歌，與仙翁之指迷箴，則知除此道外，餘皆傍門耳。

指迷箴

長生可學至道可傳，得人勿視，非人勿言。混混濁濁，名利牽纏，逝者如斯，孰肯學仙。僅有學者，所得皆偏，餐霞服氣，打坐參禪，煉一身陰，將八石燃，三式客運，六丁靜延，龍虎立至，鬼神現前，暴露大藥，秋石小便，草木返老，精液還元，呪詛禁法，採御陰陽，辟穀世間，鄙遠採五芝，近思

三田四果菜道，十大寶箱，金漿浮信，玉壺混元，小品七二，大二四馬，凡此道術，萬蹄丁筌，迷人執着，謂為精專。小覷不死大望，登天未及，白首已錯，悠悠道無緣，致使有志，趨向茫然，以此等術，擬欲長年，譬趨胡鳥，却歩中原，求魚緣木，尋兎蝸川，錯誤非道，深可哀憐，故述口訣，以接來賢，古仙不露，口訣皆宣，悲念苦海，寂寞梯船，師匠難遇，種德為先，庶幾感召，得緒真傳，覽此會悟，開豁天詮，功成道備，杳杳雲軿，上賓玉帝，樞握化權，念茲在茲，斯夕拳拳。

指迷箴自然明白，茲不重贅，學者味之

後識

余師若一子嘗曰，曾聞我師無名子翁先生云，吾師乃廣益順理子也，昔順理子劉真人與我祖偕悟真仙翁，隼業辟雍，惟翁不第，厥植靈根，學道逐後，因念其同舍之有孫時在紹興戊午，劉過悟真，得其道，頗力不能成，遂刊彭真人參同契義疏，隱于市朝，方便接引，既偕同志，乾道戊子歲成，道於虎丘山中，吾叨獨仙思，誤蒙真蔭，紹興中於浙江跨浦橋，親承真人之顧，陶鑄甚力，素無未克成就，日夜遑遑，倏經三紀，嘗因中秋有感，云手握天機六六，秋年年此夕不勝，及神功妙之三人，就參米鹽無二八，修信道寫，煉須福地，要知騎鶴上揚州，誰能假我扶搥力，一舉同遷在十洲，吾之志願，可見矣爾其勉諸因遂，授道寶淳熙庚

戊辰也造丹和合未曾盡備後有所指点申歲復遇寺緒盧公于姑蘇始訣其祕蓋當茅劉所授也余學道三十年矣於嘉定乙亥歲再遇仙師始全訣火候之祕於虎丘之上今忽二年顧力拘靡支鉅汩沒塵鞅恐復因循流墜仙業深有所懼遂撰此圖庶有契會焉昔西山許君誅此之日留留語曰吾升天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有八百人得仙自東晉永嘉迄我宋淳熙將符其數因念乎五陵之內在今日鍾靈毓秀而篤志者皆仙材也是篇之作不無意乎是歲季冬三日用識源流于末

後序

予學問丹古于真師而求合於經書者多矣苟不玄而隱則激而亡豈易覩也我嘗得龍眉子印證圖一卷模而藏之觀其採煉藥物卷蛻胎仙工失次第猶借而升於丹台之要經書之合一開卷頃瞭然于余心矣惟授受之次龍眉若火記龍虎經之類是也今考諸叙事本末則知爲紫陽之宗脉其後識曰予師無名于翁先生翁之師順理子劉真人蓋真人即白龍洞道人紫陽入室之徒也順理子述其別號云紫陽在元豐五年化去越七祀與順理子遇于王屋山作詩以勉其志有開君知藥已多年之語順理頴雖聞道而力未衆至紹興戊午復遇紫陽甲志于乾道戊巳間寔逾百齡而後冲舉其題圖首者王君啓道

即金蟬子乃王重陽仙嗣也現稱龍眉子爲祖師龍眉之跡固隱而弗彰要其造道之極不待言而知也今爲觀其叙志旁玄汲汲然而成就之艱難將追軼于順理子矣嗟夫人不患乎學道之艱也而恒患聞道之艱不患乎聞道之艱也而恒患半成道之艱故學如牛毛達如麟角每歎古仙之艱苟有志者事竟成之何患之有他日温養功圓飛行八表訪龍眉若一二三子于閬風蓬萊之鄉錄其道行下遊人間世又爲補列仙傳人間甲子已酉咸淳精滿昆日瑤堂玄史元陽子吳興林淨菴梁羽書于太微玄謠洞天時年三十有五也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奥集成卷五終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奧指玄備卷六目錄
金丹大藥訣
金鼎之圖
神室之圖
偃月爐之圖
產藥川源之圖
刀圭之圖
攢簇五行之圖
性命之圖
四象之圖
日月合璧之圖
丹法參同十九訣
丹法參同二十貫穿
龍虎圖
仙花圖
紫清指玄篇
烏兎經
東樓小參文
丹房法語
冬至小參文
前雲遊歌
飛仙吟贈留紫元
鍊丹不成作
金丹之圖
嬰兒之圖
三關之圖
藥物火候圖
玄牝之圖
和合四象之圖
真土之圖
天地交乾之圖
丹法參同七鑑
丹法參同三十對偶
造物圖
金液還丹圖
天機圖
鈎鎖連環經
東樓小參文
勸道文一作自目錄
後雲遊歌
金液大還丹詩
華陽吟三十首

曲肱詩二十首
題天慶觀附
贈趙縣尉詩
贈雷怡真詩
沁園春
山坡羊
酹江月冬至贈胎仙
謝仙師寄謁詞
常紋光國記
贈海島高士詩
題嶽祠
贈趙翠雲詩
水調歌頭十
六要口訣
滿庭芳
謝紫陽真人書
隱山文

金丹火候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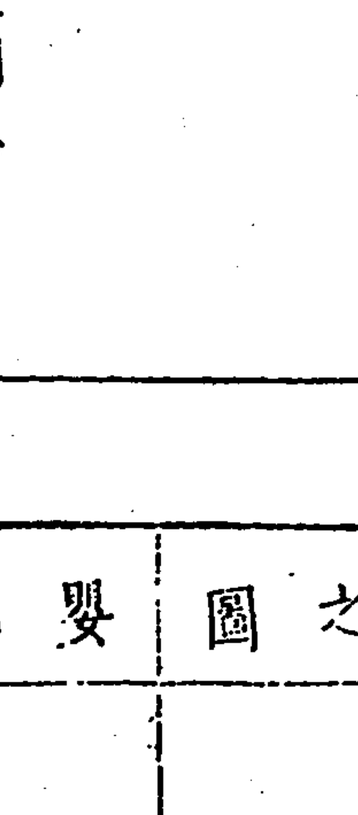
真火本無候　手搏日月煉成灰
金公無言姹女死　黃婆不老猶懷胎

大藥不計斤　鉛爐慢養真金液
土釜先乾活水銀

汞心煉神赤龍性　鉛身凝氣白虎命
內外渾無一點陰　萬象光中玉清鏡

離府龍飛坎宮虎躍金木混融水火擊搏
刑德主宰浮沈清濁三百日胎二八兩藥

金丹大藥訣



金得土則生　木得土則旺
水得土則止　火得土則息

白雪虛無青圓兒鳥兎夫妻龜蛇根蔕
朱砂不動水銀無着鉛鼎純乾紫霄雲約

金門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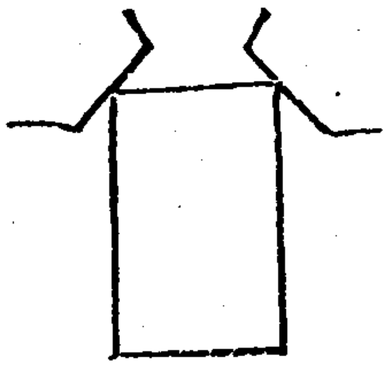
心有孔竅謂之金門

金丹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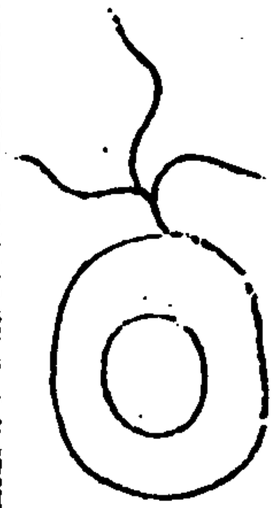
形如彈丸
色同朱橘

神室之圖



離種種邊
壺中有天
玄之又玄
入衆妙門

嬰兒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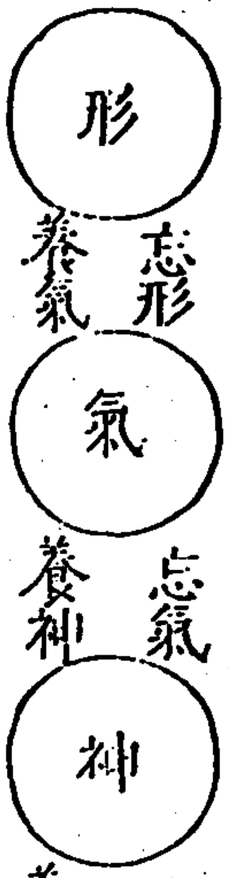
兩箇一般無二樣
始知功滿出塵埃

作月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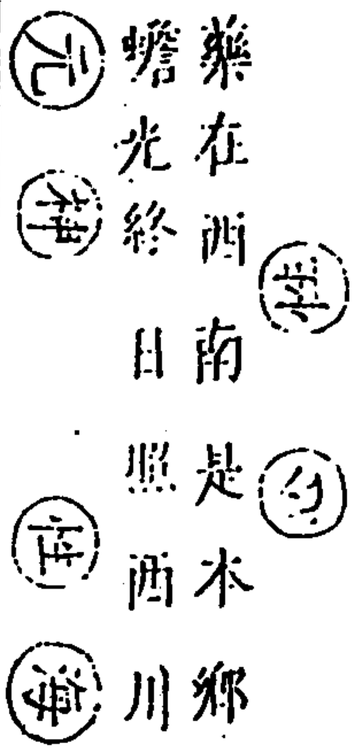


三點如星現
橫鉤似月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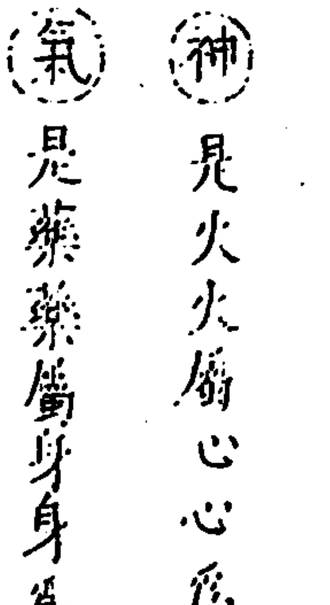
三關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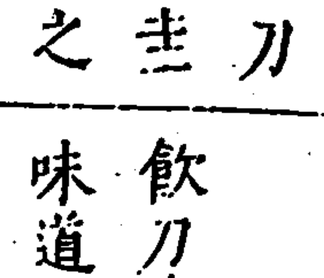
產藥川源之圖



藥物火候圖



刀圭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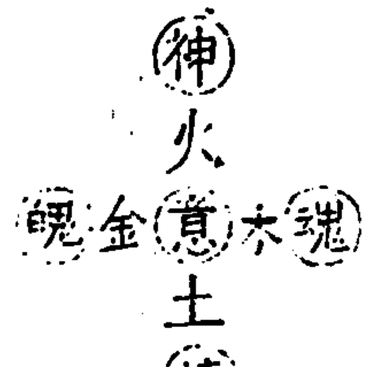
三花聚頂
五氣朝元

玄牝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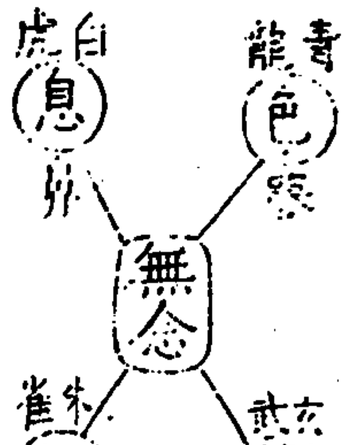


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攢簇五行之圖



和合四象之圖



性命之圖

神是(性)　性屬離　坤之坐(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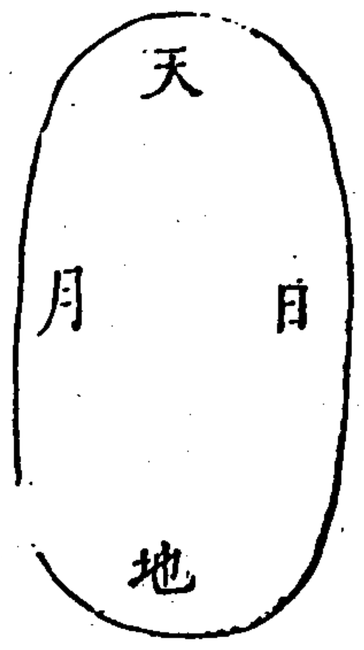
氣是(命)　命屬坎　乾之中陽(月)

真土之圖

黃房　黃婆　戊己

黃庭　土釜　量(意)

四象之圖



天地交乾之圖

晦　朔

天　地

地　交

備見於生須急採

金逢望遠不堪嘗

日月合璧之圖　丹法參同七鑑

丹法參同十九訣

華池　心源性海　心地開花　貞芽　一氣同流　河車　清淨无明　圓通廣大　金丹

神水　性循水也　清之神水　白雪　虛空生白　巽風　順調其心

一採藥　收拾身心氣

二結丹　凝氣聚神　念念不動

三烹煉　金液煉形　玉符保身

四固濟　忘形絕念　謂之固濟

五武火　煅煉心神　不令散亂

六文火　溫養合元　默默不絕綿綿若有

七沐浴　洗心滌慮　清淨无為

八丹砂　自無交入　陰陽相符

九過關　景生枝上　終期蛻化

十溫養　神明自守　黑白有珠

十一防危　一念外馳　大候差失

十二交媾　念念相續　不間成一斤

十三工夫　晝夜勿懈　聖胎自結

十四聖胎　其神於中　其氣於內

十五日亥　十六日子　日月合

十七九轉　大候之時　現自己

十八換鼎　十又生祥　十百億化

十九大極　元神俱超　合真

丹清濁　盈虧　衰旺
存亡　有無　吉凶
悔吝　生尅　刑德
參動靜　進退　消息
同賓主　沉浮　升降
老嫩　文武　剛柔
三離合　聚會　往來
十上下　雌雄　黑白
對守戰　生殺　剋復
深淺　抽添　寒暑
偶

丹在天為日月星辰　在地為山河草木
法在人為夫婦男女　在易為乾坤坎離
參在象為龍虎烏兎　在數為九三八
在藥為鉛銀砂汞　在醫為燥濕寒温
同在內為經絡榮衛　在外為皮膚毛血
二在形為心腎肝肺　在時為陰陽寒暑
在運為金木水火　在用為精神魂魄
十在道為動靜　在物為壇爐鼎鑪
貫在妙為虛無自然　在方為東西南北
穿在色為青紅黑白　在景為春夏秋冬

造物圖

交合（蓋）　石（吸）　鐵
開（硬）　滑　通
（交）龜　龜　相銜　以神　交
鶴　鶴　相吹　以氣　交
（神）氣　如石崇子結成其土氣
如松凌霜抱其干氣
（道）靈　石　得　土
濁　沙　以　得　金
一　水　物　不　以　損　水
水　洗　聚

（用）（神氣）（神）（丹）（結胎）

（結胎）如龍抱卵煖氣不絕
（丹）蛤蚌採月養成明珠
狀乖見月遂有兎胎
（神）廣　手　射　石
（氣）黃　不　與　知
以　與　水
蛸　其　處
精　況　子
逝　神

老君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常德不離歸於嬰兒

龍虎圖

身是虎（肺）飲神來應克虎氣
心是龍（元）虎來食啄生簡脂　受氣
（神）疑心息念任龍騰
（元）亂動潭裏永光燦　鍊神

金液還丹圖

無　汞　鉛
金　液　還
丹

白王鴛曰虛無自然無中生有萬物一貫乎守回
風混合終日如酒大夢得醒雷轉電走雲收雨散天長
地久

一此圖論藥物——仙化圖　老君曰後其身先亡其身而身存



第一轉金丹（謂之一還）——如糞壤中有蟲名曰蜣蜋（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什



第二轉金丹（謂之二還）——如蜣蜋轉糞成丸子（玄珠成象太乙歸真）



第三轉金丹（謂之三還）——如蜣蜋有兩箇一雌一雄（夫婦老相逢恩情自留戀



第四轉金丹（謂之四還）——如蜣蜋共衾（棄丸從地上行（周天火候自在河車



第五轉金丹（謂之五還）——如兩箇蜣蜋共抱糞丸（守而精思（養玉持盈守雌抱一



第六轉金丹（謂之六還）——如糞丸之中有蠐（白者（精神聚會結成聖胎

第七轉金丹（謂之七還）——如糞丸中蠐白已成蟬（形其中有物恍惚窈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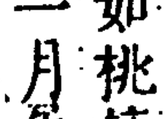


第八轉金丹（謂之八還）——如蟬形已棄其糞丸之殼（節候既周脫胎神化

第九轉金丹（謂之九還）——如蜣蜋死糞丸裂其蟬飛（形神俱妙

天機圖　此圖論火候　老君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第一轉火候——如桃核入土（取將坎位中心實點破離宮腹裏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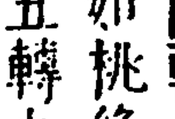


第二轉火候——如桃核生芽（無貧生貧是還丹誰信無中養就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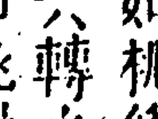
第三轉火候——如桃核抽條（白雪前茅纔過了一爐紅火戰紅桃

二月此一月屬卯木旺在卯（防危慮險沐浴丹頭）——沐浴

第四轉火候——三月如桃條發英（一霎火輪飛真人自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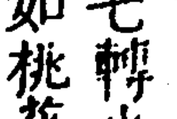


第五轉火候——四月如桃條敷華（牽將白虎歸來養產箇明珠似月圓



第六轉火候——五月如桃樹生花（刊此丹砂須沐浴抽添運用要防危

第七轉火候——六月如桃花已落花蒂留其實（飲刀圭服丹砂



七月第八轉火候
如桃花之蕊結子鷄卵中黃
八月此一月蜀酉金旺在酉只宜養火
九月第九轉火候
如桃實紅熟十月霜飛丹始熟十
十月胞胎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奧集成卷之六

紫清指玄篇　紫清真人白玉蟾述
紫霞山人涵蟾子編

烏兎經

猗夫金液大還丹之妙堪與琴厥冲寥次骨其虛晨霄旋昴左暮墀轉酉石日宮躍兎月府翔烏妃女騎赤龍金公踞黑虎似孕汞鉛緘銀匣象鈐其極五運宰乎上黃婆衣緋寬丁翁服青紫黑白分玄牝華池餐王醴赤子產玄珠紅鑪烹剛金蒼龜其足赤白蜦其背黑王藍秀神谷金粟萌丹田鉢特摩花開提婆雲葉落南箕招搖坎北杓玄紀

離天局日月復發感建六虛風輪水火姤漸湯胎三畫二
三乳哺傅五六周九九蜂飛負雪茂冬炎陽剛武城池
陰柔文珠珍兎鷄浴潤並蛤蟆化戈矛偃月爐天罡朱砂
鬥崑崙乾元乾屯蒙坤用坤否泰婦妃配羅喉陽聚妻月
孛清濁泥中辨浮沉火內尋主賓相刑德生尅互恩害二
八兩重弦二七九之乾殺機殺乎艮錯研隸乎震太乙胎
戊己萬物皆風月鉄錫銅鍮鑛化生紫芙渠或問芙渠中
靈寶畫經衛元始天尊稱太上老君櫻已矣乎

鈎鎖連環經

太乙元君曰金丹即是汞汞即是鉛鉛即銀銀即砂砂即
金金即錫錫即水銀水銀即銀即青金即白金白金即黑

金黑金郎黃金黃金郎紫金郎河車郎河車郎黃芽黃
芽郎白雪白雪郎玉符玉符郎神水神水郎華池華池郎
青龍青龍郎白虎白虎郎朱雀朱雀郎玄武玄武郎勾陳
勾陳郎黃房黃房郎真土真土郎戊己戊己郎金木金木
郎水火水火郎卯酉卯酉郎兎鷄兎鷄郎烏兎烏兎郎龜
蛇龜蛇郎馬牛馬牛郎乾坤乾坤郎坎離坎離郎雌雄雌
雄郎夫婦夫婦郎子孫子孫郎房畢房畢郎日月日月郎
天地天地郎人人郎黃婆黃婆郎金公金公郎姹女姹女
郎嬰兒嬰兒郎丁公丁公郎赤子赤子郎聖胎聖胎郎三
關三關郎金液金液郎玉液玉液郎刀圭刀圭郎丹田丹
田郎絳宮絳宮郎泥丸泥丸郎氣海氣海郎腎腎郎心心

郎道道郎法法郎術術郎虛無虛無郎自然自然郎運用
運用郎火火郎藥藥郎氣氣郎神神郎丹頭丹頭郎大還
大還郎七返七返郎九還九還郎金火金火郎紫芝紫芝
之鄉收金精木液歸於黃庭煉白雪黃芽結成紫粉悟真
篇所謂華池神水知命論人言地魄天魂採之鍊之結久
成矣如夫婦最初一點十月成胎似君臣其會萬儀百官
列職遇日中冬至則野戰遇時中夏至則守城都來片餉
工大要在一日證驗九三二八算來只在妬女金翁十六
神即一神一神即萬實萬實即沐浴沐浴即抽添抽添即
進退進退即文武文武即斤兩斤兩即吉凶吉凶即刑德
刑德即存亡存亡即黑白黑白即有無有無即始終始終
即動靜動靜即寒暑寒暑即陰陽陰陽即冬至冬至即夏
至夏至即望望即朔即弦弦即晦晦即潮候潮候即月
輪月輪即日華日華即太乙太乙即玄珠玄珠即四象四
象即五行五行即八卦八卦即三才三才即三光三光即
兩儀兩儀即太極太極即太上太上即混元混元即無始
即無終無終即元始元始即一氣一氣即虛空虛空
即虛無虛無即混沌混沌即金丹

丹房法語

呂先生鶴頸龜腰適有鐘離之會石君士鹿皮鼠耳倜逢
平叔之來欵貧緣時節之難名利是非之北金丹大藥
古人以萬劫一傳千訶靈編學者之十述九昧月裏烏日
裏兎顛倒坎離水中虎火中龍遷用復姤採先曰一炁作

鉛中之癸以星象萬化為汞裏之精惟弦前弦後之時乃
是鉄中圓之際知之者矣生須急採昧之者望遠不堪昔
橫半斤氣半斤總在西南之位砂一兩藥一兩實居東北
之鄉收金精木液歸於黃庭煉白雪黃芽結成紫粉悟真
篇所謂華池神水知命論人言地魄天魂採之鍊之結久
成矣如夫婦最初一點十月成胎似君臣其會萬儀百官
列職遇日中冬至則野戰遇時中夏至則守城都來片餉
工大要在一日證驗九三二八算來只在妬女金翁十六
十三般得無過黃婆丁老更不用着丹經萬卷只消得口
訣一言子之來意甚勤知汝積年求藥非泊生有此千骨

括拙添之妙形容沐浴之機無念來間隔之憂有水十
鄉之慶須但溫養都沒鑿幸十二時中只一時三百日內
在半日丹田有物行住坐卧以無愁紫府書名生死輪廻
而不累了然快樂自此清閑這工夫向閙裏也堪行論玄
妙只項中都交結聚而不散鍊之尤堅朱砂鼎偃月爐倘
難之有守一壇中央金自已而求宜識陰陽要知玄牝龍
精滿鼎遣金童下十二層樓鳳髓盈壺令玉女報三千世
界此時丹熟更須慈母惜嬰兒不日雲飛方見真人朝上
帝

東樓小參文

至道在心心即是道六根内外一般風光内物轉移終有
光死元神默運可得長生超故形以心爲君心者身之舍
心寧則神靈心荒則神狂虛其心而正氣凝淡其心則陽
和集血氣不搓自然流通志意無爲萬緣自息心悲則陰
氣凝心喜則陽氣散念起則神飛念住則神逸夫人之一
身其心之神發於目而能視視久則心神離不在乎貪而
喪心也腎之精發於耳而能聽聽久則腎精枯不在乎淫
而敗腎也肝之魂發於鼻而能嗅嗅久則肝魂散不在乎
嗔而損肝也膽之魄散於口而能言言久則膽魄死不在
乎躁而暴膽也至道之要至靜以凝其神精思以微其感
有火妙在心傳如龍養珠波涵玉淵如鷄抱卵暖氣綿綿
磁石吸鐵自然通連花帶含實核中氣全禾花結穗露並
齊戒以應其真慈惠以成其功平采以存其誠心無雜念
可不外起心常歸一意自如如一心恬然四大清適心不

在耳孰爲之聲心不在目孰爲之色心不在口孰爲之言氣聚則飽神和則愛所以道心者氣之主氣者形之根形是氣之宅神者形之具神即性也氣即命也心爭則氣正氣正則氣全氣全則神和神和則神住神住則形全形全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全必也忘其情而全其性也性全則形具命全自已而求宜識陰陽要知玄牝龍也道全而神則旺氣則靈形可超性可徹也這復流通與道爲一上自天谷下及陰端二景相逢打成一塊如是久久渾無間斷變化在我與道合真或着謝心動則神疲心靜則神昏一動一靜則不得無動無靜亦不得則必竟如何嬌如西子離金闕美似楊妃下玉樓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冬至小參文

身中一實隱在丹田輕加審察淡似飛煙上至泥丸下及湧泉作聚作散或方或圓大如日輪五色霞鮮表裏澄徹左右回旋其硬如鐵其軟如綿其緊如弦重逾一斤飛遍三千透陰入地陰陽昇天金翁採采娓女擒鉛依時運用就内煎熬冬至之後夏至之前金鼎湯沸玉爐火然龍吟東嶽虎嘯西川黃婆無爲丁公默然身中大定雲雨交歡大一生水在乎清源離巳坎戊以土爲先七中有火妙在心傳如龍養珠波涵玉淵如鷄抱卵暖氣綿綿磁石吸鐵自然通連花帶含實核中氣全禾花結穗露並

圓圓陰陽造化萬物無偏人與萬物初無娘妒守得其
天地齊年不守之守如一物存回風混合碧草羊羊其中
變化萬聖千賢始由乎坎終至乎乾卯酉沐浴進退抽添
有文有武可陶可甄聖胎既就一鍬三開邦使河車運水
登山三尸六賊膽碎心寒銀盞盛雪一色同觀鷗入蘆花
月照崑崙玉壺酒氷即成大還烏飛兎走造物清閑金液
鍊形玄關精根玉符保神絳宮丹元畫運靈旗騏驥加鞭
夜孕火芝一朶金蓮一聲雷電人在頂門青霄萬里蟾光
一輪移鑪換鼎以子尋孫得道尸解陸地神仙功圓行滿
身登紫雲以神合道道合玄元凝虛鍊靜高超四禪跳出
周天但將此語凝神精研
勸道文一作白日銘

嗟夫人身如無根樹惟憑氣息以爲根株百歲光陰如夢
相似出息不保入息今朝不保來朝虛度歲時忽然老至
百骸潰散四大分離神室魂迷散墮諸趣不知來世又得
何身生死輪廻劫劫不息迷不知悟懶不知勤而今既到
寶山切莫去時空手到老依前病死枉向人間一遭奈宜
他力下死工夫古語云辛勤一二年快活千百劫從今收
拾一意無他服不外聽節飲食省睡眠絕笑談
說建寧人好善特來此地求衣飯耳邊且聞憨悔麁門誰
息思慮把茅蓋頂莫求安適煮米潦飯莫分微惡如嘗飲

露帶自輕清如龜吸日壽乃延長若能餐松咽柏藏氣按
簇煎十眠雲洞前飲水猶是你家人也如其未有力量但
且漸學古賢句不如是修行則是無此福分朝收暮採日
煉時辰如龍養珠如鵝抱卵火候相續打成一片至如子
母相見不樂乎

前雲遊歌

雲遊難雲遊難萬里水煙四海寬說着這般滋味若教人
怎不鼻頭酸初別家山離骨肉腰下有錢三百足仔細尋
思訪道難今夜不知何處宿不覺行行三兩程人言此地
是潼城身上衣裳典盡賣盡路上何曾見一人初到江村宿
孤館鳥啼花落千林晚明朝早膳又起行只有隨身一柄
傘漸漸來來興化軍風雨滿頭欲遠春惟一空身赤脚體
裏中尚有三兩文行得艱辛脚無力滿身瘡痒都生蟲茫
然到此亦條條思欲歸鄉歸不得爭奈句餘守肚饑埋名
隱姓有誰知來到羅源與福寺遂適損身作僕兒初作僕
時未半月復與主僧時作別火雲飛上支提峯路上石頭
如火熱炎炎長日正燒空不堪赤脚走途中一塊肉山流
出水血曾有痂可堆風且喜過除三伏暑蹤跡于今復劍
浦頁衙欲骨欲髓貧兒郊一夜梧桐雨黃昏四面淚珠流
無盡無衾愁不寐偎傍茅簷待天曉村翁不許宿簷頭聞
說建寧人好善特來此地求衣飯耳邊且聞憨悔麁門誰
肯且慈悲眼覷着從前富貴時低頭看昇皺雙眉家家門

首空舒手那有一人憐乞兒徧建山水到龍虎上清宮中謁宮主未相識前求掛搭知堂撫我身襤縷恰似先來到武夷黃冠道士叱罵時悲兒錢飯冷孰水道我孤寒玷辱伊江之東西湖南北浙之左右接西蜀廣閩淮海數萬里中山尚水空碌碌遊不覺已多年道友笑我何風顛舊遊經從再去來人事忽忽莫愁天我生果有神仙分前程有人可師問丁令歷煉已頽頂留中不着一點悶記得兵火起淮西凄涼數里皆橫尸幸而天與殘生活受此饑渴千處千家說恩德萬緣調數何門眼看昇頻頻道且過不堪悲記得武林天大雪衣裳破碎風刮骨何況身中精氣全猶自凍得皮連血又思古廟風雨時香爐無火紙錢飛神號鬼哭天慘慘露冷雲參差夜啼又思草窠臥叢霜淅而着盡笑嗚罵教百步又記得入堂求掛搭嫌我太襤級且常與單位知堂言不合未得兩日間街頭行得所復入北田院乞兒相泥雜又記得幾年八天臥荒草幾夜月明絕倒幾日游滿由古廟之中獨自坐受盡寒受盡餓未見髻子禪未見髻子道賢哉楚屈谷一見便憐我說一可痛處針便住教我行持片俐間骨毛寒心花結成一粒紅渠言只此是金丹萬卷經總是閑道人千萬箇常道言髻無曉踈不用指旗號也是難八十老翁咬鐵盤也是勿一下新竹刀又利說與君雲遊今幾春逢頭亦骯髒那肯教人識

寒煙溪水萬籟靜彼時到山方服午又記得瀟湘髻小風吹動華胥夢回山日正紅一聲老鴉鳴過耳尋無蹤這髻子被我消息頭誰通又記得西兵馬起枯骨排數里欲逐又無根欲渴又無水又記得一年到村落瘟疫正作惡人來請符水無處覓家神將也顯靈亂把鬼神捉又記得北邙山下行右墓扶草生紙袋山未乾白楊風瀟瀟荒塞月盈盈一夜鬼神哭不止賴得度人一卷經又記得通衢旁千處千家說恩德萬緣調數何門眼看昇頻頻道且過淅而着盡笑嗚罵教百步又記得入堂求掛搭嫌我太襤級且常與單位知堂言不合未得兩日間街頭行得所復入北田院乞兒相泥雜又記得幾年八天臥荒草幾夜月

明月絕倒幾日游滿由古廟之中獨自坐受盡寒受盡餓未見髻子禪未見髻子道賢哉楚屈谷一見便憐我說一可痛處針便住教我行持片俐間骨毛寒心花結成一粒紅渠言只此是金丹萬卷經總是閑道人千萬箇常道言髻無曉踈不用指旗號也是難八十老翁咬鐵盤也是勿一下新竹刀又利說與君雲遊今幾春逢頭亦骯髒那肯教人識

飛仙吟贈閻紫元

夜騎一鶴冰明月紫殿瓊臺集徵骨三十六天不問門風吹斷花散飛宵簫韶鳴處隊仗多八萬霓裳歌白雪紫皇宴罷方出經衣踏簡步虛一闋龍口與心說話一篇左右道

真經毛髮奏云臣是雷霆舊因罪去辭丹闕紅塵埋牙
平至耳餐青飲綠守苦節飛神經天來正渴是帝有酒免
一啜使臣一醉放臣歸歸去人間向人說鳳凰閣下問歸
途瓊童玉女却問予天上日長太清虛人間還似此間無
摧頭不答徑拂袖白雲滃滃迷清都洞中猿鶴更相諗白
石爛爭青松枯

金液大還丹詩

烏兎乾坤門龜蛇後姤壇世間無事客心內大還丹白虎
水中吼青龍火裏蟠汞鉛泥藥艷金木雪花寒離坎非心
腎東西不肺肝三旬窮七返九轉出泥丸

煉丹不成作

八兩日月精半斤雲霧輕似一鴻毛重如千秤鐵白如
天上雪紅似腥血收入玉胡盧秘之不敢泄夜半忽風
雷煙焰滿爐穴這般消與味啞子咬破舌抹腹付一笑無
使心惱熱要整釣魚竿再斫秋鴻節

華陽吟三十首

家在瑤瑄萬里遊此身來往似孤舟夜來夢趁西風去目
斷家山空淚流

二

海南一片水雲天望眼生花七十年忽一回首處西
風夕照杜悲蟬

三

一從別却海南船身逐雲飛江浙天走遍洞天尋隱者
知貧賤草鞋錢

四

白雲和我到天台眼入青山草黛開到彼山中還又起
令到處夜猿哀

五

拄杖尋真入武夷慢穿峰下雪花飛行從九曲灘頭着
整千巖翠作圍

六

武夷結草二年餘花笑鶯啼者一空流水下山人出洞
前空有煉丹爐

七

得訣歸來試煉看龍爭虎戰片時間九華天上人知得一
夜風雷撼万山

八

白馬江頭嘯一聲紅光紫霧水中生急抽匣內青蛇劍總
得黃河徹底清

九

渴飲金波數百鍾醉時仗劍指虛空腳根戲躡交乾手長
嘯一聲天地紅

十

移將北斗過南辰兩手双擎日月輪飛迸崑崙山上出須

更化作一天雲。

十一

戲泛金船到海涯。晴隨海水渡流沙。一從登着蓬萊岸。
看堦臺闌苑花。

十二

人身自有一蓬萊。十二層樓白玉階。妃女金翁常識會。
前夜夜牡丹開。

十三

怪事教人笑殺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交媾。
乘夫妻是妙哉。

十四

一吟一醉一刀圭。真氣真精滿口津。到酒酣眠熟後。滿
船載寶過蟾溪。

十五

元神夜夜宿丹田。雲滿黃庭月滿天。兩箇鴛鴦浮綠水。水
心一朵紫金蓮。

十六

饑餐一兩黑龍肝。寒向丹田猛火山。但見心頭無點事。不
知人世有饑寒。

十七

青牛人去歲多年。此道分明在目前。欲識目前真的處。一
堂風冷月嬋娟。

十八

庚創工夫煉汞鉛。一爐猛火夜燒天。忽然神水落金井。打
合靈砂月樣圓。

十九

一泓神水滿華池。夜夜池邊白雪飛。雪裏有人擒玉兎。趕
教明月上寒枝。

二十

不動絲毫過玉關。關頭自有玉京山。能於山內通來往。風
攪九天霜雪寒。

二十一

誰識周天造化功。于今感在庚時中。只將鉛汞入真土。鍊
出金花滿鼎紅。

二十二

昨夜三更雷撼山。九天門户不關關。蟾溪路上分明見。有
箇金烏入廣寒。

二十三

曹溪一路透泥丸。只在丹田上下間。解使金翁媒姹女。朝
雲暮雨滿玉山。

二十四

秖將戊巳作丹爐。鍊得紅丸化玉壺。假守火符三百日。產
成一顆夜明珠。

二十五

絳闕仙都一散即偶來人世日徉狂身中自有長生寶夜夜飛神謁上蒼。

二十六

家在神霄九氣天。天中樓殿列群仙偶然來到人間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二十七

玉皇殿下一仙童。曾掌符書守綵宮。因甚俗緣猶未斷。于今幻質入塵籠。

二十八

氣盖山河心膽麁。不能學劍不搜書。夜來擬得乾坤動。火候温温守玉爐。

二十九

夢幻之身不久長。桑榆能幾耐風霜。如何跳出利名窟。贈汝長生不死方。

三十

拈弄溪山詩伎巧。吐吞風月酒神通。且將詩酒哺人眼。出入紅塵過幾冬。

曲肱詩二十首

昔在青華第一官。抵緣醉後怒騎龍。傾翻半漪金舩水。不覺人間雨發洪。

二

玉皇有勑問神霄。誰去騎龍亂作妖。自別雷城一回首。人間天上已相遥。

三

謫居塵世意徘徊。煉盡金丹待鶴來。歸去神霄朝玉帝。依前命我掌風雷。

四

五雷深鎮玉清宮。白鶴呼風唳碧空。說出這般辛苦處。三千玉女感眉峰。

五

太一天皇詔紫清。翠娥白鶴擁雲輧。當時不合搥頭看。忽見天丁叱火鈴。

六

我不生嗔怨玉皇。翠娥無復舞霓裳。如何天上神仙女。染汚清都一散郎。

七

夢斷南柯覺昨非。因緣書處兩分飛。爽松空鎖翠娥夢。我獨于今未得歸。

八

玉府官僚無匿人。上皇憐我最辛勤。忽然詔下催歸去。猿叫萬山空白雲。

九

瑤池王母宴群仙。兩部笙歌綺筵。誤取一枚仙李嗽。又來人世不知年。

十
我到人間木百年恰似頃刻在三天向來我本霄霆吏今
更休疑作甚仙。
十一
往昔逍遙在太華朝餐玉乳肴瓊花常半身着六鉢服不
識人間有芇麻。
十二
做到天仙地位時。三遭天譴落天堦邯鄲天上多官府。且
就人間洞府嬉。
十三
白雲隨我到天台又趁金華路上迴枝鳳亭中留不去武
夷山下野猿哀。
十四
說與清風明月知揚州有鶴未能騎夜來五鳳樓前看天
上白雲空自飛。
十五
既足逢頭破衲衣閑來飲酒醉吟詩鄽中走遍無人識我
是東華大帝兒。
十六
這回空過二十年內重不能飛上天升撒衲頭還自笑裘
中也沒一文錢。
十七
我有隨身一顆珠見時似有冤時無金甕叫龍無人見月
射寒光滿太虛。
十八
不識看經不坐禪饑來喫飯困來眠王皇若不開清眼邪
是凡夫骨未仙。
十九
不把雙眸看俗人。五湖四海一空身。洞天深處無人到。溪
上桃花幾度春。
二十
桑田變海海成田這話教人信也難只有一船輸我處君
王未有此清閑。

贈潘高士詩
冰谿居士
冬至陳朱砂夏至煉水銀當使居土釜契合鉛汞分子母
既相感火候當溫溫如是既久功成昇紫雲。
又
龍虎戰百六烏兎次七九坎離自寅申艮巽司卯酉一粒
同朱櫱千古永不朽八月十五夜三盃冬至酒。
贈天慶觀
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蜩何休休我無曳尾乞憐態卓
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曰兆卜為關令候青牛。刀圭
底事憑誰問明月清風為點頭。
題嶽祠

南來一劒仕三山分得平生風月情雖宰旌陽應施藥本求勾漏爲修丹蒙莊且慕漆園樂老嘗爲柱下官我覩紫華真慣見何如早煉翠微還玨

贈趙縣尉詩

半斤雷火燒紅杏一滴露珠燒碧荷錦帳中間藏玉狗寶罏裏面養金鵝鉛花朶朶開青葉汞葉枝枝發綠荷莫問嬰兒并姹女等閒尋取舊陽婆

贈趙翠雲詩

金公姹女到黃家活捉蒼龜與赤蛇偃月爐中烹玉蕊朱砂鼎裏結金花并歸氣海名朱鳳飛入泥丸是白鴉非夜虎龍爭戰後雪中微見月鉤斜

贈雷怡真詩

地魄天魂日月精奪來鼎內及時烹砥行龜鼈蛇爭法早是龍吟虎嘯聲神水華池初匹配黃芽白雪使分明這些是欲刀圭處漸漸抽添漸漸成

水調歌頭

金液還丹訣無中養就兒別無他術只要神水入華池採取天真鉛汞在鉤自然交媾一點紫金胎十月周天火玉鼎作堅基何休凝今說破眞生疑乾坤運用大都不過坎和離石裂絲何懷玉因甚珠藏蚌腹借此顯天機何況妙中妙永易與君知

嘆了幾辛苦學得這些兒蓬頭赤脚街頭巷裏打無爲都沒箇衣盆子多少風雲雨雪便是活阿鼻盡萬千饑頭不梳面不洗且愁瀝自家屋裏黃金滿地有誰知這裏一聲歎槐那裏一聲訶欺瀝訶欺滿面笑嘻嘻白鶴青雲上記取這船時

若若誰知若若難難也是難舜思訪道不知行過幾里山嗅盡風傍雨愁那裏霜凌雪積凍了又添寒滿眼無人問何處扣玄關　好因緣得口訣煉金丹街頭巷尾無言語地白生權蛆是這頭知面今已九旬來地尚且是前頭未下飛昇詔且受這清閑

天下雲遊客氣味偶相投暫時相聚忽然雲散水空流飽飯閑中風月又愛浙閩山水杖履且逍遙太上包中下只得箇無憂　是和非名與利一時休自家裡了不成得怎地埋頭住是南州北郡不問大與小李過此便相留且喫隨緣飯莫作俗人愁

未遇明師苦日夜苦憂愁及乎遇了御要口訣又忘悄可惜蹉跎過了不念精爰元與祿命度平生何不回頭看下手抹來京　天下人知得者不能行可惜埋沒如何恁地不惺惺只見口頭說着方寸都無此箇子只管看將經如獻

誤開了急急抽前程

六

堪笑醫中客都總是迷流覓不是你風流不解士尋活路只見捨物貪鎮不苦教修三萬六千日受盡百年憂　得人身休蹉過急宜修鳥飛兎走那又是死臨頭只這眼前快樂難免無常兩字何似出塵因煉就金丹大還却自逍遙

七

有一修行法不用問師傳教居只是餓來喫飯困來眠何必拘拘束束也無行功打坐但去淨心田終日無思慮便是活神仙　不愁凝不發計不風顛隨緣飲啄笑來命也

八

一箇清閑客無事掛心頭包巾紙襖單瓶隻盆自遠近把隨身瓢月便做自家受用此外很何求倒指哨三載行過百來州　百來州雲遊水悠悠水流去散千乞錢斐茶秋一任鳥飛兎走我不知典當與爭閑一條徑直透泥丸　金丹訣石女跨金牛

九

不用尋神水也莫問華池苗芽白雪笋來總是假名之只這坤牛乾馬便是離龍坎虎不必更猜疑樂物無斤兩大

候不須時　鰓月爐來砂鼎納鉛汞真鉛真汞遇之不難要何爲自己金公姹女漸漸打成一堰胎息象要見不信張平叔你更問他誰

十

要做神仙去工夫勞似閑一陽初動玉爐起火煉丹捉住天魂地魄不與龍騰虎躍有何難路入泥丸　龍金精採玉液過三關金木間隔如何上得玉京山尋得曹溪路脉便把華池神水結就紫金團免得餓爽了天上仙人間

十一

土釜溫溫火窯爨動春雷三田昇降一條徑路蜀靈臺自有真龍真虎和合天然鉛汞赤十結真胎水裏捉明月心地覺花開一轉功三十日九旬來抽添煞候煉成白血換枯骸四象五行聚會只在一方凝結方十絶纖埃人在泥丸上歸路入蓬萊

沁園春

要做神仙煉丹工夫窮之等閑但採姹女乘龍金公御虎玉爐火熾土釜炎寒鉛裏殺銀砂中取汞神水華池上下間三田內有一條徑路直透泥丸　一條雷震崑山真窯籙飛衡決育開九門雪浸太倉華池地龍蛇繚繞烏兎糾纏自方乾坤這些離坎九轉功前結大還靈丹就未升騰上闕且在人寰

又贈胡祥光

要做神仙煉丹工夫亦有何難向雷聲震處一陽來復玉爐火熾金鼎烹乘龍金公跨虎片鉛之間結大藥丹田裏有白鴉一箇飛入泥丸　河車運入崑山金不動緣是過此關把龜蛇烏兎生擒活捉要時雲雨一點成丹白雪漫天黃芽滿地服此刀圭永駐顏温養就胎換骨身在雲端

六要口訣

火候不明白雪不騰藥物不精神丹不靈配合不明偏枯不成一要識藥物。一要和鉛汞。三要明火候。四要曉滴符五要測變古凶。六要變陰陽之進退。斟酌未之玄微。六要具明方終千手。修煉者不可不知也。

道書全集　閩清真卷之六　二十三

山坡羊

默坐寒灰清靜會向時中一定金城賊返報馬流星遊即將須分左右軍出師交征定主賞排的是天文地理九宮八卦天魂陣捉住金精也這番庶士簽封神通戰能方能見聖人英雄不時干戈定太平

又

不刻時陰陽交併古盆一聲號令九宮八卦排列下炉龍陣領金烏左右軍奪乾坤始姤精三迴九轉交戰在刑南境得勝迴朝也河車不曾停半點惚相逢但坎離打方梁磨緑劍

又

兩種汞鉛黃婆感合如如真虎真龍周年造化處在片時中爐裏温温種子玄珠象兎遂三宮金木處煉成赤水白血白流通　無中胎已兆見龜蛇烏兎恍惚相逢但坎離既濟後姤交融了得真空命脉天地裏萬物春風陰陽外天然夫婦一點便成功

醉江月冬至前朔偶
因看斗柄運周天頃悟神仙妙訣一點真陽生坎位點起
離宮之鉄造化無聲水中起火妙在虛危穴今年冬至梅
花依舊凝雪　先聖此日閉關不通來往皆為郡生殺物
物含生育意正在于初亥末自古乾坤這些雖坎日日無
休歇如今識破金烏飛入蟾窟

謝紫陽真人書

王嫱稽首百拜上覆
祖師天台悟真先生紫陽真人張君門下即日伏以入春
風雨萬象翠寒恭惟水莫谷神天下左右龍精溫體大候
冲寂清室金花歸根復命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道書全集　諸真聚會之六　十四
道之大不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則空寂虛無妙湛淵
默也心之廣不可得而比喻若比喻此言則清淨靈明冲
和混粹也會萬化而歸一道則天下皆自化而萬物皆自
如也會百為而歸一心則聖人自無為而百為自無著也
推此心而與道合此心即道也體此道而與心會此道即
心也道融於心心融於道也心外無別道道外無別物也
所以天地本來常乾坤而萬物自乾坤耳日月本來常離
坎而萬物自坎離耳細惟我道祖太上老君曉天下以此
道明聖人以此心此道之在天下不容以物物不容以化
化故凡物物化化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
也以此心而會此道可也此心之在聖人不容以知知不
容以識識故凡知識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心也此心如
因看斗柄運周天頃悟神仙妙訣一點真陽生坎位點起
離宮之鉄造化無聲水中起火妙在虛危穴今年冬至梅
花依舊凝雪　先聖此日閉關不通來往皆為郡生殺物
物含生育意正在于初亥末自古乾坤這些雖坎日日無
休歇如今識破金烏飛入蟾窟

謝紫陽真人書

王嫱稽首百拜上覆
祖師天台悟真先生紫陽真人張君門下即日伏以入春
風雨萬象翠寒恭惟水莫谷神天下左右龍精溫體大候
冲寂清室金花歸根復命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道書全集　諸真聚會之六　十四
道之大不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則空寂虛無妙湛淵
默也心之廣不可得而比喻若比喻此言則清淨靈明冲
和混粹也會萬化而歸一道則天下皆自化而萬物皆自
如也會百為而歸一心則聖人自無為而百為自無著也
推此心而與道合此心即道也體此道而與心會此道即
心也道融於心心融於道也心外無別道道外無別物也
所以天地本來常乾坤而萬物自乾坤耳日月本來常離
坎而萬物自坎離耳細惟我道祖太上老君曉天下以此
道明聖人以此心此道之在天下不容以物物不容以化
化故凡物物化化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
也以此心而會此道可也此心之在聖人不容以知知不

質之間　則一也以此理而質之佛典則一也所以天陸無二道也天下之道依無二理而聖人之心豈有殊用耶形中以神為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為主性乃神之命也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也道甚明矣此心不惑矣如七返九還之秘世所不傳七返九還者乃返本還元之義也七數九數者皆陽數也人但能心中無念純清絕點謂之純陽當此之時三尸消滅六賊乞降身外有身猶未可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也源俗淺識未學凡夫豈知元始天尊與天仙地仙日日採藥而不停藥物愈採而愈無窮也又豈知山河大地與夫動念時行火候而無暫火候念行而不歇

也只此火候與藥物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古語有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即此義也

先師泥丸先生名虛貞人出於

相師毗陵和尚薛君之門而毗陵一線實自

祖師杏林先生石君所傳也石君承襲

紫陽祖師之道以今日單傳相觀則衆者天台一夜而華之夢無非後世家福萬靈普甚耶頂年

泥丸師挈至蓬萊洞天焚香端拜

杏林祖毗林祖極荷呼噓身持耳以還會增守雌抱一之

意非到武夷見馬自然口述詩論出示

雲翰凡四百言字字藥石叩感

雲門井露洒心毛骨脩然此因法道明人居支提茲來淨

以以見離母之故欲到

青城山省覲偶緣道過石蓋洞遂發一念附此凡書但述

金丹大藥之意如此至於雪花春風之機梧林秋雨之秘

碧潭之夜月青山之暮雲似此深妙莫敢輕露也以有天

機之故

初師一點頭百步林毗陵泥丸三師想參

鶴翼自愧仙凡路隔何日溫養事畢飛神御氣參侍飛鳥

之下以備呼鶯喚鶴之役臨紙不勝依戀涕落筆端恍火

所指敬乞

泛紫筏鴛丹裸儲和金砂垂手群蠢不備

諸真書詞

謝仙師寄書詞

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葉結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不在

吞津嚥氣先天造化要須聚氣凝神若問火候行時消息口訣

至簡至易非繁非雜無中求有乾坤覆載陰內煉成陽氣使金

公生捨活虎令姹女獨駕赤龍乾夫坤婦而媒假黃婆誰

女坎男而結成赤子一爐火焰煉虛空化作微塵萬頃水

壺照世界大如泰米神歸四大即龜蛇交合之時氣入四

肢是烏兎藉維之處玉蕊瓊蓮出黃金之液金鼎開成

白玉之花正當風冷月明時誰會山清水綠意至師口口

歷代心心即一言貫穿方卷仙經但片劄工夫無窮更妙

先明三五一。行九陽真火以燔之後至百千。到嬰兒實

物則成矣餘山鐵壁二雉直下四山開金鎖玉開不步自
無停是万里是無邊之境作千年永不死之人海東桑田
我在逍遥遊之境衣磨劫石同歸無何有之鄉玉蟾宿志
未回初誠宿怡自嗟瀟柳之質疲近桑榆之年老頽猶紅
知有神仙之分嫩脩再點始歸道德之源嘆古人六十四
歲將謂休得先至八十一章來受用撫膺落淚纖日捫心
從來作用功勞捕風捉影此日虛無訣法點鐵成金恭惟
聖師泥丸翁翠虛真人招世英雄補天手段心傳玄牝深
深古手指開玄赫赫權衡之妙盡吐露於乙亥春雨之天終身
說刀圭於癸酉秋月之夕

懷大寶於省真求劫守玄珠之清淨先覺語後覺已銘感
於心傳彼時因此時盟不忘於道念勿忘永鶴使撫示寶戒
戒同會於武夷有身還被汨將捐軀於龍虎無翅可飛行
雨以風餐奔歸侍下且此山瞻斗仰甚切愚衷擢犀角磨
象牙當效行持之力琴韻附鳳寶嫡叅冲舉之雲先貢
非詞少伸素志能供驅遣感激何言大宋丙子閏七月二
十四日鶴如白玉蟾拜香再拜

隱山文

玉蟾翁與世絕交而高臥於鶴山之頭客或問隱山之旨
何樂乎曰善隱山者不知其隱山之樂知隱山之樂者為
必擇水魚必擇水也夫山中之人其所樂者不在乎山之
樂樂其心之樂而樂乎山者心境一如也對境無心對心

無境斯則隱山之善樂者乎問曰隱山之旨何樂乎曰山中之味乎曰山中之樂也
之隱者豈不知山中之味乎曰山中之味山中之樂吾將以
山者知味乎道而不知味乎山也吾將以
乎談之爺曰唯唯曰隱山者不可以山之
可以心之樂而樂其山山自山也心自心也隱者且不曰
古何如人今何如人彼山如是此山如是有如是隱山之
人有如是隱山之時又有如是隱山之趣其時也聖賢皆
舍其人也崇尚道德其趣也修鍊形神也耶吾恐如此知
如此見必不遠古人者千常八九焉山中之隱者非曰必
林巒而為山非林巒而不為山然其人人自有所隱之山
也其清虛寂靜高樂深幽者此人之山者山其心也其是

非寵辱貧富貴賤者此人之市者市其心也今人以為大
隱居鄽小隱居山者不無意也自名利之詞習纖巧物欲之
事攻則厭鬧思靜也自恬適之與滿修進之叅冷則嫌靜
思鬧也若夫人能以此心自立雖閙林之做者亦此心也
市井之喧者亦此心者也不必予選其心之喧適其心之
然不必予樂其境之勝疾其境之不勝知如是山樂如是
心謂之真隱焉欲隱山者善隱心也無事治心清之隱有
事應連謂之山無心於山無山於心也是故先須識道後
隱於山若不識道而先居山者見其山必忘其道若先識
道而後居山者造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
則山形赦目是以忘山見道人問亦叙也見山忘道山中

乃喧也法虛融心心虛寂何城市之可喧何山澤之可靜山靜而心常喧者真市之若也市喧而心常靜者真山之若也喧而不喧靜復何靜語默無非山動靜無非市悟淡息於內而不亂諠散傷人者猶魚鳥之飛羅天歲也適其所樂而已矣其樂非耳目之樂而後樂樂者在心不可以形容不可以知見心之樂者隱而後樂樂者在心不可以形容不可以知見心之樂者隱也以清淨為道場以悟退為法事以安樂為眷屬不容與世交不欲與物累其修身也不事乎百骸其養形也不厚乎五味視死之日如生之雖就有之物如無之用其安禪也雲溪煙瀨共經行也月洞風林有麋鹿以為明有松竹以為鄰有春韭秋菘之富有晨霞晚

露之青語其衣也編草而紐蒲緝木而緻惠論其食也炊參而煨茶飯松而劑檜飲石骨之玲瓏枕山肝之腰泥行枯木之前坐古巖之下住深休邃谷之間臥長生幽石之上目則長嘯於泉雲之幽夜則孤眠於煙霞之深其無暑也心暑于道而不知夏之暑心寒于道而不知冬之寒知冬之寒則水霜列其虛而不變松栢之容風雪凍其形而不改山石之操知夏之暑九陽渴其汗而不生惱熱之心炎火藏於真外而不動道遠山谷放曠市鄽近逸形儀寂靜心腑吾恐市鄽之下聲色鬧鬧塵勞膠擾五色得以盲吾眼五音得以聾吾耳五慾得以汨吾心始于入吾之心吾心之所不可入則日以之動搖夜以之偵攝吾心無所

守則必狗乎事之所奪任乎物之所營然則山野之閒亦如廊廡何也閑花野草可以賦人目啼禽鹿雀可以曠人耳于非隱其心而欲隱於山可乎古先賢哲隱山之意固如是隱山之事則不然世俗趨於利風教汩於慾沉醉乎名利之鄉夢寐乎人我之域出生入死而不知貨賂路禍而不覺是以聖人之所憂故聖人之所隱者聖人所憂不在乎心之憂而憂其人聖人所隱不在乎山之隱而隱其心故曷狗乎含靈之形而全乎含靈之性是非質其形於山之外而亦妙其性於山之內惟聖人知之乎欲問山中之味山中之青乎夫山之為山人之為人人亦不欲必乎山而後隱山亦不欲必乎人而後在有乎山隱乎步而不

起前頭之念茅廬竹舍草壇松檀可以為衣茂林修竹可以為食清泉不可以為暑笑傲煙霞陶然仰風而樂人之所不能樂得人之所不能得有菜可薦有花可採其為琴也風入松其為酒也雨滴石其寄心有樽其煉心有形視虎狼如家豚呼熊羆如人僕其孤如寒猿夜覺其閒如白雲朝飛不可以朝野拘其心不可以身世累其心以此修之謂之隱以此隱之謂之山其為山非世間之所謂山其為人非世間之所謂人人與山俱化山與人俱忘人也者心也山也者心也其心也者不知孰為山孰為人也可知而不可以知知可見而不可以見見純真冲寂之妙則非山非人也其非山非人之妙如月之在波如風之在竹不可得

其言也谷曰請事斯語嘗從光生遊曰子為誰答曰予尤
子也

常寂光國記

王驂翁笑傲乎風月清虛之都住持乎溪山窈窕之境朝
餐紅霞暮飼紫霧四大怡怡然一性中中然不知春秋之
欲寒暑我而日月之欲陰陽我似醉似夢若佯若疎天無
翳雲晨曦旭日俯而竹洞風冷鳥雲閃彩微雨清塵山昏
水暮鳥飛魚伏未幾陰霧天氣可人溫然如春悽然如秋
彩雲翔碧霄之南中有人焉冠道進自然之冠履如理實
際之履衣虛無堪寂之衣食禪悅法喜之食十目不可視
其形四聰不可聞其聲須彌盧山不可高其身薩婆若海

不能廣其意步趨也白雲流水其語默也翠竹黃花已
而有言曰我無位真人也予知之乎世尊與蜾蠃共胎兜
率賢銖周同境予可罷司聽之臣黜職視之吏可以形影
相弔於無陰陽地翁詣大塊其心枯木其形乃與真人會
忱若曾滑疑執若未交處真人與翁伏一切無念之杖張
大用現前之蓋且行且思測晝夜約十萬八千餘里始
乎歷五蘊之山泛六塵之海旋無明之鄉出貪嗔之域忽
之一方真人曰此大慧明天常寂光國戒州禪那縣無何
有鄉混榮里也真人乃是國之君真人之居心空之解
脫之樓真如之亭寂滅之臺圓覺之宮真觀之堂其國地
無塵泥天不晦顯國中君臣父子聖凡各識同形同相無

姓無名其莊嚴不可備其受用不可量真人導翁入禪五明之都
駕七寶之輿闢虛淨光明之藏暄伸通自在之神谷與真
人遊乎知見峰之下有幽玄洞慈忍江功德林四時久之
涉菩提之園無相之圃八還妃圓四處垣蒲巡三摩之井
步四諦之山真人欲還衆般若無渡平等海不彈指間往
復無除真人揖翁衆生于清淨之軒敞六通戶牖嚴萬化
增庭狹五分之香獻六味之饌為八自在之落酌八功德
之泉呈五眼之珠示一真之印說作止任滅之網燭見聞
知覺之燈真人俄而隱翁回首遂失其所在翁悵然有省
渙然有釋告諸天人彼真人者嫌我形須我志我非關關我寄
我非關關我寄須其所真翁其所玄乎乃嘅然長吁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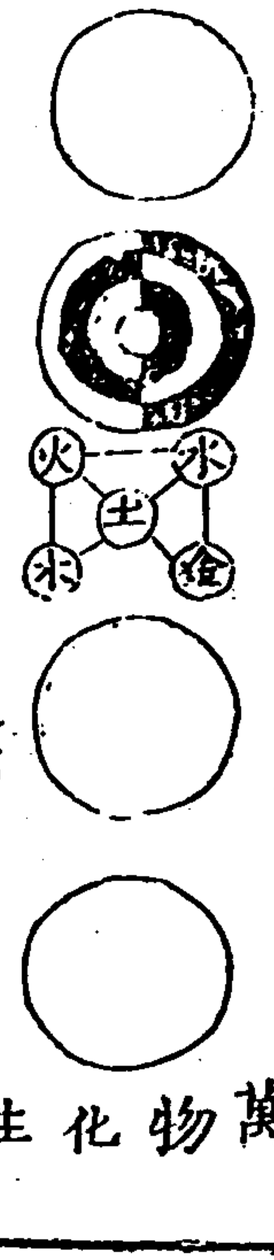
即真人也真人即吾也吾將所失乃會管城先生宋秘使
者冬陶潛白赴等記紫元子書

金丹大成集目録
無極圖說
玄牝圖
河車圖
泄天符火候圖
大衍數圖
金丹綜會歌
金丹問答
贈謝高士辭往武夷歌
西江月十二首
讀參同契作
註解呂公沁園春
天心圖
既濟圖
周天火候圖
六十卦火候圖
金丹綜會圖
金液還丹詩
七言絶句八十一首
贈鄉嶧山歌
商鄉子十二首
解註崔公入藥境

紫虛子真子論述之元瑞述

紫霞山人海蟾子編輯

無極圖說



道書全集　諸真玄奧卷之二

○者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斯乃道之體也無極而太極◎合三爲一中具五十五數中○者乃其本體也太極一判兩儀生焉◎之動根乎陰也◎之靜根乎陽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㊄火㊂土㊉金㊃木㊇水生數一成數六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金生數四成數九土生數五成數十此五行生成之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陽奇陰偶之數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不窮之謂易一者奇數也二者偶數也陽奇陰偶即二以生二也純乾三性也而乾而成坤三命也道精與氣也乾再索地而成坎三坎中之陽乃元氣也所謂乾道成男是也坤再索而成離三離中之

原缺

陰乃真精也所謂坤道成女是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離者日之象也坎者月之象也日月合而成易易者日用常行易簡之道也千變萬化而未嘗滅焉然則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樂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懲忿則心火下降窒慾則腎水上升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故修此而吉也於是閑邪存誠終日如愚天理純全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斯乃道之用也南軒曰真識根源謂之知道知此道者則可以超出乎造化之外卓然而獨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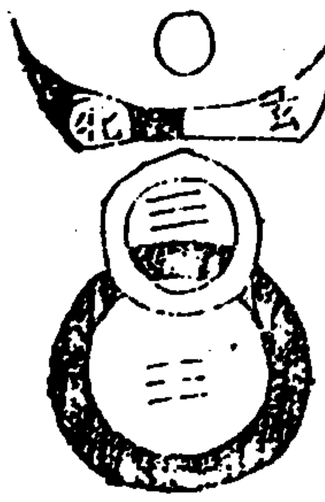
家居北斗星杓下



鉤橫魄月
三點台星
斗杓斡運
虎吼龍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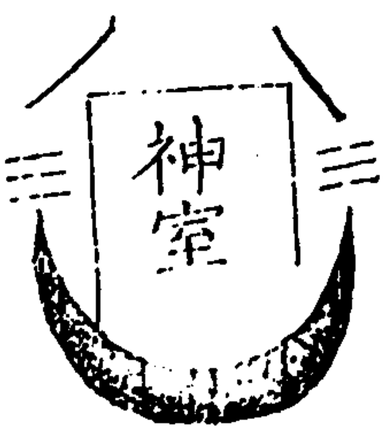
劍掛南宮月角頭

玄牝圖



取將坎位心中實　虛無之谷
點化離宮腹裏陰　天地之根
離宮腹裏陰　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既濟鼎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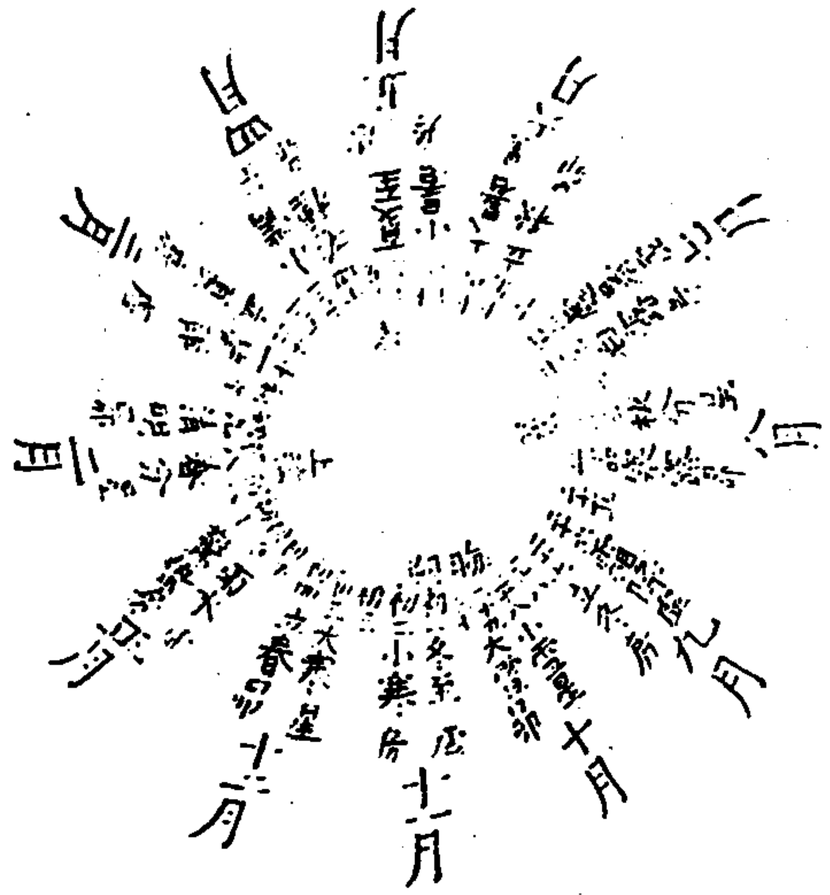
鑪中慢養真金液　離坎相交
鼎內先乾活水銀　水火既濟
鉛汞入鼎
還生根蒂

河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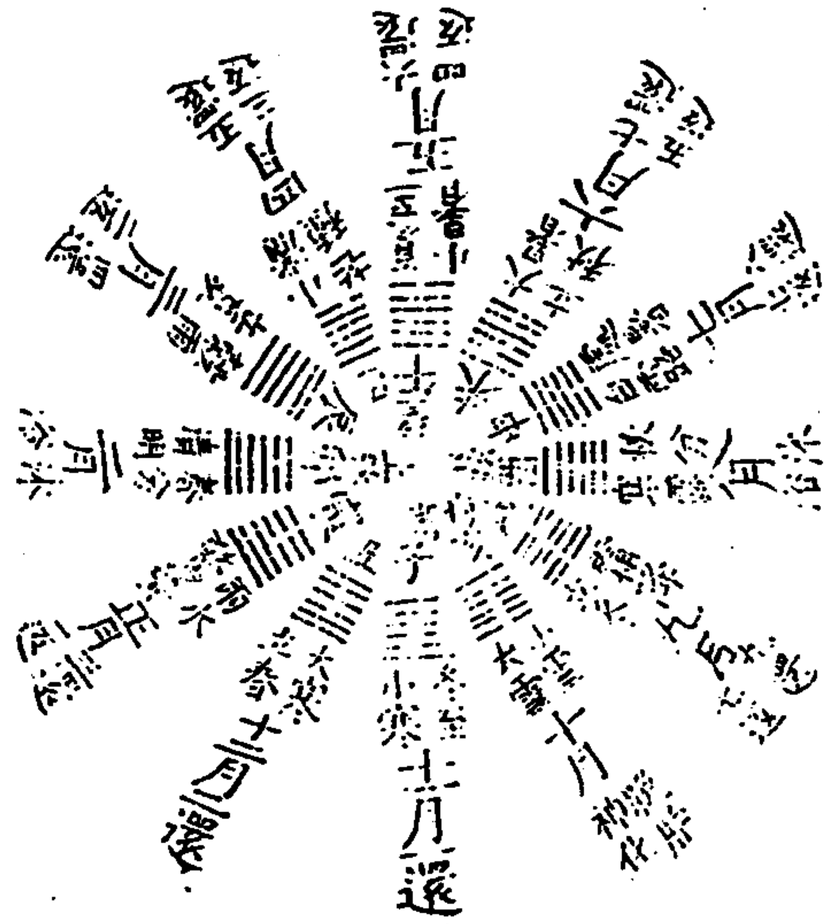


直駕元神歸紫府　北方正炁
潛搬真氣入黃庭　日月爲輪
搬水運火
晝夜無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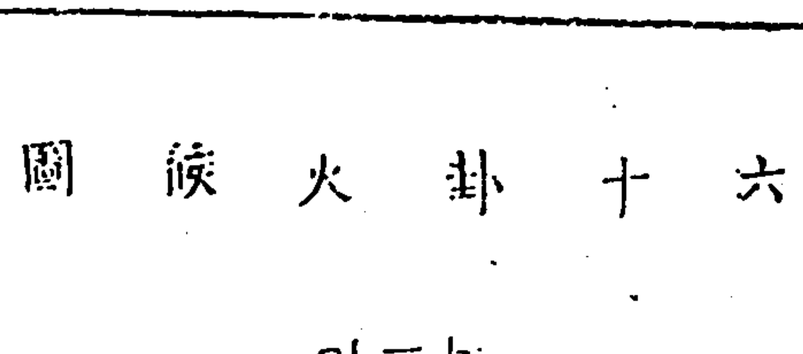
周天火候圖



泄天符火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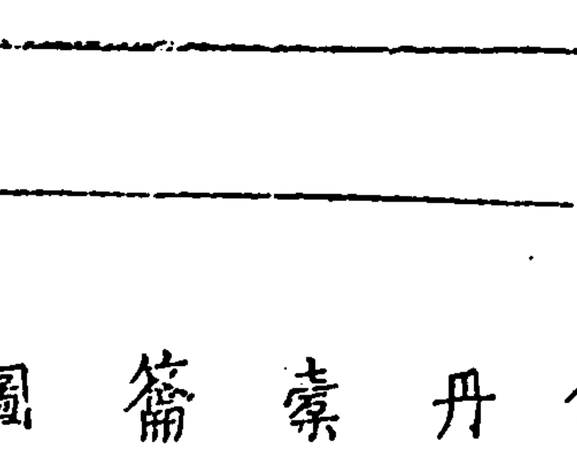
(子)復卦　十一月　謂之一陽微微小大宜温養初二潛龍不可煅
(丑)臨卦　十二月　謂之二陽須逢九二見龍時此時陰陽方顧戀
(寅)泰卦　正月　謂之三陽寅月卯方直事始進火煉紅鉛
(卯)大壯卦　二月　木液旺在(卯)卅頭宜沐浴
(辰)夬卦　三月　謂之四陽逐中仔細辦工夫文後更宜加一武
(巳)乾卦　四月　謂之五陽三還此月又當行武火傘將白虎產明堂



(午)姤卦　五月　謂之六陽四還沐浴後退符抽添循感喻
(未)遯卦　六月　謂之七陽五還武火臨終用一文挑花已落惟留蒂
(申)否卦　七月　謂之八陽六還雨頭文中間武
(酉)觀卦　八月　金精旺在(酉)沐浴後養火
(戌)剝卦　九月　謂之九還七還(癸)受生成火庫于戌
(亥)坤卦　十月　脫胎吞入腹我命不由天壬夫入(坤)宮還卅道已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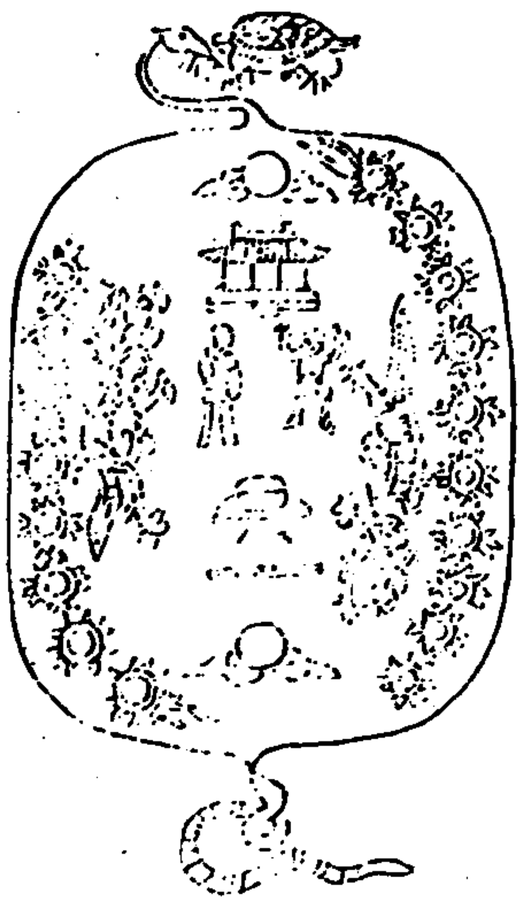
六十卦火候圖

大衍数圖



東三南二
同成五北
一面方四
共之戊巳
還從本生
數三家相
見結　火

金丹索隱圖



或曰卦有六十四止用六十何耶夫乾坤爲門戶爲鼎器坎離爲匡廓爲樞轄象天地日月包藏萬物不用而用之以通也右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并乾坤坎離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計當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以周萬物之數朝暮各用一卦計十二爻一爻當一時言其小則象一月三百六十時言其大則象一年三百六十日言其則象周天之度數得象忘言其意明矣

夫天地未有無用之數故一三五七九陽奇數也天數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陰偶數也地數三十天地之數總而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者去五爲五行之本其用四十有九者又去一以象太極之不動於此可以知其有體有用矣鍾離傳道集曰進火有数

參篇歌

乾坤索爲毀有數離坎刀圭採有時鉛龍升汞虎降龜蛇上下兩相持天上日頭地下轉海底蟆蚫天上飛乾坤日月本不運皆因斗柄轉其機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止片時虎龍戰罷三田靜拾取玄珠種在泥黃婆姒合入中宮嬰兒蛇女相追隨年中用月日用時刻裏工夫妙更奇暗合斗牛共歡會天機深遠少人知進火烹煎天地髓開爐沐浴霞逆輝九還七返在片餉真氣薰蒸達四肢温養嬰兒惟籍母守城野戰要防危一時八刻一周天十二時辰準一年始於復卦終於剝朝屯暮蒙有後前春夏秋冬依次第鍊至坤宮始凝堅不須窺易行卦氣身中自有一坤乾天地日月若交會打破虛空只一拳宇宙造化在吾手向上天機不妄傳惟人至尊而至貴可煉金液大還丹還丹口訣無多子鍊就移身入洞天

金液大還丹詩

撇液上崑山工夫信不難往来敲玉洞還返鍊金丹西採存三藥中歸守一壇片時閒下手七返後成團枝動乾坤寮循還日月灘玄關真一竅直路徹天端

金丹問荅

問曰如何謂之金液還丹荅曰金液者金水也金爲水母母隱子胎因有還丹之號也前賢有曰丹者丹田也液者肺液也以肺液還於丹田故曰金液還丹。

問曰何謂鉛汞荅曰非凡黑鉛水銀也真一子曰鉛是地之父母陰陽之根基蓋聖人採天地之精而爲大丹之質且非爲大藥之基採陰陽純粹之精而爲大丹之質且非常物造作也汞性好飛遇鉛乃結以其子母相戀也

問曰何謂火荅曰火者太陽真炁乃坎中之陽也紫清真人曰坎中起火是也

問曰何謂候荅曰五日爲一候是甲子一終也日有十二時五日六十時終一甲子也紫陽曰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以起火之際頃刻而一周天也

問曰此火候何時用荅曰年中用月月中用時時中用刻也

問曰何謂真一荅曰人能將自己天真安于天谷之內乃守真一之道也金洞主曰真一者在于北極大淵之中也

問曰何謂動靜荅曰陽主動陰主靜翠虛曰動中求靜靜中有爲動靜有作口口傳之

問曰何謂九還荅曰金生數四成數九還者自上而還下九乃老陽之數陰真君曰從子至申爲九還亦順下也

問曰何謂七返荅曰火生數二成數七返者自下而返上七乃少陽之數陰真君曰從寅至申爲七返亦逆上也

問曰何謂爐答曰上品丹法以神爲爐以性爲藥以定爲水以慧爲火中品丹法以神爲爐以氣爲藥以日爲火以月爲水下品丹法以身爲爐以氣爲藥以心爲火以腎爲水又有假月爐王爐

問曰何謂鼎答曰即此藥物順則成人逆則成丹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紫清曰採藥物於不動之中是也

問曰神水華池何也答曰李筌云還丹之要在於神水華池紫陽曰以鉛入汞名曰神水以汞投鉛名曰華池

海蟾曰從來神水出高源紫清曰華池正在氣海內

問曰何謂三關答曰頭爲天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

問曰何謂內三要答曰第一要大淵池也第二要絳宮也第三要地戶也

問曰何謂外三要答曰口之與鼻共主竅是神氣往來之門戶下功之際調鼻息緜緜若氣閉死也

問曰何謂簾幃答曰眼是也下功之際含眼光雲房曰閉戶垂簾默默窺人

問曰何謂子午答曰子午乃天地之中也在天爲日月在人爲心腎在時爲子午在卦爲坎離在方爲南北

問曰何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答曰天地五十五數故乾得一九合而成十坤得四六合而成十震艮得三七合而成十離得五坎得十坎得二八合而成十巽兌得二八中有陽乃真陽也心屬離三陽中有陰乃真陰也

問曰何謂爐答曰上品丹法以神爲爐以性爲藥以定爲水以慧爲火中品丹法以神爲爐以氣爲藥以日爲火以月爲水下品丹法以身爲爐以氣爲藥以心爲火以腎爲水又有假月爐王爐

問曰何謂鼎答曰即此藥物順則成人逆則成丹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紫清曰採藥物於不動之中是也

問曰神水華池何也答曰李筌云還丹之要在於神水華池紫陽曰以鉛入汞名曰神水以汞投鉛名曰華池

海蟾曰從來神水出高源紫清曰華池正在氣海內

問曰何謂三關答曰頭爲天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

問曰何謂內三要答曰第一要大淵池也第二要絳宮也第三要地戶也

問曰何謂外三要答曰口之與鼻共主竅是神氣往來之門戶下功之際調鼻息緜緜若氣閉死也

問曰何謂簾幃答曰眼是也下功之際含眼光雲房曰閉戶垂簾默默窺人

問曰何謂子午答曰子午乃天地之中也在天爲日月在人爲心腎在時爲子午在卦爲坎離在方爲南北

問曰何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答曰天地五十五數故乾得一九合而成十坤得四六合而成十震艮得三七合而成十離得五坎得十坎得二八合而成十巽兌得二八中有陽乃真陽也心屬離三

離無偶所以自合也以數言之則得天地之中爻以位言之則得天地之中位次離爲用不以大乎

問曰何謂五嶽答曰五嶽真形圖曰在人之頭紫清以有巾藏五嶽冠之句

問曰何謂玄牝答曰在上曰玄在下曰牝玄關一竅左曰玄右曰牝

問曰何謂玄牝之門答曰鼻通天氣曰玄門口通地氣曰地牝户口鼻乃玄牝之門户矣

問曰何謂三男三女答曰乾道索坤長男曰震中男曰坎少男曰艮坤道索乾長女曰巽中女曰離少女曰兌

問曰何謂火龍水虎答曰虎西方金也金生水反藏形于水龍東方木也木生火反受尅于火太白真君曰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是也

問曰何謂分至答曰子時象冬至陰極而陽生午時象夏至陽極而陰生卯時象春分陽中含陰酉時象秋分陰中含陽人身亦有分至以神氣別冬夏二至

漩以井泉漱其垢汚出自華池復歸坤戸杏林曰冰浴資神水是也

問曰何謂沐浴答曰真氣薰蒸神水灌溉爲沐浴太上曰

問曰何謂抽添答曰既抽鉛于肘後須添汞于中黄傳道集曰可抽之時不可添是也

問曰何謂搬運答曰搬金精于肘後運玉液于泥丸下手工夫口訣存焉

問曰何謂三田答曰腦爲上田心爲中田氣海爲下田若得斗柄之機幹運則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也

問背後三關答曰腦後曰玉枕關夾脊曰轆轤關水火之際曰尾閭關

問曰何謂神室答曰元神所居之室也朗然于曰未明神室千般撓達了心田萬事閑

問三花聚頂答曰神氣精混而爲一也玄關一竅乃神氣

精之穴也

問五氣朝元答曰五臟真氣上朝于天元也

問和合四象答曰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動而神在心鼻不嗅而魄在肺精神魂魄聚于意土也

問曰馬牛真主六神符曰靈何也答曰皆鉛汞之總名也

問河車答曰北方正氣若曰河車左曰日輪右曰月輪搬運取正氣運載元陽應節順行下手無非此車之力

問曰老嫩何也答曰採藥之時審其老嫩彭鶴林曰嫩時須採老時枯紫陽曰鉛見癸生汞急採金逢望

問浮沉。荅曰。鉛沉而銀浮也。
問清濁。荅曰。陽清而陰濁也。清者升之于上。濁者沉之于下。修丹者。留清去濁。蓋清屬陽。而濁屬陰也。
問五行相尅。荅曰。金碧經云。金木相伐。水火相尅。土旺金鄉。三物俱喪。四毋輻輳。以致太平。並由中宮土德之功也。
問曰。來往何也。荅曰。子往午來。陰符陽火。自子進符至辰巳。自午退符至戌。始複終坤。皆以卦象則之。一消一長。一往一來。以成其變化。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也。
問雌雄。荅曰。雌陰而雄陽也。一陰一陽謂之道。孤陰寡陽。

不能自生。參同契曰。雌雄相雜。以類相求。註曰。雄金砂也。雌火汞也。相須合此類。聚生成以為神藥也。
問防危。荅曰。防火候之差失。忘夢寐之昏迷。翠虛曰。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
問交合。荅曰。破有吸鐵陽神潛通。
問有無。荅曰。金碧經云。有無互相制。上有清龍居。兩無亦兩停。故息符火也。
問黑白。荅曰。參同契曰。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也。黑者水也。以金水之根而為大藥之根矣。
問寒暑。荅曰。真一子曰。不應刻漏。風雨不調。水旱相伐。或霜火候過差。靈汞飛走。運火之七可不詳。陽火過刻或陰符失節。疑冬變為大暑。盛夏反作溟

問晦朔。荅曰。參同契曰。聖功之間。合符行中。乃金水符合之際也。
問固濟。荅曰。太白真人曰。固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言其水火既濟。閉固神室。而不可使之漏泄。
問聖胎。荅曰。無質生質。結成聖胎。辛勤保護十月。如幼女

之初懷孕。似小龍之作養珠。蓋神氣始凝結極易躁失也。
問四正。荅曰。子午卯酉為四正。玄關一竅四正宮也。
問黃庭正在何處。荅曰。膀胱之上。脾之下。腎之前。肝之左。肺之右也。
問金烏玉兎。荅曰。日中烏比心中之液也。月中兎比腎中之氣也。
問煉形。荅曰。煉形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也。金洞主曰。以精煉形。非九砂石。
問張紫陽云。心腎非坎離何也。荅曰。心腎猶坎離之體耳。有體有用。

問所用者何也。谷曰。天心乃心之用也。屬離形乃腎用
也。屬坎交媾之際運用於此矣。
問工夫。谷曰。知時而交媾。進火而防危。陽生而野戰刑德
而沐浴。以至温養成丹也。
問野戰。谷曰。龍虎經曰。文以懷柔武以討叛。紫陽曰。守城
野戰知凶吉。增得靈砂滿鼎紅。
問温養。谷曰。杏林曰。温養象周星。昆陵曰。金鼎常留湯用
煖。玉爐不要火教寒。是也。
問煉。谷曰。烹金鼎煉玉爐口訣存焉。
問賞罰。谷曰。春氣發生謂之賞。乃已前陽火之候也。秋氣
殺物謂之罰。乃午後陰符之候也。

問守城。谷曰。抱元守一。而凝神聚炁也。
問堤防。谷曰。驅除雜念。而專心不二也。
問神爐者。何也。谷曰。鼻也。乃神氣出入之門。黃庭經曰。神
爐之中當修治。呼吸爐中入丹田。
問太一含真。谷曰。守真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即達本來天
真。太上曰。真道泰神。若能守戒。在死炁之關。令七祖
枯骨皆有生炁。生戒者道活。戒者神將。神守道以養
神是也。
問三尸。谷曰。中黃經曰。一者上虫居腦中。二者中虫居明
堂。三者下虫居腹中。名曰彭琚。彭質。彭矯也。惡人進
道喜人退志。上虫乃元神所居之宮。惟人不能開此
關。被尸虫居之。生死輪廻無有了期。若能握元神指
于本宮。則尸虫自滅。真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
齊開。大關通而百骸盡通。則天真降靈。不神之神所
以神也。
問胎息。谷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如在母胞胎之中。謂
之大定也。
問玉液。谷曰。口也。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是也。
問寮窻。谷曰。寮乃無底囊。窻乃三孔笛。又是鐵匠手中所
弄鼓風之物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升降
論曰。人能效天地寮窻之用。開則氣出。闔則氣入。出
則如地氣之上升。入則如地氣之下降。一升一降。自

可與天地齊其長久矣。
問五芽。谷曰。乃五臟之真氣中黃經曰。子能守之三尸棄
得見五芽九真氣。
問屯蒙。谷曰。道樞曰。坎者水也。一變為水澤之節。再變為
水雷之屯。其又居寅離者火也。一變為火山之旅。再
變為火風之鼎。三變為山水之蒙。其又居戌抽添水
火在于寅戌十二卦氣在于屯蒙運用。
問採日精月華。谷曰。非外之日月也。採心中真液。腎中真
氣也。
問內外八卦。谷曰。頭為乾。足為坤。膀胱為艮。膽為巽。腎為
坎。心為離。肝為震。肺為兌。脾為土。皆在人身內外也。

問仁煉待時然後下手答曰有時中之工夫有刻中之
夫毘陵曰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焉
然曰不擇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別乾坤此皆刻中
之工夫也
問金丹形象如何答曰形若彈丸色同朱橘抱朴子曰大
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沙門得之終極黃黃
冠得之即超逸審之行之天地畢元樞歌曰君不見
一粒金丹何赫赤大如彈丸黃如橘人人分上本圓
成夜夜靈光常滿室蓋人具足箇箇圓成當知非有
形之物也呂公曰還丹本無質是也
問玄關一竅正在何處答曰在人頭上工夫容易下手的
難尋若不遇明師摩頂授記皆妄爲矣
問真空答曰返本還元爲真空杳杳林曰不知丹訣妙終日
覩真空
問作用答曰螟蛉呪子傅精送神
問出神答曰能守真一真氣有疑陽神自聚蓋以一心運
諸氣氣住則神住真積力久功成行滿然後調神出
殼也
問超脫答曰超者脫也是出神也脫者脫換凡軀也皆天
門出前聖有脫蛻之喻六祖七層寶塔出鍾呂三級
紅樓出海蟾公鶴沖天門出詩曰功成須是出神來
內院繁華勿累身會取五仙超脫法煉成仙質即非
塵
問尸解答曰尸解有五金木水火土也又有橫功累行而
白日飛升者微宗薰帝嘗道篇末曰亘古迄今飛昇
者千有餘人拔宅者八十餘家
問金丹之道不亦難乎答曰是不難也紫陽曰悟者惟簡
惟易迷者愈繁愈難杳杳林曰簡易之語不過半句證
驗之効只在片時翠虛曰藥之不遠採不難眺陵曰
至道不繁人自昧紫清曰只一言貫穿萬卷仙經但
片餉工夫無窮逸樂師曰下手工夫容易堅心守道
爲難也

七言絕句八十一首

一

老子明開衆妙門一開一闔應乾坤果於罔象無形處有
箇長生不死根

二

得道那堪正少年玉爐養火不曾閒崑崙山上黃華路時
引元神去復還

三

大道元來一也無若能守一我神居此心常坐若潭心月不
滯絲毫眞自如

四

妙寶無過汞與鉛依時採取自烹煎從來至道無多事
是時人不識全

五
妙運三田須上下。自知一體合西東。幾回笑指崑山上。夾
脊分明有路通。
六
撥動天輪旋日月。須臾海嶠起雲雷。風濤洶湧波澄後。散
作甘泉灌九垓。
七
一訣分明說與賢。動中求靜妙十玄。此是計從來別。夜
夜栽培火裏蓮。
八
此道玄中妙更玄。古今父子不相傳。莫將火候爲兒戲。須

共真師仔細研。
九
大藥一般精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真體。煆
煉工夫日日新。
十
水火從來一處看。時似有覓時無。細心調燮文與武。片
餉教君結玉胎。
十一
微微小火養潛龍。見在田時也一同。文得三陽逢泰卦。始
堪運火法神功。
十二
弦前弦後莫屯蒙。進退抽添運火功。慮險防危須沐浴。
丹脫體入神宮。
十三
木液金精居卯酉。只宜沐浴大丹頭。三三灌溉資神水。不
用工夫鍛火牛。
十四
以時易日法神功。仔細推窮總一同。九朔九回爲九轉。金
丹還返入坤宮。
十五
一時辰內還丹結。奪得乾坤大造功。金液餘殘收拾取。莫

教隨雨更隨風。
十六
木金間隔要相交。白雪黃芽共一苞。定意如如行火候。便
從後卦運初爻。
十七
雲收雨散丹凝後。琴瑟諧和了當時。切忌不須行火候。不
知止趣必傾危。
十八
鉛爐汞鼎少人知。木液金精旺有時。野戰更須行火候。抽
添運用莫令遲。
十九
二八門中達者稀。弦前弦後正當時。細心調燮文與武。端

的無中養就兒
二十
金烏夜夜宿西川。離坎交時抽更玄。温養嬰兒惟藉母。外爐增減象周天。
二十一
身中陽復爲冬至。便好臨爐煉大丹。托伏黃婆與媒合。夫妻共室鎮同歡。
二十二
恰恰相當效絶奇。中秋天上月圓時。陽生急採毋令緩。進火工夫要慮危。
二十三

煉丹仔細辨工夫。晝夜殷勤守藥爐。若遇一陽纔起復。嫩時須採老時枯。
二十四
生鉛生汞爲丹祖。娉作夫妻共一心。從此抽添方進火。玉爐煉作一團金。
二十五
陰陽還返結成丹。九轉無虧火力全。若到神宮受氣足。只須沐浴任天然。
二十六
依時進要孜專。勿遣猿猴取次攀。花露初開須忌觸。鎖居三五莫抽關。
二十七
上下三宮三十田。自耕自種自烹煎。依時採取須加察。進退抽添象缺圓。
二十八
關死蟠桃自熟時。採來服餌莫教遲。幾回下手潛偷處。無限神仙總不知。
二十九
熟鉛熟汞最難烹。誰道金丹結不成。若也學人常服餌。行看白日羽毛生。
三十
學人若要覓黃芽。兩處根源共一家。七返九還須識主。工夫毫髮不容差。

三十一
陰居于上陽居下。陽氣先升陰氣隨。配合虎龍交媾處。此時如過小橋時。
三十二
調和鉛汞不終朝。容固根源養聖胞。先使日魂捄月魄。陰陽還結成丹。
文陽武運初爻
三十三
初九潛龍伏一陽。分明變化在中央。巽風呼吸吹乾火。煉得壺中藥似霜。
三十四

玉爐煉就長生藥金鼎燒成不死丹顛倒坎離由戊己
明我命不由天。

三十五

夜來酒醒已三更自覺情濃意轉深玉洞試將靈劒擊便
教虎嘯與龍吟。

三十六

河車搬運上崑山不動纖毫到玉關妙在入門牢閉鎖陰
陽一氣自循環。

三十七

酒是良朋伴是花嵐頭時駕紫河車可憐金虎一聲嘯吹
散青天五彩霞。

三十八

西川岸上摽頭望無限蟾光離碧波便好下功修二八更
須紫細托黃婆。

三十九

玉爐金鼎藥爭光紫霧紅霞映洞房便向此時勤採取元
神歸室不飛揚。

四十

朱砂鼎裡從茲花便月爐中發玉芽進退短長勤採摘一
時收拾入黃家。

四十一

無功功裏要動功功外無功合聖功煉得丹田成至寶任
他烏兎走西東。

四十二

沂流一直上蓬萊散作甘泉潤九垓從此丹田沾潤澤黃
芽遍地一齊開。

四十三

玄珠搬運上崑山兩扇朱門日月閒捉取四蛇并二鼠虎
龍交媾一時間。

四十四

元君端拱坐元都三豐胎仙舞八圖變化一陽天地泰太
平因此妙工夫。

四十五

兩枝劒掛南宮角自在元神謁玉皇從此天宮相見後玉
階来往是蓬常。

四十六

靄靄煙籠十二樓紛宮清淨萬神遊有神問我家何處占
得風光最上頭。

四十七

幾回斗樓上崑崙運動璇璣造化分晝夜周而還復始與
兒從此命長存。

四十八

玉爐靄靄騰雲氣金谷蒙蒙長紫芝神水時時勤灌溉
連丹使火龍飛。

四十九
西山白虎放顛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坤母若來相制伏一
齊捉入洞中藏。

五十
外道邪魔忽逞威七星寶劍向前揮果於鬼窟穴絳處奪
得明珠一顆歸。

五十一
自然宗祖一靈臺內有長生不死胎妙運陰陽還返後週
迴卦氣入門開。

五十二
身中一竅名玄牝的在三關要路頭若也知時能運用木
金交併自沉浮。

五十三
擘開玄牝露雙關煆煉工夫不等閑學者要知端的處直
須北斗面南看

五十四
大道根蒂識者稀常人日用不知機竅竅玄玄似月眉。

五十五
幾回料撥上崑崙足踏玄關竅妙門仗劍劈開天地鎖金
烏玉兎自相吞。

五十六
非有姓名啓靈扉窺見神仙會紫微北斗南辰前後列
輪日月往來飛。

五十七
仔細思量是妙哉朝朝勤紫霞盃能教地魄搬精轉自
有天魂祝壽來。

五十八
煉已修心義最深修心須要識天心神仙妙訣無多子。煉
就陽神消衆陰。

五十九
崑崙一直至泥丸鎮日追攀自往還若要長生羞出世到
頭不離自身開。

六十
小小壺中別有天鐵牛耕地種金蓮信這般景象家家有因
甚時人不學仙

六十一
碧澤深處捉明珠翻手拋來上太虛托伏黃婆收拾得化
爲金液結靈胎。

六十二
修丹須要察根源産在先天與後天若得谷神長不死此
身何患不爲仙。

六十三
孰文泥象皆非寶得象忘言始合真大抵修丹皆法象由

來萬化在人身。

六十四

仙經卷卷重重說。道在常人日用間。若也自能顛倒顛。不勞鞠水與千山。

六十五

求仙慨亂幾多人。爲爰修真未識真。若得紅鉛并黑汞。煉成至寶出塵塵。

六十六

雖然小小一壺中。上下乾坤法象同。若也知時能運用。金烏玉兎自西東。

六十七

道書全集　諸真卷之七　三

無悟無爲是有爲。潛修妙理藥希夷。幾回日月灘頭立。直把絲綸釣黑龜。

六十八

玉京元始坐瑤臺。紫氣氤氳密閣開。西閣洞門三五叩。九天仙子一齊來。

六十九

恍惚之中有至精。龍吟虎嘯最堪聽。玄珠飛遂崑崙去。晝夜河車不暫停。

七十

獨步崑山望杳冥。龍吟虎嘯甚分明。玉池常潤陰陽髓。金鼎時烹日月精。

七十一

自家精氣自家神。何必區區問別人。下手速修尤爲晚。朋君叩。有莫因循。

七十二

寧酸世上幾多人。不解修真自損真。精滿氣調神散去。還別設入迷津。

七十三

先天先地最玄機。福淺焉能得遇之。採得真鉛須煅煉。勤君切莫更遲疑。

七十四

學人不識水中金。謾向諸般取次尋。只是黑鉛爲至寶。本居兌位寄於壬。

七十五

學人不識水鄉鉛。顛倒陰陽位屬乾。彷彿本君於坎位。分明寄在兌宮邊。

七十六

初煉還丹須入室。婦人懷孕更無殊。聖胎凝結圓成後。出入行藏豈有拘。

七十七

露心剖腹不相誣。急急躬親大藥爐。六十甲中尋甲子。千日後着工夫。

七十八

一等傍門性好淫強陽後去採他陰曰含天癸科爲藥似任於阻枉用心

七十九

指開尾閭稱是道何曾虎嘯更龍吟元陽若動無壇壁錯認黃泥與作金

八十

金丹大藥最通玄向上天機不妄傳爲報近來修道者煉精不住亦徒然

八十一

自得仙師真口訣敢將鄙句泄玄微學人於此詳窮究詩內稱篇露盡機

贈誥高士辭往武夷歌

剝琢叩關辭殘去啓扉少欵片時間道在自身休外覓徒勞萬水與千山君且聽我試說語無多真妙訣夜深龍吟虎嘯時急駕河車無暫歇須臾搜入泥丸頂進火王爐煮似雪華池神水滌滄洗灌黃芽應時節瓊漿玉液頻吞咽四體蓮蒸顏色別傍門小法幾千般惟有此道最真截在外即非砂與汞在內亦非精與血圓陀陀的鎖相隨赤洒洒光彼潔知時下手採將來固濟神爐勿輕泄九還七返片時工霎箇吹噓藉巽風要識玄關端的處兒女笑指最高峯最高峯秀且奇彼岸濛濛生紫芝只此便是長生草無限修行人不知縱筆書數句可謂泄天機君莫官火足不宜輕用

鞋去畢竟幾時歸傳與衆仙休疑議待我工夫徹到頭換骨定是來武夷

贈鄒嶧山歌爲劉奴劍問書

荷君與我劒書捉摸虛空樣也無機在心兮巧在手此是無中生出有了真子雌雄劒飛火空擲雷霆半夜嘆吼時指破陰魔臉奪得明珠還不與常人見一陣炎鋒定太平元君端坐三清殿嬌娥女嫁金公洞房深處雲雨濛白面郎君騎白虎青衣女子跨青龍牛斗河邊相見後一時關鎖在中宮運動天然真火候撥天爐煉一爐紅金公無言語女死九還七返片時功君若欵片時間道在自身休外覓徒勞有略通生涯只此雌雄劒吹毛利水快如風君若問此劒訣天機未敢分明說青龍領下劒明珠白虎頭邊軟鮮血有時飛入崑崙頂交加千里衝妙穴雌雄飛逐不曾閑來往已手自提挈出陣光射透天照照耀鋒鋩何凜烈學人要覓真劒方爲言不是尋常鐵

西江月十二首

兩手關來混池迢然直露丹宗日鬼月鬼自西東半提莫輕放縱　外道邪魔縮項相將結寶中宮九還七返片時功省頻黃婆相送

默運乾坤否泰抽添妙在半蒙起於復封剝於終溫養兩般作用　沐浴要防危險吹噓全藉巽風工夫還返入坤官火足不宜輕用

要識真鉛真汞都來只一根源烹煎火候玄不是知音難辯　採取莫差時日仍分紘後紘前玉爐一爨大烹天無位真人出現

莫問九三八無過陰偶陽奇大都離坎結夫妻要識屯蒙既未　若遇一陽起後便堪進火無遲只因差失在毫釐野戴更有仔細

鳧鴨法天象地坎離運用無差是夫妻相會入黃家共說無生妙話　尚迷雲情了當嶺頭駕動河車撥歸頂上結三花牢閉玉關金鎖

撥動頂門關捩自然虎嘯龍吟九還七返養幽深出入不離玄牝　運用玉爐火候閉中煉就真金強共戰便收心道書全集　門諸真玄奧集

妙在無傷無損一二後臨爻火兎鷄沐浴潛藏分明變化在中央結就玄珠片餉　還返歸根脫體守城抱一閉防黃庭來往是尋常悅怡之中縱放

交合興關透頂此為大道玄門金丹只此是宗根太要知時撥運　溫養守城野城華池玉液頻吞玉爐常使火溫溫採藥審他老嫩

調爻火上非小差殊只在毫釐黑鉛飛彼此恐君長志　須共真伸細論無令妄動輕為幽微玄妙最深深非言語仍須避忌

九曲八頭逆浪雲時衝過天心崑崙頂上水澄澄醒就壞

漿自飲　便向此時採取河車搬運無停險陽一炁自泥鎖閉玉關牢穩

藥產西南坤地金丹只此根宗學人着意細推窮妙絕無過真種　了一萬般皆非休分南北西東九文源象豈能通恰似啞人談夢

金液還丹大道古人萬劫一傳傾心剖腹露諸篇援引真超道岸　莫怪天機泄盡此玄玄外無玄留傳後代與名賢有目分明覩見

南鄉子十二首　南鄉子

真來與真鉛產在先天與後天大要知時勤採取玄玄滑穴何愁不作仙　進火要精專審究前弦數後弦屯卦抽添蒙卦止雌雄信息毫釐殊不結丹

兩手擎鴻濛慧劒飛來第一峯外道修羅驚縮項神通造化元來在掌中　煆煉玉爐紅焰熾籥吹噓籍異風十月脫胎吞入腹坤宮立見三清太上翁

溫養象周天須要微微火力全愛護閉時抽添象訣圖　牛斗會河進抬取玄珠種玉田定意如如行火候精專剖腹分明說與賢

牛斗更斗庚北是丹頭切要明藥嫩採來歸土釜煎烹文武剋柔次第行　片鉛結丹成沐浴防危更守城到此不須行火候持盈火若如臨必定傾

水鬼與金雞刑德臨門有隔前猛內性砂冥沐浴防危卻

水溶溶滿玉池　仙年月并時刻　工夫一例推　着意研窮丹造化　毫釐十月慇懃自保持

鼎器法乾坤上是天元下地元若也更能顛倒運　交番關閉鎖日月天升降循環三十日不在噓呵并數息天然九竅皆頓異　綿綿妙在前玄與後玄

後卦起潛龍戊己微調未可攻九一見龍田主神通從此爐中次第紅　泰卦恰相逢猛火燒乾猶覺風煉就黃芽并白雪　功圓切還返歸坤道始終

識得水中金煅煉須煎熬潛龍復與臨　妙運自天心托付黃婆配丙壬醞就醍醐山頭降頻斟慢勸無絃一曲琴

長子到西方少女歸乾父六陽便好下功修二八隄防至九方知道自昌　牛斗共泰商乃奪天工妙莫量離坎夫婦交媾後維忘始覺壺中日月長

白雪與黃芽兩味相和一家株擇辨時節與肝堪誇火候堂堂不可差　頂上結三花為動羊車與鹿車烏兎往來兩北面文加從此天河穆之樓

露天機只恐時人自執迷領下獻珠當猛取休退道　中更問誰　虛網忽拋誰百歲年華七十強當待老

讀泰同契作

氣含太極道立玄門日捋月而易行其中日月持而易藏其用水騰浮作雄中來火降沉為坎裏雄坎納戊乃月魂烏飛離納已乃日兎兎走戊已為橐籥而玄黃日月坎離為樂而默化鬼兎日合五行月陰六律門通子午數通寅申後臨泰壯夫乾乃六陽左旋逆通否視剝坤乃六陰右轉百八十陽乃日宮春色百八十陰乃月殺秋光日月不自明由日以受其明日之有耀因月以發其光互為室宅交顯精神長教玉樹氣回根不使金花精腦落姹女捉烏吞玉兎嬰兒驅兎吸金烏白雪飛庚兌丁而乾納甲壬由巽辛艮

丙而坤藏乙癸上弦數八兌妙中取來下弦數八乾渾淳沉溫河金青龍是木木產火中白虎是金金生水內七八十五乘潛龍復與臨　妙運自天心托付黃婆配丙壬醞就醍乃坎離交九六十五乃乾坤合自子至巳先進陽火自午至亥後退陰符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存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寓二八十六兩弓中全卦炁五六三十日乃妙運天機也蒙常起于朝坎既未無復十勝朔恍惚水中金不定能揚火裏木難收金木間隔既殊途水火調和歸一性七返還上九還還元結就玄珠煉成至寶不神之神所以神感息定息至無息二十四氣體天之消息七十二候隨時而養節惟能得象忘言不在執文泥象惜之者簡而易迷之者繁而愈難即周易象而參之自然契合獨魏

伯陽之著書所先宜究精微解註崔公入藥境

先天炁後大炁

先天炁乃天元一炁也在天樞之下注之後天炁地則非降往來周而復始與天同運矣元和子曰人身大抵同天地也。

元一炁也在地樞之下注之人若得半俏之機幹運陰陽之炁則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自然身心和暢如癡如醉肌膚爽透美在其中。

得之者常似醉。

人能得斗柄之機幹運陰陽之炁則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自然身心和暢如癡如醉肌膚爽透美在其中。

日有合月有合

夫月因日以受其明晦朔合壁之後皖中生魂以陽

變陰月晦象年終月朔象成首自朔旦受日炁之符

因水生銀至月晦陽炁消盡即金水兩物情性自相

包裹參同契云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

癸戊已定庚甲

金液還丹非土則不能造化當窮究其真土古歌曰

五行豪豪有何處為真土紫陽詩曰離坎若還無戊

已雖合四象不成丹真四方金也甲東方木也二物

閒隔不能交併須仗黃婆媒合金始生水木始生火

水火既旺則金木交併先高真人象龜歌曰庚要生

甲要生生甲生庚道始明西華聖母曰生庚甲生庚

為大丹之祖真土者坤位是也

上鵲橋下鵲橋

北崖公徙指上下二源鵲橋乃天河也人能運用若

天河之流轉上下無窮也。

天應星地應潮。

在天應星如斗柄之幹運在地應潮如月之盈虧元

極歌曰地下海潮天上月是也。

把巽風運坤火。

息者風也火不能自炎須假風以吹之鍾離丹訣云

煉藥還巽風古林詩曰吹噓藉巽風運者動也坤乃

西南之地水火聚會之源也。

入黃房成至寶。

既經起火符之後則運入黃房之中結成至寶矣黃

房亦曰黃華玄關一竅乃真土故曰黃房也。

水怕乾火怕寒。

修煉金丹全藉火工調燮添水之時以救其火之燥

也運火之時又恐其火之寒也故水亦怕濫亦怕乾

火亦怕燥亦怕寒故有斤兩法度須要調勻使其不

致於大過亦不致於不及也。

鉛髮不成丹。

運火之際細用調燮鉛髮之差則天地懸隔矣紫陽

詩曰鉛髮差殊不作丹

鉛龍升汞虎降。

鉛火也龍也沉而在下汞水也虎也浮而在上太白真人曰五行不須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以法制之則自然升降矣

驅二物勿縱放

當其龍虎升降之時須要把捉不可縱放也紫陽詩曰既驅二物歸黃道怎得靈砂不解生

產在坤種在乾

藥產西南乃坤地也產於坤地則移種於乾宮也上下二源其理明矣

但至誠合自然

真一子云至誠修煉此藥乃白日飛昇之道也陰真君曰不得地莫妄爲須隱密審護持善保守莫失天地機

盜天地奪造化

修煉莫不盜天地之機奪造化之妙運用日符乾坤否泰抽添則象日月盈虧定刻漏分二弦隔子午接陰陽通晦朔合龍虎依天地之大數叶陰陽之化机緘陰符陽火依約卦爻周而復始循還互用不失其時一呼之中造化一一明象天地運動發生萬物也倘或火候失時抽添過度寒暑不應進退差殊即令天地之間濕河而生萬物哉陰陽之炁憑何而生龍虎哉

攢五行作八卦

五方以中爲主五形以土爲主位居於中而有土德之炁故水得土則潛其形火得土則隱其明金得土而增其色木得土而益其潤土無正形挾排四象五行既聚則八卦自然相會矣

水真火真火。

離中有陰則心中之液乃真水也坎中有陽則腎中之炁乃真火也此一身之真水火也

水火炎永不老

夫地之炁上騰而爲露天之炁下降而爲雨滋榮萬物者也一身之陰陽相交而成真液滋榮五臟六腑復歸于下因結而爲丹故萬物無陰陽之炁則不生五臟六腑無津液則病矣

水能流火能融

水在上故能流下火居下故能炎上參同契云水流不炎上火性不潤下是此意也

在身中自可驗

真水真火在人一身之中於修煉之際陰陽交媾自可驗也

是性命非神炁

左爲性性屬離右爲命命屬坎坤之中陰入乾而成離乾之中陽入坤而成坎當知離坎是性命神炁之穴也

水鉛鉛只一味。
水乃坎也。鉛乃金也。亦曰水中金。雲房丹訣曰。鉛鉛水鉛靈源庚辛位。屬乾常居坎戶。隱在允邊劉海蟾詩曰。鉛乃是水鄉鉛只此一味。乃還丹之根蒂行火候默默運初爻是也。
一日內十二辰。
年中用月。以一月三百六十時準一年。月中取日。則一日十二辰準一月。日中用時。時中用刻。刻到此微妙莫非口訣。
意所到皆可為。
一日十二辰內。遇一陽動。皆可下手也。鬱陽曰。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此乃頃刻之周天也。馬自然詩曰。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別乾坤。
飲刀主親夫巧。
飛劍乃上金採而飲之。故曰飲刀主。上下二源。皆真土也。窺者觀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辨明望知昏曉。
可辨明一身之朝望也。昏曉者。乃朝屯暮蒙二卦也。
識下浮沉上明主客。
鉛沉而銀浮。鉛浮而在下。銀浮而在上。既識浮沉。須明主客。紫陽詩云。鉛他為主戒為賓。無他此乃先升後降之理也。
要之會真問隔。
托黃婆媒妁矣。
妃女在離宮也。坎男不能與之交會。須托黃婆而媒合之。黃婆乃神土也。

水火常要聚會莫使之間隔也。

採藥時調火功。

採藥之時全藉調燮火功一剛一柔一文一武二八封門六一固濟循卦爻消刻漏分二弦關子午。始于復而終于坤也。春同契曰。既得真鉛又難真火。可不細意調燮而使之無大過不及之患也歟。

受氣吉防成凶。

紫陽詩曰。受氣之初容易得抽添火候要防危。受氣之初使金木交併水火同鄉若可言也。及其脫體歸坤沐浴以防其凶守城以慮其險也。

火候足莫傷丹。

九轉火足當息符火若不知止必致靈汞飛走矣。

天地靈造化懸。

此乃言其懸者不可縱意也。

初結胎看本命。

初結聖胎則看受氣之初初本命也。

終脫胎看四正。

終脫胎則看四正宮乃玄關也。

密密行句句應。

能依此密密而行之則句句應驗矣。呂公詩云。因看進火生數二成數七返者自工夫下手而返上還者自玄關發竅或曰木三金四合成七返故曰七返其說亦妙蓋金木乃水火之父母五行之宗祖還丹之根蒂也苟以沸唾津精氣血液爲七返諺之甚矣雲房詩曰七般靈物盡爲陰若將此物爲丹種怎得飛昇賀玉京紫庭經曰七件陰物何取焉還丹之名不一或曰大丹內丹玉壺丹絳雪丹赤赫金丹龍虎大藥九轉神丹宇宙之主神符白雪靈精風髓龍虎髓烏肝先天地精皆不過真鉛真汞交結而成迫非凡鉛凡汞金石草木有質之藥汞是九轉真汞鉛是七返真鉛惟茲二味既曉兩性須知。

味。是天地之真氣日月之至精於外匪則則象乾坤於內配則符合造化有生有殺有虎有龍證精義而遣作夫妻繼祖宗而故稱父子二味既曉兩性須知。

因媒而男女和氣賴母而子孫成長。聖人至秘玄之又玄修丹之士當返求諸已而已矣。

在人先須煉己待時。

道不遠人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煉己乃煉形之道莫不肇端鴻濛鑿開混沌採真一之精抱先天之炁而爲丹基也不可以非類而造化故參同契云。牝雞無雄不生鳳狐兔不乳馬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功。金華洞主谷太室山人曰。積其陰以其陽與戰

北陸賦八卦相盪五行相尅歸根復命要在煅煉以精煉形非化砂石或者以煉已爲煉土其說亦妙蓋藥產西南坤地也大要知時苟火其時天地之間惡何節候而生萬物險陽之炁惡何而生龍虎哉弦後弦前乃時中之造化坎離交媾乃刻漏之工夫到此微妙莫非口訣。

正一陽初動中宵猶永。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此陵師曰煉丹不用寒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時中有時之工夫刻中有刻之工夫。

溫溫鉛門光透簾幃。

鉛門即造化鉛爐也溫溫謂火力不使之過欠必也溫養而成丹此陵師曰金鳥常留湯用暖玉爐莫要火教寒是也簾幃者取其內外相通也雲房有閨戶無窮默默窺之句下工夫處所先要知造化爭驅龍虎交會

夫造化之爭動也龍吟風生必也使水虎嘯雲龍互相交會入藥鏡曰鉛遇汞成砂龍虎降魂二物勿縱放苟火火時則虎龍不交鉛汞飛走矣紫陽詩曰西山北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捉來不過要其交會令死門化成一現紫金霜方能凝結成寶也。

進火工夫牛斗危。

夫火者太陽之真精有名而無形故參同契曰既得真鉛又難真火豈輕諫哉火起于水中有何蓋坎屬水坎中有真陽乃真火也龍虎會合金木交併以火炎其中矣進火之功也有綱乘文武斤兩法度二八臨門六一固濟循卦爻沿刻漏了屯蒙明否泰分二弦辨晦朔始復終坤起震止晦則陰陽舒卷金汞調和如炊火候失時霖旱不節陰冬大暑盛夏嚴霜金官既砂汞不調一昂乃蝗蟲競起金虎木龍沸騰坎男離女奔逸此皆運火過差靈汞飛走所謂纖芥不正悔吝爲賊毫髮差殊不作丹是也可不慎之牛

斗危者當牛斗值時下功也。

曲江上見月華望空有簡烏飛

人之小腸九盤十二曲謂之曲江也月乃藥之用言其望空無心乃至寶也有簡烏飛乃陰中含陽也劉海蟾詩曰幾度烏飛宿桂柯又曰烏飛入兎宮皆此意也。

當時自欲刀主

當行功交會之時下手自主釜抹而飲之故入藥鏡曰飲刀主識主釜者可與合語刀主之妙又誰信無中養就兒。

還丹之道乃無中生有漸採漸煉結成聖胎無竅生

質。裹就嬰兒故紫清先生詩曰。世事教人笑幾回。男兒曾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交媾。身裏夫妻是妙哉。

辨水源清濁。

清靜經云。天清地濁。男清女濁。清者濁之源。無他陽清而浮在上。真水銀是也。重濁者沉而在下。真鉛之也。一物兩用。可不辨明。清濁升降之道乎。

木金間隔。

木居東方甲乙。在象爲青龍。在卦爲震。乾之長男也。火之母也。金之妻也。青衣女子也。碧眼胡兒也。東海青龍也。木液也。金居西方庚辛。在象爲白虎。在卦爲兌。坤之少女也。水之母也。木之夫也。素練郎人也。離老子也。西山白虎也。金精也。陽居卯酉。無出聚會。須托黃婆媒合而為一也。紫陽曰。木金間隔會無因。須仗媒人勾引。然後木生火。金生水。水火同鄉。則金木交併矣。

不因師指此事難知。

金丹大藥古人以為同一傳。王冏震編學者之十迷。八九聖門口口。代心心。若非心傳口授。縱使三條之方十哲之智。百倍精度。亦終不能下手。結聖胎矣。所謂統君聰慧過頴。悟不逈明師莫強猜。只爲金丹無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劉海蟾詩曰。此道迴迴昭彰如何亂指重金門之道。若不逢真師。實難知矣。

道要玄微天機深遠。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本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捫之不得。無中生有。天機深遠。玄妙難測。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知之修煉。聞之聖人。苟非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安能鑒開混沌。採天地父母之根。而爲大丹之基。擎裂鴻濛。取陰陽純粹之精。而爲大道之基。撥簇不行。和合四象。三花聚頂。合一氣不昏。五氣朝元。使陽魂不亂。放縱於杳冥之中。往來於恍惚之內。採運出入。移神陽合。功成行滿。仙證天仙也。況金液還丹。惟有一門。豈可與修門小法。並日而語耶。

下士速修循大道

千經萬論。皆不言下手工夫。惟傳之口訣。大下手之初也。動乾坤之玄竅。採坎離之刀圭。捏一身之神歸于天谷。火中安而養之。則神炁歸根。名曰回風混合。容同根源。此乃守真一之道也。龍虎經曰。神室上下金爐安。此在手中。所以正一真人論青蛇之劒。西蜀老翁。得金鍵之妙。呂公高之爲火扶青城客。用謂之劒不是道。此皆能盡藏跡。修得道化意手撲日月無一從矣。古歌云。聖人試

次瀛東陰符經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夫學在不遇必遇至人過而不動終為下鬼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仙道惟人可以修古云神仙只是凡人做當知輪迴事速業報難逃富貴榮華所非久計下手迷修猶恐大遲也

登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逢萊三島乃海上仙山也在人一身亦有蓬萊三島頂曰上島心曰中島臍曰下島紫清先生詩曰人身自有一蓬萊是也三千功行乃九年抱一之數也九年功滿戍分形散影或出有入無或輕舉遠遊隱顯莫測或換骨昇仙遊蓬島或太乙見召移居中洲

谷隱其功行之淺深也雷頭坡歌曰九年功滿都經遊留形住世不知春忽聞天門頭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神仙來相賀恭回契曰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應錄受圖彭真人註曰太乙真君乃內煉之主司也世人初得道錄名金闕千此洲增錄受圖乃復上昇也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奧集成卷八目錄
仙佛同源序　關谷序
緣幹子序　苦求師傳第一
知音道侶第二　具足法財第三
即非坐禪第四　即非心神第五
有物第六　有事第七
有為第八　混俗第九
長生不死第十
卷九目錄
許真人石函記序
上卷
道書全集　陶真君文集之八目錄　二
太陽元精論　日月雌雄論
藥物非一論
藥丹砂正道論
下卷
聖石指玄篇　神室玄明論
金液虛無論　明堂正德論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奧集成卷八序

仙佛同源序

道德五千餘言。高仙之祖書。大藏五千四十八卷。諸佛之慧炬。後之成仙者。由此祖書而丹經萬卷。証佛者由此慧炬而燈燈相續。今視丹經則曰金丹。視大藏則曰上乘。然上乘則金丹。非金丹之外別有一上乘但各門而同事。異派而同源。所謂天下無二道也。我師緑督子。旌真人。得鍾呂王馬之的傳。授黄房太虛之密旨。自　滁山修行來。欲共衆生同證仙佛。遂作金丹難問六章。而以旨息幽深。學人難入。乃述仙佛同源八十一卷。又以其文頗繁。手刪之為十卷。使人易於覽悟。首卷告求師傳者切說此道非師口訣不可強猜。次以知音道侶者大要。雲間良久。毋相規檢。三足法財。四非坐禪。五非心神。六言有物。七云有事。八論有為。九須混俗。十示長生。次第直吐。谷有深意。廣大慈悲之心。亦溢矣。而其處世孤心。乃金丹之首事。明心見性。實上乘之入門。受言藏之。未敢輕泄。後遇老師示沙衆淘金之訓。自稱傳者百有餘人。無非煉已修心之說。或進以明心見性之機。至於金丹上乘。可示者百無二三。乙亥冬。永江許初陽子王氷田千仁所視。其勇敢不倦。誠專氣稱首。以煉已修心告之。明年秋。以明心見性之言。察其信受。旋寻凡俗。彼以金丹上乘之道曉之。并由仙佛同源之旨。開導世人。高第中曰初陽子者。初心緣汲。惟恐人之不聞。導世人高第中曰初陽子者。初心緣汲。惟恐人之不仙緣粹以廣。其傳。使一切人知仙與佛。各派而同源。殊途而同歸也。凡我同志。得聞此道。寤寐觀是書。期以勤行。勿惑乎。

序

釋老之學。儒則指為異端。細黄之流。不揣其本。往往相目排鄙。噫。教之不行。道之不傳也。亦宜矣。古之聖人。成仙作佛者。莫不由斯道而入。惜人珠而不自知。爾我宗師緣督子。剖破藩籬。大開象竅。妙明陰陽之升降。體日月之循環。運倒坎离。周旋符候。乃撮其前聖。成法公案。名曰仙佛同源。操為十卷。號謂長生之道。先當苦求師傳。必得知音道侶。足法財則有事。非心神則有為。是謂體認一家。以驅衆教。故師上陽子面授口訣。遂作金丹大要等書。開導世人。高第中曰初陽子者。初心緣汲。惟恐人之不仙緣粹以廣。其傳。吾山年朴很篤志。於斯值滄海揚塵。刀不遠。志有名一歸。金策行於世。予雖愚而未嘗。其妙今蒙師投。真要。方知秘在口傳。原夫三教聖賢。殊途而共轍也。凡我同志。得開此道。寤寐觀是書。期以勤行。勿惑乎。

他日行滿功成豈特到如來地步直超三境必矣至元丁丑中秋月嗣派徒孫碧陽子車書可謹薗谷書

序

海鏡劉真人歌曰真箇佛法便是道一箇孩兒兩箇抱又云若會佛法一句言便知鉛汞是金丹紫陽真人悟真篇叙云此後若有根性猛利之人見聞此篇則知某得達磨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然萬法也傳大士偈云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教作一家以此詮之仙佛超凡入聖之道未始有異特執空之人不能深悟其旨兩僕宿生慶幸遭際真師垂訓洞明九還七返之真機倫得敎外別傳之的意乃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暇日採摭

仙佛妙語言意之相同者纂為八十一章名曰仙佛同源庶明祖意與今之學道生頑空泰口頭禪者大不同也法華經云若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今僕此篇無非天人驚疑之事所賴佛無妄語道不虛傳僕盡述而不作也觀者幸勿見前然八十一章文長義廣難便通覽今節錄其要者一十章以示同志之士泰同馬元江左散人今四明入室余陽綠野子趙友欽序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奧集成卷八

仙佛同源論

緑督子趙友欽撰

紫霞山人涵虛子編輯

苦求師傳第一

緑督子曰世之學道者多曰在人自悟非師可傳故臣不得獻之於君父不得傳之於子道本無言何所傳哉今云苦求師傳豈不動世人之疑心哉

黃庭經云黃庭內景玉書暢授者曰師受者盟雲錦風羅金紐繩以代割髮肌膚今携手登山歃液丹金書玉簡乃可宣傳得可授告三官勿令七祖受冥愆太上玄科云遇人不傳失天道妄傳非人泄天寶傳得其人身有功妄傳匕祖受冥拷內視經云老君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故我求道無不受持千經萬術惟在心志也劉海蟾云緣遇人參受須憑口訣倒又云眾是上仙垂洞賦誓盟方始指華池吳先生誦道歌云若無師指人皆悟天上神仙無着處洞賓云辨水源清濁水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華嚴經云菩薩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有恡惜不見有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之人生難遭想是故菩薩與內外財為求佛法悉能捨施無有恭敬而不能行無有永事而不能作無有勤苦而不能受達磨胎息論云吾今不隱施於學者後有得吾此法之人皆累劫積集善

根非其人者無有指教淺識難信自貽坎坷楞嚴經云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六祖壇經云善知識有大因緣可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起發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示道方見慶善震禪師臨示滅集衆云我佛世尊示化將終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摩訶迦葉自茲祖祖相傳分枝列派至於今日吾今世緣將謝聽吾偈曰諸佛本無心皆從信心起千聖密相傳展轉無窮始言畢跌坐而化宗鏡禪師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固悟語録曰自祖以來惟務單傳直指以言顯旨以機集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餘年枝

分派別谷擅家風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向上大根器具高見遠識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閫奧始可印證堪為種草捨此切宜穿鑿慎勿作容易放行也無業禪師見馬祖崩悟後禮謝云某日講得諸部經論將謂無人能過若不遇師庶度一生耳佛照泰對録淳熙召到京師泰云聞陛下於心隨萬境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更得箇入頭但不曾遇人肯云具箇如此師泰云如人學射久久自然中的所以五祖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遇人悟悟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子然須遇人懷安雲頂敷禪師頌云不遇祖師親的旨臨機開口實難陳太陽延禪師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開揚後得

理當知世尊密語不敢妄形紙筆故曰不立文字北人聚之言悟大者蓋入室密旨不可特詩但指當時一語之契或委曲借喻而言耳此亦黃葉止兒啼之餞世人參不透返執性由自悟命假師傳之說邯云坐禪觀靜以圖見性成佛虛度歲月不能成功宜乎馬祖磨磚作鏡之諭共皆不得師旨而去追遠矣夫欲覓悟此道者當遵六祖之誨速求善知識示導見性可也然師之切於度人甚於弟子求師之切蓋歎燈燈相續不敢過截此道雖然輕過漏慢非細謹也惟得大根靈器之人方能信受微言奧旨太上云上上聞道勤而行之下上聞道大笑之末嘉設道歌云吳不見人薛紫賢復命篇云我今說與君子莫不信所以靈山會上五千避席覓知音不知誰是知音者試把狂言細推陳泥九

湖覓仙儔不做仲仙不背休緣合宜幾年雲水上懷抱覓綠田又云達士方為侶真仙正合宜幾年雲水上懷抱覓綠田又云三人同志要防危進火工夫仔細推陳泥九有誰知又云三人同志相規覺時恐嬾中火候非無名子註悟真篇云若無同志相規覺時恐嬾中火候非無名子註悟真篇云仙翁遊成都遇青城丈人得金液還丹之妙驚嗟成藥之難故作是詩以結丹友其末章曰試問堆金與山嶽其實得不來無辭意迫切如此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仙翁達矣高山流水落落知音幸君復明一帙金策云我欲使歸於使方微事大難謀知音未遇欲嘗求不識有知音否

清靜真經云得同志行人共居得清靜參倫和睦為樂閱不過真師真經猶嗟識平叔於未仙之時幷此道於韜

寺長者華嚴合論云觀音菩薩文殊普賢普薩此三法是古今三世一切諸佛之所共行十方共同文殊主法身惠妙之理普賢明智身之根成萬行之門觀世音明大慈悲虛生死三人之法號之爲佛少一不成人華嚴經云不乘家宅不着欲樂不總父母親戚知識但樂追求菩薩伴侶六和將抵船州路途尚行士劍志略談結爲交友天台智者大師出觀經云宜善知識一者外護善知識經營供給善能將護行人不相嫉亂三者同行善知識共修一道互相勸勉不相嫉亂三者教授善知識以內外古硯神定法門示教利喜古山珍云十年湖海看宛轡不得宛轡不肯休苦辭鄭公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以

花開告薩面樓閣漂散夜叉頭犬悉蒼鼓山逮書云昔溈山自謂仰山曰某決幟立宗肯於一方五種緣作始得成就五種緣謂外緣檀越緣神子緣土地緣衆緣今聞霜菓過公是汝請主致政司業鄭公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偏傚佛法大明錄載僧燈錄云裴休守新安日入黃檗山燒香因把書望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何在衆皆無對乃推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衆皆無對乃推着進禪師公請至即舉前問師即答曰吾師真善知識人也示人赴在什麼處公知音大悅公曰吾師真善知識人也示人赴的者是何道沒於此乎乃延入府親弟子禮圭堂居士乳師法有資於王公大人外護之功其將以爲表裏但不其中惟清淨寺爲同志一心最爲難得乃知古之則有道之士頓之而能崇主堂居士其將以爲表裏但三人之說來世道人莫能知此古今仙佛少有明證者或爲意於三身或三頓六管等類自非得祖師的古之人不能證悟主堂居士深得教外別傳之秘非識破已上祖師決有資於王公大人外護之功其將以爲表裏但不其中最不主意信知聞此道者代有其人不

多見於世耳非明眼人真能識之漢於生堂語上有見長至於二身佛之說人能錯會此意謂過去佛乃我前生之身見在佛乃我今生之身未來佛乃我來生之身。是可唉也是皆不得和師的旨宜其如此錯會夫佛即仙也一得永無輪迴若使我前世作佛則不今生躯殼中矣若今生果得成佛道則後世再不復出世矣若今生不能諦佛道則未來世萬劫輪迴未可擬也烏止於三世而已耶既曰輪迴已入思趣安得名佛殊不知所謂三世身者深有審意就敢毀古

其足云財第三

緣督子曰世之學道者俱欲兼財守貧今言用財成道烏得不起世人之驚疑哉

昌公云要貧天上宜沉俗世間珠玉尚真人百萬集云此俗欲求天上事尊時須用世間財若他少行多經脩千萬神仙不皆來抱朴子云按葛仲舒撰李少君實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面家貧故出使於漢以假述求其財道成而去悟真篇後敘云後欲辭名籍面思世道人所不信送往此悟真篇敘丹藥本末既成而求學者帳然而來觀其志勤心不忘於乃釋而授之然所授者皆非有鉅勞強力能持堅誠節操慎特違能仁明道之士無名子註悟真篇云雖云難莫難於成道今也百錢斗伏四海一家貧至道然能虎之懼易解刀主之鎖難開得藥忘年煉鉛無計正遇人之易成道之難也安得二事俱全帝扣玄關千載一時十洲三島者即仙翁遊成都遇青城丈人得金液還丹之道驚嗟成樂之難也作是詩以結丹友其末章曰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實得不來無薄意道切如此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又云金丹之秘要或遇其宿有仙骨祖宗陰德而已有則力丹有三件方能成就此理在達者知之又云王仲陽遇劉海蟾得金丹術無財下

功遂入洛陽偏鄭少賴甘乃成道而去又有力而不修煉實愚癡矣仙傳云鄧郁之與徐霊期結方外友遇至人得金液火符之術徐既上昇鄧之所患丹財無力可致於天監初辭官東少微星現南徒長沙分野武帝勅監軍採訪之詔周所修卷曰貧道修煉金液而缺丹財帝賜金百子女許於南嶽選其幽勝直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後於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就石壇昇天得真人事跡記云適遇吾林驛道人有得之稽首敬依請問大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學大丹久後得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可問圖之陸思誠於悟真篇記云王沖靜於異世道人得之成丹之難非有力者不能也無錢達此者獨張平叔知之成丹之難非有力者不能也紅紫懷金門深似海虢名潤利祀道為迂有識之士望而去之此遇人之難成道之易也又云易於遇人難莫難於成道今也百錢斗伏四海一家貧至道然能虎之懼易解刀主之鎖難開得藥忘年煉鉛無計正遇人之易成道之難也安得二事俱全帝扣玄關千載一時十洲三島者即仙翁遊成都遇青城丈人得金液還丹之道驚嗟成樂之難也作是詩以結丹友其末章曰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實得不來無薄意道切如此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又云金丹之秘要或遇其宿有仙骨祖宗陰德而已有則力丹有三件方能成就此理在達者知之又云王仲陽遇劉海蟾得金丹術無財下

又云其說則予得之顧力不足因以記自悲之意牟
仁復歸金策云方期樂世點化頓忽值處廣更世運刀兵
逼景堪悲又秋六此惟庶申記倘蕩然一空不得為之徒
有長嘆又云明智燭以照昏聚法財而忘夢
達磨太師震但緣就行化時至西天竺息土即其大
舟實以衆寶躬自送至海埃師汝重溟凡三周寒暑
達于南海香爰太帥頌曰惟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慚愧
不虛施用處詣佛所編動頌云龍春十載月晴有夜明珠僧
無十年學不復聖法財頓休傳六十未善鳥八十六娶劉
氏女生二子躬耕而居日常哺作夜則行道謂人曰我得

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續唱賣房子獲錢五萬
以富法會實積經六善薩摩訶以財救施藏施故獲回成
諸法實藏無不具足又云舍利子如是菩薩摩訶薩行陀
羅波羅蜜多時其性現前智惠甚深無量方便行於布施
以世間財而求無上正等菩提衆聖王財以生死因而求
出露不死仙財以虛為財而求堅實聖賢之財由如是故
廣行布施於何子是菩薩摩訶薩為求無上菩提及諸解
脫以世間財物修行施時一切世間財寶樂具無不盡捨
又云所言施者其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又云言利
行者謂以衣服飲食非數醫藥及餘隨用什物衆具於求
法者及說法者但有置之即便給施又云利舍子是波羅

一儒童近住弟子名曰迷迦學聖實相通玄玄門難
術經論普皆明達智與師齊堪為道者時波羅迷迦曰其
師曰太師當所學經論皆已通達我今當返自所生地云
何當酬太師恩德時師告曰我從迷迦夫為弟子欲報師
恩當以財寶方隊厚意所謂何等者辦伍伯為利沙鉢那
者足衣深心舍利子爾時迷伽儒童尽師教已致敬右遶
辭退而行遍遊村城尋館國邑王都處處尋覓得師財寶
既具集已將隊酬報是時春屬多成就必
定於菩提常安住於法大乘深經佛云善男子我昔一
時住舍衛國阿那邠邸精舍有比丘來至我所如是言世
尊我當修道而不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我時即告阿

難言汝今當為如是比丘具說所須爾時阿難將是比丘
至祇陀林與好房舍是時比丘與阿難言大德難頗為我
莊嚴房舍與諸僧俱已實嚴淨世間貧
言乃是沙門我當云何能得是事是比丘言大德若能為
我作者善哉善哉若不能者我當還往至世尊所爾時阿
難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向者比丘從我求索種種莊
嚴七寶幢蓋不審是事當云何耶佛言阿難汝
今隨比丘意所須之物為辦具之爾時阿難即還於
中為是比丘事事具足比丘得已歡喜念行道不久即得須
陀洹果至阿羅漢果善男子無量衆生應入涅槃以所之

普達磨來舟不實衆寶而祖師已不棄渡彼岸況能成佛此乃成道佛後道之未成必資於財也洪財中來人不知祖意教意之玄財施法施之異作作錯會學道須教徧貧乃教中賊不打貧家之義故普賢經云文應於自身生貧窮想慈使心地不着一物以成妙用不敢有慳惟恐失城故也當使方寸虛空如貧家之無一物此謂徧普徧黎遍之則遂志矣此一段事所有大力量大福德可以承當如上真釋迦達磨皆帝王之子成此甚易是以古之大臣多成此事事苟已成財爲無用矣其山林巖穴之棲財守窄無貨賂又云有財將布施身即不貧窮財之爲物尚不自用亦足利人又何況棄於湘江而資曰給於土必依有德有力之家圖之此財法二施相資而成至於普達磨來舟不實衆寶而祖師已不棄渡彼岸況能成佛此乃成道佛後道之未成必資於財也洪財中來人不知祖意教意之玄財施法施之異作作錯會學道須教徧貧乃教中賊不打貧家之義故普賢經云文應於自身生貧窮想慈使心地不着一物以成妙用不敢有慳惟恐失城故也當使方寸虛空如貧家之無一物此謂徧普徧黎遍之則遂志矣此一段事所有大力量大福德可以承當如上真釋迦達磨皆帝王之子成此甚易是以古之大臣多成此事事苟已成財爲無用矣其山林巖穴之棲財守窄無貨賂又云有財將布施身即不貧窮財之爲物尚不自用亦足利人又何況棄於湘江而資曰給

其尚在但世人莫識何者爲神州赤縣之大乘其長蘆修真之遺像狀所以今之學者不知達磨長蘆下來用工處但見其功成之後於少林面壁九年俱學無爲打坐以圖成佛如何有成故南嶽讓神師有磨磚作鏡之譏六祖有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坐臥頭何用立功課之訓此乎叔所以云如固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爲衆所知但見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蓋爲此也以上公案俱錄於仙佛書中今僕申而明之非僕能說僕實得聖師秘旨即教外別傳之秘故能出世穿仙佛之書參同周易之妙千經萬論指說樹說皆不出此一言半句之玄六祖所謂說則須陀洹無合理還歸一者也柰何世之學仙佛者不得

正傳聞之莫不大笑惟信一條不肯萬慮皆空只從事坐禪流於空寂所戒而已豈知真心中造化自然妙用名爲不空要成身外有身之道非依有德有力者不能成事臨濟義玄禪師云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遍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皆信之又堪作甚麼便見一文不直也聞道之人所爲與俗無異所知與衆不同被須參透仙佛之心性以悟人人莫知識几言法財一項莫不唾罵之就從而信說法華經所出若說是事非當驚疑者此也復有無行之輩子淺學之邪徒說此說爲覓利之柄賴是語以爲資身之門穿鑿附會接取騙財所用之的或

即非生禪第四

綠督子曰世之學道者皆尚神聚氣打坐成道今言坐禪非道豈不起世人之疑耶答曰虛淡子來佛辟龍吟井虎嘯谷之語坐又使次又云無心元元生多年將謂神仙已有實不七竹元來盡爲陰若將此物爲丹質怎得成神異千京日與人塞頭坯歌曰又不見三衢趙樞密參禪作是終不識

至昌真人云陰宗不談陽門戶只管人前作坐忘曹真人
靈源大道歌云只道行禪坐亦禪聖言可如斯此不然昌真
人證道歌云若將打坐作修行設似禪和空到老悟真篇
云其中唯閉息一法如住忘機絕慮即與二乘坐禪頗同
若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
免常用遷徙之法翠虛真人紫庭經云惟此乾坤真運用
不必元元徒無言無心無念神已昏安得凝聚成胎仙又
丹基歸一論云能以一之一字訂諸群經參諸往哲勿以
神氣為自然歸復勿以禪定為自然交合審能如是或恐
暗合孫吳而終非促百脉以歸源窮九關而徹底三火所
聚八水同歸者也至於以神入氣為胎以火煉藥成丹豈

然歸復者偕首茫然反起虛無之嘆夫豈知丹基之真一
為妙哉馬丹陽詞云衆動處先言性命煉丹處不曉半分
園中若生救春無丹怎朝王京又幾曾見生出嬰兒暗喝
道錯了天樊只管得身軀長是病紫清白真人云正中須
有邪真裏須辨假若得清虛冷淡人身外無物赤灑灑都
來聚氣與凝神要煉金丹嘆幾人引賊入家開寶藏不知
身外更藏身

佛語阿逸不得所類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六
祖壇經云迷人着法相真言坐下動妄不起心即是作此
解者即同無情邪是障道因緣又云有人教坐禪看心看

淨不動不起以此置功是謂大錯故我此法門元不看心
亦不看淨亦不是動靜尚書謂六祖聞京城禪德作云欲
得會道必須坐禪入定而解脫未之有也未審大師所說
法若何祖云道不因禪定而解脫道由心悟豈在坐乎神
秀大師當令其徒住心觀淨長夜不臥有僧來似六祖祖
云住心觀淨是病長生拘身於聖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
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皮頭何必立功課石霜諸禪師
住山堂盈千衆長坐不臥屹然如杭天下呼為衆木欹多
三藏因遊五臺見一僧結庵而坐藏問曰汝孫坐奚為云
觀靜藏云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云此理如何
藏云汝出誰門耶云神秀大師藏云我西域異道最下根
者不墮此見尼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捨庵即往南嶽
云曹溪六祖汝何不速往決其宗要其僧捨庵即往南嶽
讓禪師因馬祖往傳法祖常日坐禪為
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無定相於無住
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
問示誨如飲醍醐又載讓禪師居南嶽時馬祖在彼住庵
日惟坐禪師往問云在此何為祖云坐禪師云坐禪何所
圖祖云圖作佛師一日將甎一片於庵前磨祖云磨此何
為師云要作鏡祖云磨甎豈得成鏡師云坐禪豈能成佛
祖云如何即是師云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則是打牛
則是祖於是悟古於言下白楊順禪師因法眼問真佛住

在何處師云任在不定任眼云說是真佛為甚麼不定師云若非真佛法眼乃領之傳燈録云智隍禪師結庵長生積二十載不見墮容後參六祖言下豁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大慧語録云今時有一種杜謨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摇心静坐坐教絶氣息此輩名為真可憐憫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任擬收攝向甚麼安著峻極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曰檐柳帶鎖又云如何是大作業底人曰修禪入定

緣督子曰坐禪公案非無其事但此事在玄珠已成聖胎已結之後如農事春耕夏耨秋收冬藏各有次序缺一不可世之坐禪者如無耕耨之功遽圖收藏之利可乎所以

達磨白梁涉魏於長蘆成事之後方至少林面壁九年鍾離公曰三載九年人事虚縱横天地不由親即此謂也故謂之煉形化氣煉神是謂形神出胎親為佛子以上事皆真人云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此不然於此可以証坐禪工夫在聖胎已成之後明矣若學道之人未得摩尼之珠便學坐禪空耗五蘊淨盡六根議論談説不着於物此乃頑空何益於事終流於斯空寂滅而已故上項公案祖師不取學者不知要孤坐奚為須得祖師的傳下工方得成就妄意猜度決不敢許況教有東西禪南北禪如來禪祖師禪老婆禪新婦子禪天龍一指頭禪蚌蛤禪口鼓子禪何禪名之多耶不知世人所學者何禪若能離

悟得上項禪名公說使是已達西來的意大抵知禪中有大機大用在其間豈專在於空坐而已其又無祖師公案之言多明機變扣一語而意旨見古人即心是佛之說及小兒啼不識真金安辨真假之格外談玄世人學法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之語錯會祖意不明言外之旨供學無為收心攝念觀禪想淨以圖成佛竟至老死畢無寸功所以有唐碑作鏡之譏今道家亦多不得正傳遮學坐圍者及出圍者與不坐時一般略無有異於昔返致厓嵐何也是皆不知佛無定相即非真佛之玄又豈知佛有生露之門掣電之機如露如電之旨能作如是觀之者可以參西來祖意不致於孤生矣

即非心神第五

緑督子曰世之學道者皆認此心性神即佛也即曉劫不壞之身也故從事於能神靜坐養性存心今言非神非性非心豈不起世人之驚疑哉

道言呂公云出神入定虚華語徒費工夫萬萬年崔公云是性命非神氣鍾離公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有緣遭遇明師直得道神仙只在今又云有無交入為丹本隱顯相扶是水金莫執此身云是道獨修一物是孤陰悟真篇叙云其中惟問息一法如能忘機絶念即與二乘坐禪頗同若動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長用遷徙之法即非金汞返還之道又

豈能廻陽換骨白日昇天況又云今之學者有取鉛汞
爲二氣指精血腦爲五行分心腎爲坎腎以肝脇爲龍虎用
神氣爲子母執津液爲胎汞不識浮流命分竇主何異認
他財爲己物呼別姓爲親兒又豈知金木相尅之由徹陰
陽互用之奥妙是非日月失道鉛汞奚爲欲望結成還丹
不亦遠乎又詩云莫把孤陰作有陽獨修一物轉疏狂
形投刃非非道服氣餐霞總是狂又云煉形閉氣思神法
初出艱難後坦途倏忽遊萬國奈何座在邯鄲移居又
云鍊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若辨更無修大藥
頃超無漏作真人又云投胎奪舍又移居舊住名爲四果
徒若作降龍并伏虎真金起座幾時椿石杵林云煉氣徒

勞力存神枉費功豈知性命訣妙鎮日說真空無名子註悟
真篇云含日月之精華光生五臟運雙關於夾脊補腦還
精以至投胎尸解出神入定千門萬法不過獨修陽裏陰
爲之一物而已孤陰無陽如北雞自卵欲抱成雛豈可得
乎鍾離翁曰唾涕精津氣血液七般物色總皆陰若將此
物爲丹質怎得飛神貫玉京一身之中非惟真精一物屬
陰五臟六腑俱陰非陽執此等以修行胡爲乎紛紛胡爲
乎化生又註西江月云人之一身稟天地之秀氣而生托
陰陽陶鑄而成形故一身中以精氣爲本神生於氣氣生
於精然此三者非後天地所生之一炁至陰之物也修真
之士若執尸身而修之無過癡煉精氣神三物而已奈何

三物一致俱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於紫
出於天地之外耶陳泥丸云別有嬰兒奇又奇心腎元來
非坎离肝心脾肺腎腸膽只是空在前潛龍縱唾精津氣
血液只可接助爲階梯精神魂魄心意氣觀之似是而實
非白真人云若是清虛冷淡人身外無物赤灑灑赤裸裸
氣與捉神要煉金丹無幾人引煞入家開寶藏不知身外
更有身又歌云一身只有三般物精神與氣常保全其精
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氣即非呼吸氣乃知却
是大素烟其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
御說阿含經云一切衆生資語四大爲自己身
影爲自己心相南泉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玄妙宗

一大師語錄曰有一般生純床漆便說昭昭靈靈虛空智
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作主宰大無人汝若認此爲真
實爲甚麼時又不成昭昭靈靈這箇是生死根本妄想緣
氣只因前塵色聲香味觸法而有分別若無前塵汝此昭
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汝今欲出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
秘密金剛體圓成正道遍周沙界長沙景岑禪師召竺尚
書應諾師云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即今祇對別
有第二主人師曰噢尚書作至尊得麼書曰任麼總不祇
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云非但祇對與不祇對無始劫
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僧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
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噢作本來身石頭禪師問大

頭那個是汝心頭云言語者是頭便喝出馬祖因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即心是佛師云主小兒啼止後如何師云非心非佛云除此後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湖南如會禪師自大寂去世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說誘惑不已乃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緣山曰若言即心即佛忠云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話外有何言教師云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忠云猶較些子南泉普願禪師云爲祖說即心即佛主老佛不惡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招提朗禪師問石頭如何是佛頭云汝無佛性師云蠢動含靈皆有

師云其中爲什麼却無頭云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悞入後凡有學者呼問皆云汝無佛性無業禪師狀貌俊偉見馬祖祖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僧問與菩提禪師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衆生云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云不是云窓窣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云還可思見否師云思之不及談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

緑岑子曰一點陽拆秘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爲學者不識陰陽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身內摸索而認彼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爲真實轉轉差舛如鍾離云莫執此身云是道即忠國師云莫認自已作清淨法身也崔公云是性命非神氣即景岑禪師謂學道之人不識

真只爲從前認識神又無名子云尸解校脫出神入定千門萬法不過獨修陽棄陰精之一物而已即雖禪師謂早擬移住處圓澤云三生石上舊精魂也且如五祖能投周氏胎可謂不昧而猶未可傳四祖法何也首座能生脫亡可謂至妙矣而猶未曾先師意何也是皆不得正法偏於性宗於命基不曾着摩不能生死輪迴故不悟其箇所以云柰何精神屬陰宅合難固不免長用遷徙之法李長者之論華嚴謂仙是至陽之德是以鍾離翁曰固大一身皆屬陰所神師云汝無佛性專爲學者未能復此陽精之氣而言也且學仙佛者必須知內外作用之機天人合發之如非止一身而已故曰莫執此身云是道又曰獨修一

物是孤陰今之學者偏於已見但認昭昭靈靈者以爲真實不信有外用之機奇特之事惟信頑空靜坐凝神聚氣而已否則泥於金石草木燒煉燔火邪僻採戰所見如此堅不可移若曰即心即佛則是人人能曉其柰止兒啼何若曰非心非佛舉世不知却是於此錄指示之准的蓋心性神同出而異名似是而非也即永嘉所謂心意誠是也其虛靈知覺明徹變通伏藏萬境呼吸千里可以運判吉凶可以推測造化事來能明物來能應建功立業治國齊家萬物之靈無過於此故舉世之人供認此爲真實惜乎此靈高於四大假合之身既不能返老還童遂不得留形住世及其疾病臨身平生所學都用不着且待氣竭人亡了

已敗壞此靈失所依附未免還合鬼流生死無有了期此
圓澤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故投胎奪舍生脫立亡入定
出神四果之徒皆爲陰鬼尚在輪迴中走而非純陽之金
仙是以聖人不取當知仙佛妙有一機返本還源錯來交
合所者相遇而生元神遂得此靈離於金剛不壞之身名
爲陽神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入水火透金石乘空御雲隱
顯莫測如釋迦已入涅槃而後起爲母說法達磨已至而
隻履西歸普化振鐸入棺而舍無踪跡此形神俱妙與道
合真即楞嚴所謂形成出胎親爲佛子以上事也如此則
天地同其長久即平叔云真金起屋幾時拈之謂也陽神
變化豈投胎奪舍生脫立亡四果之徒所可希望哉是以

聖人教外別傳令人修道以脫生死根基玄牝證妙菩提
一顆玄珠聖胎成就節候周脫胎神化曰仙曰佛曰心
曰性曰至真仙子者此也然而此道上天秘惜不敢輕泄
歷代聖人借喻立言以顯此機奚拘一語兩意禪家謂之
格外談玄柰何世人根器淺小莫測玄音各隨所見而成
差別致所無爲之人不信有爲之法執空之並不知之空
之妙豈明生後之理不悟實主之機又安識元精元神元
炁之玄便謂識此昭昭靈靈之識神爲心爲性爲本來面
目爲父母未生已前身者良可嘆也若果是識神言語機
巧則人人已具何用更修殊不知此乃游魂爲變的拘輪
迴者安足以言圓陀光燦燦之寶珠金剛不壞之聖身

世出世之學有徑徑皆有此失若曰捨此昭昭靈靈別求
所謂真心真性則天下之學道學佛者到此茫然不知所
指覽教禪師云不遇祖師親的旨臨機下口卒難陳故僕
此篇直指仙佛奧妙之道與衆所知所見迥別衆世罕能
達此亦未免起人駭疑之心即法華經所謂若說是事一
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者也倘有根器不凡之士見
此而能默悟已上祖師妙語速求真師以脫生死實所願
望也

有物第六

綠督子曰世之學道者莫不曰本來無一物今言有
物豈不動世人之驚疑哉

道言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
云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兮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
中有信抱朴子云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益薰
沾於肥咸則膚腊爲之不爛況以末身蓋命之物納之於
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呂純陽云天生一物變三才交感
陰陽結聖胎又云採忙忙收惚惚杳冥之內取真物悟真
篇云鉛津納氣是人行有物方能造化生焉內若無真種
子猶將水火煮空鐺世真人靈源大道歌云此物何嘗有
定位隨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則爲汗在鼻感風則爲
涕在腎感冷則爲精在眼感悲則爲淚縱橫流轉潤一身

到頭不出於神水石谷休云有物非無物無爲合有爲又云無中生有物神氣自相親彼俞爲云人有鼻蟲物依稀在北辰又云悟來性一物珠虛隔千山又云有物合虛體無名本自然

佛言六祖示衆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麽傅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雲峯真覺禪師曰有物密救人爭奈人不知圓悟語録云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超越佛祖植育地者是何物充於虛空包虛空者是何物佛祖者是所以化育之生本物我同途祖師之源古今不易故衲事如蛮公歌中自有天地日月所以雪峯和尚道

盡天地撮來如栗米粒大天衣禪師云百骸俱會散一物鎮長靈百骸俱散碧天寬運空佛利花無數此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云何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兒他走眉毛仔細看寒山子云可造車出門合轍語言先後旨意不可見出入無門戸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緑脊子曰祖師如開戸指同堂者不得正傳兒不知爲何物在内即非心神魂魄意氣精血非精淚血液在外即非金石草木流殊鉛汞此乃先天真一之炁自虛無杳冥中來因龍虎之形交感而結成一物生於天地之先是爲性命之祖順則成人逆則成丹故老子云可以爲天下母即是玄珠釋氏謂之菩提種子靈山會上龍女所獻此物也非洞曉陰陽深造化者不能知此若有此物方名不空又名不空世之談禪說道者不流於斷滅空寂則殫於燒煉爐火或有形有質等物未有能知此物爲萬象之主天下之母者也爲足以語至道使此輩見此又未免譏吾以爲殫有着實矣可付一咲

有事第七

緑脊子曰世之學道者莫不委心空寂掃除萬事今言有事爲得不起世人之驚疑也

道言黄庭經云物有自然事不煩聖拱無爲心自安鍾離真人云此道分明事不多奈緣福海執迷何王喆真人云會取地天交泰事自然會得坎离和又云悉事天上傳來是古今又云翻來覆去乾坤事二氣交精合艮金劉海蟾云個事非常事尋人未見人伏龍山李衡真人云莫言此事無人得我見人間無處無張紫陽真人云此箇事世間稀不是等閑人得知夙世若無仙骨分容易如何得遇之石杏林云我自從得師訣以來知此身不可死知此丹必可成今既大事入手以此詔諸未來學仙者耳張真人云修行之事功勤不少須識五行逆順顛倒佛語阿彌陀經云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法華三藐三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事得阿耨多羅

經云爾時佛告舍利佛止不須復說若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又云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又云實餘二則非真又云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當勤心精進行此三昧又於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疾入於涅槃又云惟了此事更無餘事又云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又云若坐若經行常思惟是事華嚴合論云事中轍則不可不分以其體用不可一向全別以全同作全別以全別作全同不可全別無全同不可全同無全別如迷此同別二門即智不自在法眼益禪師須云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名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有總別何嘗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萬象明明無理事又華嚴合論云經中喻云猶如一國純穢一國純淨於此二國事難可了知又經須云此事甚奇特世間所稀有又論云善能知根同事處依不迷同塵不汙又經云將一切智施作佛作佛事成就菩提自在神通又云所作一切佛事總是佛神力睦州示衆生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得考妣與陽禪師卧疾次太陽延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當作麼生師云猶如這個耶延云那箇是事作麼生師云画地紅輪分海底不開花延咲云乃爾慢慢耶師云進一步則失事師云退一步則失事師云不進不退猶在二途上師云汝作麼生僧問如何得一同無諍大師云動靜俱非僧云恁麼則不迷理事也僧禮拜大師云慶快得箇不迷理事大師云進一步則不失事所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恁麼恁麼不恁麼中恁麼就中不恁麼不恁麼中不恁麼恁麼中恁麼就中恁麼不恁麼中恁麼就中不恁麼不恁麼中不恁麼恁麼中恁麼就中恁麼不恁麼中恁麼就中不恁麼不恁麼中不恁麼恁麼中恁麼就中恁麼不恁麼中恁麼就中不恁麼不恁麼中不恁麼恁麼中恁麼就中恁麼不恁麼中恁麼就中不恁麼

綠怿子曰佛教中有權法有實法權法無為無事二乘之事非奇特世間所稀有實法無為無事一切智施作佛作佛事成就菩提自在神通又云所作一切佛事總是佛神力睦州示衆生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得考妣與陽禪師卧疾次太陽延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當作麼生師云猶如這個耶延云那箇是事作麼生師云画地紅輪分海底不開花延咲云乃爾慢慢耶師云進一步則失事師云退一步則失事師云不進不退猶在二途上師云汝作麼生僧問如何得一同無諍大師云動靜俱非僧云恁麼則不迷理事也僧禮拜大師云慶快得箇不迷理事大師云進一步則不失事所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恁麼恁麼不恁麼中恁麼就中不恁麼不恁麼中不恁麼恁麼中恁麼就中恁麼不恁麼中恁麼就中不恁麼不恁麼中不恁麼恁麼中恁麼就中恁麼不恁麼中恁麼就中不恁麼

有為第八

綠怿子曰世之學道者皆曰學本無為今言有為豈不動世人之聽歟哉

道德經云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魏伯陽云下德為之其用不休抱朴子云道成之後略無所為未成之間無不為也呂純陽云渠渠動動作長項秧生鳳閣又云亦無舒卷亦無言動則施功靜則眠云素得云有為功就入無為玉蟾真人云五行四象次和丹訣分明說與你只有下手工夫處幾人會得幾人知曾真人云君將何事立錢基到無為處不無為真人証道歌云到無為處不無為方知吾道是希夷忠真篇云始因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為衆始知但見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無名子詩云參跡方人手莫我知也夫到岸不須船十日依暗視九聖翁翁市負龍混通張惱惱世間人對面不相識世有學經

是妄語邦低老氏修命之道此乃知其一不知其二覩其牆而未升入其堂室者也烏知修命之道煉外藥而化始則有為煉內丹以成終則無為自在謂之抱一守心以見性故自有作至於無作有為至於無為所道至於盡矣不復加矣非中下所能及矣故仙翁所以作此以勉後學矣人但見無為之妙而不知有為有作實無為無作之根基不休林云誰能知此竅且莫任無為又云有物非無物無為分有為陳泥丸云我門前代諸聖師無為之中無不為

[西遊]實積經云一切諸法悉如幻化是中都有一法和合聚非決定成就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華嚴經云是世間法是有為法是無為法又經云如所為未成之間無不為也呂純陽云渠渠動動作長項秧生鳳閣又云亦無舒卷亦無言動則施功靜則眠云素得云有為功就入無為玉蟾真人云五行四象次和丹訣分明說與你只有下手工夫處幾人會得幾人知曾真人云君將何事立錢基到無為處不無為真人証道歌云到無為處不無為方知吾道是希夷忠真篇云始因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為衆始知但見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無名子詩云參跡方人手莫我知也夫到岸不須船十日依暗視九聖翁翁市負龍混通張惱惱世間人對面不相識世有學經云不斷菩薩取諸相不息菩薩巧方便不絕菩薩所作事不厭菩薩生成相又經云菩薩住此歡喜地能成就如是入勇猛如是大菩薩如是大作相又經云大士修行解脫門轉益大悲求佛法知諸有為和合作志樂決定勤行道又經云所謂二乘聖於無為廣大深坑又經云不斷菩薩取諸相不息菩薩巧方便不絕菩薩生成相又經云菩薩所作事不厭云你今增長有為樂故古山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著之則障空又云有為無為二俱不著故又論云一以無作法現

門行莫云行則不無入覺即非僧進語云未審是甚麼行師云佛行佛行安國求禪師因僧問云雲從何山起風從何洞生師云盡力施為不離中塔天台止觀云若菩薩為一切衆生成就一切僧法不應取著無為而自寂滅經山果云用盡自己心咲破他人口佛鉢珣云參大用談大機明來暗合平坦嶮巇彼此殺活村杜我即綿裘秤錘縱使諸方眼目難斷簡是簡非竟如何坦笑一枝無孔笛主賓頭倒兩頭吹

編竹子曰釋家一大藏教多說有為之道特着空之人真之誠耳如老子之無為無不為之道通經之諸有所作皆為

一事有以異乎舍大用發大機及釋迦佛為甚深希有之事此非有為有事乎況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者蓋欲我祖師古來諸有為之事法華經云從昔以來未曾顯說甚秘而不言世不得聞尚有所聞信根淺薄若非曠劫則必驚疑故靈山會上拈千退席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也悟真篇云無為之道以寄物為先顯顯相秘要終無過咎所以祖師偏言之而世人倫間矣有為之道則祖師罕言之而世人罕聞矣是以世人止知有這邊道理不知有那邊境界止知有此國之事不知有彼岸之玄止知心之悟空不知性之不空止知心中有物不知身中有物止知無事而不知希有之事止知無為而不知有為之道

之法止知夢幻泡影而不知止啼制電故教中有掠虛頂空落空若空等說殊不知實積經云和合衆法五行衆世道人無有能達之者蓋不究仙佛妙用名曰不空何以有為之法作夢幻泡影者哉知佛之有為法不以萬法為但而以九人有為不同聖人悉通天機道家以妙有為宗多借喻曰衆妙之門果難證至哉言也雖然仙佛妙用亦必使身心不動性也泯然為無為無事之人方能成有為有事之用此石杏林云無為介有為之旨世尚不得祖師的傳安有所為左不敢許噫此雖仙佛妙旨或準湯空掠漢見之則必曰本無許多事矣有所議介故書此以俟高見達識者

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及議之不得固此執以為無迹流於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經莫悟不空之妙故參禪師須云祖意如空不是空靈機爭墮有為功又敗禪師云非干世事成無事祖教心燒是佛麼自古及今不得正傳者莫知此意釋流迷於三乘十二分教中而不自覺用力雖多窮年卒歲無有寸功乃委之曰仙佛宿骨所致非凡流可學豈悟祖師謂人人有分箇箇圓成之語耶是皆不知根基有為之法便學無為之道掃蕩法於夢幻委一切於虛無既無所修又無所習又無所行烏得謂之修行又烏得謂之修習梵行未免認昭昭靈靈之識神為曠劫以前不壞之性為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如此則如何斷滅又名落空所以

得輪迴如何脫得生老病死苦既是所學難免生死輪迴又何必辛苦參求修仙學佛乎是為斷滅又名落空所以悟真篇云品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木火煮空鐺也世之學佛者莫不歸有為有事之說以為着實着相便從事於生禪猶適千里之路而不肯始步於足下者從經千秋終不能到故古德云有為雖億衆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趣之則聖果難證至哉言也雖然仙佛妙用亦必使身心不動性也泯然為無為無事之人方能成有為有事之用此石杏林云無為介有為之旨世尚不得祖師的傳安有所為左不敢許噫此雖仙佛妙旨或準湯空掠漢見之則必曰本無許多事矣有所議介故書此以俟高見達識者

混俗第九

緑督子曰世之學道者皆以離塵脫俗出妻屏子山居幽處以成斯事今言混俗同塵方能得道豈不動世人之驚疑哉

道言道德經云和其光同其塵抱朴子云要道不煩所爲鮮矣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久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日止而佐時欲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於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崆峒之來伯陽爲柱史寄封爲關正方圓爲用方

乍然後西適流沙仍度函谷關尹望氣而迎老君爲太師化生於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洗鞅莊公藏器於小吏古人多得道而任世修之朝隱蓋有深力故也何須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道乎太一真人破迷歌曰行氣不是道呼吸亂營衛咽津不是道津液非神水存想不是道盡餅與飯飢餐渴飲不是道精竭命隨逝斷鹽不是道飲食無濫味棄穀不是道飢餓腸胃休棄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如何求是道太乙含真經云守道且藏愚要機要混俗真篇云休妻設道陰陽隔絕粒徒教腸胃空又云修行混俗且和光圓即圓兮方即方悔顯通從皆莫測教人爭得見行藏陳虎丘云一遇高仙了要津便隨飲啄更同緑督子曰世之學道者皆以離塵脫俗出妻屏子山居幽處以成斯事今言混俗同塵方能得道豈不動世人之驚疑哉

道言道德經云和其光同其塵抱朴子云要道不煩所爲鮮矣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久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日止而佐時欲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於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崆峒之來伯陽爲柱史寄封爲關正方圓爲用方乍然後西適流沙仍度函谷關尹望氣而迎老君爲太師化生於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洗鞅莊公藏器於小吏古人多得道而任世修之朝隱蓋有深力故也何須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道乎太一真人破迷歌曰行氣不是道呼吸亂營衛咽津不是道津液非神水存想不是道盡餅與飯飢餐渴飲不是道精竭命隨逝斷鹽不是道飲食無濫味棄穀不是道飢餓腸胃休棄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如何求是道太乙含真經云守道且藏愚要機要混俗真篇云休妻設道陰陽隔絕粒徒教腸胃空又云修行混俗且和光圓即圓兮方即方悔顯通從皆莫測教人爭得見行藏無數生一切普薩經不能成無上正覺又介註云以

出世間及世間並世間皆護用入世間同一切凡夫智慧
成大慈悲行使普賢行得圓滿故雖同俗染以智無染性
處世無着故如蓮花處水常生水中不濕又云如下九箇
天神一箇罪波並是俗流無出家之類明以尚出世間如
迴向法長券大悲以女表之又云以出家法以化初心志
未具者若以志滿便為俗士現同外道一切巧術增悲
妙便入諸天地龍神位中主持世法護佑衆生又云此一
段以上經文及頌大意使令修習處俗大悲不立出家之
相以此盧遮那佛為所依主又云此但以俗士表之毗盧
遮那佛亦是俗身以華嚴冠瓔珞環釧莊嚴非出家相又
決疑論云如離世間行亦無菩薩行為衆生煩惱多菩薩

行亦多衆生無煩惱菩薩行亦無故又云夫俗間之境畏
而避之是二乘法樂而愛之是凡夫法故菩薩不同二又
云常於一切衆生前對現色隨應教化現同凡事而諸
衆生無疑怪心此乃十方人天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
山林皆得之矣人倫不廢於外而佛法高明於內孰若維
摩之道為大中正者哉又云諸佛以利生濟物為行謀國
利民所濟大矣一政可以仁天下一令可以澤四海溢一
境則一境之民受其賜興一職則一職之下沐其惠較之
隱居山林而未免就口食之事區區銅一鵲活一鱗仁者
豈為而以好相服身雖服飲食而以禪悅為味又大雖明
門矣夫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治政救護一切非入治
政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

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圖不善以安其善捨
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為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應
世為佛事哉所以大惠曰不須求出家作名教罪人又主
堂云滿瀉在中清明外發則雖在家而有餘塵垢樓櫬荊
棘盈尺則雖出家而不足且士農工商皆古之良民古聖
人以此而定天下之良業使人有常守而得以安其生於
天地間也今而曰士農工賈不可為則捨是而孰安於此
乎惟覺業之能害人損業者則亟易之雖一日不可留其
間尚良業也則立於天地而無愧質諸古聖而無歉安其
分業俯仰無怍樂莫大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
之福此至善也學佛之弊多於厭世旦夕將心撥在一處

甘者欲逃人而後已或至於狂疾者世間常爾是菩薩常
道也維摩經云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衆生
濁見濁命濁六礙增經云欲攝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
彼有疑即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真世間真菩薩恰如來兜
云若不識衆生諸根利鈍維摩詰經又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乘諸有
云有長者名維摩詰又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乘諸有
所作能善思量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
不著三界亦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
寶飾而以好相嚴身雖服飲食而以禪悅為味又大雖明
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
幼一切有生諸仰雖復榮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衆

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嚴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
開童蒙入諸酒肆能立其志圭堂居
士曰大哉佛法之無所不入也世尊為出家之教維摩為
在家之教所以維摩與世尊相望對時同證同修實無優
劣故自大乘東播云後在家菩薩發明利師心愈而見於
文章翰墨塔銘記詩贊之中者何啻千百数言世以其
和光殿俗故有法言客行坐去事跡皆略而不傳世無正
眼誰能識之淨行之卷特以維摩為先蓋謂安於人道之
常而知最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有之皆不知滿
溢在中之妙則無入而不自得維摩居士資財無量折諸
貧民則未嘗不富治

入治政救護一切則未嘗不為儒一切治生常護衛利則
未嘗不為工賈博奕戲笑則未嘗絕物賢飾殿身則未嘗
離俗遊諸衢衢銖盡衆生則未嘗遺世而入深法門決定
大聖事於智度遊戲神通則又與十方大覺至極世尊同
證於無證於此可以觀居士大中至正之道矣可以知大
慧不必出家之訓矣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
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在江西經使只這三人老便足矣不壞世間
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須要去安子休官誰職收業
根苦形勞志遑暗求靜然後入若孤兒寡婦作妄想方得
道乎又云在火宅中打得徹了不須求出家造妖捏怪數
月滅天性絕祭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
居士但云俗務不廢作內秘貪心學
緣督子曰今之修道者不得正傳
入山之語唯欠避喧求靜遁世逃人出妻孥離塵絕俗
深山窮谷獨人孤處以為自高如此則厭世間法也既棄
世間法則離佛法遠矣求聖師之言曰此道只
在世間九天之上幽未已乾並無聚物九地之下魂魄純
陰不可成道惟人也立乎天地之中稟陰陽之中氣可成
仙佛而不在乎無人迹處也所以薛真人和光混俗而了
此事但百姓日用而不知爾得肯之人雖是大徹大悟尚
未遂下手修行則必和光混俗其所作所為與衆無異所

知所見與衆不同所謂善知識者也比取魚兎而忘筌蹄
之時方圖依有德有力大根大器之家以成其事於斯時
也未有委空御氣之迹迨老遂童之驗異飢渴幔塞暑而
語人曰我道能乘雲氣脫生死孰從而信哉所以到處人
不肯信即法華所謂如此之事世所難信者也緣雖得聞
道未肯絕俗棄則也要見色不順士農工賈妻子眷屬與
俗無異名為凡聖同居魚龍混雜潛修默煉功用在我又
何必厭城市慕山林休去絕粒孤生頑空以為道哉世無
正眼誰能識之僕自聞道之後亦安於人莫不咲予之不打坐不求靜而汲汲於世利之間非聞
道者之所為甘知華嚴經所謂雖隨順世間法又或者因

夫不是道及何須要去妻孥之語多疑以為邪僻所行三昧採戰絶不知夫妻雙修之妙謂之自利利他如西山十二真君蕭史文蕭馬丹陽龍眉七真夫妻子女皆證仙佛是矣及其潛修默煉玄珠已得聖胎已圓然後絶俗始效達磨之面壁謂之抱一自古仙佛到此境界未有不自和光混俗來也圭堂深得其說但凡夫俗眼不達此理但見離俗山家坐禪入定者便以為道背向之殊不知此乃枯坐待死不得成事所以馬祖有磨磚作鏡之譏凡見和光混俗之人必輕鄙之是以仙佛多被毀謗雖然已上來成道者混俗如此若聖身已成功圓行滿之人亦有混俗和光者或入仕途庶時理世東方朔實令君之徒是也然則和光混俗之事又豈可一概而取哉。

長生不死第十

緣督子曰世之學道者多言平日學道正為臨死時末後一着去得分曉今言長生不死豈不不動世人之疑惑哉。

道言內視經曰道無生死而形有生死者所以言生死屬道者也人能存生守道則長生而不亡也貫庭經云長生至樂房中急何謂死作令神流急守精室勿妄泄閉塞保之可長活又云子能有之時勿失即欲不死入金

太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和既備得云無上元君謂老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修丹必乎身心不復罪過神明祐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無窮矣天地明察道歸仁人萬兆蠢蠢名曰行屍不信長生之道謂為虛誕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曹徒強生之我思心盡慈愍忽輒使千金送葬何益於抱朴子曰夫神仙可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彭真一註參同契云魏公謂世人欲延年命那死期者須知得身之始末始末者元炁也喻修丹金因元炁而成是無涯之元炁續有限之形軀無涯之元炁非天地陰陽長生真精聖父靈母之炁而何有限之形軀是陰陽短促濁亂凡父凡母之炁

也故以真父母之炁變化凡父母之身為純陽真精之形與天地同壽也鍾離翁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幾箇惺惺會悟個夜來鐵漢細思量長生不死山人做彭祖真人氣訣云人之昔因父母交感其氣於胎中而成非血肉滓滯所化人餘炁補劣為物皆為吾人以為呼吸之氣者非也人本父母元炁而生非元氣所結人藥不可補人因傅氣而生藥亦採氣而成以炁補炁決於四肢變腸為筋長生不死。

佛語華嚴經云我雖說涅槃而實不滅度又云我時為衆說佛壽無量故又云若人有病得聞是經病即消滅不老不死又云我常在住不滅壽命無量亦無滅度光明

一切諸水可知其滴無有能救釋尊壽命一切大地可知其救無有能等釋尊壽命華嚴經云化身無出入息及深熟饑渴憂苦病死十種苦事又曰但爲令衆生超出生死證大智慧故曲向但爲成就究竟不死法故曲向又云善子譬如燈燈燈隨其大小而發光明若益膏油明終不絕菩薩摩訶薩菩提心燈亦復如是大願爲燈光照法界益大悲油教化衆生莊嚴佛事無有休息又云李長者決疑論云童子名自在者以童子得不死之命一切世法不能担壞於生死中隨器現形而自在故云自在也千歲寶掌禪師謂其徒慧靈云吾住世一千七十六年今將順世聽吾偈云本來無生死今亦無去住隨緣任運去他生復來此朝教滿禪師捷疾嚴風有異女子姚精嚴而住山時年百餘歲而如處女師造焉女子留信宿永嘉真覺禪師証道歌云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緣督子曰世之不信道者皆曰長生若可得則古之神仙有誰在世吾何爲不見徵諸鬼神不知得道之仙可以乘雲御氣鞭鸞跨鳳爲超世之舉或居洞府或處蓬萊豈皆與凡人濁世爲伍共間蓋數千曲接物度人耶又豈肯必如彭祖留形住世而求信於不信者哉泰同契云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一乃召移君一州功成上昇膺籙受圖如此則長生之人安得久住於世乎是以抱朴子云莫儒偉器養浩然者猶不樂見賤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爲汲汲務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雖然道家以長生爲宗人亦間有其間有不死之說者此必論釋氏以寂滅爲樂棄世莫知其說或曰滅度或曰不生不滅皆有深旨世罕得聞所謂寂滅者入室弟子之上乘六根不絕七識不具身心寂然謂慮滅盡以成精雖勇猛之大用此爲寂滅又名滅度故一時展結得玄珠永爲身寶其樂在此故經云我雖說涅槃是故非真滅夫涅槃者西祖謂雪山喻大涅槃故有滅樂堂滅樂城之稱教中名滅則不生槃則不滅是不生不滅之道或曰既言不生即是滅矣即言不滅即是生矣曰不生不滅語意反復何也僕曰世人知見安測佛祖玄機所謂不生者聖人保精愛氣不肯妄洩以生男女是爲不生又名無生故樂山云閉關中物捨不得便成滲漏楞嚴經云其心不清則不隨生死相續既不清矣精氣必合精氣既合聖胎可就聖胎一成即是金仙如來楞嚴經云形神出胎親覩六塵猶如幻夢不昧輪迴來與天地同其長久豈非不滅乎惟其不生所以不滅既不滅矣爲得不謂之長生不死耶不生不滅應作如是觀也當知莊磨長生之說即道家長生之道也杜子不老不死之說即蓮經不老不死之機後之學者不知祖意錯會寂滅爲樂之說謂寂滅是死涅槃亦死若寂滅是死已墮輪迴何樂之有莫仙佛之道唯人可爲非死魂魄所能也故教云一失人身萬劫難遇又云此身不

今生度此身謂入涅槃是死可乎又豈世
世生生有紫磨金身令人瞻仰非死也世之死者夫莽
之人果何用修行學死耶況仙佛之所以教人學道者貴
脫生死如蓮經云我法能誰生老病死究竟涅槃達磨之
携履西歸普化之振鐸而逝若謂其不死則已入棺若謂
其果死則揭示不見其形道家言身外之身是陽神離體
名曰尸解以此論之寂滅是死可乎仙佛同道迷人不識
誠可嘆也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奥集成卷八　終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奥集成卷九

清真人石函記序

真君姓許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其祖父世慕至道西晉武
帝太康元年舉孝廉不就朝廷加以禮聘真君不得已拜
蜀郡旌陽縣令因世亂棄官入道精志修煉乃踵孝道明
王之教以仙飛舉之宗功著行成收斬蛇蜃呪施符水療
病回生不計其數後於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甲戌八月
一日於洪州西山感

上帝王詔舉家四十二口并百好拔宅上昇乃留下一石
函謂曰世變時遷爲時之記後爲張守發其函得函中秘
文九篇乃真君修煉金丹之正道也名曰石函記西山玉
[illegible]
路高士謝棚復浪[illegible]第清虛羽衣朱明叔東嘉鄭道全等
遍相授受傳至丁令此文乃上品昇舉之機眼非丹術旁
門之小道宿有仙骨獲遇斯文得之者寶而藏諸非人勿
示篇中旨頗深重請細詳焉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奥集成卷九目録
卷上
太陽元精論　日月雌雄論
藥母論　藥物是非論
丹砂證道論
卷下
聖石指玄篇　神室玄明論
金鳧虛無論　明堂正德論

金丹正理大全諸真玄奥集成卷九

石函記上卷

九州都仙太史許真君撰

紫霞山人涵虛子編輯

太陽元精論

玄元大道。無象無形。感於自然而有動靜。動者元陽也。元陽即元精。元精生真火。發生於玄玄之際。離合而成魂。乃日之始判也。明出扶桑。九氣澄輝。騰光遍照。普天之下。所謂陽明之耀。紅離透景也。晶明照耀。增出龍光。結成金霞。玉氣珠彩。祥烟瑞光。滿於空中。雲藏九重。聖藏雲光。金藏雲光。玉藏雲光。珠藏雲光。香藏雲光。華藏雲光。

水藏雲光。火藏雲光。放種種光。洞照天地。分霞逐彩。布氣生靈。生靈者。始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水陸並濟。不可勝計。至於幽陰糞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山巖草木。坐地成形。善走能飛。凶妖惡怪。無不變也。無不通也。且能飛者有尋妖逐怪之能。善走者有數夫不可當之獸。至大有駝牛象馬之畜。至小有芥粟微末之蟲。朽壞化胎生卵濕。各靈蠢動。無不從也。無不由也。各各稟性分形。因儀化質。隨方逐位。各分其色。得紅而紅。得黑而黑。得青而青。得白而白。得黃而黃。五色變易。感位而生。豈假染哉。至於含化青彩。含化者石中感氣化而生靈。青彩者乃色分淺白輕黃。淡紅微翠。深青沉黑。異綠奇紅。妙顏絶色。各得

其態皆神運氣化而成自然之質也物得之者氣亦有淺深故色象無定體任其次第道自化者也故云無形之形神化之化可謂道也所謂在天懸象在地成形在石成珠聚精而爲寶寶即光明也竒哉大道如是執能結金華也火盛消金金伐木榮木榮者表陽而枝布裏陰而華旋陰真君云金華生乎天地寶人會此言真至道也須臾時分斗轉象逐虧盈盈則木盛而堅青虧則華伐而凋零何也始則陰陽相伐而成者道之委也伐則華殘亂落如飄紅粉是魂躍弄精神輕紅飛魂靈紅有淺深粉有重輕色深體重養之色變庚黃是火養鮫鮹乃丹陽換骨也魂隨魄輕飛而炎上者若紫霜玄蓋在昂宿結之地黃金粉色淺

住魄逐魂生魂耀紫華魄以收陽收陽魂氣入魄腹藏魂在魄腹日月氣雙龍呼虎彩虎吸龍光二氣吞併籠罩四方合和四象氣稟中央故氣一變而爲水二變而爲砂三變而爲汞四象而爲金五變而成丹此丹聚天地之靈晶奪日月之光明攝坎离之水火追地魄合天魂龍虎作丹砂飛烏走兎華和光同入室唯尊九五家藥物是非理白虎青龍髓根蒂出黃芽金銀滿我家若將濟人命人命永年華得服之者飛天涉水龍鶴可駕此無它皆藥之所化也藥化者火持神用藥有靈通道合自然功成妙矣或問調和鉛汞吸九龍紅日之膏膘其義何哉答曰鉛爲神器與神通器因神化神器合和共爲一體自然呼吸相應

則神隨吸至光逐神彩霞落青雲玩紅燄歸水府龍官養之紫壽金胎真氣化爲金液潛隨造化矣自然生經歷十二時中循環戊巳火分四正則二五二分二至則子午辰論之則千變萬化出入虛無開張無妙之門現出昇天藥祖得而修之豈不長生昇雲飛朝玉帝爲清真靈妙之神仙豈容易而來哉此道真秘煉士罕得而聞之所以流浪生死去仙道遠矣且夫龍光者乃火中之精晶中發明明中出光光中生融炎融通靈光明熾盛中有金碧空青圓光九萬廣曠無邊熒熒爛爛之光耀太陽南明太陰北黑南北相契兩神相得男女相和水火相濟水得火而生光明也夫太淵玄英者純黑體也潛形沉彩豈能化現玄英黑月因抱陽之氣得以生明積陽易陰成其歲月陽居其數推遷不止故有圓缺虧盈常在晦朔之間晦而生暗朔而生明故三日陽生震動於東太陽爛儀之光結璘生明寄體西方之位論如結璘友於東西道在得朋喪朋是謂爛儀結璘也太乳太陽爛儀之光淵明四隅歸光於中名曰五德五德者五星也光分萬象各得微明爲月夜照曉則藏輝晝夜交光乾坤合體也謂月含其光是日之精是謂交光曉出於東暮落於西故曰合體大丹若不以日月交光乾坤合體更假何物而爲之乎則非入間水銀朱砂五金八石所謂太陽玄元之妙炁乃飛魂騰化則至精至靈感而遂通則至神至聖非煞爛儀之

先旦說如是也。然則日月循環推移於上。而成其一下也。日來月往。南而復北。北而復南。故有死生之道也。者謂夏至之後。日窮南陸。陰氣以盛。陽氣漸消。道實既極於亥。生者冬至之後。日窮北陸。陽氣漸長。整乎乾元亨而得利貞。萬物所以生也。而極於巳。日則運移南北。故有生死之道也。且夫冬夏二至。春秋二分。乃天地之四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蓋順天地陰陽生萬物也。此夫大還丹之妙用。其爲一體也。所謂法天象地。鑄鼎泥爐。須擇福地名山。方可建立壇宇。山要異秀。地貴朝陽。虎勢龍峯。朝山疊水。常有奇禽異獸。隱寶藏珍。遠隔紅塵。人稀跡絕。自然招福迎祥。凡用必生於賢貴

可作煉丹之所也。聖人能體天之道。法地之生。把日捉月包乾裹坤。欵得烏精。先求兎髓。乃羲皇之取象也。先文後武。合易道而行焉。水火抽添。得在於神功妙用。自然陽生於金室也。且夫陽生者。復子時興。黃鍾應律。陽氣通行。漸歷臨泰。至巳則乾剛數盡。坤柔將至。陰生垢午。漸歷否剝。坤亥將終。運移歲月。丹道將成。子出母胞。脫胎神化。姤午是離火生汞也。復子是坎水生鉛也。汞因鉛結。鉛因汞伏。乃子母相戀而成丹也。自合自然。至精至妙。不可不思也。要在細求真訣。志悟玄通。別假驗真。是非可見。吾因達日月懸明之象。千變萬化之機。生生浩浩。無窮無極。得之者豈不壽同天地。何得輕議於非人哉。故少立道論。非成篇

軸。述此言之精微。爲丹砂之秘籥。如同口訣。聽吾所述。傳非人。殃禍速戒之戒之。

日月雌雄論

夫南華至極。金闕神室。圓明廣大。浩劫無窮。輪須彌亏無差。晝夜霞散落亏處暗處明。循環九十萬億。行健而布氣生靈。日華天寶龍光照耀。烈火霞明。欵欵通靈。通靈達聖。恍惚飛魂。魂飛精靈。透體光明。光圓九萬。周匝金城。陽洞之中。空青之林。須神龍化。中有金神。金副密跡。紫霞鬱鬱。紫壽紫神。霞英英生。紫壽紫生。霞英紫靈。潛應而出。紫真青陽。紫霞紫極。至真至靈。生生相續。元始元精。者晶乃英靈獨透。元始者。爲萬寶之初先也。傳萬氣之祖氣。藏萬物

之元氣。氣本無質。神運氣化。化則經天。下則綸地。上下如度。合景如梭。一往一來。南而復北。日道南行。萬物形消。數極日廻北陸。萬物潛應。皆生黑赤二道交躍。黃道運行南北。人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捫攝龍鼎。虎食霞飯。須是玄門匠手。能修金鼎。調變則以陰陽盜虛無。自然成質。虛無何有。象逐何生。幽德隱芎。內懷鉛德。火動芎外陽舞空。騰光八萬丈。下臨神室。無窮流霞駐景。深入虛極之處。補助河車。運入明堂。正德寶華。光滿五彩。霞生芎化青青之真。土火動芎變灼灼之紅蓮。慘陰無光芎真鉛沉黑。舒陽現明芎真汞浮白。潔白見寶芎可造黃金。魂定魄疑芎片片霞新。馬齒如霜芎水銀成粉。能點死尸芎歸魂復醒。其功

莫測兮鬼神莫能窺其奧火數難明兮至聖莫能知其所
玄元妙化若有若無若有若無真鉛而有象若無若無者火自於
虛無离火虛化兮華化火華化全憑兮火化功就能用兮
無中化火用砂就兮火化無中有火隨爻變無火遂無生
丙辛之氣兮化真汞庚化真金壬之氣兮化真
本能滋戊癸化真火甲已之氣化真土能生萬物爲丹母
父母傳胎列名九尤道元年是曽祖子子孫孫子繼父乾
道成男坤道女青道氣出黃道東迅雷忽發昇青空雷天
大壯震東郊四陽應候榆華老凋零落葉亂紛紛斗轉星
移甩在卯自道氣出黃道西斡斡金華生金雞金生西旺
戊西酉齊麥何曽不衰朽四陰風地觀斜陽斗轉星移罡

在酉赤道氣出黃道南焱焱赫赫常炎炎正陽火旺離南
午巳午至丙並陰祖天風垢起火珊珊盛極則衰衰在午
黑道氣出黃道北華池神水元烏黑黑中漸長一陽生復
卦因茲發兆萌黃鍾建子漸通理天地經綸復更始日行
黃道運其中月行九道爲太一九道九島至神室上古軒
轅魯制服黃帝乘龍昇紫微七十二臣皆羽客登雲天兮
步虛空飛入金城兮丹霄遨仰從茲得作真詮客曽遇神
君賜大藥隨鳶從駕經峨嵋不枉區區受勞役茅茨不剪
路難行荆棘侵天没遠山峨嵋峻嶺難登涉禮請皇人駕
駑還不受旁門并小術不言咽唾成金液不煉小便爲秋
石不言辟穀與休粮不解搖肩并数息不曽閉目弄精魂

不言捏固掩魔賊不言陰景滋靈物不言三峯御女術
道成仙上上機世間學者不能依說與凡流都不信讀了
旌陽記可知

藥母論

夫丹道者非人間五金八石朱砂水銀之所爲也是無形
合虛噴成虛無是謂真虛真虛之體選丹之基大藥之母
大藥之母何形容形容惟貌緣何質質者混成中有物有
物來居象帝先象先真虛令自然真虛自然合色象色象
之因神運轉運轉真虛虛不空不空之妙有神通神通神
化神色黑黑者玄元藏道德道藏玄德太淵深深廣淵源
號北溟北溟廣大生浩浩浩無邊無極道無極大道道

生一一炁混沌先天得先天故爲元始精炁百萬年道生
成生成成道緣宗祖鉛生禹爻爲丹母鉛黑時
緣何得黑成水元居北應星辰主化育下生鉛精含
五色色化青黃白赤黑黑者玄元是水基水者道樞其数
一一者坎中真一之氣符合恍惚杳冥相通相將象龍漦
吏象虎虎龍之初天何有乎陰陽感激無形合虛虛生於
有有生於無無爲之始有爲之母四象之首五行之祖丹
砂之樞紐也樞紐者水火二氣相交也水火相爍也陰陽
相勝也何以明乎略試之日壺中日月是水火之氣水火
滅爲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金水相生源遍相接水激火
潤下火氣炎上上降下水相交相迎相迎相合盈溢金

而益水益水而滋金。金水相符。潤澤肌膚。肌如堪酥。素
玉華延。壽無價。無價真珠。丹砂形軀大。何有乎。無質生質
水火相滋。二氣相須。無形合形。虛合虛之先。先定上下。七弦救得八
救分兩弦。覆仰兩圓。論未合之先。先定上下。七弦救得八。
下弦救亦八。以二八合上下。得乾坤之體。乾坤體一斤。丹
道正不偏。剛柔有表裏。金水分兩停。陰陽有輕重。有無互
相用。互用展三才。乾坤合體共。乾卦象天覆者也。三畫體
連坤卦象地仰者也。六斷通氣通往來。三連通開交開
六斷乾卦三變。坤卦三變。乾連坤斷。坤斷續連開。黑白往來
人共。黑白陽種陰。栽栽培育種。種出黃芽。黃芽生汞。汞吐
三華。汞結成砂。砂始金。汞一粒一服。服食百日。改形換骨。

骨變金石形。神相得。形神共。妙書無窮。極金砂聖德無質
生質。質生於無。卦爻相符。符合震兌。坎离交會。四象虛無
不可畫圖。元精難覩。無形合形。虛化之化。化丹
砂者。自然也。丹砂化生於自然者。妙用也。妙者少女。少女
屬於兌。兌金母。金爻之位。長養健防者也。長者一也。養
者四也。長養金水也。金水乃四二三日配庚。庚生兌戶。兌
生乾父。乾者金之父也。金體以水火爲基。水火爲基。火盛消金。金化
爲水。和融周竟。其水北轉而東流。滋震木之蒼蒼。生角亢
之龍光。東方之宿。南方之炎惑。犖奎婁之氣。聚庚辛之
位。位應酉。乃太白金星。金星庶調理陰陽。陰含陽房照
明日所赫赫神方。紫郢鑠光輝輝日。耀玄空光明相

夫續混日月日月合璧如連環五星連珠共五行周穿互行不散矣自然水火生神物神物異開極老人星呈瑞庶呈瑞神助太陽生紫氣紫氣如烟直上騰上衝華蓋罡中心罡中盤結如霜雪上降下升相交接交接相連五梭五梭五玲瓏狀如珊瑚枝珊瑚散索枝零落陽剛漸長陰弱剝剝盡群陰陽氣加丹成九轉結紫華紫華光秉振金華撮得精英五帝聚彩霞精分五名朝霞明霞神洛霞靈飛霞降火霞迎迎霞嫁嫁還家家生五福真貞霞妙靈砂吉祥萬瑞大亨霞廣靈砂嘉瑞衆尊拱龍霞紫霞砂普濟群仙萬歲霞萬靈砂點石為金如意霞寶靈砂五霞五石五靈砂太上玄元聖祖加加為五罡紫神砂二十四罡分五罡

加添水火煉成砂歲煎連連相接接非二神符九白雪轉轉增添加日月日月增添水火加陰符陽符不可差不差不卤不改變白雪丸年重入轉砂神力加神符神藥變化藥扁陰陽陰陽相扶陰陽相駕陰陽推遷整續無窮整續整交續卦隨交變化往來不定上中與下八千六百四十卦乾坤坎离卦离卦火相扶陰陽相駕陰陽推遷整續無窮整交續卦隨交變化往來不定上中與下八千六百四十卦乾坤坎离卦离卦火昇上坎卦水潤下坎离水火相驅駕相驅相從為火隨卦卦屬歷盈還本源返本還源源又年又年又月又日合元符火記歷火符記不差火華靈粟精英至神至聖至靈至極不可加共稻無量無邊至極不可加廣大神通靈變至極不可加三不加此是玄元聖祖砂三品砂六年紫霞砂七年紫壽砂八年紫金砂上品上藥藥靈紫篆神藥神符自天降地應宜化質轉轉神祥萬瑞萬靈至尊至元德變化不窮不可加曾將一粒變天涯既能濟命復濟家人能開見動修煉上帝還君昇大羅

藥物是非論

夫乾坤交媾萬物化生乾而不元元而不亨亨而不利利而不貞則違天背元陽無所施陰無以萌故上不降而下不升天不氣而地不氳既失冲和之造萬物何從而生哉是謂藥不正而遠天火不合而背元火雖動而天符不應靈不降則魂以飛揚藥不正則風雲不滌虎無形則本絕龍光且丹砂何從而生哉是知丹須藥化藥自丹生金碧

經云鼓為金精水還黃液者藥之化也藥化則炎動華滌迥然獨異毋舍彼生涌成黃液是太陽之精氣號曰流珠流珠即流汞也日魂欲降如露華滴珠聚而為水流而為液凝而堅氷結霜玲瓏珊瑚屈曲華英桂樹寄名偃月靈芝結成大寶珠火運三光靈娜照夜此是陰陽相濟巽艮還坤陽往陰來明消生暗明暗者九盡也九盡則陽光漸亮神符藏燁光耀隱明靈砂伏體生暗者六生也六生為陰符之始九二晦巳六二壬癸圓歸黑體此乃乾坤終始相逐交生神變靈通藥之化也自然招霞攝彩聚景生靈引赫赫之日出孕圓明之神藥昭符造化虎瑞龍祥五音互奏瑤光結珮珀金膏六律遞遷丹砂點紅瑠瑪火虛

明而無陰陽出入二分則金盛木榮鋪舒藥化翼化者是
朱雀謂遲化得甲乙而滋丙丁滋養朱雞雞屬西位化先
方而為金金生於水配合壬癸水生於金氣稟庚辛金水
相生自相含孕在母胎中曰金胎水母水火消爍或沉或
浮浮者砂汞白沉者氷鉛黑浮沉不定不離坎洲太上曰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潛藏造化神通時分於子午卯
酉也復子則魚鱗卵鬚始午則馬鞅如霜壯頭則銀玨鍾
乳觀酉則羽翮摧傷剥戌則有似大米坤亥則陰生陽化
夫坤土震兌乾乾生巽長坤艮乾納壬甲坎懷六戊艮合
欲擬成至藥萬化隨父策丹象逐爻銖靈通難盡圖賢結
六丙震照六庚巽成六辛離藏六己坤包六癸兌感六丁
八卦從乾變寸千合天元東方甲乙木者青龍也位奎婁胃
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在於東方故曰青龍也南方
丙丁火者朱雀也位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鶉鳥
在於南方故曰朱雀也西方庚辛金者白虎也位奎婁胃
昴畢觜參七宿其形如虎在於西方故曰白虎也北方壬
癸水者玄武也位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之體在
於北方故曰玄武也八卦乾成象四七運神功考月躔南
北推月度西東運移隨斗轉變化在其中中有靈砂昂乾
成水銀粉點汞作黃金何啻千萬錢濟世不為多未足為
神聖服餌作飛仙白日昇青天超出三界外不被五行牽
我命方在我汞脫幽冥苦若非大還丹誰免歸泉路吾不
敢虛說學者當自悟盡述三才理乾坤盡終始砂汞與鉛

朱雀謂遲化得甲乙而滋丙丁滋養朱雞雞屬西位化先
方而為金金生於水配合壬癸水生於金氣稟庚辛金水
相生自相含孕在母胎中曰金胎水母水火消爍或沉或
浮浮者砂汞白沉者氷鉛黑浮沉不定不離坎洲太上曰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潛藏造化神通時分於子午卯
酉也復子則魚鱗卵鬚始午則馬鞅如霜壯頭則銀玨鍾
乳觀酉則羽翮摧傷剥戌則有似大米坤亥則陰生陽化
夫坤土震兌乾乾生巽長坤艮乾納壬甲坎懷六戊艮合
欲擬成至藥萬化隨父策丹象逐爻銖靈通難盡圖賢結
六丙震照六庚巽成六辛離藏六己坤包六癸兌感六丁
八卦從乾變寸千合天元東方甲乙木者青龍也位奎婁胃
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在於東方故曰青龍也南方
丙丁火者朱雀也位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鶉鳥
在於南方故曰朱雀也西方庚辛金者白虎也位奎婁胃
昴畢觜參七宿其形如虎在於西方故曰白虎也北方壬
癸水者玄武也位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之體在
於北方故曰玄武也八卦乾成象四七運神功考月躔南
北推月度西東運移隨斗轉變化在其中中有靈砂昂乾
成水銀粉點汞作黃金何啻千萬錢濟世不為多未足為
神聖服餌作飛仙白日昇青天超出三界外不被五行牽
我命方在我汞脫幽冥苦若非大還丹誰免歸泉路吾不
敢虛說學者當自悟盡述三才理乾坤盡終始砂汞與鉛

鉛雖性本同根會得聖人意造化在其中
砂號姹女意味成丹無價珠誰命同天地
異中之者與君証性學者味而詳之作丹房之明鏡

丹砂證道歌

教子真妙訣令子知道元無名天地始我得天地先有名
萬物母萬物復紅源聚陰以為地積陽以為天益得三才
理丹砂合自然乾坤真正德晃朗生靈性杳杳復冥冥
光含太乙金以砂為主稟和水銀母太陽商太精射入希
夷庭靈英透景明光華赫然住白虎吸紅瓊金華生玉芝
藍天碧霞光分五色一號紫金紅二名飛白雪三曰天谷

上清大洞真元妙集成卷九之下

石函記下卷

聖石指玄篇

九州都仙太史許真君譔

紫霞山人涵虛子編輯

萬象虛生何所約，妙化本因丹汞作，扶桑東出金烏精，炎煬羽毛光爍爍，飛走陽火名曰魂，蒸落朔榮晦還朔，紅輪駕起景陽車，循亡還杳遊區郭，現出真精返體砂，煙石流金軌辨悔，光濟乾坤受日露，搗物生因丹化作，丹砂則非有為物，不煉五金燒八石，太虛中有顆還丹，化作夜明珠不識，珠光爛爛現丹霄，玉兎澄輝逐卦爻，坤生震兌乾將巽，艮坤終始復陽爻，陽往陰來神聖藥，仙真號曰紫金膏，一點瞥人雙目明，二點枯骨再生肉，三點頑石化作金，四點長河化酥酪，五點春華不暫兼，日月長開永不絕，凡磁凡礦盡成金，朽物沾之色變新，勞瘵傅屍若得藥，服之立効便身輕，愚者只言身內物，盡向房中尋配匹，即非身內氣和精，精去氣消何所入，百神辦散盡遭亡，老倒形枯成瘥疾，聖人言此總成非，爭如煉取黃金液，為何因，盤古初分大道根，本是龍精生虎髓，甲乙庚辛化壬癸，丙丁朱雀火神飛，飛下玄天合戊己，上降下升三十六，赫赤交壚在南北，微微騰倒天地精，妙造盡從三五一，三五與一何所云，生天生地亦生人，生天生地有回天，九九一十八變化，生地堅

空裏物象生人，人中分貴賤，福淺丹砂豈能煉，志士元通認取鉛，不辨真鉛枉修煉，天有五賊見者昌，鉛含五彩能五變，殊科生自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無非先非先通聖人難識，即在玄元藏恍惚，杳杳冥冥至精激，陽為電生光明光明盤旋分五色，下有鉛精人不識，春無草木夏如水，秋不聚霜冬沒雪，含和長養漸通靈，黃芽不與世鉛親，黃芽養經八百歲，化為青汞卒難尋，青汞水銀難尋覓，周流四大無窮極，青汞又經八百歲，化作青金轉難得，青金本是青龍骨，生數為三成數八，三八數終汞氣青，化作青埃飛上昇，上昇汞作仙人祿，浩劫元明為五福，蛩翠景雲白青埃，昇赴清都歸所屬，翠華進入紫陽宮，昭陽殿起龍光紱光明晃耀照無窮，楹陽絕景揚清空，鉛分五彩鮫飛空，青赤黑黃居中，熒熒皎皎色融融，紫神瑞氣丹霞籠，萬神呼吸鉛氣通，玉童玉女吹太空，冷食食其輝天老筭，群仙飲食壽無窮，先朝玉帝見玄寧，說是還丹藥祖宗，此鉛不與世鉛同，懸空晃朗朗懸空，落霞光透水晶宮，隱明內照金雞容，呼吸風雲會虎龍，龍呼於虎虎呼龍，浩氣結成真至藥，人食迅速入雲中，改形換骨身飛空，貌同元始天尊容，共分一氣天地同，返本還源是祖宗，說盡萬般差別法，總與金砂事不同，任世鉛精五金主，七十二石之父母，煉士英靈採得來，傾下先須去陰土，鉛砂摶成如土塊，六一固汁相愛護，用火煅煉一晝夜，火滅烟消土化灰，騰鉛倒製

入汞池大發鉛鎔化神水神水元出白金先取白金為
昂星白金即是水銀胎返本還源水銀製水銀便是長生
藥不是凡間水銀作朱雀炎空飛不來摧折羽毛頭與脚
水銀緣此不能飛燄作金丹為大聚更言恐怕泄天機此
言聞者世間稀不是叮嚀頻嘱付好色貪財如獸畜如違
戒約有神明攝入酆都罪不輕更有九泉無限苦不可等
閑容易語等閑容易泄非人萬劫沉淪受冥苦

神室圓明論

凡世間萬事有一事之非凡非凡者乃真一之事也述還
丹之道也學者甚多皆不見根源難窮本末所以千舉萬
敗竟無成果世稀遇者我凡修大丹要在築壇旺方取土

地擇吉祥不得妄為妄為招殃壇有三級亏方八尺上下
不等今各合有繩墨上有一層高二六上按九宮亏九曜
九位上方闊一丈六尺二八之数中有一層高二五中分
八卦亏壇中之心腹中方闊二丈四亏按二十四氣下有
一層高二六下列八門亏開閉有度下方闊二丈八亏按
二十八宿四面卓劍亏鎮壓四方八面懸鏡亏照滅邪殃
掛五色彩亏依位逐方壇上有龜亏名曰神爐神爐出沒
亏爐收火氣收火氣亏而聚昂昂受火氣亏養神室神室
圓明亏非圓非明非圓亏狀如雞子非明亏逐月而生金
昂偃月如鍋釜神室為子兩分尖入昂定昂昂難定入昂
横胎倒昂偏倒昂明堂失正德横胎用定亂陰陽日月不
氣氣氣亏青龍鳳紅粉少白虎老煉龍膏並虎瑙長生
殿生如意竇點金萬兩何足道何足道能點衰翁永不老
長生殿樂萬萬春麗日滋生天柱明天柱明時魂交魄驂

魂魄汞浮白魄感魂華生玉芝廣寒神舍嫦娥宮殿
砂起震離東金烏飛入廣寒宮燦火烟霞龍吐燄紅砂墜
落紫金紅紅英紫金英紫金英紫蕊金光透
紫霞烟紅紫混成藏金色紫華耀日升金碧金碧空青生
紫華翠霞澄碧接青霞霞英靈景靈砂液砂脫離紅青碧
色象則成形現杳冥散則龍潛如鬼匿如鬼匿飛走水火
難尋覓砂汞附形生水火不得真鉛實不可實不可砂隱鉛
鉛中石隱火擊石見水火生烟不擊無烟體自然砂隱鉛
中亦自然水養火滋才感激感而遂通生金液金液通神
萬古靈煖煖通靈氣與神神奔氣運風雷鼓鼓動風雷火
生土坎戊玄土金爲父離己牝土汞爲母汞爲母太上語

天下有始兮以爲天下母天上蒼蒼日靈飛光真靈感召
砂汞飛光飛光砂炎火逼逼逐熬熬聲悲泣其聲河上應
虛張虛張何生水激火烹火烹兮姹女氣索水激兮嬰兒
脫黑脫黑則潔白見實氣索則變紅離色太陽明太陽舒
光爲日親日初薨汞初凝鉛汞初凝兮丹象何陳丹象於
天出爲日月日爲流珠元氣虛無透金入石神出鬼沒神
出兮神昇天門即曰天魂鬼沒兮鬼入地戶即曰地魄天
魂地魄周宗祖互爲宰宅分子午水火交火生土二土成
圭銀化金離中火含坎中精離中精光天下伏藏天藏其
光明亦不出隱明內照外通光耀光耀圓空光明相通是
金火交光分明照耀者離雌照者離雌坎雄光明
相通雌入雄變化無窮聖日聖月靈運潛通紫靈神燄
藥有神通通神陽火談談燒空飛光布氣感而遂通玉芝
丹旗透霞入紅入紅兮火華豐豐透霞兮華彩重重華英
二景真木真金真木東方兮震雷火生震爲長男兮震木
生火震二爲龍龍從火行真金西方兮兌藏金水水能調
庚兌爲少女虎嘯風生風雨形聲迅速不停形聲絕影金
木交併二氣降靈傳成金精金精大藥中有五行五行神
水神水金漿神水神火兩物相親火中水處水中含金大
陽真汞受金氣震合庚辛入酉位震受陽符漸成九爽利
舒光震初有從初入轉震生靈坤初六變成初九震照六
庚庚屬酉震雷五日爲一候震來受符六十時陽遁上元

經則始經於震卦始成兌兌逐陰符坤六二交爻變象莫
能窺六二換陽成九二此是金來入火鄉月行丁位半輪
光金何爲火何以兌感六丁丁屬巳兌屬金丁屬火金火
相交火生土土生金金火始兌當五日爲一候兌來受符
六十時陽遁中元經則始經於兌卦始成乾乾陽往陰來任
自然陽極乾陰極坤乾終九陰終六六二六三爻三變成
九九三爻陽爻成乾乾體盛明爻圓照東方甲六甲屬爻
乾當三五乾當五日爲一候乾來受符六十時陽遁下元
爻前三十五積一百八十時爻象半年德就乾體交二八
陽極陰生爻乾體滿退陽就陰爻轉受於巽巽統陰符坤
初六六辛成巽成自十七十六至二十六巽將生艮巽當

五日爲一候巽來受符六十時陰道上元終則始終於巽
卦始成艮巽艮交爻象已定艮合六丙當受巽六
一巽六二艮六三加臨陰已盛陰盛水旺火將殘二十三
日屬下弦下弦艮火自合虧艮當五日爲一候艮來受符
六十時陰道中元終則始終於艮卦始成坤坤象黑乙癸
六三艹坤抱乙六一屬坤艹三十日坤當五日爲一候坤
來受符六十時陰道下元終則始始於前前三五終於後
後三五六候昏明受塞暑昏則晦朔運推移晦積一百八
十時象半年前弦之後後弦前六候三旬象一年一年全
用十二節卦火虧盈逐一月六候一周天先天而後
續後天時計二萬零三千一萬三千符火足符火数足准

三年三年火煉流珠晶晶似晦朦聚天鏡晶中光映日霞
紅霞映日魂來合晶日紅傳晷景晷景南行日至丙
日至丙午爻並汞冲神室神飲景飲景沉醉醉後醒神氣
冲和神酩酊神酩酊綿綿緂緂通靈光運圓光明鏡面水
晶盤晶盤散撒如金粟金粟火華熒惑醉如柳酡色黃深
大倉神含盤盈盈盈閃爍晶赫赫夜屬月魄晶象白晶
象白艹是月圓晶亦然天上月圓晶內卦屬
乾乾晶圓明運月圓光如鏡面水晶盤煉出銀蟾似月圓
月圓望盈巽損側晦屬陰符晶象黑朔象白晦象黑黑白
虧盈或圓缺圓缺之中月明中夜聽更漏繩終當日視
在上睨吸水銀魂蕩樣火在下火炎上火養水生逐爻象
陽象流珠水作用陰象隨金逐水長金水火名三五金三
五金主策外汞相處震青龍先白虎乾體圓明金三五金
漸晦生漸舉白虎動盈變黑虎玄武陰生入癸鄉巽艮還

結紅霞晶玲瓏玲瓏火化華芙蓉火符結撮曰洪濛洪濛
不是尋常物入口美味甘如蜜因食不覺體隨風輕舉飛
騰翫太空翫太空顯仙宗莫言來世又相逢大愚蒙休談
妙有說真空是非同空即是色色是空其色蒼蒼照耀紅
與君說破我家風太陽移在月明中月明太藥天上藥人
服之時跨鳶鶴萬法千門都是錯學取吾家這一着這一
着跳出五行真快樂

金晶虛無論

余開上古修丹須憑妙法多生夙契相遇成真是謂共獲
生天地之靈也或問天地之靈生於何所答曰鑒開沌沌
土分黃黑色生天地之金精深藏滇滇為道之根本凡客

受得可造金晶且金晶者夫何為哉金晶者天鏡晶中光映日霞
然無形無名之始有何為而生何為而有曰生自
基只是金華池華池神水太淵晶晶絕萬靈萬靈
號曰萬物母先聖將來為晶金晶金元來藥裡探尋來不
是世間金世間金何足異金晶金晶通天地通得三光晶
受符汞侵金晶氣生虛虛氣生虛無生有有生無元有虛
無虛化樞樞紐的然真種類何憂水火不吹噓水潤下水
在上睨吸水銀魂蕩樣火在下火炎上火養水生逐爻象
陽象流珠水作用陰象隨金逐水長金水火名三五金三
五金主策外汞相處震青龍先白虎乾體圓明金三五金
漸晦生漸舉白虎動盈變黑虎玄武陰生入癸鄉巽艮還

坤水三五金爲天水爲母陰符陽火分子午剛柔文武進
退移火生火滅化爲土此是火三五水火交四象金木火
將衰一作水將生火則終火則始衰則終生則始定浮沉
分金化水分刻漏白化黑黑則終白則始黑白往來逐月
矣知白來守黑去三百六十有五度開生門閉死戶水火
優游居鼎釜水火無差藥有靈爲何靈水消爍火薰蒸水
火爲媒招日魂魂張神碎飛陽華魄唉魂華食碧砂食碧
砂食馬牙馬牙靈異世無比得號流魂魂涉水水涉魂震
陽明天符降奉日祇准日詔急急如律令勅追魂來伏虎
窟呼吸風雲水火入水火烹轟轟虎嘖聲水靈晶火靈晶水
靈火靈魄與魂魄靈能吸魂靈晶魂吸魄魄吸魂魂吸魄

爲魂定爲魄吸魂爲魄且魂爲者制伏水銀不飛揚
翔翔戲爲光散霞消爍爍紫金紅粉故曰魂定爲定則不動
動則火直火直往來不往不來著而成寶且魄爲者玄武
寧靜靜則金生水金能生水水乃澄明明生聚景故曰魄
爲乃是也金養水火養金魂戀魄魄戀魂自然金鼎寧神
明產出丹砂性合情不是硃砂及水銀大藥金丹三八品
萬象交鉢列金爲水火加臨有淺深二十四氣相推準視
之不見聽不聞高壽妙年修金爲燒成無價珍囲陽換骨
紫消金紫消金通神靈金烏入陽光進青霞舞紅霞運青
紅同入歸金爲修成造化爐九還七返煉虛無七返煉成

紅玉粉九還煉就紫金酥紅玉粉魂和魄魄和魂
元有虛無虛化神神化氣氣
土化金金化水攢簇五行金
火飛離化火坎化水水激火
相嚙碎虹蜺虹蜺氣結如屑
生虎白中紫金臺上凝霜雪名
輕拂拂輕清陽砂光耀日耀耀
與靈與靈能點化生靈與靈
得騰光藥亂星飛亂星徘細
騰不飛何得知試將些子望空
高奔太虛見老入金烏窟輕清
光光射蘂中神相燦混其光吸
真水火水莊火滅化爲土混明伏
化氣虛氣接連通上下通上下
日陽晶逐火招陽陽燦燦日
幾千萬丈光生火無窮無極火
通元氣火隨光火氣運行生萬物目前火光暉陽光陽燧
聚陽光感激感而遂通生恍惚赫赫赫赫赫赫陽精光透烟
生火焰燦陽光隨入黃金舍照耀乾坤沙世界金砂噴火
散陽光大地陽火生世界光逐神生神逐光大千沙界此
中藏刼盡恒行沙世界一砂一刼失陽光陽光歸失何所
名龍漢延康至赤明此言刼數已沉淪刼力難逃不可聞
黑風飄蕩失三木倒嶽摧山盡作塵地水火風皆席捲屋

宇宙皇畫底況蠢動含靈皆失養不分南北與東西森羅
萬象何所歸依五行四象何所憑藉聲形不可逃混混元
光皆屬黑玄寂寂復玄玄不明深處至深極至深極則返
還元返本還元天地先一氣能分天地元元黃正
氣真一祖能生萬象為丹母因母立兆作丹基兆召青腰
使者歸青腰召入閤光發煉作窓塵光不現窓塵亦名曰
黃埃太陽變太陽變則有何為水火通流十二時十二時
無中有子午卯酉分四九四九火攢三十六子午卯酉分
南北午屬陽陰火發辰戌丑未分四八四八火攢三十二
水火烹煎成既濟子屬陰陽火發寅申巳亥分四八四八
火攢三十二百刻時辰分晝夜晝為暑夜為寒寒暑分明
順陰陽陰陽兩分如鷄子生死常七在終始三日庚生震
受酉謂魂生坤在東北魄喪乙謂魂死死生相接無休息
木三金四合成七陰陽兩分分兩弦合就金胎坤合乾包
裹乾坤須固密手搏日月為神室坎殿光輝張麗華神室
圓明三五一三五庚生震先乾坤包乙癸為陰乙包藏弦
望晦朔宮黑白虧盈吉或凶吉當圓滿函邪神明變氣
失符節金胎神室象太陰不信但觀天上月黃白在裏立
精魂魄白魂黃如白虹虎白廻黃精黑轉廻黃轉
黑混其精魂煉魄黑散光生現黑與白黃白團圓光相接生
滿陽不能勝其陰厥陰鼓風摧傷損木損木者神龍神虎
抱疾疾中有丙故曰病病者日月不換丙不換丙者數差
其偶也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此乃陰陽不交之象也若陰

四不定則四象不立八卦未分且丹砂從何而生我火懸
[illegible]水火兩者乾坤之象也乾坤惡勝負在丹基之堅固故何仙
免跡虛體兩弦合金水變化生虛無基無化無化有還光
化無無中還有是濛無無則無固必有是固誰覺有無兩
端的聽吾卿陳悉且無者水火金木之氣四方隱於虛無
而道無乎其中矣此言無質成形形生何所不達無理軼
跡妄訴天地之精靈不可輕舉惜乎未得煉之可取煉之
未得別也難圖且有者土金玄黃之器其器得火而施張
得則設生感召始則若有若無若有則霏霏微微道隱希
夷希則感而氣氳夷感動氣氳索索始
之肇基立兆既萌太陰化生化者神運氣化凝委而
成形質形質蒼蒼霞炎流光光華精結精紅透魄紅影來
朝結就玉霄絳霄霞結號離紅屑離紅飛揚輝紅翔翔神
物飛揚五色翱翔翱翔五色太陽精光青白黑黃黃居中
央君火太陽太陽黃道轉北黑道廻還黃道廻還廻
黃應律律呂相生冬至一陽日何大短夜何大長日四夜
九陰勝其陽陽生未復舉滋生時計月時五日生冬至
極冬至極九日之中進一刻五九五刻進則終四十五日
立春功立春之後得九日九日之中進一刻五九五刻進
則終四十五日春分同春分之後得九日九日之中進二
刻五九五刻進則終四十五日立夏同立夏之後又九日
九日之中進一刻五九五刻進則終四十五日四節同夏
至日出六十刻晝景漸長日南極夏至
之中退一刻五九五刻退則終四十五日立秋功立秋之
後得九日九日之中退一刻五九五刻退則終四十五日
秋分同秋分之後得九日九日之中退一刻五九五刻退
則終四十五日八節出入三百六十日
晝夜三萬六千刻三萬六千時計刻冬至日中四
十刻日景旒梭如電激太陽疾速不停光自然陽氣索滅
藏陽藏陰用無休息陰生陽長六十刻陰終氣升陽光出
陽光出九華明九華光裏翠華青翠華神所尊光明尊明
神萬神升明堂神稱帝黃帝黃傳赤赤帝度色青帝受德
周帝生光黑帝玄黃五帝混混合神光神光自然
無極神極受氐正其神色神藏其室神黃神黑黃神精
黃者金神黑者北靈黑黑者水基內懷其精精其精甚靈其精
甚堅大上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無不應信應者天符
也天符照明飛符恍靈靈運潛應應神紫靈紫靈神藥藥
有神靈神藥靈靈化元之英神與氣精神昇紫雲其氣運
轉甲丙庚壬庚壬乃金水相孕甲丙是水火滋榮二火成
炎二木成林火木眷戀姊妹兄坎离震兌男女相親男
冠少陽女笄少陰陰陽合度七八之數七八數訖九六相
得晦朔弦望四者三十九六之數老陽乾父老陰坤母因
母致親比夫人倫父之制子之制孫生生相續親之又

親鉛汞相親無異人倫陰陽交合純粹不雜靈續其景景
續其靈景景靈宮裏虎嘯龍吟五音互奏六律陽明陰明神
光照耀明堂明堂正德君臣相得施仁設義講武修文忠
信禮智五常和平皇化天下富國安民諸辰經曆神氣清
室五氣交俱神降奔突氣如烟霧六合神御交合之道順
其氣序氣序無差昏明寒暑晝夜寒陽流陰注廣宏宮
結水晶砂砂結玲瓏若馬牙馬牙結是金烏骨赫赫日精
歸月窟月窟日照白明堂明堂便是金水室金水互相生
金潤生黃液液生鳥鵲沸汞流神水瀑湧三三重疊累累凝
如堅氷龍盤虎視虎性龍情隨光逐明光中恍惚明中杳
冥丹砂靈英靈英之質陰陽合度化育之基化者謂日有三燒
以神定陽以明定陰陽合度化育之基化者謂日有三燒
宵者謂月有三移日月合氣二氣相拼水一火二合而成
三三生萬物三變至極三者永也永變生靈靈英獨秀異
寶奇珍五行神物藥就希夷人間術士必不能窺唯有志
者懷而待時得真五行之妙凡假九五行之水火五行生
尅其理自然聖人神而明之以知天地之化不過曲成萬
物通乎晝夜之道晝視晷度准則天象夜聽更漏上察河
圖月紀低昂星稀南北虎張下應於鬼中神龜隨火而奔
逐黑虎浮來白虎穴赤龍跳入青龍窟三樂還元復混融
丹砂合體入金公汞與鉛合砂與金親金公作神室明堂正
德恍朗玄宮乾坤合同坤生震龍陽符復行艮兌魂入魄運
轉天罡水激火發鼎釜俱鳴陰陽運轉震受庚辛金本尅
木夫何以生月行丁位金入火鄉火盛消金金伐木榮火
滅爲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相尅相生互爲父
母父生子子繼父母坤生震兌兌生坤體三五氣足三
光合慶兎魄生光月滿東方月滿復虧復侵已前十六受
絃陰符復行艮直丙南二十有三三五候足金入水鄉坤
符蕩蕩水歸北方凝而成金化而復爲水火隨父動象逐火
生出沒神炁明藏偃月長養金胎化生金液凝如黃酥碎
如金粟金色透明從黃返赤烟火生而成還丹開爐到
品迸出霞光金砂如粉研細如霜和勻摶摵摶摵陰陽尤
成黍粒謝天祭畢萬斛明珠難換一粒一粒纔服身生羽
翼呼風召雷薄神侍側更換四時運由日月冬變炎暴夏
飛霜雪秋發春華春飄黃葉所謂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
身者也長河化酥酪點金過北斗吾不敢虛說識取無中
有無中生天地我同天地久其道至秘訣之在口妄示凡
流必遭殃咎慎密修持神明護佑蔭施陰德神仙必有

長春道教源流

〔清〕陳銘珪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東莞陳氏刻聚德堂叢書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六二毫米寬二四〇毫米

長春道教源流八卷

荔莊藏板

實價貳圓伍毫



羅浮酥醪洞主陳先生像贊

先生名銘珪字友珊東莞人咸豐壬子副貢生少受業順德梁章冉廷枏之門與南海譚玉生瑩番禺李恢垣光廷陳蘭甫澧順德李仲約文田遊其學無所不通每歲冬餘以經學詞章教弟子率百餘人甲寅紅巾賊何六陷縣城先生練民團扞鄉里殺賊無算邑令華樵雲廷傑稱其能時各縣皆賊其同年黎召民兆棠籌巨饟令率團勇復順德以母老不能離左右未果行性孝友館穀所入資其弟不少吝光緒辛巳年五十八母劉終踰月遂以毀卒著有長春道教源流浮山志詩文集共若干卷先生嘗因羅浮梅花村故址拟建梅花仙院晚學道派名教友以修復酥

醪觀爲之住持自稱酥醪洞主茲圖綸巾羽服其弟子袁君適軒所寫眞也贊曰

眀爲儒師莊亦道緑冠服反古匪曰違世溝猶不察老釋並詞宜知禮堂孔李通家惟我先生學弗五儒志雄田疇行摯皋魚立牝之門朱明之趾角巾飄然先生遠矣

門下私淑弟子賴際熙恭題

昔史遷論六家要指尊道家而繼儒術班固非之然其言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又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其理至當弗可易也夫人生一世間世之所以戕賊我身無不至我不能以道治身而徼徼焉自役其形神甚者或陷於利欲膠漆盤中以身爲徇而不知返非所謂大愚耶夫道非盡無爲也特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史遷以爲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是也故爲君相而坐致此道則載其清靜民以宓一而山林枯槁之士知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亦可以定其神而養其生上之人苟尊禮之而受其至言又未嘗不可推常善救人

之心措之於天下蓋有儒術所不能逮而道家足挽之者史遷謂在所欲用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豈虛語哉余中年感異兆學道於羅浮酥醪觀中觀爲全眞之龍門派源出於邱長春暇因考史冊并取道藏諸書核之知長春之學深有得於道德要言而無煉養服食符籙禳禱末流之弊而其以道悟元太祖又幾於以緒餘爲國家以士苴爲天下使後之人須其慈勇没世而不能忘斯非古之博大眞人者乎余因溯其源流輯爲是編以告世之爲全眞學者若夫諸師神異之迹皆當時學士大夫所稱述茲亦錄之讀者當究其眞而毋泥其迹焉可也光緒己卯正月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序

長春道教源流目錄

卷一
全眞教總論
王重陽事蹟彙紀
附馬譚劉王郝孫紀略
丹陽子馬鈺　長眞子譚處端　長生子劉處玄
玉陽子王處一　廣宣子郝大通　清淨散人孫不二

卷二
邱長春事蹟彙紀上

卷三
邱長春事蹟彙紀下

卷四
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趙道堅　宋道安　尹志平　夏志誠　宋德方
于志可　張志素　鞠志圓　李志常　孟志源　馮志亨
蔡志遠　潘德沖　曹璞眞　蘇鉉　柳開悟　呂道安
于通倩　喬潛道　李神道　楊明眞　李志道　李志源
畢知常　宋明一　譽亘　于志謹　王志謹　范圓曦
趙志淵　劉志源　范圓曦

卷五
邱長春弟子紀略下
王志坦　李志方　陳志益　李志柔　劉道宗
李志明　史志經　楊至道　李志全　馮志亨
房志起　劉志淵　董志平　范常眞　蔡江月
張眞一　王志祐　張志玄　譽守愼
附馬劉王郝弟子紀略
姚　瑊　雷大通　劉眞一　李大乘　趙九淵
任守一　周全道　陶彥明
王志建　任風子　王丹桂
于道顯　趙抱淵　二張仙翁

卷六
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略
馬志希　柳志春　陳德定　祁志誠　邱洞眞
秦志安　何志淵　劉志眞　張志謹　李玨
張　模　趙友欽　陳致虛　張本　王粹
張志楹　樊志應　申志貞　何巨川　劉清淵
吉志通　李志遠　蕭紫道淵　高道寬　李道謙
孫德彧　姬志眞　徐志根　張志信　賈志福
陶志頤　霍志眞　褚志通　范至果　寧志平
劉志永　姜善信

卷七
邱長春後全眞法嗣紀略
附馬劉再傳以下弟子紀略及傳授未明者
馬靈眞　孫然逸期　李志源　毛養素　把德伸
王道淸　孫伯英　張志純　張志樸　賈志希
劉志聖　李志明　馮尊師　都門全眞先生

卷八
辨證十二則
雜鈔三種

長春道教源流卷一　　羅浮酥醪洞主陳致虛友著

全眞教總論

酥醪洞主曰道教之興以元爲盛其始全眞教邱長春子見太祖於西域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而其時有眞大道教者始自金季劉德仁五傳而至酈希誠見知憲宗授眞人領教事世祖時復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眞大道錫銅章銀印三傳而至張志清授演教大宗師又有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蕭抱珍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居潛邸時召至和林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三年賜居壽太一

掌教宗師印又有正一教者始自漢張道陵至三十六代宗演當世祖平江南時召之入覲命主領江南道教其後子與棣與材暨與材子嗣成皆襲掌教爲天師而其徒張留孫吳全節者並授爲玄教大宗師位上卿其事備見於元史又明王圻續文獻通考稱至元十七年以三茅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別主道教十八年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赴闕此其爲教蓋別於前數家續文獻通考又言金章宗時禁以混元受籙私建庵室者而元耶律楚材西遊錄序亦言混元爲老氏之邪此又別自爲教其徒不見於史不能詳也故道教至元而極盛亦至元而多歧然考宋邵博聞見後錄稱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當時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是則爲道教者必當以此爲依歸元之世他教不必論若全眞教者核其行事與此脗合至邱長春子當殺運方熾之時以七十餘歲之老翁行萬數千里之絕域斷斷然以止殺勸其主使之回車此則幾於禹稷之己溺己飢而同符於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之義蓋仁之大者也予故輯此書名曰長春道教源流而並采當時論全眞之說先揭之使後之學道者知所趨向焉

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翬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爲最妙者而其粗糠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眞氏雖爲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點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聲盜取聲利抗

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卽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故子有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閫閫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金辛愿陝州靈墟觀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金史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後爲河南府治中正大末叛

老氏之爲道以虛無爲宗以重玄爲門秦漢以來號方士者始有神仙不死之說若全眞爲教大概務以安恬沖澹合於自然含垢忍辱苦身勵行持之久而行之力斯爲得之元張起巖勞山聚仙宮記○此記見鄧墨縣志元史張起巖字夢臣章邱人延祐乙卯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卒謚文穆

全眞之教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

識其小大抵絕貪去欲返樸還淳屈己從人懋功崇德則爲游藩之漸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內傷其生可以探其堂奧矣元元和子長春觀碑○此碑見國朝金棨泰山志元和子未詳

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爲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之秋而矯繳已施陷穽步設則高舉遐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有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眞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爲常達推移擴充之爲變率其子弟如全眞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眞之徒眞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金王與重修太清觀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王與未詳文云大定十七年因卷而觀末云王子正月日記王子爲金章宗明昌三年

全眞道有取於老佛家之閎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黔劓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頓脫縛律自解心光瞳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金元好問遺山文集離峯子墓銘○金史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中興定五年第金士不仕兵後故老皆盡蔚爲一代宗工

北祖全眞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爲不敢享蓬垢疏糲絕憂患慕羨人所不堪者能安

之謂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駸駸乎竺乾氏之學矣元袁桷清容居士集野月觀記○元史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官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謚文清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求返其眞謂之全眞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志於道顧有所述於世元虞集道園學古錄非非子幽室志○元史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從吳澄遊官國子祭酒奎章閣侍書學士

金季重陽眞君不階師友一悟絶人胎若天授起於終南
達於崑嵛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掫立一家之教曰
全眞其脩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
利人爲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
其榮守其辱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莊生所謂遊
心於淡合氣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深
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眞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
合元徐琰郝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萬姓統
譜徐琰字子方東平人任浙西廉訪使有文學名東南
人士重之元文類
載有徐琰文一篇

道家者流推老氏爲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
常無有以沖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

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刻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
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治國平天下則民
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
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爲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爲魏晉
之虛玄三變而爲隋唐之禳禱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
閣以爲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閒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
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强名謂之全眞當時未甚知貴
國朝啟運之初其門人邱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教天
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
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況大都大邑
者哉元宋子貞通眞觀碑○此碑見甘水淵源錄元史宋
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好學工詞賦至元二年拜

中書平章政
事以老求退

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
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
惚不可爲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之所以然
也玄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
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
豈有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
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
非實理道之眞也由是而爲命由是而爲性由是而爲心
又由是而之於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之亦將何有不
全何有不眞者乎然則全也眞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

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元
翬公履沖和眞人潘公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詩選
癸編徒翬公履字雲甫遼海人登經義第官至侍講學士
元文類載有徒
翬公履文三篇

全眞爲教始以修眞絶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
鹿漠然不與世接終之混跡人閒蟬脫泥滓以兼善濟物
爲日用之方豈以道眞治身以緒餘爲國以土苴治天下
乎如長春眞人邱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
爲本其利亦云溥哉元王惲秋澗集衛州胙城縣靈虛觀
中統二年翰林修撰
碑○元史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
拜監察御史卒謚文定

道家者流以清淨爲宗禳禜禁醮其末也太祖初有全眞
邱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中原之人至今稱道

之元御賈文集○元史柳貫字道傳浦陽人與黃晉虞
集揭奚斯齊名人號爲儒林西傑有文集四十卷
太祖聖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寤宸聰使車馳召長春
邱仙翁崑嵛之山歷數年踰萬里覲返朔推道餘沃淵衷
拯生靈仁萬有其功大矣元虞
碑○此碑見中州名賢文表元
史李朮魯翀字子翬官至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卒謚文清有文集六十卷
王重陽事蹟彙紀附馬謂劉王郝孫紀略

酥醪洞主曰世稱道教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謂自東華
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
巖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葬
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謂
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餘爲馬鈺譚

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及鈺之妻孫不二明宋濂潛溪集
都印三餘贅筆國朝王
逋蜩庵瑣語俱同此說考金末元初士大夫所撰述
皆云重陽得無師智並不云出自鍾呂金密國公嚞碑
云重陽遇二異人於醴泉詢其鄉貫答曰濮人姓則不
知也以續文獻通考鍾離權咸陽人呂眞人本傳巖世
爲河中府永樂縣人核之重陽所遇既云濮人必非鍾
呂可知嚞碑又云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漿亦不稱爲何
人而樗櫟道人金蓮正宗記云重陽所遇二道者問其
鄉里答曰蒲板永樂又云重陽飲甘河仙醪道人告曰
吾海蟾公也所述與嚞碑大異其書前序題太歲辛丑
蓋撰於蒙古太宗十三年至至元六年詔贈教主東華

紫府少陽帝君鍾離正陽開悟傳道眞君呂眞人純陽
演正警化眞君劉眞人海蟾明悟弘道眞君王眞人重
陽全眞開化眞君令掌教張志敬執行見姚燧撰王玉
源像傳於是重陽出自鍾呂海蟾竟成故實自爾北宗遂
有五祖七眞之說元劉天素謙西蟾撰仙源像傳李道
謙撰七眞年譜皆明言所遇爲純陽
海蟾窩嘗考之純陽仙蹟顯於宋世如稱回道人回處士
無上宮主無心昌老及作二方竅山下三口之類諸家
紀載不一而足朱子亦謂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
權而宋何薳春渚紀聞云眞廟時有天神憑鳳翔民言
海蟾新得道諸天皆賀惟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
人而度是海蟾靈蹟亦著關中當時學道人必皆以此

爲宗祖重陽全眞集有酹江月詞云正陽的祖又純陽
師父修持深奧更有眞尊誰是叔海蟾同居三島弟子
重陽侍尊玄妙手內擎芝草歸依至理就中偏許通耗
詳詞意蓋文王我師願學孔子之謂非謂親承授受仙源
像傳即引此詞爲附會集內又有虞美人詞下註云余嘗從甘河
擔酒一瓢欲歸菴道逢一先生云害風肯與我酒喫否
余與之先生一飲而盡却令余以瓢取河水余取得水
授與先生先生復授余令飲余飲之乃仙醪也詞云害風飲水
知多少因此通玄妙白麻衲襖布青巾好模好樣眞箇
好精神不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夢中誤破夢中
身便是逍遙達彼岸頭人重陽自言祖云一先生不稱海蟾與嚞碑
合然則金蓮正宗記所述其爲附會無疑義矣故茲編

所錄不溯諸鍾呂海蟾而斷自重陽始。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稿云重陽所爲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蓋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考長春磻溪集述其師行教事甚夥無一字及鍾呂集中惟題鍾呂畫一詩云無我無人性自由一師一弟語相投談經演法三山坐鴛鴦騰雲萬里游泛爲稱讀不作私淑景行語也西遊記稱丙反盤山請長春師黃籙醮育之其一云燕國蟾公即此州超凡入聖洞賓講一時鶴駕歸蓬島萬坂仙鄉出土邱其於海蟾亦不作私淑語當日張大其說實始於樗櫟道人時長春化去已十餘年矣弁州偶未之考耳馬丹陽洞玄金玉集詞云重陽師父還師呂祖玄通十年了道歸去得乘風又謫長眞水雲集詞云吾師三祖是鍾呂海蟾相傳玄奧其詞隱約似謂親承授受此疑樗櫟道

人所點窺若分黎十化集云丹陽問余不住飲冷水何故曰我自甘河得遇純陽眞人因飲水焉其言與重陽虞美人詞異與金蓮正宗記云海蟾飲以仙酹又相矛盾此爲僞託不待言矣

金蜜國公璹全眞教祖碑

皇圖啟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無爲眞常之道者重陽子王先生出也其教名之曰全眞屏去妄幻獨全其眞者神仙也先生名喆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毋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眞人也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衆

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開收復陝西英豪獲用先生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遭被道氣充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餘戶其所亡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鄉黨儀荒譬如乞諸其鄰者亦非眞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生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先生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刱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

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鄰里見先生曰害風來也先生即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咱肉有兩衣穜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同先生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句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鄉貫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先生讀餘火之文載全眞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媚家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爲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歡樂擅入南京便得眞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

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語鄉人唯以害風譴而未始詢其意遇游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冽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漿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先生口鼻間醺醋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菴村民驚救見先生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來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攜鐵瓢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徜七月至山東寧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翥未幾先生至馬公信猶未篤先生於鶴起處築全眞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

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先生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窺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見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客呂馬通者未嘗語人次日先生訓馬公名曰通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闕巾之行被席出家見一道士人族人馬戶曹邸馬亦隨入見先生與道士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先生目馬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先生訓馬公法名曰鉞號丹陽子又夢隨先生入山及旦先生便呼馬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

譚玉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先生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髮儼然如舊頓覺道氣蕭洒訓名處端號長眞子又有登州棲霞縣邱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俠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先生誚罵捶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馬譚邱而已八年三月鑿洞崑嵛山於嶺上採石爲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懽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菴中人見游於肆或留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概舉至八月間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琉璃瑪瑙珍珠衆寶

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宓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牓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爲火災近之見先生行光明中宓海水至鹹鹵先生呪菴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游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先生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唯遺失舊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誇先生無漏者即於州衙前登涸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先生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沖虛明妙

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衆獨納劉處玄者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見蘧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邱劉譚馬也又於宓海途中先生攜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王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攜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佘陽子號王自髻胤閎嘗遇玄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宓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鬻肆先生倒坐於其間郝曰請先生迴頭先生曰爾不迴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宓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先生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先生一日告衆曰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

招本性甦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爲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梁黃旋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先生勸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迺歲除與衆別曰我將歸矣衆乞留頃先生曰我於長安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衆皆號慟先生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眞性在不與衆人同頌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

行伏遇世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邱與王也命邱主萬春節醮事職高功懋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邱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磻磵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玄大師及賜修眞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先生起西川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眞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眞子于善慶二大士眞實道

行弘陽祖道者也殷勤求文於玉陽子友人楊軒居士居士援筆而銘之曰

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羣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葢公宿緣道氣爲主慨然入道眞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先生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不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眞道東宓海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眞實杜絕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爲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

眞人玉陽長春大敎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先生高躅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遙乎眞北碑在陝西盩厔題前金皇叔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璹撰道教提舉李道謙書至元乙亥高道寬等立石以劉祖諒重陽仙蹟記考之璹文成於金正大初元至元始立石也國朝王粲金石萃編備錄此文闕有缺字茲據甘水仙源錄補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跋此碑云道謙書亦道偉有法金石萃編跋此碑云撰者題前金皇叔密國公金源璹碑刻於元故稱前金金源者建國之號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國言金曰按出虎水源於此因取以建國璹乃用以著其籍也璹金史附越王傳越王者世宗子世宗第二子允恭生子珣開位爲宣宗宣宗生子守緒爲哀宗璹父越王故哀宗稱爲叔父璹於正大初累封密國公所居有樓軒自號樓軒老人碑稱樓軒居士者以此考元好問中州集劉祁歸潛志皆紀有璹事實中州集則云百年以來宗室第一人著有如庵小葉鳧潛志亦云能詩工書一時文士皆游其門

酥醪洞主曰予讀　四庫提要云自老子言清靜佛言

寂滅神仙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教人以符籙祈禱之事四者各別至金大定中王嘉聚徒盩厔海州立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眞元興之後其教益盛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及於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秘密實則喜之緒餘耳今觀此碑重陽立會必以三教名不特平等一會也竊嘗論之世之儒者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說其爲程朱學者若陸子靜王陽明輩則以陽儒陰釋詆之至朱子之註參同契則謂蔡元定將編管道州因與討論蓋遭逢世難有託而逃之意宋黃震日鈔乃謂參同契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晦菴與

之游因爲校正其意蓋不滿於朱子何所見之小也夫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以孔子之聖而問禮於老聃何害其爲孔子重陽爲老氏之學而兼誦孝經心經實有得於爲學日益之訓且道家采儒墨之要史遷固言之矣重陽以此爲學卽以此爲教此重陽之大也彼襲其緒餘爲三教合一之說豈知重陽者哉而或者謂此碑所紀多神異之蹟其所傳授乃修養之法有類於神仙家金石萃編又謂此乃其法孫李志源善慶所錄事實多夸誕之詞考璹撰此碑在大定初其時長春尚在稱溪集中度世吟註載有重陽擲傘投冠事云忞字篇韻本無乃師之所撰音竹傘本盩厔范明叔家借用者後

查山下翟公家藏之范知而往取之弟肯予志源善慶皆長春弟子所陳事實當得之長春不盡誣也漢志道家神仙家雖別爲二然史記謂老子修道而養壽朱子謂清靜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此固未可强分又史記言老子莫知所終或曰太史儋卽老子亦略傳其神異之蹟不特神仙傳也余嘗謂重陽以全眞名教莊子曰眞者精誠之至也至誠則能動物至誠則能前知儒者固言之此碑所載大約前知動物之事爲多而其用意則緣於扶世立教於重陽何疑焉○又考元姬志眞雪山草堂集有重陽祖師開道碑其紀述與璹碑大致相同而略去神異之蹟末段云試嘗論之世之所謂得道

者必詳其迹之所爲所謂得仙者必稱其怪誕所謂長生者必使留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變出異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而道家之所謂狡猾也至於自本自根自亙古以固存而不壞者豈尋俗之所易見易知哉祖師之來傳此而已其氣運之變不可役其化機之動未始出逍遙於廣漠之鄉放任於曠埌之野隱顯莫測應變無方細入毫芒大包宇宙在有非有居空不空清淨本然古今常若祖師以此立本以此應世至於蛻形蛻法而直入於不死不生混淪胞合與道爲一焉此亦妄測其迹耳固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迹者雖大辯者不可言詰矣志眞傳重陽之學豈當時所傳神異稍過

其實故爲此言以正之歟

金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眞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强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於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爲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

爲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常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多殍亡有溢盡劫其貲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溢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佯狂垢污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爲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譎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

直監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眞人爲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懇師庵居固其扃鐍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追之不及扃鐍如故間與魂交夢警分梨賜栗之化不一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

丹陽諄曰長眞劉曰長生邱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寗孫曰清淨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崙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爲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爲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於長安欒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眞前後集傳於世玉峯老人胡光謙爲之傳及丹陽嗣教從

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庵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眞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爲歌詩各有集而郝廣寗獨遠於易備見於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璹讚云四子傳化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其師資道業概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沖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沖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爲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鄂亭密邇靈虛夙聞眞風故就爲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蹟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淩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興元年九月重陽日謹記此碑在陝西咸陽至元二十六年

洪之東湖扁曰活死人窩蕪城成元章廷珪爲賦詩曰一住行窩幾十年蓬頭長日走如顛海棠亭下重陽子蓮葉舟中太乙仙無物可懷虛殼外有人能悟未生前出門一笑無拘礙雲在東湖月在天此元時道士慕重陽之風而興者成詩海棠句即用此碑語也明趙崡訪古游記南時村成道宮有仙遺海棠記記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金趙秉文書

金麻九疇鄧州重陽觀記

夫李以冬寶尼父書以爲異棃以秋花景佺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棃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謫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

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日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逐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暾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子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曰酣於酒歲四十

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東邁懶海從遊者衆既而蛻於汴梁今鄭之鎮防營編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錄眞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掾贊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鑢皆王立爲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慧吳通溫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予文諸石既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樸爲陽之意以警之且爲之銘曰

樸爲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鑿竅成遂使晦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玄珠

不覺沉滄溟誰能卻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蚤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徵塗柱下之門耆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子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曰酣於酒歲四十八歲及宋南渡金人入長安游騎至咸陽然其初猶望

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至建炎四年婁室破陝府長驅入關張浚與戰於富平而潰金人遂引兵西上入鳳翔於是咸陽没於金時重陽年十八矣依七眞年譜則年十九劉記云重陽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不云在金世此當屬宋建炎初逮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時重陽年十九依七眞年譜則年二十瓊碑謂廢齊攝事秦民未附先生家財被劫一空當卽在是年劉記謂天眷初被劫天眷疑皐昌之誤又云後於終南劉蔣村擧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考宋失關中以終南與金分界劉蔣後爲祖庭在盩厔之樓觀　國朝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老子陵在盩厔縣東三十里一名樓觀山者是也其地東北去咸陽縣

百餘里西北去鳳翔府二百餘里西南通漢中蓋宋金分界處矣重陽棄家避地於此其心蓋未忘宋歟麻記謂重陽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閒脫落功名日酣於酒考金廢劉豫在紹興七年時重陽年二十五依七眞年譜則年二十六方壯歲而逃於酒其用意可知踰年而宋拜表稱臣於金又三年而吳璘收復陝西諸州有詔罷兵是歲秦人父師楊字希賢母唐氏師將育母夢麻姑賜丹一粒覺而分瑞及長善文學嘗補試郡庠忠顯孫君愛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夜夢二衣褐者一素補兩肩跣且泣曰我輩生命在公所主覺聞屠豬聲往視之屠二豬其一肩白欲止弗及也詣術士孫子元占之

附

馬師鈺字立寶號丹陽子初名從義字宜甫山東盆海州人父師楊字希賢母唐氏師將育母夢麻姑賜丹一粒覺而分瑞及長善文學嘗補試郡庠忠顯孫君愛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夜夢二衣褐者一素補兩肩跣且泣曰我輩生命在公所主覺聞屠豬聲往視之屠二豬其一肩白欲止弗及也詣術士孫子元占之因稽壽幾何曰君壽不踰四十九師歎曰死生固不在人易若親有道爲長生計大定七年丁亥七月師借高巨才輩飲於怡老亭酒酣賦詩曰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卻有那人扶中元後重陽祖師造其席與之瓜卽從蒂食詢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問立元詩選有商挺題甘河遇仙宮詩云子房志亡秦胥進橋下履佐漢開鴻基乾然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奚自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師心謂前語此公何以得之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席間所談多與師合乃邀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祖師廣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眞高視仍闊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祖師感化非一師悟以貲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從居崑嵛之煙霞洞祖師爲更今名字及號師忽患頭痛祖師令醫於家

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馬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用酒引藥不覺過量疾甚祖師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矣疾遂愈八年十月復從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遂承法印十年春正月祖師將昇師請曰鉅當爲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邱三道友入關居祖菴十二年復護仙柩自汴歸葬劉蔣師居廬頭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諱也十四年秋師與三道友言志於秦渡鎮師曰關貧譚曰關是劉曰關志邱曰關閒翌日各別師復歸劉蔣構一廣庭手書祖庭心死以表其顏謂門人曰一晝夜凡幾時對曰十二曰十二時中天運少

停否曰無師曰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化華亭李大乘來執弟子禮十九年春築環華亭牆外來禽一株枯已久移植環內沃以水踰月復生大乘爲作異木記以誌之二十一年冬師謂門人來靈玉曰世所謂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遂以關中教事付邱長春東歸過濟南有韓淘清甫者慕康節之爲人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寂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二十二年十二月晦師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踰年正

月報者云仙姑孫不二返眞於洛陽十二月師赴萊陽遊仙觀忽肆筆書委形蠆二十二日祖師誕辰師仰瞻天表曰祖師偕和師叔至當赴仙會矣顧謂劉眞一等曰汝等欲作神仙須要積累功行縱過千魔百難愼勿退情又曰我閉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無所不見耳時將二鼓東首枕肱而逝至元六年贈丹陽抱一無爲眞人元王利用無爲眞人馬宗師道行碑。此碑在陝西盩厔孫德彧書李頎篆額元史王利用字國寶通州潞縣人世襲耀翰林待制陞直學士出爲提刑按察使宰證文貞弇州山人稿有此碑跋云利用文頗詳贍德彧書尤勁有魯公遺意續文獻通考丹陽有金玉集漸悟集行化集成道集圖成集精微集及語錄集行世

酥醪洞主曰王重陽之論道也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此二語最精妙道德經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卽此意也且其時濂洛之學已行於關中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又曰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重陽以五行不到父母未生爲言其卽用周程之說以釋老子之所謂道歟丹陽傳重陽之學其云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卽修道之工夫其云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寂

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卽證道之究竟王世貞跋此碑謂丹陽語亦是第所云丹不知何物考王惲雲盤山語錄云或問道家常論金丹如何答云本來眞性是也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故曰金曾經鍛鍊圓成具足故曰丹故祖師云本來眞性號金丹四假爲爐鍊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滾出赴仙壇據此則丹陽所謂結丹卽所謂全眞亦卽所謂證道也其學與魏伯陽之參同契張平叔之悟眞篇專於修命者不同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吳澄註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也嗇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也留形息氣要術也夫

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吳澄註國以喻人之身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重陽之學卽本於此與儒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相類其不汲汲於修命者亦道德經所謂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之義也○　國朝陸增祥金石續編載有重陽子無夢令詞云大道長生門戶式惺惺覺悟鉛汞謹收藏方始澄神絕慮心慕心慕便趨蓬萊仙路陸云石刻在陝西澄城末題重陽子書承安五年歲次庚申終南山祖庭靈虛觀主呂道安異知常立石此詞雖簡足盡重陽靜功之學鉛汞字出參同契道書名義云鉛取於銀其體沈重而喜墜比腎水以潤下易漏汞出於砂其體輕飛而喜升比心火以炎上易散詞蓋借此二字謂當固腎水息心火方可習靜功也重陽令丹陽鎖庵盤山語錄云或問道家常論金丹如何答云本來眞性是也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故曰金曾經鍛鍊圓成百日卽示以此種工夫後丹陽所至必居環見七眞年譜而長春亦隱磻溪龍門十餘年俱行此法也莊子曰泰宇定者發乎天光重陽及諸眞能前知在此此與南宗修命不同學道人試參之重陽全眞集不載此詞疑道藏輯要本有所刪節否則原集已佚後人綴拾爲之故不全○　丹陽語錄云問吾師之道有作爲否師曰無也雖歌詞中每詠龍虎嬰姹皆寄言爾要道之妙不過養炁人但汨沒利名往往消耗其炁學道無他務在養炁而已夫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於脾元氣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習靜之久自當

知之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引此條云重陽未化前十日告丹陽語誤丹陽語錄係盧隱子王顯中集此頃中問而丹陽答者又云心定則情忘體虛則炁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自然之理又云守炁妙在乎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令正念現前萬慮悉泯斂身側臥鼻息綿綿魂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矣又云三十六道引二十四丹此乃入道之漸門不可便爲大道若窮力於爐鼎取象於龜蛇乃無事生事於性上添僞也道家丹經子書千經萬論可一言以蔽之曰清淨觀此諸說皆與重陽無夢令詞合且可證詩詞中龍虎嬰姹等語皆假託之詞與南宗不同亦讀諸眞集者所宜知也明宋濂送許從善還閩序云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

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略不一言之豈實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柳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子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統一之效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默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爲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爲氣之根性爲理之根雙體雙用雙修雙證奈何歧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遐一之與和而已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一爐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也閬閬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遲巖穴間從善誘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誰合以告從善也考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謙蓋嘗學道

者觀其所論於南宗之說似不謂然其亦有契於重陽之學者歟

譚公處端字通正號長眞子初名玉嵎海州人其父卽繆鎔之工每以己生資濟貧窘公生甫六歲因戲墮井中安坐水上又所居遺火巨棟碎楊前寢熟自若十五歲志學詠葡萄篇膾炙人口弱冠涉獵詩書工草隸一日醉卧雪中感風痺疾公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閎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大定丁亥秋聞重陽眞人度馬宜甫公往執弟子禮重陽使宿巷中時嚴冬飛雪藉海藻而寐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以盥餘水使滌面月餘疾頓愈由是推心敬事其妻嚴氏

詣菴呼歸公怒黜之重陽授以四字秘訣遂立今之名字焉至汴遺訓命與馬邱劉主掌教門因同負遺蛻歸瘞劉蒋頃有請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冰介鳧舄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他行業頗多不能徧舉姑論數事於後如忍折齒之憤德也施夢中之藥神也知臣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德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後游洛陽見洛南之朝元宮山水明秀於其東誅茅拾礫而菴焉乙巳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晝龜蛇者蓋巳年巳月巳時歸眞之預知也著有水雲集金蜜國公璹譚眞人仙跡碑銘○此碑見甘水仙源錄七眞年譜云大定十五年長眞乞貪磁州二祖鎮遇一妄人毆落二齒市人共怒之欲鳴於官眞人吐之而去十七年長眞行化高唐與茶肆吳六書龜蛇

字曰置之壁間可鎮火災是年縣城大火惟茶肆免文云忍折齒書龜蛇卽此事宇訪碑錄山東灤水王猜觀龜蛇二字譚處端書王圻續文獻通考元至元六年處端贈長眞雲水藍德眞人

劉先生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之武官莊人事孀母以孝聞及長誓不婚宦屢欲出家母未之許也大定己丑春忽於隣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眞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歎賞疑爲神物所化是歲九月重陽祖師攜邱譚馬至先生竭蹶趨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哂先生驚悟於是鑽肝薦誠願負几杖祖師愛其專勤贈詩曰釣罷歸來又見蘆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命名字及號時方弱冠之明年也

禪師仙去先生廬於劉蔣甲午秋游京洛居洛城東北之雲溪門人爲穿洞室忽遇石井衆方駭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此我宿生修煉之所也鑿之果然丙申還武官拜母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祖堂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不辭而就縛坐獄將十旬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免承安丁巳章宗召問至道之要先生對曰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明年三月還山敕賜故居菴額曰靈虛觀泰和癸亥二月忽鳴鼓集衆告以行期遂曲眠左肱而逝有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閑修眞集及道德經註陰符演黃庭經述行於世　金秦志安長生眞人劉宗師甘水仙源錄元遺山集有通眞子秦公道行碑銘卽志安也續文獻通考元至元六年處玄贈長生輔化明德眞人

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處一　盌海東牟人母夢丹霞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撫首與言又閒空中神自名玄庭宮主歸乃倣服赤腳狂歌市中人或謂病失心或識爲無疾將收斂冠巾妻之不可遂與母偕爲老氏法大定八年年二十七閒王重陽至州願廁弟子列重陽爲制今名從居崑嵛煙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淸號玄靖散人明年辭居查山重陽與馬譚邱郝自文登將歸盌海徑龍泉去查山二百里時炎暑重陽將傘自手飛出未晴墜查山柄得僉陽子三字識其師蹟僉字書所無若特制之以號眞人者後居靈光洞志行確苦嘗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瞤毛豎舌撟然不能下

稱爲鐵脚仙洞居九年制鍊形魄長春頌以詩有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語出遊齊魯間大肆其術度人逐鬼踣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搖峯烹雞降鶴起死噓枯麾訶嗾斥一方千里白叟黃童竭蹶其廬或以爲善幻誣民因召飲可鵬眞人出門戒其徒先鑿池灌水搖而濁之往則持杯盡飲曰吾貧人也未嘗從人丐取今幸見招願丐餘杯以盡君權與之又盡飲歸解衣浴池中有頃池水沸涸以故不死猶鬚髮鬡鬌不能受冠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衛生爲治對曰保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爲雖廣成復生爲陛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繼問飲鴆對曰臣素無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或讒其善幻世宗試而鴆之見不可殺悔怒逐讒者明年求遺山世宗矐之委去其年世宗不豫復來徵眞人對使者曰吾不難斯行誡不及一仰淸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車世宗崩已一日章宗留爲醮資大行冥福其年復還山兼陽富人劉植無子六月爲供致眞人而齎其酒眞人曰取汝某室藏樽來植依求之則其妻密置人無知者飲已留書四四應眞字曰以是嗣汝明年四月十四日純陽降辰植果育子卽求子名眞人曰吾已名之應眞矣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是時呂道安將建祖庭以無勅額不敢集衆眞人奏立觀曠虛祖庭造建始盛以毋玄靖年九十求還山侍厚矐遣之泰

和改元及三年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道士千餘人其年玄靖逝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請居華陽觀庚午醮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閒空中劍楯聲乎北方氣運將回生齒必有橫罹其毒者是年果天兵南牧丙子文登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而逝年七十六有雲光集行世元姚燧王宗師道行碑銘○此碑在陝西盩厔度眞人者盩厔朱象先書大德十一年立文稱玉陽體立一云字玉陽號全益玉元六年贈號續文獻通考處一號玉陽安中召問先生事能前知何也先生曰鏡明能鑑物此自己靈明之妙耳文未載此語

酥醪洞主曰重陽及諸眞俱傳幻化之蹟而姚牧菴所撰玉陽碑尤多或疑此乃方技家非老子之學余考之

列子周穆王篇稱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尹文先生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而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張湛注顧野王讀作翻交四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然則老子非不能幻者玉陽自七歲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說故獨善斯術亦其學所深造處也不宓惟是莊子田子方篇稱列御寇與伯昏無人射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惕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碑稱玉陽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瞤毛豎稱爲纖腳仙與伯昏無人奚異此亦其通死生之說合於古之至人者也然此皆神仙狡獪之事觀老子之幻化傳之尹文尹文傳之老成子而俱不著其術重陽與玉陽諸眞當時以此爲扶世立教之資故略著神異至長春獨不肯爲其用意深遠矣

郝師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爲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昌邑令師初名昇少孤事母孝稟賦頴異有出塵之資研精於易因通陰陽律歷之術性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爲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王重陽遊寧海見師言動不凡至肆背坐感化之師即閉肆及於館所而請教焉重陽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以有老母未即入道明年母捐館乃棄家禮重陽於煙霞洞求爲弟子重陽賜名璘號恬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未幾師辭去與玉陽居查山十一年間重陽上仙遂西遊以訪之十

二年葬重陽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眞激之曰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號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翱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沃州石橋下臧口不言河溢身不少移水亦不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如是者六年昌邑君之季女與壻郭長倩過沃州亦師在橋下駐車慰問贈之衣物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長倩夫婦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師過澠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秘義自爾爲人言未來事不爽毫髮至鎭陽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明昌初還盩厔一日欲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卽與師曰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疾揮不終朝成三十三圖皆昔賢所未發

者咸平王賢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其他靈異如天長預告侯子眞之火恩州夜入王鎭國之夢不可殫紀春秋七十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之先天觀前此三年勅其徒預營塚壙告以歸期及是果然所著有三教人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號太古集凡十五卷至元六年詔贈廣宣通玄太古眞人元徐琰郝經撰。此碑見甘水仙源錄續文獻通考云廣宣宗師道行碑。坐趙州橋下兒童戲累石爲塔於其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溢不動亦不傷卽坐狀州石橋下事趙蓋狀之訛

酥醪洞主曰太古所作易三十三圖卽名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今載道藏輯要中其中有白雪玉爐圖黃芽

金鼎圖末復附以金丹詩三十首蓋與魏伯陽張伯端相出入據馮鑒所爲序亦云師至欒城南遇神人授以大易因忽開悟則太古易學實不出於重陽乃其自序則謂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眞水眞火姹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轉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大抵動靜兩忘性圓命固契乎自然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之學至其所論述學問文詞比諸眞爲獨優然當時重陽弟子首推邱譚劉馬而太古僅列七眞者豈以其流派稍別歟要其所學蓋南北二宗合併爲一之濫觴矣

孫仙姑不二號清淨散人盩厔縣忠顯幼女母夢鶴入懷而娠生而聰慧柔淑父以配馬丹陽生三子丹陽既棄家從道重陽祖師畫骷髏勸化之又畫天堂一軸示之姑棄三子詣金蓮堂祈度重陽贈以詩改今名遂授以道要時洛陽有風仙姑所居列上下二洞姑往依之居下洞六年

大定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忽沐浴更衣問弟子天氣亭午召遂援筆書卜算子趺坐而化元至元六年詔贈清淨淵眞順德眞人

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始在皇統自關西來寓東周不顯姓氏與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言語載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蓬頭以穢污身而遠世塵晝則徉狂於塵市夜則棲泊於荒祠不起愛憎不言是非無爲淡薄一任自然蓋內修仙道外隱仙跡而能信口放言以暢厥旨此卽孫仙姑所往依者

附錄明白雲霽道藏目錄所載重陽及諸眞著述

重陽全眞集十三卷終南山重陽子王嚞譔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戊申金海州學正范懌序云長生劉公命曹瑱等以眞人文集分爲九卷印行目錄作十三卷疑後人所分

重陽分梨十化二卷此集重陽眞人居丹陽馬自然家馬結菴以師事之眞人欲丹陽夫婦速行修持棄家緣離鄉井爲雲水遊其初夫婦未遽從也眞人誓鏁菴百日自孟冬初吉賜混梨令丹陽食之每十日索一梨分送於夫婦自兩塊至五十塊每五日又賜芋栗各六枚復重重入夢以天堂地獄十犯大戒罪警動之其分送則作詩詞或歌頌隱其微旨丹陽悉皆酬和達陰陽奇偶之數明禍福生死之機由是屏俗累改衣冠焚誓狀夫婦信嚮而師焉集中皆立談妙理哀得三百餘篇名之曰分梨十化（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癸卯寓海州東牟鄉貢進士馬大辨序云重陽眞人平昔著述已有全眞前後集其遊吾鄉所著皆立談妙理哀得三百餘篇分爲三帙上曰下手遲中曰分梨十化下曰好離鄉丹陽門人靈眞子朱抱一攜是集訪余因留其分梨十化一帙目錄作二卷疑後人所分）

重陽教化集三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癸卯寓海州東牟鄉貢進士梁棟及范懌等序據諸序語亦朱抱一刋行本名教化下手遲內皆重陽丹陽唱和詩詞其好離鄉一集當已佚）

重陽立教十五論一卷第一論住菴二論雲遊三論學書四論合藥五論蓋造六論道伴七論打坐八論降心九論煉性十論五炁十一論性命十二論聖道十三論超三界十四論養身之法十五論離凡世（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

重陽金關玉鑰訣言修眞漸次（按元史藝文志補作一卷）

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論修養丹訣（按元史藝文志補作一卷今陝西盩厔有全眞開教秘語碑當卽此書拓本未見）

漸悟集二卷崑嵛山馬丹陽譔內詩詞歌曲（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內皆丹陽所作詞曲無討）

丹陽神光燦一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乙未鈐溪野叟窗師常庁內皆丹陽所作詞曲）

丹陽眞人語錄一卷（按輯要不分卷下題靈隱子王顧中集首云大定癸卯拜師於牟平願中蓋丹陽弟子）

洞元金玉集十卷崑嵛無爲清淨丹陽馬眞人述（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中皆丹陽所作詩詞考元世祖至元六年詔馬鈺褒封爲丹陽抱一無爲眞人孫不二褒封爲清淨淵眞順德眞人此云無爲清淨丹陽馬眞人不詳其所本）

馬自然金丹口訣與玉鑰訣三篇同卷論性命至理（按元史藝文志補作馬鈺金丹口訣一卷）

譚先生水雲集三卷崑嵛山長眞子譚處端譔內詩詞頌（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辛丑濟州全眞庵主王瑤輝等印行門人徐守道等屬爲序末有二跋不著姓名云丙午濟郡大水漂沒其板長生劉公重刊於東萊節兵革路鈐高友復鏤板印行於山陽）

仙繫集五卷 神仙無爲應緣長生子劉處立譔內詩詞歌頌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卷前有天道罪福論據秦志安撰碑所著又有太虛同塵盤陽安閑修眞等集今已佚

長生眞人王貞語錄一卷 按輯要不分卷前有泰和壬戌濩澤端城雙溪虛白道人韓土倩問庚內設爲問答凡八十一問答語末皆引道德經

黃帝靈符經註一卷 劉處立長生子註 按四庫存目有此書云其說參以佛經前有明昌丰亥范樗序

黃庭內景玉經註一卷 神仙劉長生註 按元史藝文志補安撰碑又有道德經註今已佚 末載此書據秦志無序跋

雲光集一卷 聖水王陽王處一譔內詩詞歌頌 按輯要不分卷前後

道一 罡

西嶽華山誌一卷 蓮峯逸士王處一編 按四庫存目有此書云前有大定癸卯泥陽劉大用序其書皆載華山神仙故事蓋道藏之餘文

太古集三卷 廣宣子郝大通譔內詩詞歌賦序文 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前翰林學士馮璧渾水劉郁敕范圓曦等序又大定戊戌太古自序首載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及易圖未附金丹詩與目錄所稱內詩詞歌賦序文不同據范序太古集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係內一卷目錄係太古集然祇三卷所佚蓋十二卷矣范序又云平居制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今並佚○又按道藏輯要有孫清淨無之而道藏目錄諸眞皆有著述惟孫清淨秘書三卷法語係詩十餘首卜算子一詞不載其中其女功內丹詩云不乘白鶴不騎碧騾干小春天氣暖風除日照入書壇尋一笑降眞香繞江南處士家覺得屬梅先逆蕊素心人對素心花揩詞頗洒脫清淨足跡未至江南疑此爲僞託或扶鸞詩邱長春著述詳後

羅浮酥醪觀主陳教友著

道二 一

邱長春事蹟兼紀上

酥醪洞主曰予讀密國公璹碑稱傳重陽之學者七賢而四子爲最世所謂邱劉譚馬也璹碑作於金正大二年時長春尚在七眞年譜重陽於金大定十年化碑云後先生五十六年故知爲正大二年西遊記是歲長春返蒸住天長觀四子之中世固推長春爲首矣弁州山人續稿云道家之有重陽猶釋門之有達磨其前皆教典而後乃爲宗門長春於道稍平實豈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耶考尹志平北遊語錄言四師眞成道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眞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至十八九年以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方與之長春於未冠前一年即與諸眞同禮重陽以此觀之學道最早而成道最遲然北遊語錄又云長春師父嘗言我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遲又云嘗記有人勸長春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師父不顧至於再三勸者益甚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箇實字未肯一旦棄去又云陳秀玉嘗謂人曰吾所以心服邱長春者以其實而已嘗與論教有云道釋雜用權惟儒家不用非深明理者不能有此語觀此是長春之成道遲者非魯也蓋由悟虛幻而臻平實也尹志平謂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厥有旨

哉夫重陽之教名曰全眞眞者誠也長春特謙言之謂學得一箇實字耳且其言曰道釋皆用權惟儒家不用然則重陽及諸眞略示神異之蹟者權也若長春則不肯用權而獨全乎眞者也道德經云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王弼注樸眞也長春之學以實爲歸斯老氏之正傳而重陽之的裔矣

邱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眞學於寧海之崐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眞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奇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翼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絶糧沙漠自崐崘踰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東岸亦崩處

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元史本傳

酥醪洞主曰北游語錄稱丹陽師父以無爲主教古道也至長春師父則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今觀元史信然其於無爲自化之旨不相歧異乎曰此正老子之學也道德經云動善時丹陽學道於金世宗大定八年其化在二十三年世宗賢主又與宋通好息兵史稱其時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丹陽之無爲也時爲之也若長春晚年當蒙古崛興之初史稱元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而生又金哀宗言蒙古滅國四十

以及於夏夏亡以及於我又宋孟珙蒙韃備錄謂韃人攻城無不破破則不問妍醜老幼貧富逆順皆詆之略不少恕此其時爲何如時乎長春愍物詩云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爲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掩遞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安得大千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其二云嗚呼天地廣開闢化生衆生千萬億暴惡相侵不暫停循環受苦知何極皇天后土皆有神見死不救知何因下土悲心邦無福徒勞日夜含酸辛又陽九百六詩云劫運天灾不可當高眞上聖救無方直須受盡豐年孽再得昇平入道場並見

其悲憫之懷隨處流露長春之有爲也亦時爲之也不特此也道德經於佳兵者不祥之器反覆申喻累百餘言而終之曰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曰慈故能勇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長春之止殺救人長春之慈長春之勇長春之以道佐人主也道德經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又曰爲無爲事無事長春存無爲而行有爲以合隨時之義其於老子之學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元李志常長春西遊記略節

父師眞人長春子戊寅歲之前在登州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

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仲祿曰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八月抵京城行次濰州得尹公冬十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選門弟子十有九人與之俱行二月二十二日至遽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颺澤門入行省石抹公館師于玉虛觀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剌馳奏師亦遣人奉表四月宣使。劉公從師北行五月至德興今保安州龍陽觀度夏八月初應宣德州今宣化府元帥移剌公。請遂居朝元觀尋阿里鮮至自斡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曷剌進表方廻有詔勅眞人邱師又勅劉仲祿云無使眞人饑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原註皇帝舊兀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二月八日啟行宿翠屏口在萬全縣北三里西明日北度野狐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北過撫州在萬全縣北邊牆外十五日東北過

益里泊今名伊克勒泊盡邱堦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行五日出明昌界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陁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絶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陁至魚兒濼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氷未泮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陁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氷始泮草微萌矣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

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即今喀魯倫河元史作怯綠憐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薩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原註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接魚兒濼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

衆亦皆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女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干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渡淺河此今土拉河源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氷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氷霜已三降河水有澌泠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腹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泠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迴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此即和林今在土謝圖汗境內宣使先往奏稟皇后奉

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没軸絶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漿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可易麪八十斤蓋麪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朶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跡又行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于水之陽韮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昜剌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

營宿拂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軫初來燕子城原註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原註卽陸局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原註卽北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　不能隱地颸風坐原註道法有颸風隱郤使彌地攀斗藏天之術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剌喝孫也八剌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缺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願親從行且曰前有

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所宜被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棲曰棲霞八月八日攜門人靜虛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裁我膆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貪以佳饌餌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遡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今名阿爾泰山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輸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此河今名烏龍古河從官連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渡河

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峘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旁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陁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陁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幾千里及回紇城近濟木薩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還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唯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卽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

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棄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間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過郊者再問之皆曰然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鹽思馬大城今濟木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

園之上閱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輪臺在迪化川東七十里迭屑頭日來迎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元史作昌八里城今昌吉城　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卒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洎其夫人勸酒

太子屭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刋木爲四十八橋今有四十二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故城在今塔勒奇城北五里　鋪連滿國王暨蒙古答剌忽只領諸大部人來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載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挑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

與二太子脩道架橋徹溪水原註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擾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東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加神功我來時當犛河水勢深濶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

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遞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迺禮師于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以上是使者語以下另叙行程明日遇大雪至同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卽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今察林河畔至南山下卽大石林牙。原註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此西遼故都。遼史所云虎思斡耳朵也劉郁西使記似在河東此則河西矣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創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星斗相聯又度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元明史皆作賽藍有小塔同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五日趙九古示疾而逝師命門弟子葬于郭東原上卽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同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闡沒輦元史作忽章河今名納林河由浮橋渡泊于西岸河橋官獻魚于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

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同紇頭目遠迎飯于城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同紇臾驢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此卽納林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今霍罕城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同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士寔壞之

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遶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餘萬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益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此則城在河南師乃住宮歎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麪鹽油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釀

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北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原註以氈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剌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歷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曰月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卽見其食既在旁

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迺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剌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絶無種養吾食須米麪蔬菜可迺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采其實食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泊諸官載葡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

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原註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花木雖茂并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眞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未能過但寂無鳥聲耳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眞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迴亟欲聞道無倦迎我勅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

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以師至次第奏訖上說留數日方廻師遂留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啟行四日過碣石城唐史國明史作喝石城今名霍什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今亦名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山前松流南行軍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卽阿母沒輦也今亦名阿母河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盧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莖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蜴蜥皆長三尺許色青

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剌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卽入見上勞之曰佗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眞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于御幄之東而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原註譯語謂天人也自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矣呼奏以山野對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唯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鎭海曰眞人當何號鎭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曰眞人曰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勉促車駕廬于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

日問道外使田鎭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廻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驩以涉驩遂溺死水邊尙多橫屍此地葢關口此鐵門東路新爲兵所破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牛羊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諸官迎師入館卽重午也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輒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原註卽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原註陸居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原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原註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至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館卽重午也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輒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原註卽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原註陸居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原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原註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至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館卽重午也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輒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原註卽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原註陸居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原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原註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至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館卽重午也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輒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原註卽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原註陸居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原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原註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至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

據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鹿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剌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麻斯布屬六尺許盤于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五六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繫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氎縫如壯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鑌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多慧悟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

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封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于危舍上挑出大木如飛簷長濶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麻斯長三丈三尺骨以竹七月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月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遇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此西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氷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湯則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險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圍八剌山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圍八剌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届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

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沂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閉大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乂手而已既見賜潼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遍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遣近侍合住傳旨曰眞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廻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菜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此即阿母河回時用橋耳師奏

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燈燭煒煌唯聞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于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預聞道話于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卽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淸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勅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

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旣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靑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脈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饑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卽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東過霍闡沒聲原註大河也　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常聞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

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紀以同名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眞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斯千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卽納林河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週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

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云三歲今上所諮詢數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卽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旁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也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答剌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卻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更稍待數日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

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常見官司催督差發上
謂曰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仍勝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
寶因命阿里鮮（原註河西也）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剌八海副之
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剌汗以下皆攜葡萄酒珍果
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
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
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
終爲棄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
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于吹沒耳之南岸（即吹河來
穆德圖油之北）又十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在阿里馬城東）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

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
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西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
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
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
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
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雪雨多于
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德所致也居人常歲
疏河灌田圃至八月禾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
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
其下堅氷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
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旁有風塚其上土白堊多粉裂

其上二三月中卽風起南山嵓穴中先鳴蓋先驅也風自
塚閧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
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礫三
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絶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
漲知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没居民
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
牧麻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
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此地間有沙陀
出肉蓯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採入山
陰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
教唯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
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
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
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朱德方孟志
温何志堅潘德沖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
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
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
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
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
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
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
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行又

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俾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今綏遠城南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里至豐州今托克托城東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今石玉縣邊牆外近役虎口水名烏爾木倫河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于所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今大同縣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京以步輦迎歸于第樓居二十餘日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

不得猶愈于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宣德元帥移剌公遣專使馳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今洋河御歷白登今陽高縣天成今興縣懷安故城在今懷安縣東渡潰河今洋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十一月元帥貴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驟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甲申之春二月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于南口神游觀明旦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其行程甚確惟記中人名及他事未爲註出茲詳考諸書別註於後江南大帥李公彭公南江考之闕或誤

乃滿國兀里朵此卽西遼大石林牙思斡耳朵時已爲乃滿所篡詳下文大石林牙註

行省石抹公傳丙子明安以疾卒於燕城長子咸得不襲職爲燕京行省丙子爲元太祖十年始詔聘長春故知此爲咸得不元史耶律楚材傳作咸得卜考元文類宋子貞耶律公神道碑作咸得不與石抹明安傳合咸得不與耶律楚材不協並見元史及神道碑以此文考之闕或誤

昌刺

元史有昌刺傳蓋別一人非此昌刺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詩註云昔我太祖問罪西域辛巳宋主嵓宗遣國信使苟夢玉通好乞和太祖許之敕宣差窩哈護送還國昌刺與窩哈音近疑卽其人譯字各異也辛巳爲元

太祖十六年以此記考之已前後五年易剌俱往來西域燕京　宣使蒙韃備錄彼奉使回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皆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恐來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此文稱宣使或稱宣差即此　宣德州元帥移剌公　宣使日宣德自皇帝或

史復改耶律如耶律楚材之父履金史作移剌履蒙韃備錄亦云燕京見有移剌晉卿者契丹人湛然居士集序亦稱曰我當先出與諸妃破途諸妃信之乃與愛妾及所親暮中都妃嬪聞抹撚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自殺是日

白稱移剌楚材是元初尚未改耶律也元史耶律阿海傳闍別略地漢南阿海爲先鋒癸酉拔宣德德興甲戌金人走汴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滿華尋斯干等城子忙古台太祖時爲左副元帥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招安水泊等處阿海從太祖征西域時不在宣德故知此幹辰大移剌公爲忙古台稱移剌者時尚未改爲耶律也幹辰大王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五子四纖木哥幹赤斤所謂皇太弟幹嚕那顏者也輟耕錄纖木哥幹赤國王即幹眞那顏幹嚕幹眞幹眞幹辰皆對音字亦幹赤斤三字急讀之而成耶顏元史語解作諾延云官長之稱元秘史兔兒年太祖紀作乃蠻郭寶玉傳則作乃滿爲太祖舍殺者其事在甲子年三太子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尤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次四拖雷此三太子即太宗名嵩濶台皇元聖武親征錢已卯秋上征西域庚辰秋進兵所過城邑諸國也此記謂之回紇時幹辰居守故駐陸局　宣撫王公巨川名機元史有傳　皇帝舊兀里多此兀里多

去嶺北三千里當在和林下文亦作兀里朵云舊者以別於前文乃滿國兀里朵也　大沙陀即大沙漠雙溪醉隱集詩註今華夏呼沙漠爲沙陀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此西遼大石林牙出走初至之地金史粘割韓奴傳云天會二年遼詳穩陡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置南北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即其事蹟年金乃減遼尋思干城此大石林牙西徙所極之地即下文邪米思干城詳註　窩里朵元史后妃表太祖諸后所居有大斡耳朵第二第三第四斡耳朵即窩里朵之對音元都和林時蓋以行宮名其地也斡耳朵元史語解作鄂爾多云宮衛名今河套鄂爾多斯諸旗共得名亦由此　皇后元史后妃表太祖皇后共二十四人此宣使所奏稟蓋居大斡耳朵者　漢夏公主蒙韃備錄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鸞拽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四俗曰必姬夫人會嫁金國七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三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此文云漢夏公主漢謂金國當即指二公主嫁金國亡臣白四部者夏當西夏其嫁西夏者未詳　田鎮海元許有壬有丞相怯烈公神道碑丞相名鎮海系出怯烈氏或曰木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或曰實怯烈族時同名者三四主屯田故加田別之征太陽國曲出國

汪國魯國爲闍里必總管官承命闢兀城之因公名其地曰鎮海又曰稱海傳爲闍里必屯田於阿魯歡闍里必官名阿魯歡即章鈦兀里羊歡亦即此文之阿不罕今烏里雅蘇台地

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所鈦

當係宗字謂金章宗二妃明焉琦宋史紀事本末嘉定八年金中都被蒙古圍久五月一日完顏承暉仰藥死是日暮中都妃嬪聞抹撚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曰我當先出與諸妃破途諸妃信之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考金主珣南遷時與六宮敗行所沒則章宗妃嬪也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疑亦章宗妃尹志平葆光集有袁夫人住燕京十年後出家回都作詞贈之即其人詳此記時蓋同沒於蒙古遷之阿不罕山長春曾被世宗召見故諸人號泣相迎有稔聞道德高風之語

乃滿國王乃滿元史太祖紀作乃蠻郭寶玉傳則作乃滿與此文合乃滿國王即太祖紀之乃蠻太陽罕爲太祖舍殺者其事在甲子年三太子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尤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次四拖雷此三太子即太宗名嵩濶台皇元聖武親征錢已卯秋上征西域庚辰秋進兵所過城邑諸國皆克至斡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鋪牛驛騎蒙韃備錄宣差見馬則換太子攻守尋克之　鋪牛驛騎易并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此文云鋪牛驛騎蓋兼用牛馬也　白骨甸地雙溪醉隱集詩註白骨甸在唐

燭龍軍地有西僧智冷者詼通漢字云古老相傳漢時有此名考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燭龍軍其地蓋與北庭相近銀霞雙溪醉隱集詩註銀山磧在北庭都護府境土人謂之若迷邪此文所稱陰山銀霞即其地　和州耶律楚材西遊錄金山南有阿鵲城名別石把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別石把即輪臺之和州蓋在其東　鬱思馬以此訛考鬱思馬大城元歐陽玄高昌傑氏家傳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　國朝徐松新疆賦註云別失八里西遊記謂之鬱思馬城僧皆赭衣則釋迦文教其緇衣接此當即今之紅教喇嘛其黃教喇嘛始於宗喀巴當明永樂間時尚未興也　北庭端府即北庭都護府新疆賦註濟木薩城即北里許有唐李德裕所築北庭都護府故址　西涼元史地理志甘肅省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時太祖未滅夏蓋指宋郡而言其地今爲武威縣治　輪臺唐縣隸北庭都護府一統志在哈喇沙爾古爾唐輪臺縣古

衛城西南六百八十里以此訓行程核之似誤考耶律楚材西遊錄云別石把城唐瀚海軍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別石把卽籠思馬去輪臺只二百里　達屑　新疆賦註迭屑李註此記云迪化州東其說當確至元辨僞錄云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逆失蠻叫空謝天賜與　國朝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答失蠻回回之修行者此迭屑畏兀兒也太祖四年己巳來觀其王名巴而虎阿而亦當回回種族畏兀兒亦作畏午兒元史作畏吾兒太祖紀十八年癸未太祖居阿里馬城者答剌忽只赤譯者異文元史太祖紀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據此文則癸未前已設置

式的斤有傳又見元文類二十三太子上三太子註鋪速滿國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　王記作沒速魯蠻按蠻音如滿故乃滿亦作乃蠻鋪速滿西遊錄云尋思干乃謀速魯蠻部落吾古孫仲端北使部之王降附太祖居阿里馬城者答剌忽只赤譯者異文元史太祖紀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據此文則癸前已設置

魯花赤監治之據此文則癸未前已設置　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西遊錄云出陰山有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名此所云果當指林檎

里馬西遊錄云出陰山有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名此所云果當指林檎種羊毛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湛然居士河中府詩無衣壠種羊余嘗閱唐會要有壠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劉郁西使記云壠種羊出西海羊臍種土中就以水閒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隨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此種羊卽壠種羊也北使記作殖羊　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　元史郭寶玉傳辛巳可弗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撙思干闔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亦度此文言在辛巳七月與郭寶玉追至印度也西遊錄云印度西北有可弗义國其國晝長夜短羊臍熟日已復出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义去印度亦等然則算端當時蓋不還走可弗义而東南奔印度歟太祖紀此事未詳　大石林牙至算端亦亡　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代孫登進士第擢翰林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天祚播越大石自立爲王西至尋思干西域諸國兵來拒戰敗之又西至起兒漫百官冊立爲帝以甲辰二月卽位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在位二十年后塔不煙稱制在位七年庚午相賀　朝鮮國

訛答剌非對音字西遊錄云虎思窩魯朵卽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剌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盞城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訛打剌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城都蒲華苦盞訛打剌城訛打剌城蔡馬有訛答剌卽訛答剌係算端所據則算端所都城卽訛答剌城也遼史地理志集說引湛然居士集河中府詩註云西遼之都訛答剌非西遼地遼山集既云車駕征契丹餘族則克虎思斡耳朵卽不應無文李說疑誤

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　朝鮮國

大昕潛研堂集跋此記云回回有太陽年有太陰年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此記有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之語回回術有閏日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考庶齋老學叢談引湛然居士集河中府詩註云西人不計閏卽回回術也今泰西人陽歷無閏日之薛述思干大城此卽元史太祖紀之薛迷思干城又名撙思干城或作尋斯干城俗呼訛爲米思干大城　邪米思干

日訛爲年蓋源於此　邪米思干大城

城劉郁西使記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兒山間土平民夥溝渠映帶蓋契丹故居也三月一日過賽藍城八日過撙思干城與此記由大石林牙故都西行過塞藍城乃至邪米思干城合賽藍卽塞藍是撙思干卽邪米思干也湛然

居士集詩註壽思干城西邊月爲河中府又云壽思干有西域梭里檀故居與此記邪米思干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城中有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合是壽斯干亦即邪米思干也惟太祖紀云庚辰春帝克蒲華城五月克壽斯干城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幸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二文錯出此記前云壽思干等城下之壽斯干薛迷思干後云邪米思干亦然故考史者有二城之疑今考遼史天祚紀大石自壽思干西至起兒漫然後東還馬行二十日得虎思斡耳朵其還時必經壽思干此記自大石林牙故都西行至邪米思干計一月然中有敖延劉郁行程則祇十五日以此核之天祚紀所云二十日或起兒漫至壽思干五日也此記云乃還失國依大石則虎思斡耳朵算端今西徙其地則邪米思干時虎思斡耳朵猶未失於算端今以太祖紀核之其進兵之路係先攻虎思斡耳朵故劉郁緣於己卯五月在兀里朵得旨時未遽克而算端強盛遼進兵攻之云庚辰春夏間克蒲華壽思干二城者西遊錄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城邑稍多據此則蒲華壽思干考皆城十數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壽思干西遊錄等書以壽斯干名其大城不復分析者猶今人稱有附庸城疑庚辰所克乃蒲華壽思干之附庸非大城及幹脫羅兒既下以全軍進攻幸巳春乃克其卜哈兒薛迷思干二大城卜哈蒲華對音字兒爲尾聲察罕傳作孛哈兒之異譯本紀先言蒲華壽思干後言卜哈兒亦卜哈兒薛迷思干者蓋一指該地一指該城故爾不同考遼史部族表已有壽思干之名則壽思干係統該地部族而言非城名此記前稱壽思干後稱邪米思干亦以此若西使記西遊錄等書以壽斯干名其大城不復分析者猶今人稱廣州城廣州係全府地而其府城亦可稱廣州城也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疑薛迷思干壽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蒲華之西有大河西人於海其西有五里建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北使記沒速魯蠻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噉又云回紇國地則梭里檀甚強非先剪其枝葉不能拔其本根太祖用兵如神當時進攻必應出此元史雖多訛謬然太祖紀所云自有根據或非重出也　太師移剌國公移剌即耶律見前註錢大昕跋此記謂太師移剌國公即阿海考記文此太師自邪米思干送長春十里即卻迴末至行在其同入帳與太祖談道者記別名之曰太師阿海係屬兩人據元史耶律楚材傳及宋子貞神道碑當時楚材實從征西域湛然居士集有過金山和人韻以西溪踈子水此重雄通直尺寂行常惶上象丈窮同功月雪鐵爲韻即和長春金山東陲陰山西一詩又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以程明情平爲韻即和長春大石東還二程一詩其第七首云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復歎行程既蒙俯蓋心相許得遇知音眼便明金玉滿堂遠素志

南時蓋攻塔里寒寨矣大雪山即塔里寒寨詳下註　杷欖西遊錄謂壽思干東有芭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即此杷欖也　萬戶播魯只此木華黎子孛魯也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位封南平王孛魯年二十七入朝行在所時太祖征西域夏主薦異圖詔孛魯討之孛魯與撾魯對音其時在西域行在故敕護長春歲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元初萬戶爲軍官要職太祖時惟木華黎傳爾朮爲左右萬戶春在壬午三月時木華黎尚在播魯只據此記播魯只當未襲萬戶至癸未乃得襲李志常以其要職故據後言之　大臣喝剌播得元史也先不花傳祖昔剌斡忽勒兄弟四人季曰哈剌阿忽剌皆率部屬歸太祖居上列喝剌播得與哈剌阿忽剌音近即其人榕園叢書本脫播得二字據道藏補　騰吃利蒙古孔元史語解騰格哩天也與騰吃利對音此記下註云譯謂天人騰吃利謂天蒙古孔舊奚呼奏舊奚呼三字未詳榕園叢書本騰作勝誤　耕錄載長春庚辰三月進陳情表末云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或即指此奏也從車駕盧于雪山避暑太祖紀壬午夏避暑塔里寒寨即其地秘史稱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斡兒桓山

嶺處過夏豁兒極卽塔里寒之異譯阿勒壞卽梭里檀也北使記云山日塔必斯孛者方五六十里蔥翠如屏檜木成林山足出泉塔必斯孛亦卽塔里寒　有報回紇王午夏西域主扎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扎闌丁遁去卽其事

太師府提控李公湛然居士集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云提控李德者完葺其塔當卽其人

鈆石　鈆託俟切格古要異　鈆產波斯

論眞鈆產波斯

同班里城太祖紀辛巳秋帝攻班勒紇等城下之卽此班里城也西游錄作班城云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犖城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訛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接長春初見太祖自邪米思干過碣石城鐵門濟阿母河至大雪山卽避暑之地思干卽今薩馬耳干也再見太祖自邪米思干過碣石城由鐵門西南籠濟阿母河經圍八剌寨又過班里城至行宮其地蓋非塔里寒寨也此再見太祖自邪米思干過碣石城由鐵門西南籠濟阿母河經圍八剌寨又過班里城至行宮其地蓋非塔里寒寨矣親征錄云壬午夏避暑塔里寒寨時蔑里可汗與札闌丁合就戰我不利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衆札闌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衆札闌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辛自速河秘史作申河卽印度之新頭河長春再見太祖在壬午中秋後當是太祖既破札闌丁回軍於道上謂之證以西游錄其地去印度不遠故下文云車駕北回又云渡航橋而北皆自印度回軍也此與辛巳追算端至印度非一事札闌丁乃算端餘孽復起相抗者然其時未死禍根猶存而太祖閫長春止殺之言卽旋師回邪米思干不復顧慮蓋其感悟深矣　太師阿海元史耶律阿海傳左衛闕別略地漢南阿海奏曰好生乃聖人癸酉拔宣德德興遂分兵略燕南阿海奏曰好生乃聖人之大德也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甲戌金人走汴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此文云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蓋長春將以止殺之說進也闕

利必里必卽元秘史之撒兒必也　帝問以震雷事蒙韃備錄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又云韃人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國俗多不孝父母蒙韃備錄韃靼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白者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過父母之喪則髡其面而哭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此云國俗多不孝當指黑韃靼而言　集太子諸王午春皇子拖雷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時蓋隨侍也　少俟三五日太子此太子係拖雷太祖紀壬午春皇子拖雷侍也　少俟三五日太子來　此太子係木赤察合台窩闊台之兵來會時尚未至魯鬱川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之兵來會時尚未至故云少俟其來　吉息利答剌汗元史哈剌汗傳會祖敗昔禿大侯其來　吉息利答剌汗　祖賜號答剌汗從平西域諸國敘昔禮與吉息利對吉卽其人輸耕錄答剌罕者譯言一國之長自由之意　蒙古帶喝剌八海宣差阿里附錄云蒙古人從師護持蒙古打喝剌八海蓋官名喝剌八海鮮宣差便宜劉仲祿蒙古打卽蒙古帶喝剌八海此二人　儉儉州在阿不罕山西北千餘里當卽謙州謙儉名近元史地理西北附錄謙州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同統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耕耔此記云土亦收麻麥有漢匠千百人與史所稱謙州合其重言儉儉者元史貫塔剌渾傳云謙謙州古烏孫國也楊瑀山居新語云朔方緣緣北出石鹽今南城緣州營是其子孫也白大都至彼一萬四千里與忙里吉思爲鄰境謙謙緣緣卽儉儉時蓋重言之忙元里吉思亦卽吉利吉思其地當在今唐努山北烏梁海元　斡耳朵此衣谷龍古帶也燒煙廟祠所在　衣谷常哥來降詔守威宣擢爲萬戶　金符生十四年矣考威招討使丙子卒子龍古帶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考威宣屬與和路今察哈爾正黃旗西南地丙子龍古帶年十四至癸未年二十一矣時嗣守威宣故長春至下水出郭坦迎也碑又云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時

故云少俟其來　吉息利答剌汗元史哈剌汗傳會祖敗昔禿大侯其來　吉息利答剌汗　祖賜號答剌汗從平西域諸國敘昔禮與吉息利對吉卽其人輸耕錄答剌罕者譯言一國之長自由之意　蒙古帶喝剌八海此附錄云蒙古人從師護持蒙古打喝剌八海宣差阿里鮮宣差便宜劉仲祿蒙古打卽蒙古帶喝剌八海此二人　儉儉州在阿不罕山西北千餘里當卽謙州謙儉名近元史地理西北附錄謙州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同統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耕耔此記云土亦收麻麥有漢匠千百人與史所稱謙州合其重言儉儉者元史貫塔剌渾傳云謙謙州古烏孫國也楊瑀山居新語云朔方緣緣北出石鹽今南城緣州營是其子孫也白大都至彼一萬四千里與忙里吉思爲鄰境謙謙緣緣卽儉儉時蓋重言之忙元里吉思亦卽吉利吉思其地當在今唐努山北烏梁海元　斡耳朵此衣谷龍古帶也燒煙廟祠所在　衣谷常哥來降詔守威宣擢爲萬戶　金符生十四年矣考威招討使丙子卒子龍古帶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考威宣屬與和路今察哈爾正黃旗西南地丙子龍古帶年十四至癸未年二十一矣時嗣守威宣故長春至下水出郭坦迎也碑又云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時

年二十六蓋至是始離威宣

酥醪洞主曰元宋子貞耶律神道碑稱太祖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角端見上以問公公曰是惡殺之象遂卽日班師元史載之本傳中世壯稱之考太祖紀角端之見在十九年甲申而此記稱長春入對在壬午九月是月隨駕還至邪米思干踰年正月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斯干千餘里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至三月十日辭朝行是太祖聞長春止殺之說於癸未春旋師所以稍遲回者時皇子未至西域未定故太祖紀稱是年夏皇子朮赤等及八剌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遣達魯花赤監治之皇元聖武親征錄亦稱是年

夏上避暑八魯灣川候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
剌那顏軍至遂行則旋師當在秋冬間鐵門在邪米思
干西此記言太祖東行西墾邪米思干千餘里斷無再
整軍而西復至鐵門之理又此記言太師送數十里長
春以同紇新歿勸之回邪米思干安撫則文正亦無西
過鐵門至大雪山行宮之事史載角端見甲申誤也庶
齋老學叢談引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搶
亢問罪西域平詩云辛巳夏聖祖駐蹕鐵門關先祖中
書令奏五月十二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頂有一角
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則吉此天降神
物預言吉徵也柳溪爲文正孫所言兼祀月日必得其

實角端之見蓋在辛巳非甲申太祖紀言辛巳春攻下
薛迷思干城即邪米思干而此記云辛巳七月追算端至印
度郭寶玉傳亦云辛巳是辛巳夏由薛迷思干西過鐵門
進駐大雪山按之諸書亦恰符合柳溪詩云移御營西
域平者以此然是時太祖方進攻各國文正言是神物
吉徵亦以爲平西域之兆耳非謂惡殺之象也宋子貞
附會爲此言云遂即班師非事實以此記考之當時太
祖班師實因長春勸以止殺使然非文正力也或曰長
春止殺之語此記未之載何耶曰此志常之慎也當長
春人對時與坐者止阿海阿里鮮劉仲祿田鎮海四人
而仲祿鎮海必長春請召之乃得入帳長春守老子成

命拾果子撅草根將諸子養活一日太祖釣得一魚爲
別克帖兒奪去太祖與合撒兒告之母母教以和順不
從遂與合撒兒伏山間射別克帖兒別克帖兒說泰亦
赤兀侃尚未報如何視我如眼中毛口中梗不肯相容
我死就死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坐着太祖兄弟
遂自前後射之死母知之怒說你初生時手握黑血塊
生來你如嚙胞衣的狗吞活物的蟒敵自恙兒後跟的
豺很不疑貳擊風駝趕不動兒子就喫的鴛鴦護窠的
物的虎你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蒙古源流
亦載此事後太祖既平汪罕乃蠻聽闊闊出之讒欲去合撒兒母
用白駝駕車至時太祖已縛合撒兒去其冠帶母盛怒

盤坐出兩乳置膝上說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初你小時喫我這一箇乳合赤溫斡惕赤斤兩箇吃不了這一箇乳惟合撒兒將我二乳都喫使我寬快所以你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如今敵已盡絕不用他了太祖慙遂退然陰奪合撒兒百姓止與一千五百母憂悶所以早老云云太祖之不知孝友如是秘史又稱太祖征西域時問拙赤史作斛赤我子內你是最長察阿史作察台說父親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蔑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拙赤母曾爲蔑兒乞部擄去故云又稱拙赤察阿歹斡歌歹史作窩濶台即太宗三人克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太祖怒不許入見云云太祖

諸子之不知孝友又如是實默有言治道以綱常爲本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太祖時彝倫斁矣以此教國國何以治以此型家家何以齊今觀此記乃知長春語之孝行而太祖以訓太子及諸王大臣固有以格其非心變其舊俗也夫長春一老道士耳非有戰勝之能理財之術素結於太祖也以太祖之梟雄躬爲不孝而進以批鱗逆耳之談交淺言深宜其相戾而太祖乃深悅之者蓋其眞誠感格實激發其天良而非但以天威警動之矣且其時拖雷親閱之太宗諸人亦奉諭心銘之厥後太祖崩拖雷監國太宗奔喪至和林卽授之以位當時諸王不聞有閱牆之釁而朝臣亦絕無交搆之謀未始非長春有以啟之也然則長春之有造於蒙古豈惟止殺一端云爾哉　跋長春西遊記稱丁巳石亭記事云潛研堂集

俗足資考證小說西遊演義乃明人作蕭山毛大可以爲出邱處機手眞郢書燕說矣今吾郡舊志吳承恩所著書有西遊記一種承恩字汝忠明嘉靖歲貢官長興縣丞其書椎衍五行頗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使別于眞人之記幾氏之說得此證益明據此則小說西遊記非長春作附記之以告世之讀道書者

近時洪文卿侍郎鈞得西人拉施特等史記元太祖征西域事最詳侍郎用英俄文轉譯出著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其書刻於光緒丁酉酥醪洞主未之見然此註多與闇合其間稍異者如謂斡脫羅兒城卽虎思斡耳朵非訛答剌諱思干薛迷斯干一指該地一指大城非重出破札闌丁追至

申河係壬午與辛巳追算端至印度非一事皆根據元史及當時紀載似較西書爲核至西書所紀太祖西征殺戮之事云攻訛脫剌卽訛答剌守兵三萬死亡殆盡僅餘二卒攻撒格納克屠其城攻過失那斯城中兵衆大半陣沒攻白訥克特既降盡殺其兵攻布哈爾卽卜哈兒城兵二萬突圍遁追及阿母河藏焉康里兵守內堡及破死者凡三萬人攻撒馬爾干卽薛迷思干既納欵下令藏匿兵丁者殺無赦伏誅甚衆內城破康里兵三萬降復誘殺之二十餘裨將皆死攻八米俺既下遇生物悉殺至今其地無人煙巴魯安之敗卽札闌干與臧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之事

海拉脫城叛攻破之殺一百六十萬人軍旋再殺二千人惟十六人以居鄉得免內有一士人紀其事此皆太祖軍所誅夷其尤赤察合台窩濶台拖雷及哲別速不台之軍屠滅尤衆波斯人謂蒙古當日殺戮之慘數百年來休養生息猶未復原然則長春勸以止殺豈惟紓中原之禍其甦西域之遺黎厥功尤偉也閻道人附識

長春道教源流卷三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事蹟彙紀下

元太祖詔書

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幣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益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刳舟刻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生體眞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邱師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

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此詔書見輟耕錄及西遊記附

元太祖敕旨

成吉思皇帝敕眞人邱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雨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庶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斬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

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緣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自不多及此敕旨見輟耕錄及西遊記附錄蓋答長春陳情表者記又云庚辰年曷剌回奉到

石抹公請疏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謹請眞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啟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主上福田若非眞神仙人誰彌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惮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廻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

公名咸得不見前註

王宣撫請疏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眞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跡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摶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眞人父師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歲爲旦暮以八極爲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眞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于海内一旦廻轅南邁可能獨善于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

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于管見冀小駐乎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癸未年八月日此疏見西遊記附錄元史王磐字巨川鳳翔號縣人甲戌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乙亥中都降兼御史大夫丙戌從征西夏癸巳奉命使宋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於南宋人重爲之西遊記又云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於其第師既昇去王公會葬事自爲主盟親牓其堂曰虛順觀曰白雲此文稱長春爲父師概蓋說弟子禮也

元陳時可長春眞人本行碑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於長春宮者六旬將徙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我先師眞人既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示來世余再讓

于耆宿且以晚塗思洞不足以發明老仙爲解弗從也乃命其法弟立通大師李君浩然狀老仙之行謁文於余曰父師長春子姓邱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於崑嵛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頒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眞譚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世謂之邱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師厭世十有二年師洎丹陽公護仙骨歸終南葬於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簑雖簞瓢不置也人謂之簑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磻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成遠方學者咸依之

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徵赴京師官建庵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眷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爲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遙禮師禁中遺道經一藏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友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

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淄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啟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週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勅書促師西行稱之曰師曰眞人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皇帝於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對他日又數論仁孝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膻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里得驛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蠲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屨滿矣所

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方道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眞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卽有宣諭語嘗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繼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爲觀兵革而來天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邇自獻者三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立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每醮輒鶴見熒惑犯尾宿師禳之卽退舍旱魃爲民虐師祈之則雨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且授使者金虎牌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

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以是報者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語余曰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住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輩請師登堂慰會中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光而歸眞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羣弟子啟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九日醮畢闔仙蛻於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明慈儉凡將

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於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衆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遺者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歿也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及其葬也會者又萬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稾大率以提唱玄要爲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鳴道二集行於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鄙夫文之而後著耶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欲没能不壞百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黃冠上而動人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門益闢求之古人大略與寇天師相似至校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謙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孫授以圖籙眞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召也澹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是推之賢於謙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況道眼之具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跡而出以光揚妙道俾

無墜耳謹系之以銘其辭曰

全眞一派道爲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重陽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磻溪一簑六年簞瓢無有人皆曰賢廬於龍門亦復如是羽服來歸如渴於水子誠眞仙道林之天退然其中氣吞大千世宗問道再見松島俄聽還山煙蘿甘老章廟之世作宮海濱帝妃遺經寶藏一新干戈既舉一炬焦土子率其徒往來雲嶼龍興北庭召以使星逮乎東歸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没今高堂厚葬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兩全偉哉長春

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元爲燕京課稅所官宋子貞耶律文正碑公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劉郁歸潛志載

有陳時可歸潛堂銘一篇西遊記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文云京兆統軍夾谷公以磻溪集考之夾谷名龍虎云駙馬都尉僕散公以金史考之僕散名安貞有傳紀平山東亂事甚詳云建長春等八會西遊記八會曰長春曰平等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

元陳時可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長春大宗師旣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爲觀號曰白雲爲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爻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搆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爲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爻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

除地建址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旣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予別爲之記將以諸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

師反眞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於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智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

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旣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愼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爲達哉若以爲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爲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

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啟玉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旣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閱塵世有室輪囷兮可

遊可懷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鳳驂鸞兮匪鞿匪笘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履所經兮若或見之歌我兮祐我進殽蔬兮侍香火玄門之教兮師能弘國家崇尚兮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兮來者無怠暮禮朝參兮敬之如在此記見甘水仙源錄

酥醪洞主曰陳時可元初儒者也與長春遊最久所爲碑與記其推挹又最至然其言寇謙之崇奉於魏主子至百人與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斂之徒冷德明者復葬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子自大梁鬻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單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子爲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爲因次弟之並著子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

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其於死生之義早了然矣尹清和名堂曰處順用莊子語實深明乎無怛化之理特以薪盡火傳用之爲職志耳又非築室獨居比也時可之言似未深於道術者然觀其紀述當時朝廷崇奉之至道俗思慕之眞至於如是其亦長春道化之入人者深乎

金元好問清眞觀在縣北馬坊全眞諸人爲邱尊師之所建者修武清眞觀記

大定初邱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粳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峰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邱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邱高弟也故聚徒

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堂堂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眞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

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之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若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喈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邱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殺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舊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衝鋒茹毒遲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眞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

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遺山文集○金石萃編載有修武縣眞清觀牒碑碑分兩截上截云尚書禮部據登州樓霞縣第一都太虛觀邱處機狀告同懷州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有道庵一所自來別無名額於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號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塡爲眞清觀者牒奉勅可特賜眞清觀牒至准勅故牒大安元年五月下截載馬俞男馬用同弟馬和出賣地契係賣與全眞門弟子王太和王崇德爲永業修蓋全眞道庵據此則觀名眞清遺山文集作清眞疑其後易名

元姚燧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孛蘭兮奏輔元履道玄逸眞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爲全眞學於寔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劒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仵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己勑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月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竭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

服周非兵不能鬱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己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紜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傃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枯槁非周夫視棄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於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東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

其說而冥會其機鳴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階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喋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蓋閒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凍裒皸瘃盜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勤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俾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

植深仁致吾君於羲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胜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閒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眞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德今請而輒報可

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陛位踰月爲壇壽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禮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處自火經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帝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梶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閒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

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邱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僊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醻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爲陛下祈求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劉平下土既奠南邦西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回六飛之馳翩翩其盤閒繼夕以朝黃昊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

崑嵛載羣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懣厥腎腸爲告
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覺子飭無怠忘
子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又曰
長春而所宿號卽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
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眞子孫衆有一絶一繼就世
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烈我世祖
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
四言煥其庸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
爰詔下臣伐石劇寫臣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
欽崇驟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
奚祉弗屆於皇我元萬禩攸賴牧菴文集○碑文內奈蠻
史作乃蠻卽長春西遊記

之乃滿徐世隆靈應碑今佚元詩選載有袁桷遊長春宮
詩云珠宮倣殊界積構中天臺神清歷倒景青紅隱蓬萊
翠山助其雄衮衮從西來八荒昔雨匊爲此增崔嵬舊邑
環蠖堊清泉覆流杯雲低落日淨莽蒼同飛埃緬裏古仙
伯采芝雪皓毳長春豈酒國殺氣爲之迴天風起高寒玉
珮聲徘徊空餘水中輪歷錄環春雷之人去已久松聲有
餘哀又通賢長春宮詩云蘚駁踏秋日迢遞謁琳宮松子
花飄落溪流板閣通樓臺井下土環瑋德高風草昧艱難
日神仙第一功自註云邱神仙太祖常召至西域論道屢
勸上以不殺又京城雜言六首之七云邱公神仙流學道
以不殺爲本青海東維時儒教師矯矯眞天龍乾坤始開廓魚水欣相
從扣馬諫不殺嘉辭動天容保此一言善元祚垂無窮當
時稱頌其止殺之功如此經厄一事詳後辨證

元許有壬龍德宮記

天水云洞金源告竭天一之眞胚渾朔方混爲慶元流澤
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命皆
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摹弘遠

惟績易疑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易贊元化閩寧海崑嵛
山邱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奈蠻國卽其地徵之公
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絶宋金使幣幡然應詔
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修身治國撫民止
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
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眞大教是爲長春眞人全眞者
恬澹無爲全其本眞其學倡於重陽眞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
眞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眞人王公歲己未長春以汴之重
陽觀寘眞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
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承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

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壬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言道德之意後之緇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不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爲漢文景而後爲治者多宗之所以緇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三千言三教九流儲蓄於胷臆照耀於神識從重陽者無慮千百輩惟邱劉譚馬四公爲秀出然翹翹之譽獨有歸焉戊辰正月十九日生

先其爲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佳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爲一者非牽合也卽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有王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崇極土木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蹐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爲道也既爲師之道不失其傳矣卯劉昌編纂中州名賢文表

酥醪洞主曰觀以前紀述長春之道行此其大端矣然其佚時見於他說余彙而考之亦可以得其學術之根原焉茲錄於後

長春眞人棲霞縣濱都里人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

戊辰正月十九日生　毅耕錄○又云年十九辭親居崑嵛山依道者修眞考密國公璹碑云幼亡父母所謂親當泛指族屬

長春子生而穎悟未弱冠志於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三千言三教九流儲蓄於胷臆照耀於神識從重陽者無慮千百輩惟邱劉譚馬四公爲秀出然翹翹之譽獨有歸焉金移剌霖磻溪集序○序末題泰和丙寅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內觀察使滏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泰和金章宗年號霖蓋當時重臣元詩選癸集據臨潼縣志以霖爲元人蓋誤東州高士長春子未冠一年遇王重陽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深入理窟可知已大定戊申世宗召見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眞之意上嘉歎焉金陳大任磻溪集序○大任未詳序末題泰和戊辰翰林學士知制誥潁川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亦金時顯宦也

長春師父云俺於大定間入見時進詞畢承旨求道俺心許傳道德經谷神一章以萬乘之君懇懇心求道況乃實有德行亦足以傳然必能持戒七日而後可曰不能滅至五日又曰不能復減至三日近侍猶以爲難事遂止尹清和北遊語錄

長春子滿庭芳詞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餘年閒鄉中善士爲葬先考妣不勝感激遂成小詞寄謝云幼稚拋家孤貧樂道縱心物外飄蓬故山墳壠時節罷修崇幸謝鄉豪併力穿新壙起塔重重遺骸并同區玫葬遷入大塋中人從關外至皆言盛德悉報徵躬耳聞言心下感念無窮自憾無由報德彌加志篤涯立功深回向處心道友各各少災兒（磻溪集○密國公璹碑云長春幼士父母詳詞意蓋鄉中道友爲之改葬故作此謝之也）

長春子世宗挽詞序云臣處機以大定戊申五月十八日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十日再召見剖析天人之理頗愜宸衷翌日遣中使賜桃一槃中秋以他事得旨許放還山逮已酉歲春途經陝州遽承哀詔時也風塵隔洞天氣蒼

黃士庶官僚盡皆素服處機雖道修方外身處世閒重念皇恩宜不有感謹綴挽詞一首用表肫誠云哀詔從天降悲風到陝來黃河卷霜雪白日翳塵埃自念長松晚天恩再詔廻金槃賜桃食厚德貧傷哀磻溪集

酥醪洞主曰重陽之學奉老子爲依歸者也而其教人則以孝經稱首孝經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言以孝事君則忠又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本一貫也長春學於重陽觀所作詩詞雖一死生遺萬物而忠孝之性一感觸之油然自生其服習於孝經者深矣

長春眞人在磻溪時常有虎豹夤夜往來是夕出入或生怖懼清旦欲作藩籬復自思惟如此境界有此怖心便欲遮護畢竟生死迴避得麼卻便休去（王楼雲盤山語錄）

長春眞人在山東時行至一觀後有坐圖者其衆修齋次有人覆眞人言園中先生欲與眞人語眞人令齋畢相見去不意閉眞人因出外尋及園所以杖大擊其門數聲園中先生以爲常人怒而應之眞人便回齋畢衆人復請與相見眞人曰已試過也此人人我心向在未可與語遂去（盤山語錄）

長春師父至獻州一縣令從師父左右未嘗輒離一日乘閑問云某潛心在道已靜居十五年人皆謂之清靜然自知其未也師父笑不答既而曰清靜非一有內有外有無

爲有有爲公之所行外也有爲也一男一女世事之常如公之行亦未易得然非眞清靜也無爲自得是謂眞清靜聖賢與之也（尹清和北遊語錄）

長春師父至謙至下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嘗一毫過於實常云無爲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猝不可至長生與俺向多疑心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身又言以孝事君則忠又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本一貫也長春學於重陽觀所作詩詞雖一死生遺萬物而忠孝之性一感觸之油然自生其服習於孝經（北遊語錄）

有人問道於長春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北遊語錄）

壬午四月邱眞人達行在所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眞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爲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輟耕錄

長春邱公應聘南還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衆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既居燕士庶之托跡四方道侶之來歸依者不啻千數宮中爲之嗔咽仲和潘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爲長春別館元商挺大都清逸觀碑

長春師父初入長春宮登寶玄堂見棟宇華麗陳設一新立視良久乃出衆邀之坐不許此無他恐消其福也北遊語錄

邱處機金季自棲霞西入關過益都知事徐君館之邱相其宅曰此福地也徐即施與之遂卜築焉井鹵不堪飲使弟子咀茶投之即成甘泉後建爲太虛宮今府學其地也

眞善知風氣者青州府志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有邱眞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眞人將冀一言以頌其居眞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窗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快快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眞人曰若室完美蔑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輿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元夏顧東閭友聞○輟耕錄以此爲長春自行在歸過宣德富人事蓋傳聞異詞

長春眞人初住北平時大將軍北還知事者偶逢山東世襲千戶夫人被虜緣其家世奉道有年意欲贖令出家以問眞人眞人俛然不可其事議間已北行去訖知事因問詢不可之意眞人曰此人與其主人有三年宿債今既相對正合填還後三年果得贖裳出家邻來詣長春宮參見眞人自以從來奉善邻得此報門衆語之方悟拜謝而去盤山語錄

札八兒火者賽夷人賽夷西域部之族長也因以爲氏火者其官稱也金人遷汴乘輿北歸留札八兒守中都有邱眞人者有道之士也隱居崑崙山中太祖聞其名命札八兒往聘之邱語札八兒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眞人他日偶坐問札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

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邱曰聞命矣後果如所願云元史札八兒火者傳○西遊記云甲申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剳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門人恒爲朕誦經祝壽則嘉又云行省及宣差剳八相公以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爲頒文牓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剳八相公即札八兒火者也史云太祖命往聘長春誤蓋其後爲宣差傳旨與長春者元史類編札八兒火者卒年一百十八歲子孫四世貴盛多賜封誥

酥醪洞主曰觀以上四事長春雖不施幻化手段而實能前知與重陽諸眞同此修性之效也列子仲尼篇稱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曰傳

之者亥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莊子大宗師篇云已外天下而後能外物外物而後能外生外生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所謂朝徹見獨者自知之謂自知即前知也然其所以致此者不外致虛極守靜篤二言莊子天道篇云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

燭須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續文獻通考稱金章宗問王玉陽先生事能前知何也曰鏡明能鑒物此自己靈明之妙耳與莊子水靜則明之說合此其道與儒釋並通釋言戒定慧戒則能定定則生慧也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先必知之故至誠如神誠則明也長春守重陽之學兼通三教而以虛靜爲歸其前知也奚怪焉

乙酉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灾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圖境乎比年以來民苦征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于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于亢壇醮竟之夕宣撫起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耶師曰余有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地此之謂也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賚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雨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眞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

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師曰雨則既降奈久旱未霑足何更能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眞上眞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滂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灾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慇懃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初二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

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

長春西遊記

酥醪洞主曰魏書釋老志稱張陵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至世祖時道士寇謙之修張魯之術守志嵩岳忽遇太上老君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此道家齋醮之所由始也厥後歷代遵行科儀大備考其行事不過爲國祈福消災而已逮宋林靈素借齋醮上章一事肆爲誕妄以誑徽宗卒召北轅之禍於是齋醮遂爲世儒所詬病然金元之時此事不廢金史稱章宗

承安二年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元史稱世宗中統三年敕長春宮設金籙周天醮當時人主且詔行之長春雖清靜自守既爲道士庶之請不能拒也至其爲民請命務竭精誠與宋君之禳熒惑齊景之祠靈山無以異此合於古人祈禱之義矣文選高唐賦醮請神禮太一李善註醮祭也是古祭本有醮名明張萱疑耀云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性惡血食謂之祭蔬果清修謂之醮據此則道家言齋醮不言祭祀以此

姚燧姚文獻神道碑云父喪歸公錄事判官於許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廳外歎曰人獻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抹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牧菴

文集

酥醪洞主曰姚樞元初一代名臣也史稱其脫趙復於德安與偕至燕遂爲北方程朱之學所自始其後從世祖征大理陳賈彬不戮一人之事世祖下襄陽詔伯顏濟江取宋又言宜申止殺之詔禁宋諸濫刑世祖皆嘉納之樞之功亦偉矣哉然其初之免死實由於長春且又就學於長春宮得飫聞勸太祖止殺之言據碑樞依楊惟中於

長春宮在壬辰係蒙古太宗四年去長春之化祖四年　樞之所以告世祖者亦長春有以啟之也陳時可碑言凡將帥來謁長春必方便勸以不殺人當時獲免固不止一樞而樞能本其告誡施之於世祖平宋之時是免於殺禍者不獨北方卽江以南亦賴之也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玉峯老人胡光謙磵溪集序云玉峯老人講經四十年緣深未斷丙午春演羲易於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篇乃磵溪邱公長春舉揚立諦開誘迷朋而作也啟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能知者如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又云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撮山頭三伏暑

都教化作一團氷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并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巷門透略舉二三數讀者當廣知也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萊與王風仙全眞結緣在長安與馬丹陽結緣去秋海州人來與譚仙結緣唯邱公遠處隴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邱仙之道豈爲吾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得與結緣焉時大定丙午五月胡光謙未詳大定丙午爲金世宗二十六年世宗召見長春在戊申係後二年序故云邱公遠處隴上也據七眞年譜丙午長春年三十九是冬下隴門山居終南圖庵

長春子青天歌云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鎭百邪光明不顯邪魔王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宜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眞自然現出家家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鎭華夷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逸巡別轉一般樂也非笙兮也非角三尺雲瑔十二徽歷劫年中混元斲玉韻琅琅絕鄭音輕清徧貫達人心我從一得鬼神輔入地上天超古今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閑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吾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淸音滿洞天磻溪集。此詩原分八首實一首也元詩選誤錄四首非

明白雲藏道藏目錄邱長春青天歌附沁園春丹詞內混然子註釋　國朝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補載邱處機青天歌一卷卽此詩云一卷者兼註釋而言沁園春丹詞呂純陽作詞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鷹峰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簡烏飛當時自獻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淸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元俞琰有沁園春丹詞註見道藏目錄元詩選又云邱眞師所作青天歌楊鐵厓醉後輒喜歌之

酥醪洞主曰混然子註釋青天歌余未之見其附呂純陽沁園春詞內則以此歌爲丹訣也然余考磻溪集諸詩詞皆言修性工夫無一字及內丹此歌當亦相同今試以淺見測之如第一第二兩首所謂青天蓋喻道心所謂浮雲蓋喻情欲卽集中示衆詩莊莊三界闊混混

百邪深一念色心動百骸秋氣傷也第三首所謂月蓋喻眞性卽集中修道詩寸心無我後圓覺照空時也第四首言證道後聲名洋溢時寓魔西故以驚起東方爲言卽集中閒詔起玉陽作只恐虛名動華闕有妨高枕卧青山也第五首言證道後樂趣非常借天樂爲喻卽集中性通詞物外閒中天地寶時復丁當敲擊讚丹陽長眞悟道詩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也第六首言出塵拔俗與天爲徒卽修道詩所云鬼神心莫測天地壽難量第七第八首言忘榮忘辱返於自然亦卽示衆詩所云造化開天扉精神耐歲寒也而集中喜遷鶯煉心一詞與此歌尤足相證詞云要離生滅把舊

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欲千重身心百鍊鍊出寸心如鐵
放教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顛蹶靠猛烈仗虛空一片無
情分別關結除縲紲方遇至人金口傳徼訣頓覺靈風
吹開魔障形似木雕泥揑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
月恁時節鬼難呼唯有神仙提挈觀此則長春青天歌
係脩性悟道後作與重陽丹陽所言並合符節混然子
以爲丹訣失其旨矣○又考尹清和北遊語錄云長春
師父言俺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祖師令俺重作塵勞
不容少息而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戶俺竊聽之正
傳谷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即止其說俺自此
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又云祖師將有歸期於四

師極加鍛鍊一日之工如往者百千日錯行倒施動作
無有是處長春師父默自念曰從師以來不知何者是
道凡所教者皆不干事一日乘閒進問祖師答曰性上
有再無所言後祖師臨昇謂長春曰爾往日嘗有念云
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即是道據
此是重陽所教在乎修性以證道其不能即悟者則以
塵勞教之長春憤悱已極漸有所通故始告之曰性上
有終告之曰不干事處即是道此即莊子道在螻蟻之
義必知道之無所不在然後知道之未始有初如是乃
能性與道爲一也至重陽修養之術據尹清和所言不
過調息一法其法由谷神章悟出當與南宗修命者不

同考南宗之學雖云源自鍾呂實則張紫陽悟眞篇出
而後大明續文獻通考稱紫陽終於元豐中陝西通志
則云元豐五年去重陽之生已三十餘年七眞年譜重陽生於政和二年又稱紫陽著悟眞篇授扶風馬默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則其書亦傳於關中當時重陽不容不知然重陽謝息法由谷神章自悟不云本之悟眞篇也北遊語錄又云長春師父在濰州時吾與趙虛靜先生侍誉授谷神章大義又云遊仙觀主李志韶拜問悟眞篇所疑清和師不答至夜坐謂衆曰張平叔平日積功行甚大故出語極有妙處遂舉所作西江月詞云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輳轂水朝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萬般事畢休

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愼前功命寶不宜輕弄丹是色
身妙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眞宗決了無生妙
用不待他身後老見前蔑佛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爾
後誰能繼踵據此則尹清和傳於長春者係調息法而
其所學乃在究眞性了無生且以輕弄命寶爲戒其論
悟眞篇曰爾後誰能繼踵則亦不敢用其法也世傳南
宗先命而後性北宗先性而後命其傳授不同蓋如此
○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載大丹直指二卷云長春演道
主教眞人邱處機述有五行顚倒龍虎交姤等圖訣考
陳時可碑但云有磻溪鳴道二集又長春門人李眞常
西遊記尹清和王棲雲語錄俱不云有此書長春演道

主教眞人係元世祖至元六年褒封之號書蓋出於至元後去長春之化三十餘年矣此當後人僞託觀前所引清和語錄自見○又考　國朝納蘭成德滹水亭襖識云魏張人元旌陽地元邱長春天元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爲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爲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爲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名爲草仙非所貴也按魏張謂伯陽紫陽此段議論不知出於何書其言長春取藥於日精月華他書亦無可證然謂長春天元魏張人元則長春之學不同於紫陽昔人蓋已言之矣

攝生消息論一卷舊本題元邱處機撰此書皆言四時調

攝之法其眞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處機答元太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爲清淨爲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僞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　四庫提要

酥醪洞主曰道德經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吳澄註生生求以生其生也　蓋閒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也此老子言攝生之大要也然無死之義有三莊子齊物論云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洊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又德充符云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又達生云予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敢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又庚桑楚云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災也此全於己無死是第一義王弼註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眞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卽此意也　莊子山木云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又知北遊云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又列子黃帝篇云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又云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閉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此和於人無死是第二義然全於己無死自然和於人無死第一義却兼有第二義吳澄註以虛靜爲裏柔弱爲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也侗然如嬰兒之無欲畢遊猛獸惡人此不逆雖而彼自馴狎不加害也卽此意也　莊子養生主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又秋水云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此審於人已之間而無死是第三義雖全於已無死地和於人無死理然不兼此第三義則不全莊子達生篇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僂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郭象註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夫

惟審乎人已去就之間而後有以鞭其不及故無死之義必兼第三義而後全老子莊列所言攝生蓋如此然史記稱老子修道而養壽至百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歲則養生之術亦未嘗廢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世或以此爲存神養氣工夫吳澄註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存於中而氣不消耗也列子天瑞篇引此則謂爲黃帝書復釋之曰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其意謂不用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而以毋勞汝形毋搖汝精者固其神氣使之自生自化自消自息以終其天年老子莊列所言養壽又如此然老

食息起居四時調養法又有孫眞人攝生論云十二月保合太和之法又有四氣攝生圖一卷無撰人名氏云一書道藏中不載考道藏目錄有彭祖攝生養性論云四氣調攝衛生圖說意長春或剌取諸書以教門人後遂以爲所自撰歟要之長春之學在乎無死不在乎長生後之覽者毋徒誦以爲神仙家可也

長春師爲文未始起稿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輒自增損故兩存之西遊記○今長春文集不傳

邱處機西遊記各詩清眞平淡多可誦　國朝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元詩選錄長春磻溪集西遊記詩共三十九首又云長春子西遊詩最多奇句如龍陽觀度夏云碧落雲峯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遲望大雪山云南橫玉嶂金沙幕嶺平寒食日春遊云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誰有廣寒天清金首多涉道家語概不入選余謂長春以證道爲事詩自當作道家語且係隨意詞寫不計工拙不足怪

也友人李恢坦西遊記跋乃謂長春詩多衝口而出又在寒山擊壞之下觀緣記之殆亦愛而忘其醜此已甚之詞不足據觀顧立所選蓋亦用力於詩者阮文達稱爲清眞平淡得之

邱處機眞人書宗黃山谷元陶宗儀書史會要○長春所書錄山樑云此碑後題大定戊申皇女宿國公主駙馬都尉唐括元義立石戊申長春年四十一正當召見闕下之時故公主亦重其書遂此

長春書當時蓋甚貴貴也

大崑崙山在登州府寧海州四十里秀拔爲羣山之冠上有太白頂中有煙霞洞元邱處機等師事重陽王眞人於此登州府志○志又云重陽抵崑崙謂山前大姓于氏曰我當修葺此山煙霞洞中盡往登焉于笑曰我世居此不聞有洞乃相與求之果有洞洞口大書煙霞二字人多神異之後爲立祠紀石焉

邱處機煉霞洞記云姑餘之西蒼山之東全道庵者形勢之地也氣象恢弘峯巒巉絕大石長松莫知其數蓋貞祐元年建邱處機得道之

元年東牟彭城先生首叔也至大定六年子自棲霞而來泊八年重陽尋至後因西遊偶歷關中二十餘年重遊此地覩其嶔巖突兀千變萬狀不可名目選其磊落孤高出羣者標以名耳煙霞之東全道庵北東西橫岡曰長松嶺又之東角曰望海臺又之下一大石曰保眞巖又之西一大石曰海潮巖又西南之石勢朝東北者昇仙臺又西南者風雲石又西南者雲陽頂洞之前頂曰連雲峯洞之西北陽嵯峨大石曰落霞石洞之背高峻者瑞煙巖洞之東牛里餘高大石曰獅子石庵之東橫岡曰臥龍坪庵之前橫岡曰仙遊嶺大澗之東雙峯並起曰天門山其餘羣峯不能盡舉云文登縣志○志又載處機煙霞洞詩山雲勃勃溪鷺濤海水漫漫浸巨鼇極目下矚千萬

里扶桑依約見蝦蟆

元邱處機嘗寓居蘇門山與劉處玄譚處端研精玄學今遺蹟有三仙洞并元建集仙資福宮俱存輝縣志

六眞觀在修武縣北六眞山邱劉譚王郝馬講道之所河南通志

成道宮在寶雞縣東南六十里金大定年建邱處機修道處陝西通志

清風臺在寶雞縣東南邱處機所築西倚飛雲之堡東臨漱玉之溪北跨渭濱南引清風故名呂韋有記鳳翔府志

玄都宮在寧海州南二里本范明叔花園明叔與馬鈺友善遇王嚞於此遂施爲鈺菴邱長春繼居之廣爲玄都觀

長春應詔奉旨改爲宮登州府志

太虛宮在棲霞縣北十里金明昌五年建邱處機得道之所山東通志○國朝郝懿行太虛宮懷邱長春先生詩云濱都舊里半荒煙遺構巍巍五百年畫棟雕甍元制度方巾闊袖古神仙持身大節追三聘悟主微言祖七篇爲問黃冠談道客先生衣鉢幾人傳自註云先生對元世祖云欲長生在清心寡慾一天下在不嗜殺人又太虛宮古檜詩云故宮零落樹猶存爲問何年植小園孤幹似經霜氣不溫我爲長春眞賞在時來此地訪仙根

青羅觀在萊州府掖縣治南元時國威黃姑學道之所後爲眞人邱處機道場賜名迎祥觀今爲青羅觀山東通志

邱處機居常養白鶴以自娛故名所居曰白鶴觀濟南府志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山三國大海背俯平川巨石巍巍羣峯峭拔眞洞天

福地一方之勝境也然僻於海曲舉世鮮聞其名亦不佳予自昌陽醮罷抵於王城永眞觀南望煙霧之間隱隱而見道衆相邀遷延數日而方届遂開吟二十首易爲鼇山回清暢道風云耳其第七首云牢山本卽是鼇山大海中心不可攀上帝貧道果故移仙跡近人間欲令修

勞山之東麓曰鶴山其上一道宮曰通眞庵後有洞洞旁石室邱長春大書鶴山洞鐫於上明陳沂遊勞山記 國朝王逋蜀巷瑣語謂道家北宗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誤考重陽及諸眞皆棲止崑崙惟長春會至勞山耳

延祥觀在順天府平谷縣東二十五里元至元中建邱長春過此觀中有柏柏捫之復榮 大清一統志○今觀中有元寶觀活死柏記元趙鍊溪文云歲丁亥京東諸紳請長春眞人醮於田盤山之梔雲觀過平谷元寶觀中有柏柏瘁已久師歎曰可惜起而摩之明年春其杪葉復生鬱茂如故見者奇之子一日託宿於州之通元觀道人李志平示余南塘老人譽長春子活死柏詩所謂非異人不能成異事非異書不能表異蹟也志平欲永其傳適書其事於石歲次辛卯三月立考

辛卯爲蒙古太宗之三年時蓋名元寶觀也碑陰刻長春眞人摩柏圖及張天度詩

白雲觀在京師西便門外一里舊名太極宮金建元太祖命邱處機居於此改名長春宮明正統中重修改今名

本朝康熙五十七年重修 聖祖御書扁曰紫虛眞氣曰大智寶光曰駐景長生曰琅簡眞庭凡四 高宗有御製白雲觀詩及題觀中木鉢詩又御書玉皇閣扁曰得一以清 大清一統志○按陳時可會葬記云於長春宮之東爲白雲觀明楊士奇郊遊記云於長春宮記云宮在白雲觀之西今毀毀獨遺址存是明時存者惟觀宮則元末毀於兵一統志謂明正統中改長春宮爲白雲觀疑誤

凝靜簡遠翛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明楊士奇郊遊記○

記稱觀舊祀宋之所蓋創自長春當時雖賜以長春宮不敢居也此長春謙下謹愼處

京師重燕九是長春眞人誕辰也其日遊者殷闐俱赴白雲觀觀爲都中名勝長春仙迹攸存其肉身瘞祠中案下又有道藏經存焉 國朝郝懿行曬書堂集

長春道教源流卷四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編書

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酥醪洞主曰長春未冠事重陽其年比諸眞最少而最老壽重陽化後丹陽行教於關中長眞長生行教於洛陽而玉陽廣宣則翱翔齊魯趙魏間然丹陽東歸長春即繼其席其後金世宗徵赴燕京道出懷州立眞清觀明昌二年東還棲霞立太虛觀時諸眞先後化去故其門徒多復從長春遊及雪山西還賜爵大宗師靈光魏然士庶尊仰於是四方道流赴京師問道要者接踵而至凡諸眞之門人皆長春之弟子也然長春西行時所

選弟子皆其至者故茲篇所錄以之冠首其先學於諸眞者次之其但學於長春者又次之至諸眞門徒未及長春之門而其道行有可紀者亦附錄於後焉

長春西遊侍行門人虛靜先生趙道堅沖虛大師宋道安清和大師尹志平虛寂大師孫志堅清貧道人夏志誠清虛大師宋德方葆光大師王志明沖虛大師于志可崇道大師張志素通眞大師鞠志圓通玄大師李志常頤眞大師鄭志修玄眞大師張志遠悟眞大師孟志穩清眞大師蔡志清保眞大師何志清通玄大師楊志靜沖和大師潘德沖長春子西遊記附錄○詳記內侍行者十九人至阿不罕山留九人從至賽藍城趙九古遜計尙有十八人內留談地棱覆衊也附錄連趙九古減十八人尙餘一人其姓名今不可考

趙道堅原名九古號虛靜子家世澶州父淵川太守改同知平涼府事因家焉大定三年癸未生早喪父丁酉母欲爲之娶不從聞府中崔羊頭有道往師之崔命執厨爨每夜令造食五七度使通宵不寐如此三載心益恭崔知其可教已亥令詣棲亭丹陽席下丹陽納之庚子丹陽命往龍門侍長春長春爲易今名丙午挈居終南祖庭辛亥長春東歸攜過掖城候謁長生未幾還棲霞充文侍爲文清古筆法類煙鶴銘銘已卯長春赴召西遊選侍行十九人虛靜爲之首辛巳十一月至塞藍虛靜語清和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

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長春命門弟子葬於郭東原上先是七月至阿不罕山長春留弟子宋道安九人築棲霞觀壬午爲不善人妬害衆不安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靜曰有書至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長春果書至麾事漸消癸未三月長春東還至塞藍衆議負其骨歸長春曰四大假軀終爲棄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明日遂行至宣德之朝元觀道衆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不見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云　祖庭內傳參西遊記

沖虛大師宋道安侍長春西行辛巳七月至阿不罕山北

田鎭海言前有大山廣澤宜藏車從長春用其言留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材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癸未四月長春還至阿不罕山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及長春將歸眞遺語令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宋德方李志常等復舉似遺世頌道安等再拜而受繼而志平至自德興行祀事旣終七道安謂志平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讓至於再志平乃受其託焉西遊記○甘水仙源錄祖庭內傳無宋道安碑誌故始末未詳疑後還阿不罕山棲霞觀羽化後人不得其事實因以失載也

酥醪洞主曰宋道安建棲霞觀於阿不罕山此爲長春

道教化行蒙古之始然考西遊記長春回至阿里馬城時有二太子之太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二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佗事卽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于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阿里馬城在今伊犁境此太匠張公及四百餘人蓋深信道教者惜長春未至其地不能以全眞之學授之也豈以其地爲回紇所居多奉佛教及天方教與蒙古不同未可遽施道化耶

尹宗師志平字太和萊州人大父而上擢進士第歷郡守

凡七人師生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十四歲遇丹陽眞人夕見長生劉眞人遽欲棄家入道常獨坐樹下達旦一夕飄然來斷其首剖其心已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金明昌辛亥覲長春眞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甚勤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眞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眞人自是道業日隆遊濰州龍虎完顏氏施園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大元己卯歲太祖遣劉仲祿徵長春眞人至燕都眞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不能成此盛事及濰陽謁師於玉清丈室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覲長春眞人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行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爲之冠還及雲中眞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所全活甚多眞人住太極宮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住德興之龍陽觀眞人屢劄示以託重意及眞人升遐衆以教事敦請勉承之壬辰春太宗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甚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甲午春南歸及玉田日已晡遽促駕夜行五十里舍豐草中衆莫知所以後知有寇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徊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師以道化大行歸功重陽祖師遂留意祖庭適京兆行省田公來請丙申春旣至於棣莽中規建宮觀又興復佑德雲臺二觀太平宗聖太一華清四宮時陝右甫

定遺民猶保栰未下聞師至相率歸附師爲撫慰安堵如
故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戊戌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塵
勞遂傳衣鉢於眞常李公俾主教事終南祖庭成葬具已
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曰吾
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旱下車而雪大藏葬禮以明年
正月二十五日既事尋勅賜祖庭曰十方大重陽萬壽宮
初重陽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修復語至是始驗已酉
賜號清和演道至德眞人金冠錦帔付焉是年還燕一日
忽謂侍者曰我常便大房山清和宮之西堂今爲我灑掃
方丈翌日及宮洮頮畢訣衆曰吾將逝矣是夜正衣冠曲
肱而逝時辛亥二月六日春秋八十有三師初居濰陽龍

虎家逾二十年姬侍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眞盜畏罪
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卽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
至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徑坦明以謙遜勤約爲治心
之要以踐履功行爲人道之基及其縱說亦時露機緘之
妙得其門者由堂及奧次亦不失爲誠謹之士著有葆光
集并北遊語錄元弋彀清和妙道廣化眞人尹宗師碑○
元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碑在陝西鄠厔云次陽弋彀撰末云至
弋唐佐南歸詩碑文內京兆行省田公係田雄元史雄字
毅英北京人太宗時從攻西和興元諸州癸巳授鎮撫陝
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苦於兵雄招徠四山堡砦之
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附者日衆與碑所述略同
又中書楊公係楊惟中元史惟中字彥誠弘州人皇子闊
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
其事在太宗八年丙申碑云而申秋令召還燕合

酥醪洞主曰元王惲秋澗集亦有清和道行碑其紀事
與弋碑大略相同然云師嘗摘要訣誨學者曰修行之
害食睡色三欲爲重多食卽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
莫不知鮮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減睡欲日就月將則
清明在躬昏濁之氣自將不生向上達者率自此出人
徒知從心爲快不知制得此心有無窮眞樂也又云師
臨化書頌曰觀化八十三歲瘡薄全眞活計臨行踏破
虛空開放光明無際此皆清和所學道深造處亦全眞本
旨也弋碑末之載附記於此○清和所著北遊語錄明
白雲霽道藏目錄稱爲性命雙修清淨至言今玩其語
如云人稟五行之氣以生各隨其性如木性多仁火性

多禮之類是也此皆非吾之本眞須超出五行始見吾
之眞性矣又云性命豈爲二端先須盡心認得父母未
生前眞性則識天之所賦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此發揮重陽語最爲透切又指天上月語衆曰此物
但不爲青霄之下浮雲障蔽則虛明洞徹無物不照人
皆見之矣殊不知人人有此心月但爲浮雲所蔽則失
其明凡私情邪念卽浮雲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則心
月如天月之明與天地相終始而不復昧矣此亦足與
長春青天歌相印證至其論學道之要如云天有四時
寒暑運用雷霆風雨萬變於前而太虛之體未嘗動學
人體究至此是到平常地也故曰平常是道又云人處

陰陽之中故爲陰陽所轉曾不知元有箇不屬陰陽轉
換底學道之人於禍福壽天生死去來交變乎前而不
動其心則是出陰陽之外也又云天地雖大萬物雖多
皆自虛而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
推相盪變化無窮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復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此
道妙之極也人生於道而能復於道是不失其常性矣
聖賢千經萬論何嘗云飛騰變化白日昇天耶所論最
爲平實眞長春入室弟子矣王惲碑稱癸巳清和講道
經上下篇於義州通仙觀微詞奧義大有發明及演七
眞造道根源殊洒然也聞者爲洗心觀此益信

夏公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邱人父珍有三子公其長
也甫弱冠不願有室侯二弟婚卽求出家泰初改元詣棲
霞觀禮長春宗師參求立理貞祐中大寇據海州州之道
衆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不辭而去方便援引獲免者衆
己卯從宗師北行居延沙漠數萬里有倦行役者舍騎付
之而自徒步及清和主教以公提點長春宮事在紛紜中
不擇乞兒皁隸衙汝談笑與貴戚大人等或危坐終日如
土木偶有叩以方外先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其人貌而
天時方之東郭順子乙卯八月化年八十三元姬志眞夏
此碑見甘水仙源　公道行碑○
錄姬志眞詳後
宋師德方字廣道號披雲子萊州掖城人生僅能言便好

讀書年十二問其母曰人有死可得免乎母曰汝問神仙
劉眞人去時劉長生闔教武官師卽往見長生留侍几杖
及長生仙去事長春於棲霞師於易老中庸大學莊列尤
所酷好卽詩書子史亦采其窮理盡性之學庚辰侍長春
西遊度野狐嶺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籙此亦余
北行一段因緣耳及歸同太君尹千億醮於德興之龍陽
觀前數日稍寒醮二夜三日乃如春既還燕長春私謂師
曰汝緣在西南師因及恢復道經事長春曰茲事體大他
日爾當任之仍授以今號甲午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觀
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壁間有宋童二字師修葺三年成
一洞天既私自念云吾師長春凡有言於先必驗於後緣
在西南我已踐之矣何獨於藏經而疑焉遂與門下講師
秦志安謀爲鋟布丞相胡天祿聞而悅之傾白金千兩爲
刱始費卽授之志安令於平陽立都觀總其事補完亡缺
搜羅遺逸不厭其勞事成之日不徇于素甲辰春往終南
祖庭應皇子閻端大王禮事醮竟腸號立都至道眞人丁
未十月沐浴更衣示徼疾而逝所作詩文目曰樂全前後
二集祖庭內傳泰西遊記○寰宇訪碑錄載有大德四年
朱畀撰通仙觀披雲眞人道行碑云在山東掖縣拓
本未見文內所稱野狐嶺在今萬全縣北三十里元史太
祖紀六年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元史類編太
祖師次野狐嶺金將紇石烈完顏九斤等率兵號四十萬
來援大敗之卽其事德方度野狐嶺時相去已十年時白
骨猶未收也胡天祿當太宗時丞相元史無傳宰相表自
中統起亦未列名閻端大王據元史宗室世系表係太宗
次子

酥醪洞主曰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云黃房公姓宋名有道字德芳沔陽府人無雲則能符行有雲則能披雲見斗故時號披雲眞人一日丹陽授以金丹秘訣行之能令其身不死後莫知所終余嘗疑黃房公與宋德方爲兩人及閱元陳致虛金丹大要乃知續通考係采致虛之語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書其云黃房公莊東海適太祖召長春邱師公與十八人爲之輔行則一人也然祖庭內傳作宋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人師長生及長春終於終南祖庭不知致虛何以未見至稱之爲黃房公又因披雲之號謂無雲能符行有雲能披雲見斗此似考誕之言致虛又云黃房公得丹陽金丹之道授之太虛眞人李珏珏授之紫瓊眞人張模模授之緣督眞人趙友欽友欽於己巳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己巳元明宗天歷二年上陽子致虛號也今考致虛金丹大要總旨云海蟾授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紫清惟紫陽悟眞篇頗詳則致虛金丹之學實出南宗又云重陽授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眞教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以傳太虛乃全眞道士而附會披雲傳丹陽金丹之學者又其與歐陽玉田周草窗書謂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之後眞仙聖師不肯降世者百有餘年子始聞緣督語未免遲疑後羈旅中復拜玉人以青城至秘之文悉授無隱乃作金丹大要十卷然則致虛並

附會長春所告太祖者亦金丹之學矣其所撰宋德方傳蓋非事實余故不取而復爲辨之如此○四庫提要論陳致虛金丹大要云金丹二字其源卽出於參同契巨勝尙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徇名而失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奉合老莊佛氏之書皆指爲金丹之說則未免附會學術各有源流非惟佛道異塗卽道家亦不能概以一軌也其言可謂切中竊嘗論之金丹之道難源出參同契而實顯於張紫陽故明朱載堉諸眞立臭集成其第一卷卽爲紫陽金丹四百字而其第二卷石泰還源篇第三卷薛道光還丹復命篇第四卷陳楠翠虛篇第五卷龍眉子金液還丹印證圖序龍眉子不著名氏第六卷白玉蟾指立篇則皆紫陽而後遞相傳授世所稱南宗諸眞者也其學始於沈宋而盛行於南方續文獻通考張紫陽人元豐中化薛道光陝府雒足山人紹興中化陳楠惠州博羅人石泰常州人白玉蟾瓊州人當時北方道流無有傳其學者故王重陽崛起金朝考其所學乃以去欲煉心修性悟道爲主絕不言及金丹蓋其時南北隔絕所學亦不相通至元世祖十六年混一天下於是北宗之學漸傳而南南宗之學亦漸傳而北故李珏張模趙友欽陳致虛輩皆南人而爲全眞道士然其所授受者則實本於悟眞篇其云珏得宋德方金丹之道者是時

北宗張大其教謂重陽傳白純陽海蟾故珪亦附會之稱傳自德方也祖庭內傳所紀宋德方事實並無通金丹大道語　致虛所著有周易參同契分章注見　四庫提要有悟眞篇註古今圖書集成道教部全載其文　其得於南宗者最深至其牽合佛氏之言實本於趙友欽仙佛同源一書　朱彝尊此書載入第八卷　然與全眞本旨漸離其宗宜茲故揭而出之以著學術之源流遷變使後之學道者知所審擇焉○又　四庫提要論諸眞篇耳後所談禪語其門人尙以爲非實錄而忽有此四百字者余始得而讀之竊見其精深微妙雖與悟眞相表裏而提吳處尤更緊快文字亦雅純然尙疑其姥女南園手持土橄欖龍虎交戰洞房雲雨之說或有涉於問鄰者尋得其前序讀之所謂以身心分上下二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爲攢簇五行以藏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爲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爲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爲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爲無漏然後知其絕無所謂西鄰之說而悟眞篇指亦可挽而歸之一身豈紫陽以薛氏之註誤天下而指挾身中之秘救之衛絕異不知致虛何以謬妄至此豈因薛註而誤會陸二子之註釋猶頗晦相雜薛謂薛道光陸謂陸墅見道藏目錄然　四庫提要云悟眞篇至乾道中翁葆光始爲作註傳之既久或訛爲薛道光撰世貞所云蓋尙未知爲翁註也至於

幾無所不讀於文雖不能雅馴而亦閎肆辨博成一家語其論精氣神援據法語警策動人金丹藥物妙用亦自可采而至世貞書金丹大要後云致虛元人道家書身中則謬矣吾獨怪其妄引儒釋以爲其罪不減謂達善星於悟眞篇後已詳言之又書悟眞篇後云紫陽作悟眞歌發明金丹秘旨中間迴互隱伏雖未易窺測而其大旨不過一端曰身中求者曰身外求者身外之說於楞嚴經十仙所謂交媾堅固而不休息意同不敢遽謂其無而其事甚鄙其機甚危其品甚卑其效甚難薛道藏目錄然　四庫提要云悟眞篇至乾道中翁葆光始爲作註傳之既久或訛爲薛道光撰世貞所云蓋尙未知爲翁註也至於

郭抑園其師謂仙佛有入室求丹之事爲是解釋耶世稱南宗修命夫但知修命而不修性其弊必至於是披雲傳重陽長春之學所著樂全前後二集今已佚其言金丹不知何如然王棲雲盤山語錄云金丹謂本來眞性世人言金丹只有形象處作造及關情欲此地獄之見乃淫邪之所爲見乖人道入旁生之趣矣觀其所論則悟眞篇姥女黃婆坎離龍虎從有形象處作造者蓋不謂然至關於情欲則特舉以爲大戒被雲之學與棲雲想亦相同與南宗所言金丹大道者必異致虛混融一之而所學又未能精究遂致爲世詬病此亦學道者之龜鑑也

于師志可字顯道沖虛其號也盆海人承安初事劉長生於武官長生歸眞遂求法於長春長春知其爲道器授之法後從長春應詔回處燕京大長春宮乙卯二月顧化於白雲觀寢室中春秋七十一化後衆耆宿相與言曰此老可稱者三自長春宗師仙去受清和眞常託以提點宮門事出納流轉不可勝計及小斂一衲一袍外無長物一也從學道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脇不沾席二也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喪葬事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此一聚塵沈焚露瘞無所不可三也時以爲善守師傳云元李鼎神虛大師于公墓銘○此銘見甘水仙源錄李鼐未詳

張師志素號谷神子睢陽人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拉同志謁長春眞人於東萊長春嚬齒大罵二三子懼逡巡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嘆然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列師侍長春四十年間關數萬里未嘗失旨意長春化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霤門徒宮宇燦然改觀至元五年冬屢有光自頂出氤氳徹空一日語其徒曰長春有閻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元孟攄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孟攄字德卿宿州符離人早知問學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擢國史館編修官文內所云白霤係北方部落名唐書回紇傳云回紇其先匈奴也部落凡十五種散處磧北所隸十五種有白霤疑此卽蒙韃備錄之白達達係借回紇舊名而言元許有壬丁亥文苑哀辭云公長憲遼東其古白霤地享木魯猻嬀公神道碑云公長憲遼東其境域烏桓白霤故地也蓋在今直隸盧京北邊外通眞大師鞠志圓侍長春西遊長春化後尹清和建議爲

師構堂於白雲觀或謂工力浩大恐難成功清和曰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辦遂舉志圓董其役自戊子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己庚二年堂遂告成西遊記

李公志常字湜然開之觀城人母夜夢異人授以玉兒覺而生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年十九伯將議婚公歎曰本期學道若爰欲纏縛事難有成矣同舍兄張本敏之以嗣續規公公志不奪居無幾作雲水之遊湯陰李仙告以長春尙在公往從之至卽墨之東山屬貞祐喪亂有衆數百人避寇山窟中以公後至拒不納俄僞寇所獲問窟何在棰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衆環泣謝之爭爲給養戊寅夏拜長春師於萊師一見器許

己卯冬劉仲祿齎詔起師時益都張林自金歸宋公懼爲
阻滯乃往說林俾移檄所經衛送以行庚寅春公從師行
踰年七月至阿不罕山並山漢人千家請立觀擇主者師
指公語衆曰此子通明博洽今爲汝等留其善待之因賜
公眞常子號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觀刻日立成又立長
春玉華二會癸未夏師至白行在憩於觀中一日齋客四
集手持弓弦授公公圈而佩之作詩爲謝師但笑頷而已
秋從師還至下水師字公而教之曰守道之篤人貌而天
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飢渴而常盜至靜而遺形獨遊乎
無極之庭汝當記之公拜謝丁亥秋師既仙去清和嗣教
以公爲都道錄己丑秋見上於乾樓輩時方詔通經之士

教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及冬
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不應者清和被執
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罪則在我使者鎖之獄夜半鎖忽
自開獄吏以白適來使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長春師
像訟遂息乙未秋奉詔築道院於和林清和委公朝覲往
來故公爲朝廷所知壁書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
師也戊戌春嗣清和掌教事朝命加玄門正派嗣法演教
眞常眞人辛亥憲宗即位欲遵祀典徧祭嶽瀆遣中使詔
公至闕下上親緘信香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爲輔行自
恆而岱岱而衡衡禁祿宋境公奏於天壇望祀既合祭四瀆
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祀所多有徵應甲寅冬有旨

召公乙卯秋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
宴勅公預焉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上嘗謂公曰朕
欲百姓安樂然與我同此心者未見其人公奏曰自古聖
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勳賢並
用可致太平之效上嘉納命書諸册丙辰春以老辭夏四
月至自北庭六月戊寅危坐語左右曰吾卦數盡歸其時
矣翌日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四著有玄集二十卷西
遊記二卷方公與張敏之訣各言其志敏之卒中高第以
使北見留隱爲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
新附士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
於齋堂者日數十人或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

如此元王鶚大宗師眞常眞人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
源錄元史王鶚字百一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甲第
一人世祖授翰林學士承旨奏請修遼金二史著有應物
集碑文內稱己丑秋見上於乾樓輩考元史太宗紀元年
己丑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雖阿蘭之地
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志常蓋四太宗
初立入覲也怯綠連與乾樓輩音近當卽一地友人李仲
約文田謂怯綠憐河元秘史作客魯連河卽今克魯倫河
元史曲雖阿蘭地在河之上源後名和林又元史憲宗紀
元年辛亥以道士李志常掌教事文云戊戌詔清和掌教
事者蓋謂教在戊戌而奉詔掌教則在辛亥也文又云憲
宗卽位詔公徧祭嶽瀆此事元史不載考祭祀志云岳鎮
海瀆代祀中統初遣道士或副以漢
官蓋憲宗命志常掌教因遣之也

酥醪洞主曰後漢書襄楷傳楷上疏曰或言老子入夷
狄爲浮屠章懷太子註或言者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
狄爲浮屠之化段成式酉陽雜俎老君西越流沙歷八
十一國至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

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其事荒忽世不之信然
亦指西域言之耳若今內外蒙古則素未被中華之教
者也逮長春西行後宋德方立觀於阿不罕山張志素
演教於白霤而李志常復奉詔築道院於和林以道德
經教太子於是數千年文教不通之蒙古胥漸以道化
所謂化胡成道者乃實行之吁盛哉惜乎朔漠之外紀
載不詳李志常後未之有聞考元史釋老傳稱歲癸丑
八思巴謁世祖於潛邸日見親禮及卽位尊爲國師而
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十八年兩詔焚燬道藏僞經輟耕錄
言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爲寺削道士爲髡至是而
全眞之教稍屈而自中統後漠北諸王屢叛終世祖之

世未盡削平計其時道梗不通觀宇必遭蹂躪全眞教
之不逮於蒙古蓋在斯時矣然觀太祖尊禮長春受其
止殺行孝諸教言遂以開統一之基而定傳世之業自
世祖崇尙番僧迄於順帝釋老傳言帝師之盛道家不
及什一而其氣燄薰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元史
類編稱楊璉眞珈肆惡於前伽璘導淫於後元之亡
實亡於僧全眞教之盛衰其亦蒙古之盛衰一大關鍵
歟○又元史稱眞大道教之鄒希誠見知憲宗授太玄
眞人太一教之蕭輔道世祖在潛邸召至和林留居宮
邸蓋自太祖尊信長春後太定憲三朝俱崇道教故並
其非全眞者而亦禮之遂中統而後帝師既貴視道教

稍輕然世祖猶賜孫德福銀章俾藉諸路眞大道建太
一宮命李居壽掌教事及平江南召正一天師張宗演
至待以客禮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不特全眞掌
教世奉璽書時被恩寵也自世祖至文宗雖傾信桑門
十倍於奉道然命道流祈禱及錫金印玉圭之事本紀
中仍不絕書惟順帝御宇親暱西僧至正而後禱祀之
文不見於史册諸道教之衰並在是時而元亦亡矣蒙古
源流稱順帝忽阿難達瑪第喇嘛降旨令回家遂以致
亡故自順帝出奔後傳至達延汗不聞有奉佛事考明
史韃靼傳達延汗卽小王子自稱大元大可汗者達延
與大元劉音字也小王子時蒙古漸以强盛屢爲邊患
其時不聞有西番佛教再傳至俺答始依佛請金字經
及刻麻僧於朝復請於青海南建寺詔賜額仰華蒙古
源流所稱阿勒坦汗卽俺答阿勒坦汗與博碩克圖濟
農迎請聖識喇嘛至青海修造廟宇創其事西番佛教

自是又行於蒙古到今不廢然蒙古
衰弱不復振矣此亦可以觀世變也○又按眞大道太
一教其事實略見於元史釋老傳而未詳考明宋濂撰
溪集書劉眞人事云劉眞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
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
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摭道德經要
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
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遊者衆眞人乃取所授書敷繹
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兒嗔之心二曰
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
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貧賤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
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

爲驕盈七日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特强梁
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
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眞人傳其道者幾
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祟眞人劾之里
中塋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毋
如禮及亡喪祭一遵世教無窮度者後十年追封無憂
普渡開明洞徹眞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幼漁于河
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眞嗣有詩
文數百篇號立眞集傳于世信眞卒毛希琮嗣當金之
亡兵戈俶擾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廖希誠嗣元憲
宗甚尊禮之賜眞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眞大道仍給

璽書護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
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
祖云又元王惲秋澗集云一悟眞人蕭抱珍初叛太一
教於汲郡其教法以篤人倫翊世教爲本至於聚歷託
處似疏而親師弟之間傳度授受實有父子之義凡嗣
教者皆易姓爲蕭又嘗得仙聖所授秘籙金熙宗時悼
后命之驅逐鬼物愈療疾苦皆驗大梁韓矩信禮尤至
其妻閻氏以嗣事爲禱抱珍篆丹符令吞之遂生二代
度師李全福於至元十九年壬午嗣主法席賜號純
一眞人以上雜采秋澗集中太一宮觀記及墓誌之文　此道眞大道及太一教
者久之及卽位召五代度師李居壽至燕京建太一廣
福萬壽宮命主秘祀元史世祖本紀賜號貞常眞人六
代度師李全福於至元十九年壬午嗣主法席賜號純
一眞人以上雜采秋澗集中太一宮觀記及墓誌之文　此道眞大道及太一教
傳授之大略也然考道園學古錄眞大道第八代岳眞
人碑稱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
故跼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
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漸盡而
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又以去惡復善之說勸諸
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

廢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縣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據此則王重陽及劉德仁蕭抱珍輩皆宋之逸民有所託而逃者元史未之詳因並述其教旨及宗傳附識於此

孟公名志源字德清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定末遷萊州膠水居孟氏高祖脫卒於汾陽軍節度使配完顏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尚嘉祥縣主事熙宗潛陵興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師封淄王及薨諡曰忠烈祖斜哥辭世襲千戶終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千戶職母烏林答氏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嘯聚劫掠詔公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捨得則

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遂宣布上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爲之平公有三兄六弟兄有官至縣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公獨從離亂中厭富貴甘淡薄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遷避去詣濰州玉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爲弟子長春授今名字父兄疑第四都全眞觀主假隱匿繫歸有司公聞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奪選第二都樂眞觀使居之公雖得法長春亦嘗質於玉陽太古二師大安已巳長春知公有所得賜重玄子號蓋嘉之也貞祐癸酉公昆弟爲兵亂蕩散乃扶二親就養於已所居三載二兄還省問無缺已卯從長春西行沙漠萬里轀重車皆兩人惟公獨御清和襯

記作志溫又作志穩溫疑源之譌穩或後改名

綦公志遠字子源萊州掖縣人高祖元亨歷官至安化軍節度使父遵以陰德見稱於鄉里大定丁亥重陽挈諸師眞館穀其家語之曰汝將來必有一子爲羽衣遂即其里爲龍翔觀公生十五歲使之學辭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輕舉之事遂辭家禮長春爲師已卯長春赴詔公與之偕比回駐車金山顧謂清和尹公曰綦公恭而勤將來弘吾教者必斯人也尹公曰然戊戌太宗詔選高道從眞常李公赴闕是冬奉旨輔嗣眞于公偕無欲李公復立終南祖庭提點陝西教事其餘宮觀修廢補弊不可碑紀甲辰春先鋒使來谷公及王子永昌王設撫新祥公同于洞

眞宋披雲薛太霞李無欲從事并加眞人號辛亥憲宗即
位遣使唐古出持璽書諭掌管闕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
使脫懽馳諭待以師禮乙卯六月無疾晨興謂門人申志
信等曰吾將行矣汝當嗣吾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
終年六十六元李庭玄門弘教白雲眞人墓公碑銘○此
碑在陝西盩厔京兆府學教授少華李庭撰
至元二十五禩立元詩選癸集李庭字顯卿號寓庵巾統
閻爲京兆府學教授辭安西府諮議卽其人志遠西遊記
作志清疑其後改名碑文內先鋒使夾谷公未詳元史夾
谷之奇傳云其先出女眞加古部後說爲夾谷則此亦金
人降元者其云皇子永昌王考宗室世系表諸王表俱無
之然甲辰爲乃馬眞后稱制之四年則此皇子當謂太宗
子或定宗子元史於太宗崩後至憲宗立所紀甚略憲宗
紀云帝卽位太宗皇孫失烈門及弟腦忽等心不能平二
年帝分遣諸王於各所謫失烈門也速孛里等禁錮和只
納忽孫脫等此皇子永昌王後亦當獲罪故史失載也元
史地理志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當
卽此皇子永昌王廿二史考異據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一

月諸王只_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謂永昌王卽
只必帖木兒以未賜印故諸王表不列名其說似未確其
云皇太弟卽世祖癸丑爲憲宗三年世祖憲宗弟後繼憲
宗卽位故文稱皇太弟其云脫懽元史有傳云札剌兒台
人又憲宗紀九年駐蹕重貴山閒諸王曰今在宋境夏暑
且至牧等其謂可居否乎札剌亦兒部人脫歡曰南土瘴
癘上宜北還札剌亦兒當譯者偶異蓋一人
也○道藏目錄有道德眞經疏題科文疏五卷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碑文所稱薛太霞卽其人陝西通志
太霞眞人姓薛氏修煉於太徽宮朝廷聞其有道行召對
賜號眞人及金冠臨終作辭世文以此文考之于洞
眞宋披雲及綦志清俱師長春太霞當亦長春弟子
潘師德沖字仲和沖和其號也淄之齊東人大父秉政值
大安兵興起家爲箪都統戍萊州父楫益都府學教授自
高祖以上及於師九世同居家素饒遇歲凶發粟賑貸賴
全活者甚衆一日有衲士過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生異子
師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遂娠妊十九月

師乃生七歲不能言父憂之忽有道者乞食於門問所從
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卽從旁與語應答如流父駭愕
道者曰是兒異日當爲天人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稍
長讀書日記千餘言聞父母欲爲娶妻卽背道道過濰陽
玉清觀清和眞人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長春委師以
焚修之事暇則凝神滌慮默坐靜室中如是者十餘年已
卯從長春西行及還抵蓋里怕長春詔師曰汝緣他年在
西南此時永樂吾道矣長春仙後甲辰河東永樂祠堂災
祠蓋呂純陽仙蹟也朝議崇建改爲純陽萬壽宮命李眞
常選道望隆盛者任其事眞常怕清和二宗師集衆議衆
以爲無踰於師且長春命之矣乃習師爲河東南北兩路

道教都提點委往營之師至永樂合事庀徒不數稔新宮
告成甲寅春上在藩邸命設普天大醮於長春宮召四方
高道師首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眞常曰此瑞公適當
之遂以清和所遺金冠錦服爲贈事畢還永樂丙辰五月
朔忽謂左右曰吾幼遇長春師粗有所得繼而清和眞常
以純陽宮世緣見付今已修舉無復事矣吾其行乎衆不
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返下宮時盛夏從者以爲病師曰第
行無傷忽陰霧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暑重陽殿
前古柿一株一夕無風自折衆驚悟曰師前日之言兆於
此矣是夜二更師忽扶杖出面四方誦咒語隨卽以灰摻
之露坐移時若有所待尋入室類面易衣書頌一篇乃就

枕翛然而逝春秋六十六初新宮北踰一舍有山曰九峯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師遺其徒劉若水於其地起純陽上宮往居之因號九峯老人化後若水復爲築臺志之

觀碑云長春公履冲和眞人潘公神道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又商挺清逸潘公初金朝有名琴二日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祐之變玉振爲長春所得命公蓄之後建清逸觀爲長春別館乃築琴臺於殿之陰此碑未載其事

以上俱長春西遊時侍行者

酥醪洞主曰長春西遊時侍行者十八人皆鉅子也而可紀者祇十二人考之李道謙祖庭內傳甘水仙源錄餘六人俱不能詳道謙去長春未久而猶若是豈道德經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彼六人固以逃名爲事耶李

志常西遊記云長春師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於書傳者略而不博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眞大傳以貽後人師既沒雖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尙未見其成書惜哉余於茲篇亦云

舊先生瑱號朝虛子陝右坊州人少以孝弟稱壯歲游場屋間屢中高選大定甲午覽道經有學仙之志聞丹陽居終南祖庭往參謁焉一日習靜室中丹陽詣之曰學進乎未也丹陽曰夫靜也者天命之原仙聖之本習而進之猶假輸以登天也不曰靜乎攖而不煩不曰眞乎作而不妄先生拜謝曰瑱得之矣壬寅侍丹陽東歸宣海丹陽化後先生至海上謁長春宗師明昌中長春命與雲中蘇公無染柳公同飛舄燕薊演化度人泰和丁卯寓燕都永壽觀忽告衆曰吾當歸矣不數日示微疾而逝大元庚戌追贈洞玄惠正朝虛眞人祖庭內傳

蘇先生鉉號雲中子華州蒲城人大定辛卯詣終南丹陽席下乞垂開度丹陽置諸左右服勞不少懈丹陽付授道妙一時羽屬以小丹陽目之後侍丹陽東歸盤桓登萊閒明昌初謁長春宗師奉命演教燕薊住崇福觀一日告門人以歸期言訖綵雲線繞空際枕肱而逝後追贈體元輔教雲中眞人祖庭內傳

柳先生開悟字巨濟號無染子陝右坊州人少業進士魁鄉選再赴廷試以才名推爲州學錄大定壬辰於長安遇丹陽捨家從之遊居劉蔣祖菴與曹瑱來靈玉劉眞一李大乘雷大通李大莖趙九淵輩稱立門十解元丹陽東歸先生亦從行丹陽上仙奉長春命演化燕薊居固安之棲玄菴崇慶元年仙逝後追贈明玄崇德無染眞人李眞常爲作墓碣銘祖庭內傳○玄門十解元此但記其八其二未詳八人中惟大莖無事蹟餘見祖庭內傳

于先生通清字泰宲號眞光子河東陝州人母夢神人授丹一粒服之有娠誕日紅光照室甫冠母歿喪葬盡禮已亥隨一乞食道者往謁丹陽屢授眞訣丹陽東歸留居祖庭事長春宗師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

太虛觀閱數載長春命弘道北京等處遂授以親翰付畀
教法先生承命至霸都環居三載神光屢見僚庶參問者
不可勝計築華陽觀居之先生因號塗陽隱士所度門弟
子踰千人惟盧柔和丁至一爲入室大安己巳玉陽仙仗
北來挈先生至燕都保賜紫衣師號甲戌奉長春書召還
太虛俾主觀事興定改元土寇擾攘遷居福山縣杏山村
之修眞菴忽集衆告曰今日天氣清朗北兵寢息吾其歸
矣沐浴書頌曰今朝推倒無根樹填刻攀翻鍊藥爐我獨
去時無滯礙杖藜倒曳赴蓬壺擲筆瞑目而逝春秋五十

喬先生潛道字德光號沖虛子平陽人大定壬辰同李沖
道四

道遊終南禮丹陽居劉蔣祖庭采薪汲水備歷艱辛丹陽
授以立旨丹陽東歸先生與李君共遊郃水丐於縣市劉
戶部好謙語人曰昔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不知其有道
吾觀喬李二公其斯人之流乎丁酉遊於故城東北隅之
趙氏園面太華而歎曰修眞之地孰踰於此趙聞而施其
地乃相與結茅而居卽今太清觀也丙午長春演教祖庭
二公徑來席下日就教語長春謂衆曰喬李克勤於道吾
門之達者也明昌辛亥承長春命同弘化河東泰和壬戌
復來郃水貞祐丁丑春與士人王可大坐忽曰吾敢少煩
於君願助一袍以贐吾行不數日無疾而逝年八十一可
大來弔方知索袍謂棺也時門人李道隱在他所先生突

踵門密有規誨臨別語曰明日可一來翼日道隱行至中
途人報先生昨日已羽化矣祖庭內傳參王
奐太清觀記

李先生沖道號清虛子家世平陽事父母孝年幾不惑與
喬潛道同禮丹陽復同事長春後於河東臨汾縣西築沖
虛觀居之度門弟子數百人長歌短詠每露玄旨喬君責
之曰道人貴韜晦今向上眞師在世止可各進眞道先生
謝而焚之一日命衆具湯浴畢翛然順化非煙非霧徧覆
庭宇三日而休士庶瞻拜靡不歎異祖庭內傳

楊先生明眞號碧虛子紙襖草履或類狂癡時人稱紙襖
先生耀州三原趙曲里人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謁邱
長春及王玉陽承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

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高公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
爲布氣按摩立愈以詩十絕爲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
酬略不停思高大異之正大二年六月無疾而逝年八十
先是其弟仲珪亦入道受印可於先生居鳳翔一日求木
於知府朮虎公旣瞑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
道人因念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
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
兵奄至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金
祖謙碧虛眞人楊先生墓
銘○此銘見甘水仙源錄

劉君道安宓海人世爲巨室幼穎悟志慕玄門事父母以
孝聞年三十二兩親喪葬畢聞馬譚邱劉四師於終南守

墓隻影西行納拜於丹陽大定庚子丹陽令充祖庭莅主丙午長春來居祖庭日親乞訓於道了無礙障辛亥長春東歸君撑拄祖庭不減師眞在日乙卯朝省罷無敕額莅院悉没於官祖庭亦在其數自是道侶散逸承安丁巳玉陽被召赴闕遣人來召明年春至燕都玉陽買祖庭爲靈虛觀保授君以沖虛大師號俠掌勅牒主領觀事君乃復構基址建堂殿潔壇場度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粲然復興興定辛巳二月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囑門人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篇鏃鑽爲朋四十年稍習陰符三百字祖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遭閻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

畢脩然羽化春秋八十大元壬子追贈凝虛眞人金趙九大師呂君墓誌參祖庭內傳○趙誌見甘水仙源錄淵沖虛傳○趙誌見甘水仙源錄祖庭內畢先生知常世爲乾州醴泉之巨室昆季四人俱好清虛無爲之學大定壬辰聞丹陽演教祖庭偕來席下先生最幼置之左右執巾餅之役丹陽東歸囑先生西入隴山侍長春採薪汲水凡五年暇則危坐不寐以修靜定之功辛亥長春東遊留先生與呂道安同主祖庭事及祖庭没於官丁巳先生往海上謁長春長春罄貲相付又作疏文俾之勸導爲重建計至燕玉陽保賜通眞大師號令與呂西歸重立祖庭爲靈虛觀先生善醫藥問人疾不擇貧富必往救之呂化後嗣主觀事無幾何謝去退隱岐山縣五丈姓

之洞眞觀正大辛卯關中受兵避地於太白山之峽至三月十六日告門人曰昨於定中山靈潛報此地不堪久處當徙他所世態如此吾不忍見翼日奄然長逝居民聞之有去者不數日兵至不去者俱被禍大元壬子追贈廣容眞人祖庭內傳

宋先生明一號昭然子登州福山人年踰三旬入關中出家禮丹陽千磨百鍊志如金石丹陽付以口訣以青華陽巾賜之丹陽東歸侍行至海上以其母兄姊姪六人俱入道丹陽上仙復入關居祖庭丙午率衆詣隴山請長春還終南大弘祖教辛亥長春東遊先生受法旨充祖庭尊宿丙戌北兵下秦川民庶驚擾避地南山道衆俱入滻谷先

生獨不肯往衆勸之行先生曰吾之宿債安所逃乎不數日避兵猝至殿宇悉爲灰燼先生亦被害翼日道衆下山視之膏血不流時以爲稽康羅公遠之尸解春秋八十四大元壬子追贈無憂眞人祖庭內傳○文云丙戌北兵下秦川考元史太祖紀二十一年丙戌伐夏取甘肅西涼無下兵秦川史失載耶太宗紀二年庚寅遣兵圍京兆拔其城秋攻鳳翔三年辛卯春克之自是關中始破疑此傳丙戌字有誤

譽亘博州人初師丹陽馬鈺後禮長春邱處機自號淡眞子人稱譽仙翁遊歷濟南抵鄭之鈞臺泰和間大雪丈餘亘不出十餘日人以爲死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寒餒色貞祐間元兵攻關陝軍民恐懼亘日無妨已而果然哀宗幸蔡問曰天下城池陷盡此獨完何也僉以譽仙翁對

一日亙羽化城陷矣續文獻通考參　大清一統志○寰宇訪碑錄載有存眞誉偏翁實錄碑李宗善書憲宗元年立未見拓本當卽此誉亙誉姓不多見漢有樓虛侯誉順見功臣表亙殆其裔也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十月遣道士誉洞春代祀東海廣德王廟王暉秋洞春係亙門人善詩而元好問遺山集有贈誉子則子野亦相士卽洞春也而首章云仙翁高弟獨君優則長春再傳弟子蓋

于師志道初名善慶字伯祥益海人祖彥升好時縣主簿師與丹陽同里年十七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師預焉丹陽異之曰向畏重陽譴訶然得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丹陽返眞造隴州龍門山謁邱長春長春俾參長眞於洛陽得鍊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復入秦卜吳嶽東南峯

鑿石以處日止一餐絕迹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眞人洞後創觀汧陽之石門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沖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年長春緘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今名師敬諾久之道價隆重雖黃髮故老自以爲不逮也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己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纍盡力援贖正大改元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不起二年遍中使絡繹起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不雨召近侍護師降香濟源立致甘澍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於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饑依附者衆

船人疑有金帛夜半過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湧衆失措師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濟道清泰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舟馳迓舉脫其厄臨事如此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丙申燕境大旱蝗師投符遽溝乃雨蝗不爲災戊戌夏詔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眞眞人掌教李眞常奏請住持終南重陽萬壽宮庚子太傅移剌贇僉總管田雄交疏邀師會葬祖庭卽日命駕入關總宮事張道士來躬拜庭下堅讓不受執事問之師曰大白若辱廣德著不足昔丹陽接一童子必答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三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斂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有洪鐘集

行世師學道六十八年臍不沾席衣不解帶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至於醫神隱眞之秘苟非其人閉口不吐在汴則尚書左丞張行信平章政事侯摯司諫許古禮部尚書楊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潛長陳時可大卿吳章侍讀張本在關中則參省王輔臣郎中邵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篇官孟攀鱗署丞張琚皆當世景慕者元楊奐洞眞于眞人道行碑C此碑見遺山集稱元史楊奐字煥然乾之奉天人金末舉進士不中北渡後耶律楚材奏授河南路徵收課稅長官兼廉訪使碑文內遺部尚書趙秉文金史有傳又太傅移剌贇儉珍剌卽耶律元史耶律禿花契丹人拜太傅卒子朱哥嗣卒子寶童嗣並襲太傅此贇儉疑卽贇童又總管田雄元史有傳又在汴張行信侯摯許古楊雲翼雷淵宋九嘉並金史有傳皆金遷汴後一時賢臣李守節中州集作李

師云字正臣澄州人原名守節哀宗即位去守字又在燕陳時可吳章張本時可見元史太宗紀耶律楚材傳章見西遊記與長春唱和者本見中州集及歸潛志又在關中王輔臣邳邳用來獻臣同德楊天德張徽裴憲孟攀鱗張瑤摯鱗元史有傳元好問文集謝聊律公薦士書云張徽秦人中州集云張瑤字子玉河中人遷山遺稿輯摯王先生墓表長安邳邳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瑤藏之故宋金石萃編載金西安府進士題名記與定二年張伸安榜下第三甲楊天德高陵縣又西安府改建題名之記正大元年王鶚下邳邳用定安經義張介下張瑤京兆末云承直郎省差教授賜緋魚袋邳邳用立石據此則邳邳用楊天德張瑤皆金時進士籍關中其事實不見元史蓋遷民也餘未詳

李志源德興人學道時馬已謝世慰扣邱劉王郝四君邱賜號眞常子性好山林然未常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登之萊之嵩之河秦既而卽大梁之丹陽觀居焉一日遣人詣闕之五姓邀于志道主中太一宮事且曰于吾友也先師長春所密授他日興吾教者其斯人歟癸巳春大朝遣使徵行有日矣忽顧謂其衆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既以後事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而逝年八十三

金張邦直眞常子李眞人碑銘○此碑見甘水仙源錄文云癸巳春大朝往徵癸巳爲蒙古太宗五年金哀宗天興二年時北京降哀宗走蔡州大朝乃蒙古也劉祁歸潛志張邦直字子忠河內人舉魁進士官國史院編修遷應奉翰林文字北渡將還鄉道病死此文蓋北渡後作

趙先生志淵號清平子單州人甫冠父母俱喪禮滕州靈眞子馬尊師後遊寧海玉陽一見器許大安崇慶間避兵王屋草衣木食不變所守大元癸未長春宗師南還謁於燕山每日一造席聽受遂於深根固蒂之妙了無疑障及

庭重陽萬壽宮講經師亦全眞道士也

劉先生志源號清泠子相臺固縣人家故饒財早喪父昆季三人奉孀母以居母歿終三年喪徑詣澶州洪羊山禮郎尊師志行苦卓嘗往來開滑間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憂先生自以爲樂也其兄初未之信一日以縑一束置於路潛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歎服崇慶間東遊錢塘查山謁玉陽得授秘訣値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於賢堌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堌之民俱匿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寇莫能害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先生又於澶淵之雁華臺鑿龕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徧野晝而食人先生不爲怖龕左右常有數狼

馴狎似守衛之狀癸未冬長春宗師南還先生迓於宣德
長春一見深許授以履令勿跣步仍委提點大名路教門
事由是道價益隆度弟子數百人建立菴觀百有餘所乙
未清和眞人命先生與復終南上清太平宮且以輔翼祖
庭爲務先生挈徒入關數年間宮遂落成癸卯秋留頌委
蛻而逝壽七十四壬子掌教李眞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
贈純德妙成眞人元李道謙終南劉先生事蹟
州貞祐初紅寇起東海窩人多以財賓寄公城破寇入公
范公圓曦號玄通子益海人性有夙慧能紀始生時事稍

長見屠豕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凶服日一往
雖大風雨不避年十九從郝太古學太古深器之後居密
厄一晝夜啟視泉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或詢其故曰無
他我以誠告彼以誠應誠意交孚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
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啖渠帥老幼獲免寇退衆奉公爲
城守命下就拜州長公力辭曰道人安用此改賜普照大
師癸未聞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京師大蒙印可丙戌東
平行臺嚴公迎脩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就
諮訪公論列利害不屈左右多所稗益戊申朝命加賜玄
通應清普照眞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己酉十月歸次
大名一日晨起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中奄
然長逝年七十二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奄疾累久
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令汝看至是
果然元宋子貞玄通子范公墓誌。此誌見甘水仙源錄

者愈服初重陽西歸挈丹陽四子傳道於汴之逆旅主人
王氏誘毀之重陽曰吾所居地他日子孫當卜築於此及
汴降師跡其地建大朝元宮雄壓諸方重陽言始驗中統
癸亥夏晏坐方寤不語不食已沐浴安寢門衆環侍師叱
曰妖等各幹自己正事未幾晏然遂逝春秋八十六元貞
元年賜號惠慈利物玉德眞人元王鶚楸雲眞人王尊師
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

酥醪洞主曰道藏中有楸雲子盤山語錄一卷其門下
劉公所記而門人論志煥編次成書者也余嘗取而讀
之而得全眞教之眞相焉如云或問識得一萬物畢又
云抱玄守一一是甚麼師云乃混然之性無分別之時

也既知有此即墮於數則不能一矣一便生二二便生三三生萬如何守得不若和一也無故祖師云抱立守一是功夫地久天長一也無這箇一也無處卻明出自己本分來卻不無也故經云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此重陽證道之眞相也丹陽長春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盤山語錄云或問丹陽眞人以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牽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爲念事事割棄雖有聲色境物紛華周帀圍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念盡忘此身亦捨何況其他以此練心故見功疾又云丹陽眞人云眞樂眞閑無議論至微至妙絶商量投商量處卻近也此丹陽

之眞相也其學參以佛理且獨善之意多盤山語錄又云修行人若玄關不通當於有爲處用力立功立德久久緣熟自有透處勝如兩頭空搶不能無爲不能有爲因循度日長春眞人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若無心地功夫又不教門用力請自思之是何人也又云昔在山東十有餘年終日杜門以靜爲心無人觸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見得成壞便是空過時光夫天不利物則四時不行地不利物則萬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行故長春眞人云動則安人利物與天地之道相合也此長春之眞相也其學參以儒術且兼善之意多蓋重陽宗老子之學而兼通儒釋兩家丹陽長春各有所得且頓漸殊悟故成就因以不同然總兩者論之長春遠矣棲雲子能道其實亦眞得師傳者哉

以上先事馬謂劉王郝諸眞後禮長春者

長春道教源流卷五

羅浮酥醪溝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弟子紀略下　附馬劉王姜弟子紀

王公志坦字公平號涪和相州湯陰人父忠以貲雄其鄉

母岳妊時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

於而家公生不好弄甫及冠即著道士服禮北京盧尊師

盧丹陽法孫洞清于公高弟也素嚴厲公躬執百役靡有

懈怠癸未秋謁長春眞人於宣德一見器之傳付秘訣遂

行化興中義錦問日丐一食雖蚊蚋噉敗亦不屑棄匿茆

而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往參

禮焉無幾何逕入金坡坐而煉化木茹澗飲人莫見其面

晦跡十餘年人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

甲辰春眞常眞人招爲大度師夏從眞常北上參授三洞

秘籙以祈禳詞禁痊人其疾病藥石不治者假符水或以

袂拂之罔不立愈皇太后欽挹眞風寵賚以禮留居闕庭

者六年還燕爲教門都提點燕去和林千六百餘里凡赴

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憲宗元年辛亥詔眞常祀

嶽瀆以公爲輔行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

之士所宜非天子急務也天子代天理物當順天心與民

興利則天降之福壽矣然開創以來戕橫天閼精魂無依

尤精算術因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復小心畏慎故見親

任至宣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扈從以行

備戶部令史嘗艱難之際柄臣高琪蔑視文吏其持下急

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成作詩以贊其瑞眞常厭

世誠明嗣立公之力居多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於私第

後圃作環菴一區求清修高尚之士奉之僉曰金坡王練

師可即禮致焉七年誠明上仙詔公襲位仍加崇眞光教

涪和眞人號九年十一月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年七十三

踰年葬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襄事化而

陽春執紼者萬餘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公美儀觀愛讀

書尤喜性理學度弟子數千人建庵觀百餘區所著信心

錄六牛圖傳於世元高鳴崇眞光教涪和眞人道行碑○

眞定人世祖召爲翰林學士遷吏禮部尚書有文集五十

卷文內所稱盧尊師即盧柔和洞清于公即于通清見前

通洞音近疑有一誤

酥醪洞主曰王涪和師盧柔和柔和師于通清其學實

出丹陽然通清柔和及涪和皆禮長春則並長春弟子

也長春學最平實而年又最高丹陽諸眞再傳以下多

師事之茲統列之爲長春弟子柔和事于通清稱入室

又謂長春其本行當有可紀惜不傳

李先生志方號重玄子初名益字友之相州安陽人金朝

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諸王爲方鎮大安崇慶間宣宗以

豐王來彰德先生時以高些家推擇爲功曹掾有廉平稱

如東濕從事者多引去先生直道自任氣不少衰會被檄
渭米餽燕師抵霸州值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世之纏
每見於顏間一日忽謝病歸隆慮山適與丹陽法孫柔和
子盧公遇便請執禮爲全真師入棲霞谷無憂洞深坐練
化甲申聞長春邱公應詔還附盧公遠迓長春賜今名號
時盧公有提點北京道教之命長春請先生綵在彰德俾
之南行即營棲霞爲觀稍稍就緒會彰德總管趙德用請
住迎祥觀先生乃命弟子康志宣主棲霞事丁亥長春上
仙先生往祭因留宿檀順致心喪焉庚寅復還士庶懽迎
皆曰吾家先生來也總帥蕭仲通奉疏請主天慶宮丁巳
宗王穆哥遣使賜金冠雲錦羽衣仍加眞人號先生住迎

祥天慶於棲霞蓋惓惓志玄物化復以尹志和塗志堅等
知觀事庚申二月九日集衆留頌怡然而化其頌曰四大
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春秋七十
六所著地元經行於世生平迭著靈異若萬鶴繞壇而
翔飛蝗抱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殺田豕雪失道而作司南
類此甚多然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故不具書元高鳴重
生返眞碑參李誠棲霞觀碑○高碑見甘水仙源錄李碑
見林縣志金史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加開府
儀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永定彭德等軍據碑文則判
彰德在衛紹王時元史太祖紀十年乙亥三月金御史中
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碑文云抵霸州幾
至不測即是時元史宗室世系表憲宗次九子末哥大王
碑云丁巳宗王穆哥即末哥也

酥醪洞主曰余讀宋史文天祥傳稱天祥被執至京師

世祖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
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覓假得以黃冠歸
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
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事遂已夫人臣
不幸當易代之時潛身草野託方外以自說古多有之
然元時禁網疏闊宋之遺臣如馬廷鸞章鑑家鉉翁張
山翁王鼎翁鄭思肖謝翱輩皆不必遁迹二氏惟何時
以知縣從文天祥起兵兵敗削髮爲僧汪元量以善琴
從太后北行勉文天祥以忠孝白天下後世祖賜爲黃
冠南返耳並見明錢士升南宋書　信國忠烈不知何以願託黃冠
而積翁等又欲釋之爲道士及讀中州集乃知金亡後

其遺臣不甘仕元者如翰林學士張本南陽酒官王元
粹太學孫邦傑及進士秦略之子彥容禮部尚書王競
之孫道通等後皆爲黃冠師張本王元粹孫邦傑秦彥容並見下卷王道通未詳
中州集又云麻徵君九疇少嘗就道士學服氣史御史肅贍亦欲棄官學道未遂而卒而王鶚撰
李眞常道行碑則云河南新附士大夫流寓於燕往往
寘名道籍館於齋堂者日數十人蓋元初尊禮長春凡
其徒衆免死與奴一切不問意信國四燕京時親見其
事因發爲是言而積翁等亦欲遂其志歟然汴京之破
蔡州之亡後長春之化六七年當時遺臣雖寘名道籍
皆不及長春之門惟李志方李志全馮志亨諸人見幾
獨早親禮長春得其印證成就亦自卓卓金源遺獻以

野史傳者元妖問劉祁外家寥無幾劉祁歸潛志頗識皆不載吾意當時以黃冠歸故鄉備顧問者頗不乏人而惜乎姓氏無考也嗚呼滄桑而後匿跡銷聲者多矣況老氏之旨固以知希爲貴耶

陳志益自號重顯子單州琴臺人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血大定間禮丹陽之高弟同郡靈眞子尸居環堵久於鍊化故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知修行之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爲大利益事自是所至之方苟有緣契必盡心焉建築者計百有奇嘗住持葛公山清虛宮後自武川來遊恆山設教度人司倉張瑋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

矣何苦以膠膠美物爲哉所慊者聖賢無象設宇門弟子無竭香火處耳衆雜然曰謹受教乃於恆山大茂峯之東地名帶耳谷創築淵靜觀已丑瑋割腴出三十畝始基之輸幣入粟者絡繹不絕庀工董役旬三浹遂成壬辰春順化享齒八十一贈洞虛眞人元高鳴淵靜觀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云壬辰順化係金天興元年壬辰非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衛輝河東高鳴撰鳴時尚未北渡爲元官也又直隸唐縣北葛公山有清虛宮重顯子返眞碑銘亦高鳴撰未見拓本

李師志柔字謙叔號同塵子洺水人父志微從太古高弟開玄李君受全眞教法泰和辛酉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

然順化年七十八方斂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既葬赴喪於東門人忽見大名奉天宮羣鶴飛鳴下直壇殿須臾訃至識者以爲師之神遊焉元李道謙同塵眞人李尊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

劉君道寘號眞常子雲中白登人生不好弄閉與諸兒戲必結庵趺坐曰我學道爾泰和壬戌聞渾源隱士劉柴頭號得道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遣乞食君皆樂從師遂授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從學者日益衆癸未秋長春人覲回君執弟子禮迓諸銀海之東問君之初事以柴頭對師頷之曰仙人中天隱也因授秘訣錫今號長春仙蛻尹清和命主華山之雲臺丙午春應召至燕預長春宮

醮事五月旋車古恆請州牧高仲棟洎門人許志安屬以後事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五君嘗作巳人曲接引於衆又著貪仙隨應總仙三錄以道神仙可學之事臨終語門弟子曰可於丈室痤吾艫榜以修然足矣渾源學士魏公邦彥遂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元王鶚眞常子劉君道行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

酥酏洞主曰渾源隱士劉柴頭余徧考諸書不得其事實然元王惲秋澗集有渾源劉氏世德碑稱遼末遠祖諱用者生子翰翰生媽字仲謙天會二年以詞賦第一人中選金國一代詞學得人爲盛由公有以振起之釋褐右拾遺由知縣遷安東節度副使兩貳大理寺累官

中大夫愛渾源山水佳勝因家焉晚號南山翁生四子汲渭滂濬滂早世汲與弟渭同擢天德三年進士官應奉翰林文字有西嵓集行世一子侖大定十年進士第豐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孫一從夔奉職出身渭終嵐州刺史一子伋河水泊酒監濬用蔭仕至饒陽令四子伋侃儼俁伋眞定軍資庫使三子從善從泉從契從善彰德府酒監從契克勝軍副都統孫五曰郊武義將軍曰郅等俱早世似用恩賜第官沂水縣簿一子從益大安元年進士乙科官至翰林應奉有文集十卷二子郁郁祁翁冠舉進士壬辰北遷築室榜曰歸潛戊戌詔試魁西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一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二卷行於世郁中統元年中省辟左右司都事拜監察御史僉承安二年進士第官秘書少監壬辰北渡蹈河而死三子從禹從愷從稷從禹正大七年詞賦第官同州錄判一子曰都從愷從愷以蔭官登封主簿終河南府路經歷三子廓鄘廓平江路匠人提舉鄘袁部場管勾鄘由省掾歷官監察御史從稷終濟南路儒學教授三子郁郴郭俁遂州酒監一子從周據碑所述自金至元父子昆弟俱相繼擢第爲名士夫作良牧守其末仕者從皋從周及都郁郴郭六人耳劉柴頭蓋南山翁後裔惟不知當何人然家門爲奕而能脫屣富貴學道窮山中長春謂之仙人中天隱

宜哉

李師志明字用晦號棲眞子潞之壺關人九歲去父母爲全眞學禮奕山潘先生爲師稍長遇超然廣化王眞人授以火候周天之法鍊陰爲陽之術後事長春眞人命名與字一切勞役皆令備嘗然後誘以至道之妙示以用力之方師亦力强志苦至脇不沾席者逾十年長春曰李生受道之器非餘子所及也居無幾歸太原人無識者但以單子李師父目之時方進取戎馬星屯汾晉間劫擾戕害所在多有庚寅太宗南伐駐蹕并之古城師拜覲天光上因勅兵人有暴奪者以軍法從事遂著爲令末幾府尹石抹公疏請住持天慶故宮天慶兵亂鞠爲荆棘師慨然興復

語衆曰度道士宋守宮觀雖近代之制然自漢武時於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太一諸像其來遠矣吾道家者流雖恬淡無爲以治其心可不分祉祝釐爲立教之跡乎遂盡力營繕觀成爲一方之冠見榮祿宋公所撰萬壽宮碑戊子夏府中僚屬祈雨以師主醮事已而澍雨霑浹歲以大豐宣差完顏胡失剌暴得奇疾氣息幾絶師呪咀杯水下咽復甦中統二年陞河東南北兩路道教提點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永寧昭邈授棲眞洪妙眞人號至元丙寅建子月迄眞年六十七（元王博文棲眞子李尊師墓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詩選癸編王博文東魯人少與王惲王恕姜渠遷至御史中丞）

史公志經字天緯號洞玄子絳州翼城人貞祐甲戌翼城

再陷流寓雲中主完顏氏家與定辛巳遁跡投玄禮恆嶽劉眞常師癸未長春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拜於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是盤桓蔚代朔應間研精問學弊衣糲食晏如也辛丑西遊著華山志十四卷丙午劉眞常羽化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已酉拜于洞眞寥授經籙辛亥從李眞常北覲例賜紫衣加號立眞宣義大師乙亥春以後事囑諸嗣師遂神遊於所居之松菊堂春秋七十四（元王鶚洞玄子史公道行錄參李道謙後跋○此錄及後跋俱見甘水仙源錄）

楊至道藻州馬城縣之靈泉人其通玄大師號前金之賜書也先世四傳惟一子父冲常以陰德自力生通玄兄弟六人其次伯義奉先人祀季早世長伯和又其次道夷次

爲居徙饘粥計觀落成適長春以中旨賜還遂趨赴參禮且請觀名長春以開陽命之壬辰十二月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仍祠於觀之東偏歲時會祭不輟金張本修建開陽觀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張本於正大九年從舊本重刻）

長春宮碑云丁酉春景州開陽觀羽士謁文刻石則作於蒙古太宗九年時金亡已三載矣文稱蒙古太朝以此朗然先生係丹陽弟子劉眞一（見後）

李講師志全字鼎臣號純成子太原太谷人父洵直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少業進士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遂不復進取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邱長春講師依河陽張尊師爲引度聞長春西遊策杖徒步謁見於奉聖龍陽觀長春授以道妙及今名號自是山居有年東萊宋披雲以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散亂

講師爲校讎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爲完書教主李真常奉恩例賜純成大師號提點燕京玄學中統二年六月上昇年七十一著有酎泉集三十卷又集七眞以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眞文苑元李辭純成子李君水仙源錄李尚未詳衔稱宣授懷孟路提擧李蔚慶之撰當元官慶之乃其字也馮公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道之後弱冠業進士兩赴內試不中崇慶兵亂還鄉本州節度使奥屯肅請攝教授事辭大兵西征北渡窩德與癸未長春宗師自北閫廻道過焉公爲長春感發卽願奉几杖謁眞常眞人爲先容眞常引見列門弟子中旣還燕一夕長春指公謂諸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後事也

及長春仙去公謂淸和眞人曰道教之興今日爲盛長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請毋多讓遂集道衆并達官貴族就迎於所居之靜室淸和初閉門不納公參戶而入扶至堂上使衆羅拜名位遂正乙未淸和遺公書以年邁求退公念眞常攝行此事已十年丁酉公取立淸和時扶護之禮按爲典故遂立眞常先是承詔教授胄子十八人公選名家子弟性行溫恭者如其數爲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後皆克自樹立戊申眞常依恩例奏賜公金襴紫服佐玄寂照大師號遷充教門都道錄權教門事及將立玄學公復力爲贊助直至於成甲寅八月示疾卽眞壽七十五與公相往來者梁運使斗南

陳翰林秀玉吳大理卿德明輩每論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其稚量高致爲可知已元趙孟頫玄寂照大師見甘水仙源錄趙著未詳歸潛志馮公道行碑銘○此銘久者爲趙著又未附有渭陽趙著北祖贈詩當卽其人房師志起號沖虛子濰州昌邑人幼業儒旣而以異夢有覺遂入道參邱長春尊師於海上長春目其氣志非凡殊裨異之命主馬坊之淸眞觀師氣貌魁奇操行淸峻通古今善篆籀樂與名士大夫遊至於醮祭之獲福雲鶴之顯異所在驚動耳目壬寅聊攝趙侯請師住持郡之玄都宮道出衛州汲長趙賓以治城崇道里隙地奉師爲玄覽別館師集其徒告曰吾大方家雖淸虛自然爲宗要以應時行化爲務詎容山林長往歸潔一已乎衛之十中而處會

俗美而易化不於焉闡教尙何往乃命門徒孟志玄趙志樸創建紫極宮未成師委蛻仙去遺命志樸等勉卒前志至元甲申訖功王惲爲之碑且曰遺山謂師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尙義似夫墨名而儒實者蓋確論云戊寅志樸以師德請於朝敕賜宏眞體靜眞人元王惲衛州紫極宮碑銘○此碑見秋澗集劉志淵字海南蒲州府薦泉人方其未生有牡丹先開之兆及生紅光滿室迨爲兒童不作嬉戲事親至孝自號玄沖子慕仙學道後遇長春眞人於棲遊菴金末兵亂志淵避於綿山雖九軍搜獲萬騎蹂踐身不離於側亦不罹於害殆仙家所謂兵無所容其刃者及厭世自留句有七十九年倏忽間而今脫殼出塵寰云山西通志

董志平字道衡完縣人家世農業年十九師邱真人教以
全真秘語傳之鐵冠服賜號通真志平以醪感鶴以神應夢
水蕩神扶仙靈懷玉迭著神異一日疾不食不言惟出手
番一覆二指空喻十五日上昇也至日薰沐跏趺而坐出
頌示人曰性似團圓月光華照影清自從雲斂後何處不
分明頌畢而逝度衆三百五十餘徒年七十九歲（畿輔通志）

范常真邱長春弟子隱平度盤石山能馴猛獸人稱爲狼
范後尸解去萊州府志○考淮安府志狼范者失其名始
監海州倉歲饑私貸糧以活多人事覺將刑
於市忽見神人被髮仗劍衛護之所司異焉乃開釋其罪
先在獄時有一老母旦夕饋食尋詣之至城東門見而謂
毋曰我驪山老母也緣汝有陰德在仙籍故來赦汝往當
修行言訖不見遂入山苦志精修與豺狼同處人見而神
之後不知所終當即此范常真又考泰山志至元十八年
創修通道宮碑云古陽子丁公超然苦志道價非常公禮

青社萬壽真常子慈惠真人范尊師師即長春法嗣也又
泰山志通道觀記云古陽子丁公遊於東楚遇真常真人
遊於東楚疑即范監海州倉時也
蔡江月滿城人母王氏感夢而生六歲始能言七歲出家
戒行嚴甚大安初聞邱真人即恭詣之口受其訣遂得悟
焉元帥張柔領軍治滿城以狀奏之賜湛然江月真人之
號丁酉年五十九告弟子曰久苦塵俗殆將歸矣翌日具
衣冠端然而逝不雲而雪樹木皆掛比葬有鶴翱翔人以
爲仙去有江月集行於世幾輔通志○元史張柔傳戊寅
真人當在前數年蔡真人羽化在丁酉則太宗九年
張真一汾陽人修煉於城西十里之西巖石洞元初村民
周氏築菴居之後參邱長春賜號丹華子還守舊址丁亥

五月二十八日有白鶴自艮方來止於巖際久之向坤飛
去明年是日復至如是者三及真一羽化遺音至今存焉
山西
通志
王志祐號棲神子林慮人幼業儒術及長慕玄理由平水
抵王屋山山巔曰天壇其南有陽臺觀金貞祐甲戌邑令
延爲住持始長春游秦過河陽孟州結菴而居揭名嶽雲
泰和間定問創爲觀乙未棲神至孟州復修飾而潤色之
棲神以靜爲基以慈爲寶不讀非聖書不作矯俗事年高
行積遂之人望而歸之不翅其家其徒於香火之隙研精
語易十常四五己亥三月上昇壽八十八包志安繼主嶽
雲觀壬子嗣教李真常准恩例改爲宮元李俊民重修陽
臺萬壽宮記參楊

魚重修嶽雲宮記○李記見濟源縣志楊記見遯山遺稿
元史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授之學金承
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金源南遷隱於嵩山世
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既見乞還山卒賜謚莊靜先生按
棲神化於己亥係蒙古太宗十一年年八十八少長春四
歲濟源志有長春題天壇二律是長春曾至王屋山棲神
後又居長春之嶽雲菴當係長春弟子　國朝畢沅中州
金石記載有天壇十方大紫微宮記李志全撰大朝庚戌
八月立云碑述沁州杜德康及夫人王體善施舍之事杜
侯一門自於長春國師即凡前親受法謝然則王屋山道士
多禮長春不
特棲神也
張師志玄字隱微號寂然子河東孟門縣人自髫齔從平
水景錬師爲全真學於正一法籙亦稱精究貞祐南遷所
在俶擾聞長春邱公應聘龍庭嘻然歎曰天道在北吾將
遠遊雲朔以隆道紀至永興之清樂鄉結茅而居衆異之
問有請必恍然開悟乃相與叛觀居之榜曰迎仙尊顯之

也師佩上清三洞籙章主盟武定幾二十載度門徒甚衆
惟吳張盧三法師得其傳而吳爲最師謝世藏觀南化臺
吳號通玄子通文辭知醫藥人或參叩誦答如流有一鉢
千家飯渾身百衲衣心如江月朗情似野雲飛之句達官
豪右共來敬禮遂易亡金劉太監別墅爲棲眞所署曰永
昌與迎仙爲上下院而張法師所建永興之觀盧法師所
建定安之白雲觀與永昌同一法眷云元王惲奉聖州新
碑見秋澗集志立墓表長春面遊雲
朔後亦當謁長春碑未及載耳
酥醪洞主曰元代正一之教盛於南方然考張天師世
家第一代爲張道陵三國志作張陵道陵生衡衡生魯魯行其
祖父之道據有巴漢後降於魏太祖封閬中侯子盛太

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按三國志太祖
封魯五子爲列侯魯薨子富嗣侯盛不受封蓋在五子
之外又魯降後漢中旋失於蜀則魯及五子當隨太祖
遷北方魏書釋老志稱寇謙之修張魯之術守志嵩岳
遇太上老君謂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誠
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始光
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世祖崇奉爲天師親王道壇受符
籙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是謙之實得法於魯之後裔
顯其術於北方自是而後沿及唐宋北方習流多習之
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系師魯字公祺益
繼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
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

及元之諸帝命張宗演張留孫吳全節輩設醮無於長春
宮自是全眞家通正一者漸衆而張守清得先天之道
爲元武宗仁宗所尊寵事實詳後故武當全眞一派以正一
著者尤多特仍守本宗修性之旨耳學術之歧必有其
漸因究其遷變如此○明宋濂潛溪集有漢天師世家
序紀述甚詳序云漢天師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
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壽中直言
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
衛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
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
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璧魯洞俄

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既成闔巴蜀冷氣
爲人蓄銳意入蜀初居陽平遷鵠鳴山感玄元老君屢
受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
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蟊賊醴泉破鬼城之
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
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衛使世世相傳
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眞有長材
詔徵黃門侍郎避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
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系師魯字公祺益
繼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
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

祭酒皆敎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舍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鎭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子彭祖魯死諡原侯曾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敬冢驗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迥迥生符符生祥祥字伯麟隋洛陽尉能吐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槌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恆唐高宗問治

國恒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恆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亡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倏倏生諶諶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卽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與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曰眞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東部尙書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

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眞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閒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霆磔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擧一握稽首書曰保鎭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卽山中度地遷建上淸觀改爲上淸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葬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烏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啟龜山之冢唯一烏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眺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江濤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淸靜陰符二經守眞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嘗掌

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雨
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禁之雨作而蝗殪
勅授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
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問使訊之可大
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
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傅世祖平宋
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
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沖和眞人之號仍給
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
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受體玄弘道廣教眞人賞
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

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眞人大德
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
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雷電晦冥
藏俚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
曰冬無雪民間得無有災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
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
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
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
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
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
乙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

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卽今天師洪武初六
覲京師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領
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褒文稱其瞳樞電
轉法貌昂然人以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謂
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自正常以下詳明史稿　序末又稱魯在巴
漢垂三十年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悍鬬官府
賴以成治其功之及物甚宂然王世貞宛委餘編據裴
松之註所引典略則謂陵之法略與張角同角在中國
事露至反族滅漢亦因以亡而陵在蜀漢用僻故幸不
敗傳至子衡孫魯曹操破之始請降封侯萬戶傳國累
葉至唐宋間復世掌道教又引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

瘧於邛祉中得呪鬼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
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翕子衡奔走尋屍無所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糜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
年遣信告日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係師衡子魯
爲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者乃蛇
腹之餘殮耳其誕之甚至綜而論之陵之術實爲道家
符籙所由起三國志評張魯謂其舍鞏盜列功臣去危
亡保宗祉亦見幾者特非老氏清靜無爲之本旨耳○
又按陵之術大顯於寇謙之而元代張留孫吳全節亦
得其傳見重於世主不必張氏子孫也惟自元以後精
究者稀明史稿稱張氏自正常以來專恃符籙祈雨驅

鬼問有小驗蓋已漸失其傳若錢謙益所著萬尊師墓
樞傳彙記其救劾神異之蹟末云昔虛靖天師沒後十
六年西河薩守堅遇之青城山遂相授受尊師得法峨
眉嗣薩祖而虛靖冥通證明云云若斯之徒近不復覩
其稱正一教者大抵皆火居道士欺謾庸愚爲衣食計
蓋不足言矣

妙眞大師訾守愼族出金鄉女冠者宿也大朝癸未秋間
長春國師應詔道迎數舍自爾住燕親炙師席省心玄
訓師承特旨於泰安縣城西北隅崇建長春觀丙申鎭撫
王友省奉先行臺公命令妙眞住持妙眞與趙守淵王守
志積累修緝凡二十餘年觀始落成丁巳元和子自梁父

罔以文碑之元和子稱妙眞修學儻來不爲得儻去不爲
失不悅生不惡死沖而用之厥心不震此得性之功也動
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寢無夢覺無憂虛而待也其生乃
全此保命之效也子景仰久矣幸覩芝眉年已長而色若
孺子聞所言如聞天籟於隱几竊使予之意也消云元元和子

長春觀碑○此碑見秦山志跋云
元和子不詳姓名似亦長春弟子

酥醪洞主曰磻溪集有贈濰陽唐括姑詩序云唐括姑
故丞相之女弟也子時在隴山京兆統軍夾谷公專人
書召姑壽至又有博州戰姑庭撿詩序云聊城之南鄒
氏之室有戰姑者本蓬萊人生有巧思以綵縷紉鳥獸
魚蟲花草之類隨物變態不待規模而應之於手其精

附

姚先生玄號雲陽子終南蔣夏村人與重陽祖師有緦麻

之親大定丁亥重陽詣門告別問將安往重陽告以游海上邱劉譚中捉馬之行先生素以害風相待笑而別不數年邱劉譚馬四師來居劉蒋先生愕然曰向重陽告別之語今果驗矣乃棄家捐累乞受道於丹陽宗師丹陽教以修真奧旨及賜今名號仍贈以詩云灰心忘富貴槁體樂清貧甘作逍遙客長爲自在人氣中須養氣神內更頤神不着纖毫假方能得至真先生得法之後日不交睫十有餘年深入大妙後隨丹陽東歸游歷磁相間愛澄陽風俗醇厚築白雲菴居之一日謂衆曰師真有命吾其歸乎日方卓午趺坐而化年七十二有破迷集行世

祖庭內傳

雷先生大通號洪陽子延安人嘗以詞賦魁鄉選時人以

解元呼之大定乙未秋謁丹陽宗師一見若有夙契丹陽東歸留居祖庭甲辰春聞丹陽上仙杖履往奠明昌初過滕郡愛嶧山幽邃築修真庵於嚮石澗弟子數百人惟靈真子馬了道清明子王志專爲入室辛未秋先生謂門人曰百六數窮劫災斯至吾不忍處世也遂示微疾而逝時京兆來靈玉號真陽子亦鄉試解元大定庚寅禮丹陽宗師後侍丹陽歸海上事蹟不傳

祖庭內傳

劉先生真一號朗然子登州黃縣人弱冠試春官占甲科人呼以解元忽得泄瀉疾百療不効大定已丑秋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過其門母氏設齋供養以子疾告祖師曰此吾門大士非汝家子也許之入道則愈矣母焚香跪諾祖師以餘飲與之汗出如洗遂漸瘳祖師上昇先生入閣禮丹陽宗師復相從東歸丹陽將羽化謂先生曰汝緣在北方可往矣自是北游平灤至撫宣築重陽觀度門衆數千人北方道教先生闡揚之力居多泰和丙寅二月召入室弟子邸道明曰吾其歸矣丹陽金玉集進道之要當鏤傳之須臾假化所作曰應緣集

祖庭內傳

李先生大乘號靈陽子平涼府華亭縣人嘗中鄉選中歲試御簾下第慨然有煙霞之志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西行先生邀至私第執弟子禮已亥二月丹陽就先生花園築環約同居百日花圃中林檎一株已枯死命於四月十四日移栽環內作詩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人

寶瓶七十二候足至五月二十日枯幹復榮無何丹陽挈居祖庭數載之間屢蒙印可壬寅丹陽東歸長春謂先生曰吾道東矣時館陶劉武節官鄠縣與先生善官滿請先生東遊至家築菴奉之劉亦入道爲門弟子自是徒衆雲集又數年示疾順化體若蟬蛻而輕觀者歎異閱中兵後道衆復卽先生花圃築爲太清觀

祖庭內傳

趙先生九淵字幾道號湛然子隴州隴安縣人少習儒業中鄉試甲科隴人以解元呼之年逾三十未嘗婚娶大定戊戌丹陽演教隴川先生見之心醉請預弟子列丹陽還祖庭先生從居之朝夕叩參於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壬寅丹陽東歸先生往來終南鳳隴間河內張邦直尹扶

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爲忘形之交先生非法之言略不出口聞談他人短輒瞑目不與接所至人敬慕之正大末鳳隴兵亂不知所終于洞眞住持祖庭訪得其遺文目之曰思玄集祖庭內傳

趙眞人悟玄字子深號了眞子出臨潼之零口民家母魏孕十二月生時室有光煜然早孤事母以孝謹稱丹陽馬公扶重陽柩過零口眞人迎館於家與之語遂相契因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母曰若果有志吾與俱往乃舉家入道事丹陽於劉蔣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恩虛第宅以請師弟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其後

丹陽東遊有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汾州淸化李氏築精舍延眞人因剪柏四株植於庭且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泰和中樊川雒六郎事眞人執禮甚恭其弟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兄樊川閱眞人貌則茶肆常見者兄知眞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陽村之柏坡爲築全道庵大安壬申眞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空中有聲如樂音合奏眞人作歌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弟子李道寶自洛西還至陝遇眞人曰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毋忘道寶至涪化眞人已返眞矣舉其詞合現琦

所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眞人閱世六十三明年葬全道庵側後淸和尹公拜祠下歎其崖巔峻狹改作於坡下額曰翠微宮眞常李公復奉朝命贈弘玄眞人眞人遂於玄學得於心宣於口皆成歌詠有仙梯集傳世山東諸郡目曰小丹陽初眞人居澧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及長春邱眞人赴召竟如其期弟子入室曰淸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淸嗣淸貧子者曰呂志眞嗣洗燈子者曰張道性明微子度李志久主翠微宮事元李謙弘玄眞人趙公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李謙字受益鄠之東阿人官至集賢大學士文章醇厚有古風學者宗之

段先生明源名光普號眞陽子世居平水性豪俠因酒傷人避衆入關中拜禮丹陽懇祈出家丹陽教以寡欲澄心摧强抑銳先生力行所聞不數載臻於妙道遂杖策還河東於稷山縣北築了眞庵居之壬寅夏忽謂門人曰丹陽宗師將東歸汝等可隨吾往謁甫抵潼關仙仗果至丹陽叩以所進歎曰吾教得所傳矣明昌改元沐浴書頌而逝目光炯然數日不落所著曰明源集祖庭內傳

任先生守一號自然子京兆鄠縣人性喜射獵一夕夢入陰府見罪囚拷掠事既覺毀弓矢謁丹陽門下求受道業丹陽斥逐至於數日心益堅乃令供事飲膳服勞三載未嘗少懈丹陽因教以忍辱降心調煉神氣久之有所得一日跪告曰庸鄙蒙師開悟愧無以報願更汲爨三年丹陽

日汝向未悟須服勤今既有得當進次眞功接引後進先生拜辭乞食河朔間道緣日盛丹陽返眞廬墓三年未幾忽召門人告以師眞令從游道山遂翛然順化時明昌改元四月十四日也祖庭內傳

周師全道號全陽子世爲古幽巨室早喪父母患奇疾割股和藥以進疾遂瘳鄉黨稱其孝母終哀毀幾於滅性大定癸巳詣丹陽席下服勤不懈丹陽付以眞訣賜今號無幾何丹陽詔曰郁近邊鄙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行卜庵玉峯山下因人根性語以孝順廉立其無告者收養庵中郁人爲之遷善貞祐間羌人陷郁師亦在擄中羌識其異人釋之自是受教者日衆度弟子千人元光末尚書

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郁忌師名一日詣庵叩以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張喜其誠出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翼日設齋贈以袍履時遣人問起居焉師亦嘗往來長安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郁十月召門人圓明子李志源囑之曰終南活死人墓祖師開化之地吾欲增葺之世態如此不可爲也汝他日當勉成吾志言訖命衆誦清靜經危坐澄聽而逝春秋八十四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爲莫逆友時仕慶陽值天兵圍城甚危忽夢師蔡杖造門曰吾今來告別軒冕倘寄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始知入夢之日乃師返眞日也遂解印綬遂葺居之逾十載俄遷居長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掠女八山見石壁間刻有靈光洞三字中有石牀鐵臼尚在屏妻子樂道以終其身乙未闔中甫定圓明念師遺命於南時叛重陽成道宮壬子眞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引化眞人元李道謙周尊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碑文稱張公信甫金史張行信字信甫元光元年改靜難軍節度使兼州營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起爲尚書左丞與碑合續通鑑書蒙古圍慶陽在紹定二年己丑歲此碑則波圍在元年戊子十月以前三年陳和尚敗蒙古兵於大昌原圍乃解

酥醪洞主曰磻溪集有離苦海詞贈周道全云知君好事從來慕爭奈槃浮華難去雖然有意學顒鑒被繫脚絕兒稱住慇懃頂上旋烏兎莫把光陰虛度神仙咫尺道非遙但祇恐人心不悟又鍊丹砂詞贈周道全云守分莫强圖遺興閑居樂天知命任蕭疏萬事休論成與敗兀兀前途失也本來虛得也何如百年反覆乃須臾不似中心存道念賢聖相扶此周道全蓋禮長春者與

周全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

陶先生彥明字明甫平陵襄陵縣人事父母以孝聞年三十失怙恃棄家居靈寶大定癸巳河間張子靜來爲縣宰告以丹陽弘教終南先生詣劉蒋一見如有夙契丹陽賜今名字遂卜居渭南簞食瓢飲行所受於師者不數歲丹陽召還祖庭問以日用歎曰純而不雜其陶明甫乎復賜之號曰無名子丹陽東歸隱居桃花山逾二十年忽告其徒曰吾昨於定中憶先世嘗居靈光洞今失所在矣後遊女八山見石壁間刻有靈光洞三字中有石牀鐵臼尚在遂葺居之逾十載俄遷居長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掠女八獨長淵無一騎至人始服其先見正大丙戌秋門

人狄抱玄王抱眞請先生就雲溪菴過冬、先生曰待來春往彼作歸休計丁亥三月抵雲溪與道衆談笑終日翼日端坐書頌奄然而逝年八十六停柩七日頰紅頂溫如熟睡狀明年離峯于君葬諸鳳翼山西啟棺形質不變香風滿谷左丞姚樞爲作墓銘以紀靈異焉祖庭內傳○姚樞、墓銘廿水仙源錄未載今不可考

薛先生知微字道淵號碧霄子河津人唐薛仁貴之遠孫也大定辛卯謁丹陽宗師操緘箒侍門庭三載一節丹陽付以秘旨丹陽東歸法弟王志一欲游寗海參師先生慟哭與別衆莫測所以及王抵寗海丹陽已羽化二旬矣其預見未然多類此後游嵩少間結茆內鄉正大王辰冬、無

疾而化年八十三著有清虛集弟子數百人惟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沖爲入室皆立觀度人於河東雲應間掌教眞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曰昇玄眞人祖庭內傳

陳先生知命號朝眞子終南袁村人與劉蔣爲鄰疃重陽祖師屢化度之以家殷富未肯遽拋塵累及丹陽宗師居菴爲觀度道士數百人公適當其時善自愛吾其歸矣言訖偏辭道侶怡然順化壽八十一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爲靈虛觀保賜道安沖虛大師號敕領觀事皆符先生言

旋珍重一聲歸去也倒騎立鶴海東邊擲筆曲肱而逝時大安庚午十二月二日也年六十一有玄通集行世祖庭內傳

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爲酒家傭馬丹陽授以仙術修煉於萊陽之遊仙觀或經旬不食隆冬單衣行乞氣體充粹雙目炯炯言休咎皆應大定甲辰端坐而逝後有見於遼陽意爲尸解云　大清一統志○續文獻通考記任風子事略同惟云遇異人傳授不云丹陽又云宏治甲子冬逍遙不云大定與此異然一統志係取明代志乘當不誤續通考疑誤記也

王丹桂字昌齡禮丹陽爲師隱居崑嵛山神清洞丹陽訓號白雲子祖居在利州有自彼來者言族中親眷聞先生入道多歲矣未知是王家那一宗派丹桂因作好離鄉詞寄之云聊與話行藏生死輪迴豈盡量無奈頑心迷愛欲

滋彰千古悠悠不到鄉幸遇祖重陽開閫全眞出世方寄語吾宗當省悟消詳這箇徑來不姓王著有草堂集行於世（卓堂集○此集見道藏輯要）

戎體玄號眞成子初師事馬丹陽丹陽亦亟稱之性酖古簡澹精老莊博覽儒書居嶧之清眞觀至元間召見殿庭封中眞大師賜紫金襴（兗州府志）

酥醪洞主曰道藏輯要載晉眞人語錄一卷內有重陽祖師修仙了性秘訣有答馬師父十四問（按當云馬師父答十四問）晉眞人名字里居不詳疑亦丹陽弟子也其論全眞云全眞者合天心之道也神不走炁不散精不漏三者俱備五行聚合四象安和謂之全眞也其答馬師父十四

問云第一問如何是鬼神不測處龍虎定相逢答曰那一切虛寂便是第二問如何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答曰玄者父精牝者母血元初各八兩合爲一斤一點元陽眞炁便是元本也第三問如何是復命歸根曰靜答曰只要心不逐物去不染不着心定意不散神不昧便是歸根若不此者不得歸根第四問如何見性答曰只要無心無念不着一切物澄澄湛湛內外無事乃是見性第五問如何是應物不昧答曰耳雖聾目雖視口雖說只要心不着也第六問如何是天關地軸如何得相守答曰天關地軸亦是神炁二字只要不着不染心定乃炁定心動則炁散若心不動則子母相守第七問如

何是出有入無三尺劍長生不死一丸丹答曰出有入無只是一炁三尺劍慧也長生不死者一靈眞性也一丸丹者命也只用清淨無心尋箇靜處坐去更無甚麽第八問如何是調息答曰非有作爲也若得心中無事炁息自調但知調息便是有着調息者只可不知見不可着於口鼻今日說與衆師兄別無甚麽只要心無事尋箇靜處坐去弟子只因心中無事得入於大道依此行去第九問如何是達歷大師云提得虛空回面覷答曰虛空是一性回面覷不昧也第十問弟子晚年出家筋血衰敗願師指教答曰補去問如何是補答曰只要頭頭無事萬緣都放下六門不交行只用一箇主人常

少語不着物十二時中常不昧減省睡眠一時放下便是補也第十一問如何是鉛汞答曰鉛是父精汞是母血亦是性命二字第十二問習靜之間有一切念起或更昏睡多如何得念不起昏睡少答曰只是裏頭無物料神炁微細裏頭實有物自然無念不昏睡也第十三問如何是天地不測處鬼神不知處答曰那更有甚麽第十四問如何是十二時中似一時答曰不止十二時中似一時乃至千萬日稍有不似一時即是早斷減也觀所論述蓋深有得於重陽丹陽之學者

崔先生道演字玄甫觀之修人眞靜其號也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爲載道之器事父母

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爲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
傳頃歸蔣陵之韋家墅下棲焉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
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天折人咸
德之粗工王彰嫉甚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
遇諸曠輒挽裂偃仆以塊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爲死矣少
之復甦過者驚叫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
意居無何弟子劉志恆請市金山吳天觀居焉邊人楊涓
畢琳意在有所詰期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
擁帚家庭間獲片楮開看乃先生讓二子寒盟之章也復
有橫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爲贐
扁諸所居之堂堂茁詩奄然在壁間如新築翰者其神異

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寓之純陽觀駐錫未幾
履滿戶外越與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
壽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爲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
獨具其體云元杜仁傑眞靜先生傳碑○此碑在山東長
清縣高翿八分書丁未上元日立丁未元定宗二年也元詩選三集杜仁傑字仲梁濟南長清人正大
中隱內鄉山中元至元間屢徵不起張志純詳後名志純詳
後

酥醪洞主曰杜仁傑眞靜先生傳贊曰天下所貴乎得
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箕
尾解水火遺冠舄導以旛幢殿以聲樂然後以爲昇天
之證吾讀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
谷中恬然委蛻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

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爲好事者紀錄而又過
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
如是其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先生則不然不內
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爲黃耶其教戒精嚴有過乎穉氏
者吾以爲綿耶其業履忠孝又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
法輒混而爲一區間者遺焉路以燎原之頌墮楊畢以
雪庭之書卽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
之以慈儉禮讓爲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爲教人之符
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宴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
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恩綸一出名隸清都號曰眞靜
不亦宜乎肯哉斯言其得老氏之玄旨歟余試取莊子

語而引申之莊子刻意篇云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
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爲也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
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爲也若夫無江海而閒
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蕭然無極而衆美從
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夫存此道德則所稱死而
不亡者壽固自有在豈必白日上昇乃爲仙者哉全眞
家之學有類於是其弟子亦多能守師傳不特眞靜也
故余於道術中獨有取焉

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
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厭

不置廬舍爲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卽止風雨寒暑不卻也行巧玉許昌寄嶽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二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編内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閭師名奔走承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初隱觀津女凡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居

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門人衛致夷輩葬之長生觀張内翰敏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眠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之是亦按天籟以宮商責渾沌之勘丹青也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顔幸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伯英與之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卽北面事之竟爲黄冠以歿云金元好問離峯子于公墓銘○此銘見遺山文集張敏之名本高獻臣名庭玉雷希顔名淵幸敬之名愿劉景玄名昂見中州集漆水公詳後

趙先生抱淵號還元子俗呼曰麽哥延安之鶏川人自幼有志方外嘗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眞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素不讀書一夕忽夢眞君召賜金一席僻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卽吞入腹自是心地開通詩歌泉湧因自述云昨日庵前遇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祖庭參重陽亡旨大蒙啟證後游歷名山寫意詩酒間自稱太上弟子晚年還鄉住迎祥觀泰和五年甘泉縣道友敦請住菴先生作無夢令詞答之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次年二月上遣使召赴闕先生固辭曰吾一老村夫耳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門人言我且當廻避遂沐浴正冠而坐至三更

忽電光滿室聲震如雷衆驚駭奔視則先生儼然逝矣留頌云松梢皓鶴向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春分際也年七十二使者繪眞容具告其事朝野驚歎復遣使齎牓會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蹟焉金張子獻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録張子獻未詳衛題朝列大夫延安治中賜紫金魚袋文末云使者素子記以傳不朽則當時在延安作也劉眞人當卽長生觀承安三年金章宗嘗召長生赴闕故稱以眞人泰和三年長生上昇趙抱淵爲其弟子故六年章宗復召之也

二張仙翁一名崇眞澤州人一名道温京兆人同居澤州西上町社修眞觀偕出東游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復歸結茅於觀既相繼坐蛻痤之同穴後數十年猶有見者

人傳皆仙去　續文獻通考參大清一統志

酥醪洞主曰北游語錄云長生師父預言末兆之事甚多未易一一舉似如呼老冀先生來堂下不數日化去朱二官人亦無故召去七日化冀公人號冀山岡爲其家以陰陽二宅爲業棄妻子出家有大志住神山十五年不復窺其門長生師父問人曰萊州誰氏爲極富人以其極富者對師曰俱不富於冀山岡先生此公已得清靜果雖清地金玉如何買得此非極富者乎朱二官人其名字事實未詳亦長生弟子也以先長生羽化世無有紀其道行者耳

辛希聲河東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參禮王玉陽

眞人窺玉道之要玉陽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四方傳播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年既老託跡陝州與二三同志修靈虛觀因念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秘乃刻之石以傳（金辛愿大金陝州靈虛觀記）

張信眞號希夷子樂安人母夢駁鶴仙人現空中遂感而娠泰和中年十五參禮大通爲師戒行精嚴祛邪治疾大有靈應後於天長觀問天師授正一盟威秘錄賜號眞人年五十五當書凌空而去（續文獻通考○大通卽郝大通）

正著有立眞集者同名係別一人

以上馬劉王郝諸眞弟子（譚長眞弟子無考水雲集有贈門人安然子等詩安然子亦不得其姓名附記於此）

自然飯志行苦卓曾十六日不得食亦不敢起別念度此困厄至十六年師父亦憐其苦節然性不循良物或輕觸則猛暴如火後歸鄉里二年中凡兩過予漸見氣象不佳語言差互年近六旬後果還俗又云丹陽師父道童安蓬萊幼而聰敏旣長無所不通文章醫藥之學皆得其妙以此見解造道不難常雜羣獨居師父深惜之欲置左右竟不肯從又云玉陽大師曾說一道人不肯修持云我打無爲顚狂自縱惹起官府棒死盤山語錄云昔山東有一庵主臨終遷化淹延不得脫離使人問長春眞人眞人云往日但着於外緣物境上未曾修煉以此纏綿不得解脫乃寄與語云身非我有性本虛

空一念不生全身放下庵主問此語心若有省乃囑衆
兄弟云我以外緣所昧心地無功因此臨行不決今勸
汝等各各下功修煉身心救此生死大事去言訖遂終
觀以上諸人親炙諸眞卒無成就證道豈易言耶雖然
人苟能擺脫外緣一志於道不以嗜欲賊其身不以窮
阨累其心使神氣常清德性常固莊子曰惟道集虛虛
者心齋也學至於心齋而坐忘雖不遇至人其於證道
也蓋庶幾矣

道五

道六

長春道教源流卷六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略附馬劉再傳以下弟子紀略及傳授未明者

酥醪洞主曰長春再傳而後其弟子皆爲掌教終有元之世深被寵禮故其法嗣自力於功行者亦多其他眞大道教太一教等不能及也又元太祖崩時長春亦化閱七年而金亡金之遺民不甘臣僕遁跡黃冠故多爲全眞之學其造詣或至或不至皆有可紀金亡之後又閱四十五年而宋亡於是南北一家全眞弟子有漸染南宗而失其傳者源遠流分亦學術之遷變所必至也惜乎李道謙後無有續輯成書者茲篇所錄不能甚詳然其大略亦見於斯矣

馬公志希號清希子初名天麟字君瑞世居上谷之德興祖父皆以醫起家大定明昌中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眞語擢帥府譯史積十餘年秩滿罷歸貞祐甲戌有司覈舊績補亳州衛眞縣酒稅監滿卽投檄不仕居許汴間正大壬辰國破北渡抵燕遂納拜洞眞于眞人後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疾乏醫療發所秘傳養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嬰酒積癥困臥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因聯騎南下至燕遂禮尹清和爲師賜今名號那演於相府之東甘泉坊爲建玉清觀常依助其不給公與太一知宮李志通丹陽大師劉志

安道同德合一日無故而疾作謂二公曰余年踰從心與公等交遊三十年大期迫矣未幾遂化去元趙復燕京觀建玉清觀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作傳道圖希賢錄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學者稱江漢先生碑程雲夢趙復以籍錄德安故云文內稱那演相公考那演即那顏元初賜號史於按陳桱不雪不解胡士虎皆有那演或那顏之稱此那演相公蓋爲丞相者宰相年表太定憲三朝俱闕未詳何人通立大師柳志春號雲陽子初禮碧霄子薛知微稱人室爲人心湣而氣和量弘而行峻衆中混然不自露見而四方耆舊咸推爲有道之士北游汾晉問會塗陽王樸與州長閻鎮建嶧之神清觀疏邀住持乙未春清和尹眞人適終南道出忻嶧間雲陽子迎謁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眞人神清其首也自是師事眞人尊之曰父師庚子

秋從綦清眞抵燕請眞人西行改葬重陽祖師於劉蔣遂從與俱西振興祖庭焉元王粹神清觀記參祖庭內傳○王記見甘水仙源錄陳德定號通眞子出延安士族事尹清和弟子重陽知宮仇志隆以修進餘力兼習符籙居終南四十餘年潔以修己耕而後食處巖谷間妖魔屢棲以正法神力悉驅除之由是名著秦雍至元二十七年耀州姚少尹以聞世祖召至闕下試驗有徵賚玉觴貂衣成宗元貞二年賜號棲玄致道通眞法師元王惲清和尹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秋澗集邱處機四傳作再當有曰祈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異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少尚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祈眞人世祖歎異者久之元史釋老傳○寰宇訪碑撰不忽木正書大德二年立在直隸宣化未見拓本泰山志載有高里山神祠記云立門掌教宗師管領諸路道教洞明眞人祈志誠與提點道教天倪子張志偉意契遂竭力以成志誠蓋繼王志坦之後掌教者其號爲洞明子封眞人元史未詳考元史此傳係採之虞集白雲觀記記云至元六年丞相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祈眞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其下云云與元史略同下又云眞人由丞相得封號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眞人買地築室在宜民坊白雲樓之南此當志誠掌教時事下又云泰定元年五月予驛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

十里不絕心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眞人偕偶及之夏眞人曰祈眞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没而不忘者耶天歷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像塑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歎欲書其事於金閶未果并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其論道蓋不足傳云觀此則志誠蓋多異蹟元史不之載耳

酥醪洞主曰道德經云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安童爲相而問道於祈志誠知所先矣余讀元明善忠憲王碑稱安童疑然若山莫撼其高湛然若淵莫測其深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一皆不動又稱其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竇學士默尤傑者也又稱其剗除苛虐開布寬平抑奢尚儉

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内盆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又稱其居第一堂一廚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乃曰身足於庇完矣餘復何用道德經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觀安童相業何一非得於老子之道乎及至元二十一年鎮北邊還世祖復再相之時史天澤姚樞許衡竇默已前卒商挺以老疾免未幾亦卒此功成名遂身退之時也安童不能用志誠之言遂阨於姦臣桑哥及諸羣小逡巡而罷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其尚未能盡歟然當至元之初載其清靜民以富一與漢之曹參無以異志誠之力也嗚呼長春之教

澤長矣○道藏輯要有洞明子西雲集一卷祈志誠所撰也集中有壬子歲居雲州樂全庵詩壬子憲宗二年時志誠已學道矣又有至元癸酉奉旨降香嶽瀆過濟南詩癸酉世祖至元十年又有至元癸巳夏秘書監丞張君玉被旨論山野作祠事以老拙危病不果詩癸巳世祖至元三十年時至誠猶在然云老拙危病想不久羽化計憲宗二年至是四十二年志誠蓋老壽者又有題龍門九龍觀詩題臨潼華清宮詩泰山詩同引進崔公叔文過洞庭湖詩題祝融峯詩嵩山次引進崔叔文韻詩華嶽詩考其足跡幾徧天下蓋至元間嘗代祀五嶽也又有余嘗昔甚愛河中永樂純陽宮之西地勢極佳嘗擬改葬先師披雲眞人未決忽一日靜中見先師過門急從之已失所在詩據此志誠乃宋德方弟子長春再傳弟子也元史作四傳誤集中詩多談道之作然亦足見其本行如死心云修眞活計有何憑心死羣情念不生精氣沖盈功行具雲光照耀滿神京悟道云師傳秘語悟心開物外家風物裏培走徧世間尋不得鳥從花裏帶將來秘語師傳悟本初來時無欠去無餘慇年塵垢指磨盡徧體靈明耀太虛答人問鍊汞鉛云水飛雲逗上泥共形槁心灰性自然只此便爲修煉術不須窮論汞和鉛歸金閣山舊隱云老來林下度殘年憶得先人詩一聯覽着吉心消白日靜開道眼看青天卷

末有遺世二首云萬事從今總不干十年瀟洒隱林巒三千功滿朝元去半夜騎龍到廣寒和氣周流正性開煉神合道出塵埃騰空撒手乘風去回首人間不再來此可證其所得矣李謙所撰道行碑無從搜采因錄此以見一班

邱洞眞子涿州人年壯學道至元庚寅北游京師謁眞人祁公賜號寶嚴大師既還東南游鄒嶧山道俗號爲洞眞子乃西游碭山遇智并令趙志堅創建琳宮功成達於集賢院賜名聚仙以洞眞子爲眞靜大師兼本宮提點延祐乙卯人見其西去弟子志堅闔戸視之羽化矣徐州志○庚寅係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眞人祁公卽祁志誠時蓋爲掌教

通眞子秦志安字彥容陵川人父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卽以詩爲顓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生二子通眞子其長也早歲趣尙高雅二舉進士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爲言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眞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閒稍讀方外書求治心養性之要旣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厭其推聾混漾中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卽有契乃歎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言喪亂後圖籍僅存吾欲紹絕業鋟木流布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眞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出

於其手者爲多藏室旣成之五月謂徒衆曰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水隨拔遷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橑檐堂年五十七著有林泉集二十卷（金元好問通眞子秦公道行碑銘○此銘見遺山文集）

何志淵號淸眞子初名南卿字東夫本蜀閬城挹秀坊御史之裔博極羣書精義理之學值亂俘於北金大定丁酉設貢擧於平陽遂中選因得免俘然無意仕進往來汾晉間從披雲宋公爲黃冠師賜今名號授以講衍之職披雲蛻後朝命提點永樂純陽宮賜紫衣號淵靖大師至大辛亥卜居芮城中條山水谷創樂全觀而老焉年九十一耳目聰明能書細字無疾而化葬水谷之南數里弟子雲集爲起塚立石焉所著有南華經註十三卷水谷代腹七卷（芮城縣志）

劉師志眞字子常號純熙子陝之三堂人幼沈潛不好弄及長嗜黃老書遂棄家入道止晉州之玄都宮與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歲己亥披雲宋公起道藏書於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師也卽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籙訣修持不懈宋偉其志後以上淸三洞五雷籙法畀焉師氣志旣凝洞知來物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隨失所在世祖在潛邸聞其名遣使召至時旣雨且風命師以誠祈少頃遂止上異之賜御醪仙鑾加號普濟大師留館堂下中統庚申冬詔就長春宮設醮師攝行大禮有天光現朗之異明年

秋奉旨祝香嶽瀆事已還舊隱語弟子謝志堅梁志端曰物微近盛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來徵竟辭疾不起至元某年夏終所居丈室壽六十六（元王惲普濟大師劉公道行碑○此碑見秋澗集）

張志謹號淙神子有道行嘗修建天壇靈都萬壽宮宮爲唐玉眞公主受道登眞之所至大三年庚戌賜號廣元眞人（國朝畢沅中州金石記○記載至元四年重修天壇靈都萬壽宮碑庚戌年公主皇后付靈都宮懿旨碑皆不載全文故志謹本行不得其詳又載有乙巳年靈都萬壽宮圖并陰云碑二榻上層爲披雲宋天師詩下層爲披雲宋公爲黃冠師賜今名號授以講衍之職披雲陰亦二榻上層圖一道士下層敕旨云張先生卽志謹也考天壇爲王屋山絕頂濟源縣志載有披雲子宋德方題天壇二首云淸虛小有洞中天銀座金臍玉頂堅芝草秀從龍漢劫丹砂結自赤明年統參井記烟蘿子聚虎平傳白水仙寄語遠塵淸裏客茅齋先蓋雨三椽白石磷磷上接天靑松鬱鬱下臨澗草生福地皆爲藥人在名山總

是仙待客遠尋巖下蕨烹茶滿酌洞中泉身前恐是白雲子今日重來卧翠巔明李濂遊王屋山記云夙興爲天壇絶頂之遊至望仙坡聞披雲子修煉之迹是宋德方會隱此山志謹蓋德方弟子也

李珏字雙玉號太虛蜀之崇慶州人得黃房公宋德方金丹之道卽往邵武之武夷潛修金丹道將成乃回後至眞州玉虛庵以道授張紫瓊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續文獻通考

張模字君範號紫瓊眞人饒州德興人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眞州始全火候後以道授緣督子而隱去續文獻通考

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幼遭劫火早有山林之趣凡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得紫瓊授以金丹大道乃搜

羣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問難等書行世後寓衡陽以金丹玅道授上陽子續文獻通考

陳致虛字觀吾號上陽子江右廬陵人好道通羣籍元時得趙友欽金丹妙道精於其術四方受業者至衆有金丹大要行世門人至陽子田至齊初陽子王冰田廬山太平宮主一陽子潘太初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九宮山宗陽子明素蟾廬山玄陽子歐陽玉淵于湖谷陽子周尤中廬山復陽子歐陽玉田廬山全陽子周草窗江右武盆心陽子余觀古潯陽西陽子張性初九宮山南陽子徐仁壽南陽子張彥文來陽子李天來回陽子張毅夫錦城得陽子夏彥文濮州朝城扶陽子趙仁卿古洪南陽子鄧養浩濮州朝城致陽子趙伯庸汴義陽子韓國儀眞陽子眞息江東東筦東陽子陶唐佐續文獻通考○道藏目錄有上陽子金丹大要十六卷金丹大要圖一卷金丹大要列仙誌一卷金丹大要仙派一卷續通考序五祖七眞南宗北派仙眞源流則上陽子蓋全眞道士而合南宗爲一家者

酥醪洞主曰致虛金丹之學出於南宗而附會爲宋披雲所傳授余前已辨之矣然其自述師承蓋不誣也自長春至致虛經已五傳源遠流分亦事所必至耶

張先生本字敏之號訥菴觀津人幼與眞常李眞人爲同舍生貞祐二年詞賦高第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爲黃冠居長春宮將十年時眞常掌教兄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游濟南翛然而化元本事蹟○此文見甘水仙

源錄歸潛志云正大九年三月北兵迫南京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某爲曹王命尚書右丞李蹊奉以爲質擢張本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以北北兵留曹王營中州集云本工大篆及八分四十歲後學詩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卽蒙古太宗四年時卽長春已化本爲黃冠疑卽禮眞常爲師也

王先生粹字子正號恕齋北平巨族少也才高學贍不事舉業正大間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士先生亦客其門會天兵南下遷襄陽甲午楊侯彥誠被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迎先生至燕遇眞常宗師卽北面爲弟子居長春宮萃玄堂癸卯九月無疾而逝年四十不浹旬見夢於張誠明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爲欵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詰旦誠明以語眞常眞常歎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元李道謙恕齋王先

生事蹟○此文見甘水仙源錄中州集云王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後止名粹平州人系出遼世衣冠家正大末用門資叙爲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北歸寄食燕中遂爲黃冠歸覲舊有憐其孤苦欲爲之更娶者子正業已高舉主太極道院竟不能自返年四十餘癸卯九月病卒與此文大略相同文內稱正大間漆水公節鎮唐鄧考金史宣宗紀興定元年詔唐鄧蔡州行元帥府舉兵伐宋二年正月唐鄧元帥完顏賽不報破宋人之捷三年六月詔元帥完顏合達委以唐鄧五年三月宋人圍唐鄧行元帥府事完顏訛論力戰却之據此是宣宗時節鎮唐鄧爲完顏賽不合達訛論也哀宗紀不言唐鄧行元帥府何人然正大元年六月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論宋界軍民更不南伐二年十月蒲阿及宋人戰于光州殺人千餘而還是正大間節鎮唐鄧爲移剌蒲阿此文云漆水公者湛然居士集每稱漆水移剌楚材元史楚材孫希亮卒後追封漆水郡公蓋漆水爲移剌郡望故以此稱之也金史移剌蒲阿傳不載有節鎮唐鄧事蓋闕

酥醪洞主曰中州集載王粹詩三十三首皆傷亂之辭余讀之未嘗不爲酸鼻也其夜走西山一首云婦病不能進兒啼不肯行蒼茫荒野外北風鼓鼙聲老幼夜中逃失路入榛荊月出天欲曙山頭烽火明鄧卒一戰潰敵勢遂縱橫昨朝使帖下主將亦還營嗷嗷二十載何時見昇平我生值世亂世亂難爲生嗟夫人生不幸際茲陽九固已不如無生矣而中州集小傳謂親舊憐其孤苦欲爲更娶然則前之病婦啼兒亦并塡溝壑也昔丹陽以悟死而得道速粹空諸所有而修道其仙也宜哉○尹清和葆光集有答王子正詩云幸然逢正法便是宿根深勿逐古人跡唯搜自己心目前甚易見身外果難尋清淨一言了勝如萬鎰金又西江月詞贈王子正云本性元虛不一奈何情欲交加人能頓悟道生涯世態分明是假更要深通玄奧須當拂去矜誇舍光默默養靈芽便是無爲造化子正蓋亦問道於清和者

張師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癯不喜葷茹入歲父母送入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敏悟善誦習真常愛之命從王粹學方丈萃立堂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以綸付之恣所窺覽甲寅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兩年真常將化衆以後事爲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慮焉哭臨畢衆環師而拜內外翕然中統三年特賜號光先體道誠明眞人至元二年聖旨就長春宮建醮及行事羣鶴翔舞累日上嘉之賜金冠法服命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石七年冬羽化年五十一初全眞之教以識心見性爲宗損己利物爲行不資參學三傳至眞常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爲障蔽及師掌教大暢立旨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爲眞實入門云元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至陝西榷酤提舉時世祖在潛邸憲大進士北歸後世祖拜翰林直學士卒謚文忠中州金石記載有濟祠投龍簡鑒應記申統五年四月立云碑述誠明眞人設醮投真靈應之事王碑未詳

酥醪洞主曰世祖之加封五祖七眞在至元六年詔書稱令掌教張志敬收執蓋由其奏請也考續文獻通考云元憲宗八年詔釋道辨析將道者樊志應等削髮宗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析將道者樊志應等削髮爲僧歸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餘區詳後辨證當是時長春之學幾熄而值其厄者志敬也志敬謂重陽傳自純

陽海鰲請加褒異其亦不得已之所爲歟雖然誣其祖矣此賢知之過也

淵靜通虛大師樊志應字順甫號重立子出平陽汾西宦族自童丱受業於眞常李公立覽之暇兼習詩章篆隸眞常嗣教委掌出納會計當而無私眞常稱賞之會立觀和林選充道錄師慨然命駕無難色至則潔己應物宏濶宗風王公貴人爲之尊禮中宮賜金冠錦服俾降御香於燕都庚戌眞常泊十八大師光膺寶冠雲帔四方名德亦獲紫衣號之寵改觀爲宮師周旋之力居多繼奉旭烈賢藩教旨提點彰德路道教事誠明張眞人嗣教念其耆識特加顧睞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十二年易張侯故第

爲幽棲所榜曰眞常觀示不忘本也與師往來者皆一時名士若李敬齋趙虎巖王慎獨姚雪齋王鹿菴及少傅賈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方外交元貞元年正月五日晨興召門弟子齊道亨劉道安付以後事怡然而逝年七十七葬五華山仙塋道亨純直有守祗承遺緒掌教立遜張眞人命署宗門提點加沖立師號○元王惲眞常觀記文內所稱旭烈賢藩元史作旭烈兀拖雷子李敬齋名冶元史類編所著名敬齋集趙虎巖名著雙溪醉隱集前有虎巖趙著序元史耶律楚材傳召名儒趙著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即其人王慎獨名鶚徐琰郝宗師道行碑樓雲則有翰林承旨慎獨王公之作考甘水仙源錄樓雲王尊師道行碑係王鶚撰姚雪齋名樞書史會要樞號雪齋王鹿菴名磐元史類編磐題所居曰鹿菴少傅賈公當即賈默元史世祖時賈姓得贈三公者只默一人疑先贈少傅後加贈太師故云累也冀國王公名善元史善卒封冀國公諡人皆世祖時名臣除趙著外元史并有傳

酥醪洞主曰志應在憲宗時蓋與釋家辨化胡經被削髮爲僧者王惲此記不載蓋諱之也然老氏之學知其榮守其辱志應與時消息何害於修道且當時賢士大夫并不謂爲辱而樂從之遊其高行亦世所罕及惲記末稱竊有所感乃爲之說曰二氣氤氳五行儲精長材秀民無世無之第學以致其道行以效其用功成名遂者幾何人斯當金季俶擾綱常文物蕩無孑遺其時設教者獨全眞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舍是將安往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篤勞苦推有餘而貴不爭要歸清淨無爲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綜覈玄務公材吏用講然見於脫韁游刃之外其妙固翩翩而獨征託遺響於高風者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向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行握事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曠絕恐不如是而止也撫卷懷人爲一慨惜惲之說蓋爲志應不平而惜其學未能通變者其亦未究乎老氏之旨歟

申公志貞字正之號洞元子澤州高平人幼讀書中經童舉辭後流寓太原易衣入道從超然子王君遊至燕禮眞常李眞人爲師眞常授今名號賜以詩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張本王粹棲止長春宮公就與講論戊申以

恩例賜紫衣遷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眞常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潭殊獲徵應甲寅從眞常徧祀嶽瀆明年復從北覲誠明嗣教命公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自號雲叟中統壬戌永宣王賜洞元虛靜大師號至元丁卯主持太原府天慶宮涪和眞人復委公以道教都提點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傅村長春觀將以爲菟裘忽以微疾順正而化年七十五時甲申七月也公以輔翼道教爲已任朝覲往來歷陰山數萬里之險不以爲苦人或訝之曰吾不爲玄門肯若是乎天樂眞人李道謙嘗曰此老在吾教中可謂盡力者蓄有濩澤蒙齋集元張好古申公提點墓誌○此誌見甘水仙源錄元鮮于樞相學齋雜鈔云申志貞嘗爲道教提點舊傳道士十七人坐與釋教特論不勝落髮爲僧志貞其一也後終於鄉里與此文異疑誤張好古未詳仙源錄有後序題門人建安張好古撰亦道流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殁於眞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綸二品碑地下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元好問遺山集有空山何處無餘物知見薰來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爭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風濤壯夢繞江聲攪客牀註云何隱安人又王惲秋澗集有題何鍊師巨川虛白菴詩西風吹下鏡湖舩來作虛山避世仙采葉遠餐滄海上結茅歸老白雲邊鑪光應物素質能言本不言莫遣碧桃溪畔水暗香流出洞中天又姬志真雲山集有送何巨川從眞人赴闕詩云蓬堆沙漠幾千里南海北游經幾年又有送何巨川之祖庭詩所云從眞人赴闕當即侍眞常李宗師用赴乾坤萬壑蓬其往祖庭亦當侍眞常行巨川蓋禮眞常爲師者又郝經陵川集虛白菴詩有神存一室固必死萬化了下視人間世汗濁驚擾擾語經與巨川蓋深契者其副閫信使亦當經請之同行也

劉淸淵易州人天資頴悟巨目廣頤父奇之抱送立都觀禮沖和大師少思眞欲常樂淸靜賜號通眞葆德大師年八旬神采不衰日光炯然人以爲地行仙保定府志○徒人潘公碑云門人三宮提點淵靜大師劉單公履沖和眞人若水於師誦經處築臺若水疑即淸淵吉志通陝西郃陽人幼穎悟師喬潛道及潘淸容博學多聞後居武當山十年不食火食但餌黃精蒼朮精神淸徹行步如飛一日戒徒珍重修道言訖曲肱而逝時中統甲子歲也續文獻通考○王惲重修太淸觀記大定十七年喬潛道與李淸虛結茅居郃水之陽趙氏園後因菴而闢天興之亂掃然矣復之者熙眞先生吉志通錄陽子張志淵也志通蓋號熙眞潘淸容未詳

李師志遠號無欲子秦原月山人慷慨特達嘗肆意酒間年三十七棄妻子與父偕受業楊碧虛之門蓬首弊衣行丐於市時以酒李先生呼之庚午秦境旱饑師以善言誘富人趙三郎發粟以給貧病至秋斂乃罷戊子碧虛嗣教於師而逝壬辰東至衛州時河改爲南道胙縣入於衛貞祐南遷建帥府宿重兵繫舟師陋爲京師北門是歲金人徵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求餔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貨賄率不時濟將死風雪中師愀然歎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本行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創建道

場自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者接踵一日集衆曰吾學道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爲營魄之主虛乃萬物之本故經云神得一以靈又云致虛極守靜篤其要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慾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後返關中主持終南祖庭王寅秦士議修文廟缺瓦師盡給之甲辰萬戶郝公臧獲數十陰謀南遁欲刑之師以罪福之理曉勸皆免明年京兆辈小貼連私逸府尹韓淵議尸諸市感師一言但殲渠魁太傅移剌寶儉其母死欲以二婢爲殉師以古葬禮正之契丹人殉死之弊遂革丙午詔大酺燕京師禎焉上既受釐賜冠帔加玄徵眞人號甲寅復以酺事赴召是年夏六

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年八十六及迺歸門人啟柩顏色如生啟行有祥雲晻曖自東北來陰翳如蓋抵西南河塢而散衆咸異焉趙復仁甫敬鉉鼎臣及楊奐正姚樞公獻臣邳邦用輩皆挽之以詩後刻石於佑德觀之靜復堂元王惲衛州脞城縣靈虛觀碑參祖庭內傳○王碑見甘水仙源錄文內所補敬鉉元吳澄草廬集鉉字鼎臣昌水人興定五年進士北渡隱處元初宣授中都提舉學校官舊讀書大崟山下號大崟先生

蒲察師道淵操行清高刻苦於道與于洞眞爲友然待之如師後創觀於汾陽之石門請額於朝賜名玉清居無幾何師忽無疾而逝纊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洞眞屬門弟子龕其像而事焉金李邦獻汾陽玉清觀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李邦獻未詳未題正大乙酉蓋作於金哀宗時

高君道寬字裕之號圓明子應之懷仁人先世夙饒於財幼業讀書通大義長爲吏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爲黃冠師初學於蓬萊菴安全眞丹陽觀李沖虛後禮于洞眞遊其門最久戊戌從洞眞演教白霤庚子又從入關興復祖庭洞眞授今號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事且語之曰人徒知枯坐息思爲進德之功殊不知上達之士圓通定慧體用雙修卽動而靜雖擾而寂次後必負教門重任事雖般無憚是皆庸玉汝於成也君跪進曰請事斯語壬子李眞常耀爲京兆道錄中統辛酉張誠明薦之朝制以爲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至元辛未王純眞贈號知常抱德圓明尊師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金

雲羅冠服一并令掌管西蜀道教賜號洞觀普濟圓明眞人君典領教門踰二十年事來卽應皆曲中其理每夜分澄神靜坐達旦不寐習以爲常丁丑春正月忽得微疾侍者勸進藥君曰死生旦暮物之常理奚藥石可延算耶翌日奄然順化春秋八十三自太祖聘邱長春爲宗師長春返眞不虛其位尹清和李眞常張誠明王淸和與今張立逸闢焉而選居之如邱在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在終南之劉蔣堂下視之猶根本然凡四方走幣堂下必割畀之以爲興化弘教之須惟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者亦必擢置祖庭而君從洞眞入關職祖庭道教者獨再紀其

才之大德之著蓋貴賤所歸心云元姚燧高君道行碑參水仙源錄元史宗室世系表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文稱丙子諸王表安西王忙哥剌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也丙子皇子安西王命提點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道謙嘗撰樓觀說經臺記纔纔數千言謂孔子師老子稱以猶龍又竊比老彭孟子亦不非蒙莊又謂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黃白隋唐行符籙至丹藥奇技悉付道家爲亂老子嘗念重陽開化以來其出自全眞門下者名師碩德多見於當世鴻儒所作之文因鈔錄碑記傳贊九十餘篇爲甘水仙源錄自序言道家之學祖述黃老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閎衍博大之理枝分派別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終否待時而行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下盡斷諸緣同塵萬有故得符心至道使眞風還布於世間開闢以來道教宏闡未有若斯之盛者其書成於至元戊子時年七十矣元貞元年賜號立明文靜天樂眞人樓觀說經臺碑甘水仙源錄序參閱中金石記○李道謙所著又有祖庭內傳七眞年譜俱載道藏輯要中陝西鹽屯樓觀有立明文靜天樂眞人李公潛研堂集跋說經臺記引王惲秋澗集贈道者李雲叟詩序云道人諱道謙出東齊世家年十六棄家入道禮丹陽馬公高弟劉爲師既冠遊諸方洞天參求立契又嘗圖居於陝多積靜功今主東雍之神霄宮曰雲叟者蓋其別號此碑自署東山天樂道人又題古汴蓋先世自齊而徙於汴者綴論語藐比老彭包咸以王輔嗣則以老爲老聃彭爲彭祖陸德明莊子音義又引一說謂彭祖即老子道謙引孔子竊比老彭是以老爲老耼矣據此則道謙不特師于洞眞且深研經籍者其言重陽直接老莊之傳不云出自鍾呂蓋亦以張誠明奏請爲非也明趙崡石墨鐫華云道謙書摸倣平原亦頗逼似孫公德彧字用章眉山人書樓孫武諸孫幼穎悟能言母程教以孔孟一遍成誦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眞人座下十一歲著道士服事天樂李眞人李器遇之授易老奧義紫陽楊眞素慎許可見公大嗟賞初爲京兆路講經師涓和王公昇號曰開睿至元甲戌安西王命充道錄洞明祁公玄逸張公嗣掌教事皆親禮用之壬辰提舉大重陽萬壽宮大德己亥成宗加璽書命公分教秦蜀間癸卯春帝夢遊于金闕之庭躍者曰是爲岐郊之終南翼日出嘗所御服驛置重陽宮逌久不雨公儼恪祝釐事竣甘澤周需已承命之華山投簡龍湫西還道渭南水暴溢壞廬舍旄倪遮道祈哀公前立奔衙默禱人人爲公危而公神色自若有頃水遂止秦人至今德之尋拜諸路道教都提點公入覲留三載武宗卽位己酉賜號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眞人領陝西道教事延祐改元仁宗召赴長春宮掌全眞教進神仙演道大宗師二年乙卯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公曰明日雨微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耐尚書卽爲草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內取章入署名付還眞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盍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

之退齋宮俟命夜半公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冬十二月星芒見公肅將祓祀竣事而星退舍戊午夏復禱雨於京師應不踰期帝喜召見公目迎送之顧謂侍臣曰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璽識之先是公居終南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士大夫競爲詩文以表徵祥凡若此者不可盡書蓋公端靜寡一自然感應非有神怪譎幻也公嘗念道有統紀請推恩增封于洞眞爲眞君高圓明李天樂及穆王二師爲眞人終南祖庭自公居之始大修飾甘河祖師遇仙處也公奉詔建橋以寫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庚申得請於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八月朔夢賦浪淘

沙曲飄飄有遺世之意越五日大雨盥浴作頌翛然委蛻壽七十九公早契見素抱樸少私寡慾之旨每暇喜作字爲詩文有希聲集傳於世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眞景若沖蓬之仙游圖元鄧文原孫公道行碑虞集孫眞人真誥銘參趙世延敕藏御服碑○鄧趙二碑在陝西盩厔今尚存趙嗣訪古游記云戊午夏游南圖學古錄鄧碑後題元始三年九月闕中金石記云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天歷元年卒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松雪至治二年卒蓋二公撰書後又十餘年而始勒之石也明王世貞法書苑云孫德彧書得眉公遺意考諸家金石目德彧書如棲雲眞人閣勝水記磻溪長春成道宮記無爲眞人馬宗師道行碑白雲眞人綦公本行碑等皆在陝西今尚存趙嗣訪古游記云戊午夏游南時成道宮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愛此是成宗所置御服明代猶存惟趙以爲賜徵或以碑文考之書誤

胡聘洞主曰全眞掌教自邱長春後肩嗣相承終元之世不廢元史所紀惟祈志誠有傳而闕教不詳尹志平苗道一稱爲嗣教而無事實考姚燧長春宮碑志平而後掌教者爲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祈志誠張志僊志僖掌教在元貞初封輔元履道玄逸眞人碑又云志僊言臣之曾祖師長春子則長春三傳弟子也其事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繼志僊者當爲孫德彧據鄧文原撰碑其掌教在仁宗延祐元年英宗至治元年羽化德彧而後繼之者當爲孫履道虞集河圖仙壇碑云泰定元年長春掌教眞人闕以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又黃籙普度大醮功德碑云泰定二年卽長春宮大陳科法時則有若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眞人臣孫履道以老

成敦厚之資深符眞契履道事實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履道而後繼之者當爲苗道一續文獻通考云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鑄黃金神仙符命印賜掌全眞教苗道一又李志常鄧明道宮碑云順帝元統元年特進神仙掌教凝和大眞人苗宗師召太清提點趙道眞來京元史類編祈志誠傳末云後其徒苗道一嗣全眞教道一蓋志誠弟子其事實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疑終元之世矣○虞集道園學古錄有瑞鶴贊云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修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

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內廷請署天子御名
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
于會城將至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百官在
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唳長鳴去人
尋丈若羣眞之竝駕從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
日睹覩驚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
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玄徼
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
興如響斯答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於明應
則上帝之所以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
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文傳旨國史臣虞集書以誌

之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眞人建大醮
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
贊詠臣竊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
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徵之感同符世祖不
亦盛乎此苗道一祈禱瑞應之事其道行爲時所重亦
足見一斑也

姬師志眞號知常子初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本長
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牧卽其祖也後避金世宗諱易今
姓師始生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年十三能賦詩弱冠
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歷之學辛巳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
半爲俘虜師子然一身流徙冀州之南宮甲午遇稷雲王

湛然守之以謙沖鎭靜卒能上取聖知至元二十三年賜
號崇玄誠德洞陽眞人當金亡時諸將撤汴宮資材爲樓
櫓棲雲掇其所遺建天寶壇及通明閣姬知常李通和繼
主朝元宮以牽於他營勢有不王餘六十年參知政事朱
公清行省於汴謂志根而太息出萬五千緡爲貢其役世
謂非志根之德足以動人不可得其所捐若是之多云志
根剛毅木訥精進不輟繼通和主朝元宮其後繼之者孫
履道王德衡履道嗣掌全眞教賜號泰定虛白文逸明德
眞人德衡號天均賜號文德通玄虛逸眞人元徐琰郝宗
婉機天寶壇記許有壬龍德宮記○姚燧記見牧庵文
集據姚許二記李通和係賜號虛玄應物通和眞人
張先生志信號逍遙子彰川人賦性剛決芥視塵累丁貞

前南遷之亂慮禍及身聞棲雲王老師開道盤山跡足往
謁久之曲盡其妙辭師下山衣絮帶索面垢首蓬寒暑不
易丁亥秋至澶淵居靈顯眞君廟游其門者數百人安撫
使王公爲之築觀既成走請於尹清和宗師額曰神清元
志眞雲山集附
州神清觀記

賈師志福汝南人少得奇疾夢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
而愈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眞人王曰知者不言子游四方
能果不言以自全乎後游南陽遇軍帥脅以語不對復辱
以箠楚師正色晝地作無語二字軍帥悚愧謝以白金將
築室奉之會得閉走京兆復遇其師曰汝志已完忍辱易
忍寵難其居京師以觀子之有成於是歸於京師旋有數

薦於朝者復卽遁去晩居通玄觀號清靜散人實洞明祈
公强之也師之學澄寂寡約不爲翕翕譊譊勾楷衣草屨寒
暑自得有問其道者不以對機藏籥啟指喻微密若口授
而耳屬年八十三化於觀中師家爲道士者七人有弟曰
德常亦守其學居大名之嶽祠鞠靜完潔與師無異元袁
桷清容居士集通玄
觀眞道士記

陶志頤楡次人號隱眞子晉靖節處士之裔也幼師張眞
人傳以修眞煉性之方曰致虛極守靜篤尋抵燕與棲雲
眞人王公參究印證所疑久之歸隱萬春宮杜戶不出者
累年一日召門人曰人自始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
也老耄也死亡也浮生七十者稀吾今九十矣此歸期也

袁然而瞑山西
通志

霍師志眞字明道號寂然子安陽人父澤夢一麻衣道士
云自天壇來求託宿許焉寤而誕師弱冠辭親學道父憶
夙徵允其請乃詣相之天慶宮禮重玄子李公爲門人全
眞家禁睡眠謂之消陰魔服勤苦名曰打塵勞以折其强
梗驕吝之氣師從事於此三十年略無憚色重玄諗爲受
道器命主治玄門事及卜築蘇門委之鋪敦教基師闢農
畝創水碓廣貧生理有辨訟者率用理遣一方疑重至二
十年之久相之吏民請主天慶宮既至受提點彰德路道
教事凡十有三祀年八十一沐浴易衣冠無疾而逝元王
惲寂然子霍君道行碣銘
○此銘見秋澗集

雲臺眞隱褚君志通字伯達幼業儒長而遭時艱寄跡老
子法中受學劉眞常栖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
洪琅邪之七峯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眞常主華陰之
雲臺宮始從之西眞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雲臺
華嶽也上方又天下之絶險非恃鐵絙不得緣墜上下將
至其巔下臨壑谷深數里盲煙幕翳其中非神完氣勁鮮
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室適奥嬉然不爲
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爲御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
山門始服氣減食爲胎息遠則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
子往哭求其尸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同下山止勿復往
君難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

也谷南直中方入行二里許深林怪石泉濺濺鳴其下纍
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宜留
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强而留之期
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約非春糧采薪不至絕
而幾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踰忠也其出山還
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
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盌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
得名酒爭攜餉之至則沈罌泉中時攸石獨坐日入則入
室而休或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憂憂君則
日獸也引石投之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起行如
前夕不以自戒而止又有他士樵人獵夫至山責之具炊

寢則假榻甚者詬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忽言其外若
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
知耶不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
不告也其後君名聞天聰俾禱有應不爲診賜號佑德眞
人提點嶽祠讖靈宮年八十得益深閟益彰聖皇思見益
急至元己卯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
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爲
疆侮禦今老矣先狗馬塡溝壑晨夕至蒙冒龍光力疾以
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
虛車而返元姚燧太華眞隱褚君傳○此傳見牧菴文集

菴於葛洪山禮江月蔡師密授立徵之旨采薇而食剔木
而衣至元十三年年九十矣一日浴更新衣謂衆曰酉刻
吾必去遂作頌曰來時空手來去時空手去一脚踏虛空
却返蓬萊路及酉初刻拈筆書一詩曰九十年來瘦鶴姿
紅鉛黑汞煉多時塵凡懵懂誰人識飛上青空任所之端
坐而逝保定府志

圓明大師甯君志平虢安閑子泰安州人幼而樂善年未
冠願修眞聞徂徠葛家坊稚川仙迹有賜紫希夷大師古
陽子丁公超然苦志道價非常君往拜之丁昔游東楚禮
眞常子慈惠眞人范尊師洞傳奥秘范卽長春法嗣也君
施鍼藥病告者痊一方化之一日丁公語君曰凡人爲道

道不遠人可於岱岳之南滕村置觀將永滕因君承法旨
遂起靈陽觀後復於奉符西南之第四鄉建通道宮至元
十七年宮成元魏道明通道宮碑參李裕通道觀記○此
碑及記見泰山志范眞常當卽徂范前作常眞蓋誤當
以碑爲正

劉志平字希眞虢麻衣師長春高弟清虛韓志谷誅茅於
大都路之東郊刻心坐忘者十年盤山王棲雲歆其精修
枉道造謁年八十四怡然而逝弟子劉志實許之長葛人
自童卯入道服勤不懈三紀猶一日志永令主潮州玉晨
菴後叛爲觀掌教祈洞明榜之日隆禧元王惲大都路潮
州隆禧觀碑○此碑見秋
澗集

姜善信河東趙城人資秉恬默年十九師事蓮峯眞人靳

貞常道元隱居華山王刀洞後承師命修習龍門山訪王刀故迹煉情見性神於勿化知來如響屬陝右兵亂士大夫避地者皆依之營營建大禹廟平陽堯廟鼓堆孚聖廟神宇百餘所一時化身皆能徧歷名動京師世祖南下駐師驛亭召問行師事特陳仁義之舉其後三見聘奏對多所裨益賜號靜應眞人會龍門禹祀因兵而毀善信募建之陞辭日勅賜曰建極宮命大司農姚樞書額以示歸榮復給田四十餘頃命五弟子俱爲建極宮提點遠近亦稱天師年七十八羽化其夜有青虹貫斗後葬龍門山左麓河津縣志參陝西通志○華山古蹟考云王刀三洞在嶽之東仙人王遵字伯遵都陽人有妻無子治病無不愈有什篋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擔之十餘年未嘗見開至此巖洞中見刀自然即開竹篋取玉舌竹簧三枚三人共

鼓之及遥辭去刀自然云卿當早來不可久住塵寰再期至此洞後王刀錢哥俱登仙又云鄭隱字明處常居王刀三洞祥符中真宗賜號貞晦先生河津縣志云王刀洞在龍門山巖際仙人王刀隱居龍門得道據此則王刀當宋初仙人或居華山或隱龍門善信自華山往龍門訪之以此元王揮玉堂嘉話載中統元年冬十月召靜應姜眞人認草有靜以知來智能藏往語又秋澗集有祭靜應姜眞人文云至元十一年甲戌二月十二日則姜當化於是年春初

酥醪洞主曰世稱龍門臨濟半天下謂釋之臨濟宗道之龍門派也龍門之名不知所自始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孫宗武言今世全眞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刀山也王刀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華嶽開山之祖乃王刀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自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眞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今龍門派貞作圓蓋雍正闢避　廟諱改今考王刀係宋初仙人華清正闢之華山馬眞一　自當有據長春自主華山席靳貞常當即長春弟子所以稱龍門者貞常弟子姜善信承世祖寵遇建龍門建極宮其後徒衆日盛叛此法派故云龍門也世或謂長春曾居隴州之龍門故號龍門派恐非

以上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

附

馬靈眞名了道師事雷洪陽洪陽馬丹陽弟子也人以其

同姓稱小丹陽云了道既傳丹陽術遊至雪山見其洞谷幽奇遂結廬洞旁服氣導引形解仙去其徒乃於其廬掘雲峯萬壽宮號丹陽洞同時羽人有王志謹者號清明子有張志廣者號清虛子有楊志靖者賜號希邱眞人有張志靜者賜號淵靜大師有張志玉者賜號通眞大師皆滕人也或師洪陽或師靈眞多棲止洞之左右　兗州府志

然師逆期字守約號洗燈子京兆涇陽人生時骨相異常及長神莊于顏鬚過于腹父母欲妻之誓弗許初禮清陽子趙公了眞謂長安太白延祥觀乃玄元道祖示現之所丹陽師已建全眞堂於側此他日大福田也師聞言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

堵一日火光從環堵出衆以爲災至則見師瞑笑而坐衆悟火光乃神光也禮奉倍於他日師厭其煩瀆出游商顏築二陽草菴額曰還眞二陽地高艱得泉師指震隅曰泉其在此乎發之果湧出甘冽如飴居十載門人善友敦請西游遂赴太白延祥觀爲住持士庶參謁求翰墨者接踵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涩日特往白其事師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視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剌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沮水寤而愈命工繪其像晨昏禮焉聞師歷商過鄧遣使邀之至則大駭乃夢中所遇異人也出像示之肖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遡四載至今猶

自不吞鈎可憐笑殺灘頭鷺享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盡爲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麟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年六十二越明年門人改葬於了眞歸瑩次焚香啟柩面如生元王利用然先生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金史哀宗紀天興二年四月鄧州節度使移剌瑗叛入宋文內所稱曳剌金紫當即其人元陳旅道律復舊氏序金人改職律爲曳剌道律爲石抹曳剌謂馬前之卒石抹謂臧獲也又經世大典序錄云追呼保任逮捕首曰曳剌據此則曳剌非美名疑後改移剌也歸潛志移剌瑗此移剌粘合幸鄧州軍民請宋紳款宋以兵馬轄處之居襄陽未幾病死此移剌粘合當即移剌瑗

李師志源邠州三水縣人自幼有神舉志年未三十兩親

俾襄遂入道師本州玉峯觀仝陽周君與同志結茅醴泉歷二十八載全陽召還邠賜號圓明子俾主玉峯謂衆曰圓明於道實有得吾歸全後汝輩當尸祝之戊子全陽返眞衆舉師處師位天興初秦地受兵師挈衆出關甲午關輔略定師念南時村活死人墓宜葺居以彰仙跡遣門人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丙申師人燕謁處順堂清和眞人曰吾祀香祖庭見公遣人規制南時吾就名重陽成道觀矣公不親臨恐莫能濟戊戌師率衆西還大行起造遂與宗聖上清還仙相甲乙丙午八月無疾而化年七十一庚戌掌教眞常眞人奉朝旨追贈淵虛圓明眞人元李道謙李棣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

毛師養素字壽之號純素子平水毛麾牧達之嫡孫父德以門資入仕師幼喪母事父以孝聞貞祐初一羽客見過師奉之謹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秘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父既卽世棄家往禮太華惠照眞人田無礙卽丹陽法嗣也制行清苦幾二十年門人常志久請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至堅乞還歸師曰道門去就有時爾無戀我子號泣而返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復姑汾官府道俗敦請住持乞都觀境大蝗師齋戒致禱蝗悉飛去乙未同常志久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觀及華陰清華觀已亥關洛饑師發餘粟施困餒活者甚衆辛丑清和眞人起爲棲霞住點甲辰皇后懿旨賜沖

虛大師號及眞常眞人掌教奉朝命賜號頤眞沖虛眞人
一日炷香危坐卽示歸寂之語踰晨理巾幘畢依墻立化
是日朝霞亙天人有見師翱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
登封韓仲温因宿於宮嘆以爲異實已未七月四日也壽
八十二關洛諸公競爲賦詠曰汎霞圖卷翰林待制孟攀
鱗京兆教授李庭叙之甚詳元李國維毛尊師蛻化銘○
王堂嘉話洛陽竹嘉先生李德之名國維猫川人文内稱
毛麾煽孫中州集毛麾字牧達平陽人大定十六年舉學
行特賜進士出身授校書郎人教宮掖歷太
常博士終於同知沁州軍州事有平水集
把君德伸字仲直號清虛世居
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逝南遊至蒙山受
道於無塵子衛君衛傳道於元元朱君朱丹陽法嗣也晚

寓青社太虛宮與同門王高士抱觀於府城東南掌教李
眞常名曰通玄仍付以金襴張誠明嗣教授益都路道錄
乙亥朝廷遣使徵召授提舉諸路道教留長春宮每事諮
訪焉元陳楚望把君道行錄○此錄見甘水仙源錄陳楚
望未詳銜題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子監祭酒亦元初
侍從之臣也
王君道清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號希眞純素大師始李
沖虛居汴丹陽庵後以奉金主元辰京官朝朔望祝釐易
爲觀君年十七從沖虛學者十九年師卒遷藏其鄉德興
龍陽觀塋居三年還汴再居丹陽觀汴人敬之如其師至
元十三年年八十五無疾而終初汴受兵有富人逃亂藏
金二穴後數年探得一穴恐禍不暇及其餘約君取之而

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
歸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
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世味蓋漠然矣又明年遂爲黃
冠師正大庚寅十月九日殁於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
一因卽其地葬之金元好問孫伯英墓銘○此銘見遺山
文集據所作辭舉子墓銘伯英禮于道
題長生再傳弟子也金史辛愿傳愿爲高廷玉客廷玉爲
府尹温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訊掠此文福興作復興疑
校刊之誤
酥醪洞主曰遺山作此銘中有云世已亂天下事無可
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
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鞚或亥從博徒賣
漿者遊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余讀而

悲之世已亂矣微常善救人者孰與爲高蹇乎此長春之所以汲汲焉立觀度人也

張志純初名志偉元主改今名號天倪子泰安埠上人當金正隆間張氏以財穀雄里社然能周急繼困有長者之稱祖林卜新塋於埠之西南卜者尹通謂三世之後必出異人蓼時當有一縞兎起巽方走乾位及季果應林生仙仙生四子志純其季也方在孕母劉見茹董者輒掩鼻去及娩若昏瞶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於而家覺而生志純甫齠不飲乳食肉六歲能誦五經十二歲入玄門居會真宮禮崔眞靜爲師不數歲名重齊魯閒東平嚴武惠以監海范

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時謂治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然必得峻潔如志純者以貳宮政斯可三謁乃允武惠請於朝賜崇眞保德大師號授紫衣金襴一日與故人畢清卿對榻談方偃息間夢緣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齋公嗣至竹林寺樓觀參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不相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時泰山祠宇經亂百無一存未幾武惠以書召志純懇爲修葺遂重建岱嶽朝元等觀既成朝旨特加崇眞明道圓融大師號中統四年掌教張誠明委提舉修飾東嶽廟事志純癃瘁若不勝衣然叩無不應杜仁傑徐世隆俱與之遊仁傑稱志純其學老莊其志軒岐世隆稱志純形雖羸於道

張志樸稷山人煉形苦性衲衣露膝行丐汾晉間裒不沾席者三十餘年一鉢之外無所奉城北刱建洞神宮賜號涪德大師至元十四年羽化　大清一統志○按此不言何教然功行與諸眞同當屬

以上馬丹陽劉長生再傳以下弟子

賈志希號延眞鈞州人李志端號永眞嵐州人並服膺道術慕長春清和之風掃除狂妄歲壬辰二人遇於高唐目擊神會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或累飯相餉或力作自娛二十餘年未始相離因同叛亂沖道觀居之其地去城不遠而忘懷市井無異邱壑時以爲修混沌氏之術者元姬

劉志堅號雲品子嘗以掌鷹房事永昌王故.楫劉使臣後

棄家入全眞道隱於卽墨之勞山久之天光內映或知休咎一日辭道衆而逝葬華樓上人稱劉使臣墓（萊州府志）

李志明號隱眞子心契道眞遠近信嚮以卽墨勞山爲仙眞啓宅大德初元受華樓劉尊師之請愛其勝絕奠居一紀其徒林志遠志全復築環堵於明霞洞自崑嵛延之至塊處二十五年問道者絡繹相屬泰定初縣尉樂克剛助建上淸宮旣成請於掌教大宗師賜額曰聚仙志明處於環堵沖澹自如不言而人自化年八十步履輕健計平昔遷居四十處度徒幾五百人其志行超卓深有得於重陽之學云（元張起巖勞山聚仙宮記○華樓明霞洞俱勞山勝處上淸宮在勞山之巔見卽墨縣志）

全眞馮尊師本燕趙書生游汴遇異人得仙學所賦歌曲

高潔雄暢最傳者蘇武慢二十篇前十篇道遺世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費無隱獨善歌之（元虞集鳴鶴餘音序○馮尊師名號里居未詳蘇武慢二十篇虞集有和作見國朝李調元函海詳馮作蓋亦兼南宗金丹之學者）

虞度爲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眞先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眞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眞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眞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關河聞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眞之言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

人者乎輯耕錄

以上長春及諸眞再傳以下弟子傳授未明者

酥醪洞主曰李道謙鈔集碑銘爲甘水仙源錄紀長春及諸眞法裔傳授最明其書成於世祖至元戊子後無廣續者金石萃編詳錄碑文訖於宋金寰宇訪碑錄等書雖及元代祇載其目然其爲全眞嗣法者略可考見

元時江南爲正一掌教河北爲全眞掌教金石目中所載北方諸師眞道行蓋全眞法裔也茲摘錄於後異時搜得拓本當續輯之以爲補遺

淸貧寂照順化眞人王君道行記（郭時中議正書上刻眞人昇仙圖憲宗元年八月在陝）

龍陽觀玉眞淸妙眞人本行記（李晉撰李暉正書中統二年淸明日在陝西）

石門坊張志賢堊山修行記（林和之撰李晉材正書至元九年十二月在山東臨朐）

五峯山洞眞觀宮眞子田先輩墓碣（眞正先生記天倪道人莫秦正書至元十年十二月在山東長淸）

希玄眞人張君紀行碑（俞應卿撰王志靈正書至元十一年七月在陝西高陵）

北嶽葛洪山淸虛宮知微子劉公寓形誌（河中心庵撰陳志玄正書至元十二年在直隸唐縣）

寇志靜功行碑（唐堃撰至元十七年二月在陝西涇陽）

衛志隱道行碑（李謙撰寇玄德正書至元二年十月在河南濟源）

玄靖達觀大師劉志厚墓誌（文道廣撰張志履正書至十五年在直隸房山）

觀村李眞人門下記（正書至元二十七年在陝西鄜縣）

通明眞人道行碑汪志澗撰馬道通正書
希夷子閻志夷墓表正書大德五年七月在山東鄒縣紀王祠
郭仙姑眞行碑一虛曳撰正書至大元年五月在陝西
七里店修眞宮提點王志道道行碑思濟撰李克通正書延祐元年二月在山東鄒縣嶧山
松巖純眞子墓碣李世傑撰蔡佑正書延祐三年三月在山東長清五峯山
崇德眞人之記鄧志明撰趙子昂正書至治壬戌十一月在山東
眞樸妙德大師瞿道清墓表正書至正二年十月在山東鄒縣嶧山
提點縣公功行記高執中撰正書至正八年二月在直隸易州龍興觀
洞陽顯道忠貞眞人并公道行碑何約撰眞墅奴正書至正八年九月在陝西渭南
玉泉觀提點宋公道行碑高執中撰并正書至正十七年四月在直隸易州北三十里紗泉村
賜紫服錦禰沖和永福大師田清志墓表正書無年月在順天房山養龍宮
元大師祁公碑正書無年月在山東應城
栖玄眞人門衆碑正書無年月在河南孟縣
渲眞抱璞大師杜公碑正書無年月碑陰有夾谷等題名在河南鄢縣

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羅浮酥醪紀略

邱長春後全眞法嗣紀略

酥醪洞主曰今世全眞教大抵長春法嗣爲多所謂龍門派也然詢之道教中人云嗣馬丹陽者爲遇山派嗣譚長眞者爲南無派嗣劉長生者爲隨山派嗣王玉陽者爲崑嵛派嗣郝廣嵓者爲華山派嗣孫清靜者爲清靜派考長春及諸眞門人無有以派名者諸派之興其起於明代歟惟元時北方全眞教長春與諸眞遞相傳授尙可考見厥後自北而南地與世相去日遠李道謙後纂輯無人世但知爲全眞教無有識其淵源者矣不

特此也當明之世全眞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燬徒衆星散遂爾失傳耶明何喬遠名山藏稱歲丰丑高皇帝取江西天師張正常遣使上牋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既卽位入見授眞人領道教事是江以南正一教入明不廢而洪武元年元順帝出奔後長春法嗣未聞有復令掌教者北方全眞之不振實由於此績文獻通考稱洪武十五年改玄教院爲道錄司設左右正一演法至靈玄義職專掌道教事道士有二等一曰全眞二曰正一是當時全眞仍比正一爲盛特既無掌教爲全眞者非兼通正一不能授官故明中葉後南方之全眞亦微遠我

國朝天師之職雖令傳襲非所尊貴於是道教乃大屈
匪惟全眞即正一之學亦無有練習之者矣夫正一之
教以齋醮符籙爲宗非若全眞之練心繕性期於證道
也全眞雖徵而山林隱逸之士或借以脫桎梏而治其
身其徒所立宗派亦至今不絕於天下然立派雖殊所
學則一茲篇所錄既不能得其師傳故但統之曰全眞
教卽龍門爲長春的裔亦不復分析於其間惟是其教
既屢知之者希元末明初尙得大凡至我　朝而士大
夫無復紀述不能詳矣

魯大肯號桐雲子隨州應山人家世宦族初入武當山學
道法居五龍靈父元揚矣斯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云山
多神宮其大者有三曰五龍曰紫霄曰眞慶大宗師張留
孫初總攝江淮荆襄道教奏以其山葉希眞朝覲天子大
信其道至元二十三年詔改其觀爲五龍靈應萬壽宮以希眞
主之考道藏曰錄有清微神烈秘法二卷清微元降大法

眞西絕汧隴北逾陰山至元十二年歸與汪貞常等修復
五龍紫霄壇宇以道著遠近點墨片紙可療異疾救災捍
患預知禍福時人神之度徒衆百餘人後獨結茅南巖或
請作宮庭曰非爾所及也其人將至矣二十一年九月張
守清自陝西來年三十一願爲弟子大肯欣然曰吾遲子
久矣卽授以道要踰年春正月大肯遂化化之日面若童
顏時以爲證道得仙云元程鉅夫大天一眞慶萬壽宮碑
均州玄武降神之地宋時加封玄岳元陷襄陽在世祖至
元十年續文獻通考稱喬潛道弟子吉志通居武當蓋在
襄陽未陷時大肯當先聞全眞之學於志通其後西絕汧
隴北踰陰山則長春弟子演教之地也武當傳全眞教蓋
自大肯始元史程鉅夫名文海以字
行家建昌官至平章政事卒謚文憲
汪貞常名思眞號寂然子家世徽人宋丞相汪伯彥之後

二十五卷清微齋法二卷皆言祈禳符籙及五雷等法又
清微仙譜一卷云以天師爲法籙傳教之祖然則先天之
道氫清微上道實正一派也黃雷因未詳雷因蓋全眞而兼正
俱全眞弟子張道貴師貞常而學於雷因未詳大肯汪貞常
一派者遠張嗣因而所學大
行於是武當遂爲全眞別派

酥醪洞主曰　四庫提要云清微
采建安道士是書自序道教始於元始一再傳至老君
分爲四派曰眞元曰太華曰闕令曰正一十傳至清微
侍元昭凝元君復合於一元君零陵女子也繼是八傳
至混隱眞人南公南公傳雷因黃先生黃傳之於采因
著是譜其所序四派傳授亦不甚明了大概今所云全
眞者乃闕令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也考道藏目錄言
清微道宗以元始上帝爲祖初派玉晨大道君次派靈

寶天尊列派元元老君嗣派正一淵源以天師爲法籙傳教之祖是清微道宗專爲正一教而立采云老君分爲四派十傳至元君而復合者蓋采學於黃雷困疑雷困難通正一之術然出自全眞派不淵源於張道陵故采爲是言提要謂其所序傳授不甚明了以此漢天師世家所序傳授甚分明其不明了者當謂眞元太華閣令三派也然提要謂全眞乃閣令派考他書俱無此文疑因全眞教起自關中而誤

張守清名洞圀號月峽臭宜都人幼習舉子業未成棄去更爲縣曹掾年三十一歎曰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奈何不早爲計聞魯洞雲名投禮出家洞雲傳以道要踰年仙去守清躬執耕爨墾山鑿谷種粟爲食繼帥其徒翦薙蒼翳驅

鳥獸通道南巖卽巖構虛夷宮歷二十餘載乃成後由張雲巖復得葉雲萊劉洞陽之道至大三年皇后聞其道行遣使命建金籙醮皇慶元年春京師不雨召守清至禱而雨踰年春不雨禱而又雨兩宮大悅賜號體玄妙應太和眞人賜虛夷宮額曰天一眞慶萬壽宮置提點甲乙住持延祐元年奉旨乘騎奉香還山致祭管領教門公事守清悃疏果毅方嚴質茂雖大祠祭不待沐浴更衣所感必應後退隱於清微妙化巖精修上道棄形蛻去元程鉅夫大天一眞慶萬壽宮碑參荆州府志武當山志○元范梈有送張煉師歸武當山詩張君寶洲人來作武當客始來武當時祇著謝公屐弟子百數輩稍稍來服役誅茅立萬柱空中現金碧辛苦三十年夜卧不側席以之律鬼神故亦知炬墨元年踰冬旱火燒四圀野谷方焦熬六月畿甸赤朝廷亦不愛爵性與卉壁僵仆暨憲史歎舞無消息

無爲子姓張氏諱悌字信甫居象山有別業在鄞城扁舟往來傲兀煙浪自視如鴟夷子皮然好結賓客般觴左右具備捐所有予人無吝色父常以門戶徵罪當逮詣吏無爲子奮請以身代父藉以免奉親能備孝養而身與妻子衣麤食糲象山中大瀛海間多陶隱居司馬練師遺跡無爲子早從方士習聞長生久視之說既壯出遊南粤北燕回薄萬里愛武當山神明之奧欲隱其中歸語妻子妻子固不信一日大會親舊曰吾當去此隱矣乃引刀截髮解故衣被布衲偏履著行縢佩鉢囊掉錫杖出門徑去行至武當山止紫霄宮師事宮主張眞人願執弟子役眞人敢之道要著爲首衆晝則服勞薪水與衆同甘苦滋味取其至

薄者夜則危坐一榻脅不至席者三年忽晨起別衆而化
寧波府志

黃明佑字太霞潭州人早歲抗志煙霞歷諸名嶽禮武當太和張眞人嗣淸微法派凡有祈禱無不感應武當山志

彭通微原名宏大號素雲河南汝陽人母夢一黃冠授大桃食之而有娠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生年十二事劉月淵爲師至正四年游武當山時太和張眞人主紫霄宮素雲服勞執役三年得眞人授煉氣棲神之旨訪終南走蜀土青城入閩登武夷凡古仙過化處歷覽殆遍東浮浙水陟天目至松江擇勝棲止明洪武十四年始至細林山結茅居之初太和眞人授記曰逢辰卽棲且曰雲間有福

地卽此山也山舊有泉久涸一日雷擊石罅遂成一井明太祖徧求天下高人有司以聞二十七年秋八月二十一日淸旦啟關沐浴更衣趺坐語徒輩曰我將返眞又曰九天之上無不忠不孝神仙今人人倫未盡欲修僊佛蒸砂作飯豈不遠哉乃舉筆書偈曰九十韶光一度春由來幻法已非眞玉音謾說追空想金紫羞將潤色身已見聖朝新態度休疑海外舊風塵於今解脫縈纏去萬仞峯頭月一輪書畢問左右曰何時曰正中遂翛然而逝是歲十月太祖命中使鄭誠恩入山宣召以羽化聞越月復遣中使入山啟龕視之正身不倚長爪遶身命有司葺以甎石綵以垣牆賜號明眞子相傳其爪乘風化爲金蛇似蜥蜴

而無足長三四寸今辰山猶有之取置器中俄失所在松江府志○元王逢梧溪集云彭素雲申州人郭梅巖西江人益學全眞有道行贈詩云彭郭上淸班相望高世閒木龍雙石壁攜屬萬雲山軒冕視塗庶詩書極枯閒鄉園數形夢欲借羽車還此彭素雲郭通微郭梅巖未詳

單道安均州人從南巖張眞人學精究道法執弟子禮勤慇勑恭息眞人昇舉之後潛藏於疊字峯屏絕人事虔奉玄帝香火洪武初遊西華終南諸山仍居重陽萬壽宮一日以所授玄祕付與門人而去弟子李素希攜冠履瘞於五華仙蹤武當山志

李素希字幽巖號明始洛陽人元末棄家來遊武當洪武初住持五龍宮後退隱於自然庵含光守默不與人接永樂三年梔梅結實遣道士易本中上貢詔命道士萬道遠

齎勅賜以表裏鈔錠四年梔梅仍實復遣道士呂正中上進賜資如前是年詣朝謝恩賜坐便殿諸以理國治身之道惟以道德奏對上說禮待甚厚賜還本山永樂十年敕遣大臣創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之始訪古跡舊規皆一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圖萬歲天下太平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屬門徒各宜精修學道今教門大興吾去無憾矣語畢端坐瞑目壽九十三時戶部主事王和在焉翌日焚化骨齒皆青人皆傳其爲僊矣冠劍藏於黑虎洞上武當山志○國朝宋犖筠廬偶筆載梅傳眞武折梅枝插椰樹而成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周自然金臺人自幼入全眞教及長遊於四方以道化俗以藥濟人洪武初來往武當五龍行宮居民以其道明藥

效咸敬慕之年將耄稚童髣髴一日以所藏道書醫術付與門弟子曰吾當委順去矣翌日沐浴更衣而逝葬於桃源洞武當山志

李德固號古巖金臺人自幼入陝西重陽萬壽宮出家道德南華三教經書得其要旨壯年遊武當於紫霄宮禮高士舁仁智爲師授以精微雷法明先天之理知體用之源徙居元和觀洪武二十三年湘王來謁武當嘉其有修煉之功賜住荆州府長春觀一日謂人曰吾將返矣作頌示之曰八十餘年光陰不染不著分毫大笑阿阿歸去一輪明月天高王聞之嗟悼不已贈曰爾本無生何期云没拂袖三山金宮銀闕唉今日大地光明萬里秋天明月遺官葬於元和觀之東武當山志

酥醪洞主曰全眞之教行於北方其始至南方者武當一派也惟當世祖平宋時遣使召龍虎山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命主領江南道教終元之世江南掌教皆其後裔而張留孫吳全節復更迭爲大宗師故武當全眞一派亦不得不修正一清微之法蓋其勢然也然觀張道貴至李德固諸人考其功行尚不失全眞本旨而張守清弟子且遞傳於兩湖江浙閒蓋自是而大江以南全眞教幾徧及之矣

羅蓬頭者寓杭西北羊角埂上全眞小庵非癡非狂冬夏惟一衲衣居菴一室中無坐卧具惟晝夜蹲地上穢污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問吉凶羅書狗災二字張問應在幾時書百日內張持齋誦道經日禱於神明冀免難一日見牝牡狗以若霊擊之竟爲狗所傷而死閩人馬都籙者號靜齋以道法際遇度宗賞平章以海味進謝后啗之泄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賜與之馬騃戇因謝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僊僊言繼今他人進飲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口而賈顧已知之甫出禁門卽下臨安府獄面刺雙旗押付鄱都寨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故寨兵寬之得不死復於寨村落間禱雨有驗未幾宋亡崔中丞奉旨訪好人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浙西都道籙提點西

太乙宮恩賞殊優渥一日大雪訪羅於全眞菴問未來休徵羅書賀字復書正字遞之但曰問知堂知堂者率意曲解餽而明年正月宣州賀雷巖齋壇書宣命截替馬前礮又鹽運司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時筆硯皆凍不可書卒怒捽蓬頭知堂勒止之烘筆硯爲書千二錢卒大笑以爲我此行勾四場鹽官所望數百緡而僅書若此已而卒出門道狹冰凍一蒼頭擔酒四缶來卒撞之酒墜地蒼頭者持卒哭曰我方千二錢買酒來須償我乃得去卒償鈔竟入門謝羅曰吾仙信有先見哉凡逐利市人問休咎其人將稱意必書其手曰鈔好仍乞鈔買酒肉啗己并衆人否則搖手終不爲一書後將死大笑拍手歌唱立地卒羅蓋

仙者惜其事遺落故所聞止此元鼎元蒲
徐弘道號桐陽子元至元間修眞瑞石山年八十三沐浴
更衣書頌而蛻有不離本性即神仙之句得法弟子丁野
鶴也弘道嘗感張平叔住山傳訣故捨名紫陽西湖志○
重修紫陽庵記云武林之脈盡於吳山吳山之最勝曰瑞
石山紫陽庵又曰瑞石之勝者元至元間劉上徐洞陽庵
之其徒丁野鶴壞眞於此化日端坐如生遂名在鶴所
證葢得北眞之道者而紫陽則南眞也南眞修煉形神俱妙
之術北眞教契虛無其歸雖同其入稍別豈有師南而徒
北耶然不可考矣按洞陽不知何處人然亦當全眞派元
世祖平江南後北宗門人多灑掃南宗不足怪也馮記以
爲師南而徒北誤志又云吳山有重陽庵大德間西湖志
謂道士冉無爲雲遊至浙建洪武二十四年立
爲全眞叢林據此則元時全眞派多居杭者

丁野鶴棄家爲全眞道士居吳山之紫陽庵其妻王守素
錢塘民家女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

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朕而逝方
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東髮簪冠著道士服奉夫
遺屍二十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丁卯進士
薩都剌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
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
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輟耕
錄○西湖志丁野鶴錢塘人棄家爲全眞道士師徐洞
陽沿門誦經受少許米不他丐元宵衆以月供齋蔴訣吳
門燈市之盛合各開門日日殿而燈見久之衆鑒往謝之日更
能化鶴皆紙也鶴遂入喧忽反墜丁
作控鶴仙而化漆身泥面焉
得樹一株特鶴植於山中祝曰我若功成願汝成林後二
十年樹已成林守素即化去相傳
葬於玄天殿之壑前樹名成道樹
元延祐間有姚眞人者錢塘人家温飽其妻蔡氏一日語

曰夫云欲脫俗修眞以家業二分畀夫娶妾爲成家之計
自以其一建庵爲修養之需夫曰汝既修眞吾無子女何
忍獨墜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眞不宜夫婦同處各建
一庵於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
西曰長春與庵無爲以重陽名庵同亦全眞道派也
天台道士頂子虛氣正色剛耐習勞苦視財帛如糞土師
全眞之說養心若保赤子通歧黃書其治病不擇貧富輒
徒步以往治所居室名之以曰生元袁桷清容居
趙與慶字虛中宋世有大梁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
與慶其四世孫也遯世樂道從北方全眞之學志彊氣堅
耆不至席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西北名曰野月謂月
猶身也則而象之蓋以順其天年入於自然云元袁桷野月觀記
黃公望字子久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遂
徙富春父年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以名字焉
性稟敏異應神童科至元中浙西廉訪徐琰辟爲書吏一
日著道士服持文書白事琰怪而詰之即引去更名堅自
號大癡道人隱於西湖之筲箕泉已而歸富春卒年八十
六楊鐵厓謂子久詩宗晁唐畫獨追闊仝其據梧隱几若
忘身世蓋游方之外非世俗所能知也所著曰大癡道人
集別有紙舟先生全眞直指一卷抱一含三秘訣一卷并
金月歲編公望傳元詩選參　國朝錢大昕元史藝文志
補つ道藏目錄有紙舟先生金丹直指

與親傳孟揩同卷云開全眞正宗金月巖編嗣全眞大癡黃公望傳此當卽全眞直指一卷金月巖未詳蓋公望之師輟耕錄載張句曲畝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眞家數碑和日敲貧子骨頭吏員廳腳此雖戲言然亦足證公望爲全眞道士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李君實曰嘗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皆瞎丹頓一日于武林虎跑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又國朝錢曾有學集註云大癡晚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滃起足下擁之而去二說不同然皆以爲公望得仙也

酥醪洞主曰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始平宋其先全眞教何臣川隨郝經使宋不能至杭也然觀羅蓬頭及黃公望諸人則宋平後浙人多學全眞者矣特稍參以南宗耳

余岫雲名希聖號非非子華蓋山南谷人年十五辭親學全眞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旣而歎曰託兄弟以養

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耶辭其師去徧歷江漢淮海波河循山東游齊魯至燕趙間兩游淮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寓温州同學者之含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霑足郡有教人學道者謂出妻子破家産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道士黃執中卒玉清觀之人處之崇仁仙遊山破屋數椽耳岫雲日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見爲岫雲童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卽還師弟子烹水瀹而食而江東西高雅之流詣其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

其夫人爲其從姑

李道純字元素號清菴別號瑩蟾子都梁人博學長才所著中和集盡闡一切爐鼎服食修煉之說歸於沖虛渾化與造物爲一併註太上大道德經三章道德會元等書行世　鳳陽府志參　四庫提要○中和集內有全眞活法一篇則道純全眞派也姓道堅中和集序云維揚損菴蔡君志頤清菴門人也得其贈觀編次成書大德丙午成宗大德十年道純於時當已化蓋世莫知道藏目錄載道純所著有太上昇元消災護命妙經註太上必通經註無上赤文洞古經註太上老君說三元易簡一卷全眞集玄秘要一卷瑩蟾子語錄六卷諸梁漢雪跋部否以後爲邵陵郡今湖南寶慶府武岡州地儀眞縣志道純住長生觀遇異人指授得道飛昇故又號其觀曰昇仙號所居曰中和巷蓋湖南人而居江南者酥醪洞主曰中和集全眞活法一篇道純以授諸門人者其云全眞道人當行全眞之道所謂全眞者全其本眞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眞才有欠缺便不全也

才有點污便不眞也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淨清淨則無念故氣全也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誠意誠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爲三元藥物身心意爲三元至要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煉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爲難行難行難知者爲邪妄眩惑爾觀其所言頗得全眞派養生之要蓋欲挽南宗流弊而歸諸北宗者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有書中和集後云余始得此書而讀之覺其緊夾有味其於一切內外丹藥吐納伸經之術如黃庭參同悟眞之類皆指以爲傍門小道又雜以中庸飾之大要欲成一家言耳非必有所得也吾所聞如尹蓬頭赤皮子所見如閻蓬頭劉大瓢輩遠者至數百歲近者亦自强力飲噉兼人傍門小道行之久久亦自有益第不能出世耳此曹子眉山公所謂啖豬肉者也李先生所謂談龍肉美者也按王氏既知傍門小道不能出世乃不究全眞要道而但嘲李先生爲談龍肉美何耶

杜處逸字道堅號南谷子采石人年十四得異書師事葛蒙庵人茅山昇元觀作道士皇慶間授隆道沖眞崇正眞人創元通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延祐中住武林宗楊宮

而究其大指多出禪門如四祖啟法融南嶽醒大寂語

是日立春在松江長春道院瞻拜眞人及七眞像敬題

然王逢梧溪集有十二月廿二日爲王重陽眞人誕辰

薛一山丹房詩則元時全眞教已行於江南矣余希聖

李道純杜道堅蓋其著者考其所學則以北宗爲主旨

而不雜以南宗亦篤信之士也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其

不飭邊幅又號張邋遢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

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

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或處窮山或遊市井能一日千里嬉

笑諧謔旁若無人嘗遊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

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毀於兵火三丰去荆榛辟瓦礫

與其徒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行遊四方太祖故聞其名

洪武二十四年遣使徧覓之不遇後居寶鷄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開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不常厥處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內侍朱祥齎璽書香幣往訪積數年窮陬僻壤皆到迄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璡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數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嶽太和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與里人張教相習教四世孫朝用嘗遊寶鷄遇三丰問汝家名教者爲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會見其始生時今儒子亦漸長努力讀書官可至三品後

亦符其言天順二年英宗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眞人然竟莫測其存亡也　丰事國朝王鴻緒明史稿○考名山藏紀三丰事最詳云三丰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貌奇古太保秉忠冷協律議學於沙門海雲經藩府於武當大立宮觀三丰一日至京師成祖召問之曰言欲學道誰最案者對曰貧羙嗜遺通利極案事上謂其不敬欲殺之忽有所苦則不能食與不得遺方思之道逢使者附進羙衣草數莖煎服壽愈上殊念之以給事中胡淡往求之又命王宗道奉書若香遍入名山求十年不得至天順末或隱或見英宗聞之封爲通微顯化眞人此皆明史稿未及者名山藏又云三丰至武當命弟子邱玄清盧秋雲居五龍南巖又云秋雲悟全眞之理又云成祖遣王宗道往求給全眞派也他書紀三丰神異甚多茲不具錄

酥醪洞主曰明初道術最著者三人一周顛一張中一張三丰皆能前知者周顛太祖親爲撰傳張中未灋以所聞於太祖爲之撰傳然皆不詳何派張三丰事見於

說部及志乘者並謂其居武當則全眞派也武當自張道貴張守清後多兼習清微上道惟三丰無之名山藏稱其有問養生術竟日不答論三教等書若決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忠孝之旨此全眞正學重陽長春之的裔也當時成祖徧求之故世多附會之詞而明陸深玉堂漫筆乃謂成祖此舉別有所爲胡忠安淡行事蓋奉密敕則以爲建文遜荒欲求得之然非三丰有異蹟成祖亦不能假託也吁亦神矣哉

全眞道人邱玄清富平人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來遊武當禮張三丰眞仙三丰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菴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玄清居之曰南巖菴命

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自結菴以奉玄帝後有司以玄清賢薦於朝授監察御史轉太常卿每遇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事奏對有驗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於口上嘗賜以媛女固辭不受益重之及成祖靖難玄帝屢示靈助遂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地卽玄清輩菴居而三丰所結菴成祖大之曰玉虛宮前言遂驗玄清後隨成祖北遷一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歸辰至期端坐而逝明沈德符野獲編何喬遠名山藏參襄陽府志陝西通志C野獲編稱太祖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儼然婦也陝西通志稱其賜嫒固辭當卽一事

盧秋雲光化人初從終南重陽萬壽宮高士遊悟全眞之

理後師張三丰爲弟子隱南巖之巔永樂八年無疾而化
名山藏參武當山志○志又云劉古泉河南人有躡景凌虛之志入寶珠巖下常蒲團獨坐一旦告其友楊菁澄曰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又云楊菁澄太行山西人與有道契與劉古泉爲友人並徵之楊劉二人志不言何泯然與邱玄清盧秋雲同
爲三丰弟子亦全眞教也

蒲菁淵關西人從邱玄清學莊列之道洪武十五年除均州道正永樂間奉使四方諮訪賢達後於章貢元妙觀無疾而化塋於黑虎瀾之上武當山志

鄧羽南海人明初青陽令後爲道士隱武當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爲仙去有觀物吟一卷列朝詩集○武當山志云鄧青陽南巖道士生於元季資穎過人不屑與俗伍早來武當從高士學黃老莊列龍虎大丹諸書深得其奥凡所寓興吐詞發語皆有激發遊武林有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之句所著觀物吟又曰警世文洪武初

吳中多有識之者按卽此
鄧羽亦全眞派道士也

王宗道字景雲一字景儔淮安人與雲水道士何無垢者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菴前忽一道士負笠露髻麻衣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景雲與語略露半指曰得非三丰先生乎道士曰子非景雲乎驚且喜拜執弟子禮道士曰無以爲也既授以導引嘘噓秘術教以步虛洞微之辭遊戲市肆士大夫多延致之題詩飲酒竟日不辭因言山行欲得獐皮製裙汝爲我募景雲歸具飯飯道士遂失所在尋至海上西經徐亦雒陽嵩華終南太白諸山將往游青城復相遇於漢武臨軒之所因諭之曰汝子在洋待其成名相會未晚言訖授笠杖而別洪武壬申年也永樂改

元景雲子孚任給事中越三年成祖思見三丰國子助教王達善言景雲亦與往來成祖召見給全眞牒賜金冠鶴氅使奉書若香徧入名山求之十年不得名山藏方外記

酥醪洞主曰自張三丰至王宗道諸人亦武當全眞派然其所學不兼正一蓋親炙三丰傳授旨正也

趙元陽名宜眞其父仕元爲宋福令因家焉幼穎敏習進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赴夢神人曰汝神仙中人何望世貴遂從塵外遊師李元張天全結茅臣山居之於正一天心雷奧全眞還丹之旨多所發揮洪武壬戌正月朔謝衆曰自今閉關以還吾眞慎無干焉五月三日夏至啟關漱浴更衣趺坐呼弟子於前書偈畢雷電交飛風雨晦冥

乃翛然逝明日縣官士庶觀者雲集殮時肢體屈伸顏色如生著有詩詞歌論若干篇其徒甚衆纘承道統者劉淵然一人而已豫章書○道藏目錄載有靈寶歸空訣一卷云崇文廣道純德法師教門高士原陽子趙宜眞道又傳外丹秘方十二卷原陽子趙復儀趙宜眞譔盡宜眞河南人明初封法師者江西通志云宜眞洪武初寓雩都紫陽觀壬戌沐浴更衣書楊上云遁世和光了勾緣緣滿勾滅獨超然超然清風徧界無遮障赫日當空照大千書罷倏然而逝景泰六年贈榮文廣道純德原陽趙眞人

酥醪洞主曰王世貞游白雲觀記云全眞之教徧天下蓋與元相終始明興而其道始小屈以劉淵然之見崇不能盡復其盛也淵然爲宜眞弟子然則宜眞淵然全眞派也元時江右全眞派自張模趙友欽後至陳致虛而大行其學皆兼南宗豫章書謂宜眞通全眞還丹之

吉則亦出於張趙宜眞又通正一天心雷奧正一之學
源於江右且元時張宗演後裔世爲掌教宜眞故兼習
之也然自是而北宗南宗及正一教遂多通而爲一矣
劉淵然贛縣人幼出家爲祥符宮道士後詣雩都紫陽觀
師趙原陽傳其法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
名召之旣至入對便殿賜號高道館朝天宮永樂中從駕
至北京仁宗嗣位賜號沖虛至道元妙無爲光範衍教菲
靜普濟長春眞人給二品印誥與正一眞人等宣德初進
號大眞人七年乞骸骨命送南京朝天宮御製山水圖歌
賜之卒年八十二閱七日入殮端坐若生淵然有道術爲
人清靜自守不干世事故爲累朝所禮正一眞人張宇初

之衛淵然所授也　張正常道陵四十二代孫洪武元年授
正一嗣教眞人十年卒子宇初嗣宇初道法受之淵然後
與淵然不協相訐訟人輕之據此是正常於正一法已失
其傳淵然本其師授以企前徐有貞重建蘇城輞濟觀記云郭宗衡產崑師長春眞
人劉淵然居兩京侍禁庭正統七眞一祠長春諸師撰此則淵然仍
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眞一之衛係所兼習非以是爲宗主者徐州
守全眞之學正一之衛係謝氏夢紫衣道者入室而生宣
志云淵然號體玄了禪毋謝氏夢紫衣道者入室而生宣
德七年八月八日屬其徒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生
死一理吾將逝矣引手作一圈曰呵呵趺坐而化

邵以正雲南人早得法於劉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爲道
錄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
號悟元養素凝神沖默闡徵振法通妙眞人英宗復辟以
正具疏辭詔以左正一問住未幾眞人張元吉薦其戒行
詔復眞人仍掌道教先是白官賜宴正一眞人列一品班

慮有變繫之獄因其自言牒嘉興問所從則沈道人固在
忽不見乃攝覩主至而獄中所繫倏然燭頭道人於是都
人競往謁詢禍福皆中成祖北狩仁宗監國問事多奇驗
一日忽大笑則成祖師勝踢從臣飲之時也忽大哭則楡
林告變時也靈異不可殫述仁宗常御製道人傳登極
封至道高士禮送還山按史及志並未言道人所師何人
以志所載道宜功行核
之亦當全眞法嗣也

酥醪洞主曰明之道流雜進恩寵濫加莫甚於嘉靖之
世而其最幸者曰邵元節曰陶仲文史稱元節貴溪人
龍虎山上清宮道士師事范文泰李伯芳黃太初咸盡
其術嘉靖三年徵入京雨雪愆期禱有驗封爲清微妙
濟守靜修眞凝元衍範志默兼誠致一眞人其徒陳善
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眞衛道高士范文泰等所學不可
考然元節出家於龍虎山其封號與善道俱冠以清微

二字清徽道宗以天師爲法籙傳教之祖則正一派也又史稱仲文初名與眞黃冠人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嘉靖中由黃梅縣吏爲遼東庫大使秩滿需次京師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因薦仲文於帝仲文所事玉山名山藏有傳云玉山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善於醫緒竹蘭清逸有韻其他譜琴擊劍蹴踘醫牖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陶仲文嘗學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富貴其後仲文貴世宗顓玉山清微神霄演法眞人據此則玉山實方伎家觀告仲文語倘之當時貴蓋非有道者其贈號冠以清微則亦正一派也元節仲文並被尊寵而仲文熒惑

世宗大似林靈素其術比元節爲卑蓋仲文本小吏非學道之士不足怪也當時因仲文得幸者若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胡大順藍田玉羅萬順王金等或以燒煉或以服食或以符籙其術固謬其人或並非道流故史並列之佞倖傳中然如劉淵然輩史別爲之傳且特稱其淡泊自甘不失戒行夫劉淵然邵以正亦何嘗不兼通正一之學要其所宗主者全眞也後之學道者其亦守全眞之教而無若邵元節陶仲文等競取世資則庶幾矣

吳守一蘭陵人早爲黃冠師後從淵然劉眞人授以鍊度秘術入珥那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有道士入菴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遂享與共啜出戶少頃道士不見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繞空者移日

山東通志

守法眞人字浩然嘉定人父名海太常丞守法生有骨相始學易爲儒生常因病適一黃冠至識之遂勸之入道且曰從吾言疾即愈後當大振玄門從之疾果平已而從應元孫眞人學又學於通妙邵眞人盡得其術尋以龍虎山張眞人薦住持東嶽廟未幾奉詔偕天下高道校道藏經因禮部尚書胡濙薦擢神樂觀提點天順丁丑擢道錄司左演法兼朝天宮住持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玄志守靜清虛高士尋封沖虛尊默悟法從道凝誠衍範顯教眞人

賜誥命銀印并封贈其父母弘治改元授左正一命掌道錄事踰三年卒守法性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守頗精於術而尤本之以誠意以故用之有驗成化間大旱命禱雨雨隨至明秋又旱禱亦應又明年旱禱不應守法篆符於鐵投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頃之西南雲起如鳥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盤旋久之中貴未入城雷雨大至上益喜賜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惟德動天王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上深然之聞者服其正

對續文獻通考

陳繆洞主曰自趙宜眞至守法眞人遞相傳授皆全眞派也然兼習南宗及正一之學余考之釋氏神秀爲北

宗慧能爲南宗或問南北宗何自出於玄挺禪師玄挺曰心宗無南北宜眞諸人通諸派爲一豈此意耶然自是而後宗派混淆稽之載籍鮮有明揭其爲全眞者間有揭者冀錄之不能詳也蓋至是而全眞之學徹矣

楊汝眞揚州人自幼刻苦修全眞之道後遇異人授以奧理入蜀彭縣來往荷僊楊平二觀蜀藩聞其道嘗敬禮之壽一百二十一歲於丹景山尸解名山藏方外記

道士黃一眞號雲峯又號誠一子內鄉夏館保人母王氏夢北斗樞星繞身而娠洪武壬申一眞生時有紅光少厭世紛入邑中奉僊觀爲道士往來鎮平五朵山師全眞李之號爲王全眞正德九年羣執役者見出貲侈厥宮院乘

爲道官主南陽北觀不樂居去常往來玉清宮大谷峪玉僊宮而居奉僊觀爲多一日謂其徒曰打破鴻濛竅已見未生前明年臘月內信步上壺天至期若有音樂導從者集衆與訣端坐而逝時成化壬辰十二月也壽八十一眞人既逝次日有見其謂唐王者又三日有見在盧氏縣募化核桃分送歸奉僊觀修黃籙會手押宛然弟子啟其壙面如生壙甎誤墮額血出咸謂得道云南陽府志

敖子李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以其辟穀但啜麥麩故名荊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校移文索藩輒是山者禮聘以至寓蘄武當宮衣破衲不食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歸王仍遣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絕處誦經遙爲拜泣索書又不見後復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矣校於歸途又見李持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干宗正條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續文獻通考○武當山志云蔡子李屠大山中丞奉詔修太和曾訪之山中按此亦全眞道士武當係全眞派也

全眞王道成河南人成化間遊平涼居崆峒山問道宮靜修四十年又知黃白術百歲以上人貌若五六十者能啗巨豚肩粟至數升飲酒不醉行步如飛鄉人悉宗之弘治年建修三清殿正德七年又起玉皇閣總制張公以師事之號爲王全眞正德九年羣執役者見出貲侈厥宮院乘

夜暗劫全眞先知之命賈徐二弟子匿林中二生強師避之師曰吾有宿命未還汝急往移時賊果至挾財將出全眞斥其名詈之賊懼敗露持斧破其首血皆白膏是夜全眞夢訴于張軍門遣兵尋捕之踰年始獲眞益是日途行人亦有見其像者與夙昔無異後嘉靖十四年江西朱仲山商于川中遘疾得道士療之而愈與以金帛不受乃謂曰吾崆峒道士王全眞增修老君閣中有綢像未完爾可敷金商至宮始知王全眞逝乃爲建閣並裝貼塑像人始信全眞脫化而去益崇其祀典云崆峒志

鍾了髻百十四歲尚了髻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明王世貞鳳洲筆記○弇州續稿有游白雲觀記云鍾了髻短而麤髮強半白問其年曰不記也固叩之

則曰吾生十三歲而有土木難役師從長老說之也則百十四者信矣問何以壽則曰天可憐話爾許年吾無術推不娶不多飲不怒不識數耳余心服其語簡切匪妄以此核之土木之變在正統己巳年十三則生於正統二年丁巳至嘉靖二十六年丁未計百十一歲云百十四者世貞記時蓋在嘉靖二十九年也

孫玄清號海嶽山人青州府壽光縣人自幼在嶗山明霞洞出家禮李顯陀爲師後遊鐵茶山雲光洞遇通源子授以昇降天門運籌之法年十九歲即墨縣太和真人攜住黃石宮玄清苦煉二十餘年復遇斗篷張真人共談修真口訣遂豁然貫通嘉靖二十七年至京白雲觀坐鉢堂一載大著靈異值京中天旱求雨有效賜護國天師左讚教主紫陽真人隆慶三年六月上昇壽七十三玄猜本龍門派四代孫後別立法派名金山派因在嶗山修真亦名嶗

山派　國朝梁教無玄門必讀

李赤肚者徽之黟人或稱徽度少負奇特遊酒人聲伎之間揮金無所惜年四十挾王鳳仙客鳩茲病羸頓死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召之入丐者以手摩赤肚頂曰從吾言可治不則死赤肚伏枕首肯丐者索鳧蛋五十枚酒一甕以右手援赤肚膝上左手且剝且吸初摟時赤肚肢骨輩然有聲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所苦霍然赤肚跪請其姓名曰吾乃邱長春十代孫清淨遨蓬頭也遂掃室焚香稽首稱師卒爲弟子悉教以還丹修煉之術而更名一了居三年與遊天目山忽語赤肚曰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言訖而去赤肚尋別

爲期重者再七日又重者用符呪僵者立起或叩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每坐定輒叩齒寒兌含液漱漉而咽之以後摩面梳髮一日能九食亦能九日一食飲一升醉或數十升不醉葷蔬俱適口不擇太原王公荊石云師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貌若四十許人眉宇嘗有氣出如雲煙師適出一像屬題彷彿若張果那和璞忽老忽少變幻不常贈以詩云三度逢君鬢未星從知大藥九還成煙霄路迥翔黃鵠參井閘來下赤城彩筆行吟高意氣青囊市隱足治生相期五嶽朝真去爲問何人向子平後猖狂市上唱老莊書莫知所終黟縣志　按清淨一派龍門派字

妻室生一女年二十七八時成瘵幾死遇師誨以坐功得無恙嘉靖乙未丙申間去家學道後從太和山王勾曲之乾元觀時似六十許人或曰已百餘歲或曰元時嘗爲某路總管希言皆漫應之終不測其何如人也頂一髻不巾簡人因稱爲閻蓬頭身著粗布衣衫有裙襦而無袒服履而不襪爲人疎眉目豐頤童顏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盛暑裸暴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缸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膻臊喜飲酒食能兼人第嗜蔬而安粥或叩以延年沖舉之術不應惟勸人行陰隲廣施與勿淫勿殺勿憂勿患勿多思而已乾元觀故址初僅有門及丙舍道人遊金陵公卿間稟賞成諸殿閣山徑左右皆植桃李春時若錦繡益斥南畔田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數十畝住觀五十餘年一日過毛百戶俊家飯畢索湯浴二浴後移茵蓐地上坐似欲解去狀其徒問所欲言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趺坐不僵浹旬猶有煖氣色休休然汗沾鬢若殘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百日視之猶若生時萬歷戊子十月也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道人傳○閻希言不詳何派然其與李赤肚如夙識亦當全眞道士也江窗府志云希言嘗曰心無不存謂之照欲無不泯謂之忘又曰喜中知止則不喜怒中同思則不怒能咬此二語便入忘境有三端坐瞑目而逝子弟哭其尸張目叱之者三薰長髯人因多稱爲髯仙蓋與八紘道人同時云鎮江府志

白玄福號柱峯係西秦金明延川人氏世居閿閿稽譜係白樂天二十八代孫年不惑以明經擢職官未幾掛官不仕逕入太和七眞洞後爲諸當事强起巖穴修復武當宮庵橋梁闢修明眞庵爲聚徒講肄之所嘱徒云慢理蒲團修太嶽願成志士闇全眞壽七十一日書偈云性返靈明還空太虛似我不相同只因會得些兒意撒手撐開混沌中偈畢端坐而逝武當山志

楊常炫山西人庚辰進士明末棄官登華山頂禮皇老大師修眞悟性復還嵩嶽養氣中方以門生故吏往來雜遝

乃三遷於武當之北巖與住山白玄福相友善餌精服朮於洞者六年嗣是孫知山中劫數將至出游江漢間爲副憲余公誦經救劫刊劉洞陽總眞集行世武當山志

鄧起西名大臨號丹邱常熟人鄧徵曾孫襲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殁服闋徵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上今往是祠母之殁也時稱爲眞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鼒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蹤跡索簞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

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辛丑訪黃梨洲於雙瀑院曰吾己窺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梨洲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之欵對數人張雪崖顧石客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梨洲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未幾遂逝梨洲謂起西之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眞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軀無經書文字無藥物丹爐其弟子常光等椎魯無知不該燒煉黃白等法不爲齋醮符錄等事清靜全眞以爲教

杜清碧起酉名氏已自銷沈云　國朝黃宗羲南雷文定後集鄧起西墓誌銘○按鄧起西當全眞道士梨洲謂無異全眞者道侶也至明孝世廟望氣臨崎亭集外稱有陳仙傳亦明亡爲道士者云陳先生王賓字天倪定海人諸生甲申之變號咷於野及餘氛在翁洲去定海尤近先生遯跡山中忽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數奇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用之先生亦不以爲意庚其藥閱中未幾時果當亟用念道士言始試之則論効乃稍稍習之已洽洽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世不如長往但未知所向須臾兒得天蓬草非復人間道士緩步而出提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君居於此題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巔海澨閒溯急屏絕以爲死矣一日先生忽降於堅人之庭告以道士顯末於是其家始大驚先生所作詩盡至今藏者呼爲陳仙人筆跡云全氏非設語者觀此足見重陽還異人之不妄

酥醪觀主曰明之遺老以薙髮令嚴多隱於僧若華亭許譽卿會稽章正宸嘉魚熊開元桐城方以智仁和金堡丹徒錢邦芑輩不可勝數而開元隱黃山名正志號

槃菴以智隱青原名無可號藥地堡隱丹霞名今釋號淡歸又皆能提倡宗風其爲黃冠者鄧大臨外無幾人矣此亦道教不振之一因也　國朝道士除張天師外婁近垣奉正時始應眞人此外不多見婁嘉善人以嘉興府志考之盡正一派嘯亭雜錄又載華山道士云年九十餘望之若仙木訥謂人以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爲輔臣請設醮酹酒縛或云年大將軍遺卒詣觀青海者又西家事應驗如神道士云能預知相期死期在海淀寺新晴頗有小驗後以其惑衆逐出境外不知所終

三人俱不詳爲何派或亦全眞道士也

馬道人宜一不知何里人居華山王刁洞以峯巔白號或稱以癲頗亦漫應之洞有三道人居其中無栩凡因石爲牀無經書文字無藥物丹爐其弟子常光等椎魯無知不該燒煉黃白等法不爲齋醮符錄等事清靜全眞以爲教

能冬月以雪爲沐浴氣蒸蒸如暑值旱官迎之署不立壇不焚香但索酒大飲飲間雨下如注或問吉凶矢口而答無不奇中或預言天下事不爽忽一日謂其弟子曰將東出關矣旋去不知所在或有遇之關外者言峯巔事尤多

奇云　國朝李楷河濱文集○國朝錢謙益初學文集有國師尊師傳云尊師名國楨江西人天啟丁卯登峨眉山廬紫雲授以薩眞人神霄青符五雷秘法戊辰之楚有馬全眞者稽衣貧窶乞貸潮湘間日之酉間日子從峨眉老人來耶萬語之故馬曰死矣當在某月日也至期傳法而不傳派其猶未也此馬全眞當即馬眞一廣陽雜記云馬眞一者龍門法嗣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此眞一出關後事蓋　國初猶存

道人王萊陽名清正龍門法嗣馬眞一嫡派也孫宗武于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今興復京都白雲觀嘗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刀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刀宗

邱長春　廣陽雜記○白雲觀於明末嘗被燬王清正來居乃再興復清正蓋華陽道士白雲觀道派用龍門當自清正始也

王常月字崑陽嘗恢復江盩虎跑關之隱仙菴菴爲嘉靖五年嶗山道人高玄禮結草名竹林道院崇禎二年易今名崑陽有道行嘗寓京都白雲觀後化於菴中李皋爲之銘　國朝朱緒金陵詩徵○江盩府志隱仙菴相傳爲宏景隱居於此故名明時冷鐵腳尹蓬頭嘗遊此菴譚守誠號心月楚之鄖縣人爲兒時相貌不凡嬉于庭有紺髮朱顏黃冠客負蒲團策杖過其廬見而異之曰此子骨氣異常他日可肩吾大道也語畢忽不見家人皆怪之明士遂棄家爲道士徧遊名山歷參耆宿頗有得一日遇王崑陽相見如故遂偕往武當山中傳秘密精義操修二十餘年無晷刻少懈崑陽知其有所得以龍門心印付之屬曰爾得吾道當以度人爲急度一人證道即積無量功德也于是守誠游行天下以救拔爲主誘人于至道丁盩告誡勿使廚落旁門後至江南見有根器者衆乃於隱仙菴設教焉誨人以忠孝爲本以誠靜爲用其徒從者幾千人康熙己巳語諸學人曰吾將逝矣當在某月日也至期沐浴更衣說偈曰一心靜極萬緣消獨露眞容月正高自在希夷堪湛寂龍門法律柏林操端坐而化得其學者黃

州詹太林晉柏也　國朝陳鼎留溪外傳

朱太倥字沖陽崑山人讀書好古得詹眞人法句容笪重光青浦諸開郢與之遊直以師事之問飛昇黃白之事卽叱曰外道也主江都瓊花觀最久不與儔類伍及見蜀之余生生遂訂爲莫逆交唱咏甚得著有山居樂集　國朝王豫江蘇詩徵○詹眞人當卽詹太林以龍門派核之太倥亦當譚守誠弟子其示人詩云習靜收孀俗居山異市塵囂盡隨境度流年玩其詩蓋亦證道者　國朝張邦伸錄里新編余森字生生號鈍菴青神人明大司馬肅敏公喬世授衛指揮千戶值流寇亂爲黃冠避難江東賣詩文自給嘗寓吳門客舍自言爲梅花作主人康熙乙丑仲夏蛻化於瓊花觀時七十九按生生亦當全眞道士又吳震方述異記諸開郢順治辛丑進士習玄門之學築靖室余山號九峯山人蛻年無疾騎鶴化去後忽寓書崑山葉訒菴訒菴發書皆出世語所寄藥則當歸也未幾緇仙茅三兩訪菴發書皆出世語所寄藥則當歸也未幾緇人來京問其已卒乃大駭明年訒菴卒於京按開郢亦有之學者

直隸天津衛天妃宮道士上官常明者不知何許人也平生端愨誠樸無纖毫僞行全眞功年六十餘一日命其徒

賜壽缸一具舁之庭道士喜入缸坐而試之曰正好亦不須擇日以炫世去了罷即瞑目長往矣其徒以缸停于室中二年其師弟素無行好飲欲舉其屍瘞之土以缸易酒及啟寂無屍焉大驚遂患瘡徧醫不愈天津有客吳門者歸省遇道士于淮陰市中客素識道士因問何日離天津道士答曰三月某日客出銀五星齋道士道士授以方曰予師弟患瘡乞付之命依方修治即愈也遂別去客抵家過天妃宮詢其師弟師弟告之故始知啟缸之日即道士所云三月某日也留溪外傳

酥酈洞主曰馬貞一至上官常明皆龍門法嗣其派則眞常守太清也餘不爾者或全眞他派或未舉其名

活死人者姓江名本寔四川人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閻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靜無爲也無爲而至于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靜道哉于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說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闔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

貝師本恆字常吉淮陽人年十七禮武當袁正遇爲師後訪王崑陽授修眞戒律康熙己亥結茅武康之高池山參玄靜煉得祖炁符籙祈者響應羣以眞人呼之雍正己酉雲間朱椿通守金華患瘧久藥不瘳服師符即愈朱以祿壽嗣問師笑答曰祿當顯位壽幾耄耋嗣則艱得而晚也後皆如言乾隆乙丑餘杭人延主洞霄宮丁卯臨安疫獄囚皆病師禳之得安次年虎晝博人獵者亦被傷師步遇虎喝勿傷人虎頫首避去患遂息師之學宗郝太古眞人先明易道之原晚造神仙之域其徒陳仁恩奉教三十年得明其旨撰周易參義黃老旨歸二書及將辭世出柿數枚留餉龍門道侶陸清徵即口占偈云六六經翻玄洞九

先丹傳鉛汞仔細端求一竅子緜密調停雨鼻孔胡麻飯
破初禊七十餘秋江南江北咄八百龍沙一一客畢竟到
頭甚麼說歸來無事任逍遙何處風光不自得仁恩侍旁
書甫畢而師化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壽七十
一化後二十三日面色如生適清徹至自當溯遂爲封龕
藏本宮之左○國朝梁同書頤羅庵集洞霄宮貝法師傳
郭名世寶字榮芳劍陽人少孤貧事母至孝爲羅人以養
性不知舉進母卒廬墓人事遊武當山得異書反歸隱劍
東大光洞補師嚴乾隆三十八年除夕坐化嚴中年四十
五肉身不壞目灼灼有光鄉人廟祀之歲旱禱雨輒驗咸
豐中髮匪竄犯劍陽縣其神示現湖危得免巡撫駱秉章
奏請封昭顯眞人按武當爲全眞源此郭世賢亦全眞道
士也

道七

道人李赤腳四川人客陝西涇陽古寺中年歲不可考貌
極清癯似四五十歲人自言明末曾充兵丁談李自成張
獻忠爭戰事甚詳乾隆三十年間尙在從未以文字示人
人亦不知其能書也尹相國繼善聞其名疑有黃白之術
遣人致書相召答書云乞人浪跡涇干苟延殘喘岐黃之
理素未究心卽老莊之書亦不寓目惟知飢來出門食後
靜坐而已忽承慕道之誠兼訊治病之術大約混俗卽脫
俗之法養生卽長生之方況天上神仙人間宰相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若使服藥燒丹閉門辟穀是所謂道在邇而
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來京之約不特野心久戀白
雲亦且老病有如黃葉後會有期不必相強字甚遒勁似
晉唐人手筆尹得書嘆曰此野仙自全其眞者也再訪之
已扃戶出矣五十三年秋忽謂其徒曰予將逝矣汝等葬
我於寺旁五日後有代予題碑者至五日畢撫軍秋帆至
其地閱之題曰赤腳大仙之墓伸錫里新張邦
京師白雲觀中有老神仙者異人也先是辛酉之歲京師
大水有老道人前一二年內不知自何處來其人寡言語
少飲食恒露坐別院浮圖下風雨暑寒未嘗少間人飲食
之亦不辭或經日忘設亦弗索也比洪濤瀰漫城外村落
苦飢官舫載餅餌啖之觀中人二日一食粥皆有餓色視
老道人晏如也然已不食數日矣道人於是方起坐顧謂
道衆曰我久涸此間勞衆供養今滿地橫流苦無覓食處
我當爲衆人謀活計矣飄然竟去不及數旬言自塞外回
棗中裝約千餘金付觀主亦不言所自來也是後道人遂
住觀中郝蘭皋言余登閣披經曾遇道人送客方丈外踰
閾便囘足不及階鬚髮蒼然兩目炯炯青焰有光其巨倍
常心異之顧未及接談而去心恒養養不忘也後詣覩還
書因便謁之時住小巷觀主遣人更迭候門道人方危坐
於時殘暑未消輕紈尙御道人衣敝縕襤褸多補綴痕客
至則候門人値迎送道人但俛首爲恭而已余訊之答言
陝西同州人姓王氏本農家子未嘗從師授讀不識丁也
聞談道者欣然諦聽略知大意遂棄家浪遊亦未遇異人
指授也心無繫累隨處皆安性耽靜坐習近自然亦不復
知飲食寒煖也不曉文字絕無思慮如斯而已叩以道術

答言不解睇其貌還如送客時所見唯眼孔之大似稍逕於前叩以此故復云不知問以前時所見亦云未喻大抵合眼靜坐收視內觀調氣練精故其神全耳余不能測其所至因追記如此時距接坐傾談又復十餘年矣道人今亦不知何往也　國朝邦懿　行曬書堂集

王至滔字樸山江盦上元人隱仙奄道士嘗有詩云入山何所見古墓森松柏春風復秋風年光何其迫不見古來人但見日西夕巷中古梅老桂傳爲六朝時物一日梅桂枯萎樸山忽蛻去著有江上吟草　金陵詩徵參　國朝耆獻森正雅集

酥醪洞主曰元以後至於　國朝全眞派徧布於江南各行省惟粵無聞然寰宇訪碑錄有臨桂棲霞洞全眞

觀記云楊璧撰至元十七年是元初全眞教已逮粵西矣今粵東羅浮及會城諸道觀詢其派又皆全眞也其來不知何自余寓居羅浮酥醪觀知觀中爲龍門派出於會山山師其法嗣亦多有道行茲舉其著者彙記於後使後之來者知所興起焉

會師一貫號山不詳何許人其師李清秋龍門派第十代孫得至人傳授眞訣一貫傳其學恬修道成以符藥救人康熙間入羅浮築道場於紫霞洞五十五年廣州旱當道邀請求雨雨大注因委管沖虛觀山中五觀餘四日酥醪曰九天曰黃龍曰白鶴俱延爲住持後遷紫霞洞道場於酥醪洞令弟子柯陽桂主之師自居沖虛未幾羽化葬

沖虛觀前獅子山師遺有佩劍能辟邪有病祟者取劍懸卧內即愈今尚存

柯師陽桂號善智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家世仕宦師幼習舉子業然性耽清靜慕老莊之學弱冠棄家游羅浮禮會一貫爲師羅浮酥醪洞相傳安期生與神女於此會燕醉後呼吸水露化爲酥醪故名菁葛洪隱羅浮曾建北菴宋代舊有觀遭亂久廢一貫與師擇今地重爲興築師操行清潔住山三十餘年度弟子百餘人乾隆十年六月二十日無疾而化年五十三門人瘞於觀右之銅鼓嶺歲時臨奠焉

童師復魁號懶菴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柯陽桂再傳弟子也乾隆辛亥入道羅浮酥醪觀時年二十八矣精進有得復雲游二十載乃歸粵衆共推爲住持制府重之復舉任道會司之職師御下嚴正山中道釋俱奉命惟謹客有避跡入羅浮者所歷寺院款給優厚詢其故俱云童住持預言有住客至不敢慢及至觀相蓄如弟子掃一室令靜處戒毋出入住久見師服食精瞻揮黃金如土亦不審阿堵物何來也一日呼客語曰君可歸矣別時付以隱語不可解及歸乃釋然其神異多類此觀下路出麻姑峯及佛子陡俱險峻不可騎師養一馬每過輒蹀躞自喜人共危之師不恤也嘉慶辛酉九月初三日坐化壽九十八其徒江本源葬之柯陽桂塋次香山黃培芳題其墓碑曰仙師南

河謝蘭生爲像贊曰游衍洞天一何自在簸弄耳目一何狡猾老子之道其猶龍歟誰其乘雲上下從歟嘻酣睡一巷其憒歟其非憒歟觀此其道行可知已賴介生師云童觀者何復川師一百二歲余莊馬師亦幾及百歲師兄弟師弟子松崖鶴算容與一門余所覩見也故世稱觀多壽人

江師本源字瀛濤號松竹山人廣州府番禺縣人入道羅浮酥醪觀崔童復魁爲住持師有戒行通儒釋之學能詩文士大夫喜從之遊以觀爲浮山最深處乃闢佛子隩塗徑築玉液亭爲義漿以濟行者又以廣州白雲山蒲澗安期生嘗采藥其間復倡築安期仙祠晚營生壙於觀左之塹岡墩嘉慶丙子罷陵湯貽汾來遊爲題其壙曰江瀛濤

藏於此化後門人卽痊仙蛻於壙中賴介生師云瀛濤建鄭仙祠於蒲澗祠左則雲泉山館南海伸令擬增廣之既拆卸不及建而去任瀛濤旋亦昇化於酥醪於是其徒孫楊教善踵爲之比舊頭宏敞香火日盛歷二十餘年一日山館中童子忽問叩門聲敲視則屨然胖道士訪仙祠童子請導不許明日童子見楊師而述之楊愕然問狀則真瀛濤也當時相傳以爲得仙云

經聲猶未輟天將曉啟戶視之趺坐榻上化矣榻前道書諸道侶勉以修身立命并囑刊其語錄訓世時甲戌八月也師臧獲寡言誦經之暇惟以詩自娛道侶彙梓之名曰笑塵子集集中小詩云雪冷風寒步亦稀繞闌別有好心機花枝一一芟除去免使春來壞蘂衣蕭閑偏仄久寬平難使摩肩互送迎偶過鶴來還却避不妨讓路與他行久住僧舂歲月深山閉風味熟沈吟年年最好三冬候燭煮畦中白菜心別傳香味透心田山上蟠桃幾顆懸意欲捕來還自壽却忘今歲是何年此可想其所得已

男劉彬華謂其骨清法密亦山中能詩者

余師明志號笑塵子原名慈鶴廣州府順德縣世家子父宦於蜀產焉少隨父任讀儒書通玄理弱冠卽有出塵之想回粵後試弗售娶妻生子矣既而曰世途險詐室家累人何鬱鬱久居此同治甲子年踰不惑遂入道羅浮之酥醪觀杜門不出惟焚香斗室晝夜誦道德黃庭等經雖風雨寒暑無少輟窗謂吾儕修道丹藥本無可憑不若誦經以存心使心無欺念還吾本體自能超凡入聖翀游太虛住山十年計所誦經不啻數千萬遍每語人曰吾誦經有得血氣調和冬不慄暑不汗飢渴可忘疾病罔作其效如此一日具齋邀道侶告別云明晨下山衆惟之夜漏三下

長春道教源流卷八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辨證十二則

酥醪洞主曰儒家者流往往薄道釋爲異端而道釋兩家黨教護宗亦或時相訾毀然三教并行數千年不廢蓋各有所以安身立命者焉徒脣拭舌自快其私甚無謂也而學其教者又或未能深造務爲夸誕以欺人由是毀者既失其眞譽者亦過其實矣道德經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余故搜采各家之誤會與其詆誹者辨其非而證其是蓋師資之道存焉覽者毋以余爲饒舌可也

金元好問紫微觀記云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爲全眞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邱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厨庫廐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

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會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黍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眞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邱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墜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

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鬬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相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

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
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鐵至論
釋老家慨然以爲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覩之作
特以養志云兵起記見遺山文集元與趙天錫冠氏人金季
父林保冠氏有功大安末天錫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太
程冦兵南下防禦使蘇政以爲冠氏令辛巳春冦實濯錄
張下從征上嘉以功遷元帥左都監甲申宋將彭義斌據
太名冠氏元帥李全降之人心頗搖天錫乃率將佐往依
大將李海軍未幾破義
斌於眞定後左副元帥
酥醪洞主曰遺山之爲此記也多微辭考元史稱天錫
戊戌征宋被病還卒年五十子賁亨襲行軍千戶而此
記云乙巳落成在天錫卒後八年其時天錫之母亦當
逝元史稱賁亨卒於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年五十七以

此上推之乙巳落成之歲年僅十七疑遺山以賁亨方
志于學故爲此言其引杜光庭追崇王建鼻祖及宋宣
政道流官啟郎大夫事全眞教無之此不足爲病其言
王中孚之學與其所由盛皆所親見當得其實惟其言
河朔墮窳之人翕然從之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考
乙巳爲万馬眞后稱制之四年去長春化後已十九年
長春痛元初慘殺剽其徒以立觀度人計其時宮觀最
盛度徒衆亦最多墮窳之人在所必有實亦不足爲病
也觀遺山甲午年所爲清眞觀記於長春已極推重斷
無有於天錫與其母殁後而反肆詆訾之理此之莊論
其有所爲歟然學道之人不求精進藉山林以便其墮

廢遺山此言亦深足爲戒也○元蔣平伸山房隨筆云
元遺山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挾
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爲可則可張喜
自往訪之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扳輟而迎之
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曾施張不許纖塵
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
出又大德碑本遺山先生墓銘云女五人次嚴女冠詔
爲宮教號洁溪眞隱遺山妹與女并爲女冠不詳師事
何人然與趙天錫之母同在北方亦從全眞教也邱長
春之功行其風勁一時如此
元移剌楚材西遊錄序云古君子南逾大嶺西出陽關壯
夫志士不無銷點予奉詔西行數萬里確乎不動心者無
他術焉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也故述辨邪論以斥糠籺
少答佛恩戊子乘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
西遊錄以見予志其間頗涉三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識予
之好辨者予應之曰魯語有云必也正名乎又曰思無邪
是正邪之辨不可廢也夫楊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
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種此方毗盧糠瓢白粧香會之徒釋
氏之邪也全眞大道混元太乙三張左道之術老氏之邪
也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是皆方技之異端亦非
伯陽之正道疇昔禁斷明著典常第以國家創業崇尚寬
仁是致僞妄滋彰未及辨正耳古者贏秦焚經坑儒唐之

韓氏排斥釋老辨之邪也孟子闢楊墨予之豈樂邱辨之正也予將刊行之雖三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說矣已丑元日此記見湛然居士集啦盧縣縣白經香會俱北方奉佛未詳疑即天師張道陵正一教當時北方蓋有傳習者大道即眞大道教太乙即太一教三張左道

酥酪洞主曰友人李仲約爲余言耶律文正集所稱和人詩乃和邱長春作惟文正溺釋長春學道所趨不同故西遊記不及文正而文正集亦絕不聲叙長春文正西遊錄序於長春頗肆詆譏蓋始相倡和後乃相惡而絕交也余考之西遊記其稱太師移剌國公者即文正當時款接之厚迎送之勤李志常悉記之非不及文正也文正集中詩於長春西遊之作幾於無篇不和且有

一詩而和至十首者以集與記比勘之自見西遊錄序作於已丑在蒙古太宗元年時長春化去已三年矣文正學於萬松老人釋行秀其集則行秀爲之序稱湛然居士年十七受顯訣三年盡得其道因名之曰從源湛然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今觀文正集其詩文多棒喝機鋒語於臨濟雲門曹洞之宗實屬深造集中萬松老人語錄序稱雲門臨濟曹洞各有所長利出害隨獨萬松老師得大自在三昧眞闇世之宗師也其尊重如此其在西域有蒲華城夢萬松老人詩有西域寄中州禪老詩序云恨離師太早淘汰未精起乳慕之意謂之溺釋良然其所以詆毀長春者集中解州邵薛村道士陳公求詩云須知三教皆同道可信重玄也是禪趨破異端何足

慕紛紛皆是野狐涎又過太原南陽鎮題紫微觀壁詩云三教根源本自同愚人迷執强西東南陽笑倒知音士反改蓮宮作道宮註云觀舊佛寺村人改佛像爲道像故有此作考宋子貞文正神道碑云丙戌靈武下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睿宗監國命公馳傳往燕治盜二詩當自靈武返燕途經解州太原作蓋在所作西游錄序之前長春應召後即命弟子立觀度人當時徒衆遍北方且多改佛寺爲宮觀疑文正因是始深惡長春尹志平葆光集有南陽紫微觀和移剌中書韻三教雖同人不同既言西是必非東目前便了一眞通不二宮其取檜當由此行秀序稱湛然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實亦與文正同意其始相倡和而後肆詆譏

以此特長春已化無所謂絕交耳又當時王巨川機陳秀玉時可俱與長春往來張敏之本且托跡長春宮以老而文正集中詩俱欲挽之從釋氏其和劉子中詩序云蓬山散人劉詡子中頗通儒幼依全眞出家今已還俗詩云君子愼擇術痛恨陷全眞調心正是妄堪笑學鳥伸一日錯下腳萬劫含酸辛平生大夢中不識夢中人一言贈吾子宗匠宜相親其偏袒釋教深惡全眞如是自是而釋與道爭期於必勝矣夫道不同不相爲謀長春萬松兩家亦各行其是而已文正必是丹而非素此亦賢智之過也○湛然居士集寄趙元帥書云糠蠻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斥僧蔑教棄布施之方

杜懽梅之路不救疾苦敗壞孝風實傷教化之甚者也
又辨邪論序云子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蠏邪正之道
萬松因作糠禪賦見示予序而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謗
歸於萬松予甚悔之按糠禪爲教不知何若觀此可見
一班文正蓋因萬松詆糠蠏兼及長春耳金史世宗紀
大定二十八年十月禁糠禪瓢禪其停止之家抵罪明
王圻續文獻通考云元憲宗八年戊午詔釋道辨析化
胡經時世祖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

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
僧既而僧家勝上遣近臣脫懽將道者焚志應等十有七
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
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悉命歸之至元十七年二月有
言道家僞經尚存者詔諭眞人祈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
經史及板十八年十月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道書奏惟
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焚毀從之
酥醪洞主曰元起北方初不知有中原道釋二教也自
太祖尊禮長春而道教始盛竊怪耶律文正當時服膺
萬松之學何以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絕不聞振興釋
教元史稱憲宗元年夏以僧海雲掌釋教事時文正前

卒已九年矣文正卒於乃馬眞后稱制之二年　海雲元史釋老無傳劉
秉忠傳云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遊與偕行入對
稱旨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餘事實亦未詳考繼燈
錄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遭世難
喪失天倫道逢一老比邱與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祝
髮受具時萬松住燕之報恩師掉臂獨往松一見便奇
之親炙十年深得其髓自是名益著從之者日益廣值
壬辰之變壬辰蒙古太宗四年時圍亦京踰年亦降少林祖剏荒蕪上以師
補之世祖潛邸命師作大資戒會詔住和林興國寺未
期月憲宗召詣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復僧尼廢
寺二百三十六區世祖卽祚因論辨僞經馳驛以聞火

其書仍賜光宗正辨之號命卽故里擇建精舍曰報恩
後師旣老倦於接納歸棲嵩陽乙亥秋告終俗壽七十
三僧臘五十二據此則元史所謂海雲卽福裕統元史巾
賜海雲寺陸地五百頃福裕當住海雲寺故名曰海雲寺
文正集聖安澄公和尙或單稱曰聖安亦以寺名爲僧
名其與樊志應等辨化胡經而勝亦福裕也福裕學於
萬松十年萬松與文正深惡全眞耳熟能詳繼燈錄又
稱萬松行秀禪師於周孔老莊百家之學無不博通壽
八十一文正集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稱萬松老
師時年六十五序末題壬辰年以此推之則萬松卒於
蒙古定宗二年戊申後文正之卒五年又三年而後福
裕爲掌教萬松文正并淵博而閎辨於老子化胡經必

深研究逮憲宗八年長春高弟尹清和李真常俱已化
時張諫明爲掌教福裕要之以明詔不得不令樊志應
等虛與委蛇蓋福裕志期必勝而志應等則本知其榮
守其辱之訓甘爲退讓也自是萬松文正之志不獲伸
於生前亦卒償於身後矣然全眞之教爲元諸帝所尊
禮終元之世不廢則以長春功行人人之深非口舌所
能遏抑也厥後世祖崇尚西番僧尊八思巴爲國師而
福裕之學亦屢故繼燈錄稱其歸棲嵩陽以老屋區爭
辨亦何益於教門中事耶按福裕碑於乙亥係世祖至
僞經尚存者錢大昕跋焚道藏碑云此碑至元二十二年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趙與票李謙至
閻復李濤李槃王磐等奉敕撰即世祖紀至元十八年
焚僞經事云總制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者即

桑哥也佛老之行于中國久矣道經固爲僞託佛經亦
華人所譯往往竊取老莊之旨而其徒常互相訾謷人
主又因一時之好惡而左右焉魏太武信寇謙之而焚
佛經元世祖崇帝師而焚道藏皆非卓然不惑者也釋
祥邁撰至元辨僞錄侈陳其事意在排擯全眞適足供
詆而復爲之哲然當時長春諸法嗣不聞有
憤嫉報復之舉則全眞之教主於守雌可知○王世貞
弇州續稿云邱長春以片言悟蒙古太祖俾總領其教
而其徒不能盡賢往往侵占寺刹以爲宮觀或改塑三
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皆侍立後四
傳而至所謂蒙哥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
志常等義墮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爲僧者十七人還佛
寺三十七所又至薛禪皇帝再焚諸道經復僧寺二百
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寇天師謙之

以符籙法佐拓跋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僞僧人寇
悔而欲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師爲醫弟子蓄毒以殺
人師亦烏得無罪哉考續高僧傳稱護法以曇無最爲
首在魏正光元年與清通觀道士姜斌上殿講法帝問
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爲侍
者出開天經明是同時最問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
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九月十四日
夜生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最
曰佛當周昭王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
日滅度經三百四十五年始至定王三年方生至敬王
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始與尹喜西遁何得言同時乎
尋究開天經緣歷斌不能對徒亂馬邑又續文獻通考
稱唐高宗總章元年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
眞僞僧法明者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爲作華言化
之耶胡語化之耶若作華言胡人未善必作胡語矣胡
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化胡經于何朝代翻譯于
是道流無能應者有勅搜聚天下化胡經焚之據此是
化胡經元魏及唐時已審爲僞福裕特借是以傾全眞
教耳長春至蓋里泊卽命其徒立觀度人其志出於憫
世當時愚民救死不贍靡然從風如耶律文正題紫微
觀詩所謂鄹人改佛像爲道像者蓋多有之不盡出於
其徒也長春見重元太祖勝於寇謙之然絕不談黃佛

法其徒尹清和李真常輩亦無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事
奔州不考其實比之醫者蓄毒殺人且歸獄長春謂其
師亦烏得無罪吁過矣王世貞宛委餘編云舊藏聖賢
二武乙時三周昭王時四穆王時五平王時六桓王時
七莊王時八貞定王時然則今之定以為昭王甲寅者
雖於衆說為長亦未確又戴成式酉陽雜俎云老君西
越流沙歷八十一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
立經是也據此則曇無讖僧法明之辨亦取給一時實
非確論福裕之折樊志應不知何如然王惲眞常觀記
謂志應之學未能通
變或亦即指此也

金史烏古論鏡傳云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為全眞
師佯為狂態裸顛露足綴麻為衣人亦謂之麻帔先生宣
宗嘗召入宮問以秘術因出入大長主家殊有穢迹上微
聞之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鏡來官汝南人皆知
之有婢竊視嘿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鬬聲
而尋復無聞嗷問翁媼翁媼莫應踏門入覩燈火煌煌生
坐兀然而翁媼二屍狼藉于血中矣鄰者縛生生始開目
曰汝何事收我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媼復何言生曰我適
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猝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
來我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鄰者執
詣有司府掾范貞之紿謂曰汝善人盍有害物心恐鄰者
殺是翁媼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
固殺翁媼雖夢中不知所為尚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
可澽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徒皆以為生本非道者
與媼前有私冀再通故坐環堵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
遂怨媼殺之而及其翁或曰先殺翁將逼媼媼不從故又
殺之是皆非生之情也蓋其徒恥其醜聲而故為是說以

戒

誰外人耳此生雖愚豈有苦心兀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媪耶又豈有十年之間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于此時耶又既殺翁媪時何爲不即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縛也又當有司誘問之際何爲不妄抵冒而乃斷速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强制情欲常若夢寐乍出部屋恍若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已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

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輩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于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

酥醪洞主曰北宗之學以坐圖習靜爲證道工夫若於道無見處習此頑空必生妄境北游語錄云往日乞飯坐圖者皆是心上有所開悟未至純一是以居靜涸養體究眞空今之乞飯坐圖者多是少年未有解悟直慕虛無往往落於空妄悲夫尹清和此言似即爲孝義某生發也盤山語錄云靜中境界甚有多般皆由自己識神所化因靜而現誘引心君豈不聞古人云凡有所相皆是虛妄心欲遣識識神尙在使化形象神頭鬼面惑

亂心主若主不動見如不見體同虛空無處住着自然消散無境可魔無物可壞也昔有道人心得休歇一日坐閙忽見惡鬼無數乘空而來其人安定此心體若虛空冥然不辨拚此一身任生任死其魔自散爲心未盡故顯此相體性湛然則自泯矣王棲雲此論實足以勘破此生之誤此生心君無主爲識神所化形象誘惑至於殺人道德經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學道人切宜深省也盤山語錄又云昔有住圖者聞人說地面既入圖中要見地面心存此念隨念應現不知是假大凡耳裏聞底屬聲眼前見底屬色心上想底屬妄境界妄念童玉女眞仙聖賢現形白日親見亦是虛妄境界妄念

所作若認是地面不可破除摸糊一世着邪着祟殊不知地面是古人心行到平穩休歇處故有此名豈可以眼見耳聞心想底便謂是也棲雲此論尤精蓋識神所化由於妄念妄念不除必生妄境矣敬齋論此生謂其沈冥於妄動妄靜之坎亦是惟不能究其所以致妄之由因引清和棲雲之語以證明之如此

明王禕青巖叢錄云老子之道本於清淨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參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治而民以富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也自其學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

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煉養也曰服食之具爲世患害亦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一說本邪僻謬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以自斃其僇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煉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眞之教兼而用之全眞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眞大道教有七祖康禋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肪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爲天師永壽年間受

食之具爲世患害亦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一說本邪僻謬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以自斃其僇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煉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眞之教兼而用之全眞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眞大道教有七祖康禋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肪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爲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與國廣嗣之說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太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酥醪洞主曰明初道教以全眞正一爲盛故王禕舉此二者爲言然全眞本不言煉養服食自陳致虛爲悟眞之學通南宗爲一始兼煉養而服食則未之聞豈禕所見又有兼言服食者因發是論耶然此全眞學術之遷變非其本旨也服食與符籙邪僻者習之其爲禍害誠如禕言學道之人所宜深戒又朱子語類謂道家有老

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倣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禋引是說以譏正一誠當若全眞家則以老莊爲歸且兼采儒釋粹言是知有珍寶者未可以一概論也

明楊維禎桃核歌序云道人余筠谷爲余道長春眞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館眞人方晝寢盤桓久之始寤上曰眞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乃出袖中桃核大如盌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去眞人請剖而爲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爲我家鎭國之寶此楊維禎逸詩附刻鐵厓集後

楊鐵厓曰余善與余談邱眞師嘗大蒸二日夜開如故腸葷酒者連觥腹不潰貌不變如入內時命弟子開方丈池既歸浴池中湧濕復起言笑其道行如此此見元詩選三篇　國朝朱彝尊觀道士按筠谷當卽其號係一人

尊明詩綜余善字復初玉峯清眞

酥醪洞主曰　國朝錢謙益列朝詩集載余善追和張外史游仙詩四首云楊鐵厓讀至長桑樹爛金雞死有客繞牀三叫以爲老鐵喉中語又如一壺天地小如瓜雖老鐵無以着筆矣善蓋鐵厓方外友其屢道長春神異亦全眞道士也然其稱飲葷酒不死係王玉陽事非長春餘二事亦荒誕云世祖幸長春館傎其書寢尤誤

元史世祖崩於

長春化於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未及見世祖也

甲午壽八十丁亥時僅十四歲長春不肯施幻化手段前已記之善之夸誕豈以是爲炫俗耶元楊瑀山居新語云大都長春宮有桃核半箇其大如掌至今以爲常住鎮庫之物余嘗觀之誠希有也明宋濂蟠桃核係宋物長春宮所藏亦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字後鐫庚子年月日庚子宣和二年據此則元時庫藏桃核係宋物長春宮所藏亦當然余善附會爲長春赴宴所得耳

明宋濂跋長春子手帖云右長春眞人邱公與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傳次第非一朝夕者蓋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嚴授金之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卽公餘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又言全眞之名自知明君始者知明嚞之字也公雖寄跡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天道好生惡殺之言未嘗去口是以上簡帝知寵賚優渥金虎玉符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矣觀是帖者倘當如天書雲篆改瞻易視毋徒弊弊焉寘議於筆墨之間可也

酥醪洞主曰此長春手帖係元末道流廣作長春題鍾呂畫及詠劉海蟾詩并無一私溢語安有言重陽出自鍾呂海蟾事元陶宗儀書史會要謂長春書法山谷而跋語云毋徒弊弊焉寘議於筆墨之間豈道流廣作者並不能書耶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云陸文量所著菽園雜記謂元太祖以宮嬪賜邱長春逼使汗之長春乃自刃其勢以誓得不汙京師人至秋九月合道俗爲素饌以祀曰閽九會此憲廟時語也余游京師絕不聞舉此會徧攷七眞譜傳甘源錄及風雲慶會磻溪集諸書皆無之又長春應元祖聘年已七十有六不應有此事而於白雲觀所塑像王太史所惠圖驗之獨長春儼然一老中涓積余疑者十餘年而不可解近閱邱公弟子尹清和諸君語錄乃始參攷得其詳而記之尹謂公自苦志煉磨後週一死魔一自淨身幾死一爲飛石撲折三脅肢幾死又謂公自揣福慧命相俱不能如丹陽長眞諸公以十年煉心而猶未得淨每夜輒束

草履行山巔往返者幾二十徧以祛睡魔五十日而後心
死覺眞性常明瑩然如水晶塔一日凡念忽起痛哭自誓
久之赴長安統軍齋一夕而三漏復痛哭自誓堅固逾於
昔尋道經天魔爲飛石所中折肢以是參伍公淨身事
誠有之當在赴統軍齋夕後也公又謂重陽眞人諸弟子
獨馬丹陽最長最先得凡二十歲加半而得譚長眞五歲加
半而得劉長生七歲加半而得己最少最爲重陽所屬意
而最晚得踰二十年而得之尋復奪之又久而始復得之
所謂奪者當亦謂統軍齋夕事也僧中亦有一人曰光儀
光儀者故宗室瑯琊王子也天后朝王以從越王貞起義
法至族光儀僅八歲跳遇聖僧爲披削導之至一伽藍遂

爲僧十八而瑯琊之寃白有詔推求得光儀傳詣扶風李
使君女甫笄見而悅其美乘李出多將侍婢逼淫之光儀
度不可已詭謂女曰久穢請就浴而後寢處旣浴閉關操
剪髮刀顧持其勢曰爲爾此根而受慾逼除之何難卽刃
而投諸地悶絕乃蘇旣入都力辭王尊爲僧於終南山法
興寺大展道價提奬勸誘道俗弟子恆百千人至開元末
枕肱右脅而寂將葬狀貌若生異香芬馥彩雲覆輀車不
散白鶴數百嘹唳空中或謂世尊勒東黃門不男者不得
入道又立教亦云陽根一絕人理總廢從何處修驗彼二
君子者何以哉不知心境旣徹性眞常湛固自有離形而
超悟者故曰純覺遺身斯爲第一旨哉

酥醪洞主曰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正月十九日都人
集白雲觀遊冶紛沓謂之燕九節蓋是日長春誕辰也
余至京時詢之信然燕不作閼亦非九月不知菽園雜
記何以附會至是尹清和北游語錄但云師父言我福
薄下志十八九年聖賢方與些小光明未久復奪之亦
不見有遇二死魔及淨身幾死語長春年二十禮重陽
十矣云奪之者非必精漏謂至是方淨身學道人不應有此　弁州豈誤記耶惟仙源
像傳繪有長春像實無鬚然世間無鬚者多矣不盡廢
人道也七眞年譜謂長春未遇重陽卽學道崑崙山時
尙未冠於色戒已勘破矣佛說四十二章經言有人犯
淫欲斷其陰佛言欲斷其陰必先斷心心之不斷斷陰

何益況長春下志十八九年盍不知是耶○　國朝禮
親王嘯亭續錄云今白雲觀後殿中塑白皙方顏黃冠
羽衣者皆以爲邱長春之像近閱沈德符野獲編言有
全眞道人邱玄清明太祖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
遂自宮又都穆談纂云元世祖尊禮邱長春欲妻以公
主堅不可辭乃廢以告絕穆在德符之前何所言如此
且兩邱皆有自宮事不可解也按沈德符所紀事當有
之見前邱玄清傳陸文量都穆則以長春像無鬚且與
立清同姓誤爲附會耳穆以爲世祖欲妻以公主尤謬
蓋未深考元史也

弁州續稿書玄風慶會錄後云長春見太祖所面告者幾

三千言略叙師傳之旨戒以大怒則傷身太喜則傷神太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爲首傍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庸性貪淫好殺疑其枘鑿而太祖乃歎賞不已呼爲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神奇能海鷗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用其言長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一說長春能呪餅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攷譜傳俱不載錄者曰移刺楚材疑移刺或耶律訛也其官稱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元至元後始有侍郎亦不屬尚書省此恐誤

酥醪洞主曰道圓學古錄河圖仙壇碑云全眞之教叙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

莫達其意有旨命吳公全節論定公曰邱眞人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修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鍊神致虛則與天地相爲長久矣譯者以其言奏之上大感悅不惟邱公之心事明白而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據此則錄係元成宗時曾經奏進李志常西游記載長春兩見太祖於大雪山太師移剌國公俱不在坐者惟太師阿海云錄者移剌楚材蓋志

常化後其徒以所聞輯此書誤阿海爲楚材阿海亦移剌氏也至其官稱謬誤誠如弇州言要當爲淺人所加

刺云一說長春能呪餅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此無稽之談重陽集云玉花乃氣之宗金蓮乃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北游語錄云師父言大光明罩紫金蓮金蓮喻心也俗人不得其解附會爲是言耳

弇州續稿書金蓮正宗記後云道門既曰性命雙修王重陽馬丹陽亦極論養氣而遺身蛩蛩似不及命者長春臨去以脾疾至卧圓側而化後又別無神奇此所不可解也

酥醪洞主曰西遊記及陳時可碑俱云長春示疾數如偃中後升堂留頌而化弇州深通釋典不甚喜道教故多微辭非事實也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眞也眞皆祖

王重陽各有語錄而邱長春盤山語錄爲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

酥醪洞主曰北宗性命雙修之說弇州亦言之然此學術之遷變如陳致虛輩并習坐功期得丹藥非全眞本旨也自元以後全眞之學知之者鮮矣盤山語錄係長春弟子王棲雲作云長春亦誤

雜鈔三種

元世祖褒封制詞從仙源像傳錄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爲之化至眞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眞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而然爲福爲祥不言而喻傳之太上是曰全眞守其一處無遠弗屆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崇號惟東華已爾帝君但贈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眞君之名丹陽已下七眞俱號眞人載在方冊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正陽鍾離眞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眞君純陽呂眞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眞君海蟾劉眞人可贈海蟾明

悟弘道眞君重陽王眞人可贈重陽全眞開化眞君丹陽先生馬鈺可贈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長眞先生譚處端可贈長眞雲水蘊德眞人長生先生劉處玄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眞人長春先生邱處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玉陽先生王處一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眞人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眞人清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清淨淵貞順德眞人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眞人張志敬執行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日　按此係張志敬自誕其祖辨見前友人李悛垣謂世祖武宗制詞從仙源像傳錄

元武宗加封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東華帝君太晨宮祚綿百年名世者生始恢揚於正紀昔東華帝君太晨宮祚綿而莫知其始終氣混混而莫窮其涯涘離形離兆有自而然爲福爲祥不言而喻傳之太上是曰全眞守其一處其和應不求爲不恃絳格琅虬之上下龜圖麟策之周旋法之著兮可存於浩劫後之承者迭出于高眞惟古之賓師有今之明素能仁能勇至孝至貞所守彌堅不待歲寒而後見所言必應其於事會則周知及身之渥已申報本之誠愈切溫綸特降顯號循加於戲神人和而王道平遐不謂矣教化行而治功立永言保之可加贈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昔聞太上教闡全眞法天地之常經因陰陽之大順始自東華之變現訖于開元之垂緣由漢及唐必曠世而至人出以金繼宋際熙朝而玄統彰恢其衆妙之門鎮以無名之朴或得意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駸是馭龍飛遊於紫極不可聞不可見雖與造物者爲徒翛然往翛然來亦曰隨時而示應故載傳於後裔猗叶贊於元功盍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始祖東華帝君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眞君可加贈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呂眞君可加贈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海蟾明悟弘道劉眞君可加贈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重陽全眞開化王眞君可加贈重陽全眞開化輔極帝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
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天造草昧惟君子以經綸聖運隆昌
亦至人之扶衛昔皇祖肇基於朔土有眞仙應現於東隅
行無睢盱而天下之事靡不知學有淵源而天下之書靡
不究所急者拯民於溝阱所先者鋤道之榛荆律身之戒
雖嚴及物之功則溥逮芝綸之疊降躡雲舄以來從率英
賢凡十八人言宗社非一二事心冥神契猶軒轅之師廣

成辭簡義深若漢文之禮河上既成功於諸夏俾主教於
長春其以肖以續者得其眞故曰希曰夷而永其壽翊我
延洪之祚爲今持正之師再振玄門彼此皆一時也爰頒
鴻渥後先豈二理哉宜進號以追崇尙傳規於不朽其長
春演道主教眞人邱處機可加贈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眞
君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佑于一德天惟顯思作者七人道之
行也如辰樞之運元造如璣衡之契靈儀誰之子象帝先
盡老氏關尹之妙無不爲將自化行東萊西陝之間或遁
跡於塵區或棲身於環堵迨際皇元之興運親承聖祖之
眷知嘉猷敷陳允矣濟時之具玄機沖寂超乎輿天爲徒
莫不窮師友之淵源咸已詣霄晨之閫域闡乃宗規之舊
緊于藩邸之賓亟才偉學以相承景覩靈祺之荐格其加
顯級以貢眞風除主教邱長春別示旌崇餘仰主者一例
施行
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馬鈺可加贈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眞
君
長眞雲水蘊德眞人譚處端可加贈長眞凝神玄靜蘊德
眞君
長生輔化明德眞人劉處玄可加贈長生輔化宗玄明德
眞君

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處一可加贈玉陽體玄廣慈普度
眞君
廣寧通玄太古眞人郝大通可加贈廣寧通玄妙極太古
眞君
淸靜淵貞順德眞人孫不二可加贈淸靜淵貞玄虛順化
元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
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賢有言盡忠于君致孝于親歸誠
于天敷惠于下有才以濟其用有學以裕于人秩可列于

仙階道可弘于當世清和妙道廣化眞人尹志平襟神洞
廓幸格高嚴禍衣爲山澤癯非謂之悴衰服爲廟堂相非
請之通泛然應物以無方捷若循機而有永入長春之室
教仍主于長春全靈極之眞象宛符於靈極示眞規於四
遠膺禮眷於三朝粤有嗣師載恢玄躅其領異數以進嘉
稱於戲弱水蓬萊歸波不煩於舟楫吉雲飇景方羊或駐
於旌麾可加贈清和妙用廣化崇教太眞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道德正宗屢傳於賢裔儒玄最學間
出於熙宸況教典長春冠冕登瀛之列而躬膺眷綱維
宣極之規宜進秩以宗承示輸誠于景嚮眞常上德宣教

眞人李志常清文映世高行絶人摛述作之華于繪藻之
表廓神明之應于視聽之間璞不雕鏤行不厓異幹以洊
梓舍以虛無繩繩兮其可名哉皦皦乎不可尚已號其顯
畀制則特頒以爲全眞奕葉之光以慰賢師累章之請於
戲科盛揚於寶笈千刼而繼太宸君實燦結于春華再傳
而得誠明子可加贈眞常妙應顯玄弘濟大眞人主者施
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趙道堅可贈中貞翊教主應眞人
宋道安可贈元明普照崇德眞人
夏志誠可贈無爲抱道素德眞人
王志明可贈熙神資道葆光眞人
孫志堅可贈明誠體妙虛寂眞人
于志可可贈誠純復朴沖寂眞人
張志素可贈應緣扶教崇道眞人

鄭志修可贈通微復靜沖應眞人
鞠志圓可贈保眞素朴靜應眞人
孟志穩可贈重玄廣德沖用眞人
張志遠可贈悟眞凝化純素眞人
蔡志遠可贈體元抱德沖悟眞人
何志清可贈虛明淵靜守一眞人
楊志靜可贈洞虛得一玄通眞人
潘德沖可贈通玄妙道沖和眞人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按闕中金石記載有加封師眞人四敕延祐七年重陽日立陳德定正書并篆額在五臺山重至大三年二月日付苗道一收執卽此武宗制詞也特文未全載耳

元李道謙七眞年譜　節錄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重陽祖師生
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清淨孫仙姑生
五年癸卯三月初一日長眞譚眞人生五月二十日丹陽是日玉陽自牛仙山來願爲弟子二月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眞玉陽入崑嵛山居煙霞洞三月廣寧來崑嵛出家文登縣姜寶菴立七寶會
馬眞人生
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廣寧郝眞人生
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玉陽王眞人生
七年丁卯七月十二日長生劉眞人生
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長春邱眞人生
海陵王正隆四年己卯六月望日祖師飲酒於終南甘河鎭會二仙人授以口訣
五年庚辰中秋日祖師於醴泉縣再遇眞仙傳秘語五篇
世宗大定元年辛巳祖師鑿活死人墓坐其中
三年癸未秋祖師遷劉蔣村
四年甲申祖師於甘河逢一先生飲以仙酹
六年丙戌長春棄俗入道居崑嵛山
七年丁亥四月二十六日祖師焚劉蔣庵東遊五月過北邙山上清宮題其壁閒七月十八日抵寧海州會丹陽泊高巨才於范明叔怡老亭九月長春來謁請爲弟子十月一日祖師就丹陽宅內鎖門居環是冬長眞就環內出家

八年戊子正月初十日祖師出環二月初八日丹陽出家是日玉陽自牛仙山來願爲弟子二月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眞玉陽入崑嵛山居煙霞洞三月廣寧來崑嵛嵛出家八月祖師挈五眞人遷居文登縣姜寶舊
寶舊
九年己丑春玉陽辭祖師居查山四月祖師引丹陽長眞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重午日孫仙姑詣金蓮堂出家六月廣寧辭祖師亦居查山八月祖師立金蓮會九月詣登州福山縣立三光會於蓬萊立玉華會是月祖師領丹陽長眞長春至萊州化長生出家於掖縣立平等會是冬挈四子至汴梁寓磁器王氏旅邸

十年庚寅正月初四日祖師召丹陽長眞長春立榻下授以至言仙去是年閏五月於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故止五十八歲四師痊於孟宗獻之花園遂入關謁和玉蟾李靈陽於終南太平宮

十一年辛卯四師居劉蔣祖庵十月廣寘入關

十二年壬辰春四師復往汴梁遷祖師柩歸葬劉蔣九月廣寘西游岐山

十三年癸巳四師劉蔣守墳六月廣寘東歸

十四年甲午二月廣寘至眞定八月四師於鄚縣秦渡鎭言志翼日乃別丹陽劉蔣居環長眞居洛陽朝元宮長生居洛陽市長春西入磻溪

十五年乙未二月廣寘游沃州夏孫清淨入關祭祖庭訖出居洛陽風仙姑洞是年長眞乞食磁州

十六年丙申六月廣寘作易三十六圖是年長眞游懸洛州居白家灘

十七年丁酉是年長眞行化高唐縣

十八年戊戌八月一日丹陽出環西游隴山華亭是年長眞居洛城東北雲溪洞

十九年己亥八月丹陽遷隴州佑德觀居環十一月十八日出環是年長眞游衛州

二十年庚子春京兆趙蓬萊施宅爲菴請丹陽居環八月賜體玄大師號冬長生被召勅館穀於天長觀

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丹陽於劉蔣村張朝散竹園菴內居環是年長眞居華陰縣純陽洞長生東歸萊州

二十二年壬寅四月丹陽東歸寘海十二月行化文登海市見二十九日孫清淨仙於洛陽年六十四是年長生居武官註道德黃庭等經廣寘居眞定府演道

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仙於萊陽縣遊仙宮年六十一長生玉陽同主葬事

二十四年甲辰五月旱登郡太守請長生祈雨越日雨足

二十五年乙巳四月初一日長眞仙於洛陽朝元宮年六十三

二十六年丙午冬長春下龍門山居終南祖庵

二十七年丁未十一月十三日玉陽奉詔至燕

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長春奉詔至燕五月十八日召見於長松島中秋得旨還終南山是月玉陽亦還山十二月上遣使復召玉陽

二十九年己酉正月玉陽至都會上崩嗣君命爲先帝主醮

章宗明昌二年辛亥十月長春東歸棲霞住太虛觀

承安二年丁巳六月玉陽復被召七月初三日見於便殿賜體玄大師號冬長生被召勅館穀於天長觀

三年戊午三月長生得旨還山勅賜觀額五道曰靈虛曰

太徽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眞令立觀度人王陽請祖庵爲靈虛觀頁冕得旨東歸侍親

泰和元年辛酉是年長生遊廣陵王陽奉詔詣亳州太清宮作醮

三年癸亥二月初六日長生仙於武官靈虛觀年五十七

玉陽再奉詔詣太清宮作醮度道士千餘人

七年丁卯元妃施道經二藏一送棲霞太虛觀一送聖水

玉虛觀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七月十四日玉陽應孚朮魯參政

請至北京居華陽觀值旱告以雨期至十八日果驗是

年長春游鼇山

崇慶元年壬申十二月二十日廣寧仙於寧海州先天觀

年七十三

宣宗貞祐四年丙子長春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

召赴汴京不起

興定元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玉陽仙於聖水玉虛觀年

七十六

大元太祖十四年己卯長春居萊州昊天觀是時齊魯陷於宋八月宋主遣使來召不起十二月太祖命近侍劉仲祿持詔至萊州

十五年庚辰長春應詔西行二月至燕都八月至宣德州十六年辛巳七月至阿不罕山立棲霞觀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

十七年壬午三月過鐵門達於行在上問以至道

十八年癸未三月七日得旨東還賜號神仙掌管天下道教六月抵豐州八月至宣德州

十九年甲申三月還至燕京住太極宮

二十二年丁亥五月得旨改太極宮爲長春宮七月九日仙於長春宮之寶玄堂年八十

國朝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摘錄

清螺觀王重陽畫像詩刻正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附大定九年末　山東掖縣

終南山重陽王眞人玉花疏程花正書大定二十二年　陝西盩厔

挂金燈詞王重陽撰劉處玄行書　山東掖縣

重陽子書無夢令詞草書承安五年九月　陝西長安

王重陽悟眞歌行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附憲宗末　山東掖縣

青羅觀主王重陽詩詞石刻正書無年月　山東掖縣

邱處機遇仙園石刻草書碑陰遇仙樓二字正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列於大定九年　山東掖縣

谷山登覽詩邱長春撰正書泰和七年八月　山東泰安

牛頭寺長春眞人述正書大朝癸未重九日乃太祖十八年也　陝西咸陽

玉清宮摹刻邱長春遺墨跋語碑草書山左金石志云跋語書戊子春戊子爲太祖崩後皇子拖雷監國之年此爲建宮時所刻　山東濰縣

長春眞人詩詞碑正書太宗皇后稱制二年九月　浙江仁和趙氏拓本

長春子題虛亭詞白慧德正書中統五禩二月　陝西寶雞

長春子青天歌詩刻行書至元十年八月 山東掖縣
長春子梨花詩詞石刻行書無年月 山東掖縣
蒲察大師索海市詩邱處機行書無年月 河南登封
黃籙大醮記馬丹陽撰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山東福山
積金山通仙宮馬丹陽普救歌碑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山東福山
歸山操馬丹陽撰邱處機正書大定二十八年 山東濰縣
玉清宮摹刻馬丹陽滿庭芳詞碑正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丹陽子行吟圖詩譚處端撰并正書大定二十一年八月 浙江鄞縣
崑嵛山白骨圖并記譚處端撰程發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河南洛陽
杜天師忽驚圖并詩譚處端正書大定二十四年七月 浙江錢塘
譚真人踏雲行詞行書大定二十五年 河南洛陽

玉清觀龜蛇二字譚處端正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玉清觀蓬萊二字長眞子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大基山詩刻劉處玄撰正書大定二十九年三月 山東掖縣
靈虛宮唱和詩刻劉處玄正書碑陰行書大定二十九年四月 山東掖縣
青石山長生子遇仙園詩刻草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附泰和末 山東昌邑
全眞開教秘語碑正書無年月 陝西盩厔

大埔戴培基校刊

廣州市西湖街余墨文齋刊印

跋

丙午丁未間余守登州嘗三至寧海州入崑嵛山重巖複嶺綿亙數十里石門以內人跡罕到未能窮其勝也舊傳重陽講道於煙霞洞當年遺迹髣髴遇之塵俗鞅掌山靈笑人自滄桑後游心方外私淑 友珊陳先生竊名道籍顧於玄門要素茫然無所知也戊午秋憲公道長以 先生所輯長春道教源流見示受而讀之乃知全眞一教道家所謂北宗先性而後命與儒家存誠之旨隱相脗合世傳鉛汞龍虎之奇齋醮符籙之異皆外道也長春子當元代初興萬里應召以止殺悟人主以孝弟明人倫其發揮道力遂使荒徼絕域咸爲感動數傳以後自北而南被其

跋

教者累世而不絕苦身持行大抵能守師法何其盛歟原夫道教始於老子而實胚胎於易老子言清淨無爲非盡無爲也其在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長春子本其精誠以宏教化蓋合於時行之義與夫空談玄理者不可同日而語矣若夫當無可爲之時閒然自修獨有得於至道之要由是闡而明之使後之學者皆知所宗而無或馳騖於旁門其用心至苦長春子距今五百餘年薪火之傳不在是哉余以闇陋之姿親拜列眞之庭而間道恨晚讀是書益自愧也羅浮酥醪觀十八傳弟子

張永閻謹跋

天方典禮擇要解

〔清〕劉智撰

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京江童氏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三毫米寬二〇〇毫米

天方典禮擇要解

金陵劉介廉篆述

京江童氏重刊藏板

天方典禮序

禮所以成物者也天俾清地以禮常其寧物以禮常其生息人以禮成其為萬物之靈是以禮權天地秉萬物一日奚於為羣有失經萬物能守禮勿移人則任欲易亂為聖人以禮教人不以神教物典謨訓誥其詳之梲人者至矣天之生斯民也不私疆域凡有生民即有聖人此天方典

禮の西海聖人開以教西海之民者也陳隋之時西方有大聖人生而神靈感化彰物文帝慕其風遣使往求之經教以歸由是西域始大通于中國千百年來流寓者衆雖居中國猶執祖教頑士不斬與知六不斬與雖蓋九重人之化心同理同而所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參擬也況其言天道人道无悉學者能於是兩用乃爲則六畫人合天之一經說細其可以方域拘諸賜進士出身禮部侍郎若溪徐倬題

一齋書序

劉君介廉溫、揖、好學嗜書自經史稗官天度律數以及二氏之書靡不搜覽而又能折衷於六經研辨於性理大全深窺乎儒者精微之奧旨于戛五過庸一

余於系卿生所著天方之教十冊言理甚微序禮甚悉凡以為天人合會之要道也及典之漢古

趙舍擾其中役之而不知所止及其既者而哀悔之晚矣彼支駁驅于唐魯幻誕不經之說恐不能迎於人生而靜之初又不能存誠之古僞於物感而動之後而徒責靡于歲月唐耗其精神所學幸

歸無用以別君視之識何如也
且別君年富力強著書數百卷
蘭吟天方之理以補中國之用
其功正未可
力之所及者別自歸曰一齋以
顏之室之以其書問序於予余
序二

既不文又涂倪踈淺不能探聖
賢精澈之奥旨於第一義何言
哉因述所學所集以告夫世之
不好学与不善學者聞別去之用
心乎未可以知所迈矣若夫一之
義蘊蘭茂歲庚寅冬余
為二園而為三叙而為百千数而
為億萬不可勝算者等不始於
一歸于一之以別矣博學精
涂自解蒭揮無遺蘊而又何
約余之踈涉者而能之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惟勉君於此勉之矣是
序四

賜進士出身陝西道監察御史
為序

景日聆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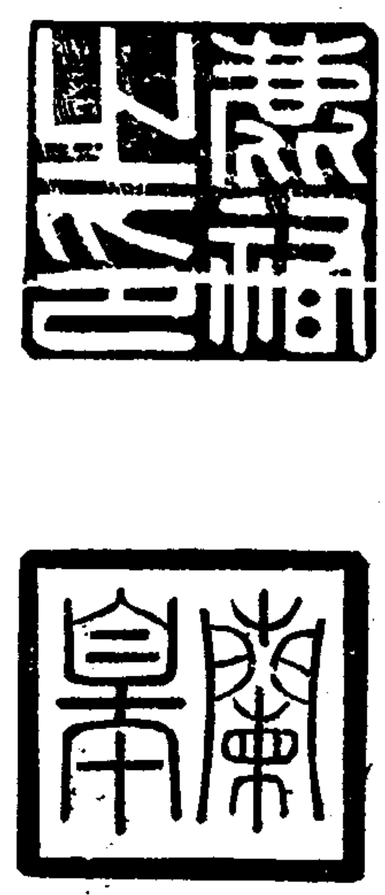
天方禮經序

大道之在今古也如日麗中天無遠弗屆無論東海西海凡浔心理之同者即為聖人之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教本之平庸極之亖大天道人道罔不兼該顧其禮樂刑政典謨訓誥載在六經語孟者至精詳矣清真一教来自天方衣冠言貌炯岸異人予向疑其立教在吾儒之外而或亦等于老佛之流也戊子春接劉子一齋于京邸間暢論天人性命無微弗透詢其教之原委一齋出所著天方禮經一集曰清真原委可約畧見端于此矣因留覽竟業見其徵言妙義切實淵深天

幾人事節目井然其倫禮綱常猶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其脩齊誠正猶然孝弟忠信禮義廉節也其昭事上帝有所謂念茲在茲存心養性者亦猶然顧諟明命存心養

性以事天也夫然後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聖人之教理曲說所可益喜劉子通中國之經融會貫通著為書以闡其教通部無一靡稜語無一驚世駭俗語所至難言者造物之本然也而却能鉤深索隱以窮極其精奥直使莫載莫破之理盡昭著于不覩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動持循在我見仁見知存乎其人中國聖人復起其能取斯言而易之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侍郎鹿祐拜譔



跋

至教由来尚矣要皆留
意不察故服習其間者
止知我為教中人而
已而以為教宪幡
而莫得其指即嫻
熟經典亦不過記述諷
誦而已間有稍通教律
时亦講論又多曲為臆
說駭人聽聞不知者遊

奉為典型彼亦自以為
是而不知返於是乎論
傳論真其有不可使閨
於鄉國者其意亦未
嘗不欲闡揚其教也矧
而遠於教也更甚今讀

一齋劉先生所著天方
典禮一書博洽宏通條
分縷晰精艾言以譯至
文釋艾以合乎義並
豈勾深索隱之詞聳世
駭俗之論學非正心誠
意修齊治平之
道於平日常之中
至精至粹之理即寓焉
以是知心同理同而聖人
之教原不以方域異也
倘非藉考精確烏能融
貫若此是書也固不獨
吾教同人當尊為指歸

即方天子下尔堂不知欽崇乎教而因以羙服劉君之博学也劉君真乎教之傳人乎教之功臣也夫敢頼輯葦而為之跋岩

康熙罕九年庚寅歲長至月穀旦江夏秦教書

聖天子御宇四十有八年德被寰區澤周中外一置哈密之君再造哈密之國寵錫宴賚恩禮優隆又

特遣郎官送之出關我

皇上柔遠之道至矣故天方之人聞風慕義梯山航海而來者踵相接也苐語言異其聲音文字殊其點畫見我

朝之禮喬喬皇皇彬雅明備有餘慕焉而不能通其文中華好事者見天方語言文字茫然扞格疑其禮有驚世駭俗詭異而不近情者不知疆域雖殊同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飲食日用起居之節婚姻喪葬追遠之誼心同理同則禮安有或異哉數百年來獨未有人焉為之細譯而詳解之故致此耳劉子介廉天才俊朗逸思雕華幼習天方之經長攻儒者之學既而旁搜博採二氏歐羅巳之文靡不悉心殫究鍵户清涼山中十經寒暑緒閱既多著作益富見中華天方之人

雨相遇而不能兩相通因慨然曰譯其文而解其義俾中外翕然同風是殆余之責也夫遂舉我
朝與禮譯為天方文字使遠至者知彬雅明備如此其喬喬皇皇既為樂之又取天方之禮譯為漢文委曲繁重盈尺而不能竟其緒恐讀者難之復於禮中擇其倫常食用吉凶之最切要者詳為解釋書成顧而樂之不敢自是其學負笈走京華質諸先正交口稱許劉子南歸以書見示予受而讀之忠君孝親之心居室交友之道悉本至性至情流通貫浹衛生送死可以無憾絶無詭異不可遵循之弊數十百年未明之禮於斯較著上可以報
皇上撫綏之恩下可以為人心檃栝之範劉子之功於是大矣昔孔子自衛反魯定禮刪詩雅頌既正又存十五國之風以為全詩今之天方典禮者亦雅頌不遺國風之意也而好

事者讀劉子之書化詭異之疑與經曲相為持循同歸彬雅庶不負劉子纂輯之初心也

己

山陽楊斐菜洪益氏書於大椿樓

重刊天方典禮序

劉子介廉著天方典禮乃中流之砥柱學問之津梁書成一時洛陽紙貴不啻十數載後板遺於火雖是書流布甚廣家珍户藏然恐年久漸至凋殘在劉子著述之功益垂於不朽矣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月

京江童氏國璿重刊謹識

金陵後學袁劉維垣瑛商刻

總彼先人之志而漢譯是書闡聖道開来學厚克成其為大孝而吾輩父兄伯叔常以體宪經書訓誡子弟今幸部帙尚未分散不亟捐資重付梓人斯愧於子職者寔效然功難獨擅事期共濟曰質於金陵諸學者蒙贊義曰任道闡教貴於早斷遂付剞劂照原板隻字無訛庶狂瀾不碍舟楫而百川無浸迷津將使先人精折經書之意得附劉子著述之功益垂於不朽矣

自序

愚承先君子志譯天方禮法書訖覽者曰卷目浩繁讀者病之盍擇其要以便初讀者因於全書中擇其最關於民生日用者彙爲一帙曰典禮擇要覽者曰簡矣第恐初學有所不解也因復於擇要中撮其初學之所當曉者分節而解之或引全書之所有或旁搜他書之所載要皆天方學也解中有理明而義未盡者復爲廣義有義盡而理未暢者又爲實義有義理明暢而學淺者疑其非乃質諸儒語以釋其疑有事屬尋常而理寓高遠終身佩服而勿忘即渾乎天理而無間也雖理似隱深而事極明著引類取譬而有得即燦然微妙之有微也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異乎儒者之典遵習天方之禮即猶遵習先聖先王之教也聖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弟後世不之講求而遂漸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禮爲獨存是書也始著立

教之原中述爲教之事天道五功人倫五典窮理盡性之學修齊治平之訓以及日用尋常居處服食之類皆畧述大槩而以婚姻喪葬終焉爲卷二十爲篇二十有八卷目不繁包舉頗廣雖於諸禮之備細未悉而爲人之大綱有終身用之不能盡者矣聖人曰禮人之所以立也先正曰禮之於人若甘於蜜蜜無甘無以爲蜜人無禮何以爲人是禮之關於人者深矣切矣先君子念禮法之不明嘗役志於斯矣志未遂而身往小子不敏敢云繼志就子所學而述焉覽者誠能體諸心身見諸實行始不負古聖先賢傳教之至義而區區變文翻義之苦衷也至其採擇之精否訓文之工拙尤望於同志者商之

天方學人金陵劉智介廉氏識

金陵劉智介廉譯訂

例言

禮法原有全書因其浩繁特擇什百之一二提其大綱撮其緊要詳其註解便於讀也欲求其細於全書問之欲悉其理於性理書求之

書有正文有解有大註有小註有實義有廣義有集覽有問荅有附論集覽考證多儒者之語餘皆天方各經傳中采輯而成非敢以私意穿鑿參雜其中也

書有綱有目正文爲綱註解爲目總綱爲綱分篇爲目如五功五典民常等篇皆前有總綱後分篇目原教篇爲一書之綱通部又爲原教之目讀者先讀其綱次讀其目於簡處有得乃可問其繁

經文漢文原相洽合奈學者講經訓字多用俚談未免支離有失經旨愚不憚煩每訓字省文也

文解字必摹對推敲使兩義恰合然後下筆覽者勿謂愚反經異俗是反俗合經耳

是書語氣與經堂語氣既不相合則不能不起物議然而無庸議也是書非爲不知文者經師遵經訓之無須

是書而須是書者必通習三教未知吾教之禮者也讀其文會其義自有裨益知我罪我聽之斯世

愚初譯是書依經傳義未遑藻繪迄繕寫成册讀之殊覺文多晦窒因質諸高明數加商訂丙戌歲予遊京師值海陽俞子曰傳經文字只宜典奧不宜纖巧去腊存骨斯已矣何須潤色爲耶予猶未敢自信復質諸山陽諸先生曰古文今文異俗而同理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疑焉遂付之剞劂

採輯經書目

古爾阿尼　寶命眞經
特福西爾嘎最　嘎最眞經註
特福西爾咱吸堤　咱希德眞經註
特福西爾白索義爾　大觀眞經註
密通索德　道行推原經
勒瓦一合　昭微經
特卜綏爾　大觀經
胡託卜　聖論
喀飛　禮法考源
希大業　禮法正宗
設理台偉嘎業　衛道經解
穆合特粹爾偉嘎業　衛道經提解
西臘止葉　禮法明燈
中郭法他瓦　禮法廣集
額米你葉　足信編
都珥琢溥侯幽　學海珠璣
無疎路丁　道原

無疎路費肮合　禮原
默直母而哈尼　禮法洪包
索剌特默思歐諦　拜禮全編
堪足德噶一肮　禮苑精華
特爾噫布索剌特　禮功啟愛
勃咱宜訥費肮合　教禮寶箋
斡西勒色阿大惕　永慶雲衢
探秘合　醒世錄
特爾準默穆思託法　至聖實錄
西爾吞納秘一　聖功錄
吉所安必雅　列聖紀
吉所密邇剌直　登霄錄
一而沙德　指迷集
特爾林穆特二林　爲學須知
勒推福討黑德　致一微言
設理合而噶一德　教典釋難
設理合默瓦吉福　格致經解
設哲爾孳墨　世譜源流

天方典禮擇要解目錄
卷一　原教
卷二　眞宰
卷三　認識
卷四　諦言
卷五五功一
五功總綱
念眞
卷六五功二
禮眞
卷七五功三
齋戒
捐課
卷八五功四

朝覲
卷九
禋祀 附開齋會禮
卷十五典一
五典總綱
夫道
婦道
卷十一五典二
父道
子道
卷十二五典三
君道
臣道
卷十三五典四
兄弟之道
朋友之道
卷十四民常一
民常總綱
居處
卷十五民常二
財貨
冠服
卷十六民常三
飲食上
卷十七民常四
飲食下
卷十八
聚禮
卷十九
婚姻之禮
卷二十
喪葬之制 附祀典
附
歸正儀解 剪甲齊髭附
天方典禮擇要解目錄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一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　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枝梓

原教篇

維初太始萬物未形惟一眞宰無方無似無物之初惟一眞宰之本然至清至靜無方所無形似不牽於陰陽不屬於造化實天地人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氣皆從此本然而出所謂盡人合天者合於此也所謂歸根復命者復於此也是一切理氣之所資始亦一切理氣之所歸宿

命弘開闢之功始立億兆之類

眞宰無形而顯有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陰陽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萬物生天地萬物備而眞宰之妙用貫徹乎其中

造人祖於天方

天地萬物既備乃集氣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於天方之野降聖賢於中極

中極天方之地也天方處六合之極中故命曰中極乃聖賢叢會之地人民首出之鄉

考証天方輿地經曰地爲圓體如球乃水土相合而成其土之現于水面而爲地者蓋球面四分之一也地之平面自東至西分爲三大土在東曰東土在西曰西土在西之間則中土也又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距南北兩極等爲地經中線自北極至南極作一橫線距東西海岸等爲地緯中線兩線相交爲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西諺曰大地如磨盤天方盤之磨也其地爲天地之極四面皆下因其地爲天方之盤之磨經度萬方一體觀之其爲中極無疑矣

引向焉河圖括地象曰崙崑崙者地之中也一統志曰天方當崑崙之陽於諸方爲得風氣之正職方外紀曰崑崙一大洲也亞西亞者天下之第一位起於崑崙日亞西亞者天下之總名也合數說而言之

創制宏規而敎立焉

阿丹生育子孫聖賢代出其修道立敎之規造化根原性命之理及一切事功精微之用皆阿丹奉眞宰明諭定名定制傳及後世並非阿丹及諸賢聖自出主張而妄爲創作者也故天下爲敎之最古者無逾於此

厥後人物克繁漸達四外
按天方古史阿丹千餘載後洪水泛濫人民
澌沒三月而洪水退有大聖人努海受命治
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四方因有人焉此去
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也
去古近者其教猶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故四
方之教多非古教也
四方地脉風氣各有不同故人之散處於四
方者語音各別字式各殊而其行事又安能
盡出於一致乎若三皇五帝去古尚近制度
典章猶有上古遺風三代而後去古益遠百
家諸子鑿空杜撰人各一言家各一教接踵
而出分門別戶大與古教不相符矣
惟我天方得衆聖薪傳道統不絕
自阿丹起至穆罕默德止其中受命行教而
稱聖人者指不勝屈但同是聖人而其品第
不同約而計之有四等焉凡受命行教而有
徵兆者均謂之曰聖人如脫魯忒郁實爾是
也受命行教有徵兆而勅之以經旨者則謨
之曰欽聖如施師葉而孤白素來馬尼是也
有受命行教勅以經旨而能因時制宜損益
先聖之典者謂之曰大聖如努海易卜剌欣
母撒達五德爾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受大
典總革前聖之經爲天下萬世宰由之準者
謂之曰至聖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夫道統
相傳固自阿丹而始阿丹受真宰明命倚與
施師師傳與努海海傳與易卜剌欣欣傳與
易司馬儀儀傳與母撒撒傳與達五德德傳
與爾撒爾撒去世不得其傳於是綱紀墜落
異端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
奉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爲萬世開太平矣
迄穆罕默德出道愈昭明矣
穆罕默德乃天方帝室之冑生而神靈以大
德王天下受命行教紹爾撒六百年既絕之
綍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眞宰授經六千六
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

刪經。

經卽眞宰降予前聖之經也。自阿母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剌特。降與母撒之經名。則通爾。降與達五德之經名。引支勒。降與爾撒之經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出。眞宰悉命載華乃授之以甫爾加尼經。將前古經義盡皆包括其中。

或問曰古經降由眞宰墜嘗求遵之矣而必廢華之何也曰前古之經自爾撒去世大百年來異端紛擾更改舛謬古本經文多失其眞眞文既失而人猶奉爲古經遵而不止以訛傳訛勢不至盡泯滅不已是以聖人奉命刪定存眞去僞垂諸簡編約

蕩蕩平平是訓是行祇狂瀾于既倒炳萬古以日星廢華之義大矣哉

定制。

制如齋拜婚喪。律度權衡。大而朝廟禋祀。小而飲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禮樂文章。醫卜術數之類。皆遵經而定。世昭恪守。縱有明智。不能踰規而越矩也。

總前聖之精微而爲大成焉。大道於是乎明備。衆聖之在前古猶長夜之月。至聖出則中天之日也。衆聖之道自阿丹至爾撒猶根而莖而榦而枝而葉而花至聖之道則其果也。天地之明莫明於日。樹木之備莫備於果。教道之全莫全於至聖。

其爲教也以識主爲宗古

主宰者萬化所自出而吾心性之本原也。由主宰之顯著而有我之本性。由本性之賦畀於心而我得以爲萬物之靈。此先天之事也。今日由盡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卽以認識主宰。此後天之事也。認得主宰是造化天地萬物者是我之心性所從以出者。則根原

正定不爲岐妄所動搖矣。

以敬事爲功夫

敬無一念不專凜於主也。事無一動不遵主而行也。專凜於主心之功夫也。遵主而行身之本事者敬之用。心敬之功夫也。然敬者事之雖事猶不事也。故敬以事君則忠。敬以事親則孝。敬於視聽言動之間則規矩自不至無所持循而失於非

禮矣此中功夫至精至微至嚴至密盡人合天者以此希聖希賢者亦以此故凡從事聖教而森主宰者先乎敬而已矣敬則無往不善

以歸根復命爲究竟

歸根返吾自始也復命完吾政事也自始云何人生而靜之初無一毫不善無一毫夾雜之本體也政事云何賦命生人之際耳提面命直下擔當之重責也眞主造化乾坤顯揚萬物之原義特爲此而已人之篤學存養省察格致誠正其所求者求此而已成已成物修齊治平其所推者推此而已是以聖教教人識主以返其本體教人敬事以完其初命初命完本體返聖道之極致也

敬服五功天道盡矣

五功者念眞禮眞齋戒捐課朝覲天闕也時念眞宰靜存動察不妄馳也日禮五時謹之又謹滌之又滌也歲齋一月以制嗜慾之私歲捐課財以普利物之仁終身一覲天闕以實志誠向往之念五功修完而天道盡矣

敦崇五典人道盡矣

五典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之教也天方又謂五成蓋君臣成其義父子成其親夫婦成其室昆弟成其事朋友成其德者也皆有當然不易之禮五典修完而人道盡矣

學業精粗存乎其人

道原至一智者見其深愚者見其淺爲精爲粗存乎其人未嘗智者子以揆得愚者靳以難能惟貴人勇往自力耳

用行舍藏遵乎其義

義者宜也達者當其可昧者失其機爲進爲退準乎其義不欲人違道而干譽苟且以得名惟抱道自重而已

婚姻有禮喪葬有制

婚姻喪葬乃人道始終之大事聖人準諸天

理。合乎人情。制爲教典。行諸天下後世使人
人恪守嚴遵。不曰貧富貴賤而可忽也
一切動止。皆有經常達變之法也
凡於視聽語默食息起居大小纖鉅皆有經
常之法。以爲矩矱。則不致有干分越禮之行。
又有通變之法。以適權宜。則不致有膠泥固
滯之病。用權而不離於正。雖變而不失其常
也。
法備三乘。理原一本。

乘載也。載諸法義。以備求道者次第取法也
初曰禮乘。方云舍二　總載天道人道一切事功
之條例。此勤德敬業者所取法也。進曰道乘。
方云脫格　總載人理物理。盡人合天之法程。此
窮理盡性者所取法也。終曰理乘。又名眞乘。
方云合格　總載無我無物。天人一致之微言。此
克已完眞者所取法也。勤德敬業。所以修身
也。窮理盡性。所以明心也。克已完眞。所以見
性也。身不修。不可以明心。心不明。不可以見
性。性不見。不可以合天。性之不可見已。私之
蔽也。三乘之法已私之礪也。三乘之上。更有
超乘一法。則天人化矣。名迹泯矣。非語言文
字可傳。待其人之自會耳已
人區九品。道宗一脉。
同一人也。而有九等聖四曰聖。曰欽聖。曰大
聖。曰至聖。四聖名義見于前　次於聖者曰大賢。乃全體聖
人而不逮聖　曰知者。又曰遍識。乃明識萬理
人之位者　曰廉士。乃効法聖賢而一塵不染
知不可以　無遺漏者。一物不
稱知者　曰善人。乃道守一行不遠者
稱廉士　曰善人。其於見聞之底裏精粗。則未
曉曰庸常。又曰信士。乃信主止一而從聖人
也　庸常之教者。其于教禮之義旨趣味則
未識　等雖不同。而其歸宗一也。聖行教者也。
賢弼教者也。知傳教者也。廉善庸常守教者
也。不能行之。則弼之。不能弼之。則傳之。不能
傳之。則受之。則遵而守之。以之復命歸根無
歉於心。斯無負此人矣。
道有教而無像。教有法而無身。
道非教不明。教非法不立。夫道也者。天理。當

然之則也教也者示人循是則而行之者也
法也者析理欲辨是非規天下於無妄者也
立教而設像曰妄奉法而遵身曰私遵則涅
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眞理蔽而歸眞之
路塞矣是以聖人欲明道於天下但立教而
不設像衆人奉教以從事於聖人但守法而
不顧身外不爲像惑內不爲身累所以聖人
之教卓越於百氏之上也
是以聖人之道包貫無極聖人之教正大至中

聖教之人不二不惑
聖人之道卽天道也聖人之教卽天道流行
者也聖教之人卽順天道之條理承天道之
軌則而奉之以從事者也是道也至廣至大
無物不包無物不貫天地歸其範圍纖塵無
所遺漏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
以代明寒暑之所以不息與夫山之定水之
動花木之榮瘁魚鳥之飛躍皆道之所彌綸
也然丕冒萬物而萬物何以各正鉗束萬物
而萬物何以生全是以聖人因道立教使人
不惑於岐趨不搖於異說沐聖人之教者如
草木之被春風蟲魚之感雷蟄良知良能活
活潑潑率於性而範於教咸安於正大至中
之域又何二之可惑哉
會八方如一室合千古若一時
道無今古方所教豈有今古方所哉人又豈
爲今古方所移易哉故聖教長歷千古而典
禮不替被教之人遠遍八荒而志趨不移其
廣大悠遠有如此者
亹亹相傳洵不易之宏規垂萬世而貞盛也
亹亹不倦不絕之意洵信也吾教自阿丹歷
施師努海易卜剌欣而下數百代聖人接踵
相繼迄穆罕默德爲集大成後賢後學闡其
要旨傳者不倦受者不絕至今閱七千餘年
制度規模視今猶古愈延愈盛愈播愈遠其
足以垂萬世而隆今古也復奚疑哉
集覽明太祖高皇帝御製至聖百字贊曰乾
坤初始天籍注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

授萬聖領袖協助天運保庇國民五時所祐默視冥超掇靈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洞徹幽微道冠古今真穆成祖明曰賽氏者文皇帝御製聖裔賽氏碑序其略先世天方國人在唐貞觀年始道正理昔武宗執一偏唯清真誤主之教深原於唐後居王鉄木兒分之神言詔侍臣曰諸教之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此各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

皇帝評論請教謂侍臣曰諸教之潛薩頓書曰天方國即古筠冲之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風俗好善有官長無科擾于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生盜賊上下和美其官長及下民悉皆拜主以爲一國之化

不知其心也其心一故道同也但世違人亡經書猶存知天地協助天運保庇國民五時所祐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諸回尊崇爲脂昂伯爾舊傳言天使云其教奇以事主加志窮民拯拔患難脂昂伯爾名賽一德即今真教聖人穆罕默德至貴聖人降邪歸一教名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章隋開皇始傳其教入中國

紀錄彙編曰天方國即默克國奉清真教聖人始于此國開揚教法至今國人悉遵教規行事纖毫不敢違犯其國人物魁偉體貌紫膛色說阿爾壁言語國法禁酒風和美無貧難之家悉遵教規犯法者少誠爲篤孝之界婚姻之禮喪葬之制皆依

明一統志曰默德那國接天方國其城池宮宇田畜市例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候侯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諸果不食豕肉齋戒禮拜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處每日向西禮拜國人遵信其教雖遠

始于人祖阿丹阿丹生而神聖與天地相似天地萬物之主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萬物

七修類藁曰清真教入中國乃隋時其法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于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主事親尚義樂助終身吾儒雖至親密友之貧富貴者亦不少矣即一事所崇富貴者多莫尚義他人又何暇問之彼于同郡貧人月有給養他方來者亦有助之教或存或亡然敬主事

無攷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足論也

濟陽丁茹園天方聖教序曰中國自漢唐而下世俗有三教之名其來舊矣不知未有三教之先大西天方國之教爲最眞也粤稽盤古氏開闢西域而崑崙爲開闢之祖山天方居崑崙之陽先得天地中和正脈故其國王聖聖相承專事化生萬物之主率臣民而敬禮之以絕不類于虛無寂滅之源可謂既清且眞矣易者其古初立教之帝出乎震詩云上天之載豈不若合符節乎迨至世運遞降聖達言湮南北朝時東土西陲浸淫于二氏已極乃篤生大聖瑞罕默德作君作師維持風化神靈大德太空寘有眞宰焉獨一無二也無相至妙難以言喻也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天地人物皆有匹偶皆可

三十册傳入中國由南海達廣首建懷聖寺遂遍于天下此一統志隋書殊域志周咨錄等書爲可據也經文雖多原其大旨無非欲人體認本來去邪從正忠君孝親而已非有異于吾儒也只言乎敦篤倫常而已非有異于吾儒也只言乎提覺人心則集前聖成規日拜五次是謂心于時矣每至晡禮徵七日來復之義是攝心于日矣大瞻禮徵七日來復之義是攝心于日矣每歲齋戒一月鷄鳴而食至暮候星始輟竟日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慾是謂心于月矣且日給糧糧更散天課無論君民各照定例施濟貧乏以故盜賊不生遍殊域傳子孫而極樂世界焉遵其教者雖公庭無訟史稱極治不易使非至誠無息烏能悠久成物如此哉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一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　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輯梓

眞宰篇　東坡詞首一句道破

維皇眞宰獨一無相生天生地生人生物

太空寘有眞宰焉獨一無二也無相至妙難以言喻也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天地人物皆有匹偶皆可言喻皆眞宰之所生化者也眞宰則先天地人物而有者也獨一有二解一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者天地萬物其衆著者也氣化也後天之數也眞宰之本然不牽于衆著不祿于氣化不入于後天之數無方無體純粹至妙不可名言此則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也包之而爲獨一也非遺萬以爲一也合古今色妙而爲獨也一之外無萬統入于眞理流行之中體用無分渾同大備獨之外無衆也一之外無萬萬物而爲獨一也○相有二等有有形之相有無形之相凡目可視耳可聞鼻可嗅口可言手足可踏握皆有形之相也凡心可思意可到解悟可得皆無形之相也故眞體無著著形著色著位著意慮著摹想著覺悟著語言即非其體也究道之人凡有慮想其所慮

想皆相也。纔有覺悟。其所覺悟亦相也。惟眞宰造化一切色相。而非一切色相啟發一切覺悟。一切覺悟。體立於二氣未肇之先。用著於萬象既形之後。體言乎其自立之本也。用言乎其本具之能也。用不卽體。因體而有用。體不卽用。藉用以爲體。體與用蓋不卽亦不離者也。若十與一然。一不卽十而非不卽十。十不卽一而十之全體皆一也。體之爲名。猶十之爲名也。用之爲名。猶一之爲名也。十不卽一而不卽十。而合一以成十。是一也者。全爲十之用者也。眞宰亦若是而已。全體是用。全用是體。固分之而無可分。合之而義又有別也。體立於先。用著於後。此言乎隱顯之次第。非體用自有先後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所以然。當然一物之所以然。當然者也。一有俱有。無非其本然之所流貫也。始終內外。無非其妙用之所隱著也。有造化而後有始終。有天地而後有內外。眞宰不由于造化。不拘于天地。先天地而立。何始終內外之有。

前無始後無終大無外細無內。

眞宰先萬有而立。故其前無始。眞宰後萬有而存。故其後無終。眞宰之體無所不包。故其大無外。眞宰之用無微不入。故其細無內。無始而開萬始之始。無終而統萬終之終。無內而貫萬內之內。無外而冒萬外之外。無始無終無內無外。卽始卽終卽內卽外。始終內外無非其

無非其本然之所流貫也。始終內外無非其妙用之所隱著也。有造化而後有始終。有天地而後有內外。眞宰不由于造化。不拘于天地。先天地而後有始終。有天地而後有內外。眞宰不由于造化。不拘于天地。先天地而立。何始終內外之有。

有之用。

無形似無方所。無遐邇無對待。

形似方所遐邇對待。皆緣造化而有者也。眞宰不屬造化。故無形似方所。無遐邇對待也。惟無形似故能造化一切形似。惟無方位始能安置一切方位。惟無遐邇方能量度一切遐邇。惟無對待乃能分配一切對待。今人以天地人物爲

之體。是用也。乃不用之用。故不得擬似於衆

主宰皆落于方所遐遍對待形似綱維理數掌握天人理其妙用之含蘊者也數其妙用之蕃衍者也天其造化中之最大者也人其造化中之至靈者也總由於妙用孰能越其範圍總出於造化孰不聽其操縱故眞宰之綱維掌握主萬化而不化莫非其化妙萬跡而無跡孰非其跡

主持萬化而本不化萬化之所以能化莫不胥其斡旋也妙遍萬跡而本無跡萬跡之所以成跡無非藉其陶鑄也斡旋萬化者必不爲萬化所斡旋而萬化亦莫能測其斡旋故不化愈神其化也陶鑄萬跡者必不爲萬跡所陶鑄而萬跡亦莫能測其陶鑄故無跡愈顯其跡也化與跡總一眞宰之用也化其用之可思者也跡其用之可見者也眞宰之體容判而爲二乎萬物之化即眞宰之化也萬有之跡即眞宰之跡也是故外化與跡而求眞宰無從得眞宰外眞宰而云化跡無從有化跡

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

此言眞體無朕而妙用無不具足也至知者無所不知而不同於有覺之知靈妙克周極人世之上下幽冥莫不在其昭鑒也至能者無所不能而不同於有爲之能大化流行極人世之生滅往復莫不被其推移也其功用彌綸萬有俱足錯綜變化前定無差故爲至全其本體純粹一塵不染五行化育各妙其功故爲至善此四德者即眞宰之所以爲眞宰亦即萬化之所以成萬化之由也夫知能全善四者成物之終始而貫乎物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唯一眞湛然而萬物之所以成物者乃先蘊于其知次見于其能始成之以全終繼之以善苟非知無以具萬有之理非能無以著萬有之象非至全何以能化化生生所不備而克滿乎宇宙非至善何以得形形色色無有不美而恰合乎時宜

作焉而不待化焉而不窮育焉而不遺予焉而不竭

此言妙用流行而施爲無不周遍也語其造化作則自然而然不待因緣之湊合語其變化

則錯行往來而並無窮盡之涯岸語其通青則萬物莫不各得其所而一無遺漏語其賦予則天人莫不各克其量而並無已竭此四德者即眞宰之所以生化無窮而萬物之所以往復無已也往復之義若水波若樹葉水波既往者不復來將來者非已往者也前後推移時新迭見生生化化已往者也樹葉既落者不復生將生者非已落者也妙非若異學輪廻托生等說之謬也

動靜不常其生生之本也

此言動靜即喻隱顯也眞宰無動無靜也眞無動靜而此云動靜者就造化而言也先天之造化起於一理之動後天之造化起於一氣之動以理氣之動靜喻眞宰之隱顯乃神其造化之機申其妙用流行之自也不常謂時起時息時息時起如循環之無端也萬物無以爲生而生於理氣之動靜萬物無以爲化而化於眞宰之隱顯故曰其生生之本也動者一于動靜者一于靜或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皆物也若動而不知其何以動靜而不知其何以靜恰又無時不動無時不靜此造化之機流行之妙也只可以動靜之義解不可以動靜之形求○動靜不常非謂一邊動那一邊靜而此一時動彼一時靜這一邊動那一邊靜亦動靜亦靜絕無止息則間斷間斷則天地毀矣譬如人之呼吸總一氣之流行豈可有一息間斷又如樹木當春則榮陽動而舒氣上升也當秋則敗陰靜而斂氣下降也升至盡頭則退而降降至盡頭復轉而升何有一刻停緩而不動耶

淑眞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眞是眞經第一百十二章之篇名專言眞宰至實之理也曰是眞宰示論聖人令以告人之語也是是信實之辭統含通章之意心與道契神與妙合自然是無有不是也一乃萬數之自始統乎萬而貫乎萬之終始者也究竟乃萬物之歸終成乎萬而通乎萬之表裏者也婦生子曰產又凡物生物如本者曰產眞主無等類無所從出故無產亦無所產非若異教荒誕謂眞主有子爲其所產也無一與之配者至尊無對絕無別一與之相配而爲偶也若一有配則是二

矣。復可名一乎哉。是則主之爲主也已。逼篇喻主只一一字盡之。矣。曰究竟曰無產曰無所產。曰無一與之配。皆所以明夫一之爲一之實也。學者理會得一之爲一。則通篇之義不求解訓而自能了達矣。

廣義　一者始乎萬成乎萬而貫乎萬之終者也萬生于一統于一萬必需一一不需萬也故萬之中箇箇皆一缺一不成萬矣。○一之本體不變不動而其爲數則無盡無窮故浴而爲二圍而爲三分而爲百億萬百也千也萬億也皆不能逃一而自爲數也。○經義通篇只以一字貫之故首云主一末復云無一與之配蓋

以眞宰之于萬物即猶一之與萬數也一之本然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無欠無餘全體自足而其生數也不等于數而自與數相同數也不等于數而自能變動爲周遍一本之本體不變不動而自能增減無窮無減而自能增減萬數一之本體無所從起無所依附而自爲萬數之所依附故十百千萬至于無算之數皆一爲之資始而立根也一之本體無匹無配而作成萬數之匹配即萬數之所以爲數也萬數由匹配而成也匹配澤萬數滅仍復一矣。○或曰淑眞篇爲求道者言也一則純一則襍求道者心乎一則無襍矣一乎其心則必一乎其趨一乎其趨則必以眞主爲止宿乃爲究竟也既止宿于眞主則其身心融化而渾同于眞主之外復添一枝蔈而傍鶩堅確矣不得復存一毫私意參襍于其間而淵亂其純粹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三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　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菉淇益較梓

識認篇

工藝必有匠大造必有主。

世間一器一物大而宮室纖而盤盂莫不需匠作以成。才有舍匠作而木質自能成屋坯土自能爲器者乃天如此其高明地如此其博厚日月星辰山川動植如此其照耀而克。郁豈無主宰以造化之而天遂自成其爲天。地遂自成其爲地日月星辰山川動植遂自成其爲形象也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有主宰非眞知天者也終日履地而不知地之有主宰非眞知地者也終日見日月星辰山川動植而不知其主宰之爲誰也得謂天徹地而稱爲致知格物者乎不能通天徹地而又何以明心見性不能致知格物而又何以率性修道則甚矣人不可不知有主宰也天職覆者也地職載者也七政職運行恒星職守位山職峙水職流皆由主宰造之各司其職故天終古不易其覆地終古不易其載七政終古不停恒星終古不遷山終古不移水終古不息所以然者皆由主宰綱維掌握不容有絲毫紊亂也今人處天地間仰觀俯察周旋于萬物之中而不知造化天地萬物之主豈可謂致知格物者乎夫致知格物乃萬學之之先務也不能致知格物而日明心見性率性修道皆虛語也故吾教致知格物之學以認識主宰爲先務焉。

天下智愚賢不肖莫不知之第未識其眞者不泥於形相卽落於空無。

人知有主而不識主之眞則憑空想像邪知惡覺從此起矣是故愚宴之輩泥形相而求主焉遂以人物爲主者有之矣寂滅之流外形相而求主焉遂以空無爲主者有之矣過與不及之弊不可勝數

曰老

老子周代楚國人也其學尚玄虛用權衡以自髣無名爲務秦皇漢武好神仙老子之教行因而後人有以老子爲主者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

伯陽。謚曰聃。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久之。見周衰。遂隱遁。至函谷關。著道德五千言。後世增益附會。復有方技術士。作爲丹藥符籙。飛昇變化之說。以老氏爲宗。而老氏無是也。至蕭洪以老子爲天地之主。誇譽太過。不惟令人難信。即使老子聞之。亦笑其迂怪無謂也。

曰佛。

佛身毒國人也。其教尚空寂。談鬼怪。以度衆生。成佛爲務。蓋謂天上地下。惟佛獨尊。萬事萬物。皆緣佛妄想而成。漢明帝傳其教入中國。因而東土人有以佛爲主者。按釋書。佛號釋迦牟尼。加維衛國淨飯王之子也。生周昭王時。十九歲出家學道。三十學成。住世行教。壽八十而亡。弟子記其言。纂掇成書。其法多種。約其大旨。蓋以空爲宗。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秉爽爲妄。以事理爲障礙。以寂滅爲終極。造三途六道輪廻因果之說。以惑愚俗。曰。誘之向善耳。絕男女之婚。廢倫常之業。棄君父爲超脫。恤禽獸爲慈悲。其爲是爲非。儒者已有定論云。

曰天。

天有指理言者。有指象言者。指理而言。則人默識其妙。天且弗違。者是也。指象而言。則人仰視其形。周旋運動者是也。儒者謂五經以上帝稱天。指理而言也。庸愚者不識此天爲何物。遂以形體之天爲主矣。如俚俗遇急難之類。

是。

曰理。

理物之所以然也。天有天理。人有人理。物有物理。理之與物。蓋若意之與字也。五經中絕未有謂上帝即理。乃後之學者。欲揣度上帝爲何如。泥相求之而無所得。去相求之又無所歸。遂以理當之。蓋謂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而不知其說猶屬未當也。理之于物若意之于字。千古之前。聖人欲作一文。未書之時。主意纔立于心中。此文之理也。及書于方策。則文之象也。文之象回本于理。然必有作文者爲之主意而發揮之也。詎可謂意即字之作者乎。學者明夫理之于物。即猶意之于字。則無惑識矣。

擬度爲主。非眞主也。

老佛皆人也。造化所必受生死所不免。而稱之爲主。妥也。天與地對。乃造化中之一物。即其上下連屬。亦形而下之器。而稱之爲主。愚也。理屬虛。意寓於物而不能自爲物。稱之爲

主悞也故曰擬度爲主非眞主也總之人各一心家各一理或是或非或深或淺不能同也天方之西復有以日月爲主者以聖人爲主者事祕老佛天方所無而反及之何也書爲此地人各事火者皆各成一家爲教甚祕書不載及作耳故但言及其所有不及其所無

眞主則隱然無象確然實有造化天人運行理氣者是也

曰無象則不可以形色求曰實有則不可以空無論曰造化天人則老佛之謬可以立除曰運行理氣則擬議之說可以立辨學者凡欲切識眞主必先辨其各分然後求其實

凡由造化而出者必不能主持造化天地人物皆由造化而有者也焉能爲造化之主萬凡言主宰必以主持造化者爲是

惟知眞主而趨向之則根脚正定紛紛異端不得以邪說惑亂矣

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賦予者也當我之生也主宰始得以寧貼無恙也若生之

性命歸之主宰而死之日又何以能歸之於

曰不知有主宰乎此知有主宰一着爲人生所必不可

忽者也知有主宰而趨向之則根脚之際了然明白不覩不聞之中凜乎主宰之陟降於前也而其以性命趨向之者至矣瞻禮對越之間凜乎主宰之鑒觀於上也而其以身體趨向之者切矣日日趨向則我不違於主宰如刻刻趨向則主宰亦不違於我矣生之日如此相親相密而死之日又焉有不相符無間者乎我之性命生死不離於主宰方是能了却生死者方是能歸根復命者如此大事

不急急講求而顧乃以有用精神虛度一生也豈不可深惜哉如此大事不急急講求而且曰聽夫異端邪說也豈不更可深惜哉

附錄

山陽楊氏洪益曰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賚予我之父子兄弟夫妻皆主宰之所圖聚我之自無之有自少至老一生閱歷千變萬化皆在主宰執掌保養之中而一生聲聞不思其所自來不知原于眞主反惑于異端邪說敬之事之是南轅而北轍矣譬如領本貿易原有付本之主乃我聲聲贖贖不知此本付自何人而漫認行路者爲付本之主此必無之理也如其知之即宜趨

夫趨向云者遵道遵路是訓是行也經書之訓聖人之教凡命人行者即宜朝虔夕惕體諸當身凡命人禁止者即宜克謹克戒嚴絶其事知之明守之固乃能根脚正定不爲異端邪說所搖方爲眞實知主之人歸根復命之人也又何南轅北轍之諭哉

今夫見草木之偃仰而知有風覩綠翠之萌動而知有春視已身之靈明而知有性參天地之造化而知有主必然之理也

前此乃明辨主宰有無眞僞之理此則導人求主之法而使知主者有所據也蓋眞主之本然無形色可見無方位可求而人欲識之似乎難也然而無難也蓋凡天下之物不出二端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以形色見之無形者以跡踪推之天下無不可識之物矣譬如風無形色者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見草木之偃仰則知其爲風矣又如春無方位者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視綠翠之萌動則知其爲春矣此二者身外之物也人尚不可得而見其本然惟以踪跡推之而已身之靈明活潑性之踪跡也天地之造化循環主宰之踪跡也風與春與性皆主宰所造之物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乎亦即其造化之踪跡默而識之可也

主宰之本然隱於用見於爲妙於理形於象妙用未顯其體不可見也妙用既顯則萬事萬物

孰非其本體之徵哉。

此一節。乃明示眞主之實。而俾求主者有所得也。葢眞主之本然有體也。有用也。有爲也。其體隱寂難知。其用微妙難測。其爲則依稀可見矣。何者。眞宰之本然隱於用。而見於爲也。眞主之爲有見於先天者。萬物之理是也。有見於後天者。萬物之象是也。眞宰之體與用似乎與吾不相及。而理與象則吾已身所見有者也。夫理與象非他。卽眞主之爲見於先後天者也。見理象不卽見眞主之作爲乎。夫作爲無別。卽眞主之妙用乎。夫妙用者。卽眞主本不卽見眞主之能事也。見妙用不幾見眞主之本然乎。由著之隱。由顯之微。以漸而心神契合。則難測者易測矣。難知者易知矣。豈惟知與測哉。一觀物而眞主之本然直見。何分體用與爲哉。但妙用未顯其體不可見也。妙用旣顯。隨處而見主矣。歐默爾先賢曰。不見物則已見則見主其是之謂歟。

經曰。將使汝見吾節於諸方。暨爾諸身。而爾求主者有所不觀。

此經言。乃引證前文之義。而實萬物卽主宰之徵也。節節文卽妙用之顯然者也。人惟察物不精。則見理不明。故其與主宰似乎有隔。其視主宰似乎爲隱。而不知天地間無物不可見主宰。天地間是主宰之所顯。則無物不主宰。無處不是主宰之所在。則無處不可得主宰主宰未嘗隔也。亦未嘗隱也。惟人自聾瞶而自違自蔽耳。聰明達士觀物見主。參理氣以識其隱顯。察陰陽以明其變化。觀天地以見其清寧。仰日月以見其明鑑。窮山海以見其藏育。臨江河以見其流沛。視草木以見其廣生。觀鳥獸以見其博愛。度鬼神以見其通靈。觀人才以識其妙。知審節候以知其循環。觀代謝以知其消息。凡若此者。無非眞主妙用旣顯。隨之所顯。卽無非眞主本然之所寓。物之所在。

卽主之所在也故經有云卽物可以識主何事遠求乎哉

聖人曰明已則明主矣是謂認主先以認已爲要也

前經言乃遠取諸物可以見主之徵驗聖人此言則近取諸身可以得主之實際也蓋人之身天地一小式耳人之性卽此身之主宰也人惟不能自知本性之所以然故不能知主宰之所以然也若返求諸已能識自已本性是也有妙用焉知能性之所以然則主宰之所以然不外當身之本性而得之矣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大約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眞性是也有妙用焉知能是也有本爲焉視聽言動是也有作爲焉工藝書寫是也主宰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眞體之謂也有妙用焉亦知能之謂也有本爲焉本聽本觀本言本動是也有作爲焉時行物生周而復始是也明夫自已體用之所以然卽知夫主宰之所以然矣不至切近乎哉此所以謂認已爲認主之要訣也

實義　主之爲名似家之有長居高處尊爲衆人之欽仰萬事之總持一家之中莫能尚焉故主之義雖訓爲極尊而實則以掌握事物而名也如地主國主之類皆取諸此蓋以人之有掌握事物之權適似于主而具主之義卽以主名之乃吾教以大造之本然在天地間爲理象之總會萬化之綱維舉天地之所有莫能踰其尊焉其義無可得名而以似于家國之有主因以主名之則主者不一或掌握一時或掌握一事以名是理雖因其有形喻無形所喻在于言外其義則異嘗又系以眞字曰眞主蓋因人之稱主物或操權一時或睠睠稱于一處沒則已焉非若大造之主古而不易是乃爲眞主也今人不達借喻之名乃以天地之主總理象而無遺亘終古而不易是乃爲眞主也亦擬于家國之主則似有掌握之像矣要不過托義以明理耳求道之士當意會其實毋滯于像可也

集覽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代予言○太甲上帝寵綏四方○金縢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無墜天之降寶命○大誥曰已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曰惟此王季帝度其心○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春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易曰帝出乎震傳曰帝者天之主宰也

胡雲峰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民萬物生之孰成之必有爲之主

成之序也然孰生之孰成之必有爲之主

宰者伊川程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

是也分而言之

陳北溪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之帝

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

朱紫陽曰據詩書所說便是眞有箇上帝

恁的分付如帝震怒之類然這箇只是理

惟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又曰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

自分明有箇主宰

之帝孰爲主宰朱子曰自有主宰蓋天是

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

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又曰高宗夢

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不得說無

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又曰高宗對曰吾

說據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說帝謂無

賚汝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

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

不可

愚按詩書之言上帝亦猶吾清眞之言

主宰也觀其五帝三王敬畏上帝之心

既誠懇矣嘗又以天字呼之如皇天

亦昊天天命天怒之類蓋云天卽帝也非

指蒼蒼形體之天而爲言也然未詳言

帝之所以爲帝也自孔孟而降不云帝

而但云天庸愚者不達至理滯于有象

之天聰明者頓起疑思鑿爲無稽之論

斯異端之所以乘隙而入也近宋程伊川傳易曰帝者天之主宰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其理曉然明白矣又未卽導人于一定無疑之鄉而反示人以游移恍惚之路者是尚未見吾教認主經書無徵不信故存此疑案未決耳如朱子之言曰天之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則是潔淨空濶的世界也又曰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有帝賚之不可說無此事若世所謂玉皇大帝亦不得按此三條條理非氣將令問道尋源之士果就從而歸之乎果何所依據而以爲盡性復命之嚮往乎抑可不必講求縱令異端邪說日肆蔓衍而流弊于無窮乎先儒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子曰異端之害也由正學之不明也考古經明正學折衷于帝王聖賢之言斯異端可息矣清眞之理可明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三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四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石城梁潘賞青和閱訂
山陽楊斐棻洪益較梓

諦言篇

窮理審物之謂諦。發微彰義之謂諦言。

諦言者。聖教傳心之法所以認識眞宰止一無二之明證也。言凡五章。

我證第一章

我證一切非主。惟有眞主止一無貳。我證穆罕默德。是主差使。

證者。參證眞主而識其本。然也。我證者。即我之當體求證。而不遠假乎外物也。夫我之爲我。不過身與性二者而已。或即我之身證。或即我之性證。或即我之身性統體證。皆足以證天地萬物之本。然也。以身證何。身有形者也。有形而卒不可以言思擬議求也。以身性統體證何。合有形無形一切表裏動靜總原一性有身即身見性。以此足證天地萬物一切身自能運行知覺者也。以此足證天地萬物有形而卒不可得而會耳不可得而聞然吾未見有人焉擬其形狀恍惚其有無也。以此足證眞主本自無形而包貫一切。明目不可得而見神可得而會耳不可得而聞然吾未見有人焉擬其形狀恍惚其有無也。以此足證眞主本自無形而包貫一切。有形而卒不可以言思擬議求也。以身性統體證何。合有形無形一切表裏動靜總原一性有身即身見性。以此足證天地萬物一切身自能運行知覺者也。以此足證天地萬物有形而卒不

我證主之義也彼夫外當身而求主寧能如是明切乎哉至於證聖之義則又不過即其所以證主者而推廣言之耳蓋眞主者先天地代地掌握萬化而無形者也聖人者後天地代理萬物而有形者也無形者無可名即聖人而名之斯可以明其不可明之理有形者始可法即聖道而行之乃可到其不可到之位蓋聖人人也即道也即道之顯象也道原於主故證聖即所以證主也證聖到盡頭處即證主到微妙處也分言之雖有兩事而其實一理也○證主言通章竅妙只在無貳二字用功之人必證到無貳之實亦必造到無貳之位方成爲證主之全功蓋天地人物生化錯出其實不過眞主妙用之顯然耳妙用之本然原不即不離但品第既別則名分不同而究竟歸終惟是一主乃愚迷之徒不達此義執著我相謬於主外求主物物外求主既以幻化而爲眞常又安識化

清眞第二章

一切非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

清眞言者去其作證之跡惟存一主宰也主宰無方無體求道者能於當體求證焉夫亦可謂盡人見天之會矣而猶未免有作證之跡也已身與主宰猶未免有對待之痕也此章不用作證文語惟存一主宰則渾然天理而化乎對待之痕矣凡有可名皆包藏於無名之內則可名亦無名也凡屬後天者皆渾入於先天之中則後天即先天也可名與無名不分界限後天與先天無有彼此又何必存作證之跡也哉求道者誠能知有此境則體勘已到盡頭又何認識之有未至耶

總信第三章

我信主本然以其妙用尊名我承主一切法則總信者統言體用之妙也本體無朕初無可

名用顯而名著焉如觀聽知能生化孑奪皆本然之理卽妙用之名也妙用未顯理無不蘊妙用既顯理無不彰故無處無物不有本然之跡人惟不曾用心研究故中有不明耳夫既由作證而至於渾化則全體大用靡不備見於當體矣求之也眞斯得之也實得之也實則其承領之也自不能已夫是以合體用而篤契之總其一切法則而實踐之矣

分信第四章

我信眞主信一切天神信一切經書信一切聖人信後世信善惡有定自主信死後復生

分信者專言功用之妙也主宰之造化萬物也其大者則有神聖其告戒下民也則有經典其是非分別之不爽也則有善惡一定其有明而不能無幽也則有後世有後世則有死後復生誠能認識親切使一切功用之妙對而亦無時無地不渾入於主宰之體用中矣

大讚第五章

清哉眞主世讚歸主萬物非主惟有眞主眞主至大無時無力惟以尊主

大讚者總證信之極致也夫證主而至於眞實之境信主而得其體用之全則功夫純粹心胸專一不復於主宰之外更見一物不復於主宰之外更存一念夫是以目之所視惟有主也心之所入惟有主也此時自己一段聰明才力皆無可恃惟渾融自化於本然之妙而已又何必於全體大用之外復爲多詞以讚之耶

愚按五章一章也五義一義也分章剖名明次第也前章起後章後義完前義顚倒不得增減不得學者誠能玩索而有得焉其義有愈進而愈深者已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四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五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棻洪益較梓

五功篇

五功者。修道之方。盡人合天之法程也。一曰念眞功。二曰禮眞功。三曰齋戒功。四曰捐課功。五曰朝覲功。五者皆主命而作則以示衆人者也。

總綱

形器既章天道隱矣。氣稟日生眞理晦矣。情僞日出本性昏矣。明者蔽。純者雜而通者塞矣。人於天命根原。罔知所自而返焉。聖教五功。念禮齋課朝。示人修道而返乎其初也。

天道人心妙合而通也。眞主以一理賦物而人之稟受不同。故有聖凡之別。聖人以道道物。則道無不明。凡人以物物道。則道有所蔽。道有所蔽。何能循其理以還復其本初耶。因是主命五功。示人修道之方。開蔽通塞。指其來路導之歸焉。功以五者何。蓋人之心性相偕。如鎖鑰然。耳目口鼻身。受聲色味臭觸五者之染。遂生愛惡。五者私欲之篡。詳見五功義。篡錮夾締牢莫可解。必按鑰製匙。緊緊恰合。不差絲杪。以啟拆之。則簧與鑰脫然解矣。夫人一身有五者之累。必以五法對治之。其累乃可漸釋。其累既釋。則性於斯見。而道於斯明矣。此五法所以爲修道之切要也。

念知所歸也

世人雖有意修道而苦於不知其法。是以無成功也。念主。則心有所歸。而不致流蕩忘返。蓋眞主爲大化根原。萬命所自出。凡欲返本命之初務。以眞主爲準嚮。斯得所要歸。而身心俱有收束矣。若不知念此。而他有所念。則今生後世。既皆失腳。莫可藥救。仍望成功。何可得也。

禮踐所歸之路也

九人欲行道必先議路程而後可長驅以往不然則岐途異向終無到日也蓋人自主命之初歷胎胞以迄於成人其中所歷之境不一多歷一境即與本來之地多遠一層愈歷愈遠故其歸根復命難而又難當日郵遞而來今日豈能一蹴而返禮拜者踐其原來所歷之境而步步漸次以返之也當日自主命步步漸次以至於今生今日即由此生步步郵遞以復歸於主命此禮拜之至義也

夫人初受主命只此一靈湛然純妙絕塵之染及著形器汙染漸深矣陷於五臟九竅百骸乃成其體其體既繁于胎胞煩諸滋養取諸安位則後四肢必需飲食以資靈動而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乃著其用直至少壯得聖教培植學問開發漸見本性之良通經解理維持事務斯啟其功夫長養之性以其自小而大自本而支禎冀無識有如草木之性遂染榮枯痒異避饑寒運行往求具有鳥獸之性知覺生死之象矣靈動之性以其知覺之性遂染痛痒染源却妄思眞然苦累於物欲之良獨能海沉洒于生死之關豈能驟然超越而後其人之客于外也距家甚遠豈不甚難必須先明歸路然後郵傳驛馳庶漸次還家吾教禮拜之規制爲立躬示人以歸眞郵驛之路也立戴天履地有挺然代主立極之象猶臣受君命必以復命爲念也躬居首懸身有鳥獸平脊卑順之象以趨嗜慾之海也即伏首偃身有草木不能免于榮枯象草木之生死之關也跪端坐沉默嚴然未生無爲之體取象于無爲之體者意常清靜而還無始之眞也此禮拜所以謂之齋以絕物也

人牽物欲而不能遠絕者以其有所求也齋者絕其所求之義也蓋性本無爲而拘於氣質則有爲有爲則不能不求於物齋用無爲之功而效無求之法也無求於物自能絕物絕物而無擾於性則本性復而不二於主矣

課以亡已也

人之所以不能合道者只因有已事事都從已上起見便與道不合輸課一條其事在於捨財而其意在於捨已事之屬已者不一而

惟財是已之所最着意者已無從捨捨財即捨已也捨已則已亡矣已亡則無適而不與道合矣故求道之士外亡諸物內亡諸已則繫戀之念全消沾染之事悉化不必刻意求道而道自不覺其渾融妙合矣

朝復命而歸眞也

人惟懷土之念深則墊道之念淺命朝覲者使絕域登途去其貪戀以近本原也夫朝覲之人割愛離家崎嶇跋涉而後得詣其境則凡修道之人亦必克去已私勤修苦行而後得還其眞此又借有形之朝覲以啟無形之修此而後天道盡以此五者爲修道之功則違道不遠矣夫道者廓天地析微芒物無不具人無不全萬化之所由出亦萬化之所由歸也出之於此而不能歸之於此豈道之遠人哉亦人自遠於道耳人能依此五者而修之常念則得所歸矣常禮拜則明所歸之路矣齋則絕物而向於道矣課則捨已而無自用之私矣朝則自遠之近自外之內而復歸於本體洞然之位矣外之所朝猶存趨蹌之跡而內之所朝渾然與眞宰之體爲一矣修道之功豈復有過於此者哉

念眞

念者心乎主宰之謂也有心念有口念心念者聚精會神以致於本原之地此無形無聲之念也口念者稱揚贊頌以不忘無始之眞此有形有聲之念也口之所至必須心至其念始不落於虛浮心之所至必須口至亦足以廸心而生其誠敬也禮法在口念近主在心故念之一功爲修道之首務也

口念以時心念無時

口念爲有形有聲之念而形聲足以礙之如與物接不得暇則不念故曰以時也心念爲無形無聲之念則形聲不得而礙之如視聽

言動起居食息之頃。一心專注於主。不敢暫忘則亦何時是念。而亦何時非念。故曰無時也。雖然。是亦祇爲中人以下者道耳。若上智之人。全體歸眞。身心融化。表裏如一。卽日應事接物。未嘗不是念主也。第此上智事。必上智人知之。未至於上智者。則不知也。

念之功用大矣哉

念也者。萬事未形。其心已動。爲善惡之造端。理欲之根原也。維時時念主。不忘則凡視聽言動。皆思主命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矣。維寧事念主。不忘則凡日用工夫。克盡敬畏之誠。而不流於怠荒之弊矣。一事不念。或貽四體之憂。一時不念。或致終身之患。念之爲用。顧不大哉。此念主所以爲修道立教之樞要也。

凡爲念者有十制

制主制也。五功皆各有主制。有聖則有典禮。有副功。主制主所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

典禮。兼主命聖則而爲古今之通禮。人事之當然也。副功則惟各人自任而獨善其身者也。念之一功。總其心念口念有主命十事學者宜細心玩味。加謹體貼。庶不致念落於虛浮也

誦辭

十制之一。曰誦辭。辭卽諦言第一章我證之辭也。此口念也。口念而誦此辭者。蓋念主必先識主。識主親切。無過於我證之辭。誦之以示眞實無謬也。故聖人教人正道。以誦此言爲準。禮法判人邪正順違。以誦此言爲定。

知義

二曰知義。義卽我證之辭之義也。蓋既誦其辭。則宜知其義。若徒口誦而不識夫辭之所以然。不幾與弗誦者等耶。故知義爲第一。何也。近信斯理。

三曰信斯理理卽我證之辭之理也蓋既論其辭且知其義矣仍必心中誠信其理爲至是之道矣卽是之道夫口誦心知乃庸衆之所習異端之所能者也若無心中誠信將何以別於庸衆與異端乎庸衆之所以爲庸衆者不知此理也異端之所以爲異端者不信此理也知此理者謂之知者信此理者謂之信士故穆民之名獨以稱吾人而不以稱他人也此云信士天方云穆民

恒斯道

恒常也守也既誠信此理爲至是之道矣卽當時時保守服膺勿失譬如行路者必循程依徑惟恐一涉岐途卽非抵家之路又如得寶者必謹守兢持惟恐一有失落遂成廢棄之嗟念者既得斯道必朝虔夕惕動思靜存惟恐一有失悞仍爲岐異之歸矣信之者貞守之者定終身不怠乃能生死無患也此十制之四也

問不諱荅求不緩授

有人問此理於我卽明言告之不得隱諱所以示已之信而亦啟人之信也有人求此理於我卽正言授之不得延緩不得推委他人所以推已之所得而亦使人得之也前四制乃已所獨明此二制乃因已之明推以及人而使之無不明後四制則又堅信去疑折異端黜邪說之辯難也

明夫主有之理

主有之理三曰造作之理曰事爲之理曰執掌之理何爲造作之理天下無一器一物無造作之者譬如盞盂必有陶工剪刀必有鐵工桌椅必有木工屋宇必有梓材皆未有無工作而遂自成其爲器物者也夫天地亦有形之物也又豈無造作之者而遂自成其爲天地乎以是知天地必有造作之主無疑矣何爲事爲之理天下無一舉一動無爲作之者譬如舟行必有篙師車行必有御夫風薰

凌空必有人爲之提綫飛箭投的必有人爲之發機未有無操御之人而舟車自行無提綫發機之人而鳶箭自舉者也夫天地如此其運行萬物如此其生息又豈無爲作之者而遂自能運行生息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爲作之主無疑矣何爲執掌之理天下無一物則已有則未有曠置而無執掌之者譬如房屋必有房屋主人田園必有田園主人卽至一器一物莫不皆然況天地若是其大也萬物若是其蕃也又豈無主宰以爲之執掌也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執掌之主無疑矣

主一之證

主一之證三曰一數之證曰齊治之證曰義理之證何爲一數之證蓋萬數始於一不始於二眞宰爲造化萬有之始又豈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明矣何爲齊治之證蓋家必一長而後齊國必一君而後治從未見二長同尊兩君並理而後齊治之效者況先天地而爲宰制萬化之原者乎又豈可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亦明矣何爲義理之證蓋萬有之理各有强弱矣有彼此則有比似矣惟眞於一致有强弱則强者爲主弱者不應爲主此有强弱矣有彼此則天地之造化不應出於二主同能乎抑二主異能乎同能則有一不需二矣異能則有彼此之分矣

惟主無比之據

比謂比擬相似也一切萬有皆有比似惟眞主無比似萬物之所以有比似者因其有形色聲臭之可指也因其有義理氣數之可擬也眞主不類於形色聲臭不屬於義理氣數將何以爲比似哉眞主之本然清淨無着超於意慮思悟之表不特其本體無可比似也卽其妙用亦無可比似不特其功能無可比似也似也卽其爲作亦無可比似試看眞主所造物物皆生人之所造物皆死卽一蟻一蚊

一草一芥無非生活者人有能造一蟻一蚊一草一芥爲生活者乎萬物之中莫貴於人亦莫靈於人人莫能似況不及人者乎以是知眞主絶無比似也凡此以上諸論皆藉外物而爲證猶非切近之道也切近莫過於身身之有性足爲眞主定有止一無比之實證也有有身而無此身之性者乎有一身之中而容兩性者乎有謂此性爲如何形象有一物可以比似者乎若珠丸毓秀珠丸至聖身不藏于父脊而現于父額自其父之父祖之祖以上至阿丹阿丹凡本支傳繼自其父之父祖之現其種于寶珠然母既孕而父額之珠丸隱焉肉印光瑩至聖生身者皆額有肉印光瑩至聖感神光於阿丹阿丹先覺至聖之理思過半矣

有得則認主之理思過半矣

知夫穆罕默德之爲聖之至千古以來爲聖者多矣而惟穆罕默德爲至聖至聖也者德無不備化無不通全體眞宰而爲用者也有宗派焉有感應焉至聖之靈卓出天地未有之先爲萬有理性之宗至聖之身挺生天地既全之後爲萬世聖人之果天地譬如一株大樹至聖其種也又其果也果與種不二也是故天地之大莫不胥其孕育而成有萬聖之靈莫不稟其蔭應而得生詳見性理圖說是故其形爲阿丹嗣其靈爲阿丹祖其教統萬教而備其法集萬法而成其道卓越萬道而中正與日月同光與天壤同久也經謂凡欲識至聖者先須認其宗派此至聖之宗派也至聖之感應莫可數窮而其超越前聖者可以萬計若珠丸毓秀珠丸至聖身不藏于父脊而現于父額自其父之父祖之祖以上至阿丹阿丹凡本支傳繼自其父之父祖之現其種于寶珠然母既孕而父額之珠丸隱焉肉印光瑩至聖生身者皆額有肉印光瑩見于胸膛有感神光於阿丹阿丹先覺至聖天使之文云念及遂有白光自額出以示神應拜丹青於唐主至聖感應兆見于東土唐玄宗使使求之不允往使者摹聖像以歸玄宗懸幅拜之像隨拜而隱皆感應之微末而亦前古聖人之所未有者也至其感應之垂久而爲天下後世據者則有主授之經焉有服教之人焉經册三十而不繁能包總前聖億萬之經其篇百一十而有奇能詳闡幽明化育之旨其理明其義深其文辭高出天下而無與比是則其經爲可

據也。服教之人。功名富貴不能惑其志。異端邪說不能亂其衷。適殊域傳子孫。累世而不易其信。道盛教衍。無往不逼。是則其人爲可據也。視其宗派之原委。感應之神奇。爲教之正。大自生民以來。未有一人可以幾及。則其爲至聖也。可知矣。

集覽　滇南馬文炳至聖贊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日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教化興隋唐之際異端蜂毒鳴羽西方紀卑倒貴主折節于闍黎教道衰綱廢而真傳墮編民稱尊乎釋梵普天長夜目瞽耳聾賢愚爲之失路仙神爲之靡依日月之明迄今千載而下率土東西遵聖人之化見其男女正長幼序貴賤分親疎途下愚不移或傷何病及膏肓其何傷若世亂紛爭兄寬弟忍夫和婦順師嚴道崇篤忠信禁奸詭助喪探病擇日而往解爭顧愛親戚和睦隣里恒孤弱憫困貧利罰不設盜賊不興畫地而禁道不拾遺大哉聖人功同天地之能道冠天人之表與七十二弟之苗裔超羣軼類宜其穆流波亳光浸斗可謂至矣可謂至矣。

嗚呼聖人穆民安跬月爲之失明。岡知共主。大明天地爲之減色。若世亂紛爭。千聖之後。肇祖肇元。後珠丸毓秀。仙尉登名。感神光于東土。動星辰犯之。初生德化神奇。兆祥光于東土。動星辰犯之。水火迴百川而西注。驚鬼神以夜號。佛仙倒塑證聖天符。香馥馥以浸衣。蠅脩脩而遊體。肉印聖光。嘗靈雲項覆。若夫迴夕照分圓月。登九霄而直上。懸石作千年之証。烹魚杜衆庶之疑。大道于是方興。至人因之始悟。大哉聖人。教闡千古之後。道徹天地之原。拜丹青于唐主。道邁三皇。稱大聖于孔子。德超五帝。若夫真經。道明命擁天仙而伏鬼神。明幽兩濟。作之君。作之師。奉天討以正。尋逃道協三才。明徹高厚。化及神人。感毒羊之異。蛛羅擁白帝之軀。作放庶之惡。烏獸大哉。聖人道傳千聖之宗。忠竭萬天之主。感格牙之異。二百年母子重逢。破泥法之惑。七千人心悅誠服。現祥星于天闕。紫氣而識所生。落明月于宮懷。盼白雲而知所處。照臨之下。影不留塵。覆載之中。心非住世。咽怒氣于醜纂。掩塵埃于朽骨。若其來樹影湧指泉。道括天地之機。起亡命息塚刑誠回。真主之怒。大哉聖人。救炎災于御。禦獄焰于長橋。仙神稱頌。庶黨而咸瞻。孰謂能文。金云天授。困而能施。貴而不驕。高而不滿。衰而能勤。柔而能屈。潔而長往。窮神知化。復命歸真。明非日月所照。者遠恩非雨露所澤。者深壽莫極于魯各馬尼富莫極于蘇來馬尼道莫極于聖人之道。與天人壽有時而盡。富有時而窮。聖人之道。與天壞久與日月光。雖教有疏途下愚不移或傷何病及膏肓其何傷若世亂紛爭兄寬弟忍夫和婦順師嚴道崇篤忠信禁奸詭助喪探病擇日而往解爭顧愛親戚和睦隣里恒孤弱憫困貧利罰不設盜賊不興畫地而禁道不拾遺大哉聖人功同天地之能道冠天人之表與七十二弟之苗裔超羣軼類宜其穆流波亳光浸斗可謂至矣可謂至矣。

全此十者。然後可克其念之功。

不誦辭。無以證不知義。無以明無證無明。則念無基。不信則無實。不恒則無成無實無成。則念無功。諱荅者欺。緩授者荅欺。而荅則念有病。不明主有之理。則念虛。不明主一之理。

則念不專。虛而不專則易至於疑。不明主旨
比之理。則念雜。念雜而邪知惡覺起焉。不知
穆罕默德之爲至聖。則向道無由。歸眞無路。
而其念不入於傷門岐逕。未之有也。是故念
者。必全此十制而後可以克其念之功。
聖人曰維念百功之髓。萬善之元。仁者恒念克
終無虞。修道者甚不可以無念也。
髓言其精旨也。元言其根始也。百功資成於
念猶百體資成於精髓也。萬善資始於念猶
萬物資始於元氣也。念固滋百功而統萬善
者也。人能恒念則功成而善足。自可終身無
禍亂之虞矣。百務咸以念主爲本。況修道爲
天人會合之機。而可不以念主爲要也哉。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五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六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較梓

禮拜

拜者。身乎主宰之謂也。日禮五時。密於昭事之
功也。有條例。有儀則。
條例行於禮拜之先。如沐浴冠服等是也。儀
則行於禮拜之內。如頌經躬叩等是也。皆分
後條例乃禮拜所待以成禮者也。儀則即禮
拜之本功也。譬如織布帛。條例猶機杼。禮拜
猶布帛。儀則則布帛之經緯也。布帛以經緯
爲質。待機杼而成。禮拜以儀則爲質。待條例
而成。條例全儀則備。禮拜乃能盡善。條例不
全。儀則不備。則不能盡善以機杼布帛爲喻。
者布帛有經緯一毫絲縷紊亂不得。機杼有
衡軸。分寸安置偏倚不得。工夫當如何細密。
則知禮拜之條例儀則亦當如何周全矣。禮

拜者存心加謹焉。

條例。先沐浴。

沐者洗七竅。目二耳二鼻孔二口一通爲七竅。四肢及兩便。其法用餅貯水先洗手次兩便再洗手次口次鼻次面次臂次抹頭及耳及項次洗足全浴者洗七竅四肢兩便及周身。其法先沐不洗足入盆執餅洗洗先兩臂膊然後沐首先頂次面次腦次項次肩次胸腹至臍復次兩腋兩脇次背脊至腰然後脛下腰下腿膊至踝順次洗之者爲貴洗必先上後下先右後左先前後後周身水到手到三遍乃淨拭用巾二上下體各用其一沐浴必以虛暗處爲尚沐浴之時心中沐浴之水不可傾于廁側塵事勿集于心。凡凡沐浴水必以盡用其餘。

凡兩便有所出或瘡傷膿血外注或嘔吐或病狂或昏暈或寢睡必沐而後拜房後或遺精必浴而後拜婦女月經既止或產後既淨必浴而後拜不然皆不潔人也不得臨拜婦女經產有專書詳細學者當審究明白爲訓閭閻婦孺女咸知當行可止之法以便遵習也

盛服。

禮拜以盛服禮也貧乏或燕居便服姑容慫必須潔重穢沾衣以徑寸爲度輕穢沾衣以徑尺爲度少則可恕過則必浣。重穢者糞溷臢血之類也禮輕穢者凡餲食之獸及一切野禽之糞也禮法中以過度必浣爲主制及度而浣之爲高貴或有謂星墾必不及度而浣之爲聖則浣者蓋慎士之小心而非通衆之法也男子之衣上必過肘下必覆膝婦女之衣自首至足皆蔽無露除面與手凡應蔽之處露其四分之一未可也婦女應蔽之處如髮如項如胸腹如脊背如肩膊如膝腿皆各爲一體于一體而露四分之一未可也男子應蔽之處膝之上膊之下少有露未可也

男婦失衣無以蔽體跪禮可也婦女應蔽之處如髮如項如胸腹如脊背如肩膊如膝腿皆各爲一體于一體而露四分之一未可也男子應蔽之處膝之上膊之下少有露未可也跪禮可掩者則以跪禮爲尚若跪禮仍不可掩者則以立禮爲尚沐浴之時心中沐浴之水不可傾于廁側塵事勿集于心。凡凡沐浴水必以虛暗處爲尚沐浴之時心中沐浴之水不可傾于廁側

潔處

禮拜必以寺中爲尚不能入寺則必擇淨地而禮設地有穢污經日曝乾不沾者可也雨乾則不相入故也若地乾而衣濕則其法與後法同。

用蓆簟而穢污透於上寧立身而禮摹形躬叩可也首屈爲躬身屈爲叩蹲距爲跪若蹲距而衣復委地沾污則仍直立存心于跪可也總之聖人之教活潑通融不容滯禮亦不容廢禮也

正時。

日禮五時寅午申酉亥也寅曰晨禮午曰晌

禮。申曰晡禮。酉曰昏禮。亥曰宵禮。各因其候而命名也。時分初末而其中即正時也。晨禮初時曉既發。其末時則日未出也。晌禮初時日既昇。其末時則一物之影有如兩物長也。晡禮初時。日既沒。其末時則曛氣未淨也。曛氣日餘氣也。落宵禮初時。曛氣既淨。其末時則至夜半也。

正向。

除原影。晡禮初時。晌時既出。其末時則日未落也。昏禮初時日既沒。其末時則曛氣未淨也。時有數。晨禮四拜。晌禮十拜。晡禮四拜。昏禮五拜。宵禮九拜。數有主制。主制主之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詳見于後。禮拜之人。務先虔心對主。致其意。所禮是何時。是幾拜或主制或聖則或正時。或補還。然後入拜。

凡騎行。或舟行。先以正向入禮。嗣後任舟騎旋轉。隨向完禮可也。

立意。

立意虔心致意也。蓋禮拜有時。即晨晌晡昏宵五禮之時也。時有數。晨禮四拜。晌禮十拜。晡禮四拜。昏禮五拜。宵禮九拜。數有主制。主制主之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詳見于後。禮拜之人。務先虔心對主。致其意。所禮是何時。是幾拜或主制或聖則或正時。或補還。然後入拜。

禮拜必以朝堂為正向。朝堂在天方。吾人居天方之東。則必西向。以面於朝堂也。朝堂各克爾白在天方國天方者天地之正位也。其地處四極之最中。拜主處四極之下者。必以朝堂是向焉。蓋以眞主無象。亦無方所。惟於天地之正位朝向之。庶四方禮拜者各知所準。凡寢疾不能移。寢疾臥病不起者　或畏讐不敢向。讐乃欲殺害之者。或奔騎於長途。或騎行於泥濘。或有盜賊之恐。衰老之艱。下騎則不能復上者。皆隨其所向。坐騎而拜。以意向西。可也。若涉大荒或坐舟次。陰晦不辨其方。亦以意向西。可也。

以上六條。如關其一。則其禮不正。

關一而禮不正也。

儀則者。先端立。

正身面西。直立毋偏倚。毋仰仆。左右為偏。依物為倚。身後為仰。仆目瞩叩所。

舉手。

兩手齊舉至耳。然後交手束於臍下。右手執大小二指作圈。束左手之指。左手以其餘三指平鋪左手背上。舉手之初。誦戒言。是為入禮。戒言者。戒止一切塵思世務之言也。天方名特克比爾。

頌經

頌眞經也。先頌眞經首章。名曰法體海。次頌篇段長者一章。或頌篇段短者三章。

拜躬。

屈身。平脊手捉膝。目矚足。默致讚言。讚畢。直身。爲立伏身爲躬。不能跪。則臥禮但身然後叩首。

叩首。

兩手伏地。叩首於兩手之中。懸肘虛腹。肘不着地腹不貼髀。足指着地。目矚鼻端。默致讚言。每拜二

叩首。

坐。

膝脛着地。立右足而坐左足。手足之指俱宜指得以西向也。不立左足者。便于穩坐也。手撫膝。目矚懷。默致祈祝。凡讚言。祈詳晨夕功課經中。左右顧。道色闌。乃爲出拜。色闌。乃與人通問候安之辭。禮出拜之意也。衆禮。則屬辭與拜純乎天道。用色闌者。示人事與左右神明

闕一而禮不成也。

以上六儀。闕一儀。則不成禮。疾病不能立。則跪禮直身爲立伏身爲躬。不能跪。則臥禮但以首偃仰低昂。擬形躬叩。可也。若並不能偃仰低昂。則以意會。亦可。每儀升降俱有讚辭。禮拜中。神存心瞻。內慄外兢。毋外慮。毋旁顧。毋搔手。毋舉足。毋作聲。故犯者復禮。禮拜以誠爲主。以敬爲事。若有一毫不誠不敬。便與禮拜之義不合。故凡禮拜必內境醇麗。絶去塵物之想。外貌嚴肅。屏除驕肆之容。無思無慮。無惰無忽。誠敬純篤。致精神於冥冥之中。謹方寸於讚頌之際。而後能盡昭虔對越之功也。若夫泛泛悠悠。其如禮拜何。

一日五禮

一日之中。有五禮焉。五禮始於五大聖人。而集成於至聖者也。晨禮始於阿丹。晌禮始於易卜剌欣。晡禮始於郁訥思。昏禮始於爾撒。宵禮始於母撒。各聖之禮。止於一時。至吾穆罕默德至聖生奉主命令兼而禮之。宵拜後增衛特禮三拜。統集大成。吾人遵循其時。

篤行五禮。兼五聖之功守至聖之教洵萬世不易之典也哉

七日一聚。

天地之數。七日來復。吾人七日一聚禮焉。蓋以省滌七日之愆。又以徵來復之義也。其儀另詳

聚禮篇

一年二會。

月歷十二朔。晦爲一年。一年中有二會。一曰開會。乃齋月後開齋之禮也。一曰祀會。乃禫祀日朝覲之禮也。二會禮儀皆另篇詳之

晨禮四拜。主制二。聖則二。

先二拜聖則。後二拜主制。

晌禮十拜。主制四。聖則六。

先四拜聖則。次四拜主制。後二拜聖則。

晡禮四拜。主制。

晡禮無聖則。何也。晡禮爲時暫。日落不容難以多拜。故只禮主制四拜。然主制前。亦有聖則四拜在守時者。禮之亦美功也。

昏禮五拜。主制三。聖則二。

先主制。後聖則。

宵禮九拜。主制四。聖則二。典禮三。

先禮主制。次聖則。次典禮。典禮。兼主命聖則而集成者也。故此禮。特名曰衛特禮。○總一日之禮。三十二拜。六十四叩。一百七十八贊。通爲二百七十四數。蓋合十月行一周天之數也。

聚禮十拜。主制二。聖則八。

先四拜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會禮二拜。典禮。

典禮。古今之通禮也。禮止二拜。後賢於告論後。復增四拜。曰副功。爲附謝眞主之義。此禮各地有行者。有不行者。按此禮。即明禮。已時之禮也。惟賢學大人所宜遵。而此日則通衆禮之。亦使上下均受其利益耳。

凡禮拜務當其時。務守其中。

時。即各禮之本時。中即各時之正候。每一時皆有初有中有末。禮拜於本時之初。之末。亦爲完禮。但未若禮於中時之爲貴也。一日中

者。五禮之時。各有所爲中也。晨禮乃夜交晝之中。昏禮乃晝交夜之中。晡禮。乃夜之中。晡禮居四禮之中。經云。爾民禮拜。務守其中。其斯之謂也。一曰中者心也。禮拜之人。既端莊嚴肅恭敬於貌矣。必守制其心。毋使思慮旁騖偏著外馳。此義甚善。

日禮可補。聚會無補

聚禮會禮若有失悞。越時則不能補。以見聚禮可以獨禮。越時自補。可也。聚會二禮。從君會二禮。至貴至重其時。必不可失也。一曰日

每日五時五禮。或一時失悞。越時可以還補。

隨衆而禮者也。不容獨禮。故失則不可補也。

禮可以獨。禮拜乃限時之制。並無越時可補之例。經中無此條。聖人無此論。故凡至正時。雖病卧必在頃讚之長短耳

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祀親之禮

大人。乃賢而有學有位之稱。明禮。已時之禮也。日光明著于已時。故曰明禮。

夜功。靜夜之禮也。此二禮。

祀禮二拜。明禮夜功無數。

祀親之禮。二拜明禮與夜功之禮無數。或二拜或四拜或八拜或十二拜夜功有增至二十拜至百拜者。皆不拘。聖人夜功或以二拜終夜。或以百拜終夜。多寡不時。未有定數。只

聖人曰禮拜乃滌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蓋以禮拜有閑邪存誠之妙。拜跪起止。見幽明化育之理。對越趨蹌。寓天人合一之機。禮拜之爲功。微矣哉。

禮拜則塵情盡却。生人之本性見矣。本性見而天運不息之幾與一切幽明兼備之理莫不於拜跪起止間見之矣。禮拜則物我皆忘。

身心之私妄祝矣私妄祝而忠孝廉節之事與一切盡已盡物之功莫不於恭敬對越時盡之矣夫一禮拜而其義蘊包舉之廣大如此其事顧不重哉故禮拜爲吾民日用功夫之本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六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七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英葉淇益較梓

齋戒

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慾也每年一月天方以日行一周天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晝夜之一爲一歲以月行十有二月計三百五十四日又三分晝夜之一爲一年歲以步天時年以紀人事故凡屬典禮皆以十二月一周計之每十二月中齋戒一月蓋止食色以謹嗜慾也

雞鳴而食星燦而開

雞初鳴曉未發之時也星始燦日已落之時也凡人誤食於曉發後或日沒前開齋後仍補一日之中省躬濬過自曉發後除禮拜外食色不親諸務不作惟

省察已躬洗滌罪過而已

故齋之日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不設朝不幸野。

凡齋之日官不理辭訟民不列市易君不設朝視政亦不幸野遊獵蓋齋乃無爲之功也物欲塵情悉當屏絕國政民務亦宜休止惟宜潛居省躬滌過或守靜於寺

齋之前必致意

齋之昨夕或夜次必虔心立意吾所齋者爲何齋蓋齋與拜同亦有主制有聖則有副功立意不合則亂功是故凡行一功必立一意意也者事功之樞紐也聖人曰萬務本乎意其斯之謂歟

甫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十日。

是月之朔昏時視月見光則明日齋若有雲氣蒙蔽月不得見則儘足前月三十日於第三十一日齋

二十九日而月見閒　六齋竟三十日而未見

月開矣

齋之定期一月月大齋三十日月小齋二十九日以見月爲例不論測筭蓋測筭者以人度天也見月者自天命人也人度以常之測天命以時之義大也

齋月天命之月也天命之月付之天命不得以人之測度而專其事也月朔一定者也可以測算而通之者也至其見光也或早或遲本乎冬夏天行斜正之差或晴或晦由于風雲時候之變斜正之變造化之時義人道之當然也且月之朔準日之行自古至今止二十九日有奇

從無足三十日者苟一準月朔者當齋二十九日乎抑將齋足三十日乎齋二十日則于朔不足齋三十日則于朔有餘有餘與不足殆非人所能自擇以處焉者也惟本乎時義而行三十日或二十九日順天之道承天之運聆造化之命令故曰時之義大也眞主命人以見月聖人教人以見月何嘗曰算也兩國異日而齋者相入則同日而開如東城人于二十日起齋西城人于二十九日在東城人至西城西城人方齋二十日矣若未見月且未可開待與西城人已齋三十日矣或二十九日見月開矣西城人亦與之同開所欠一日或二日隨後補之

愚按諸大禮法經及天文經中言見月一條僅爲齋月與朝覲月設也若其餘月爲

副功齋者。則以見月可也。以月朔可也。經書中于別月爲副功齋不設見月條例可知已。學者不明乎此。而于別月皆以見月爲定。如勤哲卜。捨而邦。以前諸月適值月初陰雲掩蔽。數日不得見月。學者膠滯不盡前而盡後。往後推去。迄至齋月。竟有初五六日開齋者。豈有月于初四五日而始見光者乎。因副功而誤主據典。反容差三四日乎。何學者不若野人之甚耶。

凡疾病或旅途俟後補可也。齋爲善。

疾病危急之病也。旅途離家有三日路者。若在家立意。出行某處。其處距家有三日路纔踰郊廓。即作旅途論。郊廓者。鄉與城交界之市也。遠路歸家。未入郊廓。仍作旅途論。凡此二等。止齋後補可也。若行至一處。立意寓十五日以上。則與居家等。不容止齋。蓋止齋者。原爲途次艱難也。若病中途中。可以照常持齋。其功更大。故曰齋爲善。

婦女行經或產後。宜後補。

並產後另有專書詳之。

乳孕畏傷。後補可也。

婦方乳子或懷孕身重。畏傷其身。或傷其子。開齋後補可也。

誤破一日。補一日。

誤食於曉發後。或誤開於日沒前。或被威逼而開。或藥物浸入。（如敷藥于瘡。滴藥于耳。木浴之時水浸于諸竅。或致吐。）（勉強嘔吐也。）或誤吞金石果核之屬。皆爲破齋。嗣後按每破一日。補一日。無罰。（凡忘記食飲。或不由已吐。或蒙遺。或厌烟蠅蚊之屬入腹。俱不破齋。若兩雪入喉。則破矣。）

故破一日罰二月。

偶失爲誤。任意爲故。凡人明知居齋而故意飲食。或御婦。或任意不齋。則除補一日外。仍罰連齋六十日。若六十日內間斷一日。或故破一日。前齋盡廢。必從復再起。不容間斷。

無能釋僕一人。無能食貧六十人。每麥二觔。

此言故破當罰者。若不能齋。待淨後計日補足。行經復有間斷。綿延無已者。則釋放一僕爲良人。

若無僕。或有僕而不能釋。則食貧者六十人。
或食一貧六十日。每日饗餐二飡。禮法辦以
每日一人。食小麥二勫。無則大麥四勫。俱準此地
官秤每勫一十八兩
亡人欠齋按日罰麥如數。
凡亡人囑有欠齋。受業人當用其遺財。按每
一日。給麥二勫與貧。
衰老維難。且罰且補。
凡衰老難於齋者。按每齋一日。給麥二勫。與
貧。若衰而復健。或弱而復強。或病而得愈。仍
須補齋。
按給麥食貧禮法之定規也。天方風土多
食麥。且尚食貧。故禮法之規如此。若在異
地。則以各地所宜之穀。如米如穫之類。俱
可。但須準二勫小麥之價。或即以價。亦可。
病旅至死。無罰無補。
久病久旅者死。其在病在旅。所欠之齋。既無
補亦無罰。凡補罰者。補罰其主制之當然也。
也。故無補亦無罰也。○若于其病後愈一日
而後死。或于其旅歸一日而後亡。則按其所
數罰麥如例。

聖人曰。凡物有課。齋氣質之課也。又曰。齋非徒
止食止色也。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
妄念。不動塵思。舉止唯敬。語默唯恭。
一切不善嗜慾。爲之先。氣血爲之乘。守齋則
嗜慾過氣血矣。非爲妄作。無所從起矣。德性
所以養心而能潤及其身。飲食所以養身。而
能累及其心。齋止飲食。正抑氣質以强其心
也。心强則明。明則私欲化而眞性見矣。此齋
所以爲去邪迸妄防眞衛善之良法也。

集覽禮記祭統曰。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
致齊也。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
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定之。謂齋者精明之至
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丘瓊山曰。散齋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
散齋于外也。致齋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
謂致齊于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
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
依于禮。是故君子道手足不苟動。必依
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明
之德。以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齋
也。其嚴如此。後世齋戒者。唯禁不飲酒葷

董御內而已而于聲樂之奏則未有禁焉
當夫太宰告戒之時嚴庭尚爲奏樂而人
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奕以爲毋犯干
齋殊非古人齋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
請行
禁戒

課賦

課者隆施濟以防聚斂也凡人執有資財滿貫
應於四什取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
資財者可以營運生息之財也如金銀錢貨
之類金銀什物金銀首飾俱作資財住居房
屋服食器用及坐馬耕牛珠玉寶玩無論多
寡不作資財○滿貫者天方以金銀鑄錢使
用金錢以二十爲滿貫每箇約重一錢銀錢
以二百爲滿貫每箇約重七分今即以金二
兩爲滿貫無一十四兩爲滿貫於四十分中
捐一分給貧踰年一計其有擴而充之若有
百千萬億家資者皆照四十取一之數清白
算出無隱
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錢
五分
凡屬金銀首飾什物鑲鈒等俱準其分兩并
金銀貨價合算
錢貨作銀租者如貨
銅錢貨物俱照時作價若有店房田地或器
物以租取利者俱與貨物同照本物價值捐
課如例

課畜

牛滿三十捐一犍音矣一歲牝牛也四十捐一牸牝牛也凡施頭畜俱以牝者取其可以孳生之義六十捐二牸音貝二歲
二牸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牛三十捐一犍每牛四十捐一
牸
羊滿四十捐一羖音古牝羊也至一百二十一捐二
羖二百有一捐三羖三百有一捐四羖至四百
亦然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羊百頭捐羊一頭
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駝捐二羊十五駝捐三羊
二十駝捐四羊二十五駝捐一駝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五駝捐一羊每二十五駝捐一

駝。

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資生者則如是論。若喂養於家者雖多無課若營運生息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箕銀給之

羔豵無課。有壯必捐

羔羊未孕者也犢牛未卒歲者也羔滿四十或犢滿三十。俱無課。乳駝亦然若羔四十中有一壯或犢三十中有一壯則應以壯者捐之若乳駝五頭中有一壯則應捐一羊。

諸畜營運生息者如貨。

馬驢騾馱負生息者。俱與貨物同作價箕之。

牧於野。喂於家同。

田園所產。抽其什一。

田園自行栽種所產。如五穀果實瓜菜蜂蜜等。無論多少。俱抽其十分之一。給貧。若非自行採所得。無論自然成或燒煉成。俱抽其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掘地得窖物。如金銀錢物等。輪五分之一。給貧。若窖物中有穆民跡記。如本教經書名字等。則如失物不得自用。當訪原人而歸之。不得其人。將以給貧可也。自已無力自用可也。鑛窖之課。父子兄弟若貧俱可受之。開鑛得煤磺硝鹽硃砂寶玉等。俱無課。

彼貸自捐。

凡人執有資財而爲他人負欠當如數自捐其課。若彼負者不償無課若許以將來償。償後有課。

負債無課。

凡人執有資財而負人債。除償債所餘。不及滿貫者無課。

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一人而兼有此四名者。方可受課。言穆民則外教人不應受。言良人則奴僕不應受。言在

生則既亡之人不應受言貧乏則有滿貫者
不應受。受課財者非人不可。故不以課財起
建寺宇。或修砌橋井及作一切義俠餽贈等
事義。如置義田義宅及置經書於義學等。俠
如爲人謀幹加功贖罪及買盜逬還主等。餽贈如勞來賞賜及慶弔人情等
凡此等類俱不可以課財用之。
先親而後疎先近而後遠
本族父黨母黨妻黨隣里國人依次多寡諒
給之不得送向遠方別城若彼地有骨肉至
親應受課者送去可也

有餘入義庫

若課財多而受者少則除給散所餘將以報
官入義庫。天方聖制國有義庫專納民間課財之餘及無名失物或逃亡家財入之庫以備饑饉無承業者皆入之
賑荒歉或以濟遠來窮廹之人
父子不相與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
父之父以上祖或母子之子以下男或女皆
不相與受課財妾與妻同僕必係買者若係
傭雇或當僕或許贖之僕則可與受若將課
財給與許贖之僕即以贖身可也然必給付
而後以贖不得折算
富者之幼子奴僕不應受他人之課財
父富而子貧子既分有執掌仍是父事故不可
課財若子幼尚不能執掌可以受他人之
受也主人富而奴僕貧奴僕亦不可受他人
之課財因奴僕自無執掌也凡課財必給與
自能執掌自專用度者方可凡所謂富者不
有力或有滿貫財貨不在多財只是稍
受課財者即作富者論

課財不與哈申人尊聖族也

哈申聖族之名也按哈申乃聖人曾祖太王
之號因支裔衍盛即以其號名其族居古來
市之地古來市者天方鄉鎮名也聖人生於
其鄉故後裔仍爲哈申人而稱之者但曰賽
一德猶云世子也
按課財不與哈申人乃居天方法也天方
禮制凡屬聖人後裔及先賢世胤皆月有
俸廩其不受衆人之課財宜也今賽一德
居東土者既無國俸又無供養若云無力
豈惟當給更宜厚
重以尊聖族也

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與不應受者不

復可也
凡給課必先度其人應受不應受若明知其不應受而故意與之應復給若始不知為不應受者而既與之矣嗣後知非應受可不復給也
是故給者必慎受者必謹蒙涸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
給者受者俱當謹慎給者當令受者知其為課財庶不蒙涸以為餽贈而受課者亦必先度已之所有倘據有滿貫則必辭拒若自昧而取之罪在不宥也
聖人曰凡物有課有所能而施之以濟不能也
財富者利濟貧乏學優者導化愚頑言美者釋訟解爭力強者扶危助弱廣修屋廈以延賓客多備器用以應借貸皆課義也
人惟聚斂之心日盛則其私已之心愈不能已捐課乃衰多益寡之義豁達和衆之心而體乎民吾同胞之義則天下何者非吾之所有而吾所有者又何不可為天下之所有乎此大公無我之象也此天人合一之機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七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八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輯梓

朝覲

朝覲者。親詣天闕以返其所自始也。

天闕卽朝堂。又曰天房。天方名克而白。蓋造物設之。以作萬方朝向者也。其地在天方之墨克國。墨克實天下之祖國也。天方乃天地正位。在大地之中。墨克又在天方之中。而朝堂又居墨克城之中故萬方之向朝堂。猶四體之朝心也。人之所以必當親詣朝覲者。返乎生人之始處也。

期月一朝

每十二月一朝。朝之月曰覲月。天方名祖立後哲朝之期。覲月之第八日至第十三日也。

先期備行

路途遙遠者。先期備行。越一二年路者。若有力必至焉。有力謂有車騎盤費往來無阻。考更須有商旅同伴在路不孤者。

比至關受戒。

墨克有五關。禁地界關也。東關曰查惕二里格。乃而剌朊人戒所也。北關曰格而匿。乃納止地人戒所也。西關曰祝合搏。乃沙目人戒所也。南關曰葉關。關乃耶滿人戒所也。中關曰祖里侯。來搏乃中土墨克人戒所也。凡四方及中土人朝覲者。至關則必受戒。

先潔已沐浴。

未戒之先。潔意精誠。以省其內。盥漱沐浴。以滌其外。內外省滌。所以嚴恪心身也。

易服佩香

去常服。易盛服。須新製。不用浣過。雖炎暑。必複。複音覆。重衣也。雖盛暑也。佩香囊。或焚香薰衣。有髮者屬膏油。盛服所以著威儀也。香膏所以表德性也。

禮拜致告。

正身面闕。虔誠再拜。告其來意。以冀准佑。

誦應辭

應荅天命默契眞主之辭也詳見晨夕功課須高聲誦之後凡登山下川遇騎者俱高誦應辭

入戒露頂裸足不衣黃紫不佩容臭不嗅香果不滌首不薙髮不齊髭不剪指不取一切修飾不殺一切生靈

入戒十一件乃受戒之法露頂不戴冠巾也裸足不着靴履也黃紫艷色也容臭香囊也香果甘美之物也皆不可用滌首薙髮齊髭剪指修飾之屬也皆不宜事陸地生靈飛者走者山野畜養皆不宜殺即傷一蟻一螳亦爲犯戒當罰若遇惡獸傷人能伏則伏否則羣力捕之死無罰惟魚可取食

服戒衣

戒衣不緣不縫內外俱新製不用浣過不用艷色雖炎暑必複不薰香不膏髮戒衣并上下二件爲戒者之所當遵也凡十一件通爲十二件中有犯一件當罰如例每罰羊一隻

至墨克先朝謁

朝有三曰朝謁乃初到墨克未至覲期而各人自行朝禮也曰朝覲即正期大朝也曰朝懷乃將歸而辭別之也朝謁朝懷惟在四方遠來之人中土墨克人無此二朝此二朝儀與大朝儀同

寓彌拏

彌拏山名在墨克西南郊山下地面平曠厎大祀皆立壇於此山麓有市朝覲者寓焉

飲日飲牲

飲日以飲牲名天方名特日委葉乃覲月之第八日也人各備牲俱於是日喂喊飲水大朝之事自此日始

嚴明王侯官庶咸潔已沐浴

是日名曰識日天方名曰爾里搏日乃覲月之第九日也王侯百官士庶咸潔已沐浴書中凡言潔已沐浴同但潔已乃齋于心尚容食飲齋戒則齋于心而并戒于食飲也

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

是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出郊百官士庶從其後。

大會彌撒。

自王至於庶民俱集彌撒郊壇之所有違路未至者候齊至。

王登壇告諭。

王登壇諭衆朝覲拜闕大射宰牲之禮及駐蹕諸山踐趨各境之儀並諸功行所以然之義。衆聽而識之。

晨駐爾立法堤。

爾立法堤山名在墨克城外西北三十里。王於爾立法堤事畢帥衆駐蹕此山。爾立法堤譯曰識山葢人祖阿丹與其后好娃氏既離復會相識之所亦大聖人易卜刺欣受命初識朝覲人必先駐于此以爲入覲之首行。

正儀面闕時或高誦應辭。時或恭默念主。

此在爾立法堤所宜行之禮也。

暮駐母子得理搏。敦厄反

母子得理搏山名在墨克東北二十里。與爾立法堤相距二十里。王於爾立法堤事畢帥衆駐蹕於此。其儀如上。

厥明歸彌撒。

是日即大朝之日也。天方名遜穆納令爾。

大射。

王帥衆會射於彌撒。

凡三射。

三射每射七石。每石致讚。心平體正。各繹己志而射。射不用箭而用石。因箭爲輕浮之物石爲堅重之物。射石示其志之堅重如石也。

初射中射。射於本山。終射。射於爾立法堤。

本山彌撒也。爾立法堤譯曰終。小山也。以終射得名。附彌撒旁之西首。

止應辭。

射畢止應辭。後不復誦。

宰牲。

俱集郊壇。各宰其牲。宰牲之儀見禮祀篇。牲肉分食衆

貧。自攜歸去亦可。然以食貧爲貴。
開戒。
宰牲既畢。去壇歸寫。除戒衣薙髮齊髭。剪指。
取修飾。
齋戒沐浴。盛服佩香。
此云齋戒。乃除去冠裳之戒。而服止食之戒
也。將入覲。潔心身。服朝服。帶容臭。或焚香薰
衣。
弁冠入覲。
弁冠王侯四民之常服。用弁所以昭敬也。按天
方禮制。王侯百官士庶等級既差。冠裳自別。
而于敬事主宰。燕居禮拜。以及禋祀朝會之
時。皆着弁。所以示品雖不同。而其敬一也。王侯百官士庶。次第入
覲。
撫石。
闕庭之南。有巨石一片。縱長一丈。橫廣五尺。
高去地三尺。其色玄。自天降也。故名玄石。又
曰天石。凡朝覲人至闕庭。先必撫石。以示信
道之堅重如石也。
周廻克而白七匝
克而白即闕庭。規模高廣。另有記。其上有罩。四
圍有幔。皆錦綺造成。朝覲人遊於幔外。自故
垣外起。周行繞故垣外至玄石止。爲一匝。七
匝而止。故垣者古朝堂之舊址也。古朝堂倍
大于新朝堂。因洪水淹没後易卜刺欣聖人受命重建。欽而小焉。其故垣基址仍
存在新朝堂之北。遊克而白者。必遊此垣之
外。
每過石必撫。
遊克而白七匝。每匝過玄石必撫之。撫之之
法兩手平覆於石。反舉而以口親之。反舉謂
上也。掌向
每遊行必讚。
凡遊行。必讚頌念主不輟。蓋既入禁地。則念
主讚主。應無止息。然口讚或可暫息。心念不
容暫離。
臨位禮拜致祈祝。
位。乃古聖人易卜刺欣功行之位也。在克而
白外。正面二十步許。凡朝覲人遊庭畢。則臨

此位拜主。告主申其懷。凡二拜。四叩首。主首班。百官士庶次第繼其後。不能入班。隨地從之。遲至則獨自禮之。此與開祀二會之禮同。但二會之拜失仍可獨禮。蓋因路復禮此拜若失仍可獨禮。蓋因路遠難至。且爲人生不易逢之會耳。

出至索法。登絕頂。仰天面闕而讚。而頌。而告。默致已衷。陳其志。之所在。

墨克城外。附郭有二山。一名索法。在城東首。一名默爾襪。在城西首。兩山對峙。如雙角狀。兩山之間。曰白土泥川。川之兩界。復有二巔。各去山百步。蓋以樹燈火者也。凡朝覲畢。王帥衆。由色朗門出。色朗門猶此云南安門。至索法山。登絕頂。舉首向天。正對闕庭。奉手告祝。各人默致其所懷。或爲赦過。或爲准功。或爲栽培道德。而不致傾覆。或爲保庇志誠。以安於永久。凡屬善念。皆可求也。既畢。下山。凡上山下川。俱念主讚頌不息。

下。徑白土泥川。趨於兩墩之間。

昔易卜剌欣聖后哈哲姆氏。初生易司馬儀。不得水。因覓於兩墩之間。奔趨往復七次。終不得乃歸。見流水自儀足下湧出。即今滲滲泉也。凡朝覲人至此。必奔趨往復七次。蓋以思古聖人功德之盛云。過墩則緩行。

解見於前。

復入拜闕。悉如前儀。

下默爾襪山。復入宮城。撫石遊庭。禮拜致祈。祝。悉如前儀。凡先後祈祝。不得相異。若先有歸彌拏

厥明。復射。

朝覲第二日也。自王至於士庶。復大會射於彌拏。如前初射中射。

翌日終射

朝覲第三日也。終射於爾朊白。此一射候齊會射可也。各自先後射亦可也。以朝覲事畢。

各有歸程之務云。已。

朝覲之事畢矣。

歸必辭朝。

卽所謂朝懷也。臨歸時仍復拜闕。禮儀悉如

大朝。但大朝乃王率衆隨從而朝。此則聽各

人自行朝禮。

謁陵。

大聖人穆罕默德之陵也。陵在默底納城。去

墨克正北三百里。陵地縱廣二十里。松栢椰

樹。交榦而生。盤連不絶。颶風至此則息。飛鳥

遶空而度。走獸從不踐跡。無遺垢焉。其墓乃

天生祖母綠寶石造成。塚旁砂石。得其蔭色。

亦如之。謁陵人取砂石攜往他方。奉爲至寶。

墓頂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可望於百里之外。

至今如故。衛陵軍士四千人。凡朝覲人三朝

既畢。將歸時。必來進謁。禱祝於此。

探泉

卽滲滲泉也。在墨克城內易卜剌欣聖位寢

殿後。其水甘香清冽。朝覲人將歸。盥漱其上。

少飲。用器貯水攜之。祛邪愈瘋。療諸疾。辟惡

獸。藏之海舟。遇颶風。以其水灑之。風浪頃息。

復詣闕。撫幔。拊擗慟然。鞠躬而退。

幔闕庭之幔也。拊擗以手捫心。悽戀不欲舍

去之意也。慟然心有所不安也。凡出朝必面

闕鞠躬。反踵而退。

按闕庭之幔錦紵造成。厚寸許。顏色千狀。萬國所希有也。每年一換。王命頂爲製造。

待朝覲日去舊易新。朝覲後將舊者裂

按朝覲人數作塊。每人分給一塊。珍護以

歸。爲朝覲之徵云。

經曰。穆民必朝。路艱可待。傳曰。路塞乏用。無親

命。廢疾可無朝。

凡屬穆民。俱當朝覲。以完主命五功也。但路

途艱塞。或無盤費。或父母在堂。或因疾殘廢。

道行經云。朝之爲言會其紛散而返乎其本也。

省親親賢閱心。念主其亦猶之乎朝也。

父母生身之本夙夜省視居家之朝也賢學明教之本晨夕親近在境之朝也心百務之本動定撿閱當體之朝也主宰萬化之本語默思念至切之朝也凡人不得朝于天方遵此數事亦可以當朝之功矣既得朝於天方遵此數事可謂日日朝時時朝終身無間者矣

集覽　明朝世法錄曰天方國有寺其寺分爲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下如峯之狀可容數萬人四方本教人雖一二年路程者皆必至朝覲禮拜焉

紀錄類編曰其寺名克而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之兩傍皆用白玉爲柱共四百一柱左一百三十七柱前九十九柱後一百三十二柱右一百三十五柱其堂以五色石壘砌四方平頂內用沉香大木五條爲樑以黃金爲閣其墻壁皆是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聲香不絕上用錦紵爲單單之蓄二黑獅子守其門其門堂之左易司馬儀聖人之墓其墓俱是綠撒不泥寶石壘砌之長一丈二尺高三尺濶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座塔宣傳禮拜左右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玉石壘造整飾極其華麗

天方朝堂賦畧曰夫朝堂者肇基于開闢中古廓寶玉而爲庭珠礫香以爲復創于

土華楨丹陛實天下之偉觀香棟金簷誠古今之勝槩深宏淵靜崇巍高堅鳥飛而空過纖芥不遺日烟烟影憑識承天之聖智足見丕世之神功垂雲聳漢揭露飛霞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中裔迴中海之競流拒崑崙之險阻天地所鍾衆入極而拱向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九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　金學舒董醇參訂

楊斐蕊樹玉較梓

古而邦。篇附開齋會禮

馬明道信篤

山左　李持中恒一　仝較

焉有禮記之禮以事天禮之爲言潔也

吾天方聖教有宰牲事主之典名曰古

而邦。蓋亦有潔已以希臨格之義考其

名與禮記畧同。究其實義則別有寄也

古而邦。潔已爲禮以希臨格於真主也

古而邦。朝覲同義。總以求近乎主也。但朝覲

乃親詣天方之禮。古而邦。遠人不得至天方

而於各地所行之禮也故其儀制多相彷彿

焉

其爲禮也。系於三事。大贍禮也。會集於郊也。宰

牲也

大贍禮。恭奉主也。會集於郊。統合衆也。宰牲。

以牲之血淨。示已之私淨。藉牲之順德。獻已

之純德也。

自王至於庶民。一體遵之。

古而邦。自王至於兆庶者何。乃至聖之教。合

上下而一於敬之義也。蓋人有尊卑而主則

惟一。詎因名分有殊。而遂二其敬事之誠耶。

故民與王同古而邦。質非僭也。

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男女大小同。

執掌論資財。并其副餘。得有滿貫者。即當遵

禮用牲。不論其爲男女大小也。資財者。金銀

錢貨之類。副餘者。除日用所需而附置之物

也。如積糧閉宅田園珠石寶玩之類。計其所

值滿貫者。即應用牲。此典論滿貫與天課之

滿貫不同。蓋天課只論資財不論副餘。此典

則兼副餘論之。至若無資財有副餘值得滿

貫者。亦當用牲。不可廢禮也。

父子不相代。夫妻不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

代妻祀用妻財

此言各人行祀各人任之非可混爲相代者

也雖父子至親若子有執掌父爲代祀亦必

以子財用之雖夫妻至密若妻有執掌夫爲

代祀亦必以妻財用之不可以私親蒙溷也

婦女無贍禮無集於郊

婦女之事尚隱故無大贍禮無大贍禮故不

集於郊也若婦女自有財物執掌則只有牲

費之責

先期備牲牲尚畜不用野

尚畜惟牛羊駝三項可用餘項如麋鹿獐羚

禽屬俱不用

駝曰大牲牛曰少牲羊曰配牲

駝風畜故爲大牲牛土畜屬地屬

地者原供人用故爲少牲羊以作

祀便民也一夫之用也以副二牲

故爲配牲

羊壯過一歲者牛壯二三歲者駝壯五六歲

者不及壯不用

牲必全

生而無角無耳無尾勿用損角損足失耳尾

三分之一勿用無齒者勿用若能食草姑用

可也

牲必肥

癃癩瘋瘸瞽疾羸弱不能行於祀壇者俱勿

用

牲既足覆以巾

凡備牲作祀擇既定卽覆巾於背以爲識示

隆重也

勿摘毛勿穀乳勿以耕負勿用孕

凡牲以作祀者善哺喂不得剪取其毛下得

擠瀝其乳亦不容用以耕地負物如牲毛自

落乳自滴則以所落所滴施給與貧牲有孕

宜易之若已產則并羔犢而合祀之不易可

也

牝貴於牡黃貴於黑。一肥貴於二瘦七羊貴於一牛。

牝性靜順。黃色美觀。肥取健意羊取馨香。須健壯。故用二瘦不如一肥。貴全美。故七人共宰一牛不如每人各宰一羊。

得肥須去瘦。

始備牲瘦纔而得肥者則用肥者去瘦者。十錢買牲貴於千錢給貧。

十錢言其至賤也。人有私愛恤牲寧施錢財。不用牲者不忍於宰也。殊不知雖以千錢給貧。未及十錢之牲之當於禮也。恤牲而舍錢。是狥私而廢禮矣。

上戶以駝。中戶以牛。下戶以羊。

宰牲之禮。諒各人之力不顧職位之高卑。惟計執掌之多寡。故上戶巨富之家雖一人宜用一駝。中戶多執掌之家雖一人宜用牛。下戶僅得盈貫之家一人用一羊可也。不及滿貫者不稱戶。

羊一人牛七人。駝同牛。

一羊作一人之祀。一牛可以作七人之祀。七人而後用牛也。三四言其盡數也。非謂必七人用一牛。更善至若巨富之家雖一人亦宜用一駝也。駝與牛同。亦可以七人共之。

駝也。八人共一牛。未可也。須按人丁增之。如二人則用二羊。八人則用一牛一羊。九人則用一牛二羊。十人則用一牛三羊。餘者增算至如十四人則用二牛。或一牛七羊多則又增不得苟減。此皆就下戶說。僅可完禮之法也。

大祀三日。

大祀限期三日。卽觀月之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也。其日與朝覲日同。朝覲在天方本國。大祀則在各方。因遠國有不能來至天方者。

祀於初日至善。有阻。則二日。二日有阻。則三日。

凡祀必於三日之初日爲至善。若初日有疾風暴雨或震驚大故諸阻。則祀於第二日。若二日又有阻。則祀於第三日。三日後復有阻。未可祀矣。但宰牲於其家可也。不必會集於郊。若有大寺。可以容衆。瞻禮於大寺可也。凡人旅行。或忘失祀期。越三日。不必祀矣。

是日王公百官士庶咸潔已整齊
潔已所以修內。整齊所以餙外內外修餙以
臨大祀。致誠敬也。
齋戒沐浴。
此二者潔已之法也齋戒以潔心神。沐浴以
潔身體。
盛服佩香
此二者整齊之法也盛服以著威儀。佩香以
表德性。人含德性如木含馨香馨香不顯則與衆木同德性不見則與庶衆同歟
咸着弁。
自王至於庶民皆着弁。
王步行至郊。百官士庶從之。
祀之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於郊。天
方各國凡行祀禮。必於郊野。如居異域則祀
於寺。然一城中有數寺。必會禮一寺。不可各
登壇
寺分禮。
祀所之壇也。
王首班。公侯後之。學士後於公侯。庶民後於學
士。
此分班之序也。
贊教申禮。
贊教又後於庶民。揚聲諭禮七遍。近制贊教
九遍。或贊教九人諭禮七遍。都爲六
十三贊。蓋取聖壽六十三歲之吉云
咸起立面闕而拜。
此拜名曰祀會。天方云二一凡二拜。闕即天
德額子哈
闕朝堂也。雖居異域。必以朝堂是向。
致意。
致其祀會之意也。心致其意。爲主制。口誦其
辭。爲聖則。
四舉手。
一切拜中。止用一舉手。惟會禮。用七舉手。先
一拜。四舉手於頌前。後一拜。三舉手於頌後。
初舉手後。拊手默讚。二舉三舉後俱垂手。四
舉後。拊手聽頌。其第二拜每三舉後。俱垂手。

勿拊
每舉大讚。
首領者揚聲大讚衆人恭默從之。
獻頌。
四舉手後。首領高頌天勅。衆人恭聽。
躬。叩。再叩。
一躬二叩。此爲一拜。
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坐。
此爲二拜。
默致祈祝。
左右顧。道色闌訖。
跪坐中默致所祝。祝畢。左右顧。道色闌是爲
拜終。凡拜中一切躬叩禮儀。隨首領之舉止
升降。衆人從之不得先
告諭。
拜畢。首領登座。座在祀壇上
禮及宰牲之義。左側面下　告衆以祀會之
王出衆出矣。
首領告諭畢。出壇。衆人亦從而出。

歸者異途
赴會之人歸路異其來路。畏遠者聽之
返第宰牲。
天方之禮。卽於祀壇宰牲。今處異域。則各歸
其家。各宰其牲。宰牲在巳午交會之際。蓋會
禮歸來之時也。宰於會禮之先未可。惟野居
之人。不能遠來赴會。禮者宰於是日曉發後
可也
主人自任宰之。
凡祀牲。必主人自任宰之。須利刃。力主人
不善。託善宰者宰之。不得託之屠人庖人。
斷其二喉二筋。
二喉。食喉氣喉也。二筋。附於二喉之旁者。斷
喉以盡其氣。斷筋以盡其血。少斷一筋可也。
少斷一喉不可。
駝斷其臆。
臆。項下近胸處。諸牲皆宰於項。惟駝獨宰於
臆。何也。凡牲用宰者。欲淨其氣血也。駝之氣

血最旺。其性滅最速。若宰於項。則氣血未淨。而性先滅矣。性先滅。則氣血不流。必有停滯於中者矣。其肉為不淨。惟宰於臆。則血去甚速。性未滅而氣血先盡淨矣。一曰諸牲之喉。皆露於項。故宰項。駝之喉露於臆。故宰臆。取其易斷也。一曰駝臆有刀痕可宰。項皮厚毛長不可宰也

牲物區作三分。一自用一給貧。一饗饑親鄰。

區作三分。蓋隨時宜也。非必然之禮也。俱以給貧亦善。俱留自用亦可。俱以饗饑親鄰亦無妨。分作三項所以合時宜也。皮毛可用。用以換經或造器用或賣價以買什物或以給貧或易食類給貧俱可。但勿易食類自食勿以克屠庖工價。骨血埋。埋于深淨之所

開會之禮與祀會同。弟晨食而出施開儀。默致讚言。弗用牲。

開會。開齋之會也。禮制儀節。與祀會同而異者四。一早晨飲食。然後赴會。蓋見月已足一期。乃足十日。故拜而後食也。二施開儀。凡有滿貫財物者。按家屬男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二升給貧。傭僱僕婢先給然後赴會。給於前一日不美給於會之後不可。須預備及時散之。若祀會則不用儀。三心中默致讚言。非若祀會之高聲讚頌也。四不用宰牛羊駝。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　楊斐菉淇益參訂
楊斐蒨湘芷較梓

五典

五典者。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經。爲天理當然之則。一定不移之禮也。篇分八章。前有總綱。每章後引主諭聖言數條。以証本章之義。又集襍傳數則。以廣本章未盡之蘊。凡主諭則書經曰聖言則書聖人曰其不書者。則襍傳也。

總綱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男女而後人類出。故夫婦爲人道之首也。

天地生物之本。男女生人之本。男女之最初。元祖也。厥生蕃繁衍。互爲配偶。繼主而立極者。阿丹也。阿丹天下萬世人之其父。三世別其祖。四世別其父之祖。五世別其祖之祖。其祖之祖。其後以次漸遠。至不涉於祖父之體。生齒繁衍。互爲配偶。一世別其胎。二世別嫌。由是婚姻有禮。男女有正。而生人之道擴克於無盡焉。

有夫婦而後有上下。在家爲父子。在國爲君臣。有上下而後有比肩。同出爲兄弟。別氏爲朋友。人倫之要五者備矣。

夫婦既立。子女生焉。子女生而上下之品判焉。父子者家之上下也。君臣者國之上下也。上下雖有家國之不同。而爲尊爲卑之理一也。上下既分。爲上者一。爲下者衆。而比肩之等列焉。兄弟同出之比肩也。朋友別出之比肩也。比肩雖有同異。而爲長爲幼之義一也。人倫之禮本乎三。而盡乎五。三者男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五不外於三。而三則約乎五之義。三不外於五。而五則統乎三之名。名義立而道

盡人倫之要無餘蘊矣。

夫五者萬物之本也。

天地生人德成於倫五倫之禮盡而生人之能事畢矣天地之生義完矣。故曰五者萬物之本也。

五倫立而萬物即萬行也萬行莫先五倫。萬行成是萬行以五倫爲本也。

夫婦生人之本也。

夫婦爲人道之綱。修此而後家道正家道正而鄉國正矣故聖人之敎五倫自男婦始。

父子尊卑之本也

父子者尊卑之所由生也。父子定則鄉而長幼國而君臣由是而皆定矣故聖人敎人明尊卑自父子始。

君臣治道之本也。

君臣者治道之所由定也。道統於君行於臣君臣之分定而天下歸於至治矣。故聖人以兄弟親愛之本也。

兄弟者並蒂之果同本之支舉世交遊未若兄弟之近切而無嫌也。故聖人敎人親愛自兄弟始。

朋友成德之本也

生我者父母敎我者師長成我者朋友。朋友一倫能成四倫之功故聖人敎人定交以成德也。

修此而後人道盡。

五倫之序天理之自然也。五倫之道天理流行而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者也。故其理該萬理事該萬事。聖人慮人不能全此五倫因制爲典禮頒行天下後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本有以盡其分之所當然斯不愧人爲萬物之靈也。聖敎然而流行者也五倫之理天

立五功以盡天道又立五典以盡人道人道原相表裏而非二也蓋盡人道而返乎天道斯天道有以立其基盡天道而存乎人道斯人道有以正其本天道人道盡而爲人之能事畢矣

夫道

夫盡其爲夫以愛其道五教之禮法以嫺其儀食之義粟以潔其養量豐歉以示寬儉嚴內外以正閨閫無傷毀以永繼絕

禮法。卽教規念拜齋課事公姑。勤紡績。育子。治饋之類是也。義粟。營謀合義如士農工商各以本分財帛爲潔也。量豐歉者。量入爲出勿過儉。勿過奢也。嚴內外者。婦婢不出戶外僕吏及非骨肉男子不入內戶也。毀傷詬詈之語。繾綣歡洽和順。固結不離之意。全此五者夫道盡矣。

聖人曰以非禮營物而養妻子非愛也。

非禮營物者。非本分應得之財也。或以勢索。或以術取爲妻子衣食之養豈得爲愛乎。

經曰。夫建乎婦。又曰。豐用寬。歉用儉。

建立也。有養給得宜。不使危困之義。蓋婦秉柔弱。倚仗於夫。唯夫能建立之。養給稱其豐歉時豐則用寬。時歉則用儉。非過侈過減之謂也

聖人曰婦有過善言以教之。

善言徐徐婉喻也。去出之也。婦無輕出之禮。必犯悍惡淫賊。不敬公姑。不勤夫事而後可以出若非此例。但徐言善道以歸於好。此爲夫之道也。

聖人曰妻暨僕。民之二弱也。爾衣衣之。爾食食之。勿命以無能爲。

妻依於夫。僕依於主。皆不能自立故曰弱也。衣之必冬夏得宜。毋使我煖而彼寒。食之必饕飧同饌。毋徒我飽而彼餓。至命以事。必諒其才力之所能爲。如不能爲者。勿强命之也。

聖人曰。夫不私色。不吝用。妻衆必公其衣食。御當夕不易室。

私色。外婦也。用。日計當然之費也。御。內事也。妻多者。凡衣食寒煖。粗細濃淡厚薄。必公同一例。入御之期。必均平有定。當此夕不易以彼夕。亦不御於他室。如是則男無偏寵。婦無私妒。永和之道也。

妻不助我以德仇之不媚我以色珍之

妻稱內助助德也若徒以色媚我不以德助我是將導我於不義也故可讐如不媚以色而助以德賢婦也珍之正所以賢其賢也

勿嫌貧勿憎醜安居唯和非有客必同餐

婦之所貴在德性不在富麗夫之所貴在和愛不在苛擇嫌貧憎醜小人之事也有婦者非有正事必同室而居非有客至必同餐而食不疎其情也

愛妻以德不以色

愛德則彼日攻於德愛色則彼日攻於色

訓婦以父母之事先於已事

娶婦之意爲承先繼後代身事父母也子治於外婦治於內內外倡隨而孝行成焉古人稱爲內相良有以也如徒以已事爲先父母之事則後之殆非娶婦之意矣

婦道

婦盡其爲婦以敬其道五言必遵夫取與必聽命不私出不外見不違夫所欲

遵夫者謂夫之言是固所當遵即或不是亦必姑且順從從容幾諫諫而不聽則更俟他日必不敢違也聽命者謂取夫之物或以物與人必聽夫命不得任意自行也不私出者謂無夫命不得私自踰戶外也不外見者非骨肉至親不得輕與相見也不違所欲者謂夫有所欲不得阻抑其志也盡此五者婦道幾全矣

聖人曰婦專敬以致夫愛夫愛猶主愛夫惡猶主惡也

忿語人事之常反目室家所有但爲婦者一志於敬無絲毫怨忿則夫雖不愛亦將轉而爲愛矣眞主以已之愛惡寓於丈夫愛惡之間見夫之愛惡即見主之愛惡矣何也主命流行以來婦人有當然之則從夫是也猶子之從父臣之從君無絲毫自用亦無絲毫違逆者也禮由主定孰能違之違禮即違主也

逆禮卽逆主也。主之愛在順從。主之惡在違逆。夫因婦之順逆而愛惡焉。主亦因夫之愛惡而愛惡也。此不計夫之是非。唯計婦之順逆。是則見夫之愛惡。猶見主之愛惡之矣。

聖人曰。婦無爲。聽於夫。

此欲爲婦者去其私臆。一當聽命於夫也。

聖人曰。自行取與。功德在夫。過在已。

婦人私自爲善功德歸於夫。而已仍有不告之過。甚矣自行之不可也。

聖人曰。婦行主順。與專敬同意。但敬行於言動食息之間。主順則用於應對命事之際。所適所欲也。

聖人曰。父母疾。不命不往視。父母喪。不命不往弔。

情莫重於父母。事莫大於喪疾。非夫命且不往視弔。況下此者乎。益見婦道以事夫爲重。

順夫爲大也。

夫問不諱。荅。夫召不托事。

夫有問。不可隱諱。卽明言荅之。夫呼召。不可推托。卽隨呼赴之。果有要事。不妨實告。若夫固欲其來。雖萬不容置。其亦置之。

夫命事。不委於諸婢。

事宜命婢者。夫自命之。旣命我。卽當自行。不得復委於婢。蓋敬德在勤。勤易致愛也。

夫怒。不得去左右。察已過。婉容修言。以回其喜。

語曰。婦非至賢。不克完婦道。非至忍。不能稱賢婦。忍不易言也。人能忍之。我亦忍之。非忍也。忍之而默默避去。非忍也。必不去其左右。婉容愉色。柔言修飾。回夫之怒。直至喜動於心。形於色。返乎其初而後已。斯乃爲眞忍也。安得天下盡賢婦而與之言眞忍哉。

婦美美德。不美美色。

君子之美婦人也。美其德而已。不美其色也。彼徒以色爲美者。陋矣。

婦有大德二。不私。不妒。

不私不妒尊常事耳謂爲大德何也蓋二者爲近今之通病婦雖賢且不免安得不稱大德平正物以希爲貴之意

居貧困而守禮遭患難而無怨

禮易行於富有而不能不嚢於貧困之時心易安於逸樂而不能不變於禍患之日誠爲婦者知以從夫爲順雖居貧困而不違禮處患難而無怨尤婦德可以稱厚矣

婦從夫守約事姑

從夫命守夫約勤事公姑也

婦謹言夫無憂婦謹行夫無辱

婦人口舌實爲是非之端婦人放恣卽爲敗家之漸故夫之憂辱關於婦人牝鷄不可司晨也語曰讒婦天下之毒妒婦丈夫之疫可不畏哉

女自十歲始除伯叔同胞兄弟母舅卽不應見

女子十歲而品格定非同胞至親不應相見如伯叔父之同胞也兄弟身之同胞也母舅母之同胞也則皆可見不然畧涉疎遠皆其所宜避者嗚呼見且不可而況相與授受乎授受且不可而況相與同器共席乎聖人之教其謹於男女者嚴矣哉或曰婦女所不可見者乃可與爲婚者固皆可見乎親則易亂物近則難防卽同胞伯叔母兄弟相與接見亦所不得已焉耳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一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　楊斐菉淇益參訂

楊斐蒨湘芷較梓

父道

父盡其爲父以慈。其道十。謹胎教命美名。開乳報牲。防患害。潔衣食。嚴教訓。擇師董學。量才授業。及其長也。男婚女嫁。而爲親之道盡矣。

父母初孕。即節欲制情。檢身習禮。無妄作。無非言。惡聲亂色。不入耳目。非其飲食不入於口。益於性情者從之。賊於性情者去之。如是。則神清氣定。而子得其養。是謂胎教。及其生也。一日開乳。子生一日。先食以甘物。或蜜或棗。然後乳之。三日命名。子生三日。父母命名。必以美好字。或貴物名。或聖賢名。男用男名。女用女名。勿以天地四行名。勿以草木鳥獸名。勿以賤名。七日子不同父名。弟不同兄名。僕不同主名。七日內父母宰牲報主。以謝報牲。子生七日。內父母宰牲報主。以謝生子之恩也。男子二羊。女子一羊。覘其疾痛。防其患害。衣食務潔。教訓務嚴。擇循良之師以董其學。量其才能而授之業。天方之禮。子習學至十五歲。視其資質何若。性情何若。能學者終學。否則爲農爲工爲賈。各因其才而授之。不可固執于一業。蓋人生各有志。即稟于造化之本領也。順之則易。拂之則難。嘗見人家子弟。魯鈍不靈。父母必欲令之讀書習經。以圖進取。又或儘堪習學。而父母反驅之市井。俾殫意經營。以致貿貿一生。終于寡就。凡此皆不能順其所稟之過。欲成就子業者。尚其審。

男長爲之婚。女長爲之嫁。男長以二十歲爲限。女長以十六歲爲限。一日皆以知情爲限。不及期而婚。傷子。過期而不婚。父母有過。語曰。男大難制。女大難防。爲父母者其可忽與。全此十事。而爲親之道盡矣。

傳曰。惟天地代主育物。父母代主育人。父母代天地之所生化者物也。父母之所生化者人也。人靈於物。故父母之功。較天地爲勝。可不盡心栽培。審才授業。以各成其志乎。

傳言天地父母。皆係代主而生化者也。第天地之所生化者物也。父母之所生化者人也。人靈於物。故父母之功。較天地爲勝。可不盡心栽培。審才授業。以各成其志乎。

聖人曰。父母其繼眞主而生人乎。男女必同育。聰拙必同愛。教之以禮。授之以業。習射灑以防不虞。漏渡也。食之必以潔。衣之必守分。以布勿以帛。

父母若知其爲繼眞主生人則知凡所生者皆眞主之所命也或男或女或聰或拙無非眞主所與惟承順眞主之命而愛育之且宜教以禮儀授以藝業使習射灑水以防不虞之患食以潔教以右手衣以布勿以綢帛如此則父母生育之道斯完矣若以所生不合而怨憎子女也是怨憎主命也烏乎可也

聖人曰勿以男喜勿以女憂惟男暨女眞主所寄命也

今世之人每喜男而憂女其以男可繼業而女不能承家耶男可營謀而女無所取益耶吁何所見之淺也予嘗見富貴之家有敗子矣未見敗於女者也忠樸之家有蕩子矣鮮有蕩於女者也是男亦不足恃女亦不足畏矣況男與女原有分定非喜之則來憂之則去可以由我者也惟知其皆眞主之所寄命則男女同視無煩憂喜矣

形有男女禮有嫡庶所出同也其愛宜均

正室所生曰嫡姬妾所生曰庶雖有男女嫡庶之殊而同出自父則愛宜均均其愛者同其恩也同其恩者一其生育之道而無偏也

夫教有三胎教於生前禮教於幼習學教於少知失於胎教則氣質不純失於禮教則言動無節失於學教則德行無成教而不善子之過也不教而不善父之過也

胎教先天之教也禮教學教後天之教也先天之教本也後天之教末也今人既忽其本又失其末奚怪氣質不純禮貌不周性情不善哉爲父母者誠欲成全其子亦先自盡其教可也

子習學豐其衣食倍其用度使無紛志於營謀學爲衆業之尊有子營藝有子習學則習學之子衣食用度當豐於營藝之子所以重學所以使其心無外慕乃得精於所習也（聖教重學）如此而今人視習學爲餘事不特不能豐之倍之而且減之薄之使其給用不贍反資外

慕傚求以至有見利不顧義者風斯下矣何怪乎學業之難振耶凡父母之愛子學者東家之待來學者皆當日復斯言以爲學之助勿謂習學宜苦苦自苦也非苦之也

無誇譽無姑息富教以禮貧教以節以克成夫性德斯慈愛有方也

父母知用慈愛而不知慈愛之方則慈愛反爲禍害矣誇譽姑息常情之慈愛也豈知誇譽則長其狂妄姑息則恣其惰慢狂妄惰慢則事業不立豈非禍害之大焉者乎惟嚴之以教又於教之中各因其時當富貴教以循禮使無驕奢當貧困教以守節使無諂瀆則成功以漸而立德有基矣是所謂慈愛也彼以禍害爲慈愛者何其悖耶

子道

子盡其爲子之道十敬事而順潔誠而養奉以親身執守良業勤於學而敏於善不危其身不辱其名奉父母於無過親在從其事親没守其愛

敬小心翼翼無怠無忽也順無違潔精純誠實也親身凡事以身先之也良業務本也勤學敏善近正人行正事也不危身者不登高不臨深也不辱名者大而刑憲小而物議微而衾影皆所當慎恐貽父母惡名也無過者奉親於道也從其事者奉於生前行其志也守其愛者謹於身後保親之所愛也全此十事方盡爲子之道然其要在於一敬餘皆由敬生依敬立因敬成者也故經文直以敬爲孝行之首蓋敬於靜則無時不盡其心敬於動則無事不竭其力敬於生前敬於身後擴而充之事無盡量時無終窮皆孝也皆敬也

經曰爾民報主曁爾雙親

經言報親次於報主者示報親之重也木有本水有源吾含靈成形之本源惟主與親則吾之修身盡性無非尊源報本之誠故言天道莫大乎尊主言人道莫大乎事親盡人道即是盡天道未有盡天道不始於人道者也

聖人曰孝有三重焉。敬身。愛人。喜近賢學
孝之所重者三。敬身則身不處於有過。以無
過之身奉親。有不盡其誠敬者乎。是敬親之
誠由敬身始也。能愛人則人之愛我者衆。愛
我者衆有不以愛我之情移愛於吾親者乎。
是一人所愛者淺而衆之所愛者深也。喜近
賢學則交處有道禮義有所勉邪僻有所防。
自不立於卑暗亦進父母於高明矣。斯孝之
至也。事親者不可不知所當重也

聖人曰事親而不識主不體聖不親賢居而無
業。愚而不學雖孝弗稱
天命聖則賢行所以孝親之法也。不識主則
不知天命爲何禮不體聖則不知聖則爲何
事不親賢學則不知賢行從何修一切不知
流浪一生。弁昧一世。雖有奉養何足以稱孝
哉

修身奉親。光顯祖考。啟迪後人。父母有過。婉言
愉色以諫之。悔孝之至也。是要在乎學

萬務以學爲要而事親爲尤甚。蓋守身爲事
親之本。不學則不知所以修身。何以事親乎。
惟處心好學身入於正。能正身事親則親悅
矣。親悅則德成名著。我之祖若宗因我之賢
而益顯。我之子若孫遵我之訓而皆善。設父
母有過修身以諫。父母自翻然樂從。不失其
身而事其親。斯謂之至孝也。然學立而行至。
行至而德成。故曰在乎學也

子事父母猶奴隸之事主人不緩命不改委非
身所能則請命僕協爲之
奴隸之事主人也無緩命無改委子事父母
亦當如是。父母有命必親身行之。若所命重
大非一已所能爲則請命僕人協爲之允命
則已不允仍是自行不得私心委僕恐父母
不悅於中也。母方胎我。艱苦備嘗。母方產我。
我唯恐有疾。炎日不去懷。及乳我。惟恐弗充育
之恩。皆父母親身爲之。爲人子者。雖捐軀用
命莫能報其萬一。乃有給之以月費委之于
奴婢終日一至省視數日一候寒煖猶若有
不得已者焉
足稱孝哉

親扉未啟。不敢叩。無事則洩返。有請立而待。有命聲息以聞之。勿敢窺。

扉室也。子至父母之室。門未開不可叩。無事且歸去。有事請命。則立於門外俟開門。然後請。若奉命至。則作聲以聞於父母。如所命者急。必啟戶召入。聞聲而不開門。則知所命非急也。立而待焉。毋內窺。

父母之前不誇勇。不式力。不矜言。毋噦噫。變聲毋跛立。毋箕踞。毋睇視。咳涕必反面。嘔則起而去之。語必視其面。父母命。唯而進。安所適。終始其命。以悅親心。

誇勇逞能也。式力拽重也。矜言衒才也。噦噫飽食氣滿而嘔聲也。變聲語言失常也。跛立偏足邪立也。箕踞盤足傲坐也。睇視邪目褻視也。皆不敬之貌也。時有咳涕必反其面胸臆欲嘔。則起身避去。皆示敬也。凡對父母言。必視父母之面。父母有命。則隨聲而進。安者無勉強貌。謂父逸領命。終始其事。以悅父母之心也。

親在不遠遊。不從征。不履危。不涉海。不以無事而臨大川。不因財利而輕去其家國。

者子不危其身。凡此皆置身危險者也。

父母在堂。子無私事。

父母身之所從生也。凡我之所有。則皆父母之有也。何可私。身不可私。況事乎。事不可私。況衣食財貨乎。於父母而私。衣食財貨者。禽畜不若矣。

拜中聞母呼。必應入寺。聞親疾。則歸。

功課莫大於禮拜。若拜曰父母呼必應入寺。之際。尚未禮拜。聞父母有疾。則歸禮拜入寺。猶以父母之事為謹。況瞑暇。時乎。

父母之喪。貧富貴賤。不違於禮。量力而行宜也。

愛其所愛。親其所親。

生養死葬。人子之大事。不可因貧富貴賤。有違於禮。但稱家有無。以適其宜足矣。貧者賤者不得過。後過減。富者貴者不得過。後過減。

皆違禮也至於父母既沒凡其所愛吾亦愛之凡其所親吾亦親之則父母雖亡仍若未亡而孝思永矣

一齋曰父子天性之親也五倫中惟父子尤重人於此一倫不眞則一切皆假于此一倫不修則一切皆漏聖人之教亦教人以尊卑禮法之有可言者其無容言者在乎人之自盡而已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一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二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陳祖孝翼後參訂

楊廷桂木天輳梓

君道

君盡其爲君以仁其道十一曰體主二曰法聖三曰敬賢學四曰親百姓五曰廣仁惠六曰正法度七曰燭姦八曰從諫九曰日省已私十曰時察民患

仁者具衆理該萬善推其德意無所不及之名也體則曲承其心順焉不違之謂法猶則也法度者凡國家之禮樂政刑皆是也燭明察也惟主至仁故君道必以體主爲先聖則宣主命令而足爲表率者也故法聖即次之然必親師取友而後體法之道盡故敬賢學又次之百姓者君所與共此國者也故親百姓又次之仁惠者君所以厚此百姓者也故廣仁惠又次之至於人君所賴以經此國者

惟法度所慮以害此國者惟姦邪法度不正。則下民失守。姦邪不去。則君心易惑故又以正法度。燭姦邪次之。若夫諫也者。更大君遷善悔過之源也。諫不從。將剛愎自用。掩過飾非。主何由體。聖何由法。賢學何由敬。而百務何由視。故從諫則又次之。由是而進省已私。察民患。則君德愈清明。民隱愈周悉。仁道全而君之所以爲君者盡矣。爲仁之道十其最先曰體主。既曰體主。不易體主中推出者也。蓋主何以體。法聖即所以體主也。主有不能盡則必遵聖法以明之。聖法有所不悉則必從賢學以講求之。講求既明。遵而行之。由此可以體主而法聖。即由此可以爲仁。仁之無難矣。至于親百姓。庶仁惠則爲仁之方也。燭姦慝不使小人立于朝。從諫不令過失掩于已。則爲仁之力也。日省已私。則謹天理。遏人欲。而一身治。時察民患。則興利除害。拯窮抶溺。生民樂而天下安。此則爲仁之至也。仁至而君道全。聖體主之能事畢焉。

經曰。呼。達五德。維予命汝。爲天下后。斷民以理勿縱私。私則迷路。惟諸迷路。於有凶罪。

呼者。詔而戒之辭。達五德。天方后名也。予

眞主自謂理天理也。眞主嘗呼達五德而戒之曰。維予命汝爲。若凡聽斷民事。務依天理勿縱私。欲私則昏。昏則是非舛錯。迷失正路。予且將罪汝矣。可毋愼歟。經訓若此。則知人君之有天下。乃眞主命之以治天下也。必遏聲色嗜欲。不敢居位以行其私。則天下無不長治而久安矣。若主以天下付之后。而后以爲奉已之資。安得不諄諄然惕之乎。

經曰。維主命汝。公惠親親。止虐惡有畔。厥命諄哉。汝其欽哉。

此亦述眞主告戒人君之辭。公則奉主無私。一切聽斷賞罰不出已意。惠則萬民有賴。一切災疾苦役。有所拯恤。親親則黨族和同。尊於我者敬之。等於我者愛之。卑於我者育之。由親及疎。推近至遠。而百姓皆知勉於孝弟之風矣。此三者眞主之所諄命也。恣情無度謂之虐。任法無恕謂之惡。違禮背義謂之畔。虐則傷身。惡則禍民。畔則亂理。此三者眞主

之所切禁也人君遵其所命而防其所禁可以無過矣

聖人曰王者眞主之影生民之庇民枉賴以伸

王者代眞主以治世者也王者體主若影之隨形動靜曲直毫無異焉主欲庇民主欲無枉民主欲無屈民而人君一能體眞主之意以庇之民有受枉法者亟用聰明忠愛以理之民有被屈害者亟須訪察咨詢以伸之是則影之義也是非聽其臆斷賞罰隨其私情影不隨形民何賴乎

聖人曰君民者民之役一夫有失君之責

天下莫尊於君亦莫勞於君身居九重富有四海尊也而心必常周於天下哀煢苦獨痛疾嘵嘵之間一夫不得其所輒引爲已責非勞也乎是則爲君之身雖尊而心實勞也吏役於官臣役於君君役於天下役者勞苦而心愈勞位愈大而慮愈苦庶民飽一飡而終夕安枕惟君負天下之重日理萬幾而寢食不安其心之勞苦爲何如諺曰子民憂勞在一食國主憂勞在一世君責之重愈可知矣

聖人曰天下與異端可守也與枉法不可久也

此一節其言枉法之害也蓋王者所以明治也王者明於治雖政教殊異猶能守其國若用枉法則非鞏固之良圖也

人君之治先已而後人

君身天下之本本治而末卽隨之故治人斷以治已爲先

聖賢君已不必君人而人心自服

此一節乃正已而不求於人之意蓋天下人情至衆也人君以一身而欲天下同歸於治不必遠務冰求惟以君人之法君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人心自服天下自歸矣體天下人之體心天下人之心人安卽我安危卽我危

人君爲天下之主須念人我同受造化同具血肉同是趨利避害貪安懼危必所欲與衆所惡勿施溺猶已溺饑猶已饑危者務使之安而安者必不至於危人卽我我卽人此所謂四海一心兆民一體之意也

毋貪廣毋慮長輕勢位而重天下廢私智而聽賢良

毋貪廣則不窮兵黷武與民休息而境自安毋慮長則不橫征暴斂取民有制而動必謹輕勢位則上不驕重天下則下不害廢私智則無自用之誡聽賢良則收才智之益矣爲國者其奉爲龜鑑哉

百工以時民無怨夫征伐以時戍無怨卒遊獵以時鳥獸得以生息草木得以蕃實此皆澤及生民恩被庶物之實政也

時之義大矣哉天以時育物地以時成物人以時享物天失其時則不生地失其時則不生人失其時則無以收萬物之利甚矣時不可違也亦不可失也惟是百務以時則人民無怨庶物咸熙而澤之所及者廣矣此爲君之實政也

開諫門塞佞路正已以示百官型天下

諫門開則過日聞佞路塞則邪日遠正已以示百官者欲正百官必先正已也已正而後百官正百官正而後天下型型者式法於人而人法之也古之聖賢有置木書諫者矣達德王置木于朝門外召人書諫言于上海得諫則欽聞而改之有懸金買諫者矣大賢爾里懸五百銀錢于門首有能諫一事者予之皆足以爲萬世法也

人君體天懸日月以利人垂雨露而潤物凡有所施不望報也人君法地負區宇而常然包河海其如素凡有所加不辭責也常然不遷也如素依舊也天懸日月垂雨露而無望報於人之心地負區宇包河海而無詖責於人之意人君亦能普施而不望報任重而不辭責斯之謂能體天斯之謂能法地

君志在民不在位寶德不寶財省民困安民業賑饑扶危優賢養士清盜賊通商賈寬刑薄賦旌善討逆皆所以順民情而成已德也

民者立國之本德者致治之源自省民困以下凡十二條經謂皆所以順民情成已德則有國者亦可以識其要矣蓋志民寶德則無不勤之政不在位不寶財則無自利之心省民困則民無湮鬱之情安民業則民樂農工之役賑饑則無逃亡之患扶危則無夭札之憂優賢則山林隱逸聯袂而登養士則賢良方正拔茅而進清盜賊則道途無塞通商賈則財用有資寬刑則斷獄從輕而囹圄之生活者衆薄賦則惟正易供而閭閻之沾被者深旌善則獎厲鼓舞民爭趨於善良而風化自亭討逆則止奸禁暴民皆安於衽席而雍熙自致凡此皆民情之所喜樂者也順之則民樂矣民樂而君有不樂者乎君民同樂王者之功成焉功成而德著德著而爲王之道始盡

臣道

臣盡其爲臣以忠其道四正也高也定也寬也四者臣之四維也用於君宜於君用於民宜於民

忠也者以心致之於君而無一毫之欺隱也盡忠之道四一曰正正其身也二曰高高其志也三曰定定其心也四曰寬寬其量也正其身則君不褻視我而言易從高其志則不希寵於君而道易行定其志則矢志靡他而君益視爲腹心寬其量則包容協恭而君益委以國事所謂用於君而宜於君者此也正其身則聽斷必公而無枉屈高其志則包荒不入而無私情定其心則法律有準不因細言而輕賞罰寬其量則仁恕平允不因小過而試桁楊所謂用之於民而宜於民者此也

四者臣之四維維柱也屋得四柱而立臣全四者而忠缺一不可以稱忠矣正高定寬四者皆由不日

學問將致君澤民之理講求有素一旦得君而事取隱居所求之志一一見諸施行乃能不邪不畔不搖不刻有是四者以全其忠非委質之後所可襲取也有心世道者安可不豫也乎

聖人曰民道在君民行在臣君臣一德天下咸寧

此一節言下民之所攻習在君臣之所崇好也一德不二不雜之謂葢君崇正則萬民歸於正君好異則萬民趨於異故曰民道在君也百官受命於君身體力行多方化導則百姓率從故曰民行在臣也君臣同心上下一德勉天下以善不雜於異端邪說則民心歸一而天下咸安矣

君者主之影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也故賢臣事君無時無事不以心致之於君屋漏之中如對君面如聆君言

由君指出主來正以見其當忠也一時不心於君即爲不賢一事不合於君即爲不忠故雖處屋漏如對君面競競自持如聆君言凜凜自勉謹微慎獨亦猶念主而不可須臾離也無時無事五句是忠君之極致而屋漏三句則又無時無事不心致于君之極致也

此一節就念君念主對舉而互言之即上節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之意葢君爲有象之主主爲無象之君念主天道之首功念君人臣之首行兩念而兩不忘則天道人道一以貫之矣

教不同不相爲臣無已則必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

此一節言君臣異教則不能爲治爲仕者之所宜審處也葢教不同則爲禮不合而君臣行事不無相背君臣相背則不能爲治矣設有不得已而爲之必其事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有害於道雖有利於民弗爲也是治末而喪本也無利於民雖無害於道弗爲也是圖榮顯而務虛名也

甲兵雖強不如君仁之能克也城郭雖固不如

臣忠之能守也

甲兵城郭皆不足恃所可恃者惟君之仁與臣之忠耳蓋甲兵城郭乃顯然之形勢君仁臣忠則又無形之甲兵城郭也無形之形勢最強最固也語曰以德可以服天下以力不可得一人此之謂也

較有形之形勢爲最強最固也語曰以德可

上體君心下恤民隱察社稷之安危審敵人之動靜凡有所見身先衆庶而亟圖之

體君心則上不憂恤民隱則下不困察祖稷之安危以安其內審敵人之動靜以防其外人臣全此數者亦可以盡其爲人臣矣

賢臣治事於未萌才臣治事於已見庸臣待事滋蔓而莫能治也

治事未萌非有幾先之哲者不能故惟賢臣足當之迨事至已見莫可及矣然苟能彌縫其缺匡救其災則猶不失爲才臣也若滋蔓覆載之中無物不備而能開物成務者非聖君弗治智斯下矣故曰庸臣

賢相未可也

此一節言治國不可與無益之工利已而勞民也開物者開導其物使知其用成務者因物付物使各得其當也蓋人非聖賢則處物不能盡當措置不能咸宜而能興作盡合於理者鮮也且凡興作有勞多而益少者有勞少而益多者其爲利益有利於一已者有利於萬物者凡事勞少而益多者則行反是則不行利於萬物者則行利於一已者則不行

審量而後興作民不勞而成功易是大聖大賢之所爲也

君以代主臣以代君伸屈平冤而反以致枉是求醫於毒手也

此一節言人臣代君治民當用法平允不可任私而枉民也眞主憫下民不得其所將權位付與帝王以代理之帝王委託於相相足本乎一體相任與百官猶心使身身使手足伸冤望之平猶病代而不相違者也屈望之伸冤

求醫苟不能治而反害之非求醫於毒手乎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二終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九霞丹巖參訂
棠邑劉可大簡菴較梓

兄弟之道

兄弟盡其爲兄弟。以協義。

協者。共力同心之謂。義則事理之宜也。言兄弟之所以盡其爲兄弟者。不在務友于之名。而在并力同心於事理之宜。分解見後

兄之道在寬容。而不嫌弟之不足。在仁愛而不忌弟之有餘。在體恤。不以繁重累之。而傷其筋骨。在涵養。不以小忿與爭。而破其情懷。

此專言爲兄之道。不足有餘。如貧富貴賤。智愚巧拙之類。謂兄之待弟。當如父母之待子。父母之於子也。同一愛養。未嘗分別大小聰拙。則兄長亦當體貼父母愛子之心愛其弟。設弟有不足。不可憎嫌。弟若有餘。不可忌妒。有重事。以身先之。勿貽苦累。遇小忿。以幼恕

之。勿與較量。惟恐一有失所。或致傷損。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爲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爲兄之道不可不盡矣。

弟之道恭而敬。順而安。循事而勵。有屈而不慍。此專言爲弟之道。恭以貌言。敬以心言。順不違逆。安不勉强。勵自勉也。慍含怒也。謂弟之敬兄。亦宜與敬父母同。蓋兄長爲父母所依任者也。兄强有力。則父母不勞。兄能任事。則父母無憂。兄先我而生。侍奉膝下者久。能體兄有事。勇力爲之。勿作推諉。兄有屈我處。怡然忍受。不慍於心。凡所以事兄者。惟恐一有不盡。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順父母也。兄有事。勇力爲之。勿作推諉。兄有屈我處。怡然忍受。不慍於心。凡所以事兄父母之心。敬兄即所以敬父母也。順兄即所以順父母也。兄有事。勇力爲之。勿作推諉。兄有屈我處。怡然忍受。不慍於心。凡所以事兄者。惟恐一有不盡。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爲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爲弟之道不可不盡矣。

聖人曰。兄弟同本之枝。並蒂之果也。能無和乎。此下三節。合言兄弟。兄弟與弟形雖分而源則一。作爾我觀。已是不可。況不相和睦乎。如一木同生數枝。枝枝相讓。未嘗相觸。一蒂並生二果。果果相依。未嘗互擊。草木若此。矧人爲萬物之靈。同出一胞。豈可不相和睦而反相傾害乎。此聖人見有兄弟不和而嘆之辭也。

聖人曰。吾身親身也。吾兄吾弟亦親身也。傷兄弟不即傷親身乎。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因其爲父母之遺體也。吾兄吾弟。非父母之遺體乎。而可以毀傷乎。

古人以孝悌相連。其義深矣。蓋人能盡孝。未有不盡悌者。悌即以不孝詒罪。

兄弟義共天下與頌。兄弟義睽。天下與戰。頌稱揚也。戰爭敵也。兄弟和則子孫觀型。鄉里取法。人將共稱其德。不然。骨肉之間。既已乖傷。其所以待人者可知。手足而外。安得不與之爲敵耶。近有兄弟不和。反與異姓相親相密者。是忘其親愛之本也。其本既忘而人

復與之交。寧不自危乎。語曰。無兄弟者無友又曰。友不悌者非友也。亦大可思矣。

兄弟如手足。右先於左。自然之理也。故任事之責。在兄不在弟。

此一節專言兄之待弟。言既爲人兄。一切家事。當力任其責。不當更諉之於弟。蓋兄弟有長幼。猶手足之有左右也。右强於左。凡臨事。右必勞於左。兄長於弟亦然。凡事之或甘或苦。俱兄先而弟後。不得自居安逸。而使弟常勞苦也。

兄之惜弟。猶右手之惜左手也。右先之。左後之。左弱於右也。

此一節又申言上節未盡之意。言不但不當諉責於弟。更當深愛其弟。一如右手之愛左手也。不忍其勞。不責其短。不以已之所能。而强弟以不能。此兄待弟之道也。

右手持重。左手副之。非有所命致也。

此一節專言弟之待兄。謂兄固不當諉任事之責。而弟亦不當盡付之於兄。宜如左手之副右手。不待命令而致之也。

右手操刀。誤破其左。未有左亦操刀。復傷其右者也。左足舉踵。誤觸其右。未有右亦舉踵。復觸其左者也。兢兢而不再陷於失可也。

此一節又合言兄弟。謂兄或不愛其弟。弟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兄。兄弟或不愛其兄。兄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弟。蓋兄弟之間。自幼至老。周旋最久。豈無一語之失。一事之誤。但能相忍相讓。諒其誤。忘其失。兢兢焉惟恐落於讎報。則無不睦之兄弟矣。兄弟睦則父母安。父母安而親親之道盡。此則踰手足之義也。

一齋曰。人若知兄弟實爲一體分爲二身也。則無不和睦之兄弟矣。人若知兄弟雖有二體而實爲一親身也。則無不敬愛之兄弟矣。一體之中。肯相凌瀆毀傷乎。大可包小也。上可

澤下也。則凡爲兄者。當先施愛於弟。且不僅愛而已也。設若父母之愛。或有不及。則我仍加愛以補之。以成父母之愛。而父母益歡。父母有所惱怒。則我用婉言勸解。以回父母之喜。而父母益悅。斯皆成孝成悌之法也。孝子事親。愛其所愛。父母所愛。有甚於子者乎。是以篇中諄諄愛兄弟。正所以愛父母也。成吾之悌。正所以成吾之孝也。人有不能見及此者。相爭相害。至於父母勸勉。亦不能同歸於好。其爲孝乎。爲悌乎。人道以孝悌爲本。孝悌廢復可言人道乎。是故欲盡孝者。先當知所以盡悌也。

朋友之道。

朋友盡其爲朋友以忠信。其道三。始於合志。中於合義。終於成全。成始成終。而朋友之道乃盡。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一曰相與善導之謂忠。相與成全之謂信。忠信之道三。一曰合志。交友必有所爲。即其志也。或爲天道以鼓舞于功行。或爲人道以勉勵于倫常。或爲經營合義通財。或爲謀幹同心任事。諸如此類。皆志也。凡交友必先閱家志不合也不得爲友。二曰合義。義者事之宜也。凡交友必求合義。志同而義不合。不應爲友。如二人結友一爲習學謀仕。一爲治生養志。志同則友。不同則否。如二人結友。一欲以理致財。一欲以非理致財。志雖同而義不合也。不應爲友。三曰成全。全其所志之事也。暫時附會中途而止。非友也。必相資相勉。有始有終。至於德業成全。初志完畢。乃爲忠信之友。忠信立而朋友之義正。德業成而朋友之道盡。

聖人曰。良友者。兩世之福。

良友忠信之友也。兩世。今世後世也。人得良友則生前藉以成德。死後賴以留福。故爲兩世之福。

聖人曰。良友者。照垢之鏡。療疾之醫。

借鑑良友。則己之妍媸立見。故曰照垢之鏡。得友針砭。則身之邪僻立除。故曰療疾之醫。

朋友爲我之半。是第二我也。

兄弟不可分爾我。朋友亦不可分爾我。兄弟

我同氣朋友我同德也爲我之半者合之則一之意也是第二我者言我一我彼亦一我合而一之之辭非析而二之之辭朋友如日月相代而不相悖此一節乃申明上節第二我之意日月異體而同德者也日麗於晝月麗於夜循環相代而實不相悖故其照歷久而不衰也交友者求其歷久而不衰亦如日月之相代而不相悖斯可矣

知交友之道者比德不比勢比有互相矜勉之義古人交友爲德故曰勉於德德有不足於人即爲恥今人交友爲勢故曰爭於勢勢若少弱於人即爲恥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交友者盍返於古乎

友有三曰義友利友戲友也君子友義小人友利蕩子友戲

義友矜善比德之謂利友摯施圖報之謂戲友縱樂讙洽之謂君子尚義故友義小人尚利故友戲也君子友義故終始不渝小人友戲故樂極則離

交友貴乎久觀其行行與德合然後與交有一不稱勿與交也

交友者先視其事親何若處兄弟何若事親處兄弟而不悌慎勿與交

此則識人以行之法也孝悌百行之本事親處兄弟而不合區區文藝安足云

一齋曰人有良友則無事不借以有成古來賢人君子有道德學問而不成於其友者乎有文章功業而不成於其友者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凡有缺陷而不得情理之正者朋友皆可爲之周旋調劑而使之歸於全美也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蓋共所成就者多矣有資其侃侃直陳而得以自悔其過者有因其旁引曲喻而卽爲潛消默化者有賴其隱微消釋而保全無窮者有借其才力通融而建功立業者五倫中朋友之爲功不亦大哉然我望成於友友亦望成於我也若只求友之成全我而我不有以成全夫友也大可愧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四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江左馬助佑上泰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輯梓

民常篇

民常有四曰居曰用曰服曰食乃生民日用之常需茍有合義不合義之殊則有宜行不宜行之事此篇分述各類之所以然使民識所宜行庶無悖於義也

總綱

維造物皇恩誕敷寵錫加我愚氓品類時出皇誕皆大也敷分布也寵愛也錫賜以物也氓與民同品類萬物也時出因時而生也眞主施化之恩克彌無盡專注於人者至極而無以復加故造天設地章日月陳水陸皆爲斯人覆載之計耳迭運陰陽生物色化品類皆爲斯民安養之利耳總之眞主好生使蒸民既得以生活復得以安享則幷幪之德至

高至厚不可勝量矣
五室以居木竹石土革
此以下分述品物之等類也木竹以作宮室
石土以作垣壁作窖革作帳房五室備而民
居奠矣
五鑛以用金銀銅錫鐵
金銀以通貿易銅鐵錫以造器用五鑛備而
民利普矣
五服以衣棉絲麻葛裘
棉絲常服麻葛夏服裘冬服五服備而民不
寒矣
五食以食穀蔬果肉飲
五食所以和榮衛而資頤養者也穀曰陽補
爲食之本蔬曰陰補爲食之附果曰味補爲
食之資肉曰膏補爲食之養飲爲五補之君
而諸味賴以調和五食備而民不饑矣
五食各五稻麥稷麻豆五穀也
稻曰嘉穀麥曰常穀稷曰翼穀麻曰資穀豆
曰補穀五穀皆屬陽陽以補人人之所賴以
生也
蔬瓜苔藻原隰五蔬也
蔬圃生瓜藤生苔石生藻水生原隰野生野即
菜
五蔬皆屬陰所以輔五穀之陽也陰陽調濟人之所賴以長養也
果蓏藤實藻實土實五果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蔓藤實如葡萄萬葽陽桃之類藻實如蓮實菱芡實之類土實如地栗雪桃土露子之類五果皆味甘甘以飴人人之所賴以滋智也
飛走潛穴嬴蟲五肉也
飛肉性輕走肉性行穴肉性靈潛肉性清嬴肉性勁五性皆利於行而資人勇於爲道也
又五肉者稟五行而生各得一行之精飛肉得木之精走肉得金之精穴肉得土之精潛肉得水之精嬴蟲得火之精抱五精以益人愈見人秉天地之靈超萬物而獨貴也

廣義飛肉得木之精者從林而居故羽毛翎
翮有枝葉扶疎之象其飛舉也有凌雲
之勢走肉得金之精者從山而居故
俯昂起伏之形穴肉得土之精者從穴而
居故形質有蘊育之象其運用也有含靈
之奇潛肉得水之精者從江海而生故鱗
次如波紋層疊之狀其優游也猶潮汐來
復之自然羸蟲得火之精者藉腐草折木
而生故爲物也時見時滅其見也如火燄
之易盛其滅也如火燼之易敗其奔趨飛
止振振蠢蠢如火之動烈而騰燿也大都
眞主造物有次第焉有純駁焉探五行之
精以滋草木草木之精以滋鳥獸鳥獸之
精以滋人身人身之精以滋其心心得天
地之精以滋乃能生大知大覺以達本來
良知良能此人所以獨秉天地之靈爲萬物之至貴者也

水乳果漿花露蜜五飲也

五飲滋潤肌膚通利諸體各有功用不相代也水利於肝而血脉藉以生乳利於腎而筋骨由以强果漿利於脾而膚體得以快暢花露利於心而神明得以宣朗蜜利於肺而生氣得以流行內外得以調劑五飲備用斯衛生康樂而無患也

類凡四十以備

眞主造人物多用四十數以成如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坯土四十晨其後男女媾精四十日而成胎又四十日而成血又四十日而成肉又四十日而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而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見機智四十歲而壯虔誠四十晨而通微達隱母撒齋四十日聆眞主之言聖人四十歲而受命行教列聖多以四十歲而見功績故所以養人者以四十數而備焉

以利民事以弘道績老得以終幼得以育

績功也四十品類之物乃利民事之需弘道之助老者以此養幼者以此育天道人道藉此而修四十數之該廣如此

嗚乎皇恩厚哉寵錫殷哉

嗚乎咏嘆稱美之辭殷衆盛也此總上文之義言眞主恩寵命物顯用屬意於人者至大至盛也

維造物皇德大垂眷顧重我生民張陳萬物民用是足我民不智亂厥置位聖人明聰無忤無

拂審形辨義以物付物順物材物以不負物物乃乂義乃成民斯利益

眷顧寵愛之至乂安也眞主寵愛生民故造化生靈張陳萬物一聽我民之取舍初無禁忌也乃我民生而愚昧迷形蔽理錯其位置亂其性而謬其宜大失造物之意由是眞主委命聖人明而能視聽而能聽大知而能解悟審物之形象察物之義理宜於用者用之宜於食者食之宜於驅使者驅使之因物之義成物之事以不負物之所生皆各得其當而安其位也物安則義成義成而民之受以爲利者乃有益而無害也

集義利而成德以德報德是爲至德

主之所以授於人者曰利人之所以全乎主者曰義義與利分則爲禍義與利合則成德德乃爲至德

嗚乎皇德深哉仁愛淵哉名無可名意無可意此復總上文讚眞主之德愛深厚而不可以思議窮測也蓋眞主授物於人聽人取舍乃人有不智取舍失當眞主憫之復委聖智爲之宣白孰可居孰可用孰可衣孰可食條理明析位置恰當人因之而利物因之而安人復即此以建盡人合主之功則主之恩德及人者豈可閾量也哉故其德之不冒蕩蕩乎廣遠仁之浹洽浩浩乎淵深即普世之含靈蠢性者盡其智之所能亦無能名之窮其意之所思亦莫能意之故其默運潛被於橫豎間者惟曰無可名無可意也

居以安用以利衣以衛食以養

居所以安吾身者也用所以利吾身者也衣所以衛吾身者也食所以養吾身者也身必需此四者而生猶室必得四維而立也居用服食民之常安利衛養民所享

居用服食。民生處世之常。貧富貴賤一也。安利衛養。眞主命人之祿。智愚賢不肖等也。人雖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終歲營謀者不過欲全此四者而已。主雖有恩威賞罰之不同而今世誕育者不過公此四者而已。夫人得此常享。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濟已濟人之功。賴以成全詎復有餘望乎哉。

常享主祿。企止主德。秖奉主命。以終主福企專望也。秖專適也。夫人受享深厚。豈徒貿貿之義。其事維何。在專企眞主而求配其仁愛之義。又在奉承主命而宏其道妙之功。配主德。宏道功則天人之幾在我。夫而後無憂無慮。終爲主福祐矣。此報德之効。正人之歸也。

居處

居近仁。處執義。非其隣不宅

居近仁。專言卜居者。必擇仁里而居也。處執義。則兼出處而言。簉仕必以義。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非其隣不宅。謂既居矣而隣非正人。則去之。以就於正也。近仁則觀法思齊。日進於高明矣。執義則不爲苟祿而致謹乎進退矣。非隣不宅則潔身遠舉。不爲穢俗所累矣。若夫不磷不淄。導愚化頑。歸民于善。聖者之事也。守正立型。隨事感悟。大賢之事也。能如是則宅之。苟非聖賢。既不能導愚化頑。又不能守正立型。反恐爲習俗所染。故不可不遷而去之也

穆民忌野居野近愚。城近知

野居荒僻。孤陋寡聞。既爲賢知所不到。又爲習俗所漸染。故其人多愚。我日與愚者相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愚。不可得矣。至若城市都會。賢智畢集。進有所請業。退可與從遊。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我即至愚而日與賢知相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知。亦不可得矣。是在人之知所忌憚耳。雖古來穴居野處不乏聖人然而天縱聰明。寧幾人哉。後世才不逮聖

而又好爲野居是以愈遠愈愚愈孤愈陋豈政教之不足哉抑其心無所忌憚而不能勉於問學也問學既弗明習染又最深則言行自不免於悖戾心志自漸墮於迷謬矣是故君子最忌野居也

先隣而後宅以親賢正此甚言擇處有愼始之道也選宅者必先察其隣里賢否然後視其宅之合宜苟不愼重而遽處之恐有近朱近墨之害矣即或免於其害亦未能見益於我何如擇仁里而居之就正有道日遊於聖哲之鄉耶志道君子其加謹哉

不危居

巖墻險崖多水患野獸之處危身命者　兵燹賊警之所危財貨者或異端邪說盛行之地居之易受其染者危心性者皆危屬也宜勿居之

不孤處

居必有隣隣所以保身財又所以輔德性者也三室而一人處之謂之孤三里而一家居之謂之孤一曰凡於居所靜夜呼之其聲不聞於他所者爲孤郊行夜行野宿無伴隻身爲客或入敵國或交遊異端俱謂之孤居家處身者切宜愼之

不坐臥於寺

寺禮拜寺正殿也必以功課入之非功課不得閑遊坐臥於其中若正殿傍舍非常行禮拜之所無論

不久寓於違譯之鄉

凡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處即爲違譯愼勿教之人不得輕往其地或往焉亦不得久寓恐習俗易移也

墳原不寺

墳墓之地不建禮拜寺亦不得建於其側若萬不得已必寺中宜禮其聲不聞於墓可也

國囿無家

國囿帝王之苑囿也官民皆不得搆私室於

其中亦不得耕獵於其地總之地屬國官不得侵地屬官民不得侵此禮界也

禁地之中無敢私舍

禁地天房周圍之地也天房又名主室方云克而白在天方默克城即萬方朝向之所也凡宮墻之內無論帝王官民皆不得搆舍於其中因其爲天房禁地也此與國固無家同出一義也曰蓄密通宅見在禁大蓄密通宅原附于宮墻之外至默合帝亞開廣禁地蓄密通愿捨其宅遂收入禁中矣因其宅爲蓄密通日夕功課之所故存而未毀凡朝覲之人必遊歷以觀其勝焉

男女之中有大嫌焉少幼不共席鯁寡不爲隣

十歲至十五歲謂之幼十六歲至三十歲謂之少男而無婦謂之鯁婦而亡夫謂之寡吾教最謹最嚴者無過男婦之禮以其爲人道之大端也故五倫以夫婦爲先聖教以男女爲始男女雖少幼非骨肉之親師弟之誼不得共席而坐男婦鯁寡非實有廉潔貞節者亦不得比隣而居總以避嫌爲緊要也

淫亂之家不過其門

慎嫌之道不惟不親其人尤不覩聞其事不惟不履其境尤不經過其門此守禮慎獨之法也

非我族類必有表記

非我族類者敵國投誠之人邊遠異服之人皆未入教而居我天方者也天方國制其人居宅必在僻徑不居大路通衢蓋鄙之也其居宅門首必有表記或書名於門或揷荆棘於楣或懸草綏或書物欲使人一見而知其非我族類也

凡我中域不容殿若堂不容祝虎院祝乎德寺俗謂挑筋教也佛室道觀即今僧道所居招提廟宇之類天方聖教言理最眞爲法最嚴凡屬中國地絕不容外教人建寺立廟於其中恐邪焰狂波眩亂吾民也故天方大國稱省會名都者凡九十有四絕無一佛室道觀及他教

之寺宇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四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五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石城馬禹錫洛文參訂
山陽楊斐葊淇益較

財貨

財貨非義不取。非禮不用。百官非禮不納朝廷非禮不稅。

財貨取與皆節以禮義。則無利欲之撓而爭端息矣百官非禮不納則無賄賂之私而刑賞當矣朝廷非禮不稅則無苛索之弊而黎庶安矣民富國强上下安樂由乎此也

財貨聚以合衆以聚財。仁者疎財以合衆不仁者分衆以聚財。

夫財者民命之所寄也民以財市以財賈以財集猶魚潛於水而貪之也故一聞財利輒往趨之此今古所同然者也爲上者寬征薄斂賑饑恤貧養老慈幼不吝帑藏之財以解民困被其澤者有不父母親之而元后戴之者哉其合也以疎得之此仁者之爲也苟或

橫征暴斂額外苛求民多菜色而血比難堪
野無孑遺而追呼不息惟知剝取民財以飽
其欲被其虐者有不願逃其網而輕去其鄉
者哉其分也以聚致之此不仁者之爲也
仁者悠久不仁不常
仁也者大造生物之心也人有此心是爲恒
心有恒心者享祚久長福有攸歸也不仁也
者即失此心之謂也既失恒心傾覆及之何
常之有

聚斂之家鮮克有終
貪積不舍謂之聚科取無道謂之斂鮮克猶
不得也有終謂永享而有後也今世得好子
孫承受之後世得好福報安享之皆謂之有
終貪積不舍不仁也科取不道不義也不仁
不義而欲永享有後自古無聞也

四民之資在乎業業無大小惟近於仁義者爲
正業無通塞惟本於忠信者爲公
四民士農工賈也所以利人者曰資所以致
資者曰業愛物利民曰仁取與以道曰義時
行曰通滯泥曰塞無欺於好醜曰忠無事於
詐僞曰信士盡其學農盡其力工盡其能賈
盡其有言語信實買賣公平稱量度數不以
入加不以出減不虛託本利不謬稱好醜不
全已虧人無諱無匿是可謂公正也矣

勿蓄粟
勿糶音叫
限期取利也詳見後

積穀待價日望歲饑有幸災樂禍意非仁人
君子之存心也販粟者隨糴隨糶不得留積
倉廒以待大價若係自積防饑或本田收穫
者無論

勿蓄良人
良人本教男婦也庶母許良允贖者皆與良
人同庶母妾之有子者蓋妾既生子即是良
人許良奴婢業主人許約放釋者允贖
者奴婢得主人允
諾以價贖身者　不容買賣買賤得良則釋
之無力釋之則退之

勿市諸所禁
豕酒醬血一切生人身之物如乳髮糞及自死之肉畜自死者或畜殺者同皆不可貨賣若有不可食之物將死如驢騾等宰而賣之可也自死之皮治過賣之可也
妨義者忌
屠宰造金銀器鬻喪葬物買賣盜逃皆有妨於義者也屠宰則心失仁愛日肆暴狠造金銀器則心沉技巧日滋繁華鬻喪葬物忍人之疾疫也買賣盜物逐僕自罹於殃禍也凡此皆宜忌之
贅利四等一同類之物借償而有差二同類之物當贖而有差三同類之物類之物因美惡不等交易而有差所謂差者輕重多寡之謂也如以金易金以銀易銀以麥易麥以粟易粟而有輕重多寡不可也借金償金借銀償銀借麥償麥借粟償粟而除本加利不可也贖當加月利不可也美惡加成色不可也

聖人之於民業也最嚴交易而加利恐欺弊由此起耳凡同類交易而有加者不出二故或因好醜不等或因時際不同此好而彼醜則醜者當加於好者矣不知醜之爲醜甚不一等因而加之之法亦甚不一等之中則欺弊之端起矣如以銀攙金以銅攙銀以水潤麥以灰餘米皆弊也此時此處付之而於彼時彼處償之此何須加而必加之者必此貴而彼賤也此勞而彼逸也若此貴彼賤則兩相作價如價償之此勞彼逸則償其勞之之價皆不得溢加苟無貴賤勞逸僅爲借當斷無容加矣何也凡來借當者必皆無力之人在有力者當念其貧苦恤其饑寒出已之有餘資彼之不足何容多取其利乎此天方仁義之風也今居此地在本教人仍遵聖制其於外教便易行之可也權法經云類償類而有大小美惡之不同不加則不值如之何曰無已則作價價謂將兩物各作時價如價償之又云借金銀營運累月不償或無生息如之何曰無已則量利計謂量其營運計

若干本每月得若干利而以得利之數均分之若駁計一人出本一人出藝之法也或曰寡婦孤兒有財自不能營運將財與人限期取利可乎曰不可此當如領本之法按所得利平半分之後孤寡之財經律甚嚴毫無苟取與尊常借銀不同蓋孤寡交財者寧可有餘不可不足蓋慎之也○大凡交財一道不易易也今之風俗大行借財營運多不能終始清結其故有三一限期取利不顧賺折二任意廢用不思財非己有三凡借財者必無力或不守本分之人無力不守分貪奢負累政敗之道也有此三故所以不能終始清結貽身後無窮之悔也悲夫

冠服

服有常制有常級非其位不服其服

冠服者明尊卑辨等殺分中裔別貴賤聖人製之垂天下萬世而不容易也常制一定之式也常級一定之位也常制凡五曰金繡王之服也銀繡臣寮之服也綠帛士服也素布民服也短褐吏賤之服也常級凡九曰王也侯也冢宰也百官也道者也學士也庶民也吏也奴也五制九級之服各有定式各有其位居其位而服其服不相紊也

王衣金繡冠冕旒

金繡赤金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雜繡狀若此地袞服第繡尚山水藻卉之文不用鳥獸龍鳳之象冕旒亦與此地畧同第旒皆後垂前如纓絡狀皆用金索貫珠寶爲之近制尚弁冠冠上着頂頂之數不一視所屬王國之多寡爲定掌一王者一頂掌二王者二頂掌四五王者則四五頂頂皆重寶爲之天方稱大國者九十有四稱王者五十餘方云蘇魯禮稱帝者七方云墨江奇而復統屬於魯密之一君所謂帝之帝君之君也其冠但一頂無二

諸王同服而繡旒有差

諸王亦服金繡第繡藻卉無山水亦冠冕第後旒無前纓弁冠無頂

冢宰銀繡金素

銀繡白銀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雜繡狀若此地朝服金素金織無繡者也百官銀素以職異制

銀素銀織無繡者也百官品第不同其制自

異然其所異者亦以當時所尚耳無定式故不詳

士緣帛

緣帛飾衣邊以繒帛也道者之服同狀而無緣

民素布狹其袂

民則素衣用布無帛無緣民服之袖廣不過一尺

冠一以巾以職異制

自王以下皆冠冠巾合品職異制度也巾之制古今不同尊卑不同長幼不同方隅不同各以時尚焉無定式亦不詳

吏奴短褐襟裘膝袖至腕

役於官曰吏役於民曰奴又云官役爲吏私役爲奴褐粗布或毛織之衣短者袖之長不過於腕襟之屬皆曰繒曰帛經緯皆絲也男子民不衣帛

凡絲織之屬皆曰繒曰帛經緯皆絲也男子勿許服若絲經棉緯或棉經絲緯可服故巴國緞可服而海子絨不可服也巴國天方地名所造之帛柔細光亮儼然絲緞其實絲經棉緯也故可服○海子絨似絨羯而極細以水犀絨織之服之無礙今服海子絨者甚多水犀非可多得之物民乃謬用桂絲結者甚多水犀非可多得之物民乃謬用桂絲音畫結絲也織之爲絡絡綿紬也擬其文理以充海子絨名緣狀雖同其實帛屬也經緯皆絲故不可服緣

冠裳以繒帛量四指不容過繒帛作枕作衾褥作門帘作肩羽作戎服裝潢經冊俱可

不以金銀飾

男子不以金銀鈲冠帶不以金銀作戒指不以作指印除有職凡一切器皿什物如壺碗鏡硯椅桌牀厨之類皆不得以金銀打造鑲鈲若造兵戎飾鞍馬可也

惟婦女金帛無忌

婦女之飾以釵鈿故用金銀宜也婦女裳服有柔順之道故用絲帛宜也宜者用無禁然非必當用之也使爲婦女者不知儉約日肆侈靡可乎故凡金銀器物鑲鈲與男子同忌之

男子不衣艷色庸常不服金印奴賤不衣衫襖艷色紅紫之類金印有顯職者用之衫襖良人貴者服之

禮官尚白刑官尚黑聖王尚綠庶民土黃吏役青靛

禮貴誠潔故尚白刑屬幽陰故尚黑綠乃天授山原草木之正色其色尊故聖王服之土黃地土之本色也其位卑故庶民服之青靛雜變之色也能藏垢納汚故吏役宜之吏在官奴役服青黯色觀服色之辨天方之禮制微矣哉

毋着異冠毋服異服

僧帽道冠毆羅絛祝虎帶浮圖衣皆異冠異服類也俱勿許服聖人曰方乎其人則屬之不可不愼

時王之制屬國遵之可也

古今冠服異代不同異處不同凡居屬國遵而服之可也至入寺瞻禮之時犬祀朝會之際以及喪葬大事仍着弁爲存古禮弁古服也其形制上小而尖下大而圓用羊鞾鹿鞾布韈皆可爲之有單有夾有棉有六縫十二縫二十八縫天方之人多用布弁六縫從簡也○或曰弁冠天方之服也居東土而服之未免爲異服矣曰子以弁冠爲異服耶子亦知東土先王之制乎周禮曰天子皮弁以臨大祀六經圖式弁上銳下圓鹿皮爲之用十二縫視吾之所謂弁冠未見少差然則冠服之制原來大同弟後人未之察耳不考古禮不服古服則不知古人之所用而遂以弁冠爲異服子之議將誰歸耶抑或尊貴大事用之鄙賤之事不用可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五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六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武林丁　灝昜菴參訂
山陽楊斐菜淇益校梓

飲食上

飲食所以養性情也。以彼之性。益我之性。彼之善性。則益我之善性。彼之性惡。則滋我之惡性。彼之性污濁不潔則滋我之污濁不潔性。飲食所關於人之心性。豈小哉。

飲食上篇言可食者。不可食者。茲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言可食下篇言不可食。下篇言不可食。分述詳明。學者審之。勿謂一飲一啄之細。非成已成物之基也。聖人曰。一口不潔。廢四十日功。可勿警歟。

飲食惟良。必愼必擇。良以作資。乃益性德。人之所賴以生者。飲食也。飲食性良。則能養人之心性。苟無辨擇。誤食不良。反有大累。何能養益乎。惟智者愼擇可也。

禽食穀。獸食芻。畜有純德者良。

棲林曰。禽。居野曰。獸。家豢曰。畜。良。善也。凡禽之食穀者。獸之食芻者。性皆良。可食。一曰。凡禽似鷄喙者。食穀。似鷹喙者。食肉。獸蹄者食芻。爪者食肉。可以辨之。此言凡野禽野獸以獵取得。不知其爲食穀食芻者。則以喙蹄辨之。凡諸洲鳥。水鳥。食水蟲而生者。與穀食者等。天方人家有六畜。駝牛羊馬騾驢也。六畜中可以驅使而不可食者三。馬騾驢也。可以驅使而復可以食者二。駝與牛也。只可供食。不可驅使者一。羊也。六畜皆芻食。惟駝牛羊獨具純德。補益誠多。可以供食。非馬騾驢可比也。然馬亦有純德。但補益較少。故天方亦有食馬肉者。

若鷄鳧雁雉。穀食者也。

鷄種不一。有家鷄。野鷄。野鷄似家鷄而尾長。不甚高。聞人履聲。輒振起飛二三丈。遠復棲首而藏。人渾以爲雉。非也。竹鷄。似家鷄而小。又似鶉鴿鳥。居林竹間。多啼。味甚鮮美。杉鷄。似家鷄。頰青。色。居杉樹下。

蓌鷄有紅黃白數色。黃白者腹下必有赤毛。常食石蓌草。故名。此種天方甚多。秋
鷄。白頰長喙。短尾背有花白斑點。居秋田中。
拾秧粟。夏至後啄啄夜鳴。達旦。秋後即止
登鷄。與秧鷄同類。大如家鷄。長胸紅冠。雄
色褐。雌色斑。常鳴。秋月至。其聲止。駝
鷄。似野鷄而尾長。似雉。高三尺至七八尺。雄
者丈餘。背有肉鞍。似駝。可乘。致高遠。駝蹄
蒼色。張翅甚大。其
卵如甕。可作器。皆穀食者。有火
銅鐵火炭吐氣如雲出。
入火中。羽可織衣。避火。異種。不可食也。鳧種
亦不一。家曰鴨。野曰鶩。似鴨而小。喙短。尾長
水。
居洲曰鴨鳥。似鶩而小。尾禿。與鶺同類。
有一點黑。性定而不更匹。不
移處。贅而有別。羽五采色。常浮游于
居洲食水蟲。
棲水曰鵁青。似鴨而喙稍尖。又似鴛。鴦尾
鵁狀如鶺。無尾。身有斑麻點。喜羣飛。
則羣飛。晝則草伏。最避人。
穀食。眞靜天方
如寇性戀水。食魚蟲。皆性閑而靜者。雁有數種。家曰鵝。
野曰鵠。似鵝而大。有丹紅青白數色。喜羣飛。
比翼。不失次第。其翔極高。俗謂之天鵝。
鵝亭亭于洲。居曰鴻。雁。六曰鴻。小曰鯓。似鵝。
灘渚食魚。洲居曰鴻。雁。質多青色。飛翔如鵠。
行列不亂。知時候。不再
偶。性定。有義。食水蟲。
皆性曠而貞者。雉種
最多。有山雉。雉似雉。而色蒼黑。
海雉。似雉。而色蒼黑。毛羽棲山林間。食草實。
居近海山中。
鷸雉。長尾。多走。如鶴行。
甚鷸雉。形似雉。而色似鶉。睛
美。日之下。羽光五采。
復有深黃淡黃二種。黃多雄。
白多雌。其鳴卜卜。如自呼。
鷩雉。似山雉而小。冠背毛
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其飛輒諸
雉尤高。身色多赤。或曰即錦鷄。
鸐雉。形似
山雉。

而尾最長。脚較高。善鳴。或曰人面八翼一足。
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鸐者。異鳥也。另
是一種。
鵁雉。白色雉。又有白
黑點。或五色點者。
赤雉。似山雉而色紅。
如火。常立于晴日之下。人
喜鳴。性和靜。食草種。此一
以親之。疑爲火焚
墮東土所無。
棲山林而穀食者爲良。大與
甚穪。考之原初不過一二種。
狀愈變。凡人獵得。務察其
而穀食者。
他如鳩。鳥以鳩名者不一。此所云
方可食。
乃斑鳩。食五穀桑椹者也。
鴿。鳩屬。畧大于鳩。喜合。逐月有子。能飛行數
千里。知還家。天方人常
且識水性。穀。
鶺。小于鳩。頭小。尾禿。與鶺同類。
食有信義。
但飛高不及。不盈尺。穀食性貞靜。
鶺狀如鶺。無尾。身有斑麻點。喜偶鬬。畏寒夜。
則羣飛。晝則草伏。最避人。
穀食。眞靜天方
國當漢哀時。天雨鶺及。芋。故方民稱爲天祿鳥。鸝鳩。
多對啼。結韻如悲歌。
食穀及水蟲。性友愛。鴒鴿。野
下有白。我則見。多鳴。喜巢
俗名八哥。剪其舌。端能效人
鸚。背上青灰白。小喙。長尾。頭
下黑。如錢文。食穀及水蟲。性
鴿。而大。身毛色黃。羽及尾
色黑。食果穀。性情和暢。
尾田鴉。野鳥。灰色。狀
一如烏鴉。頂
白。喙稍短。常附于
田間。穀食。性廉愛。鶺鴒。水鳥。
尺餘。頷下胡大如
囊。沉水食魚。好羣飛。每爲食重。墜地。莫
能飛起。人獲之。剖得數升魚。脂甚肥。皮甚厚。
俗名。水鳥。大如鵝。而尖喙。
淘河鴛鴦。水鳥。紅頭。黑尾。頭有白長毛。質杏
黃色。具五采文。雌雄飛止相並。常
浮游于水。
鷺鷗。水鳥。蒼黑色。魚
性和愛。
浮游于水食水蟲。性閑靜。

鷺鷥。洲鳥。色黲白。頭翅背皆有長翰毛。項上毛毵毵然長尺餘。如絲。啄。頗長細。以目感而胎。好自低昂。雀。渚取魚食。脚長尺餘。如絲。啄。頗長細。以目感而胎。好自低昂。雀。似舂鋤狀。大。方有。亦色。羯色者。性皆廉潔。雀。林烏。色似鶉。雛大者不過盈握。喜伎人棲宿。堂簷間。俗呼爲茂雀。又爲麻雀。味香美。穀食。性。山鳥。尖喙如錐。長寸許。丹項長項。修尾。潔。鴝。質黃綠色。足青鶱色。舌最長。伸可一寸。之。半。剽木食蟲。喜食松栢實。俗名啄木鳥。性。專守。而廉潔自愛。天方名鳳德。鳳德。此云聖。鳥。葢以此鳥諸德備足。爲鳥中之聖云。故以供食。可以補先天之不足。作藥餌。可以收後天之有餘。訥言者。食其舌則能言。魯鈍者。食其腦則生慧。以其喙造筆則能書。以其睛灰點目。則能視久不眩。以其脚灰塡屨。則能行遠不乏。舌骨挑牙蟲立出。毛羽焚灰。愈瘋痙。狂譫。肉啖小兒。免疳瘡。祛痘疹。骨治骨弱。腸胃消。蒸疾。健忘者。食其心。鷓鴣者。食其肝。大

音者。食其頸骨及肉。頂毛畏虻蟲尾。毛辟邪。魅。血以食貓。能捕鼠。脂塗婦顧。使不妒。常食此鳥。可以終身不病。凡此或棲山林而食穀。或居洲渚而食水蟲。皆良可食。然非常食物也。

若麋麚麞麝。勿食者也。

鹿麋同類而異性。麚麝同性而異類。鹿居山陽獸也。麋居澤陰獸也。皆有角。麚無肚。麝有香。皆無角。皆野獸。勿食而益人。他如山牛山羊。山驢之類。與家畜同狀者。俱可食。

穴屬有兎。潛屬有魚。羸蟲之屬有龜。穴屬如獾。狢狐。鼠。狸。兎之類。皆緣木而生。惟魚。黿。鼉。之類。皆附土而生。惟魚。黿。鼉。之類。皆緣水而生。惟魚。棄水。性。之正。魚類甚。繁。大小。迥異。難以名數。第以魚。首魚尾。脊有刺。腹下有翅者。即可食。若形狀怪異。或魚。首而異尾。或魚尾而異首。或首尾。俱魚。而無。亦刺腹翅。者。皆不得食。大都水產。甚祿千形。萬狀。奇怪。不

蛺蝶蜩蟾蜍蠏之類。皆藉草木而生。惟蠏。掇。草木之精。華。蠏。又名螖。魦。西人名墨勒黑。生于荒歉之年。慣食天稼。者。刺德。貝七種。肖相馬頭。牛項。猴胸。鵾翅。鼉足。蛇尾。蝎腹。翅上有文字。曰。素面。雅。鳥字也。其文曰。雅主降。螖。以利。以福。義。利人。食。禍。禾稼也。時令紀曰。聖人遇歉食。蘑。憂。必致禱。又曰。聖人又曰。聖人聞者。刺德。德則真。論于衆曰。者。刺德。爲禍。宜往征之。葢謂。螖。禍民食也。今人有謂者。刺德。爲水族者。未詳也。

備其味也。兎魚蠏三種。亦穀食芻食而良者。每類食其一。拔其革。兎食之可。魚食之常。蠏食之變。利於大歉。

可者無禁之辭。非所常食之物也。若魚則可常食矣。蠏既非可食。更非常食。惟於荒歉之歲。將以廢生蓋惡其禍。蒸而以之充食也。

造物仁戚並用如此

牛羊作膳馬驢乘負

天生牛羊原以供膳生馬驢原以負乘牛可

供膳而復可乘負者以其德無不兼也馬驢

乘負而不可食者以其性有不善也夫六畜

有騾乃馬驢亂群而生者故弟舉馬驢而騾

在其中矣

駝曰大牲宜祀宜負

駝爲天方六畜之尊駝似馬而高頭似山羊

長項垂耳蹄紫黃跨春有肉鞍隆高若封土有蒼赤黃褐白五色性

靜而順喜潔惡卑濕受濕則病恐生癩疥糞

可愈啖青肥草不食噛過其臥腹不帖地屈

其足大者重千斤高八尺輕行而速踏蟲不

傷諺謂蟻聚遭駝踏以爲雲過也善知人意

人欲載輒屈足受之人欲下輒屈足待之能

致遠多日不食故天方旅人行遠者必用駝

執駝人計其所適至之路行三日無食則約

之以三日不食五日無食則約之以五日不

食貪期盡則鳴荒服之地常有惡風傷行旅風

將至駝先引項鳴以鼻口吸地人見之則以

趨避其患又沙漠千里無水有伏泉駝遇其

水駝具十二生相備五德羊首龍項鶏目馬

耳鼠脣蛇尾牛蒭虎胸犬腰猴毛兎腥豕趾

十二相也舒行而輕踏蟲不傷仁也一駝未

至一羣駝不飲一飲未畢羣駝不去義也一駝

爲之領羣駝從之不敢先不敢犯禮也風木

至而先覺水未見而先知智也約食之期不

至不鳴信也此之謂五德國人常携至遠域

地土高潔其性不移若

地土卑濕則失其性駝牛羊謂之三牲而

駝爲大牲大牲宜祀亦宜負者亦以其德之

兼備也

祀則不以負

駝牛羊既以作祀俱不合用以耕負

非大祀不宰駝非賓會不宰牛

民政

駝爲大牲非大祀不容擅宰

會不容常宰苟圖賈利而輕殺是民政之衰

也互乃市中用以懸肉之架書曰市有懸牛

聖化不入故天方衆國無以屠牛爲業者昔

者聖人至默底納國見市有屠牛賣者曰屠

酋業也盡易之對曰世業於茲矣易之維艱

曰有羊乎民遂舍牛而業羊

荅問或有問于余曰飲食人之經常天下共

之而貴教有食者有不食者何故余曰

大造生物美惡具陳若植若動若靈若蠢

皆所以備人之取用耳若夫飲食乃生人

所資以立自非渾圖而不擇焉者聖人知

之取其美置其惡以其可食者食之其不

可食者適有他用亦不害其爲物也愚俗無知不辨等類輒見輒食或且取其惡而置其美不智甚矣夫所謂食或取其味甘而在養性情以益于道也所謂惡者不在味苦而在恣嗜慾有累于心也嗜慾之源也性情之益也與善之源也起惡之端也性情之益也與善之源也

飲食所系固不重哉此吾人擇之最嚴故有可食有不可食者或菁其目曰果穀瓜蔬之屬均食亡論草木之屬毒甚者不食禽獸之屬性純而嗜草穀者食性不純而食穢汙者不食可食者有畜養之類如鷄鶩牛羊是也山野之類如麞鹿犀兕是也水潛之類唯魚是也不可食者有侵奪之類如雕鷹鴞鶡之類如虎狼獅豹是也頑滑之類如熊羆狐鼠是也貪汙之類如犬豕鼠類如鳩鴿雁雉是也水潛之類唯

用之最全者唯聖人能審物用物以其功用最全其補益于人也自厚故凡供膳必擇畜養之類倘其性和而不流順而不悖承人事于諸畜爲功畜秉五行之全得天地之正其氣中而不偏其體具五臟六腑臟腦膽腎心肝脾肺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胞門是也非徒重也牛士之機乎曰然則牛亦可殺耶曰可曰可殺之心忍乎曰固不忍也之于六畜也以牛爲最重故凡養生事死承祭祀皆必以牛爲至敬禮運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內則曰膳膏腥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脩牛胾也醢牛脣也此古今考注腳牛脩也醢牛脣也此上大夫二十豆五行之前兩行八豆而行之也夫貌雨行八豆而牛具五臟則先王之重牛也見其槩矣然其重之也非徒重也牛士畜秉五行之全得天地之正其氣中而不偏倚其性和而不流順乖悖承人事于諸畜爲功用之最全者唯聖人能審物用物以其功用最全其補益于人也自厚故凡供膳必擇畜養之類倘其性和而不流順乖悖承人事于諸畜爲功詎可謂絕不容食乎今人不明至義又以牛爲耕稼不可食不知大造生物原無物

潛者土者水者皆不可食如龜鼈蠏蛤蚌蟻蜂蠆之類是也間有禽畜之屬性本純良而或食草木之汗者如鷄鴨鵝鷺喂養三日然後宰可食或曰然則沸氏戒殺不殺乎敎不有戒乎曰有戒戒儒者無故之有節也今人失其節食者濫而無厭戒者一槩不食皆過矣吾敎律法有言曰節而毋溢非禮不宰何如其嚴哉無故不殺一槩不食佛氏之陋或曰唯天爲善一槩不食有何不可而必好生體天爲此言者不特違于造化且有肉食耶曰爲此言者先王之制禮也在家奉親在國奉君大而天地微而賓客莫不有肉食以爲敬獻禮運曰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周制庖人供六禽六畜六獸觀夫古禮未嘗以肉食爲不善也若云唯天好生天亦未嘗不殺也春秋性殺

疑一聽人之裁度而取用也且牛亦果爲耕稼而生乎事物紀原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田而種之古時只用人耕牛耕自漢趙過始也爲此言者其亦必有所見夫牛不專爲耕稼而生也或曰然則聖人見人暑牛而命之易何謂乎曰時有不忍之心也亦不欲人以屠牛爲業耳非謂牛不可食也

大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六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七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錢塘丁　晟缺李燊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輯梓

飲食下

若草與木有良有毒若鳥暨獸有善有惡造化至備也盈天地間飛潛動植無非物也無非應人所取用者也然而用之合其宜者則爲良不合其宜者則爲毒用之當於禮者則爲善不當於禮者則爲惡此一說也草木有草木當然之情鳥獸有鳥獸當然之性良毒善惡皆所不免良者善者食之固無不良無不善矣苟毒者惡者用之適合其宜則亦無不良無不善矣蓋眞主造化毒惡原有相制今之受毒惡者皆由措置失宜耳此亦一說也

金嬴浪若厥性毒

金嬴浪若二草名皆性毒金嬴食之人身立即化爲膿血浪若食之令人咆哮發狂不醒如鉤吻亞卜蘆皆毒草類也二者舉其最也

鷙鳥攫獸厥性惡

鳥擊殺鳥曰鷙獸擊殺獸曰攫鷙鳥環喙鉤爪攫獸鉤爪鋸牙皆性惡者也大凡鳥獸之不宜食者有二十種暴目者鋸牙者環喙者鉤爪者嚙生肉者殺生鳥者同類相食者惡者暴者貪者吝者性賊者汙濁者穢食者亂群者異形者異性者妖者似人者善變化者

經言鷙攫者勿食異形異性者勿食惟穀食芻食及有純德者良則二十種之不可食斷然矣

唯毒戕生唯惡賊性賊性唯大戕賊皆害也世人知草木之毒能害生而未知禽獸之惡能害性也世人知害生者可畏而未知害性者更可畏也蓋惡者或助狂長慾或惑志迷心不擇而食之則性爲所賊昏迷惑亂是非莫辨邪正不分言動不節功行

不謹貪生忘死無所不至以之治身而禍入禍賊性之害不亦大哉一切習染而人徒競競防戒于草木之害而于禽獸之害反無忌憚且珍而食之是可謂重小而輕大矣聖人曰旁流而事異端執着而從臆見惡食滋之也又曰嗚乎慎哉唯惡食亂道毒身敗惰功行先賢葉海涯曰食飲不謹異端之漸不潔也不法不義皆是又曰食不義滋不潔多食野獸曰食不義滋不潔多畜之不潔也不法不義皆是又端即墮于禽獸由乎已德性一害不流于異端是較天生諸不更大乎哉

入人者淺唯食飲入人最深性善之物食之則能助人志氣以勇于行道不善之物食之則耗蝕性良以致事理乖張所謂是非不辨邪正不分者賢知之性爲所賊也言動不簡功行不謹者庸愚之性爲所賊也甚至暴戾侵奪慳吝殘忍種種不善皆從食飲致之人習之而不察也或曰人之不善氣欲爲之何與于食飲曰食飲者氣欲之資也資者不善則所資者因之矣○經言賊性唯大謂賊性之害大于戕生也蓋死生命也人所不免也常夭生而當生者不與也遇其毒木之毒固能害生而爲所害則亦命之嘗終非人之自取也至毒而死聲形醜惡常夜鳴子人屋上蓋畫象而被禍而弗覺禍其潔之物不聞亦不視○有樵者喜膏肥薪價苦不足給棄域居山獵野味食之嘗自詡曰學者每言不良之食害人向也擇食身謹儼常如病貌今惟所得即食神爽而身健矣一日見老人杖立巖上呼曰死者樵顧左右不知呼已也復呼曰樵未應又呼曰死者樵顧左右不知呼已也復呼曰樵死久矣弗自知乎身健而弗勤功身死也貪膏腴而亡家心死也樵憮然老人忽不見遂歸城持齋禮拜于食飲尤加謹焉

鷹鵰梟鶚鷲類也

鷹鳥中鷙殺之魁也身大如雞色如鵝環緣鉤爪差小於雌能久時隨人指縱馴者搏生鳥不死形性皆如鷹而色蒼故獵人用之鵰差小青蒼上而居母姬于百日羽翼長從母索食食母而死聲形醜惡常夜鳴子人屋上蓋畫象

梟野鳥也狀如鷹而大身貓面穴居夜惺也俗名猫兒頭鷺山島也狀如鷺色有文采足皆赤喙長不能遠飛性惡好鬬

鷙鳥之總類也他如鴟形似鷹是下髭梟而大土黃色野鳥似鷹而小毛長超短性强勁最貪殘不可當鷙山鳥狀如鷹大于雞毛羽蒼黑色黃頭赤目見鳥諏就擊衆鳥畏之鷙青黃色隼似鵰而好翔搏擊則遠遁鷹屬也鵰形似鷹青黃色甚疾搏鳥極準發必中鵰屬也鶡山鳥狀如母雞有文性貪殘好奪梟屬也鳥鴉有腹下白者性極貪酷形似烏鴉而尾較長色亦長嗥鉤爪全身烏色亦有人呼曰某爾靈禍矣十異人炙狼肉閣臭其聲香士之曰何以禍曰陳人炙狼肉閣臭其聲香士曰未禍也曰有過不知問事亡荅非禍也歟

鴟梟善搏諸鳥畏之鷺屬也皆攻剽殘忍之鳥也又如孔雀山鳥長尾展開如車輪金翠若碧霞自珍

愛遇旭景必張翅尾盼睞而舞視足則偃蓋以其足極黑而醜也雄者冠有三毛長三寸許雌者無冠尾短無金翠以音影相接而孕常與毒蛇交其糞最毒殺人其肉食之閉人聰水鳥大于鵠長項高三尺喙長數寸丹頂赤目項有烏帶自頰至嗉羽有白斑明鶴頂赤目項有烏帶自頰至嗉羽有白斑青數色黑翎生于兩脇長五六寸至一尺每邊十二根扇覆于尾之兩傍好鳴性僻味毒食蛇似鶴而小項無丹項無帶長項赤喙蟲鸛喜孤雌而飛亦有青灰白三色俱翅尾蒼黑影接而孕大如鶴青蒼色亦有帶頂無丹兩頰赤喜鳴好僻食蛇蟲以蛇蟲爲食皆非良物也

虎狼獅豹攫類也

虎獸中搏攫之首也狀似猫大似牛黃黑青白數色毛有黑章鋸牙鉤爪搏百獸極其暴惡居山伏林乘風而動狼獸身前高後廣有黃白黑三色性能擊獅山獸形似虎而頭大尾物咆性貪好積聚獅長身軀小潤猿弭耳印鼻突目動毛柔毳鋸牙鈎爪筋骨突兀毛髮紐纏目光電耀牝者有豕鬃大如斗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亦有一體而具數色揉糅成章獅虎之若俟命草獸鴟跑而至環伏拱之若俟命然獅取其一啖之分剩與衆獸食芟搖尾而衆獸去獅怒在首獅樂在尾小獅與畜狗相似式之以虎狼畏伏則知其爲獅也此一種東土所罕

豹而小有青白黃玄金線豹文如金線豹文葉豹文如文葉玄豹文黑又一種黑質白文土豹質黃無文異也金錢豹文葉豹二種文要皆一種而文異也金錢豹文葉豹二種其名虞人畜之攫獸之總類也虎豹之屬有豺形體細瘦性最殘忍豺狼之屬有狼狼屬而似狐黑質長七尺頭生一角能食虎豹老則毛落皮裂若蘚皆猛惡暴狠之獸也

他如熊身形似豕山居冬蟄蒼穴獸也有人熊面似人效人言笑喜扳援上高樹見人則撲下食鹽即死飲酒即醉故獵人常以酒困之有馬熊頭似馬狗熊頭似狗猪熊頭似猪但熊暑尖而耳薮小毛熊俱能人立熊人意身形俱相似而但異在頭面耳熊類亦祿玩熊黃白文長頭高跗不及薮罷能拔樹撼石天方有玄罷赤罷猛悍多力

象山獸天方之南譯欣都所出狀似豕而最大一枚重千觔大者可二千觔鼻如筒以鼻捲食入口內有食齒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尺餘象鼻不附兩地鼻長委地鼻是其本肉其皮厚數寸刀箭不能透刀出輒復合其尾毛如鐵針北交在水中以脚相貼與他獸異其牙一歲一退換

有騶虞似虎白質黑文尾長于身食自死肉性酷能殺虎豹山林伏于岩穴夜出晝居求食于上能人立似熊羅搏獸極捷烈于豹屬似虎而頭小象鼻犀目獅首刺而里色黑白駁有蒼黃白三色喜食竹菌最堅能碎鐵火不能焚胡僧以克佛牙佛骨者即此以羚羊角擊之即碎有猨狖形似獅而毫短尾修頭稍小多似牡吼則百獸降不如獅吼則百獸集此亦有人家猛獸也○大約獅種亦多天方之地常有十數種焉畜之者自不傷人食肉而有度東土之人罕見則其名義不傳故此亦未便悉載狼之屬有豺狼屬而似狐黑質長

狐。穴獸。似犬。尖鼻。大尾。性最淫。能附人。魅爲祟。其色黃。歲久變黑。黑變白。貍。野也。大小似狐。有數種。曰猫貍。圓頭。大尾。色黃黑白相間。如節次然。曰香貍。文貍。似虎貍。尾黑有斑。如家猫。善竊鷄鴨。肉臭不可聞。曰虎貍。如豹而作麝香氣。又名靈貍。又曰靈猫。曰玉面貍。白面。尾似狐。善捕鼠。人家有畜者。鼠皆遠遁。或腹貼不出。曰牛尾貍。尾如牛尾而頭圓。足短善援樹。食百果。凡貍皆善搏。欲搏則必先止而擬。度其發必中。貉。似狐而頭銳。有斑。鼠。鼠類不一。有水鼠。生林木間。食菱芡魚蟲。有山鼠。生林木間。蟲。俗名松鼠。有火鼠。甚大。生野山中。毛績之。號火浣紗。織之。號火浣布。食果種木蟲。鼠生水澤間。會稽之號水鼠。生荒野積水之下。皮柔滑。可作蓐。貂鼠大如獺。尾粗。毛深寸許。色白。鼠即銀鼠。似貂鼠而小。毛黃紫黑三色。毛柔滑。可作蓐。貂鼠大如獺。尾粗。毛深寸許。色白。鼠即銀鼠。似貂鼠而小。毛短尾黑。黃鼠。似貂鼠。色黃。赤毛。稍短。生山野及人屋梁間。鼷鼠。居竹塢間。土穴中。食竹根。大如三。三寸。鼷鼠。生山澤中。穴上爲巢。形似頷邊人。掘食之。鼷鼠。狀如小狐。肉翅。聯四足。及尾。似蝙蝠。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褰白。鼬。短。爪長。好暗夜。飛田鼠。生野田中。食禾稼。厭鼠。小于銀鼠。而毛稍長。其色如灰。倉鼠。即家鼠也。大約鼠本穴屬。隨處皆有。隨地而異。形質雖異。而其性情皆不甚遠。視其爲穴。盜食畏人。疾驅。種種一如也。猫。即家畜。捕鼠者。目。居水。形如小狗。頭似猫。可占時。夜可取火。獺。鮎。青黑色。長尾。四足。亦有白色者。諸物肝皆有定數。獨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食魚蟲。及猿猴之類。皆非性善之物也。皆勿食。用其羽革皮毛可也。

凡以上鳥獸。其肉皆不可供食。但用其羽革皮毛角。不用其皮。若治過。貨之可也。

勿啖豕。

豕。畜類中。汚濁之尤者也。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其肉無補而多害。樂從卑汚。有鋸牙。好攫嚙。生肉。愈壯愈憎。老者能附邪魅。爲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獨嚴。而諸教以爲常食。故特出戒之。

集覽本草經疏曰。豕味寒。食之令人暴肥。性能作濕生疾。易惹風熱。殊無利益耳。今人以爲腎。補腎。恣意食之。令人無子。云食之令人無子。孟詵云。食之令人傷腎。其非補腎之物明矣。○又曰。按豕爲今人常食之物。臟腑腸胃。咸無棄焉。然其一身除壯膏外。莫不有毒。發病害人。人習之而不察也。壯實者或暫食而不覺其害。有疾者不可不知其忌也。今畧具數條使人一覽而知所忌。豕肉多食。令人虛肥生痰。熱發熱病。同薑食。發人瘋病。頭肉食之生風熱。疾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血能敗血。損腸耗心氣。肝食之生癰疽。傷人神肺。食之令人氣滿。發霍亂。八月和飴食。至冬發疽。脾有大毒。斷勿食之。腎食之傷腎。少子。損人眞氣。兼發盧癆。腥男子食之傷腎。損腸。腸食之動冷氣。鼻肉食之動風。舌食之損心。

醫經別錄云豕肉閉血脈弱筋骨虛人切勿食
孫思邈曰食豕肉令人少子發宿疾筋骨碎痛之
延壽丹書曰豕臨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勿食
孟詵曰久食殺藥動風疾損眞氣
李時珍曰南豕味厚汁濃其毒尤甚
韓懋曰凡肉皆補唯豕肉無補故養生家不食豕肉也

答問　問曰諸家無戒豕之說薩醫者論之不過一家之理諸家鮮爲飲食立說故未暇及此惟醫以衛生爲事故特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訓吾教戒豕之終明且詳矣奈世俗習染最深難以哩解故藉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告教小子有正義殺○注曰文王誥康誥以酒爲戒酒之有事無異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注曰文王誥康誥以酒爲戒酒之有事無異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誥云父母喪言羞者羞饋祀則可飲酒乃反閣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敎不迎而民從者此也剛制于酒者剛果用力以制之也

東萊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而已非以恣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意乃以酒得禍民爲酒困即天降災也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原也以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又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深苟之泛悠悠則不能制

勿飲酒

聖人曰酒致亂之鴆速禍之媒也又曰酒爲衆惡之母初雖少飲終則沉酣無度壞事多矣斷勿飲之詳見後

豕汗

解見前

酒亂

自古以酒亡國喪身者不可勝舉蓋酒能易

西山眞氏曰溺于酒則勞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又曰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隆失天命則諺酒爲受天命復何疑哉○又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强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商受之情狀可知矣

史氏鴻漸曰飲至于葦壞風俗者也商人國耶故于商人則嚴之以殺而使慴羣飲固爲不善此風又及于周則何以爲人則待之以教而使俊于周

董氏斯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人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于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已矣○又曰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即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前漢書曰沉湎于酒徵子所以告去也式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呼式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後魏書曰高允受敕集在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

本草備要食忌曰酒過飲則傷神耗血損胃爛精動火痰發怒助慾致生濕熱諸病○又曰過飲則相火昌炎肺金受燥致生痰嗽脾因火而困怠胃因火而嘔吐心因火而昏狂肝因火而善怒胆因火而恐懼腎因火而精枯甚則吐血消渴勞傷嘔膈癰疽喪明爲禍不小

醉飽就枕熱擁三焦傷心損目夜氣收斂其清明勞其脾胃停濕動火酒以發之亂其知戒早飲而不知夜飲尤甚因而致病者多矣

愚按周武酒誥及諸儒注論觀之則酒之爲禍深也明矣又曾家詳言酒能傷神耗血損胃爛精則酒之無甚益也明矣及董氏云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而後以酣飲衰之物而後以酣飲衰德喪邦無所不至則酒之爲當禁飲也益明矣然古聖人不曾教人以盡禁而人究不能以自謹者以爲酒非穢物也後之人不能自禦于沉湎而卒不免于亂亡者以不知酒非德物也天方人于千餘年前亦未嘗禁酒酒之禁自吾聖穆罕默德始初禁酣飲而飲者究不能不酣繼禁飲于禮拜之時而飲者究不能禁于其時乃大申嚴禁絶不許飲凡于大事養老合歡燕會賓客皆用花露漿水之屬漿露之爲物也能令昏者明暴者和馨香之氣達于凡筵終日飲之而不至于亂終日飲之而無其弊阻至蕩之風以息喪亡之害以除人心以古國政以興五倫以敘有補于至治者豈淺鮮哉彼香香于麴蘗之味後光景不堪回想即醒後餘氣猶之尚且欲嘔亦烏知漿露之美有如是也乎

勿食自死肉

自死之肉不可食有二義一凡物自死必有毒一凡有生之物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乃生之之性即其良能良德爲益於人者也氣質之性乃由血氣而生爲貪惡嗜慾之性有累於人心者也經曰血氣者嗜

慾之母凡生物必宰而後食者去其血氣耳血氣去則嗜慾之性銷而本然之性純矣物自死者血氣未去嗜慾之性仍存終爲人心之累故斷勿食嗜慾之性本禽畜之性良德之性本聖賢之性而人俱有之減得一分嗜慾即增得一分良德其日近于聖賢之機也增得一分嗜慾即減却一分良德其日近于禽畜之漸也一增一減之間正入聖入禽之關其危矣哉學者不于此愼

勿食浮水魚

魚之血氣在水離水則血氣之性去魚死於水者則浮血氣之性仍在體中故亦勿食或曰魚離水未嘗無血也曰雖有血之形却無血之性矣故禮法中魚血不爲穢汙諸血經曝黑魚血經曝白

勿食妄殺

不以禮宰者非其人宰者宰之不以其法者皆謂之妄殺故凡宰生必吾教同人必斷其二喉二筋詳見禋祀篇必誦主名誦主名者奉主命而宰也不然是爲非禮之宰所宰爲穢物

勿食若巳人視虎地人明以主名宰者可食若以耶蘇之名或母撒之名宰者勿食除此二氏凡不明主道不知主名之人所宰皆

勿食

魚暨螯無宰而食

牲用宰去其血性也魚離水血性已去故不宰可食也螯蝗之屬則全無血故不宰亦可食也且魚之爲物大者極大小者極小螯之爲物既微且蕃皆無容宰之道故無用宰之例

獵取者食

山野鳥獸如鷄鳧雁雉鹿麋麌兎之類或箭射或兵擊或縱鷹犬獵而捕之獲者皆可食當於射之初縱之始必誦主名既死必肉破血流可食否則不可食詳見漁獵篇

死於火器者勿食

凡禽畜野獸被火鎗火箭銃砲傷死者或被火焚死者雖誦名皆不可食蓋物被火傷則

血凝而不流雖有血出非遍身之血也且火傷者必有火毒其害更大兼此二說故斷勿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八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斐菜淇益參較

聚禮篇

聚禮者斂衆歸一以示斂性歸眞之義也

聚者散之反也收其散以歸於一謂之斂蓋人生未有朕兆之先古今靈妙皆會聚於眞一之本然自造化起而高下分殊各正性命則聚者散矣茲則舍棄百務而相聚於清淨之所合大衆之精神命脈皆致之本原之際始亦如朕兆未起古今靈妙皆會聚於一眞也此斂性歸眞之義也

七日周復

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初日天體成一日地體定二日草木萌五日鳥獸異見四日三光明三日祥出六日人類生而大化成天機迭運七日來復初日土星運一日太陽運二日太陰運三日火星運四日水星運五日木星運六日金星運七政宣遍周而復始人生胚胎或四什七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寡皆準七日之

數。四什七日四十箇七日也三什七日三十箇七日也人懷胎之期至少是三十箇七日一十日也至多是四十箇七日爲二百八十日也不及少期而產者希異其或少于四十箇七日或多于三十箇七日而產者皆必以七日爲增減計二百五十九日或月行周天十遭有半計二百七十三日或月行周天十遭有半計二百八十七日皆以七日之數加減也至於人壽長短亦以七數計之乾方秘書有人壽表自孕胎至生成壽盡或長或短皆以七數增減算之七日周復一大瞻禮以答眞主化成之恩也天地開闢于是日人類攸努海定水厄易卜剌欣釋火災母撒克遷都默底納亦皆于是日而倣王爾撒陟降天府皆于是日語聖愛命行教開墨古之貴未可言過亦百倍

合衆聚以成一聚是爲大聚

凡聚禮必合衆寺之人統歸一寺若一城之中聚禮二寺未可也若城大而其中有江河險阻則聚一二處可也

是日也王免朝官謝政士民解業

聚禮之日王不視朝官不理政士解業民罷市各宜私處修齊內外以備赴聚

釋拘械寬責譴厚施豐餼

械刑具也譴嗔怒也聚禮之日釋囹圄之刑具寬奴役之責譴厚施濟於貧困豐饋餼於家屬蓋是日爲一切吉日之宗也眞主於是日降祥人世較他日爲特厚人於是日利民濟物所以感眞主之恩而體眞主仁愛之義也

日甫昃贊教宣禮

昃日側西也贊教登明臺高聲大呼曉衆赴聚明臺左云墨拏爾狀如塔高出雲表每至聚日日纔西側贊教登其上高聲大呼達近赴寺聚禮聲可聞十數里外比時城之內外家戶寂靜俾宣禮之聲逼達遠適

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

自王至民皆潔誠淨體服美服帶美香燻香亦可預備整齊聽宣

聞宣即趨赴於寺

即趨有不容延緩之意此天方禮制也若處異域宣者聲不能高遠者耳不能聞則量時

赴焉在路念念屬主不可語塵入門先右足毋喧譁毋嘻笑毋塵言非其冠服易冠登殿脫履殿外途間靴履沾污於大門外去之不得帶入泥土無妨

謁拜

凡初入寺登殿隨禮二拜謂之謁拜方云特正禮時迫則不禮畢端坐念主無虛息心中記念口中默贊毋高聲失悞晨禮聖則未成一拜者二拜而止已三拜者止已成息後掌教頌眞經克合福一篇以俟人至亦可然非聚禮之條例也若掌教頌經則衆人不必謁拜以聽經爲要

既齊各禮四拜聖則

聚禮共十拜王民俱集先各自單禮四拜爲聚禮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序班

王首班天方凡聚禮必王者首領詳見後否則各地掌教領之　宰官後之士民依次等殺有序尊卑長幼後先之序也每班最隔躬叩所不及

止靜

四拜既畢贊教傳呼內外止靜止贊頌是時一切贊頌俱止聞宣禮或問論主聖之辭皆默契於心毋庸口贊禁語言違刺穆亦勿謹咳涕立者跪拜者止此時不宜禮拜答晨禮可也禮聖則未成一拜者惟遲至補本日一拜者則止已成息心恭默聽諭

首領陞座

座在殿上左側向下贊教呼止靜之辭首領出位陞座登階三級近制首領專任須拜另設教諭者亦可再宣禮

贊教稽位對諭座立再宣禮此爲第二宣示衆恭默聽諭如在拜中不得妄動

告諭頌先主次聖次群賢次入告誡衆庶之辭再諭再頌先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諫王臣之辭

宣禮畢乃告諭一諭也而分二節始諭先頌訖主德次頌聖功次頌先世群賢之美行頌訖則告衆以當行可止之事務令群賢爭而勸勉之諭畢少坐量三贊之候復起再諭先頌聖德次頌王功一級次頌當代宰官之善政頌訖筵登三級則述凡

為王臣所宜遵宜戒之事而諷諫之夫諭聚禮之至要者也得聚之貴在於聞諭如不聞諭雖聚猶未聚也是故聚禮以諭為主制若會禮之諭則為聖則故聚禮諭于禮前會禮諭于禮後赴聚禮者務以聞諭為緊要焉

諭畢贊教申禮

諭畢贊教申唱拜禮誦至召集句乃亥葉而句也合毆起立

肅班如序

首領一班百官士庶次第如序贊教立於班尾排班並肩齊足立不出一身躬叩不出一首

致意入禮

分班既定垂手恭立致聚禮之意正時主制二拜此王都聚禮之意也非其國復晌禮則不舉正時主制意因其例不全仍為晌時主制也贊教誦至立禮句乃格帝噶默諾咸從索剌特句也

首領入禮

首領揚聲贊頌率衆再拜是為主制

贊主名舉手入禮頌真經額主獻誠頌音預祝再拜二拜也首領率衆而衆從之此聚禮之主制也○凡從首領禮拜首領起然後起躬然後躬叩然後叩雖後於首領而不可違於制制謂禮拜之儀則如立躬叩跪也不違于制者謂首領已鞠躬從者仍立或首領已叩起從者仍在叩中不可也惟跪中末贊首領已出拜而從者未完誦畢自出可也○凡聚禮遲至得首領一拜自補一拜或得首領於末拜叩跪中自禮二拜皆可以完聚禮若聚非其國

得首領末拜叩跪則舉四拜晌時主制意從首領畢自起全其晌禮并聚禮後四拜聖則亦不必禮○凡後至從拜者從容入班首領在躬即躬在叩即叩在叩即坐即坐不得自行躬叩俟首領出拜接補所失得于躬者成一拜得于叩者否○凡補所失先隨首領入坐誦証辭有餘時重誦証辭勿誦贊告俟首領說色剌目出乃自起接補或二拜或三拜或四拜跪復證辭贊告說色剌目出

主制畢再各禮聖則四拜
從首領禮畢各自單禮四拜爲聚禮後四拜
聖則也大聚之禮止此
非其國復晌禮主制四拜聖則二拜
凡聚禮必在王都大國詳見後文非其國則爲禮不全雖聚莫能完其義故復晌禮以補其闕
焉晌禮十拜不復前四拜聖則者以聚禮之聖則當之矣
終以禱
禮畢首領祝辭領衆祈主准其誠懇佑其道念旅其既往之國禮如朝儀國政教典之類法聚禮必王都禮法具章

王都王居之國禮如朝儀國政教典之類法
是律法如戶婚田土辭訟之類具章明備也
經謂凡聚禮必在王居大國禮法明備之所
苟非其國雖完其禮不能完其義也一曰不必王都但其城有司禮掌法之官即可穆輔提掌法方云鴻最一曰城有大寺邑民集之莫能

王臣在位否則必有代位或世蔭者
凡聚禮必王者或宰官當首領之位王者不至必有代王者宰官不至必有代宰官者若
無代位必有世蔭爲王爲宰者方可
附邑則守牧否則任舉賢學
附邑者王都所屬之邑也如府州縣等守牧可以
首領無守牧則邑民推舉賢學者領之
非其人不領非其國不全
非王者或大臣或守牧或代王臣守牧者不
可領聚禮非王都大國或附邑無司禮掌法之官不能全聚義此聚禮之例也全其例者
全其禮也禮全而義乃盡故凡例不全必復晌禮以補其闕
非其日時不聚
萬物聚成於六日而著盛於午會天地固結於金運而既濟於水火聚日初屬金聚日之午天地形交萬物神聚之候也人因其聚而聚焉以成天人合合之義故聚禮非其日時亦不可非其時亦不

可大會之禮可容三日五時之禮可補於終身惟聚禮不遷日不移時其所關合者深矣聚之義大矣哉

聚其身則動靜云爲有所收束聚其心則憶慮思念不致放縱聚其性則返本歸原復還眞理生前之所聚在眞宰則死後之所聚者亦眞宰如此可謂超生脫死者矣超生脫死之由在於一聚聚之義不大乎哉或曰道包天地凡人無不在天地中即無一不在道中未嘗散也何必多此一聚之名此殆超越乎言語文字之表而已深入乎其眞者也苟非共人數不聚而何以聚凡之境而已故輕爲是言乎

四人成聚

此言居城之法也居城人少雖至四人亦可聚禮首領一人從者三人若四人聚禮未成一拜而一人去之不成聚矣則以四拜作晌禮若居鄉野或在旅寓人雖多不聚禮可也凡居城良正男子無恙赴聚無免

前自聚禮必王都以下乃言成聚之例此一節則言當然赴聚之人也居城對旅途言良對賤言正對異言男子對婦人言恙憂疾也凡家居或旅寓在城意住十五日以上身爲良正男子無所憂疾俱當赴聚不容姑免聖人曰一聚弗至其心已黮三分之一黮音讀黑也垢也蒙恩也三聚弗至其心全黮矣先賢曰違於聚者甘於散也哀哉

賤者無責

此以下乃分述可以赴聚可以不赴之人也賤者奴僕吏役之類無聚禮之責者以有主人之事也若主人令其赴聚則亦有責同於良人矣傭僱之僕與良人同不可因傭主之

蓄而失聚禮

野人無責

野人謂居郊鄘之外者郊鄘城外有市井之所也一曰距城二亭之外爲野亭方云米勒一亭五里里步之外爲野天方以五里爲一亭三停爲一鋪鋪方云附爾桑克一亭一曰距城八千

一舖之外爲野一日郊有大寺宣禮聲所不能到爲野一日來城赴聚即日不能歸家者爲野約距城六十里數說不一要當以郊廓爲界踰郊廓而居即謂野人不赴聚可也若野人於聚日午前入城本日不歸當赴聚

旅人無責

旅人謂出行於三日路之外者纔踰郊廓即可不聚歸家既入郊廓即當赴聚若於旅寓意住十五日以上即同居家當赴聚若出行於聚日午前而午後方出郊廓則當聚禮而後出

老弱廢疾幽禁無責

瞽目癱瘂瘋狂謂之廢疾囹圄羈繫謂之幽禁凡衰老羸弱廢疾不能行於聚所或被幽禁不能放脫皆無聚禮之責若瞽目有引領者或幽禁允其出聚俱當赴聚

經曰嗚乎信者如宣禮於聚曰即趨念主棄營藝斯於爾至善若爾知

此眞主垂告穆民當聚之辭也信者指穆民而即趨隨赴也念主即聚禮自趨至已之功營藝乃營爲家國之事也眞主呼穆民而告之曰如贊教宣禮於聚曰爾衆即以念主爲事趨赴聚所毋更事家國之營爲惟棄家國而念主在爾民爲至善若爾民知道營爲家國之事小而念主赴聚之益大也經文首呼信者則凡信者必赴聚之益大也經文首呼信者則凡信者必赴而不赴者難言信矣末言若爾知則凡知者必赴而不赴者未可云知矣吁今之人不知而不赴者固多矣赴而不知者亦甚不少也知而不赴其如知何聖人曰維主命我民聚於若日時典制哉永保攸命孰敢遺之蔑眛輕視自散自凶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登

於若日時猶云此日此時即第六日也天方以七日一轉首日爲初日末日爲六日自開闢以至今日聚期無改乃祝呼得聚於初日歐若巴聚於一日皆失聚之義矣聚原取萬物聚成之義萬物

聚成於第六日也典制哉乃咏嘆其事之大
也遺棄罣也蔑眛輕視謂不明其理而輕視
其事也實果實也登成也聖人於聚日諭於
衆曰維眞主命我人士聚禮於此日此時其
爲典制之至大者也自今而後永保所命不
可遺棄其有遺棄者是不明其理故輕視其
事自落紛散自罹凶禍雖有五功不得成實
如樹木空花不能結果雖有百行不可登進
如禾苗生穗不曾成熟穆民其可不以聚禮
爲至要哉

畢史爾曰不徒身聚而欲心聚心聚而性聚矣
是謂聚禮以聚心爲要也

畢史爾先賢名謂聚禮不僅聚身而務求聚
心心聚而一靈湛寂與眞宰合矣然後可以
謂之聚道行經曰聚身而不能聚心非聚也
聚心而不能合性於眞宰非聚也合性於眞
宰而復有時間斷非聚也一聚而千古之事
業完焉是故能聚於一時即能聚於時時能
聚於一事即能聚於事事是故能聚於瞻禮
對越之間即能聚於一切動定云爲之際聚
禮者甚不可不知其要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八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九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斐棻淇益參訂

男繩基厚存較梓

婚姻篇

婚姻爲人道之大端古今聖凡皆不能越其禮而廢其事也廢此則近異端矣禮出自天方聖教而儒家之禮多相符合雖風俗異細微亦有不同而大節則總相似也故予於序禮解畫處多原儒語以明其義蓋欲此地人知所解耳

婚姻無貧富必擇善良

議昏之道先訪門戶鄉貫次察家教務知男女賢否或爲子求婦或爲女擇婿皆不得慕聲勢而托高門亦不可取便易而親賤類

使媒妁通言

先男氏使媒妁如女氏致辭女氏允乃互通

鄉貫名氏

問名

先女氏問男氏名籍男氏通其鄉貫名氏與女氏書式某籍何處祖某父某子某子之母出自何氏顯者述其官職然後

男氏問女氏名籍女氏亦通其鄉貫名氏與男家書式某籍何處祖某父某女某女之母出自何氏顯者述其官職若女無父母必言主婚何人其意蓋欲彰明較著而無隱也

按通鄉貫名氏爲兩家素無親知者言也若兩家原有親知可以不必通鄉貫祖父之名但問子女之名及子女之母出自何氏或女無父母必問主昏何人

立主親

男氏以宗族或至戚或執友老成知事而與女氏相議往來者爲之主親往來於兩家說合不得專屬媒氏恐言語有貽誤也

納定

男氏具書使主親盛服爲賓如女氏致謝主親至女第主人出見相揖坐賓從者乃以書進賓受奉與主人主人受書再拜乃持書入告與凡尊屬長者女氏復書主人出以復授賓賓受人于賓位主人遜讓乃各就本位相拜並致謝辭賓退賓返命賓歸男第男氏

主人揖謝從者以復書進賓受奉與主人主人受書再拜饗之賓亦拜饗賓按今俗男氏主人受書再拜饗之賓亦拜饗賓屬如女氏拜謂之答男家回拜謂之謝允次日女氏亦至謝俗禮也姑從之

納聘

男氏具幣帛爲聘禮餽於女氏幣帛之資稱男氏貧富以爲豐儉至少不過一兩多隨宜或除幣帛之外增用金銀衣物釵釧之類亦可按今俗未納聘前于議定時用釵釧一二件以爲定禮既納聘後復于迎親前一二日餽冠簪釵釧衣帛食物與女氏謂之送敎俱俗禮也按之時宜似亦無庸姑從之

又按婚姻之有聘禮宜也今俗女家以爭聘財爲事幾成售鬻致使兩家失和夫婦失愛或力不從心蹉跎歲月標梅致嘆壞婚姻之義矣凡有子女者斷勿行此醜俗

請期

男氏先使媒妁如女氏請期於某月復具書使主親如女氏定期於某日待女氏復書定期男家乃具書請女氏主翁書婚於迎親之前三日書式隨俗宜

書婚

迎親之前四日男氏具啟邀女氏主翁於翌吉書婚近俗若女氏主人上有尊屬或至戚或伯叔及宗子長子男家會具書請過者亦同赴書婚姑從俗是日男家延掌教先延掌教大師至家安于別室命子弟知事者侍之立司禮司禮即懇原盛服候賓主人及宗長伯叔宗子長子親友俱盛服就堂坐次以候來賓女氏賓至迎入男氏戚長宗長主人次第迎于大門外登伯叔迎于中門宗子長子迎于階下登堂以向南爲例賓由東階主人陪客由西階賓坐于東位主人坐于西位茶三獻畢司禮者起請見拜如儀司禮起衆皆起賓立于堂東面西陪賓立于階西面上宗長及主人立于階下司禮立于堂次西側用大稱呼先請來賓宗長立于堂中揄袂坐陪賓賓自戚長諸戚既坐主人宗子長子復次及宗長伯叔主人宗子每見四拜畢各就立位復大稱呼請來賓宗長立位如前每見四拜畢各就立位乃舉書婚之案案桌設于堂正中陳書婚之具香爐盧筋果盛每各一具俱陳于案上設座案之左右各設一座掌教大師出衆拱拜賓主一齊環掌教就座掌教就上座女氏主翁就案左座男氏主人就案右座衆親支宗族俱列次坐于左右兩傍掌教爲申明婚姻之禮書婚之義書男女名氏及男女父之名氏於箋

而宣於衆蓋謂某之某子與某之某女合卺
而告之于衆擲果幣禮幾何或金銀幾何皆書于箋
返第凡三擲婿入陳饌饌訖賓辭
鋪陳婿室
迎親之前一二日女氏備嫁妝遣使往男氏
鋪陳婿室其備妝之資稱家貧富多寡依分
家之例女得一男之半該分若干即以備妝
無後無儉豐如其家有一子一女即以家財
四分之一備之有二子一女即以五分之一
備之只有一子二子即以家財之半備之餘歸
詳見分制
指掌圖
按今俗好奢炫飾于外罄家所有或仍行
借貸以備妝物其女富而往矣其父母則
貧而居矣兄若弟亦束手而窘迫矣又有
吝嗇之家所慶不及應分之物使女赧顏
以往俱非禮也其女無知而自行苛索無
所不窮不得已而往者風斯下矣聖人曰守禮者
古哉
親迎
預命執事人備迎親之具彩車一乘鞍馬一
匹彩燈四盞提鑪二對有職新婿崇冠盛服拜告尊長拜受父
職事陳于門外提鑪入
內分列于堂階之下婿入
堂就座婿坐于上衆陪母訓女於室母爲飾
迎列次坐于旁母訓以
內則事夫及舅姑之禮翁戒之於庭戒女敬勤夫
庭事善事舅姑女拜
辭父母尊屬及在庭諸長乃幅巾以錦帛覆其首而
上車特堂賓皆退翁命婢婦
能者爲姆奉婦上車婿
門外車行婿馬先婦車其彩燈職事提鑪
上馬次第如前陪迎送者隨車後歸
第彩燈職事並入陳于
壻下提鑪列于階前婿入婦車繼之抵中
門下車主人出命婢婦入室命婢二執燭童子二導鑪導婦
二扶婦下車
入其室立于
幃之左側姑入啟幅命坐是時凡舅公伯
叔及一切親戚
俱就外舍不得入視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
按今俗有姑迎于女宅而母送至婿家者
大爲非禮宜戒
成禮
宵禮後媒氏入舉饌案媒氏命婢從舉饌案近婦婿入氏
引婿坐于婦之對案饌訖徹案請盥盥洗手
從者進花露羹湯
先男盥次婦盥以婦盥之
餘水傾少許于室之四隅延閨淑以董子婦
主姑于親族諸婦中擇年齒尊劭厚樸而通
敎典者以訓戒子婦厥母之言男女內外
坐幃中訓以夫婦互相敬愛之言
各別之禮問以敎典所應知之條倒知即已

不知則切示焉若兩家係素習禮法者則不必質問乃與婦除餙下幃出

明日婦出見舅姑

雞鳴而起沐浴更衣婦家治饌餽於婿家婦持饌進見舅姑舅姑亦治饌饗之舅姑治饌食婦乃引婦拜見尊長於堂

按今俗新婦不即見舅姑母家餽饌命侍僕以進踰三日乃行拜見非禮也仍當于次日拜見舅姑其餘俟三日後拜見可也

婿往見婦之父母

是日婿具禮物餽於外舅婿盛服先拜告於已之父母次拜告於伯叔尊長乃往至則外舅出迎入見外姑及諸親族饌婿荅幣皆如常儀

婚姻之事各地風俗多殊比屋尚自不同況殊鄉異域相隔數萬里之遙乎吾人既生此土自不能盡異此俗但可從者從之其不可從者仍當依禮而行如謝允荅謝定媒行四拜禮三日拜堂皆其無礙于大節者不妨隨俗行之至如問八字爭聘財講奩資客婚期莫屬跨鞍用音樂姑迎母送甚至居喪婚嫁女死爭競皆風俗之大悖謬者斷乎不可從也

十九卷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十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秣陵馬星高陵參訂

山陽楊斐菉洪益駿梓

喪葬篇 附祀典

病危內外止靜

病危氣將殂也於時內外息聲音禁行走男子之室婦人不入婦人之室男子不入惟本生子女可也

囑

病人事有當言者囑之書於紙如闕欠齋拜貢人財物或委託重任及許約義舉等件書畢附與承囑者執掌行之若非大事勿以煩擾

按遺囑乃病者自言非旁人求請而囑也今俗有無知之人于病者呼吸難接之時妄求遺囑徒亂病者衷曲大不愛也大非禮也切宜禁忌

正寢

寢頭北足南仰臥以面少向於西或枕東足

西亦可蓋取向於朝堂也補咯烈學者云宜正面仰臥取氣性易出亦善

與道善言

子男知事者視於寢次誦清眞言提覺病者使心存於道不繫於世蓋臨終之時要緊關頭得失所係莫危於此故須親切之人刻刻提醒爲要

按與道善言但使聞之足矣愼勿强之念恐其危難之際苦以不念則悞大事爲害不淺

既絶安位

既卒瞑其目撮其頷理其髮順其手足設屍牀牀用厚板長六尺廣二尺四寸以木桑二條架之更衣易以新易浣濯之衣至臨浴時始脫之○按更衣只去其汚衣可也天方之衣袖寬易脫今制之衣袖狹難脫但取輕易無苦十屍爲是遷屍於牀用三人首一身一足下一緩動輕移覆以衾衾以白布爲之長六尺濶四尺家主則移於中堂中堂者內室之曠達公所也餘則各停所居之室中遇炎暑則廢牀寢地下鋪薦席上覆單巾單用細竹始可哀哭此際爲之高一尺五寸長廣諒屍牀單之上覆巾焚香不絶始哀哭此際

立主喪

父喪子主之兄喪無子弟主之孫立子位死而無子有孫則以孫主之姪立弟位死而無子無孫無弟而有姪則以姪主之無近黨則遠者主之依黨序

執喪

執喪者掌理喪事者也須四人一曰相禮掌喪葬禮儀或親族或執友或隣里知禮而見事多者一人爲之一應喪葬事務悉聽裁處子弟不得親其事恐喪事叢脞有廢禮節二曰司賓迎送來弔賓客或尊長或族黨親賢或至戚或執友爲之專與賓客爲禮三曰司書記出入之事以知書者爲之四曰司用掌出入之財以試實者爲之凡司賓司書司用俱聽相禮指揮

易服

咸依禮易服服色青黔取幽陰之義也天方喪服色青黑俱尚青黔今居此地服色亦制惡遵功令

訃告親隣

凡宗族親戚比隣僚友皆令人馳書訃告以
聞
按今俗親喪自
行訃告非禮也
居室
親喪居室三日不宴客不治餕親知僚友餽
食於其家
喪家三日不宴客惟待執事之人暨浴亡
之人可也乃今俗肆行宴客于三日之內
來客暢意食
之非禮也
親衆弔
弔慰也言語安慰令其不至過於哀毀也至
戚執友弔於內餘弔於外主人荅於室司賓
迎送凡賓到相會言
喪故不語塵事
賻
賻以助喪也凡屬親戚隣里僚友俱有助喪
之儀
按賻儀民之義行也天方喪家無論貧富
親誼來弔者皆資之則貨以助喪費所以
恤哀也今居東土者助喪之儀則有行有
不行矣江南數處此風久泯每于喜慶則
厚餽以爭榮集于喪事徒空弔以盡虛情
殊與天方祖制不合惟願同志者共襄義
舉不特現今之福報各有攸歸即于百世
下凡效法其事而行之者皆始作者有以
倡之也其福報
永增不朽矣
備殮
殮亡者之服也男子之殮三件大殮其長如
上下各出七寸三幅聯合如衾約廣四尺五寸小殮如一身之長
小殮廣如大殮襯衣長自肩至踝一幅開縫在肩加冠巾冠用布并巾長
至短不減九尺用布一幅婦女之殮四件大殮小殮長廣
褻衣褻如襯但襯開縫至胸異褻衣在肩褻開縫至胸異
縫深約四寸如巾縛狀中間
取足周身用縛結于胸前加包頭長三尺用細布
一幅細密不見髮者裂
布爲帶一根以束包頭俱
白布使內香不落于
外外土不侵于膚也
治櫝
櫝如棺其制方直長六尺廣一尺八寸高一
尺八寸杉板爲之厚一寸有半其合縫處用
衽不用釘衽刻木爲之兩頭大而中小凡合縫處鑿作坎以衽連之其蓋
以二栓衝其內銜於櫝口防其移動
按各方有義櫝原以資貧乏無力者用也
今富足有力之家亦每每用之何親喪獨
省一櫝之費耶且用義櫝者至不一矣異
疾注汚貧者用之亦屬無可奈何何詎責

恐加之于親耶且男婦有別豈可方爲男子用茓仍以直壙而茓又爲婦女用乎亦甚不合禮也今而後凡有力者當自治新槨爲是

造輿

輿式隨各地風俗所制各方有義輿便用可也

命穿壙

茓之前一日命工穿壙其深隨宜壙之深淺地土堅者宜淺四五尺可也地土鬆者宜深一丈以外可也總以穿穴不崩爲定以壙底無水止長六尺廣三尺離底尺許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長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內深二尺長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平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壙得泉另穿之○凡遇土鬆或沙地不可穿穴則穿直壙深廣如上造石爲槨圍砌壙下中深三尺長五尺廣二尺上加石蓋底不用石無力造石以木造之忌用陶磚

按天方地勢最高地泉最深地土最堅實而易于穿穴天方西北有沙日國近海土鬆易卸民皆直壙而茓聖人已經切禁皆用石槨矣東土之地亦近于海僅有數處土堅可以穿穴餘則與沙同等民有不知用石槨者仍以直壙而茓不數日間壙崩土卸侵逼于屍矣是大悖禮法之爲也凡爲人子者宜盡心盡力加謹斟酌以重其事

備所應用

沐浴之器　浴牀用浴池一具木槊二條以架浴池各方俱備義池有力者必自製新者爲是　湯餅四　木盆二大者一　鑪一　香少許　皂末少許　布幅白用覆下體　布巾二條　梳大齒者一婦女用　棉頭繩二根每長七寸繩婦人用以束髮

襲殮之器　襲牀用厚板六片木槊二條以架板　枕　單席一　細香一觔宜細研極細　氷片一錢研極細淨蜜和勻　布帶二根裂布爲之每長一尺闊三寸以宜

安茓之器　障幕用芳有隙風雨雪備之圍壙可也○其式聯白布爲之圍二丈四尺高五尺用細竹六根穿布帶以繫之　細香二觔須氷麝沉檀細料好香研極細　白布二正　土坯五十塊縱橫各五尺按封穴已有土坯則不須竹笆乃今俗兼而用之取其堅密亦善近有不用竹笆而破槨封穴者未可安茓之器除障幕土坯竹笆三項其餘數項俱用筒盛之聽用　竹釘二十根不用鐵釘○以上以上一應事物皆相禮者命人預爲置辦免

致臨時倉卒有悞。

三日必葬。

屍以入土爲安。停家以三日爲限。設於旅途遷至本土無論然於旅所擇地而葬爲是。

按聖教三日必葬。蓋謂屍以入土爲安。不得久停。今俗有既葬而復遷者。有卒于旅途。千里之外載屍回鄉者。甚至既葬旅所復破塚起屍。屍已零落。仍包裹盤載以歸故土者。皆與聖人立教之義大相悖謬矣。孝子仁人。詎忍爲之哉。

葬之夕行所囑。

亡者遺囑有所欠齋拜所毀約誓承業者。應按每齋一日或每拜一時或每毀約誓一事出麥二升分給與貧。欠人債負。亦於是夕償之。許贈某財物房產或釋某奴僕婢妾爲良。亦於是夕交代。若所囑甚多而家財不足。則以家財三分之一。均派。除完債負。亡者所遺一備喪費。二償債。三行所囑。四分與受業之人。如所囑甚多。除償債外。不得用過所遺三分之一。

襲殮

浴

婦人浴婦。浴者盥手。徹奠。脫亡衣。移屍於浴池之左。右布幅覆其下體。自臍至膝。毋露。焚香傳鑪。池各立一人。足下立一人。執鑪。焚香。周迴互遞。由右達左。三遍。

先沐其面。次臂。次足。乃浴上體。以一巾拭之。

次浴下體。別以一巾拭之。凡洗俱先右後左。末二遍。撫抹三遍。淨矣。洗下體。不跋幅。但懸布而洗。三遍。始一遍。施皂。不梳髮。不齊髭。不剪指。婦人之髮可梳梳之。易落則辮各以頭繩束其末。覆巾。浴巾可給貧人。梳及浴水。埋于淨處。

奠浴畢。仍以幅覆屍。

殮

設襲牀。設于浴牀之側。卽用屍牀可也。但須拭淨。鋪簟。席鋪于牀之上。襲衣。襲于席上。三重。鋪大殮。席鋪于襲衣之上。北首。盥手。洗手。小殮。加于大殮之上。施香。撒香料細末一勺平。鋪于小殮中幅之上。展襚。將襚衣鋪于香上。衣。揭其前幅。置北首。移屍於上。三人移屍于襚上。掩襚由首後掩于前。屬氷片以氷片爲膏塗。額鼻手足及膝。加冠。尚巾。巾尾垂于面前。反乎生時。乃殮。先小殮後大殮俱先向右掩次向左掩。婦人着襚衣。婦人着襚衣如男子。着襚衣。髮辮左右分垂于胸前。襲衣之上。將衣之上。施纋胸。纋胸由後纋于襲衣之上。兩端之繒結紱于胸前。包頭。戴如生時。

以帶束之乃殮。法同上。以布帶束其端末。殮之時。男女者不與男見。惟本生子女可見

入柩。

移屍入柩。兼席移之。蓋覆以幅。以褕翟或錦幅覆于蓋上。

遷於堂。

移柩於堂。安置西壁。柩之前後左右各一人舉架之移柩時。足先頭後。

殯禮。

殯禮者。衆人代屍拜主。以謝其脫塵歸淨也。首領對屍胸前而立。男婦皆然。衆人分班次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叩不跪。但摹想形儀全其四讚而已。凡首領殯禮。必是本城牧守。牧守不至。則本方掌教責也。若無家主人有獨任殯禮之以再拜。或男擇復禮。

遷柩就輿

扛抬如前。將首置輿前。尚之以罩。柩出門足行首先足後。

柩行。

提鐘。四對或二對。前行引柩。在路焚香不絕。頻行勿奔。墓器先往。若是婦女。障其柩。以障幕四圍障之。勿使人見其柩。

主人及子男步從。

步從於柩後。婦人不送殯。不至墳。

親戚賓朋先之

先行于柩前。自省已過。毋得塵言。返必辭告。凡親友來送。欲返。必詣主人前。告故辭。慮不得潛去。及墓。

主人視壙

主人同親人知事者一人下壙。視穴度其深淺高低。長短濶狹。探其堅鬆。乾濕。恐有未善。

巫命治之。

屬香。

香料平鋪穴內。

障幕。

以幕圍障於壙口。鍬其南方以便出入。婦人用之禮也。男子用之以遮風日雨雪可也。

乃窆。音窆。下葬于壙中也。

工人及諸執人等俱出墳外。乃出屍自柩布絡下壙。壙上壙下。俱用親人若是婦人則必有德長者代之。屍出柩連席以布二疋絡其兩頭壙上四人每執布一端。縶屍下。先足壙下二人捧入穴。足先入。枕北接徹席。登南面西。解束帶開大殮。

塞門。

僅露其面。

以土坯砌其穴口。令嚴緊。竹笆封其外。以笘

實壙。

釘釘之

命工人入。徹幕。築土實壙。築土工人。立于對面而止。壙平工人復出。

禱而封。

主人延掌教禱於塚次。封用方直。南北長。如

馬脊狀。長五尺。廣二尺五寸。高如廣之半。蓋長如一身。廣如長之半也。不灰不泥。不以磚壘。不書

施財散穀。

名字。惟立碣取識可也。

附祀典

既葬始祀。

奉父母於生前謂之事。奉父母於死後謂之祀。祀也者。盡己之誠。以享父母之靈也。享獻也言孝子思父母而不得見。則獻其誠心于冥冥之中也。其禮行於既葬之後。

禮主誦經告庇先靈。

禮拜眞主誦天經。祝告眞主。福庇先靈。此祀親之禮也。或曰。禮拜何益。曰。人子能致誠禮拜。爲父母告庇主因其誠而庇之矣。○或曰。誦經何益。曰。人子能誦經也者。善惡是非。功過賞罰之條目也。誦經則思功而遷善。去惡。身心誠潔。專祝于主。無弗准祂也。○或曰。誦經而不知義。何如曰。不誦而誦。與無誦。視其誠而已。心誠則主格。不誠不敢自矜。其誠必等仁人孝子。不忽于其親。不延有學有德者誦焉。禱焉。以盡人子之心。○或曰。父母無過而往。禱祝奚益。曰。豈爲有過而禱祝乎。父母往。子無以盡其孝。藉禱祝以享之耳。○或曰。父母異教。而死。可禱祝乎。曰。父母雖異教。而是非賞罰。惟主操之。人子自盡其誠。拜主。誦經。求庇先靈。是爲循分盡禮。慎勿以父母異教已亦從而異之也。

或祀期或平日散錢穀與貧歸功德於親以盡孝子之心或曰施錢穀有益于亡者乎曰施散之義有三體主仁悅人心徵已誠也體主仁則無禱弗應而主庇厚矣悅人心則衆告有准而先靈之享于冥冥者深矣徵已誠則人子孝敬之誠藉此以將而父母之所受者實矣是皆施散之益也

祀於葬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年及生殁之辰

既葬歸家禮拜誦經於寢室父母之寢室也一日祀于父母日夕功課之所為初葬之祀凡屬親友皆宜于昏拜庶于後虞禮二拜為亡者禱主七日則屍安天運來復之數也天有七星輪替映焰下土七日宜遍凡稟陰陽五行所生者離常處乍入他處經七日則風氣合乞物入土四十日則與氣渾合百日小全之數數至百為小全周年復死之日喪禮有用太陽年者日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也有用太陰年者月行十二周天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也天方俱用太陰年三年大全之數也數至于為大全父母生死之日俱禮拜誦經施財散穀以盡孝思之誠即以為享親之道

服制三載

子生三載乃離母懷鞠育深恩罔極莫報孝子三載不忘親恩也

廬墓

結室墓次孝子伴親之孤也有廬墓四十日者有一月二月三月者有至周年滿服者禮無定數只在人子自盡其心焉耳

遊墳

屆祀期孝子詣墳誦經默祝以慰親靈不知經者延知者祝之往返在路念念於親不可

語及塵事

附或問平素遊墳之益曰有二一益于生人七人得親人來祈祝七人之靈感矣生人視七人之衰多知己身將必為塚中人也則貪世之心頓息向道之念油然其為益者大矣功名富貴之士日爭于熱閙之場假使遊墳其心自能賭于冷淡至愚不肖之人視善行如登天聞道義若苦毒日陷于非為之阱者使之遊墳則惡心自息善念自生而非為僻行即能自戒是則遊墳又足以當勸也聖人曰死足以勸吉哉

日有明禮

孝子自親喪後每日已時虔禮二拜求主福祐以報親恩至於殁世

五時祈祐
每日於五時拜中默祝眞主福庇先靈
七日施散
七日一次施散錢穀以悅衆心歸功德於父母
喜慶大事先舉祀禮
喪制既盡凡婚姻壽誕諸大事先行祀禮示
孝子之於親也盡乎身心性命至於殁世而無
尊親也

改
夫孝有三身之孝心之孝性命之孝也父母
在堂晨夕溫清身之孝也敬愛思存心之孝
也喻親於道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生前之
孝畢矣盡乎身心性命者盡其道也俗以身死爲盡陋矣　父母既殁
修身揚名以顯其親身之孝也致誠格主以
承其祀心之孝也凡有功課善行願歸於親
思入冥漠以安先靈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
死後之孝畢矣孝子念親無時可替故終身

不改
答問或問喪葬不擇時日何也答曰人子事
親生歿必求其安生居室死歸土安親之道也嘗閱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葬書以巳亥日用葬最凶按春秋以此日葬者凡十餘人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日可知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子太叔曰國之大事可否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時可知人事可否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時可知之力不問時之早晚惟論也選擇時日之說古昔全無後世術士穿鑿其說以爲取利之筍而世人多爲所動以致相習成風總因不讀書明理之故或問風水蔭應之說不信何也答曰葬書之說古無有也有之自郭璞始璞也葬書之說果自爲歟抑爲人乎如曰自爲則葬應未及其子而刑戮已及其身豈有拙于爲其子孫昌盛某家不善其子孫衰敗曰盛衰有相尋之理天地有終窮之時此適逢其會耳非葬地之故也且有火化水化詛葬無葬地亦或有昌盛者又有澤地紅力窮者其葬應之說將安在乎

或問斂屍不以裳服而以衾何也答曰斂屍以衾古今之通禮也喪大記曰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大斂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皆以衾不以裳服周禮襲斂之儀曰鋪絞紟衾次衣遷屍斂衣斂衾次斂紟古今考注曰紟單被也余寢衣也寢衣亦被也但紟有綴緒衾則無六經圖及文公家禮皆有大小斂圖式可考並未有以裳服斂也或曰袍必有表衣必有裳何謂也曰此言貼身之衣即稍吾人用襯衣

非斂服也。觀衣以各地風俗有厚薄不同斂服則無古今貴賤一也。乃今人隆以袍襖加以冠帶更有以黼黻朝衣肩魚重裘斂者亦稱作俎盛囊耳。可一回想乎。嗚呼。

或問。祀祖親不燒紙錢何也。答曰。紙錢一事自王璵璵乃唐人。玄宗時爲祠祭使。凡有所營。類于亟現。自漢世以來。葬者昏俗漸染。始以隨鬼使死者。脫地獄罪業。得登天堂。怪誕甚矣。人有恒善。天降百祥。鬼獨能福之乎。借令恒惡。天降百殃。鬼獨能脫罪。則天下無知小人。恣意爲惡。俱待焚紙錢賄鬼。使果能賄鬼脫罪。則天下無知小人。恣意爲惡。俱待焚紙錢賄鬼以脫罪矣。斷無是理也。

火津液骨肉歸於土。穢汁隨出。遽遂敗味。漸起漸消。是清潔自在之方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十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後編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石城曹賢五遇參訂

山陽楊斐蒼洪益較梓

歸正儀 附剪薙

歸正儀者。歸正道之禮儀也。人之初生。皆秉於正。既而爲情欲所蔽。或邪異所撓。則本正者不正矣。此歸正儀爲昏夜樹燈迷津立表。去邪返正之程式也。求道者終身佩服。以爲升堂入室之捷徑。履天啓聖之階次。可也。

凡入教先沐浴以淨其身

沐浴者。盥洗更新之意。內以道洗滌其心。外以水洗滌其身。取表裏皆潔也。

冠裳以重其事

入教之初。齋明盛服。衣悉新潔。示舊染盡除。端外以肅內也。親友聚會冠裳悉從王制。入寺瞻禮。巾幷乃著威儀。

以眞主爲嚮往

眞主者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本原也我心我性我命皆眞主之造化我衣我祿我受用皆眞主之賦予我之生死壽夭安危得失又皆眞主之掌握然則我之念動爲作可不以眞主爲嚮往乎嚮往一於主則無岐途之趨而生有所自死有所歸矣

以聖人爲依歸

聖人代眞主而治世立教者也蓋聖人之言皆體眞主之所欲言而彰教者也聖人之行皆體眞主之所欲行而示範者也聖人之言行皆與眞主相關切然則以聖人爲依歸仍是以眞主爲依歸也

掌教者告以傳心之語

傳心之語卽諦言五章也第一章證主言第二章清眞言第三章總信言第四章分信言第五章大讚言皆經文掌教口授入教者習而誦之五章辭義見諦言篇

修道之功明倫之典婚姻以禮喪葬以制

修道之功所以盡天之道也人倫之典所以盡人之道也婚姻者人道之始喪葬者人事之終皆當遵主命揆聖則一以禮義繩之斯不負身服正道之實也四者禮義皆各詳見本篇

戒豕戒酒

義見民常食飲篇

戒音樂

音樂所以和性情鎔習俗古聖人制之本以爲教也然今之樂非古之樂矣古人用之所以節性今人用之乃以恣情既不能歸人於善反足導人於靡故吾教聖人一切禁之不復用詳見方樂書

集覽

周濂溪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威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蹈倫不可禁者矣嗚乎樂者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

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毋事異端毋聽邪說毋信一切巫覡等事

古之所無而後人創設謂之異端理之所無而鑿空杜撰謂之邪說揚幽冥說鬼怪虛僞眩人謂之巫覡（男者爲巫女者爲覡）皆勿信事少有涉疑幾爲出教

勤學

學則善之本也人之所以貴乎萬物者賦性既靈又能學以明其理也愚夫婦不知務學則理不明理不明則一切明道認主之幾修已治人之義自都不曉即一步一趨一語一默亦不知所持循而盡善矣故學者燭事明理如日月經天無物不照如江河緯地條理秩然學之有關於人者顧不重哉進則日趨於高明退則日就於卑暗勿謂自愚而墮志勿恃已聰而不勤古謂小飲小盈大飲大盈書曰惟學如登惟行如耕匪行匪學如醉如盲

謹業

業資世之用也士農工賈各執一業有業則養生送死有其資仰事俯育有所出以士農爲上工賈次之若才鈍質弱雖小藝必就不可廢業也廢業則遊手徒食必至蕩檢踰閑不然則仰食於人淪爲下賤矣修道處世可一日無業乎哉

親賢學

賢學聖門之引也入聖有門入門有引苟徒恃聰明才力而不假指引則雖聖道昭然無門可入未有不落於傍門外道者也聰明才力者比皆然況聰明有所不及才力有所不如其能不假引領遂可却妄以求眞乎故必擇賢而學者日就講習庶幾切磋琢磨日進於大中至正之道矣賢而無學言不足信學而不賢終是匪類皆未可遵從也尊師取友者具眼可也

絕嬖佞

簽俊正道之賊也世賊易知而易防道賊難識而難避行道者不可不明辨而謹防之也道賊亦有數等有明有暗有外有內外而明者異端曲學是也內而暗者同教奸俊是也聖人曰有學無行有外無內有名無實皆在道之奸俊吾門之盜賊也凡行道之人先以遠絕此等人爲要

諭親於道

常孝無私事至孝無私德身入於正必以其正者告之於親竭盡心力引親亦入於正若父母熟於素習不即聽從則益起敬起愛敦篤乎已身之行默致乎感格之誠夫而後神明通焉隱微動焉父母自不待言勸而油然亦入於正矣夫必至父母亦入於正乃可謂孝之至也

附齊髭剪甲薙腋

齊髭不使沾濡飲食剪甲薙腋不令藏垢賊所以取潔也又髭血之餘指甲筋之餘腋下毛氣性之餘臍下毛慾性之餘除餘所以養正也又血之與筋若水之與河防其泛濫通其橫塞則無淤漫之患剪之所以通塞也齊之所以防漫也（醫經云剪甲祛拘攣齊髭保脚土其爲益可知）又氣藏肝而邪僻橫於兩腋慾寓腎而動作發於臍下氣慾動而毛生焉猶地之有草氣行則生幼穉無此者氣慾尚未動耳薙之所以遏氣慾也○凡剪薙以七日爲少限四十日爲多限逾四十日不剪不薙即爲玩教或曰髮膚受之父母容毀傷乎曰何如斯爲毀傷耶治田園者芟蕃蕪玫寶玉者剉瑕除之正以成其美也齊髭以正儀表剪薙以修潔其身而爲毀傷者也　沼氣註髮眞萬世不可易矣

愚按醫家謂凡毛髮皆爲血餘而不剃其根生李時珍分髮髭鬚眉髭髯爲屬六經而未言腋下臍下毛且云類苑稟屬之說雖爲有理終不若分經爲的然李說猶未詳也愚謂毛髮猶草木而生不能自爲草木也血猶水也水滋于芳則草木而生不能自爲草木也水滋于蔓則爲蔓草芳與蔓非水也有芳與蔓之根種也毛髮同受滋於血而各有其根既各自有根則當各爲本根之餘不得概以爲血餘矣夫人稟四氣而生風火水土各一其性四性相資各吐其性四性相逆交吐其餘而爲毛眉髮髭是也四性相逆交吐其餘而爲毛腋下臍下毛是也風行空其

Z121.5
156(1295)

ZW 21101000819221

氣清者屬火向上其氣剛髮屬焉土氣下其氣濁髮屬焉水附土其體柔髮屬焉交逆之氣以風火勝者腋下毛屬焉無交逆之情而稟中和之氣者髮居上水與土屬地故髭鬚居下交逆之氣於僻中和之氣正故遍於體吾人薙腋下腋下毛者除其交逆之邪也不去周身毫毛者養中和之正也薙髮不使火炎於上也齊髭不使水泛於土也不動鬚髮者風無凝土無害也苟如醫家之說凡毛髮皆爲血餘不惟於理不通且於事亦不能明矣因附爲論

天方典禮擇要解後編終